F.L. 1-10-68

PL
797
.1
Y8
1935

East
Asiatic
Studies

Fujita, Yūkoku
Yūkoku zenshū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幽谷全集

菊池謙二郎編

幽谷全集

菊池謙二郎編

LIBRARY
MAR 25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797
.1
Y8
1935

藤田幽谷肖像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09 with funding from
Ontario Council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yukokuzenshu00fuji

藤田幽谷筆比觀亭碑并序　　編者所藏

比觀亭碑并序

古稱東方之人好生為物抵地而出其俗仁而柔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日出之邦在大海之中其畫為列者六十有六而常陸最居東接焉蓋水陸之府藏物產之會脫所謂常世之鄉古人以比神仙之區者繪諸傳記可以概見矣維昔高皇氏之寄天邑也其子曰少彥名氏實受氏之殘下土也其子曰大己貴大己貴少彥名相與戮力同心經營天下體理八洲始作醫藥以救夭札之患海隅蒼生咸賴其利而被其澤既而大己貴隱於出雲之地少彥名遁於常世之鄉矣及至後世洪荒既遠民猶思其功德而不已立祠而合祀二神者徧於州郡其在常陸則鹿島之大洗那珂之酒列最著大洗酒列皆瀕海之地俱以礁前繩相距十數里齋祓中始有神降于大洗礁前焉于人曰我是大己貴少彥名昔造此國去而之東海今將福汝蒼生故復來格於是字匠以聞于天朝天安元年大洗酒列二祠皆列諸祀典事具于舊史厥後數百年酒列之祠荒廢為墟寬文三年東礁村民發其境內古塚得石棺棺中有太刀短鏃各一口又有如甲冑者棺外方數百步皆埋陶器如墻址父老相傳以為礁前神祠之墟先君義公懼其廢祀命建神祠於其側廟貌屹然復其舊觀列植松樹鬱為叢林里民以時修祀日敬其靈而歲紫其福東礁村去治城十數里居民漁樵易以道御初東倉貧民或有因於衣食而不舉生子者爾後因循相望成風至有饑衣飽食懼生育之勞而不收養者遂為人改之大憂獨東礁父老恆相戒曰生子而不育者神之所惡惡不善為國家大禁也故下戶細民無不敬畏子者郡官賞之優恤者數矣村中終無平民產男產女幾六百三十餘人寬政二年冬今公就國暇日遊海而遊至東礁村呂甕里中見童子賜錢各五十文兒童咸集雖而退公觀游久之時樂其土風將以為遊豫之地親相彼於神祠之北數百步翌明年改通民和作亭於丘上名曰比觀蓋取諸孟子所稱齊景公之語也建碑勒銘以命臣吉珠吉珠伏念斯亭也左叢林前洲渚大海浹洽乎環於其東泉山之巍然如轉附朝儀者屹立乎西北一勃一隱有仁智者之樂焉若乃海水激濤則夷齊樂毅松風成聲則玉女奏瑟三山十洲依稀在眉睫間安期羨門之屬髣髴如在其左右此湖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娛而非人君之所以為樂也昔者齊景公據負海之國為諸侯之雄觀游之心一陰而有威於晏子之言能無流連荒亡之樂得以比先王之觀賢者歟此乃我公之所望固有也自今以往憂民之急樂民之樂惠而不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何與參補不足之足言也然我公之施仁政自平礁始推而及四境之內使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驩然於仁壽之域則不死之國常世之鄉必條有不待他求而存焉者矣視夫與陸人異在據之徒登東山之上流涕欲人生之無死慨然於夷鴟氏之樂者其相去何如哉我公能無以逸豫滅其德一遊一豫吾民頓以休助則建象之所在庚後之變斷章者必如召南之懷君奭讀斷碑者亦必如峴山之思羊公彷徨之有君臣相說之樂發諸聲詩者將復見於今日不而美矣臣吉珠拜稽首而獻銘曰

明明我公咸德維揚世濟其美有此東方公之來止
鬱鬱鍾鍾公來居止君子之鄉公城百雉崑崙樹堂
公之嬉遊礁之隈爰作廟宇橋工樵林祖神是庇
廟民子來囊林之下維公所遊諸侯有度國家尊憂
公無遠歸吾皆何尤閒暇迎孫吾與公休

寬政三年歲次辛亥十二月

水戶　侍講史官長久保玄珠拜撰

史館書生藤田一正代作

（此二行赤水長久保玄珠筆）

春來昨夜斗廻
杓北顧却愁胡
虜驕投筆自憐
班定遠忘家誰
似霍嫖姚長蛇
應畏神兵利
粒今曾資瑞
穗籠宇內玉
尊天日嗣頌
令萬國作
皇朝

藤田幽谷戊辰元旦作　　中島松次郎氏所藏

仁之安也

藤田幽谷筆手本　　編者所藏

先考次郎左衛門藤田君行狀

君諱一正。字子定。幼稱午之介。父安善君。母根本氏。祖考。祖妣生蹟。及家系大略。並見於先考所撰安善君行狀。以安永三年二月十八日。生君於水戸城西南下谷宅。君生而穎悟。既異群兒。其在襁褓。善辨誣妄。意或有所欲而不可獲。僮僕諉以他事。則君怫然不可。時或大聲叫呼而不已。安善君視而笑曰。兒名不良。今改午爲熊。勿復若悍馬然也。因稱熊之介。蓋祝君沈勇也。既而受句讀於小川某。某稱勘介。居下谷。教授童子。稍識文字。而亦不甚嗜也。動以氣雄鄉里兒童。根本氏臥病。其姊三村儀八之妻。文政六年歿。葬神應寺。訪之。談及教子之事。且謂曰。吾兒萬吉後亦稱儀八。更稱善兵衛。於君爲從母兄弟。見爲勘定吟味役。近善讀書。亦可喜也。因頗有誇色。根本氏顧而勵君曰。汝受句讀。而游嬉廢業。將以佔畢之煩。不如馳逐之戲耶。汝何不自愧於萬吉也。君於是。發憤。始志於學。不復與群兒游。時歲十歲。亡幾丁根本氏憂。悲哀如成人。而勵精刻苦。益勤於學。乃師事侃齋青木翁。翁名元楨。亦居下谷。以醫爲業。旁教授子弟。後移江戸。稱青木多膳。文政中。以病終。於玉池僑居。所謂四書五經者。不數月。誦讀卒業。

十一賦詩。十三作爲文章。君有長久課赤水七十序一是年作文之始一立言卓偉。觀者莫不嗟異。一時稱爲神童。遂因倪齋翁學於東里立原先生之門。學業愈進。初安善君之少也。鄉先生有高倉翁者。愛安善君器局。欲使之仕。因授以一刀。安善君以爲。草莽之人不得直致青雲。出身之資非胥吏卒伍。則食大夫之祿。皆不屑就也。乃廢著爲業。以養父母。然深感高倉翁授刀之意。吾兒有仕國者。亦足以少報矣。及君稍長。人或亦勸君爲小吏。親戚皆慫慂之。君不肯就也。當時人勸君祿仕者數矣。君皆不可。而安善君亦勸勉曰。產君學業。其意。婚從之。安善君以爲。君實心服。乃招之。幕府老吏二三人來。覓以君客。客既在座。酒肴既設。安善君遽喚君見客。而君不在也。家人恐客怪之。織使人搜君於鄰近所相往來之家。皆迷不可安善君不得已告客以實。謝而遣之。自是人無復勸君爲吏者云。天明八年戊申。君年十五。文公學君於閭閻。補彰考館生員。明年寬政紀元。從立原先生。游江戶。始與柴野彥輔・吉田坦藏・大田才佐等相識。英名藉甚於都會。居月餘歸家。亡何　幕府執政白河源公聞君之名。欲觀其文辭。人或謂君曰。子天材絕倫。非一國之器也。苟欲獲膴仕。莫事幕府若焉。今白河侯新爲政於江戶。務拔擢人材。而求子之文。千載一

時。不可失也。君笑而不答。迺著正名論。述君臣之大義。以應之。白河侯蓋原有意於聘君。及正名論出。事遂寢矣。二年庚戌。　文公就國。明年辛亥。　公駕將南發。時君未班謁見之列。然以書生。召至休息所。親試君以詞章。君立賦七言律詩。又作爲學對。　公嘉歎不已。恩遇頗渥。時所賜之盃。藏於家。時君年十八。故其詩以賈生・終童自比。期　公以維新一變之治。其結末有云。問燕欲談經國業。恥將小技事雕蟲。蓋當時君既有經世之志。若區區詞章之試。非其所望也。是歲丁安善君憂。君至孝出於天性。既深感根本氏遺誡。孜孜講學。手不捨卷。其事安善君。愛敬至(脫カ)是悲哀號慟。不能自禁。寢苫枕塊。毀瘠動人。其展墓也。道路觀者或憫之曰。彼子喪親。遂以悲哀喪其心乎。何其變常之甚也。讀禮之餘。著二連異稱。身服心喪。不御酒肉。以終再期。自茲而後。鄉里有志之徒。或有服再期之喪者。蓋聞君之風者。居多焉。七年乙卯。君年二十二。又從立原先生。游於京畿之間。臨琵琶湖。登富嶽。而還。八年丙辰。賜宅於梅巷東隅。

乃遷自下谷。君嘗自號幽谷。至是又有先春之號。九年丁巳。娶丹氏。（丹氏父曰武右衛門。諱一言。母林氏。武右衛門君後稱一齋。文政四年辛巳七月二十七日病終。葬於水戸城西常磐原。）是歲。以史事。祇役於江戸小石川邸。當是時。　文公慈仁恭儉。好文講武。以率先士大夫。有志之士。皆竊企望維新之化。而權臣弄政。胥吏用事。　公之誠意孤矣。君深慨之。嘗欲有所建白。而年少位卑。無由上言。乃投書於長久保赤水。極論時政闕失。以達諸宍戸源侯。侯者　公之庶弟。出紹支封。而以懿親。頗爲　公所聽用。侯觀君之書。以爲議論過激。恐觸罪戾。不若莫上之爲愈也。與書於赤水。因以諭君。君益憂憤。復因赤水言事。而君之書遂不得上矣。（與赤水論時事書遺稿見存。）至是屢侍講筵。論說道義。時或及人所難。敢言。而職在文史。顧問所及。率不過章句之間也。君夙抱經世之志。誓師古人。慷慨自奮。而胸中所蘊。欲發無由。迺一混於酒。時或淋漓痛飲。頹然自放於繩墨之外。人或疑沈湎喪志。然大義大節。確乎自守。愛君憂國之念。未嘗頃刻忘也。忽蹶然謂。不責難於　君。而吾　君不能是老氏爲己之

術。豈人臣事君之義哉。吾常惡老氏之學。而又倣其尤。非吾素志也。於是。上書陳時事。凡數千百言。始論天下之大計。中及國家之急務。終辨權臣奸吏。蠹國傷俗之害。反覆指斥。毫無有所避。書未報。坐不敬。奪職秩。即日發江戶。歸鄉里。杜門家居。不復往來人間。但每逢家忌。夜往展墓耳。居三歲。遇赦而出。復充彰考館生員。君雖一旦蹉跌乎。未曾毫有慍色。其所以責己愛君者愈厚。其與親朋故友語。事及國家。則慷慨激烈。不能自已。聽者悚然感動。享和紀元。君年二十有九。築學舍。教授子弟。命舍曰青藍。從游者稍衆。是歲十二月十一日。有司傳令。召君於江戶。限以五日。辨行裝。十八日詣礫川邸。時公方銳意於修史。欲必紹義公之緒。二十日。有恩命進班。賜以召對。委以刊修之事。君再三辭讓不肯當。公不可。君遂言曰。今老儒宿學。不乏其人。臣年才劣(脆力)。何以堪之。君上苟欲用臣說。願勿廢棄先輩。公曰諾。君遂與高橋廣備受命督史事。明年癸亥。有命。移家江戶。專從事於校訂。居三歲。

文化二年乙丑。又有命。歸水戶。是歲。 文公卽世。 武公襲封。 公奉
文公之遺志。親近史臣。君與廣備。當綜裁之職。 公之初政。所以總
攬乾綱。脩明庶政者。蓋預有力焉。亡幾廣備入政府。君則出爲濱田郡
宰。而猶帶總裁之職。及 公就國。頗有所建白。然業已任一方。以故不
復得親密若往時也。君於勸農之政。嘗有所講究。其以去煩擾。除橫斂。
均力役。破兼并。禁侈惰爲要。及躬試其職。自信愈篤。時同僚皆一時名
士。相勵以意見。不肯苟合。而君之說。關係尤大。自非以便宜從事。信不
易施行也。君知時不可爲。及 公駕南上。陳情辭職者數矣。至九年壬
申□月。罷郡。復舊職。十年癸酉。召至江戶。討論史事。數月歸鄉。初 公
以寬宏之量。抱大有爲之志。開言路。親儒臣。權臣束手。奸吏屏息。君亦
慨然。有志於匡濟。凡其所建白奏議。不啻小人不便。而雖世所謂儒先。
亦或忌憚焉。 公知議論難合。姑以無事鎮之。君亦專用力於脩史。不
肯與世抗也。十三年丙子。 武公卽世。君慟哭失聲曰。天未欲脩 威。

義之緒耶。何奪我　公之速也。　哀公襲封。君又時召至江戸。其初政蓋亦有所裨益焉。□□□□□□□方是時。水野氏新爲政於　幕府。貨賂公行。風俗大壞。天下靡然。日赴於弊。　本藩之政。亦不能獨肅。君每深痛焉。文政五年。諸夷船至相之浦賀。　幕府以爲。虜船漂蕩而來。非有他故。不責而還之。七年。虜船又出沒東海。遂上我常陸北郡大津村。村人囚之。以聞。時虜之巨艦數四。在海上。知夷奴就囚。屢揚帆迫海岸。伺我形勢。或鳴大砲。驚駭我人民。一時恟恟。　幕府遣使。按檢事由。道路皆言。官吏必亦以無事處焉。君慨然。竊謂彪曰。汝不愛死耶。彪曰。家君在焉。彪何不愛死。雖然。家君而命。雖萬死不顧也。君且泣且奮曰。信我兒也。我所望於汝。非他。今黠虜蔑視　神州。敢驚駭人民。此豈一國之恥哉。　幕府固宜正　祖宗典刑。斷然戮夷奴。以示海之內外。萬一苟且偷安。出於放還之策。則是赫赫　神州無一男兒也。吾深愧焉。汝疾馳至大津。聞其放還夷俘。則至虜舍。盡臂力。以斬夷奴。然後從容

自首。以請官裁。豈不壯哉。吾多女子。有汝一男耳。汝而死。則吾祀絕矣。此固吾與汝命窮之時也。汝勿顧慮。彪奮曰。敬奉教。乃遽辦行裝。忽有飛使告。官吏到大津。翌日縱虜而還。凡封內之治。事無大小。使宜處之。我藩之常。獨虜船之變。事關天下。以故我　君相不敢裁決。受命於幕府。君嘆曰。　神州之恥。不可（不字疑ウ）雪也。水戶之恥。不可不雪也。大津者。我水戶之地。今我嚴兵備。戒不虞。以聞於　幕府。而　幕府差一介之使。直處置其事。無一議及我　君相。不亦異乎。吾將要官吏於道。責以大義。既往之事。雖不可遂。庶亦足以少振　國家之氣矣。迺到執政興津氏。乞之。政府詰以非史臣所宜關。君引故事。叩大義。以辨之。政府不得已。使君書所以責官吏之條件以上。君退而歎曰。士之使於他邦。受命而不受辭。顧應對應機何如耳。今預議其辭。不亦戾乎。然此　國之事。不可不以盡也。於是。終夜不寐。手草而出之。政府依違不能決。官吏遂過城下而去。事不果行。自是。虜船出沒。無歲無之。君慷慨憤激。欲有所

建白。而時不可爲也。九年丙戌。又以史事召。至江戶之邸。館僚相議。欲留君於江戶。小人出力拒之。事亦不果行。及竣事將歸。召君及館僚於後樂園之涵德亭。爲君設宴。　公手賜君以硯。虎斑石。見藏於家。慰諭具至。有不二三年復見汝之命。君退謂彪曰。　公之恩渥矣。而吾老焉。得竢二三年。然後報之。吾恐不能復見。　公。汝其勉諸。且謂曰。學問切磋之有功大矣。江戶者。都會之地。汝宜留以遂業。以八月還家。君夙抱有爲之志。歷事　三公。見重於時。而有司憚之。竟不得盡君之用也。晚年疎外殊甚。君自知不可爲。乃欲乞老就閑。專力於著述。以垂於世。而天不假年。暴患中風。以是歲十二月朔。終於梅巷之宅。嗚呼悲哉。彪不幸。時方在江戶。聞君疾。日夜兼行到家。而不能迨易簀之期。慟哭悔恨。昊天罔極。乃使執友會澤伯民爲墓誌之文。葬君於水戶城西常磐之原。墓在齋丹君之西一步許。君治家嚴正。有法度。雖祁寒酷暑。未嘗見其箕踞擁爐。袒裼露膚也。我母丹氏。歸於君三十年。竟不見君之袒裼與箕踞。但每杉山子方來而飲酒。子方戲曰。燕閒莫用危坐。君亦笑而從之云。　用財有節。不敢妄費。人或

疑其吝。而至赴急救難。賑恤窮孤之類。則殆傾篋笥以資之。毫無悋色。戒宗族子弟。必以不可妄語。與人交。必久而敬之。每欲爲國家養人材。以供不虞之用。以故鄉里子弟。小有志於道者。必勵以忠孝。其他一能一技之士。不敢□□。稍知武技。有華實之辨者。蓋君與杉山子方之力也。嗚呼。君之捐館既十年。彪卒哭。襲君之後。就仕途。或任館職。或當郡政。又轉侍臣。南北不暇寧處。以故墓上之文。未有勒□□。又屬會澤安。以墓上之文。文既就。伯民以先人高弟。錄先人之平生。粗無遺憾。而墓表不能煩碎及小事。述之亦孤子之至情也。天保六年五月日。孤子彪泣血謹識。

幽谷先生略譜

（藤田彪錄）

安永三年甲午　二月十八日。先生生於水戸城西南下谷之宅。

四年乙未

五年丙申

六年丁酉

七年戊戌

八年己亥

九年庚子

天明元年辛丑

二年壬寅

三年癸卯　四月二十三日。先生喪妣穆本氏。

四年甲辰

五年乙巳

六年丙午　先生年十三。作赤水先生七十壽序。是爲先生作文之始。

七年丁未　先生年十四。

八年戊申　先生年十五。始入彰考館。供先輩長者使令。

寛政元年己酉　先生年十六。始遊江戸。是歳進資格。爲館生員。

二年庚戌　先生年十七。

三年辛亥　先生年十八。學而班下士。爲館編修。　文公就國。特命。屢　召至燕室。是歳十一月二十一日。丁考安善君憂。自茲至癸丑之冬。絶不作詞章。

四年壬子　先生年十九。

五年癸丑　先生年二十。

六年甲寅　先生年二十一。正月復吉。

七年乙卯　先生年二十二。從立原先生。遊京畿。拜勢廟。登富嶽。

八年丙辰　先生年二十三。賜宅於梅巷東隅。新築室而徙焉。初先生在下谷。所以有幽谷之號。至是。更有先春及困學等之號。而幽谷之號。猶沿舊而不改。

九年丁巳　先生年二十四。三月。娶丹氏。是歳。祇役江戸。上書言時事。坐不敬。奪職歸鄉。先生謝客家居。益研究古今。不復來往人間。但每値忌日。夜出展墓耳。

十年戊午　先生年二十五。

十一年己未　先生年二十六。是歲十二月六日。遇赦。再入館。爲編修。

十二年庚申　先生年二十七。

享和元年辛酉　先生年二十八。

二年壬戌　先生年二十九。築家塾。命曰青藍舍。

三年癸亥　先生年三十。徙家於江戸。

文化元年甲子　先生年三十一。

二年乙丑　先生年三十二。歸水戸。十一月朔。文公薨。

三年丙寅　先生年三十三。祗役於江戸。三月十六日。不肖彪生。

四年丁卯　先生年三十四。爲史館總裁。(補)

五年戊辰　先生年三十五。十月。出爲濱田郡奉行。猶帶總裁之職。

六年己巳　先生年三十六。　武公始就國。

七年庚午　先生年三十七。

八年辛未　先生年三十八。

九年壬申　先生年三十九。罷郡。再爲史館總裁。五月。歸梅香宅。

十年癸酉　先生年四十。祗役於江邸。數月歸鄉。

十一年甲戌　先生年四十一。

十二年乙亥　先生年四十二。夏浴於湯岐溫泉。

十三年丙子　先生年四十三。閏八月十九日。武公薨。

十四年丁丑　先生年四十四。

文政元年戊寅　先生年四十五。

二年己卯　先生年四十六。祇役於江邸。

三年庚辰　先生年四十七。

四年辛巳　先生年四十八。

五年壬午　先生年四十九。取舟路。抵江戶。路拜鹿島祠。

六年癸未　先生年五十。

七年甲申　先生年五十一。

八年乙酉　先生年五十二。

九年丙戌　先生年五十三。二月。祇役於江邸。八月。歸鄉。十一月。喪伯氏。十二月。朔。病篤。

明治二十四年辛卯　十二月十七日。贈正四位。(編)

幽谷先生藤田君墓碑

正氣之塞天地。垂象流形。其純粹者爲人。人有大道。大道明。則天人合。而其氣浩然矣。大道堙晦。則天人隔絕。其氣亦索然而凋衰矣。嗟夫天人之茫茫。其消息盈虛由人者。將安得不扶而持之乎哉。我幽谷藤田先生常陸人。諱一正。字子定。稱與介。後改次郎左衛門。其先自武藏徙常陸。世居那珂郡飯田村。蓋小野朝臣之苗裔云。祖諱某。徙水戸城下。考諱言德。稱與右衛門。娶根本氏。生先生於下谷宅。先生生而穎悟。少有大志。刻苦勤學。欲明忠孝之大節。以振起末俗。扶持正氣。會東里立原先生。操一國之文柄。誘掖奬勵。薦舉尤力。　文公拔之閭閻。補彰考館生員。　幕府執政白河源侯聞之。求觀其文辭。先生爲著正名論。以道君臣之大義。時年十八。亡幾丁親憂。世俗喪親者。五旬乃從吉。雖有服期。徒存空名。先生俯從　國制。在家則寢苫枕塊。避吉從凶。私持心制。不御酒肉者三年。讀禮之餘。論著古人居喪之事。以述父子之大倫。

當此時虜舶數至蝦夷地方。　幕府令諸國設備。然升平日久。文恬武熙。無復知有外患。先生深察虜情。奮然講膺懲之策。以謂苟欲强兵。當使士民有勇知方。若能去流俗好柔之失。仁漸義摩。崇尚名節。則士民將死長上焉。今北虜之警。歲切一歲。而欲鎮之以靜。不知時亦甚矣。如寬永天艸之變。去戰國未遠。桀驁諸侯。往往睥睨時釁。驍將悍卒。不甘老死牖下者。所在皆是。故務示無事。靜以鎮之也。今海內溺於宴安。鼓舞作興。猶恐不振。乃用鎮靜之術。是塗塗附也。昔北條氏斬豪古之使。欲率天下。以與此戰。令諸國資軍用。遂得殲十萬之衆於西海。今虜使之來。甘言重幣。以誘我。恫疑虛喝。以嚇我。豈可偷一日之安。優禮厚賜。以惰天下之士氣哉。於是。有所論建。謂此言得行。則大之可以振天下之紀綱。小之可以明一國之政刑矣。然年少位卑。言涉忌諱。坐不敬廢黜。乃退與賢豪奇傑之士交游。上下其議論。如高山正之。蒲生秀實之徒。相驩最深。居三歲。復舊職。時　文公崇尚文學。纘　義公之緒。欲必

終編纂之業。先生論述修史之始末。以明　義公深意之所在。及　武公襲封。與高橋廣備同爲總裁。鉛槧之餘。出入風議。頗得盡其言。時公振紀綱。開言路。欲大修明庶政。先生素以經綸之業自任焉。上自天朝典刑。以至　幕府及我　東藩祖宗法令。推究其原委。斟酌諸家故事。食貨之政。田賦之制。官爵田祿。禮度名數。凡治教之法。舉綱維。詳節目。乃言。仁政之要。脩己治人。在合外內。然治國以大德。不以小惠。破庸人之論。審古今之勢。一道德事業。而存其大體。寬猛並用。威惠兼施。剛柔正直。互相爲用。相時弛張。變化風俗。如其施設之方。則在厚生利用。正德厚生以足食。利用以足兵。正德以信之。此聖賢制治之大要也。孔子欲爲東周。其作春秋。志在脩周公之法。以興文武之道。我常陸以　幕府之懿親。承　威義之緒。苟能脩舊制。而業用之。通變神化。同揆於先聖。庶足以明大道於天下矣。而　公亦屢賜召對。開誠訪問。既而廣備入爲政府吏。先生則出爲濱田郡奉行。時同列多一時名士。相勉

以忠義。不敢少自貶。以求苟合也。先生嘗講究治民之策。固有所持論。大約以去煩擾。除橫斂。均力役。破兼併。禁侈惰。爲勸農之要。然其言關係大體。不得施之一郡一邑。遂陳情辭職。後再爲史館總裁。而其一時共事者。亦相尋罷職亡幾　公薨。　哀公之時。進班通事。先生久在史局。商搉古今。治本亂幾。審其所由。其大自　神聖經世之迹。而細至地理。譜牒之類。考據明確。發前人所未發。刊脩之業。其料既備。年踰知命。所學不行。迺欲託諸文章。而胸中所蘊。未及吐露一斑。享年五十有三。文政九年十二月朔。以病終。嗚呼痛哉。配丹氏。有二男五女。長子熊太郎。早夭。次彪。字斌卿。葬先生於常磐之原。先生爲人狀貌奇偉。志氣豪邁。平生恥以儒自名。而經史及百家之學。莫不兼綜。紬異端。排左道。指迷辨惑。皆砭其膏肓。說經則歸於仁孝一本之義。言治則主於政教一致之說。至論國體。則謂有天地。然後有君臣。　天朝自開闢以來。擁神器。踐　天位。　皇統綿綿。傳之無窮。民仰　天朝。與天一矣。以奉戴

天孫。　天皇之尊。宇內無二。是豈夷狄邪氣之所得而干犯哉。　神聖建極開基。文之以堯舜周孔之道。　邦家之治。日趨文明。今學者晦於名義。或指漢唐比戎狄。或稱明清爲中國。　東照宮平定禍亂。翼戴皇室。而拘泥蔽固。冥然不悟。或輕關東。或陋　皇室。此皆學者之惑。神州之蠹也。人能尊　天朝。而崇周孔之道。則國體以明。彝倫以敘。然後政教俱全。而人心純一矣。幕府尊　皇室。則諸侯敬　幕府。諸侯敬　幕府。則卿大夫亦敬諸侯。然後上下相保。萬邦協和矣。乃與同志之士。講究所以正名明義。扶植大道者。其教育子弟。以砥礪名節。振起士氣爲務。居常履禮守規。治家嚴肅。而時或對客命酒。擊節高歌。以洩其幽鬱之氣。齡僅强仕。白髮滿頭。嘗竊憂　哀公春秋鼎盛。未有儲嗣。論所以固　國統者。晚欲復有所言。未果。一朝溘焉。嗚呼。先生所以焦思腐心者。毫無所施。半塗而廢。夫天未欲有扶持正氣耶。天道是非果何如也。門人會澤安。盥手再拜。謹表於墓上曰。

生也爲英。死也亦爲靈。先生所扶正氣。分布在人。若能繼遺志。廣遺緒。斯道之未墜地。豈遂無可裨益於天下國家者耶。若能明大義。踐大節。是氣之磅礴於天地。夫孰謂待生而存。隨死而亡耶。

幽谷藤田先生墓誌銘

（會澤安）

昔者　神聖。法天建極。以御寓內。及文以堯・舜・周・孔之道。而典章制度大備矣。歷世之久。變故不一。斯文堙晦。異端邪說。相踵而起。南蠻鴂舌。動誣民變。於夷。嗚呼。先生生於千歲之後。天資豪邁。學通古今。夙有志濟物。迺欲修曠世之墜典。以明神聖之道。天不假年。齎志以沒。哀哉。先生者。水戶人。諱一正。字子定。藤田氏。稱次郎左衛門。父曰言德。母根本氏。爲人容貌奇偉。目光閃閃射人。幼以神童稱。事親純孝。其居喪三年。不御酒肉。從茲鄉黨子弟。往往或倣之。十三屬文。議論卓異。大爲世嗟稱。清客商來在長崎。亦嘆以爲。雖西土亦少比。十五。　文公擢之市井。補史館生員。時四方賢豪。如高山正之・蒲生秀實之徒。多來遊者焉。十八。　幕府執政白河源侯。聞其名。欲觀其文辭。先生爲著正名論。取筆立成。人莫不感嘆。其後論時事。坐不敬廢。尋復舊職。　文公纘　義公之緒。督勵史臣。專任先生。以刊修事。　武公繼述。以先生爲總裁。　公

勵精求治。先生蓋多所諷議云。人或忌之。出爲郡守。先生於田賦制度。
古徵今。素有成規。至是論稅法。不行。遂辭職。復爲史館總裁。及　今公。
進班列。通事。先生以英傑之質。踐禮守規。治家嚴肅。而慨然懷天下之
憂。弱冠慮戎狄伺邊。欲有所匡濟。恆愛瓌奇非常之士。士多願從遊者。
先生學無不該。而尤致意於經世之略。凡典章制度。研究古今沿革。必
歸實用。其於經義。引經證經。舉前賢之說。折其衷。發其所未發。百家之
言。指其邪正之處。斷以聖經。史學則貫穿古今。以究治亂興廢之由。旁
及地理譜牒之類。盡詳其原委。而如論蠻夷形勢變革。歷歷如指掌。其
教子弟。務在勵名節。振風俗。與人接。訥訥若不能言。至開其襟胸。吐露
肝膽。則議論英發。聽者莫不感激興起。先生既不得大用。居恆無聊。澆
以酒。以自遣。欲大有所論著。端緒既就。卒發中風。口不能言。至明日。奄
然而逝。嗚呼哀哉。享年五十有三。實文政九年十二月朔也。先生娶丹
氏。生二男五女。長男熊太郎。早夭。次彪。字斌卿。游學在江戶。聞疾而遽

歸レ家。迺葬二先生于水戸常磐原一。銘曰。

天生二哲人一。豈其偶然。任重載盛、一朝奪レ旃。嗟也英靈。九泉敢暝。繼レ往開レ來。以待二天定一。碩果不レ食。正氣奚磐。

纂輯旨趣

水藩の文運は第六代文公の時に復興せり。義公薨後代々大日本史の編修校訂に從事し第五代良公の時に紀傳略〻功を竣へ寛延二年淨書を了したり。爾後史業甚振はず、嘗て享保元年に企圖したる志類編修の如き唯抄書纂錄を事とするに過ぎずして史館の名ありて實なきこと殆んど四十年なりき。文公明和三年、十六歳にて襲封し二十年の後、翠軒立原萬を擧用して總裁となせり。公夙に學を好み武を勵み、翠軒亦少時より史業を興復するを以て念となし發憤努力せり。大日本史が臺魚の災を免れしは公の好文と翠軒の任職とに由ると稱せらる。寛延以後史館衰ふると共に一藩の文運隨つて衰へ偶〻讀書を好む者あるも世間を憚り書を袖にして師の許へ通ひしと言傳へられしほどなり。然るに文公翠軒相待ちて史業を復興し學問を奬勵せしかば高材逸足彬々輩出せり。其の中に就いて藤田幽谷を以て第一人者となすは定評なるが如し。幽谷は文公襲封後の八年安永三年城下の下谷町古着商の家に生れ幼にして文才に富み神童の譽あり。其の詩を賦し文を屬する啻に裁句措辭の體を得たるのみならず構想作意已に成年者の壘を摩せり。赤水先生七十壽序は十三歳の作なるが其の師翠軒をして嘆稱措かざらしめ、十七歳の時、作れる安民論の如きは經義を折中し經語を驅使して條理整然文采亦奕々たり、宜なり翠軒又一辭も贊することを能はずと嘆美せしや。天縱の文才は學と

共に進み其の進大日本史表に至つては大井松隣の大日本史序と共に後生準的の大文字にして千古の雙璧として世の稱揚する所たり。

幽谷は文章に於いて優越なりしのみならず、志操已に少年の時に定まり確乎として終生渝らざりき。志學論は十五歲の作にして短文なりと雖も能く學問の本旨を道破し、洙泗に遡りて直に孔子を學び諸子百家の說の如きは參酌するを以て足れりとし徒に雷同勸說し其の好む所に從つて門戶を立つるを排せり、後の水戶學に於ける儒道觀も亦之と歸を同うせり。蓋し幽谷に負ふ所あるなり。かの安民論に謂へる所は庶富を以て本旨となす、而して後に著はせる勸農或問の如き許多の封事の如き其の骨子は同じく庶富に在り。民を庶からしめ民を富ましめ次いで敎を施すべきは王政の要道にして之を以て天下を治め之に由つて一國を治むべしとは十七歲の所見にして一生を通じて經世を說くや其の根帶を必ず此に置けり。正名論は十八歲の作なるが嚴として名分を正し能く國體の本義を明かにしたり。天地開闢已來、皇統一系、之を無窮に傳へ君臣の名、上下の分、一定確立せり。中世以降世態變遷せしと雖も專恣なる藤氏、强傲なる武家、敢へて王と稱せず猶臣禮を執つて皇室に事へまつりしは名分の貌すべからず國體の動かすべからざるに由る、今や天皇は國政に與り給はずと雖も天に二日なく土に二王なし　皇朝、自ら眞天子あり、幕府は宜しく王と稱すべからずと斷ず。新井白石が將軍を日本國王と書し太宰春臺が幕府を王朝と記して名を亂し分を紊すを譏世、之

を怪しまず咎めざる幕府時代に幕府の執政より文を徵せられて此の論を呈したる、其の意氣の旺邁にして正議の爲めに逃避する所なかりしを見るべし。後年論評を加へたる大日本史の題號の如き皇朝史略の原名の如き將又蒲生君平の碑文の如き皆此の旨趣を以て一貫せり。弘道館時代の國體論亦幽谷に負ふ所尠からずと見るべきなり。

少年幽谷の文すでに成人の域に達せること此の如し。其の言語舉止亦成人の風格を具へたり。有名なる旅行家にして西遊雜記東遊雜記の著者たる古河古松軒が水戸城外枝川の宿にて幽谷と初めて會見せしは古松軒六十三歳、幽谷十五歳の時なり。古松軒此の時の印象を記して、「今度初めて對面せしに人物至てよく、いまだ十五童ながら聞及びし才子にて萬事のふるまひ言語さはやかに大人のごとく」と稱へ又「十五童ながらも風雅もありて南部津輕蝦夷松前の物語を尋られし事にて時をうつしぬ」と言ひ、終りに盡きぬ名殘を惜しむ情を述べたり。幽谷が高山彦九郎正之と初めて相見しは其の翌年にて正之四十三歳の時なり。正之、幽谷を見て懷び「我、天下を遊歷し人を閲みすること多きも未だ卓越せること足下の如き者を見ず、足下自愛せよ」と稱贊せり。此の一言は單に少年激勵の辭として見るべきものにあらず。翌寛政二年六月正之、北遊の途に上るに臨み、後事を長久保赤水に託し、其の女を幽谷の箕帚の婦となすを得ば死すとも遺憾なしといへり。倜儻の大丈夫彦九郎がいかに幽谷に傾倒せしかを想ひ見るべし。

幽谷資性純孝、母の一言に感激し拳々之を服膺して敢へて忘らず學業駸々として進み儕輩を超越せり。十八歳の時、父を喪ひ哀慟禁ぜず苦に寢ね塊を枕にし酒肉を御せず韻語を作らず三年の久しき心喪を執り戚容、人を動かせしといふ。喪に居るの間、古人の善く喪に居て後人の取つて以て法と爲すに足るものを采錄編次し私按を加へて解說を施し且つ喪制の得失を論ぜり。其の意輕薄の風氣を矯正せんとするに在りて言々至誠に出でたり。二連異稱是なり。幽谷純孝の行、人を動かし間〻三年の心喪に服するものを出だし、又此の書を讀むものをして或は愀然たらしめ或は瞿然たらしめ或は愴然たらしめ以て孝道に進ましめたりとぞ。そも〳〵幽谷の思想の根柢をなすものは孝なり仁なり故に仁孝一本の說あり。蓋し人性自然の情に基いて道を求め敎を立てしなり。後の水戸學亦其の大本を同じうせり。

二連異稱の次に著はせるは修史始末なり。幽谷十五歳にして史館に入りしが先輩の使命を受くるに過ぎざるを慨し大日本史の續篇を修めむとする志を發し立原總裁に其の意を致しゝに翠軒は今其の時機にあらず時に應じて用を待つは汝の任なり且らく隱忍し祕して言ふこと莫れと戒めぬ。幽谷も已むなく思ひ止まり時機の到來を待ちつゝ年漸く長ずるに從ひ紀傳の校訂に從事せり。校訂の旁、義公已來修史に關する資料を涉獵し殊に往復書案と題する史臣の書簡・史館の記事等を蒐羅せる浩瀚の書冊を通讀して編述したるが卽ち此の書なり。此の書は明曆三年より寛政九年に至る百四十一

年間に於ける修史の事歴を敍述したるに止まらず私按を加へて評隲し以て史編の得失を明かにし正否を辨じたり。蓋し當時及び將來の史筆をして正鵠を失はしめざる衷情に出でたると共に又自ら期する所ありしものゝ如く能く義公修史の本旨を發揮し敷衍したるものは本書に在りといふも溢美にあらざるべし。本書以後の修史の事實を敍述したるものには門人岡崎槐陰の修史復古紀略あり、之に繼ぎては川口綠野の史館事記あれども最も綱張り目擧り文亦精彩あるは修史始末なり。

幽谷は文才に富めりと雖も虛文を排して實學を尙べり。慷慨義を好み經世濟民を以て其の志となせり。是れ勸農或問の著となり許多の封事となれる所以なり。勸農或問は二十五六歳の間に成り農政の改善に關する根本策を述べたるものにして先づ五弊を擧げたり。五弊とは或問の目次にある如く一に農民の侈惰、二に富民の兼併、三に力役の偏課、四に橫斂苛徵、五に煩瑣擾慢を指したり。是等の弊風弊政を芟除革正するにあらざれば民をして衆庶ならしめ不足なき生活を遂げしむること能はず。然るときは一國の窮乏も濟ふに由なし。殊に甚しきは土地兼併の弊なり、宜しく土地の肥瘠を檢し經界を正しくし均田限田の法を立つべしといへり。其の言ふ所時弊に的中し濟民の道を得たりと稱せられたり。然るに小宮山楓軒の門下に大内玉江といへるあり。後年此の書に細評を加へて民間の實狀に迂なりとなし儒者の空論なりと指彈せり。兩者の論旨を比較するに一は根本の改革を旨とし他は漸次の匡救を主としたり。民政上急激に改革すべきものあり漸次に改善を加へて可なるも

のあり。故に一方に取るべきものあれば他方に亦取るべき所あり。幽谷が絶叫せし土地兼併の弊の如き玉江は幽谷の言ふ如く甚しからずといへるが後に烈公の時に至つて新に丈量を行ひ兼併の弊を匡正せしは幽谷の言議を實行せしものなり。但しこゝに留意すべきは立原藤田兩門に屬する人々の意見の相違なり。立原派は主として漸進を宗旨とし、藤田派は急進を主義とし、烈公天保の改革施設に反對せしは前者に多く、翼贊せしは後者なり。烈公が幽谷の高弟たる會澤正志を師として學びしことも雲煙過眼を以て視るべからず。玉江が「或問」を批評したるは二十年後なりといへば文政の末に近く兩派隱然相對せし時なれば立原派なる楓軒と最も親近なりし玉江の筆鋒に影響する所なかりしといふを得ず。幽谷の人物心事を諷議せし如きは蓋し其の一端たり。然れども玉江は長く郡政に關與し學殖も相當ありて知識經驗を具へたる人なるのみならず、名奉行として郡政に多大の効績を遺したる楓軒の部下として多年勤務したれば農政の所見に於いて必ず取るべきものあらむ。されば今爰に「或問」と共に其の批評を公にするときは水藩農政研究の好資料なるべきも數十葉を重ねる長篇なるのみならず全集の體裁上いかゞあるべきかと懸念して收載せざることゝせり。たゞ當時此の如き批評の存せしことは未だ殆んど世に知られざることゝ思ひ一言之に及ぶる所以なり。

封事は文公・武公・哀公の三代に於ける藩政及び時事に就いて直言を敢へてしたるものなるが特殊の事件を除いては「或問」と同じく庶富を以て言議の根柢とせり。或は柔敏揩克を排し或は人君

の私財を蓄ふるを難じ或は富商よりの借財を廢すべしと論じ或は借財に成功したる吏僚を信任するを非なりとし或は阿諛便佞の吏僚を退けて驕臣の勢威を殺ぎ主君の權柄を復すべしと諫め或は會計を嚴にし出入を均平ならしむべしと言ひ或は硬直練達の士を簡選して民政を振興すべしと論ずるなど皆經世憂國の至情に出でたるは言ふまでもなく且つ其の學ぶ所を施さむとせしなり。かくする事を以て聖道に稱へりとなせり。卽ち學問事業の一致を期せり。獨り自ら之を期せしのみならず武公に勸むるに亦此の事を以てし、公の天資英邁なるに加へて聖賢の道を自得あらせられし上は古を稽へ今を揆り道德事業の一致に出でられむことを庶幾ふといへり。幽谷のかゝる志望は後に弘道館綱領の一つとなり學問事業、不殊其效として現はれたり。

封事の中更に二事の特記すべきあり。一は人事の批評なり。高足會澤正志はいへり、先生人物を臧否するを喜ばざりしと。是れ蓋し私人の性格云爲に就いてのことなるべし。封事には公人の行動心術に對し是非曲直を切言して毫も憚る所なかりしなり。後の水戸人士の間に直言讜論の風大に行はれたり。東湖の川口綠野を排擊し吉成南園の靑山拙齋を痛擊したる如きは著しき例なり。此の如きは氣節を尙び理義を重んずるものゝ已む能はざるに出づるものなるが是亦幽谷の感化に由るなしと誰か斷ずるを得べき。そは姑く措くも公人の批評を雜へたる幽谷の封事は水藩當時の世態人情を知悉する必須の資料たらむ。二は攘夷の提唱なり。露人の北海進出・英船の近海出沒は幕府及び

志士の戒心を喚起せしが、水藩にては義公以來慮に意を北邊に注ぎ、文公は特に人を派して視察せしめたり。幽谷も夙に邊警を憂慮し丁巳封事の中に兵備を盛にして沿海を護るべく苟安を偸み姑息に甘んずる時ならずと極諫せり。是れ文公時代の寛政九年にして幽谷二十四歳の時なり。爾来邊警頻頻たり。文政六年幽谷は哀公に上書して、武人は宴安に流れ奢侈を事とし軍事を忘り執政は庸人にして愚諛の說を唱へ外船の往來を以て交易の爲のみとなす、一旦事あらば何を以て之に對すべき。宜しく兵備を嚴にし外夷掃攘の計を爲すべしと論ぜり。翌七年英船領内の大津濱に來りて上陸するや、幕吏が寛容の手段を以て之に應接するを豫想し、もし然らむには神州の正氣地に墜つるに至らむとて一子東湖を虎穴に送りて船長を刺殺さしめむと謀れり。熱烈想ふべし。幽谷は實に水藩に於ける攘夷の首唱者たり。攘夷を主張すると共に國家觀念を强調し愛國の精神を鼓吹せり。後に勃興せる攘夷の思想、愛國の情操、幽谷に資る所蓋し多きに居りしならむ。

幽谷の著はせる成書は僅に三部に過ぎずして何れも少壯時の作なり。幽谷隨筆は成書とは言ひ難し、而して此亦十八歳の筆錄なり。讀書雜記も蓋し然らむ。唯後年の作は遺稿中に收められたるが皆隨時の文辭にして多くは殘香零粉と見るべし。幽谷の如き天才を以て遂に大著作を成すに至らざりしは其の職とする所紀傳の校訂と志類の編修とに在り、主として精力を之に傾注せしが爲めなるべく又心竊に大著作を期し青年時より幕府の法令、水藩の政敎に關する記錄を蒐集し鈔出したり

といへるが其の大成を見ざりしは惜いかな長命ならざりし爲めならむ。本書收むる所の田賦考別錄の如きは其の一端なるべきが未定稿なると共に壯年時の編述なるやに思はるゝふしあり。

幽谷の人物志業は概ね此の如く其の人固より傳ふべし。況や後の水戸學が幽谷に負ふ所鮮少ならざるをや。更に藩政・黨爭及び人物に關涉せしこと多大なるをや。水藩の研究に志あるもの豈幽谷を知らずして可ならむや。少くとも東湖を知らむと欲せば幽谷を解せざるべからず。東湖は獨自の研鑽に據りて弘道館記を起草せりといふと雖も家學を承けたること亦尠からず。世才は幽谷、東湖に及ばざるも學才は東湖、幽谷に若かず。東湖の曠達は幽谷の頑頑し難き所なるも幽谷の嚴直は東湖の匹敵し能はざる所なり。さはれ父たり子たり、脉々相通じ冥々相合ふ。資性の純孝なる意氣の豪邁なる操持の眞堅なる相與に同じ。乃ち幽谷を知るは東湖を知るなり。余が二十六年前、東湖全集を編纂せし時は直に之を刊行する機會を得たり。數年の後、姉妹篇として幽谷全集を纂輯せしが之を發行せむとする書肆なく久しく篋底に藏したり。蓋し父幽谷は子東湖の偉名の掩ふ所となりて其の眞價の大に顯はれざるに由れるならむ。然るに今爰に之を世に出すことを得たるは全く知己吉田彌平氏の好意なり。

昭和十年紀元節水戸に於いて

編者識

凡例

一、幽谷の著はせる成書は本集收載の二連異稱・修史始末・勸農或問の三卷に過ぎず。而して何れも少壯時の作なり。壯年以後の述作志業は之を遺稿・詩纂・封事及び書簡に徵すべし。書簡は編著の篋裏に三百餘通を藏せるが姉妹篇たる東湖全集の例に倣ひて爰に收藏せざることゝなせり。

一、幽谷先生略譜は東湖の撰次にかゝり遺稿輯錄大意の次に掲載せられたるが今便宜上、之を行狀の次に移載せり。

一、二連異稱は版本を底本として德川公爵家所藏本藤田東湖會澤正志齋の附箋筆を參酌し書中引用せる古典及び和歌の中脫落紕謬あるものは原書に據りて訂正せり。

一、修史始末は彰考館文庫所藏の幽谷自筆本に據り青山拙齋の貼簽を採錄せり。

一、勸農或問は初、版本を基とし傳寫本を以て補訂せしが後、德川公爵家所藏の幽谷自筆本に據りて更に校訂せり。

一、幽谷先生遺稿は原、東湖の編纂せる所にして文稿と詩稿とに分ち文稿を五卷となし目次も定められたるが纂錄の文章は目次より少く完篇と見るべからず、依て數種の傳寫本より遺文を抄出して闕けたる所を補ひ五卷の別を廢して一本となせり。字句は或は東湖の筆錄或は碑文及び幽谷の

稿本に據りて校訂せり。

一、幽谷遺稿別輯は幽谷先生遺稿に收錄せる以外の遺文を數種の傳寫本又は幽谷自筆の書帖等より蒐羅せるものなり。

一、舜典二十八字考・長慶院の考・及び花咲松の辨は故清水正健翁の搜索に由りて謄寫せるものなるが、後の二篇は東京無窮會の藏書に據れり。但舜典二十八字考の出所は記憶を遺せり。書中引用の典據に就いては這回原書に據りて訂正せり。

一、幽谷先生遺稿の一半として東湖が蒐集せる詩稿の稿本は存在すれども未完のまゝにて淨寫を中止したるものなり。爰に收載する詩纂一卷は右の稿本幷に數部の傳寫本又は書幅書帖等より蒐錄したるものなり。此の他幽谷の自筆に據りて寫し取れりと稱するもの數首あれども全く未定稿なるが如く思はるゝにより割愛せり。歲貝の詩を特に一括したるは他の詩作の年紀、盡くは明かならざるを以て各歲元旦の詩を其の間に分出するときは自ら他の詩作の年紀を定めたるが如き誤解を生ずる虞あればなり。

一、幽谷隨筆卷之一は德川公爵家藏本に據り卷之二は坂本左狂氏藏本を採れり。本書は幽谷十八歲の筆錄たることは、その一章の割注にて知られたり。讀書雜記も蓋し同時代の隨錄なるべし。同書は彰考館文庫所藏の會澤正志齋の手寫本に據りて謄寫せるものなり。

一、幽谷封事は天地二卷に分てる寫本に據りたるものなるが封事の年紀前後錯出せるを以て之を整理し且つ分卷の要なきを以て合卷とせり。藤田家舊藏の封事は四卷に分てるが殘缺本ありて盡くは傳らず。本書封事の中戊辰封事・辛未封事合四篇幷に壬申封事門文は東湖手寫本によりて校訂し他は藤田家舊藏本を參酌したり。

一、幽谷封事拾遺は前記幽谷封事以外の上書を蒐集せるものにして德川公爵家所藏聿修叢書・茨城縣立圖書館藏本及び坂本左狂氏所藏の寫本等より抄錄したるなり。

一、古今田賦考別錄は寫本を以て採錄し書中引用の古記錄は他の資料に據りて校訂したるものあり。本書の外に田賦考一名田制考と稱する幽谷自筆本一卷あれども資料を蒐集したるに止まるものなれば採錄せず。本書は之に比すれば資料に對し研究を施し自說を加へたる所少からず、唯未完の著作たる觀あり。田賦考は寛政十一年幽谷二十六歲の手錄なるよし書中に見えたり。本書も蓋し其の頃の編述ならむか。

一、御勘定所職掌古今同異の考一名計臣職員考も亦寫本を採錄し德川家所藏の幽谷自筆本によりて校訂したるものなり。

一、已上擧げたる書册の外に幽谷の著述として傳へらるゝものに惟宗姓氏族考一卷あれども此の書は台記・寛永諸家系圖傳・上野國誌・東鑑其の他數書の抄錄に過ぎず一言の附記さへも無きに由り之

を省除せり。又二三の紀行あるも何れも斷篇零墨なるが故に採らず。

一、附載の門葉中、及門道範は版本を據り下學邇言抄は二種の版行本を參酌の上抄錄せり。島民集抄は著者藤田進氏の自筆本より抄錄し幽谷遺談は寫本に據れり。

一、集中括弧（　）内の文字は總て編者の附記せるものにして說明若くは疑問なり。（參照）として用載したる記錄は編者の添加したるものなり。

一、反點は學友天海謙氏の手に成れり。但二三編者と所見を異にせる處は編者の責任上氏の意見に據らざることゝせり。出典の字句其の他の訂正に就いても同氏の勞を多しとなす。印刷の校正は同氏幷に吉田彌平氏を煩はして全きを得たり。兩氏及び德川公爵家を始め諸本を貸借せられし諸氏に深甚なる感謝を表す。

幽谷全集目次

頁

二連異稱……三

附藤衣……五

修史始末……六

勸農或問……一二

幽谷先生遺稿……一二

幽谷遺稿別輯……一九

舜典二十八字考……二一

長慶院の考……二七

花咲松の辨……四二

幽谷詩纂……四〇五
幽谷隨筆……五二一
讀書雜記……五四七
幽谷封事……五九七
幽谷封事拾遺……六九三
古今田賦考別錄……七〇九
御勘定所職掌古今同異の考……七六五

附載

及門遺範……會澤安……七八一
下學邇言抄……同……七九二
逸民集抄……飛田勝……八〇一
幽谷遺談……石川久徵……八一八

二連異稱

附

藤衣

二連異稱序

語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之喪乎。夫孝子事親。盡愛盡敬。日亦不足。而一朝溘焉。罔極之恩。不復可報。疾痛悲哀。於是爲甚矣。故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也。我藤先生年十八遭親喪。葬祭循禮。然五旬就吉。政令所限。不得不俯從焉。而私持心制。家居寢苫枕塊。避宴會。絕慶弔。不作韻語。不御酒肉者三年。安時幼稚。見其朝夕之奠。戚容動人。童蒙無心。亦不忍視焉。去今五十年。尚覺其宛然在目也。讀禮之餘。編次古人居喪之善者。論述喪制之得失。題曰二連異稱。其意蓋在於欲矯澆季之薄俗。使人能自致云。安之丁大艱。受讀此書。所謂一字一淚。雖以不肖之質。亦不能無志於企及。豈非先生至誠之感乃使然哉。嗚呼先生內自致。推以及人。而當時從游之士。觀感倣傚。以申三年之情者。亦往往有之。卽己欲立而立人。孝弟爲仁之本者。非乎。先生之在江戶。安嘗與一二同志。請公此書。以廣其推。先生不之許曰。此余少年之作。未定之稿。行文立論。內外稱謂。不滿意者多矣。非經訂正。未可以示人也。既而先生多故。不果所請而終。不勝惜

哉鈴木子賢與余同門。其宰於北郡也設益習之館於太田以教導管下乃與同志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今先生此書於矯偷薄之俗甚爲深切雖先生所不許而梓以行之使人知自致則先生宿志所在皆學而施之實事於先生之意無甚悖焉同志皆然之曰先生所謂不滿意者特文字言語耳如先生之志則不可不以傳焉若先生學成德邵而定見所在則具眼者必能知之今雖述其言而使其志不沒縱以此獲罪先生先生在天之靈亦當有所恕矣遂決議鏤之梓使安序之安也謬劣何足爲此書言也然亦嘗聽先生之言知拒之之意今復與子賢同議此事其可以無一言乎蓋先生夙有大志慨然以天下爲憂其所以正名分脩典刑審時變爲施設之方者固不可以一二數而其欲明忠孝勵名節以振起末俗之意自少小而根於心者於此書亦可概見焉讀者當就一班以察全豹而已。

門人會澤安謹序

二連異稱

目次

天子

後村上天皇（欽光者見二日二與國一日正平一）……一〇

親王

吏部王（重明親王親王爲式部卿一康保二）……一一

邦君

水戸義公……一二

朝紳

紀朝臣……一六

藤原右大將……一八

陪臣（篇中所レ載悉係二土佐國士一。）

安式。朝廷之關內官貴於外官。今此男子都貴於朝紳之上者。邦君官位至公卿。而他無二事レ焉者。朝紳則止二大將陪守一。他無二參レ議者一也。依之法一王人置レ後。列二諸侯上者一。以二王命一與二諸侯一會也。其實則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

卿六命。大夫四命。而外朝之法亦孤卿大夫與公侯伯子男相對爲位。蓋非以王命會。則以王爵尊卑序之也。

野中傳右衛門……二〇
尾崎喜內……一七
會我直之……一七
町喜兵衛……一八
磯部勘平　久留米人。行三年之喪。舜水先生嘗言之。見野中條下。今不可考。……一八

處士

東村居士……一九
錦里先生　先生後爲加賀國主所徵召。尋入仕麾下。今以其居喪。蓋在處士之時。故載于此。……四一
仁齋先生……四二
並河天民　嘗爲仁齋門人。附載于此。……四五

附

藤衣……五〇
在喪遭喪和歌……五五
除服和歌……五七

安云。題號二連異稱者。出先生未定之論。說見下。

二連異稱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論語○檀記三年問。通作達。蓋人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惠。昊天罔極。三年畢矣哉。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聖人立之中制。再期免喪。而忌日以爲終身之喪。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與戎狄之道。直情徑行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竊嘗攷之。戴氏之記。及歷代史傳所載。自高柴顏丁而下。稱善居喪者。不乏其人。而少連大連。蓋其最也。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孔子家語○按雜記。無子貢問曰以下二十字。父母之喪。作善居喪。無達於禮者四字。禮記正義曰。此明居喪得禮之事。三日不怠。謂親之初喪。三日內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懈。謂未葬前朝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謂練以前。常悲哀。朝夕哭之屬。三年憂。謂服未除。憔悴憂戚。

論語記逸民。以少連與柳下惠並列。而稱其言中倫行中慮。微子篇。注。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按。論語言少連而不及大連。猶子言伯夷而遺叔齊也歟。其說未詳。朱子以爲。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注論語記又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

以三年也。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孟子滕文公上篇）由是觀之。孔子以爲善居喪者。不亦宜乎。夫古之喪禮。使死者無倍棄之患。生者無毀瘠之患。而二連之行中。慮長城之誠。變隊之師。苟非達于禮明之間。兩得其情。仁之至。義之盡也

記二連與上師大小連併說者。先生少年未定之論。而至於新井氏直以孔子所稱爲卽此則亦其所不取。先生嘗言。是書非經改竄不宜梓行者。爲此也。

美對韓人所稱　天朝因禮。有小連氏・大連氏掌之者。蓋謂此也。按君美又曰。孔子稱善居喪卽此。此蓋誇張之辭耳。故不取。文武制令。專遵唐禮。而服紀之數。則三年之喪。降爲一年。周朞之喪。亦爲五月。自茲以下。皆有降殺。三年之喪以下。三代實錄貞觀十三年文。按令。服紀一條。見於喪葬令之末。　斟酌風土人情。而立之制。雖不無可議者。然其所以重恩義。篤倫理者。良法美意。亦不爲尠矣。藤布之服。倚廬之居。其制寢備。但周朞之喪。旣爲天下通喪。則有志之士。亦不得不俯而就之。如藤道信源有房。皆不懷乎一年之服。觀其除服和歌。可知也已。如重明親王。如紀夏井。蓋亦千百中之一人也。後村上帝爲大后服三年之喪。誠曠世之偉典。上之所好。下有甚焉者。藤原長親執父之喪至三年。南朝偏安之世。其詳亡傳。可勝惜哉。嗚呼。西戎無君無父之敎。一入東方。喪祭大禮。專委浮屠。流俗因循。恬莫之省。此世之君子。所磨心切齒者。而戰國之世。殺人盈域。紅金革。死而不厭。好生仁壽之俗。變爲輕生好殺之風。遺毒餘烈。延及後代。何怪乎喪紀之廢也。自慶長・元和之政。勝殘去殺以來。文化漸開。師儒輩出。往往有執三年之喪者。然古今異制。醇醨殊宜。不能盡遵周公・孔子之法。則不得不因風俗人情。而斟酌焉。禮時爲大。誠哉斯言也。周禮土均。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瘠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鄭玄曰。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變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志曰。喪祭從先祖。孟子滕文公上篇。載滕國父老之言。趙岐曰。志記也。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朱熹曰。志所記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少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　記

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曲禮下　皆古之格言也。行禮者所宜知。而末造之失。亦有非其國之故。而上以爲政。下以爲俗。便其習。義其俗。爲而不已。操而不釋者。不可不謹擇而痛改之。豈可委之以變俗而止哉。近今之世。繁文多事。風俗益薄。國制所限。鄉議所拘。誠有不易處焉者。則行之中慮。亦難矣乎。居喪者宜略其文。而盡其實。二連之事。尤爲深切。余不幸遭大故。衝恤無聊。鬱鬱度日。讀禮之次。因及　皇朝喪制。采錄古今善居喪者。名曰二連異稱。其人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悉備。足以爲法。庶不肖之質。以跂而及之矣。聞見寡陋。不免謬誤。唯俟君子正焉。

後村上天皇

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三年戊戌北朝延文三年。夏四月二十八日丙申。太平記作十八日。女院小傳作二十九日。今從源鴻冬忌齋頌文。新待賢門院崩。後醍醐藤原皇后。諱廉子。後村上帝生母。天皇諒闇。服三年之喪。新葉和歌集

按。自　綏靖帝居　太祖神武帝之喪。悲慕無已。悉心葬事。仁孝守業。以固萬世之基。實聖代作。有若　天智帝遭軍國多務。不能葬　先帝。素服稱制。至六年者。此皆世人所能言。不必俟表而出之。惟　帝丁陽九之運。擁神器於深山窮谷之際。使庸君凡主處之。將有朝不謀夕之意。而　帝之天性至孝。能行三年之喪。孝慈之所感。能使臣子盡其忠。此其所以不失舊物者。豈徒然哉。嗚呼。自周之末造。不能行三年之喪。子張之學。於孔門。猶

安云。孝經章名。後人所添。及孔傳既亡。今見行孔傳者。後人所僞作。晁生皆辨之審矣。而此章名及孔傳文。者。蓋當時年少未敢表。釋其說。姑從舊本也。下條引孝經。舉章名。亦倣之。

吏部王疑乎高宗亮陰之文。宰我之賢。有期可已矣之問。魯稱秉周禮。而此禮先廢。尙何怪乎滕父老皆不欲。齊宣王欲短喪哉。漢文權定以日易月之制。而後世遵守。莫之能改。雖晉武。魏文二君天質之美。亦不能勝當時臣子之議。加以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二句本司馬溫公語。遂有人君既葬免喪。心喪終制之說。後世議禮者。援爲口實。於是不啻不行三年之喪。亦且併其說而失之。悲夫。

皇朝定制。爲父母服一年。著在令條。而天子之喪。臨時議定。率從易月之制。唯有心喪一年耳。若帝者。在南朝偏安之世。猶能行古禮。觀其免喪之歲五月。賜前大納言實爲之和歌。載在新葉集。其詞曰。伊麻琉羅遍爾仁古曾多都禮。美登勢摩天。阿也遂毛之羅天。須幾之加那志佐。則至曰。三年哀戚。不知菖蒲之生。諒闇之服。有內發非虛加者。審矣。有內發非虛加。孝經喪親章孔傳文。非仁孝至誠。英明特達之主。其孰與於此。爲四海一家之政者。反不若南北亂離之世。可乎哉。定服制。以興大平。留意風教者。其察焉。

重明親王。 醍醐帝第四子也。初名將保。後改今名。日本紀略。一代要記。延喜八年。爲親王。紀略。尋敍四品。爲彈正尹。兼太宰帥。扶桑略記。朝野群載。進三品。歷中務卿。式部卿。紀略。要記。天曆八年九月薨。年四十九。略記。親王好學有至行。及醍醐帝崩。哀慕不已。時臣子喪制。周朞除服。唯親王公朝之外。衣食服器。不敢用綾羅朱漆。以終三年。花鳥餘情。引童明記。

按。皇朝三年之喪。降爲一期。欲周朞免喪。則孝子之所不忍。欲三年終制。則國論之所

不與親王之處心亦苦矣周朞除服不敢違朝制心喪三年亦不敢逼私恩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先儒有言曰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以上係元儒吳澂幼清說。此爲不易之論後世禮壞病其不可行者其文也其實何嘗不可行哉文之與實孰輕孰重以其文之不可行而併其實之可行者而弃之是謂倖而廢食也今之居喪者宜略其文而勉其實吾聞諸我立原先生云。

又按本傳親王崇尚風流頗好豪奢而心喪之間朝夕衣食屏絕美服飾器益足以知其賢。

水戶義公

水戶義公諱光圀。威公第三子也生而岐嶷六歲立爲世子。寛永十年。寛文元年辛丑秋七月。威公在藩疾病。公請省覲。散事。諸侯就國世子留守邸舍不得隨行。十六日。大將軍許之。卽日上途晝夜兼行。翌日至水戶。行實二十九日。威公遂薨。公慟哭哀痛飲食不入口。八月朔。公未視水漿。群臣患之。公曰吾欲强食而如其不下喉何諸老皆涕泣而退。二日。公始進粥僅一溢米。三日。饌饋稍加於昨。四日。發引。雲終日雨士人蒙。威公謚貞杜門屏居者皆被沛宥得列路側拜。靈輀是日葬于瑞龍山奉謚曰威公。葬儀一遵禮制近臣有欲自殺殉葬者

數人。公奉遺命。親就其家。教諭懇惻。以止之。時四方侯伯。襲戰國餘習。至以多殉死者相誇。於是幕府嚴設禁令。以革其弊。（按。寬文三年五月。有此命。）公實爲之首倡也。九日。台命召公詣江戶。初公仲兄鮫丸夭。超伯兄英侯爲嗣。居常不安於心。十八歲。（是歲正保二年乙酉。）適讀伯夷傳。有感。（公之志學。自是益篤。又始有擬日本史之志云。）遂欲傳茅土於英侯之子。（行實・遺事）九日。台使傳命襲封。食常陸五郡二十八萬石。前一日。公與英侯及諸弟坐。威公神位前。謂英侯曰。明日台使至邸。意者使我紹封。我以弟爲世子。負心舊矣。然以先君在世。晦迹去位。則衆將以爲父子有隙。所以隱忍至今也。願伯兄以松千代賜我。我以爲嗣。不然。台使至邸。不敢奉命。直遁世矣。英侯固執不可。諸弟勸英侯曰。吾兄宜允諾。否則事將不測。英侯不得已許之。公大悅。松千代卽靖伯小名也。（行實）既而襲封。例當朔望朝謁。公稱疾不出。終五十日。朝夕奉奠。臨哭不惰。（日次記○國制。爲父母服一年內五十日爲忌。絕酒肉。禁聲樂。不預外事。）建威公廟於府城。祭祀以禮。公在江戶。則使公族或大夫攝之。以爲永制。（行實）九月。割封內墾田。爲諸弟食邑。器財寶貨。頒諸公族。不敢自有焉。（遺事）十一月十四日。所生谷氏薨。奉謚曰靖定夫人。葬于久昌寺。（後改葬瑞龍山。）公有至性。頻失怙恃。荼毒辛楚。哀戚備至。自是至追遠忌辰。盛設法會。以薦冥福。從先妣之志也。（行實・遺事・寬文三年癸卯秋七月。公始就國。九月十五日。命定士大夫二十七人職掌。威公薨後。至此三年。公嘗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唯孝子不能忍。至三年之久。賢否得失。察之既熟。舉錯黜陟。可

以無大過矣。大抵老成更事。後輩欲輕動搖之。其爲害甚矣。先是英侯既封。讀畢。冬十二月。台命許立靖伯爲世子。　公之素志。至是遂矣。靖伯弟諱綱條。時稱柔女。亦請英侯而子養之。孝慈一如所生。靖伯以寬文十年庚戌正月二十二日。先公卒。明年辛亥夏六月柔女立爲世子。元祿三年庚午十月十四日。公致仕。世子襲封。是爲一藩公。公子賴常之生。　公不以爲子。英侯私養之。明年。台命使英侯以賴常爲子。後襲其封。寬文六年丙午夏四月。新賜士人墳墓地於常磐及坂戶。　公嘗歎世俗委葬祭於浮屠。據朱子家禮。略解其儀。以頒之。行實○按。今所傳喪祭儀略即此。

按。　義公盛德大業。具在人耳目。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篇所錄。唯居喪一節耳。然如三日而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奉遺命禁殉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世主有一於此。足以表見于世。況兼而有之乎。至如讓國一事。則尤卓絕千古。舜水先生嘗曰。上公讓國一事。爲之而泯然無迹。眞大手段。舊稱泰伯夷齊爲至德。然爲之而有其迹。尚未是敵乎。舜水文集與陳遵之書。嗚呼。　公以不世出之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雖云天縱命世之才。抑亦不可謂非學術之所致也。　公之志。學自讀伯夷傳始。而終身慕吳泰伯之爲人。自號曰梅里。按史記正義曰。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公之居城亦在常州。則其平生義氣。滂沛塞于天地之間者。淵源所自可知也已。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周以禮樂爲邦。而其末造。既有殺人從葬者。至若秦起西戎。其壓禮暴俗。亦何足怪哉。孔子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象人而用之。猶且爲不仁。則殺生者以從死人。其謂之何。昔者　垂仁帝二十八年冬十月。倭彥王薨。聚近習爲殉。　帝聞而惻之。詔群卿曰。生而所愛。死而爲殉。不亦慘乎。雖古之遺風。曷可遵用。自今止之。三十二年秋七月。　皇后日葉酸媛崩。詔以土像物用代殉。立爲永制。而其後六百餘年。　孝德帝大化中。詔定天下喪制。有云。凡人死亡之時。若縊自殉。或絞人而殉。及强殉亡人之馬。或爲亡人藏寶於墓。或爲亡人斷髮剌股而誄。如此舊俗。一皆悉斷。以上並日本紀　夫用殉者。垂仁帝既停之。　孝德帝申明其禁。四海之內。絕無此陋習。所以爲君子之國。禮義之邦也。及至戰國。　王政不綱。諸侯擅命。而武夫尙勇。烈士狥名。往往有如齊客之死於田橫者。殉死之俗。再萌于此。而又有如三良之殉秦穆者。應劭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　太平之世。襲而行之。其弊不可勝言也。夫殺生從死。其爲不仁不智。固無足論。其從死者。亦徒知感恩殉主之爲忠。而不知社稷後嗣之爲重。此昧乎幽明之故。而不免爲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君子惜焉。我　威公首察乎此。遺命禁之。其光明正大。勝秦穆萬萬。雖然。當時欲從死者。大抵慷慨激烈。視死如歸。與彼臨穴懦懦其慄者。不可同日而語。則苟非　義公至誠之心。懇惻開喻以止之。雖有遺命。惡能保其不死哉。繼志述事。孝之至也。而首善之効。四方則焉。其仁遂被天下。至于今受其賜。　公之德遠矣。孔子嘗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曾子亦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蓋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而輒改其父之道。固非心所忍爲也。高宗三年不言。恐其德之不類。古人愼重之至如此。自三年之喪廢。而此義不明于世。夫子所以稱孟莊子也。然孟氏特百乘之家耳。猶以是爲難。則諸侯可知。　公生於去聖二千餘歲之後。能行孔曾所難者。而三年之外。發號出令。一稽諸聖賢之訓。本諸祖宗之意。渙然如流水之源。爲法於一國。而可傳於天下後世。書所謂其唯不言。言乃雍。　公有焉。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公之所以自致者。既已如彼。而又推以及四竟之內。使士君子喪祭遵禮。以免夫異教之害。蓋亦周公制禮。達諸天下之意。雖有小大之殊。然其揆一也。今謹而錄之所以著　公之爲孝也。

紀朝臣

紀夏井。左京人。大納言古佐美之曾孫也。父善岑。美濃守從四位下。（系代實錄系圖）夏井爲人至孝。溫雅有才。承和初。以善隸書。待詔授文堂。　文德帝卽位。詔召見之。衣履疎弊。左右咸笑之。帝曰。是疲駿也。非汝等所知。遂得殊寵。嘉祥三年。擢少內記。齊衡中。兼美濃少掾。讓之異母兄大枝。轉大內記。授從五位下。遷右少辨。　帝以其淸貧無居處。賜宅一區。夏井秉志忠直。時有規諫。　帝遂重之。尋進從五位上。兼播磨介。又兼式部少輔。未幾爲右中辨。性聰敏。臨事不滯。恩寵優渥。任用轉重。內外機務。多所輔益。及　帝崩。出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吏民

不忍相欺。秩滿將歸。百姓相率。詣闕乞留。更留二年。黎庶殷富。倉廩充實。於是新造大藏於上郡。凡四十字。皆納粟以爲不動之蓄。及去。吏民贈遺。一無所受。歸京之後。就送其家。夏井唯留紙筆。其餘悉還之。貞觀七年。任肥後守。母石川氏聞而哭之。人問其故。曰吾聞。肥後風俗。國宰至清。身必不全。吾子其不終乎。夏井有異母弟豐城。爲人放誕。數加切責。豐城苦之。遂託身大納言伴善男。及善男敗。豐城爲善男之從。夏井以緣坐流于土佐。私嘆曰。凡法律所謂首從之坐。必有差降。予是從之兄。亦緣坐也。今與首同遠流。何無別哉。隨使出境。肥後民庶。遮路悲哭。過讚岐境。百姓老幼。逢迎道路。哭聲相接數十里。數年母亡。居喪過禮。建立草堂。安置骸骨。晨昏之禮。無異生時。日讀大般若經五十卷。以終三年之喪。三代實錄史贊云。紀夏井被疲駿之稱。展逸驥之足。出典州郡。恩威兼著。爲人子能盡其孝。故爲民父母。能施其慈愛。

按。紀朝臣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夙夜匪懈。執事有恪。其牧民也。至誠惻怛。若保赤子。所居民富。去後見思。苟無其本。能若是乎。其遭母憂也。至性純孝。不慊于時人一期之喪。忠孝大節。所存可知矣。但其不忍。卽遠襄事。而藏遺骨於草堂。晨昏拜謁。無異生時。厚則厚矣。然難爲繼也。日誦佛經。以薦冥福。亦非禮之正也。蓋當時之俗。貴賤上下。莫不奉浮屠之教。而婦人爲甚。紀朝臣之居喪誦佛經。豈未能自拔於流俗乎。意者其孝思純

至。不能自已。因母子平生所崇信。以盡吾誠焉耳。後之君子。要取其至情。畧其疏節。可矣。何必責備於賢者哉。夫自再期之喪。降爲一年。遂爲天下之達禮。臣子無敢踰焉。紀朝臣之喪。母。哀戚思慕。引至三年。千載之前。乃有斯人。　皇朝三年之喪。蓋以朝臣爲首倡。則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其斯之謂歟。

藤原右大將

藤原長親。贈太政大臣文貞公師賢嫡孫也。仕至右近衛大將。嘗丁其父內大臣憂。服三年之喪。喪期未闋。會　後村上帝崩。（按。帝以正平二十三年月崩。北朝應安元年也。）因又成其服。有和歌。曰。咏登世麻傳。保佐奴奈美曉能。布治古呂毛。古波麻多伊加邇。曾牟留多毛止曾。（新葉和歌集）

林恕（道春長子。爲弘文院學士。）曰。　本朝舊制。爲父母服一年。有職事者解官。有舊記可據。有哀歌可證。然近世五旬忌畢。則諸事與平生不異。唯一年之間。不與神社之事而已。嗚呼。流俗之不可變也。使人子之情薄如此。無奈之何。嘗聞。應安中。南朝右大將藤原長親行三年之喪。詠和歌以述其意。其歌并小序。載在新葉集。有志者。固有如此。不可謂我　朝無人也。吾輩既不能行。能無愧乎。（泣血滴餘）

藤井藏（藏伊藤子。父稼頼齋。貢享中。著本朝孝子傳。）曰。長親致喪之事。其可考者。獨一首和歌耳。其節文之詳畧。持守之寬嚴。居處之內外。飲食之厚薄。起居之難易。顏色之戚否。今皆不可得而知焉。雖然。和歌亦猶詩之本性情。所謂藤太三載淚難乾者。豈無是情。而有是辭。既有是辭。其實

亦從可レ知矣。

按。藤原道信（從四位上右近衛中將。）除二其父恆德公服一（按。恆德公爲光レ以二正曆三年一薨。）有二和歌一。曰。加幾利阿禮波。計布奴幾須天都。布治古呂毛。波天奈幾毛濃波。奈美多奈利計利。（拾遺和歌集）源有房（中將。高倉帝時人。）除二父服一。有和歌一。示二其妹一曰。布治古呂毛。奈杼比登登世仁。加岐利計牟。古禮婆加利邇曾。加多美登於毛不邇。（有房中將集。按。康賴寶物集。稱二愛レ親之深者一。並舉二此二歌一爲レ証。）余嘗三復此篇一。未嘗不二潸然流涕一也。夫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而　皇朝降爲一期一。天下之通喪。不レ可二敢過一焉。藤中將之天性至孝。亦不レ得レ不二俯而就一。時俗。是所下以有レ喪期有レ限。不レ得レ已除二藤衣一之歎上也。雖二喪期有レ限。然哀慕之心則無レ窮。故喪服已除。而泣血未レ已。此非二人情之實一。孝子之志耶。源中將之意以爲。親既逝矣不レ可二復見一矣。藤衣之服。所二以爲一至痛之飾一也。歲月之久。音容益遠。以レ故與レ物。唯有二藤衣一耳。然遽至二一期一而除レ之。亦獨何哉。由是觀レ之。二君子皆不レ慊二乎周期之喪一。設使當時有二三年之制一。則其優爲レ之必矣。惜夫。故知。古之聖人。始制二喪服一。非二自レ天降一也。非自レ地出一也。（句出二禮記。問喪一。）亦因二人情之不レ可レ已者一。爲二之節文一耳。民之秉レ彝。好二是懿德一。（大雅蒸民詩。）孔子以爲二知レ道之言一。（見二孟子一。）豈欺レ我哉。嗚呼。世道陵遲。便叔季之習。徒見下夫害二邪淫之人一。朝死而夕忘上之。遂謂。水土有二厚薄一。時代有下古今上。禮教之不レ振。綱常之將レ墜。恬莫二之省一。不二亦悲一乎。　後村上帝在偏安之世。興二高宗亮陰之禮一。時則有下若二藤長親一執二子皐泣レ血之喪一者上。語曰。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草尙之風必偃。斯言猶信。夫將以　南朝名臣之後世竭匪躬之節資事父以事君。孝經文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文其致喪三年。既已如彼而遭　帝之崩。其驚慟攀號之意。溢哀歌之卒章。其方喪。亦必有過人者。今皆不可詳考。豈非重可惜之甚乎。方今升平垂二百年。四海無虞。金革不起。縉紳學者。誦法孔子。比諸南北戰爭之世。異教滔天。正學未興者。其相去遠矣。而風俗益薄。人情愈薄。是可歎也

野中傳右衛門

野中止。字良繼。號兼山。一說後改高山。稱傳右衛門。土佐人。父祖皆貴顯。食本山鄉六千石。止以國主一豐之甥。爲上大夫。執國政。勸農通貿。闢田畝。興水利。富國強兵。治績甚著。益賜采地。通前爲萬石。又賜鄉士百騎。止天資英邁。果敢明察。進退依禮。容止儼然。曉以無爭友。頗失放縱。而參佐紕漏。與同列有隙。寬文三年癸卯正月。闔雀殯於菁室。簾之遇乾之夬。迺稱疾乞骸骨。隱於中梼別業。自是日誦楚辭。以自娛。冬十二月己酉夜遽沒。年四十九。遠近驚惜焉。止嘗信宋儒之學。以谷素有小倉克爲師友。講習切磋。研極精微。政事餘暇。會聚諸生。講小學。近思錄諸書。最愛通鑑綱目。每歲遣人於長崎。買海舶所齎經史。其有益於人者。剞劂以貺學者。素好禮。謂教訓正俗。非禮不備。事事必遵禮誼。此時儀禮經傳通解。未有板行。繕寫異本。校訂舛訛。止嬰孩已孤。事母孝謹。其沒也。堀中霤而浴。飯含。小大斂。銘旌。飾棺錦。褚墻池畫幃。置嬰設披。味爽祖於庭。日出載。輦發引。及塋柩行。觀者滿衢。咨嗟流涕。返照而詣邑。

窆壙墳塋誌碑。無一違禮。號其地曰全歸山。居喪三年。禮畢。建祠堂。營精舍。文教日興。邦人大夫士庶。鮮不學者。愼追之誠。觀感法之。國風一變。禮俗至今猶存。南學傳時有土佐人至江都者。親都人投柩於火者。大駭異之。都人問曰。子鄉無火化者乎。曰然。是蓋先大夫野中子之遺化云。閑散餘錄

舜水先生答安東守約書曰。狂瀾莫砥之時。有能屹然自立。便足爲中流之柱。貴國惑於邪教。舉世不能自拔。忽有以聖人之道葬其親。而不以邪教誣其親者。便當爲之執鞭。不必問其盡合於禮否也。此亦庶幾素冠素韠之意。若必以紾兄徐徐律之。獨不聞西歸者懷之好音乎。按。此言必有所爲而發。味本集全文可見。今不知其爲誰也。檜詩有素冠篇。小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其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又曰。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縱。無三年之恩于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見素冠急。子哀成之人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亦檜詩匪風之詞。蓋言好善之誠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勢大不同。苟能有以禮葬親者。不必責備一人也。前聞。久留米磯部勘平目下行三年之喪。按。磯部勘平事。未聞其詳。可考。今日有書至者。云。土佐大夫野中傳右衞門葬父依聖法。甚惡佛氏。居喪三年不弛。往往使國中行葬禮。如此則貴國非盡以邪教陷其親。特人自沒溺而不能振耳。此後有行之者。亦不爲驚世駭俗。居今反古不足慮也。舜水文集

按。自佛法東漸。千數百年。寂滅之教。塗民耳目。上以爲政。下以爲俗。所謂邪說之移人。雖

豪傑之士。亦有不能免者。故余錄古來居喪有異稱者。唯取其哀戚之情。思慕之誠而已。不必問其盡合於禮否也。今以時世先後考之。史傳言三年之喪。實始於紀朝臣。距今九百有餘歲。而吏部王次之。其後四百餘年。　後村上帝有諒陰三年之禮。而藤右大將泣血三年。自茲厥後二百年間。日尋干戈。降爲戰國。無足言者。赫赫　東照公。掃風沐雨。撥亂反正。尊　天子。撫諸侯。天下鞬櫜。四海安堵。偃武修文。仁漸義摩。於是乎人始知有聖人之道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野中氏。產南海之濱。起武弁之家。與一二同志。講究正學。施之政事。而其效如彼。非特俗儒記問之倫也。其居喪遵禮。三年不弛。卓然自立。拔乎流俗。遂至倬邦人往往有執喪者。雖世人之化有所使之乎。亦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余考南學傳。小倉三省實爲野中畏友。而尾崎・曾我・町三氏之志學勉禮。蓋由二子教導之力。今敍其大畧。使尚友者攷焉。其傳曰。小倉克。字政義。三省其號也。一說云。三省亦字。稱彌右衛門。至性純孝。容色愉婉。躬行節儉。褐布蔬糲。而散儲積。闢窮乏。畧無吝色。其父政康稱勝介。爲土佐國老。執政多年。克襲父職。以忠誠聞於郡國。食祿千石。其君欲加級。克辭之。聲色臭味。無動其心。慨然以安斯民爲己任。嘗自誦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書廳壁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其爲政嚴而愛人。尤愼刑獄。賞罰不私。開言路。通壅塞。虛己容人。人亦樂盡其謀慮。興水利。闢田野。

甚有成績。識者比之鄭子產。克自少博覽經史。尤留心宋儒。涵養窮理之說。喪祭之儀。據朱子家禮。誘導後學。爲海南儒宗。承應元年甲午夏。執父之喪。哀戚踰節。水漿不入於口數日。羸瘦毀瘠而疾作。親故門生。匍匐救之。醫藥無驗。秋七月癸卯遂沒。年五十有一。邦君巨室。甚悼惜之。百姓涕泣。如失父母。大高季明曰。三省先生既老。宜處禮之權。何爲哀毀滅性。以取不勝喪之過乎。朱子有言。語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今竊倣其語曰。三省之孝。孝而過者也。三省之過。過於孝者也。以上南學傳

愚按。三省之篤孝純至。誠爲難能。而大高氏之言。亦可謂篤論矣。禮五十不成喪。不致毀。不成喪。據喪大記。荀子大略篇。不致毀。據曲禮上篇。雜記下篇。經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毀不滅生。此聖人之正也。孝經親章喪記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檀弓下孔子曰。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雜記下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檀弓上○鄭玄曰。爲曾子言。雖繼故以禮抑之。由是觀之。聖人之意可知也。孔子語禮之本。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小過之象曰。喪過於哀。世道陵遲。固宜抑薄從厚。雖然。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二句檀弓所載孔子之語。余於是篇錄兼山而略三省。竊恐。耳學之徒。以三省爲日實。遂至閉戶而廢食也。嗚呼。三省之孝。不爲无過。觀過知仁與夫

居喪不哀。飲酒食肉者。賢不肖之相去。豈可同年而語哉。

又按。兼山甚惡佛氏。禁火葬。至使邦人百年之久。不復知有焚尸之慘。不忍於人之政。可謂其利溥矣。當時會津源侯亦有此舉。見山崎嘉所撰墓碑。至今邦人賴之。夫兼山特侯國之臣耳。其化止於一國。固其所也。會津侯以親賢。入相江戶。爲大政於天下。而僅能行之於封內。是憂世之士所深惜也。雖然。會津士佐之政。人皆以爲美談。可以庶幾韓魏公鎮并州。程伯子令晉城之遺意矣。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察御史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期年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燕而揚之。國制令貧无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買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勸守臣。揚言。漢見聞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日知錄)伊川程子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晉俗尚焚尸。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俗信之。而先生去後。鄰官有毋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覩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

維昔素戔嗚尊之制。於中原也。以被爲藏尸之具。見上說者謂。被之爲木。理之能不腐朽。夫太古之世。巢棲穴居。習俗是常。(紀神武紀。本句揮日本而爲著生定此送死之決。比化者无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恢恢乎。孟子共後

天子之葬有石槨。姓氏錄曰。石作連。火明命六世孫建賞利根命之後也。垂仁天皇。爲皇后日葉酢媛。作石棺獻之。因賜姓石作大連公。日本紀。天智帝每制。丁卯歲。二月戊午。葬皇極天皇于小市岡上陵。皇太子謂群臣曰。我奉遺勅。憂恤萬民之故。不起石槨之役。費永代以爲鑑誡焉。

蓋神州位東方。仁厚之俗固爲然。欽明朝。佛法西來。海內靡然嚮之。而荼毗之教。尚未行於世者。百數十年。亦仁厚之俗。難遽變故也。文武帝四年。僧道昭死。道昭河內國丹比郡人也。俗姓船連。父惠釋少錦下。孝德帝白雉四年。道昭隨使適唐。從玄奘三藏受業焉。死時年七十有二。天皇甚悼惜之。遣使弔賜。弟子奉遺言。火

葬於栗原。世傳云。火葬畢。親族與弟子相爭。欲取其骨。飲之。飄風忽起。吹灰骨終不知其所。時人異之。天下火葬。從此而始矣。續日本紀 此雖方外之徒。與凡民有異。然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宜爲之厲禁。而時好之所趨。唯佛法是崇。是信。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奉而行之。至如 持統帝荼毗火化。 淳和帝碎骨散野。則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後世因循。火葬爲禮。議禮者莫敢正其失。可勝歎哉。幸茲秉彝。極天罔墜。剝盡而復。時運文明。世之有資者。率皆安葬。往往有明君賢相。設之厲禁。又有大儒碩學。爲之教諭。則雖未能遽及天下。然自家而鄉。自鄉而國。使四方視傚。其於哀死慎終。與禮教。厚民俗。豈曰小補之哉。但都會之地。地狹人衆。塋域不足。以容柩。材木不足。以供用。是以中人以下。皆便火化。是則在當路者所以處置之耳。嘗聞江戶有化人亭。亭主以焚人屍爲業。喪家託之火化者。欲斂其遺骨。則亭主就其平日所焚骸骼累累者。收拾少許。盛瓦器。以授之。不復辨其親與他人之骨也。嗚呼。慘虐之極。無復人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列子言。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列子又言。越之東有趙本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殆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適成爲孝子。此皆言殊方異俗。去人倫無禮義。近於禽獸之行耳。 荀子言。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累也。而憂其不焚也。楊倞注。氐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 據此。則浮屠荼毗之教。亦出於西戎愚惑之習俗。豈可施之君子之國。禮義之邦哉。近世大儒。有爲之說者。曰。火葬易簡。便於貧民。當今

之世。悉行葬禮。則地狹人衆。塋域無所給。材木無所資。火葬之行。千有餘載。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則不必遽改可也。此墨子所謂。便其習。義其俗者。蓋實仁義之道也哉。夫禮稱家有無。苟無矣。收手足形。旋葬無棺。不猶愈於舉尸柩而付之烈燄者乎。地狹人衆。不有所謂義冢者乎。山澤有厲禁。斧斤以時而入焉。則材木不可勝用也。且養生喪死而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今知火化之爲不仁。而猶姑爲之云爾。不啻爲苟且之甚。亦非君子忠恕推己及人之意也。生民無知。死者何罪。炮烙焚如之刑。施之父母骨肉。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者。無它也。佛氏之說有以熒惑其良心也。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志士仁人以新道自任者。豈能恝然於此耶。欲審究火葬之害。則自宋以來。諸儒具有成說。而黃東發名震之言。尤爲深切著明。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淨潔。在城外西南隅。可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圖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燄。日如[illegible]以棒碎撥以燔以炙。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每念草絕。人微位下。遽起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撮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illegible]彰聞寃魂。洪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擇寺僧養覺陳乞。爲之備申大使府。蓋亦本此亭之業。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賜。行下本司。勒令監造。急於星火。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根。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敢以焚人不可之事。百拜爲大使府告。震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下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擗踊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戰慄之身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人道。雖下蠻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戰慄之身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上。或者上。或實未可知。然謂之殯。則因可知也。楚子欲葬靈師。子西戒不可殃。既徹葬。人之烟。猶於上。所不忍也。衛人揚觴離。定子之墓。殃。焚之於平莊之上。哈開闔以來之所未有之怪事。田單守即墨之孤邑。殘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之奮死。則裏用其古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之涕泣。怒十倍而齊戮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尸。爲人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

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田此詭計。以誤敵也。人子以此奉親何耶。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耳。辜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故叛。陸賈明其不然。乃服。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辜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酷吏尹齊爲淮陽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記去淫者虐不法。其尸飛去。夫欲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也。廣川王劉去。共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田其尸。皆燒爲炬。不待盡燒。人已醉之死。王葬作焚如之刑。焚陳及良等。葬亦旋誅。滅。童卓。清亂天下。既誅。灶其尸腹爲炬。爲灰。去與昭信。旋亦誅矣。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割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夷狄之陽。而忍爲此也。其餘誰忍爲之。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疾。焚其衣冠。戰之。因以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玄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而焚之。上聞骸骨。慘虐之門。既闕。以施之極惡之人。然非治世之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不忍。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讀亂誅。闕。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亂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復往往拾其遺燼。而弃之水。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鵬。嚴道育。既誅。戒火邪。烈燄。揚灰於河之散智也。慘甚矣。而或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人自焚王也。今之嚴道者。戒火邪。自焚耶。子孫焚之耶。佛者夷狄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夷狄邪。滔滔流俗。誰與易之。有欲識者以爲火耶。自焚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網人之利。傷風敗俗。莫此甚。天幸廣之。何可與之。欲識望鈞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辜。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今後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存念死生。轉移風俗。實非小補。

嗚呼。喬戎無父無君之教。至焚人而其毒極矣。當路者立法以爲之禁。無力者立言以辨其惑。庶幾乎其可也。

尾崎喜內

尾崎直重。稱喜內。世仕土佐。享厚祿。爲人謹愿良實。寡言敏行。鄉邦稱爲善人。待物寬恕。處事平易。自生至死。操如一日。萬治二年。己亥秋九月病沒。年五十有餘。直重少居小倉克之門。崇尚經術。勉蹈古禮。嘗執三年之喪。悲哀轉甚。

曾我直之

曾我直之。號晚亭。稱陸兵衛。嘗聽諸先儒教誨。講小學·四書。力究家禮。葬祭全依禮。不敢同流俗。寬文六年丙午秋沒。年五十有餘。

町喜兵衛

町定靜。稱喜兵衛。爲人豪宕有大志。明辨卓異。有專對才。勉文學。脩武備。久從游小倉野中二子。通小學四書。近思錄大義。仕士佐。當權要掌機務。野中沒後。坐朋黨。而黜。遁去隱於丹波大江山下。變姓小原氏。號蓓窟子。尙友古人。從容自適。二十餘年而終。年七十有餘。初其居喪也。不敢違國制。越二月就官職。歸家素服食。凡二十五月。本注云。南國仕士執喪。率皆如此。○以上南學傳

磯部勘平

磯部勘平。久留米人。行三年之喪。見野中條下。

補。磯部勝文稱勘平。別號豫齋。父勝正稱新右衞門。但馬柳瀨城主山名豐直之族姪也。柳瀨在磯部莊。故以磯部爲氏。事豐臣氏。有勇名。豐臣氏亡。事久留米城主有馬氏。更氏津田。其女入城主宮貴幸。有子。立爲世子。由是數會勝正。遷官加祿。皆辭不受。謂外戚獲撫仕。非國家福也。於是舉勝文。授之祿。其母嘗戒之曰。愼勿受物於人。不特己生私心。亦使人專尙貨賂焉。勝文自幼侍君側。歷仕三世。賜祿三百石。重被任使。寬文中。城主幼。委政老臣。時政尙節儉。禁家士奢侈。適勝文當要路。專任其事。上書老臣。論政事得失。皆當時急務。尤以開言語知下情爲治國之要。遂因其言。置匭城外。以取民言。後爲永制。勝文好文學。尙廉潔。以新蒙拔擢。不欲多費稟給。所賜或辭而不受。遭災厄。亦不敢仰救濟。是以家甚貧窶。然居常繕修兵器。蓄黃白金。以備不虞。以寶永三年病沒。子孫世祿不絕。而同藩人至今。往往傳誦其賢云。久留米木村重任嘗來游水戶。重任磯部氏之姻戚。故詳其行狀。因寫其家所

安云。我國以下十一字。與先生平生所說。有不同者。蓋姑從大高氏舊文耳。

（藏文書數通來示。適繁其梗槩。以附于此。大保癸卯會澤安識。）

大高季明曰。我國人。稟資本薄。情亦不厚。强執古之喪禮。而贏敗致死者幾人。故我祖考遺命曰。必須操縱古今。以計其宜。不要强行古之喪禮。又曰。喪祭之禮。不能固執。須因時之宜。從來士大夫之家。事事不得不從。　國制。不可必泥古者之迹。又曰。居喪素食。　國朝之制。僅五十日。可謂甚薄矣。倍之而百日。二倍而五月。其執父母之喪。或三月。或五月。是猶不可爲厚也。然有　國朝之制。雖加一日愈於已。抑五十日後。縱出服公事。退朝素食。可三五箇月。若與遊宴賀饗。則當在二十五月之後也。芝山會稿。喪祭記

按。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宣元年　庶人三年不從徭役之事。王制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雜記曰。三年之喪。既祥而從政。鄭玄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　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曾子問〇練小祥也。朞而小祥。旅衆也。鄭玄曰。不羣立。不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鄭玄曰。致事。還其職位於君。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曾子問〇鄭記。

此皆語禮之正也。喪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鄭玄曰。此常禮也。正義曰。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不羣耳。君諸侯。王天子也。既可並立。則諸侯可言於天子之事。而猶不自私言己國事也。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也。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爲常禮者。鄭以下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

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鄭玄曰。此權也。弁絰帶者。喪服輕。可以即事也。正義曰。庾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俟卒哭。乃身服上事。蓋六君言王事。謂言公所訪建。而已。王政未入於國也。案。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是權禮也。此蓋後世權宜之制。先儒以為。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也。陳澔集說。蓋本鄭注。然觀下文曰。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與論語所謂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者。不同。則記者所言。亦當時禮變耳。雖然。後世多事。欲起三年喪禮。宜從此義。町氏居喪。不敢違國制。越二月就官職。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之遺意。而在家守制。素服素食。以終三年。南國仕士執喪。率皆如此。則三省兼山為斯厚於後世。居今反古。其所以處禮之權者。可謂精矣。今之士大夫居喪者。可以為法。昔者漢文帝遺詔短喪。人君喪紀之變。自此始也。而臣庶之喪。不為制禮。而聽其自行。或厚或薄。顧炎武曰。鴻武安傳言。欲以禮為其服制。以興太平。是知漢初未立服制。史書所記。公孫弘後母卒。服喪三年。史記本傳 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漢書本紀 原涉父死。行喪家廬三年。緣是顯名京師。游俠傳 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並後漢書本傳 鮑昂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鮑永傳 薛包為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劉宣淳于傳 此從其厚者也。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事後母孝謹。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書本傳 此從其薄者也。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母卒。皆吐血

毀瘠。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少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後漢書本傳 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後漢書同 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宣爲丞相。弟脩爲臨菑令。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脩遂竟服。漢書本傳。宋書禮志曰。宣卒以此獲譏於世。是則喪禮見貴常存矣。 此一門之內。而厚薄各從其意者矣。然哀帝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漢書本紀 應劭言。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遷舉。揚雄傳注 是其所以訓之臣庶者。未嘗不以三年爲制也。日知錄 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終寧。庶人復除繇役。大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爲成比也。以上並宋書禮志 晉人尚曠達。名教殆廢。而居喪不遵禮者。每爲清議所排擯。唐宋以來。丁憂者不得仕官。婚嫁聽樂。歐陽永叔曰。禮之失久矣。喪禮尤慶也。今之居喪者。唯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其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

其遂廢矣乎。除人君之外。三年之喪。遂爲天下通制。唯宋世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而當時愛惜人才。有奪情起復之事。而有志之士。奉皆固陳不起。以終喪制。或亦有銜恤服官。公事之外。悉依喪制者。及至明氏。三年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爲國典。據日知錄。謹案。皇朝定令。三年之喪。降爲一年。周期之喪。亦爲五月。自茲以下。皆有降殺。而其予奪之數。凡職事官遭父母喪。並解官。自餘謂非重喪者。皆給假。夫及祖父母。養父母。外祖父母。三十日。三月服二十日。一月服十日。七日服三日。假寧令 此言地自非二親之喪。假限已滿。便起視事。不得去官持服。以曠職事。唯父母之喪。創鉅痛甚。故一年之間。解官去職。以伸其情也。凡百姓遭父母喪。並免期年徭役。賦役令 此亦王制三年不從政之遺意。所謂君子不奪人之喪者也。凡遭重服。有奪情從職。並終服。不弔不賀。義解曰。謂不弔賀吉凶也 不預宴。義解曰。謂雖是公會。亦不得預。凡凶服不入公門。義解曰。謂諸凶服者。綾麻也。公門者。宮城門。及諸司曹司院。其國郡廳院亦同。 共遭喪被起者。朝參處亦依位色。在家依其服制。並廣隋制令書○按 禮儀志曰。凶服不入公門。朞喪已下不解官者。在外曹。緦緣紗帽。若重喪被起者。卑親下緦。若入宮殿。及須朝見者。冠服依百官例。又曰。齊衰心喪已上。雖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非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不預宴。小功已下。假滿依例。蓋皇朝本此歟。 之禮。專遵唐制。而損益之。此禮也。唐因隋。而皇朝 誰謂古者之道。不即人心哉。公平傳 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律嚴大義。罪莫重於八虐。八虐。一曰。謀反。謂謀危國家。二曰。謀大逆。謂謀毀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僞。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父母。伯叔父。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蠱毒。厭魅。若毆告及謀殺伯叔父。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六曰。大不敬。謂毀大祀。及御大祭。及御大祭之物。乘輿服御之物。

服御物。造及僞造神璽。內印。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牢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對揚詔使。而無人臣之禮。

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就養無方。出告反面。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情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棄。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八虐。

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居父母喪。身自嫁娶。皆謂首從得罪者。若其獨坐主婚。男女即非不孝。所以稱身自嫁娶者。以嫌主婚不同八虐故也。其男夫居喪娶妻。合免所居官。女子居喪爲妾。得減妻罪二等。並不入不孝。若作樂者。自作遣人等。樂謂擊鐘鼓奏絲竹。鉦磬塤篪。歌舞散樂之類。釋服從吉。謂喪制未終。而在十三月之內。而釋去縗服。吉服者。

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依禮。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而問。故。父母之喪。創巨尤切。聞即崩殞。擗踊號天。今乃匿不舉哀。或簡擇時日者。並是其詐稱祖父母。父母死。謂祖父母。父母見在。而詐稱死者。若先死而詐稱始死者非。

奸父祖妾。八曰。不義。謂殺本主本國守。見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位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夫者妻之天也。恩義既隆。聞喪即須號慟。而有匿哀不舉。居喪作樂。釋服從吉。改嫁忘憂。皆是背禮違義。故俱爲八虐。其改嫁爲妾者非。

凡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侍。委親之官。在父母喪。生子及娶妾。在父母喪生子者。若父母未亡以前懷胎者。雖於服內而生者。不坐。縗除服以後始生。計胎是服內而懷者。皆依律得罪。其娶妾者。各准十三月內爲限。

兄弟別籍異財者。免所居官。謂居喪未踰十三月。兄弟別籍異財。其財不相須。並合免所居之一官。○並名例律。

居父母喪而嫁娶者。徒二年。法曹至要抄引戶婚律。父母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徒一年半。文引職制律。

聞父母喪。匿不舉哀者。徒二年。同上詐稱祖父母。父母死。以求假。及有所避者。徒一年半。文引詐僞律。

聞夫之喪。匿不舉哀者。徒二年。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者。徒一年半。文引職制律。

居夫喪而嫁娶者。徒二年。文引戶婚律。

由是觀之。皇朝短三年之喪。而爲周期。專因風俗人情。以爲之節。取其可通

行于天下愚夫愚婦者。亦至親以期斷之義。而不加隆焉耳。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比諸三代漢唐之制。雖似失於薄。然其所以崇風教。正倫理。篤恩義者。未嘗不存乎其間也。至如近世之制。五句忌服。諸事與平生不異。獨不與神社之事。一年之服。徒存空名。則叔季失禮之尤者。而非　皇朝之舊章也。夫父母之喪。仕者解官一年。庶人免期年徭役。著在令甲。見上。但徒流在役。而父母喪者。義僧云。謂在鄉而喪者。給假五十日舉哀。祖父母喪承重者亦同。並不給程。義解云。謂不聽出禁所。父母亦不得從喪。餘條稱不給程者。皆准此例。獄令○然則給假五十日舉哀者。刑餘罪人之喪。至辱之道。豈足爲天下之通喪也哉。元祿中。常憲公命大學頭林信篤。改定服忌令。而至于今遵用之。信篤所脩。率依吉田卜氏所傳神祇服忌令爲定。頗有與　皇朝舊令不合者。先是明曆二年。林春齋卽信篤之父。丁其母荒川氏憂。自錄其居喪大略。名曰泣血餘滴。其母以三月二日歿。是書四月八日成。其言曰。　本朝之制。父母喪服。以一年爲限。故遭親喪者。一年解官辭職。近世唯以五句爲暇。謂之忌中。而已。妻服三月。暇二十日。故家君旣除忌發喪。祖母服五月。暇三十日。春信春常等。皆春齋之子。亦明日可除忌也。舜水評云。可除忌何說。旣言五月服。則明日乃三十一日所除何忌。余及春恵。至今月二十二日。旣過五句。則從俗禮。以詣執政。受其旨。而後可入　公門乎。旣入　公門。則可食肉飲酒。而脫凶服乎。觀此言。則一年之服。其廢已久。時人雖父母喪。不知制服。春齋考家禮諸書。以意爲之。詳見泣血餘滴。而五句之忌。亦非始于

元祿之令也。未知當時　國家所用。果爲何令也。意者中葉以降。喪紀久廢。世鮮知禮者。而祀神饗鬼。　國俗所尙。有喪者不可以與祭。則服忌之制。專奉太常家令。及至林信篤。因之以損益。遂爲天下達禮耳。蓋今之所謂忌。乃古之給暇也。古者父母之喪。持服一年。故別無給暇之文。一忌之爲言。忌諱之稱。謂暇爲忌。亦非太常家言乎。按延喜式。凡禰宜・大內人・雜色・物忌・父・小內人。按皆伊勢巫祝官稱。遭親喪。不敢觸穢。及着素服。四十九日之後。祓清復任。其服闋之間。侍候外院。不預供祭物。亦不參入內院。傍親服中亦同。○神祇式第四伊勢太神宮條○按續拾遺和歌集載。祝部成茂喪其父允仲。歎社中習俗不得着服。作歌曰。

加幾利阿禮波。和禮登波曾迷奴。布治古呂毛。奈美多濃伊盧仁。嘔加世天曾機留。其詞意極哀。而巫祝之俗。多以忌諱。準如此。今服紀有名而無實。蓋亦巫風之遺也。吉田二位兼敬曰。諸社服紀不同。我家所傳。自爲吉田家禮。非朝廷之制也。見國喪正議。然則神祇道服忌令。所謂父母服一年。忌五十日者。獨爲巫祝所守。本不可行之於天下。蓋神道尙清靜。韓退之語。故齋者不問病弔喪。雖古者三代之禮。亦莫不然。而吉凶不相干。故喪者不祭。天朝敬神。而民俗尤貴潔白。巫祝家謂初喪爲忌。不祥之稱也。是以有祓除之事。然至其以死者爲凶穢之物。避而不敢觸焉。則雖巫祝之所獨爲。亦可謂已甚矣。此非太古顓蒙之俗。則夷貉倍叛之道。禮記。子遊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喪之。設夷衾。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匪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注云。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恐太古無禮之時。人多如此。於是抑下原聖人所以制禮之初意。止爲使人勿惡勿倍而已。後漢書東夷傳曰。濊古朝鮮之地。俗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日本紀曰。皇極天皇元年夏四月丙戌朔癸巳。百濟大使翹岐將其從者一拜朝。五月乙卯朔乙亥。翹岐從者一人死去。丙申。翹岐兒死去。是時

鬼岐與妻、與忌兒死、不果臨喪。凡百濟・新羅風俗、有死亡者、雖父母・兄弟・夫婦・妹・妻、不相見、以此而觀、無慈之甚、豈別禽獸、按今蝦夷甚強死、多所忌諱、大抵夷俗如此。非仁人孝子之所忍聞也。近世無學之徒、遂以初喪忌中爲凶穢不祥、而不知居喪之道、以哀戚思慕爲本。古者謂喪爲於茂比、歷代和歌集、多有此語、於茂比之爲言、思慕也。喪日本紀・丘仁私記・讀、諸國字訓詁家譯喪字曰茂、亦於茂比之義、從省也、且夫古人哀死慎終之厚、更傳所載、略可考見、而傷近和歌、頗有可以感發人心者、又不可不讀焉。如喪服之制、則古者有藤衣、相傳、其布治藤織造。按續千載和歌集、左大臣居母喪詞、有麻衣之語、據此、則其用麻布者、亦通謂之藤衣乎、可考。其色蓋用黲素、似亦有濃淡之差、以別親疎輕重。古歌云、須美曾迷能、毛字須幾毛、美留登幾波、加佐禰天毛能曾、加奈之加利計留、又云、美和多世婆、美那須美曾迷能、古呂毛天婆、多知爲通都計天、毛能曾加那之幾、又云、宇須久古久古呂毛能伊呂波、加波禮登毛、於那自奈美陀能、加加流曾天加那。雖不必悉合於齊斬・功總之制、然其以故興物、吉凶相反、所以使悲哀之心、疾痛之意、有觸於目而常存者、亦未嘗不同也。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左氏昭傳九年　蓋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故先王之制禮也、人爲之節、哀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故以下樂記　詩曰、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檜風素冠章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哀麻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聰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食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家語・荀子　夫　皇朝雖不行三年之喪、而爲父母服一年、凡十三月、不數閏。若有釋服從吉者、處以不孝之罪、則喪制未終、哀麻在身、不肖之

人。亦不宜有公然飲酒食肉者矣。今則不然。除忌之外。八虐不孝之律所云。嫁娶生子。忘哀作樂。及兄弟別籍異財之屬。皆　國法所不禁。故禮壞俗頹。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凡以下。大戴禮察篇。漢書賈誼傳。）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家語五刑解。又大戴禮盛德篇。）夫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妙。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類非俗吏不知大體者之所能爲也。而大臣以簿書不報期會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固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是古今之通患。而賈生所以長大息也。服忌之令。頒諸天下。而父母之喪。以五旬爲忌暇。雖有悖於舊令。而服紀之數。率因古制。然自喪禮久廢。鮮制凶服者。有司之法。亦無有釋服從吉之禁。徒存空名。而已。雖然。幸其名之未亡。得以考其實。而興其制。當路者苟存心於風教。則當再興喪禮。專遵　皇朝舊令。以近民俗。凡其喪服。麻棉絹紬。生熟素黲。隨宜制之。略殊粗細。以爲服之輕重。爲父母服一年。自餘皆有降殺。而父母之喪。仕者一年解職。（若有奪情被起者。終喪不弔。不賀。不與宴。公門之外。不得釋內服。）庶人期月不從徭役。凡婚嫁聽樂之屬。申明古法。以嚴其禁。如飲酒食肉。有教而不設法。止當禁忌中。禮教稍行。則自恥而不爲矣。若夫篤孝

純至。不慊乎一年者。當心喪三年。然而三年之喪。未可遽强諸天下人人也。以俟後之君子焉耳。嘗聞。　文昭公嗣位之初。有疑於元祿服忌之令。乃問侍講學士新井君美（白石先生）以和漢古今服制。君美具錄爲書。且作圖上之。未及改定。而　公卽世。（事見國典正義）可勝惜哉。方今之世。在上之人。無議禮者。則在下位者。固不能敢踰。　國家典章。雖加一日猶加乎已。與古之人莫之禁。而不爲之者。大有不同。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殆有甚於司馬溫公所言者。（溫公之言。詳見書儀。朱子小學外篇朱之。）而士君子欲行三年之喪。亦不得上踰。　國典。下違鄉俗。則舍町氏居喪之法。將何以哉。晉武帝曰。人子情思。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又曰。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晉書禮志）司馬溫公曰。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卽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書儀）二者之言。雖皆有爲而發。然行心喪者。宜體此意。草廬吳氏曰。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表暴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讀儀制考序）愚嘗讀此。蓋三致思焉。昔年我立原先生居蘭溪君喪。（諱萬。字伯時。傳甚五。邸報考館編修總裁。）五旬除忌。俯就　國典。而在家自守禮制。宴會之類。以他爲辭。避而不與。身無服。而心持喪。以終三年。內實自盡。而外不敢表暴於人。其所以訓門人。亦率如此云。

川井正直。稱與左衛門。京師人。家世業賈。（居銅駝坊室町。賣布袋屋。）年垂五十。始志於學。受讀小學之書於山崎嘉。（按。南學傳曰。正直曾聽關齋之談。深信之。手寫四書集注。小學句讀。後與來川一貞谷松交。欣然低頭。聞性理之論。）乃悟往日之薄於奉親。赧然恥悔。謹身節用。務致父母之樂。正直自少既酒。父母憂之。至是不復少飲。凡平生所爲。違父母意者。靡不自禁止。父母大悅。正保丁亥春。父有疾。正直日夜不離其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饋饌必自執。中帑廁牏。必躬浣滌。起坐出入。扶持之如奉盈。不欲人之代己。更歷寒暑。未嘗有懈。後二年父遂死。正直哀戚踰節。饘粥絕口。喪紀遵朱子家禮。斟酌而行之。屋後有一小舍。居之以爲喪次。非省母。不敢輒出其戶。家事悉委妻子。無復所問。唯昕夕之奠。以致己力。如是者。既十有九月。而母又死。其禮皆不降於前喪。哀痛毀瘠殊甚。通二喪凡四十有餘月。愈久愈謹。恆有憂色。初父死未葬。父之故舊與浮屠氏謀。欲以火化。正直憂之。夜竊送櫬。躬自埋築於紫雲山。妣亦卒祔。當是時。都下鮮有以禮居喪者。多口訕之。正直不以爲意。斷然行之。自此之後。往往有行三年喪者。（孝子傳）比隣感化。皆知尊其親。嘗有一男子。不順於其父。來訴其父不慈。正直聞而不答。泫洏涕下。男子驚問故。正直曰。汝言似梟鳴。甚不祥。可速去。曰。噫。願示喻。曰。汝造敝廬。足也。汝足孰得而運之。告訴不慈。舌也。汝舌孰得而轉之。無一非爾親之遺體也。以枝傷本。骨肉相噬。官府之所棄市。天地之所不容。不祥莫大焉。語畢復泣。男子憮然自失。叩頭謝罪。歸家卽日改行。其父大悅。見正直拜曰。殆失吾兒。今而有兒。

是杖者之賜也。正直曰。可人也。徒不學之過耳。古人有言。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宜念之。南學傳

後十餘年。厭逐末之業。遯于東山。鶉衣躬耕。環堵蕭條。日以誦經講學爲業。孝子傳・南學傳・友人稱爲東村翁。時年六十餘。其慕父母益切。嘗語同志曰。吾平生無他工夫。凡動靜語默。取舍予奪。一欲使遺體無受汙辱之名爾。所以寡大過也。又曰。知人固難。然觀其愛父母否。則可以知其大畧也。或有不祀父母者。正直責之。其人曰。吾非不欲祭。家貧不能備物。正直曰。人各有分。小人之祭。何必備物。苟知所敬。雖以菽三粒。可也。豈不賢乎已哉。子弟來謁。必先說之以事父兄之目。曰。如此。然後可以爲人之子弟也。其與人語。及其父母。必流涕。學者皆曰。是眞錫類之孝也。延寶四年。信濃守永井某欲見正直。正直不往。某乃寄書贈詩。以致景慕之意。明年春。正直寢疾。至其秋七月少間。正直悅甚。家人曰。翁疾未瘳。悅甚何也。曰。今月十七日我先妣忌辰也。將値是日於未瞑之前。不亦悅乎。其終身慕父母如此。是歲十一月六日。沒于村舍。年七十七。遺言葬于先塋之傍云。孝子傳

大高季明曰。東村翁嘗語予曰。居恆夙興靜坐。敬念父母鞠育勞苦。如此成人。又恭顧大君德澤洽溥。如此遂生。吁嗟。皇天后土。俯仰罔窮。此恩何以得報之乎。念之顧之。未嘗不潸然洒淚也。彼不孝不忠之徒。復獨何心哉。此翁不幸頻失父母。前後執六年之喪。無愧於東夷之子。內有其實。故其言亦切矣。芝山會稿

忠孝規

按。東村居士。初年酖酒。雖未必至不顧父母之養。然其遺父母之憂則有矣。及中年。聞諸儒講聖賢之書。則愛親之心。油然莫之能禦也。生事愛敬。死事哀戚。殆超出古今。雖至性之使然乎。學問之功亦大矣哉。大高清介之傳南學也。兼山以下諸子居喪。不繫年月。今無所考。東山居士之事。伊藤子所錄孝子傳頗詳。正保四年。丁亥其父有疾。後二年遂死。云云。則其居憂。實慶安年間事也。當時京師鮮以禮居喪者。而居士獨犯譏笑。斷然行之。爾後往往有執喪三年者。則可謂爲斯厚於後世矣。愚以爲。居士善居喪。不特爲京畿儒者首唱。而士佐諸名士。恐亦未能或之先也。按。兼山與小倉三省友善。而三省之丁憂。在承應甲午之夏。去慶安元年戊子。凡七年。兼山之居喪。與三省未知其執先後。雖然。居士之學。出於闇齋。而闇齋之學。出於兼山。且士大夫之世仕侯國。不能不隨國俗。其勢與處士異。而數君子能行古禮。斯足以異也。夫居士前後執六年之喪。愈久而愈謹。恆有憂色。免喪之外。終身慕父母。大高氏謂。無愧於東夷之子。知言哉。此篇所主。在居喪一節。故雖功烈蓋世。道德師人者。其他行事。率隨省畧。但述其梗概。以爲尙論之地耳。於居士。特及其平生之詳者。蓋有微意存焉。

錦里先生

木下貞幹。字直夫。稱平之允。京師人。先生後仕麾下。然其居喪蓋在處士之時。故載于此。生而穎悟。年十三作太平頌。才名動天闕。嘗從人遊江都。或薦才於大猷公。時爲猜忌者所貶抑。不得志而歸。屏跡讀書於東山。殆二十年。聲譽溢于海內。加賀國主。好學愛士。乃卑禮厚幣以招之。使者累至。後應

共聘。列國侯伯。多欲接見之。皆辭不往。及常憲公襲位。辟入幕府。修國史。屢侍講幄。恩賜優渥。貞幹嘗受業於藤原肅之門人松永昌三。門友如貝原篤信。安東守約。皆推爲先達。貞幹學無所不窺。弟子頗衆。如新井君美。室直清等。最著。元祿十二年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病終于家。年七十八。遺言以孝經一卷。殉葬。門人私謚曰恭靖先生。順菴錦里。敘慎齋。薔薇洞皆其別號也。貞幹天性至孝。事父母。極致色養。友愛兄弟。共被連床。父母沒。行三年喪。撫育兄弟子。猶己子。（男寅亮所撰錦里先生小傳）門人新井君美挽詩曰。老去還爲遊子吟。首丘猶在故山岑。寢苫已泣三年血。負米空傷百里心。黃潦蘋蘩江水隔。青霜松柏隴雲深。孤魂應慕長安路。西望遙天落日沈。自註云。先生性孝友。嘗居父母喪。泣血三年。見者爲之悲酸。方其官達在江都。常恨去先壠之遠。歲時祭祀。未嘗不盡其誠敬也。

按。錦里先生居喪。據白石詩考之。蓋其在京師時事也。白石之詩。善形容其篤孝之心。故錄焉。又觀其遺命以孝經殉葬。則益足以知其平生踐履之實矣。

仁齋先生

伊藤維楨。字源佐。（初名維貞。字源吉。通稱源七。）京師人。家世住堀川東街。廢著爲業。維貞幼而深沈不嬈。有異常兒。甫十一歲。就師習句讀。初授大學。讀治國平天下章。曰。今世亦有知如許事者耶。稍長覃心于伊洛之學。自揭誠修二字。以自警。俄罹羸疾。終日傍几。不出門庭者。殆十年。鄰里或不知其面。時儒學未盛。學者專以詞賦記誦爲務。而希講道學者。親舊知識。多勸爲醫

易。佳。催督甚苛。維楨耳若不聞。附宅於仲弟。僦居讀書。既而歸家。嘗疑宋儒性理之說。甚驚於高妙精微。乖孔孟之學。參伍出入。沈吟有年。乃謂大學非孔氏遺書。及明鏡止水。沖漠無朕。體用理氣等說。佛老之緒餘。而非聖人之旨。始開門戶。接延生徒。時人疑信相半。持論紛拏。維楨專以繼往開來自任。毀譽利害。恬而不問。時年三十六。始草定論孟古義及中庸發揮。及晚年。論著頗多。最善講說。從容饜飫。聽者竦動。搢紳家虛左以待。士庶往來過京。稍有志者。莫不願一識其面。一聽其講。資質寬厚和緩。人不見其疾言遽色。不爲詭激之行。以取駭異。無貴賤少長。接之以誠。不修邊幅。雖粗鄙暴悍者。一再相見。未嘗不薰然心醉也。投刺來謁者。著錄凡三千餘人。家又屢空。而處之怡然。及大義所關。雖誘之以萬鍾。而不可奪也。

寶永二年乙酉三月十二日。病終于家。年七十有九。門人私謚曰古學先生。初延寶癸丑五月。京師大火。其家遭災。僑居于京極大恩寺。先是其母患膈噎。奉養愼至。引至三年。時肥後國主幣召。以侍養無人辭。是歲七月十一日。其母沒于僑居。臨終合掌作禮。謝其孝養之篤。見者感涕。維楨服朞喪。（按。時年四十七。）是歲越前少將欽其名行。將致使幣海物。左右言。源吉方居母喪。甘旨之味。恐不肯嘗。侯曰。獨不有父在乎。乃賜之使供祖考。及冬宅成。明年九月十日。其父亦沒。服喪通前凡四年。及丙辰之歲服闋。十月始開講論語。行其除父服也。作和歌曰。美登勢登天。瑳多迷之加孺能。加岐利奈禮婆。計布奴幾須都留。布治古呂毛加那。安藤爲章

曰。仁齋以議程朱負譏當世。余在京師一二接見。聽其講書。多所警策。願其爲人可謂躬行君子也。其平生作和歌。特出感興之餘。而無所華飾云。（年山紀聞）

按。仁齋先生之學術。明者自有定論。但其恐諸老先生高妙精微之說。其弊遂至於遠人爲道。又愍時之學者重叛朱。而不厭叛孔。是以始立一家之言。其所講明。莫非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旨。而世儒之議程朱者。假此爲嚆矢。珍家小說。紛然蜂起。左袒伊洛者見其如是。乃謂學術之壞。仁齋作俑。甚至下比諸近世輕薄之徒。大言無實。釣名要譽者。抑亦寃矣。安藤氏之言。甚得其實。其平生言行。行狀所載。班班可考。奉親家居。致其孝養。不忍就大國之祿。以曠其定省。居喪四年。（禮父在爲母朞。故母沒服期。喪。毒喪父。服喪三年。）謹守禮制。觀其除服和歌。亦先王制禮。不敢過焉之意。可謂眞儒者。非耶。至如母氏臨終。合掌作禮。謝先生孝養之篤。則不啻當時見者感涕。而後之聞風者。亦莫不興起矣。讀此而不三復流涕者。非人子也。先生嘗曰。不能使父母無憂者。不可以爲人。不能使父母悅之者。不可以爲子。（童子問）蓋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而先生能言而踐之矣。昔呂東萊居喪下帷。陸象山與書云。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矣。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

並河天民

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不敢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亦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象山集）

先生吾耕鋤口。家又屢空。而三年之間。輟講書教授。非純孝之至。爲難能也。享保以來。宿儒凋謝。風俗漸薄。未聞有能行三年之喪者。蓋有之矣。余生東陲。足跡未嘗過江都。而西則固陋寡聞。不得而知焉耳。頃者吾友錄示並河天民之事曰。並河亮。字節亮。丹波桑田人。志氣豪邁。果毅有謀。其接人。外和怡而內謹立。平居講究經世致治之要。皆本諸語孟與尙書。初學於仁齋。盡究其說。然仁義性情之說。不滿仁齋。日夜研究不置。乃曰。四端之心。卽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僞而言。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則謂之心。其實一也。享保三年戊戌四月八日疾沒。年四十。自幼居京師。及壯丁考儉齋。妣永田氏憂。服喪通六年。故未求仕。家貧財匱。處之有裕。嘗語學者曰。凡天下之事。以名責實。故名不可不愼。吾雖講經典。而不欲得村夫子之稱。若揭名榜。吾謂天民者乎。故門人私謚。曰天民先生。右見其門人渡邊毅所撰墓表云。（墓表載在天民遺言錄。）此亦有過人者。今其居喪之節。雖不可詳知。而家貧財匱。終六年之服。不求官仕。其忠實篤行。非特俗儒之比

也。天民學於仁齋。雖不免頗有異見。然其躬行如此。仁齋之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其效亦可見矣。此篇終于仁齋。微意所在。讀者宜知焉。

二連異稱終

二連異稱跋

是編也。友人藤田君子定著焉。其居喪讀禮之餘。哀感所寓。讀之而不泣者。非孝子也。今茲癸丑之冬。子定既除服。偶過敝廬。談及是編。欲以余言附後。小宮山子實氏既序。而論其旨悉矣。余復何贅一辭。蓋自律。令之不行。朞年之服。雖有其名。莫有能服行之。況服三年者乎。葬而未能二月。而飲酒食肉。嫁女娶婦。習以爲常。恬不之怪。風俗之頹廢極矣。子定慨然振拔。居喪之禮。斟酌時宜。以自盡。避宴會。絕慶弔。不作酌語。以終心喪三年。庶可以維持名教於衰俗中耳。千載負遠。索能執三年喪者。我正史野乘稗官小說所記。厘厘不過數人。雖古之從太樸。今之過輕浮。民之乘彝。孝子順孫。不一而足。恐不獨止於此。豈及史之闕文。而不傳歟。子定之所以有是編也。嗟呼。世有讀之而憤發興起者。則於國家之治化。可謂非小補哉。子定名一正。自幼游立原伯時先生之門。咸童而道通。弘才偉識。當世無比。見爲史館修撰。嘗與余輩論方今得失。慷慨淚下。憂國之誠。是編亦可以見其一端云。寬政癸丑冬十二月。

櫻井安亨

書二連異稱後

吾聞。水戸　先君義公。天資忠孝。大節巍然。篤信好學。動必循禮。師事舜水朱先生。講習精至。其遭大故。三日不食。三年不改於父之道。嘗歎世俗委喪祭於浮屠。據朱子家禮。畧斟其儀。以頒之封內。士大夫得因以遵禮。而遺化所及。人尚忠孝。至於百年之後。蓋有聞其風而興者矣。若幽谷藤田先生是也。先生起於卑賤。夙懷憂國之志。雖不得施。然餘謀遺策。佑啓後人。其忠至矣。而事親純孝。居喪稽禮。三年不御酒肉。則其忠亦有所本焉。雖先生之賢有過人者。其亦　義公之遺化歟。是書其居喪讀禮之次。及　本邦喪制。采錄古來善居喪者。議禮制因革之節。論時俗自處之宜。使頗治之主。有志之士。有所稽焉。其有功於世教大矣。而其哀感所發。意思所寓。事親之孝。憂國之忠。亦可以寬見其一端也。所錄有我　藩豫齋磯部君事。蓋本於舜水書。載其行。三年喪一事。其餘不能詳也。蓋以地域相去甚遠。而君之事亦不大著於世。則其無所聞。亦不足怪。然其孝如此。則識者見之。亦可以知其忠矣。君之事雖不盡傳。而　藩人至今往往誦之不衰。余嘗讀其上家老言事書。蓋　慈源公幼冲。大臣幹事時。所上于政府也。夫當國家艱難之時。移書大臣。論列得失。固爲人臣者之常分已。然其撫時惜機。爲國遠慮。欲救弊於永世。論諫不置。今讀其書。惻惻切至。不爲緣飾。而忠愛

之誠。自不可拚。信乎忠孝之一致矣。此誠磯部君之賢。亦我　藩　祖宗之化也。烏可不聞其風而欽仰之哉。今茲余遊于水戸。問業於會澤先生之門。既得以益詳　義公之事。又得聞藤田先生之爲人矣。會澤先生實藤門高足。亦嘗行三年喪。其於忠孝。蓋無一念不出乎此。以是書載磯部君。而共事不備。嘗有問于余。既已奉答。及傳寫是書。私書卷末者如此。蓋有所感焉云爾。

筑後　村上量弘

藤衣

ちゝかおもひにて讀める　　たゝみね

藤衣はつるゝ絲はわゝ人の涙の玉のをとそなりける

（古今集巻第十六哀傷歌　夫の死に際して詠まれた歌　藤衣　つる　絲　君　涙　玉　緒　なり）

おもひに侍りける人をとふらひにまかりてよめる

墨染の君が袂は雲なれやたえず涙の雨とのみふる

（古今集巻第十六哀傷歌）

題しらす　　貫之

ふち衣おりはる絲はみつなれやなれはまされとかわくまもなし

（新古今集巻第十哀傷歌）

父秀宗身まかりてのち秋寄風懐舊といふことをよみ侍りて

藤原秀能

露をたに今はかたみの藤衣あたにも袖をふくあらしかな

新古今（巻第八哀傷）

母の女御かくれ侍りて七月七日よみ侍りける　中務卿具平親王

墨染の袖は空にもかさなくにしほりもあへず露そこぼるゝ

新古今集巻第八哀傷

父の思ひに侍りける頃きき立ちて同しきまなる人につかはしける　中納言兼輔

藤衣よその袂と見しものをおのか涙をたかしつるかな

後撰集巻第十八雜歌下

後鳥羽院かくれ給うてのころ　顧徳院御歌

のほりにし春の霞をしたふとてそむる衣の色もはかなし

續古今集巻第十六哀傷

おやの思ひに侍りけるころ　惟宗忠景

おく露をいかにしほれと藤衣ほさぬたもとに秋のきぬらむ

同上

右大將通房身まかりて法事の日服きたる人々を見て

（土御門右大臣女）

見渡せはみな墨染の衣手はたちるにつけてものそかなしき

（玉葉集巻第十七雑歌四）

つくしに侍りける頃都なる母なくなりぬと聞きて服きるとて別れし程のこと思ひ出てゝよみ侍りける　儀同三司

そのをりにきてましものを藤衣やかてそれこそかきりなりけれ

同上

伏見院かくれさせ給うての頃時雨のしけれはよませ給うける　院御製

露かけしきのふの秋の藤衣ほしあへぬ袖もまたしくれけり

（後拾遺集巻第十八哀傷）

後嵯峨院大納言典侍の母身まかりての頃　九條左大臣女

かたみとてきるも悲しき藤衣涙の袖の色に染みつゝ

同上

親の思ひに侍りける時人に申しおくりける　藤原仲文

きたりとは聞くらむものを藤衣かけてあはれといふ人のなき

新千載集卷第十九哀傷

母のおもひに侍りける頃よめる　法師經深

ぬきかふる程をもまたて藤衣なけく涙にくちやはてなむ

新拾遺集卷第十哀傷

父廣茂なくなりて後よめる　大江廣房

おくりおきし野原の露をそのまゝにほさて朽ちぬる藤衣かな

同上

母の思ひに侍りける頃おなしなけきする人の許へ申しつかはしける　後宇多院宰相典侍

知られしなおなしうき世の別路によその哀も袖ぬらすとは

同上

大納言經信服に侍りける又のとし申しつかはしける　出羽辨

戀しさや立ちまさるらむ霞さへわかれし年を隔てはつれは

返し　　大納言經信

別れにし年をは霞へたつれと袖の氷はとけすそありける　　同上

大中臣能宣朝臣身まかりて四十九日の内に能宣の男祭主輔親かうふり給はりて侍りける願文つくらせけるおくに書きつけ侍りける　　大江匡衡朝臣

いろ〳〵に思ひこそやれ墨そめの袂もあけになれる涙を　　續古今集卷第十六哀傷

能宣身まかりてのち四十九日のうちにかうふり給はりて侍りけるに大江匡衡かもとよりそのよしいひおこせてはへりける返事にいひつかはしける　　祭主輔親

墨染にあけの衣をかさねきてなみたの色のふたへなる哉　　後拾遺集（第十五雜一）

○在喪遭喪和歌

父の服に侍りけるに又紀伊三位身まかりにける時よみ侍りける（母イ）

藤原貞憲朝臣

かきりありて二重はきねは藤衣涙はかりをかさねつるかな

千載集卷第九哀傷

小一條皇后宮三月卅日かくれ給ひにける同し年の七月高松の女御又おなしさまになりにけれはよませ給うける　小一條院

別れにし春のかたみの藤衣たちかさねぬる秋そかなしき

玉葉集卷第十七雜歌四

大炊御門右大臣父の服のうちに母又なくなりぬと聞きてとふらひにつかはすとて　西行法師

かさねきる藤の衣をたよりにて心の色もそめよとそ思ふ

玉葉集卷第十七雜歌四

父卿の服ぬきける頃母又身まかりにけれはよめる　法印實伊

ぬき捨つるかひこそなけれ藤衣今も色なる袖の涙に

（續古今集卷第十六哀傷）

母の思ひに侍りける頃父にもおくれ侍りにしことを思ひ出てゝよめる

津守國冬

よしさらはこのたひつきね我か涙又も有るへき別ならねは

（續千載集卷第十九哀傷）

延長八年諒闇の頃母の服になりて貫之かもとにつかはしける

中納言兼輔

ひとへたにきるはかなしき藤衣かさぬる秋を思ひやらなむ

（貫之集）

（續後撰集卷第十八雜歌下）

返し

（紀貫之）

藤衣かさぬる思ひおもひやる心はけふもおとらさりけり

（貫之集（第九哀傷部））

母の思ひに侍りける頃後鳥羽院の素服給はりて

前參議信成

うきに又かさねてきつる藤衣ぬれそふ袖はほす方もなし

妙光寺内大臣身まかりて後三年の服いまた果てさりけるに又　後村上院の素服をたまはりて思ひつゝけゝる

右近大將長親

三とせまてほさぬ涙のふち衣こは又いかにそむる袂そ

新葉集巻第十九哀傷

按長親南朝偏安の世に生れて三年の喪を行ふ賢といはさるへけんや是より先きに　後村上帝母后の喪に服制諒闇三年に及ひたまひし長親の三年の服を成せるは其迹を追へるにや

○除服和歌

服ぬき侍るとて　よみ人しらす

ふち衣はらへてそへるなみた川きしにもまさる水そなかるゝ

拾遺集巻第二十哀傷

按此歌藤衣はつるゝ絲今の歌を並へのせたり古今集を考ふるにはつるゝ絲の篇は壬生忠岑の作なり或説に此歌も亦忠岑なりといへり

恆德公の服ぬき侍るとて　藤原道信朝臣

限あれは今日ぬきすてつる藤衣はてなきものは涙なりけり　同上

按此歌人口に膾炙す今昔物語可併考

後一條院御時皇太后宮うせ給ひてはてのわきにきはることありてまゐらせけれはかの宮よりきのふはなとまゐらせしなといひにおこせて侍りけるによめる　江侍從

我身にはかなしきことのつきせねはきのふをはてと思はさりけり　後拾遺集卷第十一哀傷

按大江匡衡、權中納言惟時孫右京大夫重光の男式部大輔四位の侍從たり此歌きはめて悲むへし詞書にきはることありといひしは父の喪か母の喪歟　後一條院の皇太后永逝の年月考へ合すへし

ちゝの服ぬき侍るによめる　（平棟仲）

おもひかねかたみにそめし墨染の衣にさへも別れぬるかな

平　敦　成　　同上

うすくこく衣のいろはかはれともおなし涙のかゝる袖かな　同上

按うすくこく衣の色かはるといふ句をみれは敦成は父の服には非さるへし棟仲の哀詞亦極めて悲しむへし

ふくぬき侍りけるによめる　藤原定輔朝臣女

うきなからかた見にみつる藤衣はては涙になかしつるかな　同上

周忌はてゝよみ侍りける　内大臣

名残なきけふはきのふをしのへともたつ面影ははるゝ日もなし　新勅撰集巻第十八雑歌三

父秀能身まかりてつきの年除服すとてよめる　藤原秀茂

藤衣なれしかた見をぬき捨てゝあらぬ袂もなみたなりけり

服ぬき侍りける日よめる　　源俊頼朝臣　（續後撰集卷第十八雜歌下）

みそきして衣をとこそ思ひしかなみたをさへもなかしつるかな

父允仲身まかりにける頃社のならひにて着服せぬことをなげきてよめる

祝部成茂

限あれは我とはそめぬ藤衣涙の色にまかせてそきる　（續古今集卷第十六哀傷歌）

按成茂はいつれの社の祠官にや可考詞書を見れは社の習俗に早く除服して朞年の服を終ることあたはすと見えたり涙の色にまかせてそきると云ふは最あはれなるへし今の世居喪の人國俗にて不得已着服せすは成茂のことく心得て心の喪をつとむへし

母のはてに服ぬくとてよみ侍りける　　女御藤原生子

今はとてかたみの衣ぬき捨てゝ色かはるへき心ちこそせね　（玉葉集卷第十七雜歌四）

觀意法師身まかりて後服ぬき侍るとてよめる　藤原基任

たちそめし時はうかりし藤衣またぬきかふるはてそ悲しき

（續千載集卷第十九哀傷）

母の身まかりにける時思ひの外に服をき侍らさりけれは

左大臣（從一位藤原實泰）

今年わかきるへきものをあさ衣よそなるさへそいとゝ露けき

同上

按嗣書に思ひの外に服をきさるとは未詳、周忌の外にも服を着るの古しへありしに其儀に不及といふことにや父は奪情復任し元服制を終へさるといふことにや（思ひの外にとて云句解しかたし）

父のみこの服ぬきて内にまゐりて侍りける時よみてたてまつらせ給ひける　女御徽子女王

今朝まては形見にきつる墨染の衣の袖を思ひやらなむ

（續後拾遺集卷第十八哀傷歌）

後西園寺入道前太政大臣身まかりて又のとし服ぬき侍るとて

前大納言正通卿

うかりつる藤の衣のかたみきへわかるとなれは又そかなしき

（風雅集哀傷下　玉葉集哀傷下）

按父母の喪は天下の達喪なれは古人は方外出家の徒といへとも服かぬきたりと見えたり

行應法師身まかりて後服ぬきける時よみ侍りける

藤原行春

このまゝに思ひやたゝむぬきかへは名殘も悲し墨染の袖

（新拾遺集哀傷　新千載集哀傷）

按行應法師は行春の兄弟なるへし兄弟には出家せしをも服きたりと見ゆ

父の服ぬきしときいもうとなるひとのもとへ申つかはしける

源有房

藤ころもなと一とせに限りけむ（と新拾遺集）是はかりにそかたみとおもへは（うりつれ玉葉集）

按此歌道信朝臣の限りあれはの篇と並へ誦すへしいつれをか優れりとし孰れをか劣れりとすへき朞の喪は王制なれは不得已俯して就きしと見えたり此志きへありなは三年の喪は勉めすしても至るへし是はかりにそかたみとおもへは一朞にしては除服するに不忍ことむへなりといふへし康賴の寶物集に親に志深く見ゆる人歌にて申すへしとて道信・有房の歌を引きたり有房は蓋し高倉帝の頃の人なり

父の三年の喪のはてに　伊藤維楨

三年とて定めしかすの限りなれはけふぬきすつる藤衣かな

年山紀聞

按仁齋先生父在す時母の喪に遭ひ一朞の喪を服し尋て父の喪に三年の服を行ひしこと行狀に見えたり此邦にては古人もつとめし數すくなき三年の喪天子には正保以後人文ひらけて有志の輩往々是を行へり先生の如きは資質の美といふといへとも亦學問の力に非すといふへからす年山紀聞

後村上天皇、王子には重明親王、紀夏井・藤原長親

安藤爲章著

にて此歌を見るまゝに錄す其歌の大旨は先王制禮不敢過といふ意なら

藤衣 終

んかし

修史始末

修史始末　卷之上

藤田一正編

正保二年乙酉　義公十八歲時爲世子。

是歲。公適讀史記伯夷傳。蹶然慕其高義。撫卷嘆曰。不有載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見。不由史筆。何以俾後之人有所觀感。於是慨焉始有修史之志。日本史序　肅公大

明曆三年丁酉　公三十歲時爲世子。

春。瓶設史局于神田別莊。今駒籠。二月二十七日。始令府僚有文學者。編修史記。史館事跡。桃源遺事。

史館名簿跋　初公之欲編史也。諮諸卜幽了的二人。二人當時宿儒。按。人見壺字道生稱卜幽。菅玄同門人。後從林道春學。寬永中始來仕我水戶威公。賜祿四百石。是歲。義公甫生。辻達字思聰。稱了的。京師人。亦學于道春。寬永十九年。以卜幽薦。與岡部玄又來仕祿三百石。皆曰。修史之舉。誠爲當代盛事。然自六史而下。載籍不備。無資考據。今之學者。又乏史筆之才。恐難保其成功也。公不聽。常搜求遺書。躬加檢閱。每值事實有可以采擇者。輒手貼簽。命侍臣。抄書纂錄。以備史料云。史館舊話。載安積老牛。中島平次口語。

寛文十年庚戌　公四十三歳　襲封。于茲十年。

先是。弘文院學士林恕。奉　教撰本朝通鑑。至是夏書成。獻于　幕府。蓋文集初正保中。大祿公命恕父道春。考日本紀以下國史。刪繁取要。補闕拾遺。且加宇多一朝。纂集爲四十卷。號本朝編年錄。書成呈覽。道春又將欲輯錄醍醐以來事。然以無正史可據證。而遺書藏私求。故姑擱筆。以待再命。亡幾　大猷公卽世。道春亦沒。及寛文甲辰之秋。守永井尙庸奉行編輯諸務。營國史館於忍岡。恕二男鶯・鶴・門生野節・坂亨及書生筆吏三十餘員。鶯有公命。恕修續編。賜名本朝通鑑。命伊賀公賜月俸日給。造庖厨。充日養。其年十一月。恕起草。七年而脫稿。凡二百三十卷。且倣金氏倒纂神代紀號前編。又裁提要三十卷。因國老獻幕下。云。詳見本書序。　公與尾紀二公。以月朔朝謁　幕府。適會國老稾旨。將授通鑑於梓人。先奉示諸公。諸公皆賀修撰效績。　公偶繙閱一二卷。至其曰日本始祖吳太伯之胤也。愕然廢卷曰。是何言也。如異邦之書。或稱　天朝爲姬姓。全出傳聞之訛。莫足憑據。　後醍醐帝時。有一妖僧著書持此說。詔焚其書。夫　本朝自有國史。詳記　帝皇之迹。奚爲舍此取彼。以汚　神明之統乎。古者　天朝通聘西土。日出處天子。日沒處天子。稱謂用敵國禮。如稱曰勾吳之後。則　神州大寶。不免爲異域附庸。豈不悲哉。方今文明之運。遠邁前古。而下　教修國書。采此無稽之說。播諸天下。不亦遺醜萬代乎。愚謂。宜速命林氏。以加刊正。諸君以爲何如。二公及諸老。皆服　公之確言。於是。遂停梓行之命。後及　公薨。史臣一松擂。作詩悼之。有云。編史兩立鼎。心在瓢不瓢。力非挽萬牛。　神州恐委吳。謂此事也。年山紀聞

十二年壬子　公四十五歳

春。田犀記無春字。今據史館事跡。移史局于礫川邸。名曰彰考館。按年山紀聞曰。館名取諸杜預左傳序。彰往考來之語。公手書額字。揭之。又作史館警。一。會館者。可以長半人。未刻退。一。書策謹不可汚壞紛失。一。暮談論宜獨見。一。在館勿怠惰放肆。一。論文考事。各當竭力。若有他所。則虛心議之。勿妄獨見。

使傳 按人見傳。字子傳。一字道設。號悲齋。稱久左衛門。京師人。本姓藤田氏。爲卜圃養子。以其出自小野朝臣。故稱野傳。寛永八年。卜圃致仕。傳襲其祿。

常 按吉弘元常字子常。號警齋。稱左介。則防人。寛文四年來仕。祿三百石。

矩 按板垣矩。字陰德。稱宗悅。武州人。初稱中村員庵。寛文六年來仕。俸金三十兩。醫師兼編修。後賜祿三百石。

帆 按中村禎言。字京伯。行。號篁溪。初名春帆。更稱新八。京師人。寛文七年來仕。祿三百石。

仙 按。岡部以直。初名道仙。稱忠平。玄久子。寛文三年。尾張伯世子。自讚岐來。十年。世子卒。仙入館編修。祿二百石。

效 松田效。稱如閑。按。小宅生順。字安之。常陸人。承應元年。十五歲始賜月俸。寛文三年。賜祿二百石。又按。今井新平。名順。亦與撰舊紀傳。天和三年沒。此所指者。未知孰是。

順 (一作力)角。更稱田中理介。京師人。寛文八年來仕。祿三百石。

犀 按田犀初名田鱗。字寛。及筆生十許輩。問日入館。從事編修。有守館者。有監館事者。有供使令者。有役廝養者。前書庫。以便出納。後湯室。以設沐浴。運行厨。以賜飲食。每月六次。別設講筵。使士大夫來聽焉。五月三日。開館設宴。田犀作之記。文苑雜纂所載彰考館記

延寶四年丙辰　公四十九歲

二月。令館中儒生祝髮。縫掖之徒。長髮返初服。編諸士伍。隨才進用。史館舊記。義公行實

一正按。世有儒家者流。道之衰也。慶長・元和之間。偃武修文。開太平於萬世。時則有若林道春。博學洽聞。冠冕一世。振起斯文。不爲無功。惜乎。祝髮。縫掖。受法印之官。與浮屠・醫・卜爲伍。自是而後。儒者遂爲一種人品。王公大人。雖陽優其禮數。然其實置之度外也。惟我　義公。超然卓見。大出流俗。謂學問者。君子之事。豈儒者之私業也哉。乃令書

生返初服。停儒者之號。不獨行之封內。遂至建議于　幕府。改定令甲。故林氏子孫。亦罷法印。拜大學頭。　公之賜遠矣。　公之修史。大招四方文學之士。其初皆屢林氏聽習。獨佐佐介三郎。以甲寅歲。千里杖劍。來仕本館。毅然既自稱關西男子。不肯祝髮。縫掖。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是後　公聘召學士。待以清資。給以厚秩。令其各帶職名。以入館編修。每日多養書生。雖似耗費。編修事竣。各命以職。孰有不能堪一職者哉。（見介三郎手簡）公之官人。其大度如此。自後人僥倖。唱挽留館脈之說。（詳見後）修撰之業。曠日彌久。史館之士。永如匏繫。累月積歲。以取資格。妄以學問之道。自爲己任。低頭拱手。口談理窟。武人俗吏。目爲儒者。以姍笑其迂腐。貴游子弟。每相謂曰。我非史館儒者。奚必讀書學問之爲。故今世府下讀書之徒。率皆孤臣孽子。無由仕進。欲入史館。以求廩穀者耳。志學之初。唯利祿是視。安於小成。而不能就大業。其勢然也。由是言之。學問無益國家職史館之由。　義公之志幾乎荒矣。可勝嘆哉。

天和元年辛酉　公五十四歲

是歲。吉弘元常。佐佐宗淳等。奉　命往南都。搜索遺書。多閱寺社舊記。抄其足徵者。纂爲冊子。名曰南行雜錄。文雖零碎。其載皆實。參攷紀傳。多賴此編。（大串元善讀南行雜錄序）

三年癸亥　公五十六歲

八月二日。安積覺時爲小納戸。始入館編修。水府采纂。安積覺傳略。覺銳意史學。以博洽聞。公愛其才。常侍左右。傳略。行狀。

覺曰。五十年前。僕始入史館。時人見又左爲總裁。出所謂紀傳者。以示僕。北朝五主。降爲列傳。足利之黨。悉書賊。當時受讀。漫然不省其可否。後一二年。稍有所見。竊謂。設如異邦革命之世。修前代之史。其書法或然。今　皇朝一姓相承。嚮之所謂南北兩宗。鈞之　天祖之胤。而所謂北朝五主。卽今　天子之祖宗也。豈可降爲列傳乎。然後生晚輩。口欲言而囁嚅。嘗與佐佐介三善。竊語以此意。及介三與吉弘左介。爲總裁。僕亦與議定修史義例。侃侃建言。遂得帶書諸　後小松紀首。元文元年、答打越樸齋手簡。一正按。老牛先生。議義例。定部分。撰論贊。刋修檢討。竭終身之力。其有功于史編。固不遑枚舉。第北朝五主。帶書于　後小松紀。其說極是。而人少有知者。或誤以爲打越總裁之所議定。故詳列焉。嗚呼。豪傑之士。自初入館。不甘固陋就簡。故一開口。輒出人意表。譬猶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豈喜爲紛更哉。

十八日。以藤井德昭一百石。執政。八爲史館提舉。史館事跡。

十月二十四日。置管庫。以秋山孟慶・丸山可澄。爲之。○史館事跡

十一月五日。　公謂元常・宗淳曰。凡館本諸書。可采用於紀傳者。宜加朱勾・圈點。標書上

方。一依介二郎所請。又曰。紀傳之作。嘗限　後小松絶筆。然更有意思。雖　後小松以後事。其可供紀傳采擇者。宜朱點標書。以便檢閱。本旨筆記

史臣共名曰。自今以後。參考諸書。雖　後小松以來事。亦當加檢討。謹聞　命矣。但從前參考。一以明德二年爲斷。其後一切不錄。今參考諸書。標書既畢。若更檢討明德以後事。則既已卒業者。亦再費功夫。不如檢閱既畢者。一仍舊貫。待　神武以下至明德紀傳悉成。校補大完。然後更檢討明德以後事。以立紀傳也。且昨日之命。但言檢討　後小松以來事。而不言其至何朝。而止。宜再請命。江戸史館雜事記十一月六日條

一正按。舊紀傳不注出典。至是。更令參考諸書。以加校正。因斷簡破牘之餘。裒散絶殘脫之言。要務在撫實祛華。而不得騁文弄辭。　公之見卓矣。今觀明德以後紀傳之命。則　公亦似有修後編之志。史館命名。義在彰往考來。則其有此命。不亦宜乎。然明德以前紀傳。編修檢討。日不遑給。故　公之在日。未及續編耳。正德享保之際。酒泉佐治二總裁。建議請修續編。當時紀傳刊修未精。志表編纂未就。而光及此。固爲大早計。且其所謂續編者。首尾衡決。取捨無鑒。徒假此。以爲挽留館脈。遷延歲月之具。畫不鄙哉。縱其有成。亦不免以狗續貂之譏。其未成而死。幸矣。

頃日會議作二冊子。一曰紀傳隨筆。一曰奉旨筆記。同上

新撰紀傳一百四本。今日自水戸送致。因附之八兵衛・雲平。同上山可淳稱雲平。皆當時管庫吏也。○秋山孟慶稱八兵衛。丸

一正按。新撰紀傳。卽今所謂舊紀傳也。考舊紀傳目錄。本紀二十一卷。自神武至神功皇后。而闕。未收之於后妃傳。大友則既立爲帝紀。皇后紀五卷。諸女列傳二卷。皇子傳五卷。雜士列傳一卷。列傳七十卷。凡一百四卷。其與修撰者。則了的・德昭按。明曆中。始置史局。德昭既以通事。兼領典籍。後遂與編修。及人見吉弘・板垣・中村・岡部・松田・小宅・今井・辻・田中之徒。人見以下名字。既詳下。子寬文壬子始置彰考館。係上皆自開館之初。既供其職。著作頗多。佐佐介三以延寶二年來仕。鵜飼金平以延寶六年來仕。新進之士也。在館日淺。纔著數卷而已。要之。新舊史員。總不過十有四人。而一百四卷之書。二十餘年而竣功。亦可謂勤矣。然草創之初。討論未精。其書體裁。不滿公意。此其所以有易稿重修之舉。而始置總裁也歟。

十四日。館僚會議。請置總裁一員。二十七日。公命人見傳時爲小納戸。祿三百石。爲史館總裁。總裁始于此。史館舊記是日。公謂傳及元常・宗淳・顧言曰。中臣祓。宜載之神祇。藝文或經籍等志。在本皆記

貞享元年甲子　公五十七歲

四月三日。公謂傳・宗淳・元常曰。神代之事。率皆怪誕。難載。神武紀首。宜別作天神本紀・地神本紀。又曰。凡紀傳據日本紀・古事記・舊事紀等。爲文者。不須注出典。其旁采它雜

說者宜悉注其考據書名（奉旨筆記）

八月十一日。　公謂中村顧言鵜飼眞昌佐佐宗淳曰皇后紀宜改爲傳而妃夫人女御之類附焉傳目不可書　皇后諱宜標謚若姓而各冠以其　帝王之號譬如玄宗楊貴妃之類　皇子皇女宜倣新唐書悉立傳　皇子雖爲僧者亦列焉不論其有事無事本朝之俗凡齋戒鑽燧別爨異邦所無宜載之禮儀志（上同）

是歲更營史館于邸中之天神坂上始安文昌星像（史館事跡）初　公八歲始謁　大將軍大猷公　大猷公手授以此像其後　公文名大播于四海人以爲奇兆（實行）　公臨新館設宴謂史臣曰編修之士日勞心思故今擇邸中第一勝槩營此新館西仰富士之大嶽南對江城之郭郭館庭之櫻花後樂園之綠樹游目其間庶足少舒其雅懷耳（史館舊話）

二年乙丑　公五十八歲

春遣佐佐宗淳及丸山可澄於山陰山陽西海北陸四道搜遺書　公豫請諸　幕府告知國主城主故所過城邑遣使詣館差人爲導凡名山巨鎭古祠舊刹所藏墜文逸字莫不幽尋窮討經歷五十五國海陸一千四十餘里冬歸江戶邸（史館舊記統紀巡行（遊）日記（錄））

四年丁卯　公六十歲

八月十五日吉弘元常著　大友本紀論

總裁野傳。有　天武紀考證。不著年月。蓋作於是歲也。又安積覺有帝大友紀議

一正按。舊紀傳目錄。　天智・大友・天武本紀野傳撰。既成於天和已前。而其立　大友爲帝紀。則出　義公之特見。固已足雪千古之寃。辨一世之惑矣。至是考證著論。以申明其說。賴有古弘之文。著其歲月。而獲詳攷其本末。亦可以爲史林談柄也。

是歲。青野叔元。有擬五行志序。文苑雜纂卷三十五○按。佐佐宗淳十竹遺稿有擬百官志序。不著年月。今不可考。

一正按。修史例。有載之災祥志之文。既立災祥。則五行之目當廢。歷代五行志。附會事應。使人厭讀。歐陽永叔於新唐書。著論刪去。而猶以五行命志。至宋鄭樵修通志。始廢五行之目。作災祥略。本館元祿之議。改五行爲災祥。蓋本于此。先輩之論。可謂精矣。

又按往復書案。天文志。亦青野所修。其它志目。亦當存於青野之家。然則當時編摩紀傳之次。既及修志之擧。而緩急之序。在彼而不在此。故未能成耳。竊謂曆法・天文・災祥一類。宜合爲一志。其說別存。故不贅于此。

元祿元年戊辰　公六十一歲

四月。遣大串元善于京師。致書內府菊亭公。藤原公規。其略曰。搜書目錄一卷。謹備台覽。是皆世間所無也。某自壯歲。發憤立志。欲編修　本朝之史記。每苦載籍不備。別目所錄。皆可以資史記考據者。若官庫有藏此書。冀公爲某奏請。得允借覽。不堪至願。佐佐宗淳所草京都書案

一正按。先是　公遣人。告編史之志於菊亭公。因請借其所藏異書。菊亭公大嘆賞。不吝借之。　公又以編史之次。多獲搢紳舊記。抄其有關朝儀者。試類聚爲一書。欲獻諸　天闕。就菊亭公。取進止。　天子嘉之。　勅益加編輯。乃出祕府書若干部。以資參攷。（詳見史館古簡。）菊亭公之於　公。周旋盡力如此。假使當時修史告成。安知其不業。　天子嘉嘆。如禮儀類典乎。書未脫稿。而　公卽世。可勝惜哉。

七月晦。人見傳免總裁。轉小姓頭。兼寺社奉行。（安積覺撰野懋齋碑曰。君管編修事。悉心精意。筆削修舉。西山公後勞之。謂不可久。子年視問。於是。擢爲小姓頭。兼寺社奉行。振滯革弊。陳力施爲。）吉弘元常佐佐宗淳（小納戶。三百石。）共爲總裁。（水府系纂）

二年己巳　公六十二歲

大串元善在京。二月告暇。訪外舅於南都近地。因再使元善就春日若宮神主家乘以求南朝事蹟。留幾三旬。盡發其藏。縱意歷覽。南朝事蹟。無有要字。（大串元善續南行雜錄序）

夏。總裁吉弘元常。佐佐宗淳。與編修諸士。講究商較。作爲修史義例。（潛洞文集書修義例後）

一正按。草創者難爲力。而因襲者易爲功。故丙子重修義例。比諸已巳舊例。最爲詳明完備。然亦有不若舊例之簡而當者。（如書日食。法皆是也。）如今本。則正德享保之際。頗有所附益。往往添蛇足。取新舊三本。而比校之。刪冗存要。歸諸至當。斯則總裁之責哉。

十二月五日。　公在太田別業。命史臣曰。　皇極齊明孝謙稱德二帝。宜各立前後兩紀。

安積覺曰。重修義例。不立此條。二帝本紀。既如此修了。又　皇后妃・夫人・女御之外。宮女無官稱而生　皇子者。當書幸姬某。按令式。五位已下。六位已上女官曰宮人。則不可書宮人。平城后妃。據類聚國史。書幸姬。日本紀。續日本紀。后妃傳書宮人者。當改幸姬。○安積覺曰。合考令義解・延喜式。中務省宮人。婦人仕官之總號也。故丙子重修義例。定書宮人。又佛教・氏族・兵馬。宜別立志十二月已下。對讀隨筆

一正按。佛教也・氏族也・兵馬也。決不可無志者。如宮人之稱。則其初偶失考索。而後更得明證。故雖有　公之命。館僚再議。定用此字。而　公從之也。至　皇極・齊明。則當時既用重祚之禮。後世上謚。亦分前後爲二。故各爲兩紀。固也。但　稱德・孝謙。革除廢帝。重臨萬機。而不再行　卽位之禮。所謂　稱德・孝謙皇帝。亦當時所上之尊號。非若皇極・齊明之追謚別前後朝爲二也。故立爲前後紀。暗與明史英宗紀書法相符。然公卿補任・水鏡等諸書。皆書前朝。曰　孝謙天皇。後朝曰　稱德天皇。一如　皇極・齊明之例。後之所記述。莫不皆然。夫　帝王之謚號。其事至重。不容臣子私自改易。　稱德・孝謙。雖皆當時上號之文。其析而爲二。以別前後。蓋　後王有詔所定也。但文獻無徵。不可知其在何時耳。今公重校。更書曰　孝謙天皇。曰　稱德天皇。而　稱德紀末。詳著其實。以見　稱德卽　孝謙也。因謂史臣曰。今校　先君遺書。其特筆寓意。如帝大友。　后神功。及揭正朔於　神器所在之類。雖人或有駁議。斷斷乎不可易也。其他臨文敍事。有未穩者。不妨反覆論辨。歸諸至當。此乃所以深體　先君之遺意也。

三年庚午　公六十三歲

五月十四日。衆議補正修史義例。○是日補遺。諒闇後大祓必書。其上院號必書。攝政・關白。不書其姓。惟書其名。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病。有敕及賜度者。紀傳兩書。此一件是日以前之議也。今倂書備後考。大將皇太子傅。其罷職及薨。皆必書。是也。此日已前。諸紀傳不一體。後來當補正矣。對讀隨筆○安積覺曰丙子六月重修義例。右件皆載了。唯諒闇後大祓不書。

十月十四日。公老。肅公褒封。公謂。肅公曰。我至今日。志願畢矣。復何言。惟史館修撰。自壯所創。而猶未告成。是爲可憾耳。夫孝莫大于繼父志。君善思諸。肅公稱唯。舊史舊話。引中島平次論史文。三木左大夫・安積老牛口語。

四年辛未　公六十四歲

正月。訂舊事本紀・古事記・日本紀・續日本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刊本之訛。參考諸書。標注異同。藏昌平學舍。每部自作跋。常山文集○跋日本紀曰。某熟讀此書也。尙矣至天武紀中。不能無疑焉。蓋舍人爲父隱乎。今參考諸群書。粗加評論。爲後世修史者之一助云。又跋舊事本紀曰。某詳考此書。矛盾不少。杜撰居多。況記馬子卒後之事乎。竊謂蘇我之厄。應仁之亂。國史大半亡矣。當此時。舊事本紀亦罹兵燹。舊本不傳。纔遺其十一二。而後人托其舊名。牽强附會者必矣。嗚呼哀哉。古來無一人之注意。汎讀者。今也參考諸書。加以臆度。揭書各條上。欲使後之覽者。決知非馬子之舊本。然行世既久。不敢輕覆醬瓿。

十一日。中村顧言爲總裁。水府系纂

二月。肅公欲速成。公之志。更命編修之士。日直史館。每夕設酒食。以慰勞之。月別二

次設宴。禮數優渥。以督課修撰。舊史館

四月。遣丸山可澄于陸奥。出羽。搜逸書。求異聞。奥羽日記

五月。公移居於久慈郡太田鄉西山。造壽藏于先塋之側。建石自題。曰梅里先生墓。作銘。書其陰。行實 其略曰。自蚤有志于編史。然罕書可徵。爰搜爰購。求之□□。（缺二字）微遴以稗官小說。撫實闕疑。正閏皇統。是非人臣。輯成一家之言。文集 嘗置彰考館。招致才俊。編修檢討。如列神功皇后於后妃。揭大友皇子於本紀。繫正朔於南朝。及三神器入京師。始歸統於後小松帝。皆公之卓見也。行實 正統之議。史臣或有規公者。公不聽曰。唯此一事。爲某假借。天下後世。雖有罪我者。大義所存。我豈曲筆哉。年山紀聞 公嘗曰。司馬遷史記。誠爲史家之矜式。然有不爲忠臣義士立傳者。殊爲可惜。如漢紀信。自焚而代高祖之死。當時微信。則不能建炎劉之業。是漢家第一等忠臣。何不爲之立傳乎。或曰。信唯有此一節。其餘事業無所聞。故無傳。此謬說也。卽此一事。國士无雙之大節。勝於百戰百勝之功。當與蕭曹張陳媲美同軌。傳雖短縮。不可不立。後來歷史。無所關係之人物。亦有立傳而短縮者。此却不如不立。西山隨筆。西山遺事

一正按。自義公至于今。殆一百年。選老宿儒。凋謝咸盡。紀傳之編。固成於多士之手。易稿數遍。不知其經幾人改竄。今欲究義公筆削之大意。獨賴有行實。紀聞諸書。就

中梅里先生碑。　公所自撰。而西山隨筆。　公矢諸口。而待臣筆。諸書者。最足以爲明證確據矣。苟能推原此意。以通觀全書。則後人紛紜之說。其是非曲直。可立而定。如酒泉佐治二總裁。欲除　後小松紀。而附諸續編之首。不知妄作大悖。　義公之旨。其來樸齋之議。固無足論。安積先生建議。出藤原公宗子叛臣傳。諉云。爲當時世家右族諱。夫　皇統之正閏。臣子所難輒言。　義公於南北之際。編年繫時。竊有寓意焉。本紀既然。況列傳乎。據事直書。何嫌之有。不爲　天子諱。而爲公卿諱。豈非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乎。是非人臣。謂之何。

又按。　義公之嗜學。自讀伯夷傳始。而修史之志。亦基于此。其平生讓國一事。爲之而泯然無迹。不媿太伯。伯夷。尋芳於梅里。追風於西山。豈徒也哉。梅里先生碑　義公親筆。文雖不甚多。然其平生讓國大節。與修史本意。皆具焉。高橋子大欲附錄諸卷端。以代　義公之自序。良有以也。

十一月十日。　公在西山。還書江邸家老。曰。累年編集之史。猶未告成。中將善體親心。欲速遂我素志。命史臣。每日從事編修。曩我聞之。感喜不已。然自今而後。歲月之久。經祁寒盛暑。而無有休暇。恐史館之士。或疲勞致疾病。則却有害于修撰矣。且急于成功。而致有疎漏。則後世之譏評。亦不可免。縱少涉稽緩。宜細加檢討。讀史。固書。待司馬遷。曹大家。始

爲全書。有此父有此子。竟得終業。遲速之幸不幸。我委之天命耳。宜告中將以此意。於是。

肅公有命。賜史館休暇。月十日。史館雜錄

五年壬申　公六十五歲

夏。命大串元善。部分館庫藏書。作彰考館總目。本邦之書。以十二支爲號。異邦之書。以八卦爲號。而十二部。各冠以小序。史館舊記

一正聞諸前輩。雪蘭承命。作十二篇小序。一夜而成。　公大褒賞。今讀其文。典雅而俊逸。非才學俱優者。不能爲也。安積先生嘗稱雪蘭。以爲可庶幾古之良史。非虛語也。

佐佐宗淳。再使南都。有又續南行稧錄。丸山可澄跋

四月七日。一作朔。鵜飼眞昌自書院番徙小納戶。祿三百石。爲總裁。水府系纂

六月。佐佐宗淳在河內。觀楠公神牌及行狀等。知其有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事。致書報之西山。　公見其書。大喜。數日之間。顏色欣欣然。中村顧言。時侍左右。退謂同僚曰。　公考究忠臣義士之事。造次顚沛。莫不存心。故欽慕之誠。見於外者如此。因告諸　肅公。及語一二好古之士。莫不皆抃躍。往復書案

六年癸酉　公六十六歲

四月十一日。總裁鵜飼眞昌沒。年四十六。

六月六日（名簿。作十二月。）安積覺（三百石。小納戸。）爲總裁。（水府系纂）

七年甲戌　公六十七歲

六月晦。吉弘元常死。十一月二十三日。藤井德昭伏誅。（史館名簿）

八年乙亥　公六十八歲

十月。安積覺等。議定本紀書法數條。明年重修義例。多采之。（封續隨筆）

九年丙子　公六十九歲

正月。　公命總裁曰。紀傳校讎之次。宜草年表。（奉旨筆記）

五月。以館中事務多端。有妨編史。一切停止。專用力國史。（往復書案）

六月。總裁佐佐宗淳中村顧言安積覺等相議。重修紀傳義例。至七月書成。（封續隨筆往復書案）覺書其後曰。編年記事。史也。紀傳分體。亦史也。編年。實錄之祖。而紀傳。諸史之歸也。自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以降。歷世因循。著爲實錄。曰紀。曰志。曰表。曰傳。綜覈　帝王之徽猷。臚列臣庶之行事。治亂興廢。禮樂刑政。類聚群分。勸懲並存。粲然可見者。實我　西山公之所創爲。而彰考館所由建也。夫年代之悠久。機務之浩繁。據實而直書。卽事而義見。自非推義以明例。豈能成經世之大典。故夫義例之不可不講也。己巳之夏。臣元常。臣宗淳。與編修諸子。講究商較。作爲義例。歲月寖久。採摭益廣。取捨眩於輕重。裁決膠於去就。解而更

張乃能可鼓。今茲丙子之夏。臣宗淳・臣顧言・臣覺。重與編修諸士。反覆論難。旁探史・漢以下諸史可爲彝準者。參互考覈。折衷融釋。遺者補之。贅者刋之。窒者通之。晦者明之。釐正以爲重修義例。於是。執簡操觚之士。臨文當事。確有所據。紀・志・表・傳。各守其疆。不踰越。不累重。儉於彼。而贍於此。約於言。而博於事。區別品彙。體備法立。然後史之告成。可指掌而期也。然而編修之業。其難者三。實錄大率當時所撰。掩匿過甚。　天武篡奪也。子爲父隱。桓武淫縱也。臣爲君諱。雖各存微意。未可深訾。而眞備佞臣也。不發其姦。其經權臣也。不著其專。以至早良・恆貞之廢徙。長屋・奈良麻呂之誣枉。蹤緒晦僻。難知端倪。苟非闡幽探賾。研究其實。則邪正曲直。不可復辨。其難一也。實錄既然。況無實錄之可徵者乎。　宇多・醍醐以後。雖粗有編年之書。而非舊史之體。彤管之文。華實難副。緇徒之筆。抑揚多爽。稗官小說。夸誕浮靡。毀譽牽於愛憎。是非汨於見聞。唯冠族之家乘・日曆。覈實該贍。可以考信。而年月不備。殘缺相踵。則不得不取諸稗官小說之類。苟非深究精擇。則難輒爲用。其難二也。律令格式之設。詔勅命令之施。禮樂祭祀之典。官職階勳之制。彝倫所敍。罔敢或踰。然處千載之下。揆百王之法。在幾句之外。議殿陛之事。苟非講習掌故。窺其梗槩。則有識反厝。決可知矣。其難三也。知此三難。盡其精力。猶恐不及。豈可忽哉。然其要有二。寧繁勿失於簡。寧質勿過於文。廣蒐旁羅。以待良史之筆削。此　西山公之盛德。而不世出

之英識也。若夫保元・平治之亂。骨肉相殘。紀綱日壞。肇於清盛之罔上。而成於賴朝之乘勢。至於威權下移。陪臣執命。則王道不振。抑亦甚矣。州郡兵馬之務。將士黜陟之政。專在鎌倉。而御教書與詔敕並行。則其爲體。名雖列傳。實如本紀。宜本之世家・載記。以著其漸。參之藩鎮列傳。以通其變。是皆義例之所不能盡。而不能出於義例之外者也。下逮元弘・建武。則名臣義士輩出。藤房之諫諍。正成之忠勇。皆所謂磊磊軒天地者。而世道隆替之樞紐。邦家廢興之機關也。作者宜三復而致意。通難知之意。以發難顯之情。可不勗哉。或曰。義例猶號令也。發號施令。在於事先。今紀傳將成。而義例是講。不亦晚乎。曰。不然。號令固可前定。方略不可前定。隨其形勢。以設方略。隨其所設。以申號令。孰爲先。孰爲後。要在能成其功而已矣。謹將重修義例一卷。繕寫論述。以取進止。（澹泊文集）

公留置座右。展閱熟玩。讀覺書後之文。大加嘆賞。（往復書案）

一正按。當時諸老先生。參酌歷史。重修紀傳義例。詳略取捨。各得其宜。實史筆之準繩也。澹泊先生書後之文。修辭典雅。立論爽快。馳騁古今。能言人之所欲言。可謂不負彰考館總裁矣。　義公賞嘆。不亦宜乎。其三難二要之說。尤史氏之不可不知者。而紀・志・表・傳。分爲四體。當時既有成議。亦即此文可知矣。其論賴朝以下列傳。洞盡時勢。最爲深切著明。後來立將軍傳之議。既權輿于此。故詳錄以備考。

七月晦。佐佐宗淳罷總裁。爲小姓頭。水府系纂 先是。公謂宗淳等曰。凡紀傳之書。屬稿不難。而校訂殊費功力。今本紀校讎。將漸就緒。列傳則草稿未完。若本紀校畢。不須校傳。宜速草其未成者。我年稍老。欲及未死見全書稿成。至於校訂補正。則延至嗣君或世子之世。亦不爲晚也。五月六日佐佐手簡 是時史館號爲多士。而才堪著述。能屬草稿者。僅十四五人。大半方校本紀。列傳屬稿。日不遑給。 公乃令宗淳等。擇少年書生。才學敏捷。堪著述。而舉之。六月十七日。於是。大串元善薦京師人大井廣。字彥輔。後改介右衛門。時年二十一。美濃人多湖直。字溫卿。稱源三郎。時年二十。廣受學於伊藤源佐。源佐嘗駁宋儒。故當時目以異學。人或以此難焉。 公曰。今招書生。以供修撰之用。苟有才可錄。何暇問學術之同異。七月二十一日大串手簡 九月十五日。遂召二生爲右筆。俸金三枚。月俸四口料。與編修。後五年。共賜二百石。廣時二十五歲。直二十四歲。 其後廣至總裁。直早沒。水府系纂

一正按。人君之用人。各取其所長而已矣。大井彥輔在仁齋之門。雖未知名。然平五郎之薦。其必有所見。今觀其文辭一二篇。大異乎當時諸老之撰。苟以其異學之徒斥之。失一才士。豈不惜哉。 義公江海之量。不擇而容之。所以能成其大業也。

九月二十三日。前總裁人見傳沒。年五十九。安積覺撰碑□。(銘脫力)澹泊文集

十月二十五日。大串元善爲總裁。小納戶。二百石。十二月十二日沒。年三十九。安積覺撰碑銘。其

略曰。雪蘭居士。諱元善。字子平。稱平五郎。生于京師。幼少聰悟絕倫。過目成誦。年十三。來江府。　義公廩祿之。使就懋齋野傳肄業。研覃經義。咀嚼史鑑。孤往獨契。議論覃出人意表。藻思敏贍。咸謂青出於藍。既長。與編修彰考館史書。淹貫密察。多所發明。旁通皇朝典故。雖詞意深邃。事實不可捉摸者。考究研覈。能得其要領。櫛比縷析。歷歷如覩目前。至今當史局者。見所論著。莫不嘆精而確。其長於編削。殆劉道原・揭曼碩之流亞也。　義公知其能。善遇之。屢使京師。購求遺書。　參議公襲封。給祿二百石。列書院番。元祿元年。擢爲小納戸。掌編修事。素尫羸多病。至是增劇。不能視事而沒。（澹泊文集）

十年丁丑　公七十歲

二月十一日。栗山愿（小納戸大番。徙）爲總裁。時年二十八。（水府系纂）

是歲。百王本紀成。（栗山愿序。往復書案。神功論）　公大喜。褒賞史臣有差。

十一年戊寅　公七十一歲

正月二十五日。　肅公以　公在西山。命徙史館編修局于水戸。五月七日開館。（史館雜事）

六月三日。前總裁佐佐宗淳沒。年五十九。安積覺撰碑銘。其略曰。十竹居士。小字島介。年十五。投妙心寺爲僧。名祖淳。後著立志論。毀衣鉢。養髮。更名宗淳。字子朴。稱介三郎。杖劒游江戸。　義公聞而壯之。辟藩府。居近侍。總裁彰考館編修事。奉使四方。求遺書。所得最

多。及義公致仕。參議公擢爲小姓頭。使侍西山。眷遇益隆。性夷曠而耿直。不拘細謹。表裏洞徹。有不可。輒敢言。其侍顧問亦然。强記博洽。精於譜牒。秉史筆能決疑義。淹貫古今。議論風生。好薦達後進。出其汲引者十餘人。多知名之士。善飲酒。家貧晏如也。晚年號十竹先生。自著傳。雖職在編削。功不被於物。而磊落慷慨。毅然有不可奪之風。豈所謂古之人者歟。（澹泊文集）

十二年己卯　公七十二歲

七月二十八日。酒泉弘（二百石。大番。）爲總裁。（水府系纂）

十二月。后妃。皇子。皇女三傳成。（往復書案）　公命安積覺。栗山愿及三宅緝明。多湖直等。作神功皇后論。　公亦口授其意於僧道昶作論。（往復書案）

十三年庚辰　公七十三歲

十二月六日。　公薨于西山。

是歲。安積覺。栗山愿有再檢本紀隨筆。群臣列傳（自持統神武至時。）五冊成。　文武以後列傳。草稿略就。而校訂未畢。（舊史館記）是時。總裁則安積覺。中村顧言。栗山愿。酒泉弘。其非總裁而助刊修者。則鵜飼眞泰。神代壽。多湖直。日置新。編修則加藤博。青野叔元。石井收。清水良世。名越由順。松浦守約。大井廣。小笠原慶篤。大原平八。三宅緝明。佐治毘。小宅忠。市川保

定。上同

修史始末　卷之上終

修史始末　卷之下

元祿十四年辛巳

二月二日。　肅公在水戶。召三總裁（中村顧言・安積覺・栗山愿）於城中。執政侍側。　公面命以勵精修撰。克成　義公之志。（舊史館記）

十五年壬午

八月六日。分水城史員之半。移之江戶邸。（舊史館記）時總裁安積覺等在水戶。總裁中村顧言。編修鵜飼眞泰・多湖直・佐治毘等赴江邸。覺各作序送之。其送村篁溪序曰。彰考館之設久矣。編纂非不勤。考覈非不精。而未告成。何也。蓋創立者。難爲體裁。而殘缺者。未易修繕。

皇朝之古。唯有編年實錄之書。而析爲紀傳。彙分區別者。實我　義公之所創立也。夫以古之所無。作之於今。體裁之難。從可知矣。　宇多・醍醐以下。實錄無復存者。僅有家乘之可徵。而稗編叢說之間可採者耳。掛一漏百。裒腋成裘。修繕之不易。不亦宜乎。處至難之地。而爲不易之事。固非老成更事之人。出其力而負擔之。則數百千年間。治亂興廢之

事。豈一朝夕之所能成就哉。　義公江海之量。不規規于督促。務求博考而精選。館職之士。遵其旨而盡其才。歲月之久。既有成規。而子傳・子常・子朴之徒。相繼凋零。當時共事者。落落如晨星。而先輩宿望。屹爲後生領袖者。唯篁溪村總裁一人而已矣。今　上公善繼

義公之志。召僚宋於江府之館。仍其舊而置之。於是乎。有行者。有留者。篁溪首應其命。而行與留。莫不成得其所焉。嚮所謂至難不易之事。篁溪備嘗之。而盡知之矣。請言其易者。蓋本紀者。本原其始。而紀次其事與時。義例至嚴。筆削至重。而上自　神武。下至後小松。百王之紀既成矣。蘭殿椒屋之隆盛。金枝玉葉之蕃衍。賢愚異轍。淑慝交軌。而后妃・皇子・皇女之傳。亦既成矣。所未成者。文武諸臣之列傳也。然　桓武以上。既逢其功。平城以下。亦有遂者。表與志姑舍是。較紀與傳。成者居於六七。而未成者。纔三四耳。今以才雋之士。遇得所之時。發樂爲之機。乘垂成之勢。老成更事之人。鼓舞而作興之。則如蹄風而下順流。此之謂易。不其然乎。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末路之難。而勉勵之也。治承・養和之軍旅。元弘・建武之兵革。英雄並起。州郡瓜裂。忠臣義士。肝腦塗地而不顧。猛將驍兵。勇略蓋世而間出。機務之殷。事業之偉。不可以承平無爲之人物例之。則邪正順逆之辨。抑揚與奪之權。固有所存。而史筆之重。蓋在於斯。若源・平之戰。則水館之士。辨正而修飾之。南北之爭。其責歸于江館。而　義公之精神膽識。歷千載而不湮滅者。蓋亦在於

斯。篁溪勉乎哉。其以是言。語于同僉栗子。相與戮力協恭。而告以成功。則今者之行。豈不光明俊偉也哉。澹泊文集

一正按。送稱齋序。勉以精悍强敏。送溫卿序。告以學之適用。辭各有所當。而送篁溪序。述修史之本末甚詳。故特錄焉。如送佐治元達序。因其姓名。同古之直臣辛毗名字。通篇以直字立論。諭以直筆。且云。宜顧名思義。其後元達爲總裁。汲汲利祿。恐失不已。巧言飾辭。請修續編。殆欲使義公經世之志。變爲一部諛史。其有恥于此言多矣。

是歲有議。上世帝紀。每紀末。必書追謚。曰某天皇。安積覺帝號議又有平教經傳議。江館以爲。宜據東鑑定爲死于一谷。水館以爲宜據玉海醍醐雜事記。兼取平家物語。盛衰記之說。反覆論辨。卒從水館之議。

十六年癸未

是歲。安積覺再檢本紀畢。往復書案

寶永元年甲申

列女傳。舊不載源賴朝妻政子。是冬。安積覺建議。爲立傳。又有議。新田・足利之類。不著其姓。而以氏稱。往復書案

二年乙酉

四月十日。栗山愿書彰考館名簿後。中村顯言。錄明曆以來史館人名。從其仕進之先後。而第之。丸山可澄。又補爲一簿。曰。自明曆至

今。僅五十年矣。而存者。沒者。去者。就者。有若是之不齊。公館之上。須眉紛白。尨然而坐。往日之朱顏漆髮而青衿也。郊野之傍。累累而堆。慘風悽雨。樹薰而禽悲。往日之諷詠詞華。長嘯酣歌之餘響遺景也。若夫記述之典實。持論之明確。與琅琅之音韵。勃勃之氣。鬱葱嶄峻。浩瀚紆餘。沖澹遒宕之各成章者。往或不及于今也。而館職之盛。人物之偉。今又不能比于往也。吁。沒之與去。已矣。而存者。就者。其所以自重自勉。將如之何。

是歲安積覺作帝號議。

一正按。此亦未定之論。宜以辛卯義例爲斷。

三年丙戌

四月七日。總裁栗山愿沒。年三十六。水府系纂。史館名簿。

（澹泊文集）寄泉竹軒佐竹暉兩總裁書曰。往年潛鋒栗子。編摩之暇。私閱諸家記載。作後小松・稱光・後花園三帝紀。名曰倭史後編。以示僕曰。請爲我刪正。僕熟讀翫味。暎其攷索之精。用力之勤。約他日見其全書。而還之。不數月。栗子罹病不起。後嗣未定。僕懼其散軼。託親故。而取之。藏諸匱者。有年矣。其書略倣本紀之體。至敍室町將軍。則兼編年之體。凡臣下事迹。小而驕縱不法。大而畔亂弑逆。皆備書之。注其所出。曰參據。述其緒餘。曰支注。事有可議者。輒著評以斷之。剴切透徹。皆中事機。其志將欲帝紀至

後奈良・正親町朝。將軍至義輝・義昭。以究室町之盛衰。而欲衍至　後陽成朝。以敍信長・秀吉之興廢。亦未可知也。不幸蚤世。書未及成。其纔成者。亦未及脫稿。蠅頭細字。點竄塗抹。其矻矻苦心。卽此可見矣。當時觀瀾宅兄。相與檢討商榷。屢言。其晝則登館。夜則焚膏。反覆辨論。不得其要。則不輟。宅兄頗困頓。而栗子披閱自若也。聞者多謂。栗子資稟薄弱。何能堪之。我賊天年。未必此書不爲累也。僕謂不然。修短命也。禍福豈反故紙之所能爲哉。趙方有言。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栗子未嘗轉職蒞事。區區之心。竊欲表章　皇統之原委。抉摘人臣之幽隱。以備將來之鑑戒。是亦彰考館中一日紀綱也。其可少耶。元順帝。使修宋・遼・金三史。遼史成。而宋・金二史未成。總裁官揭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而卒。已而二史成。傒斯不及見之。栗子之亡。不類此乎。可謂勤矣。今者適中修學續編之窾。此誠栗子宿志得伸之秋也。故致原稿于兩兄。以蘄蒐獵。如其　後小松本紀。義滿。基氏等傳。則本館集而大成。無所藉乎私撰之書。然劉道原十國紀年。頗能裨益溫公之考異。庶以五行俱下之目。暇日看過。裁決取舍。亦無不可也。如　稱光院・後花園（院脫カ）紀。義持・義敎・義政等傳。今新所編纂。君臣淑慝。文武成敗。參互考覈。未必不有小補也。希兩兄加意繙閱。仍使書史謄寫一本。原稿略加裝潢。付與後嗣。藏爲手澤。寫本支于館架。以資紬繹。檃括評斷。附爲論贊。則賁幽壤而旌忠

魂栗子忻忻然于地下矣。

一正按。潛鋒先生之學術文章。其槩見於保建大記矣。正大之論。雅健之辭。使人推服不能自已。以此總裁史書。譬猶操利刀而製美錦。不亦愉快乎。當修撰之時。先生以熟保建開事作賴長通憲諸傳觀瀾氏以諸中興事（觀瀾管者中興記事）作正成長年諸傳。各致衛力。竭其才。何其盛也。惜乎先生蚤沒。而不及見全書之成。部分之議。論贊之撰。莫有所與焉。不能俾後生無遺憾。何其不幸也。至如倭史後編。先生緒餘爲之綽綽有裕。豈可與夫酒泉佐治二總裁。有爲而建言修續編。恍歲惕日。沒世而不能成一篇文字者。同年而語哉。

十二月十日。編修青野叔元沒。年五十四。同僚三宅緝明爲銘。其碑曰。君諱某字欽之。稱源藏。後改源左衛門。京師人。幼志于學。凡書無所不讀。日夜矻矻。尤勤史學。而不喜爲詞章。有所誇示。人謂之迂。不顧也。比冠。博學强識之名。播都下焉。方我　水戸西山公之編國史也。聞而召之。仕二十年。病終江戸府。吁。浩乎二十一世之史。得一涉獵。猶人所難。而君之學。始取涑水之編。讀之十有八遍。君臣事蹟。興治亂之要。優經該熟。而進及正史。自班馬至金元。讀各再遍。人物。制度。天文。地理。財賦。有司之事。皆審加檢尋。上下綜而巨細舉。使其累然如貫珠在掌。遂每一史。參以各代稗官。旁達根推。以較同異。銓取舍。曲筆諛

傳。一歸是正。而後已矣。或值叩問。輒舉成文。以答。如是者。謂之史專門。可也。嘗著書駁諸史。積牌盈箱。以多病而廢。人咸惜焉。

一正聞諸前輩。青野源藏修外國傳。未脫稿而沒。後中島平次略加刪補。遂爲今本。今取而讀之。書法極嚴。敍事得體。自非能審內外之分者。不能與焉。信乎其精于史學也。聊書于此。俾後人知當時有若人云。

四年丁亥

二月二十八日。編修大井廣（自右筆。遷大番。）爲總裁。時年三十二。（水府系纂）

夏。肅公有命。督課史館修撰。限三四年竣功。（往復書案）

（澹泊文集）與村篁溪。泉竹軒書曰。今館職諸兄。勵精課程。筆削修舉。鱗次成編。今歲所成文武列傳。可敵往時三兩年之功。如此則修撰之竣。亦可指期而定。（按。往復書案。戊子正月三日。水館總裁寄江館總裁手簡曰。去冬考績。本館一歲所成列傳。凡四十有五。附傳帶書。不在此數。成功之遠。近。年希見。自去夏有督課之命。館僚勉勵。研精竭力。若此而不懈。則修撰之舉。不日而竣功。）

六月十二日。安積覺辭總裁。其與刊修事。尙如故。（系纂。傳畧）

九月。安積覺。大井廣。校訂列傳。新議定通例十條。特例十一條。

一正按。自丙子以來。文武列傳。鱗次成編。而詳略失中。部分無類。猶有未純乎史體者。至是。安積・大井二子。議定通例・特例。其功可謂偉矣。

五年戊子

六月二十一日。安積覺及神代蕭等。會于總裁大井廣宅。議列傳部分事。蕭以爲。從前所成諸傳部分未定。雖屬稿略訖。未成史體。自今而後。部分一定。御稿一卷。則一卷之成功。御稿十卷。則十卷之成功。衆皆趨其言。無論忠義。列女。歌人。文藝之類。其它人物。亦各以類相從。凡傳中繁簡失宜者。今悉刪定。事相類而文句相同者。加潤色。姓下皆尸。今皆削去。每句注出典。涉繁蕪者。悉省之。總括于一處。按此說不可曉。苟據其典不如不注出典之爲。愈也。列傳註出典。實之原書。往往不合。此所以有近歲再校之舉也。七月。致書謀諸江館總裁。總裁中村顧言。酒泉弘等。皆從之。因敷衍部分之說。以爲。上古一宇宙。官族濟濟一宇宙。藤氏專權一宇宙。賴朝開府以來一宇宙。編修三宅緝明請。別立將軍傳。安積覺極贊成之。按。安積總裁欲立將軍傳。既萌于元祿。重修義倚之日。而去歲新議例。又遂其說。觀潤之議。咭與此符。其實成不宜乎。其將軍家族。家臣。各附其後。至如平氏部將及新田氏從士。各以類相從。而不標家臣之目。以王澤猶未竭也。千一月安積覺與中村。酒泉。手簡。

六年己丑

春。三宅緝明著將軍傳私議。觀潤文集

二月。中村顧言。酒泉弘。以紀傳告成。館僚將各歸本職。故上書執政。請特使多湖直。三宅緝明。佐治毘等。補修天文。神祇等十志。以竟義公之緒。史館古簡。按原本有月而無年。今詳其文意。在三宅未爲總裁之前。

故姑係于此。以待後考。

七年庚寅

閏八月。一作九月十八日。三宅緝明爲總裁。

十月。酒泉弘欲補修十志及紀。決　後小松以後事。按觀之說。盛脩于此。奉行三木之幹左大夫。曰。昔侍　義公於西山。語屢及修志。有紀傳而無志。決不可爲全書。因覓觀志目。初　義公在西山。命修十志。其目揭書之史館壁。時方修紀傳。未遑及志。久之揭書墜落。至是。訪之耆老。莫有觀記者。禮樂・天文・五行・食貨・地理・災祥・刑法之類。按五行・災祥似是重複。僅有抄錄十數卷而已。社復書案

一正按。西山十志之目。不可得而見。惜哉。今攷當時諸書。神祇・禮儀・天文・災祥。見丙子義例。佛教・氏族・兵馬。見對讀隨筆。百官。見十竹遺稿。其它無所見。藝文或經籍。其名未定。見本旨筆記。如今十四志後久加曆。爲十五之目。皆後來所定也。

是月。中島爲貞作帝號議。

十一月。加藤博・神代豐・日置新作謚號議。御諱議。是冬。三宅緝明。作讀本紀。觀瀾文集

一正按。觀瀾集。書寫多脫誤。不可讀。然其大要以爲。遷・固已來爲紀。舉其言動。兼左右史所記。固足示各帝終始。然徒知編年繫日之可傚。而於夫褒貶大義。取決一字者。懵

然置而不講。屬辭比事。或涉泛濫。可慨也已。至五代史則務爲微顯闡幽。扶正道。抑亂賊。矻矻刻意。以述春秋筆削之旨。此其所以大出諸史之陋。而不知紀乃帝王之傳。而爲體不與魯史同。是以有綱而無目。曖昧隱缺。輾轉湮圍。絕使讀者必求之諸傳。而後可得推。不可爲紀之得全者也。余又於歐陽氏有慨焉。可謂知言矣。刊修本紀者宜深味焉。

正德元年辛卯

三月二十五日。幕府辟三宅緝明。爲學士。水府系纂

四月。安積覺作帝號義例。

一正按。帝號書法。自野懋齋定例。追謚徽號並書。駁議紛紜。殆成聚訟。至是其論始定。援證的確。而裁決精審。實老練手段也。澹泊集又有將軍傳義例。彼則采入修大日本史例。而此則否。不知其何故。名越總裁嘗謂。宜檃括此文。以補義例之闕。其說是也。

五月八日佐治毗自元禄庚寅以安積覺爲總裁。毗入史館。編修水府系纂。

是歲。安積覺又檢本紀。有隨筆。

二年壬辰

正月八日。總裁中村顧言沒。年六十六。二月朔。安積覺作文祭之。其略曰。嗚呼伯行。其能

聽覺剌剌之語乎。方義公之創爲紀傳。關西英髦。咸集府下。伯行齒僅弱冠。沉深縝密。已有老成風度。爾來供館職四十有六年。精練通達。如漢廷老吏。事之疑者。剖而析之。文之晦者。闡而明之。義之鑿者。鏟而平之。辭之蔓者。梅而芟之。櫛之於髮。績之於絲。務使歸于核實。而典贍閎富。運於筆端。蒐羅錯綜。不遺餘力。慨然以編纂爲己任。而義公暨嗣君。恩眷不替。使之總裁。而館職修舉。歲月之久。諸老相繼淪謝。而伯行歸然獨存。爲後進之標準。方且優勞崇奬。使人有所矜式。而胡爲乎奄去耶。體裁既成。將誰使之收其緒。論敍未備。將誰使之造其端。而表與志。將誰使之發蹤指示耶。義公之志。其竟不能遂歟。天何奪吾伯行之遽耶。又作其碑銘曰。在館四十餘年。證據今古。精練通貫。鳩集斷簡。蠹編闡幽抉隱。大有功於史策。潛泊文集

三年癸巳

十月。安積覺。大井廣。議定志目。往復書案

一正按。酒泉。佐治二子。徒云修志。修志。而猶未能定其篇目。篇目不立。志何由成。抄書纂錄。都屬無用。安積。大井二子之議。可謂是矣。然其篇目。則有增有損非悉 義公之舊。今欲修志。不可不再議也。一正閒嘗竊與同案。擬定十志之目。下僚末議。未稟 公命。故不著于此。

四年甲午

六月十二日。神代熹爲總裁。熹天和三年。始入館。○水府系纂

五年乙未

四月。有紀傳命名之議。於是江・水兩館試擬其名。一曰。大日本史。一曰。皇朝新史。皇朝新史。係水館所擬。大日本史。係江館所擬也。酒泉弘等。稟之　肅公。定用大日本史。初安積覺等以爲。　義公之時。未嘗命名者。欲竢紀傳志表悉成。奏之　天朝。　天朝勅賜其名也。　肅公謂。時勢有不可。再諮之兩館。遂命曰大日本史。往復書案

一正按。　義公修史。未嘗命名。蓋有深意存焉。酒泉等謂。　公亦或嘗擬以日本史之名。其言曖昧。不足爲據。夫大日本史之名。稟　肅公之旨。而定之。似不可深非。然使天下後世謂。　義公嘗命此名。不亦誣乎。一正近嘗致書水戸同僚。反覆論難。頗得好辯之名。今不贅于此。

五月。安積覺議。出藤原公宗于叛臣傳。附之其七世祖公經傳末。往復書案

一正按。此議可疑之甚。當時總裁不敢爭。何也。

十一月。總裁大井廣代。　肅公。作大日本史序。往復書案

一正聞諸小宮山編修。編修聞諸富田總裁。松隣大井廣代別號。爲人。軒昂磊落。喜擊劍弄槍。人

不見其常讀書。或詰之。輒曰。我男子也。一旦有事赴難。論語之甲。孟子之冑。豈可用乎。其奉命作序也。人皆恐其短于文辭。及序成示人。人讀其起語先人十八歲云云。莫不驚異嘆服。今誦其文。起得凜然。氣挾風霜。質而不駢。簡而能盡。實大手筆也。（按序中名曰大日本史一句舊在編輯數十年間成一書之下。宜移在下文校訂略完云云都二百四十三卷之下。）雖澹泊之老練。恐不及此。義公愛才之效。於是乎可見矣。

是月。更名修史義例。曰修大日本史例。頗有所附益。

十二月六日。（義公忌日。）大日本史紀傳脫稿。呈覽。

十五日。獻諸義公廟。使小姓頭安積覺攝其事。總裁大井廣爲祝。是日。命大夫以下小姓頭以上。朝服拜閱。廿七日。賞賜史館有差。（史館雜事）

先是。江館總裁酒泉弘佐治毘憂紀傳方成。史館將廢。自謂。欲繫留史館命脈。其策有二。曰。修志。曰。續編。修志。則先天之元氣。續編。則後天之元氣。謀諸水館總裁。總裁大井廣神代盡以爲志則　義公之遺意。不可不修。如續編。則出酒泉佐治之好尙。欲爲則爲之。非吾所與也。然依違其間。未敢顯言非之。弘毗乃謂。兩館議協。遂作劄子。署二人及廣盡等名。請修續編。（續編議）

享保元年丙申

正月二十八日。肅公有命。遵義公遺意。以修志。又繼義公之志。更修續編。館僚相議。揭書之壁。舊史館記

一正按。泗泉佐治二子。挽留館脈之說。卑陋甚矣。方建議之初。亹亹自言。不作續編。日本史無結局。百方游說。使水館之士亦從己議。反修撰之命下。則不肯擔當其事。欲分勞于水館。何其狡巧也。故神代鶴洞臨死囑人。欲廢續編。而小池桃洞襲二子之謬。至元文初。再主張其說。噫。微樸齋之正言排之。則續編之既日本史豈可勝言哉。

二月二十日。命安積覺撰本紀。列傳論贊。往復書案

三月四日。本紀　神武至　允恭。九帝贊稿成。示館僚。乞商量。衆皆稱其得體。上同

一正按。論贊之撰。初難其人。衆議推安積先生。遂命爲之。數篇文字。不日而成。殆似有宿稿。何其速也。苟非老於史學者。孰能與於此。　肅公之命。與論所協。眞得其人哉。

四月。安康至　持統。十二帝紀贊成。上同

五月。文武至　嵯峨。十一帝紀贊成。自六月至八月。礦書館叢休雜

九月。覺送贊稿於江戶。示三宅緝明。乞駁正。明年十一月觀瀾論贊。駁語一冊。自江戶至

一正聞諸小宮山編修。老牛之示論贊於觀瀾也。其言曰。往年。台兒在館與稟潛鋒。共修撰事。僕竊謂異日論贊之筆。非潛鋒與台兒不可。豈圖。台兒就　幕府之辟。潛鋒爲

地下之人。僕承之斯任。實非所堪。今乞刪潤於台兄。願台兄不少假借。若自爲之。任意筆削幸甚。今試取論贊。與觀瀾駁語比校。往往有因其言而改正者。觀瀾之評隲。固已足稱。而老牛先生之服善忘己。亦可見矣。然亦有悉用觀瀾意爲文。而反失之穴長者。不可不議也。

又按。觀瀾駁語。僅至清和紀而止。蓋以其不幾而沒。不逮及其他歟。其後又示之室鳩巢。鳩巢駁語。今存數條。悉列傳中語也。

九月　淳和至醍醐（八脫力）帝紀贊成。　十月。朱雀至後冷泉十帝紀贊成。　十一月。後三條至高倉十帝紀贊成。　十二月。安德至龜山十帝紀贊成。往復書案

一正按。本紀論贊。其成之速。見於往復書案者。如此。列傳論贊。其屬稿年月。雖不可詳考。要其成在享保五年以前也。

二年丁酉

九月十一日。肅公薨。　成公襲封。襲封之後。令近臣傳命史館。編修校訂。竟義肅二公之緒。舊史館記

三年戊戌

五月二十五日。總裁小姓頭三百石酒泉弘沒。年六十五。水府系纂

六月。安積覺請屬大學頭林信篤作大日本史序。成公從之。（往復書案）

一正按。日本史述作之旨。肅公所敍。至矣盡矣。復何加焉。林祭酒之文拙陋特甚。不宜冠卷首。當時崇奉。以爲金科玉條。何歟。

十月二十七日。總裁佐治毗沒。年四十二。（水府系纂）

四年己亥

夏。幕府覔觀大日本史。（書廟文）

七月七日。小池友賢（元祿九年。賜月俸。爲中村顯言弟子。十三年。始入館。）爲總裁。（水府系纂）

十月。安積覺謂總裁曰。菅原道眞與藤原時平同傳。三善清行與藤原菅根同傳。（蓋實永中所定）殊爲不倫。今宜附菅根于時平。道眞·清行各自爲一傳。然如此。則列傳之數更賸一卷。與林祭酒序文載卷數者相妨。爲之如何。總裁以爲部分不倫。不可不更正。然林氏序文。亦難輒改。宜通致他傳之短簡者。合彼離此。以存舊卷之數。（往復書案）

一正按。菅·藤之不可同傳。雖五尺童子。猶知之。然二公皆當時宰相。一用一捨。國運之盛衰係焉。合爲一傳。足觀世變。此亦不爲無說。菅根·清行皆叛菅公。而黨時平。實一種人物也。老牛眩清行之文辭。以爲端人君子。過矣。然如附菅根於時平。清行自爲一傳。猶之可也。今本清行與菅公同傳。蓋窮於卷數之離合贏縮耳。不亦左乎。

五年庚子

五月。安積覺議。出千任丸於義烈傳。帶入武衡傳末。　六月。覺又議。叛臣傳載源師仲僧道鏡。附藤原仲麻呂傳末。師仲特信賴之黨耳。非亂魁罪首也。宜帶入信賴傳。叛臣莫過於源義朝。而以其爲賴朝之父。不得已。不載諸叛臣傳。按此說不可曉。叛臣之子。始興肅業。足見世道之大變。義朝之罪實不容誅。而爲輔佐。何也。豈以此書爲肅府之諛史乎。叛臣。將軍各自立傳。所以爲信史也。何嫌之有。　道鏡之惡大矣。宜別標其名。往復書案

是月。安積覺代　成公。作大日本史後序。

十月二十九日。大日本史本紀七十三卷。列傳一百七十卷。幷序目。脩史例。引用書目。各一卷。總二百五十卷。繕寫功竣。獻諸　幕府。是夕。　幕府遣兵庫頭有馬恆治。傳命。褒諭曰。　義肅二代精力。全存此書。可以爲　邦家鴻寶。　十一月。告諸　二公廟。往復書案。祝文案

六年辛丑

五月。安積覺謂總裁曰。日本史。頗有采足利治亂記。京極家譜成文者。至南北講和之事。專據此書。既著爲論贊。今細攷之。二書皆屬僞撰。決不可取。日本史既獻　幕府。不可擅改。然它日志表之成。亦必有更定改正之機。故以相告耳。往復書案

秋。總裁神代薰。欲再訂日本史。不果。同上

十年己巳

十一月二十六日。小池友賢罷總裁。爲通事。水府系纂

十一年丙午

二月二十一日。中島爲貞大串元善弟子。後從泉弘學。爲總裁。水府系纂

十二月。總裁神代燾議。改佛教志曰佛事志。往復書案

一正按。佛教志之名。宜仍舊貫。別有說。

十二年丁未

四月九日。廢江邸史館。移之水戶。史館舊話　是日。打越直正元祿十二年始試入館。從三宅綱明受學。爲總裁。水府系纂

是歲有命。修志限五年。竣功。然五年間。有獻盛衰記于　幕府之事。妨修撰業。及壬子歲

又有獻禮儀類典之事。而志竟不成。樸齋筆記

（澹泊集）食貨。兵馬二志編纂。蒐羅檢討。日勞。繙閱。令義解。延喜式。類聚三代格。無一事之可觀。腐板固滯。令人生厭。然不看。此等書。則無以立本。適有古記實錄之可徵。則有始無終。得此失彼。每研究一事。必涉數部書籍。材識淺短。神氣昏憒。方炎暑爍金。如坐甑中。老境眞不可耐。復平玄中書

十三年戊申

二月二十四日。總裁神代燾沒。年六十五。初嬰疾危篤。自知不可起。引同局生數人。屬以

後事。深以志編未成爲憾焉。言不及私。（大井廣瀨鶴洞碑銘）

十四年己酉

五月二十三日。總裁中島爲貞沒。年四十八。（水府系纂）

七月十九日。依田處安爲總裁。（常在江邸。因停總裁交替。）

十五年庚戌

正月十一日。小池友賢再爲總裁。（班持筒頭。）

四月七日。成公薨。良公襲封。

十六年辛亥

十一月。依田處安。就大學頭林□□（信充）。私問日本史不達天朝之由。曰。吾聞之大內記。（名可考）（林信篤）往年貴藩進大日本史。幕府將命剞劂。公諸天下。以問大內記。大內記以爲。宜先奏請天朝。然後授梓。乃使執事告傳奏官。傳奏官報曰。立南朝爲正統。甚有忌諱。宜勿梓行。其顚末如此。（往復書案）

十七年壬子

春。王人坊城殿（權大納言坊城俊清）官爵・姓名可考。來江戶。備前守中山信昌。與之有姻好。常恨日本史雖獻之幕府。猶未達天朝。欲因坊城。以爲進奏之資。以南北朝事。頗涉嫌疑。使安積覺作國字文。

述。義公著書本意。非敢私軒輊南北朝。一係統於神器所在。其義專在尊　天朝之志。（史館舊記）

十八年癸丑

三月二十四日。安積覺（新番頭。十月二十四日。以其倉與日本史事。給三月修十日料。水府系纂）致仕。（澹泊文集）答百拙和尚書曰。仲夏被寡君之命。編纂食貨志。往年分局。修兵馬食貨二志。兵馬功竣。食貨立稿。未數月。而　先公特命。使修成績。書成進呈。　寡君今春優命。致仕閑退。老牛得意自詑。可得偃息長林豐草之間。乞豆飲水。以樂餘命。而不圖。羈紲史局。耕耘筆硯也。蓋修史既難。而修志尤難。鄭夾漈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係。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異域之志。粗有文獻足徵。而史臣難之。　皇朝兵燹之餘。舊記殘缺。百不存一。農田・賦稅・庸調・徭役・糴糴・賑恤・銅鐵・錢鈔・廢置沿革之詳。未易得其要領。況自源武衞爲總追捕使。王制一變。法令專出於武臣。欲以往古班田之制。澤之。其可得乎。拮据綴拾。絕非老牛所能負荷。然以　君命之重。弗敢逸豫。搜羅研究。不暇裁書。

十月九日。總裁大井廣沒。年五十八。（水府系纂）

十九年甲寅

先是。執政諸老相議。欲梓日本史。中山信昌。憂志之未備。使三木之幹問諸安積覺。覺就伊藤友益。上議曰。覺往年校訂日本史。本紀業已竣功。而列傳則草稿未全。無由訂正。及幕府覔覩。校訂繕寫。苟取速了。時覺方撰紀傳論贊。因得通閱全書。然注意屬目。專在資論贊之筆。則至文章字句之間。不遑加刪潤。今欲授諸剞劂。不可不加再訂也。夫刋修之事。固總裁之任。然事務繁重。恐難專精。覺修食貨志。略已就緒。假我一二年。脫稿非難。然齡方八旬。餘年無幾。若竢一二年之後。則精力衰耗。不可復用也。如食貨志。屬之他人。亦應有成。願及今奉命。與總裁再訂紀傳。以成精選。覺雖老耄。敢不竭力。如諸志。則編修之人。非一朝夕之所能了也。且　義公本意。亦在先成紀傳。然後修志。則宜速校訂紀傳。以授剞劂。二月十日老牛書案　四月十五日。遂命覺與總裁。檢閱全書。　六月。總裁打越直正述議曰。數子校閱。有可疑者。輒貼簽各處。衆議之後。取決於老牛先生。凡從前校訂諸人。文章好尚。各有所偏。擅加改竄。動有以暴易暴之愆。今刪潤刋修。務從公論。勿執獨見。其他論建。皆有事理。今不悉錄。

七月。　幕府許刻大日本史。史館舊話

元文元年丙辰

秋。打越直正建三條議。一曰。北朝五主。雖帶書于　後小松紀首。然目錄不著其號。北方

文武諸臣。立爲列傳。而反沒五主之號。甚無謂也。　後小松紀下。宜細書曰紀。首揭北朝五帝紀。五帝或作光嚴・光明・崇光・後光嚴・後圓融。亦可。依田處安曰。五帝宜作五主。一曰五主家人傳。蓋倣歐陽氏五代史立此目。然五代亂世也。其主皆起夷狄盜賊。且未能統一天下。而歐陽在革命之後。追修其史。故書法如彼。今我　皇朝。卽北朝之胤。而其初與南朝鈞是　天祖之胄。其后妃・帝子豈可倣五代史。降爲家人傳乎。宜標北朝后妃・皇子・皇女。以附各類之後。　三曰往年江館所修。有年表・世系。年表旣成。世系未全。自神武至後小松。宗宣世系及元弘・建武以後。群臣世系成而神武至永久。群臣世系闕。故前進紀傳于　幕府。而年表・世系不與焉。今校紀傳。授諸剞劂。宜幷附刻。然未成之書。更加補修。亦非一朝夕所能了。爲之如何。安積覺以爲。北朝帝號。及家人傳之議。卓越之見。實發前人所未發。不堪敬服。至如年表・世系。非今日急務。異日修志之日。倂補修之。亦未爲晚也。樸齋正議

冬。覺述檢閱議。曰。日本史上梓有日。何慶幸如之。諸君檢閱之功。亦云至矣。僕壯年在江館。久與吉磬齋・村篁溪・串雪蘭・栗潛鋒諸子。同編修事。如榮花物語。至淺至近。而國語優柔。成於婦人之手。其難通曉。恰如禹碑・石鼓之文。當時篁溪與雪蘭同局。正當榮花之世。雪蘭迎刃而解。篁溪操觚而書。遂成各傳。蓋雪蘭傑出之才。考索精確。發明敏捷。曾南豐所謂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智足以通難知之意者。庶幾近之。使天假之年。

則日本史之成。不俟近年。而能事畢矣。至於大鏡・增鏡國字所書。譯之甚難。前輩用心。如此周摯縝密。而檢閱諸君。不究事實。唯欲文字簡潔。而一筆勾去。儻使前輩見之。則果能心服乎。腹誹乎。凡史・漢而下。稱簡潔者。唯陳壽三國志耳。然過於大簡。事不詳備。故宋文帝。嫌其略。使裴松之補註。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歐・宋二子。上表所自稱許。而劉元城以爲。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故唐子西有敢亂道之語。郡伯溫有戴誰頭之譏。然則史之不一於簡潔。可槩見矣。古人成語。不可妄改。如三善清行・紀長谷雄。皆大手筆也。使僕生於其時。則雇能奉盥匜。斂枕簟。若其殘膏剩馥。而欲點竄塗抹。眞昌黎所謂。蚍蜉撼樹之類也。文章各有文體。若序・記・書・論。則諸君縱橫貫穿。任其筆力。可也。若日本史。則自有定式。　義公立法甚嚴。不許騁文弄辭。務使核實。每戒史臣曰。寧繁勿失。簡寧質勿過文。僕嘗於復平玄中書。略言其事。又見諸君簽書。或有欲去傳中月日者。此殆不然。晉王濬傳。直以十五日至三山。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去二月武昌失守。其書月日。不一而足。苟不如是。則不足以見當時事勢。故　義公嫌干支之勞。推步。使直書日子。雖非史之正體。而三代實錄。既有其例。蓋日本史。參用實錄及資治通鑑之體。故參覈諸書。甄別異同。則似溫公考異。此　義公之雅量。而所望乎後之良史也。夫史非無謬誤。能正其誤。爲得。譬如唐代宗時。行營節度使馬璘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舊書作能引二

十四弓。於理不通。故溫公從段公別傳。而不取舊書。至於他事。則不取新書。而從舊書者甚多。可見古人用心之公且大也。僕嘗咫尺燕寢。屢承　義公之旨。至修史義例。亦與其議。距今四十年。恍如隔世。但恐後生晚輩。未嘗夢見　義公。而欲更絃改轍。　義公在天之靈。其能安之乎。抑將拒而不受乎。皆不可知也。此非一亳爲私。而萬死爲公。如其可否。則在總裁所鑒定也。僕不與焉。諸君有意研覈。賜明對。（按此文當泊文會不載。或今人輯有能知者。吾方搜求焉之赤水老人許）

一正按。享保以來。古文辭之學。盛行于江都。風靡天下。當是之時。本館新進之士。亦或爲彼所惑。故其論文章。不究古人用意之勤。欲輒改寘。老牛先生之昌言拌之。不亦宜乎。

管庫吏藤咲正方。訂日本史引用書目。

二年丁巳

五月。總裁打越直正。有請禁續編書。先是。小池友賢。見直正三條之議。謂依田處安曰。前輩建議。請修續編。　肅公既命爲之。則　後小松紀及北朝后妃皇子等傳。當入續編。今授日本史于梓人。宜闕。　後小松紀。彌入（直正俗稱）不知有續編之學。故云云。不可從也。於是。直正致書友賢及安積覺。極辨續編悖。　義公之本意。計酒泉佐治之所計。覺時臥病。亦爲直正左袒云。

安積覺。檢閱紀傳。竣功。皆可繕寫上梓。十一月二十日。賜銀十枚。以褒之。安積氏家書及傳略 十二月六日。覺臥病。十日。終于水戸梅巷宅。年八十二。傳略 門人德田庸。有祭澹泊先生文。其略曰。昔 義公開館修史。在先生之明年。于是遭遇右文之日。潛心金匱之篇。强記洽聞。材拔廣宣。不測如千頃之陂。其出如萬斛之泉。旁訂正魯魚。以極今茹古。雖稗叢。亦究覽而折衷。其手澤存者。充牣祕府。確乎烈焰之純金。屹乎頹波之砥柱。遂成不朽之大典者。先生之力也。而其功業不可遽數。近歲以登梓之命。再加檢討。朱墨交鶩。糾其舛午。業已完其功。方圓中規矩。繕寫既向成。有日。於付剞劂。吁。先於修史而生。終其功而沒。是精誠之所感。信哉。 義公比以一輪月。嗚呼哀哉。先生以其功完竣歸休乎。何專公而忘私之甚也。且先生之臥病。以 義公之忌日。則 公欲召問史之成乎。黃泉之下。何相信之審也。云云。

一正按。澹泊先生之於史館。駿功偉烈。卓乎盛矣。先修史而生。終其功而沒。豈偶然也哉。論贊之作。馳騁古今。淹通和漢。在他人。則病其不博洽。在先生。則病其失博洽。今日校讐。實百年論定之秋。不能起先生於九原。是可憾也。

四年己未

十二月二十五日。小池友賢。依病免總裁。水府系纂

五年庚申

正月十三日。增子淑時。享保七年。始入レ籍。河合正修。享保元年。始入レ籍。共爲總裁。水府系纂

八月五日。總裁打越直正沒。年五十五。水府系纂

一正按。樸齋先生之讜言正論。共爲人可想見也。平生自謂。吾短。于文辭。故文章之潤。宜仰老牛先生。今觀共文字。實如共言。能自知共短。而取于人。而以爲善。尤是以見共公心矣。然耿介之性。落落寡偶。竭力職事。齎志而沒。亦可哀也夫。

立原先生曰。樸齋爲總裁時。紀傳上梓。有司愛費。不命諸工。而託諸府下士人之善雕刻者。雕刻未半而止。今共板有一二存者。拙陋之極。使人厭觀。苟使當時刻成。後人欲加改正。亦不可得。當時之不成。實今日之幸也。

寛保元年辛酉

二月。總裁相議。分修諸志之未成者。天文則小池友賢・神山直層。地理則加藤厚明・富田敏貞。神祇則名越克敏・丸山乘春。禮儀則松村榮・菊池方。輿服則增子淑時。藝文則河合正修。刑法則秋山涉・市川忠貞。災祥則綿引有恆・野口祐。佛事則德田庸・鈴木重祐。先是稿成者。唯職官・食貨・音樂・氏族・兵馬五志而已。元文六年。分屬修志書

一正按。十四志之目。蓋定於老牛先生之時。至是尙遵共成規。食貨・兵馬。老牛所撰。此

以爲稿成。自今觀之。猶屬草略。職官蓋成於中島平次。音樂成於小宮山桂軒。氏族成於丸山雲平。皆編次略就。而刋修未精者。

二年壬戌

正月十三日。德田庸（享保十六年。始入館。）爲總裁。（水府系纂）

延享元年甲子（青山延于貼簽ニ據ル）

十二月二十八日。總裁依田處安沒。（上同）

二年乙丑

三月三日。名越克敏（大內記林□□（信鶴）門人。享保十九年。始入館。）爲總裁。（水府系纂）

寛延二年己巳

二月。再校大日本史。淨寫竣功。自享保甲寅有授梓之命。至是凡十有六年。（史館舊話）

一正按。自是而後。紀傳之書。東之高閣者。幾五十年。修志之任。有名而無實。抄書纂錄。遷延歲月。總裁之職。亦不過執經侍讀。備顧問而已。噫。微今公之好學興立原總裁之任職。日本史其供蠹魚乎。

三年庚午

總裁河合正修。述史館舊話。

一正按。舊話之作。不過兎園冊子耳。豈足稱總裁之撰述哉。然耆老舊聞。往往賴此以傳。則亦不可廢矣。但主意所在。詳於　先君崇重史館。優遇學士。而修史大義。或不多及。此其所以爲舊話也歟。

寶曆五年乙亥

十一月八日。總裁河合正修沒。年五十七。水府系纂

七年丁丑

十二月二十五日。德田肅罷總裁爲　世子抱傅。水府系纂

八年戊寅

正月十二日。鈴木重祐爲總裁。同上

七月二十五日。總裁增子淑時沒。年五十七。同上

明和元年甲申

五月八日。富田敏貞爲總裁。享保十八年。始入館。

二年乙酉

二月十四日。　良公薨。　今公襲封。

三年丙戌

六月十八日。德田庸再爲二總裁一。二百五十石。明年。班二持筒頭一。

八年辛卯

十二月二十九日。總裁德田庸沒。年六十二。水府系纂

安永四年乙未

六月二十九日。總裁二百五十石。名越克敏致仕。六年五月十六日沒。年七十九。○水府系纂

五年丙申

正月十三日。野口祐增于淑時門人。享保十八年。始入レ館。爲二總裁一。同上

七年戊戌

九月二十五日。總裁野口祐沒。年六十三。同上

十月十三日。大場景明享保元年。始入レ館。爲二總裁一。

天明四年甲辰

十二月二十一日。總裁大場景明致仕。明年五月沒。年六十七。

六年丙午

六月十九日。立原萬寶曆十三年。始入レ館。爲二總裁一。與二鈴木重祐・富田敏貞一同列。特命專二管編修事一。

七年丁未

二月。彰考館災。庫中藏書皆免災。其出在館架者。悉爲灰燼。紀傳稿本記撰人姓名者。及諸志稿。多焚云。

寛政元年己酉

夏。總裁立原萬在江邸。建言。從前史臣。皆云。修志。修志。沒世窮年。不能脫稿。徒以志之未成故。使紀傳之既成者。併祕於庫中。　義公經世之志。百年而未公於天下。甚可歎也。夫義公之志。專在紀傳。今宜精細校訂。速布諸人閒。至如修志。則特其餘事耳。於是。日本史上梓之議復興。

一正按。先生此言。蓋有爲而發。其實有紀傳。斯有志表。史體爲然。先生豈不之知也哉。不過欲促紀傳之上梓。而已。小宮山編修。聞先生之建議廢志。致書爭之云。使日本史爲編年之體。則無志表。可也。既創爲紀傳之體。決不可無志。歷代之史。有紀傳而無志者。唯三國。南北。五代諸史而止耳。割據爭亂之世。土宇狹而曆數促。禮樂制度。無足紀述。其不作志宜矣。赫赫　天朝。一姓相承。二千餘歲。經綸制度。典章文物。豈可無紀載哉。時一正亦從先生。在江邸寓舍。頗與聞編修之說。其侃侃正言。事師無隱如此。

冬。召著保己一。（璃撿）校日本史。保己一爲人强記。能誦　皇朝古書。旁通典故。每聽人讀紀傳。凡其事實乖謬。年月錯誤。皆能歷歷言之。遂建議云。凡各條所注出典。宜悉就原書。

以質其異同出入。衆初難之。然黽勉從之。其後所賴以訂正者頗多。

一正按。史之得失。顧體裁何如而已。博考而精選。固莫以尙焉。然瑣瑣異同。何足悉究。塙之議。算髮而櫛。數米而炊之類耳。然數年之問。遂能竟其緒。後人以臆潤色。悖原書者。皆得以加訂正。則塙之功。亦不可沒矣。

三年辛亥

十月四日。總裁（祿二百石。班持弓頭。）富田敏貞致仕。（六年甲寅正月廿六日沒。年七十七。）

五年癸丑

正月二十一日。總裁（祿秩同上。）鈴木重祐沒。（年七十七。）

七年乙卯

總裁立原萬使于京師。公餞之涵德亭。

八年丙辰

春。再修彰考館落成。

秋。江館假總裁高橋廣備。就水館校本紀。

冬。校正局生相議。請總裁。繙閱史館案牘數函。抄其有關係修史者。錄爲八冊。

大竹親從倡議。出楠正儀于將軍家臣傳。

九年丁巳

春。江・水兩館諸生。每日入館。勵精校讎。無有休暇。至秋而止。

八月。　公召總裁立原萬。問日本史事。　公亦立日課。重校紀傳。命史臣侍讀。先史一正邸。與高橋廣備校讎紀傳。竊嘗議題號。振志日。猶未請公裁。亦來在江

一正按。日本史之告成。蓋有天數。豈唯人力也哉。夫距　義公薨。十有五年而紀傳始脫稿。二十年而始獻。　幕府。三十四年而有上梓之命。五十年而繕寫竣功。其後東高閣。徒經歲月。古人不言乎。百年而論定。方今　明公在上。抱不世出之姿。慨然復古。右文之治。追躅　義公。而大場大夫監理館事。督課尤力。立原先生總裁史局。陳力振滯。

義公在天之靈。其或有竢乎今日耶。客歲冬。先生謂館僚曰。　義公百年遠忌。在已未歲。相去僅三年。校刻紀傳。以成。　先君之志。必不可踰此期也。於是。在館之士。莫不皆激勵奮發。加之。　君上以聽政餘暇。躬自閱覽。將限一兩歲以卒業。自有史館以來。未有若此之盛也。館職之士。孰敢不竭力研精哉。夫時難得而易失。苟失此機。日本史決不可成矣。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嗚呼。自　義公有修史之志。聘學士。購典籍。請　天朝。告　幕府。四海之廣。莫不蒐羅。編修校閱。多歷年所。耗稾祿。費金帛。不知其幾。如能及今之時。大業告成。先志獲伸。藏諸名山石室。傳之通邑大都。豈不千古之一快也哉。

是歲孟冬二十二日。彰考館散員藤田一正。書于江邸寓舍。

修史始末　卷之下終

勸農或問

勸農或問目錄

卷上

勸農總論……一三
原弊五條
一　侈惰之弊……一三
二　兼併之弊……一四
三　力役之弊……一五
四　橫斂之弊……一七
五　煩擾之弊……一六

卷下

總論五弊緩急……一七
首論去煩擾之術……一六
次論除橫斂之術……一七
次論均力役之術……一八
次論破兼併之術……一八
次論禁侈惰之術……一九
終論節用愛人之道……二〇

勸農或問　卷上

或問、民は邦の本にして治國の要は庶・富・教の三つを先務といたし候事と承候今戸口歳に減じ田野日に荒れ上下共に財用不足貧を患ふると天下一とうの通病とは云ながら倉廩實たず衣食足らず候ては恆の心あるべき士さへ恆の產なきが如く自ら禮義廉恥の守も薄く成行く勢なれば國の教化如何にも行はれ難く覺え候先づ第一に庶・富の策を講究ありたきことに候人別の耗たる事享保の時に較ぶるに殆ど九萬に及び享保十一年丙午公儀へ書出候御領國中總人數三十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五人内十七萬六千百三十二人は男なり寛政十年戊午總人數二十二萬九千二百三十九人内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は男、享保丙午より寛政戊午に至るまで凡七十三年が間總人數にて減ぜし事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六人男子にて計り五萬三千八百八十九人を減じたりと云或人の說に此總數のうち町人分七千二百餘人百姓分二十二萬千九百餘人ありと云版籍の事もとより有司の外詳に知ることを得べきに非す姑く傳聞の大略を記しぬ　免合の折たること寛永の前に比すれば既に十の三ケ三分餘を損じたり寛永十七年庚辰總高の取五つ一分六厘九毛餘天明二年壬寅總高の取三つ四分二厘餘これ今の一萬石はわづか昔の六千六百石の取高に當れるつもりなり但この庚辰の翌年幸已に御檢地ありて始て總高三十七萬石餘には打出せし也此等のこと委しく論ぜんには事長ければこゝに略しつ　有司の憂是より甚しきは無し如何なる政ありてか庶ありて且富み國用不足なく上下安泰たるべきや

曰、國用を制するは冢宰の職にして量入以爲出は古今の通誼也これを生るに道なくこれを取に度なくこれを用るに節なきがゆゑに國財常に足らざると今の諸侯皆然らざるはなし土地・人民・政事は

諸侯の三つの寶たる事をば忘れて屑々として工商の徒と利を爭ふに至るものあり夫れ町人は素封の富といへどももと尺土一民も有たざる者なれば貨殖の術を善くして金錢を寶とするより外に寶とすべき寶なきこと勿論なりさるによりて貨殖に巧なるを中〻士大夫の智にて及べき所に非ずしかじ各其寶を寶とせんには古の英雄豪傑富國の術樣〻ありと雖も皆〻其務とする所農桑に本づかざるはなし百工を來たし商賈を通じて國利と爲ることを謀れる類もあれど其本立ての後なり或は常賦の外に山海鹽鐵の類幷諸の國產を搉して財用を助るとを策る抑亦末なりと謂つべし且古と今と時異なり徒に古人國產により國を富ませし陳跡を見て其眞似をせんとせば守株待兎の類なるべし古は民に取ると細かならず定れる賦稅のみにて用足りしが軍國多事の時に及で國用或は足らざれば英豪の士時を濟ふがため常賦を增さず別に國產の利を考へ諸浮役を以て國を富せし事もあるなり今は民に取るべき程の物亡產も遺る所なく昔は賦外の征、有事ときの用に備へし所まで今は悉くに取り盡して無事の時に用ひ皆〻宂費にて糜すやうに成たれば昔の財利を畫る者は工を爲し易く今の財利を言ふ者は術を爲し難しと先哲の言ひし誠に格言とすべし小人の利に喩るは天性なれば諸〻國產の品をこしらへて利あるとならば是まで下にて爲さず棄置べけんや當國は　威公　義公の基を立給ひし所富强の業他に讓るべからず當時智計の臣望月五郎左衛門世に分別五郎左衛門と稱せしは此人長谷川五太夫割物奉行にて名あり人　平賀勘衛門堀田家浪人算勘を以て名あり　義公の時來仕の如き其人に乏しからず上にして興すべき國利あらば後人を待て之を置べき謂れ

なし一槩には論じ難けれども今まで上下ともにせざる遺利ありといはゞ多くは利なき事と知べし但

威　義二公已來百餘年來時移り物換れば土地・人民・政事の三寶在りはあれども弊生じて昔の如くならざるもの多し今　明君賢相千載一時の際會にて大に言路を開き仁政に志し百年の積弊を振ひてむかしの純治に返さんとし給ふ願くは三寶を寶として勸農の政を先きとし給はゞ誠に民の父母たる君子にして庶富の業成ると日を指して待べし國用の不足何ぞ憂ふるに足らん

問、勸農の急務たるとは勿論なり人民減少田野荒蕪の餘りなればたとひ農を勸むるとも荒地急におこす力あるまじきか入百姓しても多くは成就せず育子の令を嚴にすとも五年十年の役には立まじ取箇の什が三餘折たるいかにして早く立返り國用たるべきや但庶富の策目前の用に迂遠のやうなりとも後によき事は爲さで叶はざるなり七年の病に三年の艾と申事も侍れば今より心がけば間に合事もあらんか如何、曰、元祿十三年庚辰（義公西山に隱じ給ひしは此年なり明年辛巳始て廿八萬石を三十五萬石に改算せらる）國用大に不足してより已來今に至るまで凡一百年、聚斂の臣、踵を繼で出で所謂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といへる勢にて國民次第に疲弊せしかば戶口耗損田野荒蕪して稅科亦隨て折減せしと一朝一夕の故に非ず其由來する所漸ありと知るべし昔元和・寬永の際は萬民始て戰國の苦を離れ大平の樂を得たりしかば人〻競て本業を務め力を田畝に盡し武家の諸浪人は多く農間に歸し編氓となりて草萊を墾闢す是所謂人有餘而地不足と云ふ勢なり本より干戈を捨て耒耜を事とすれば夏畦雪蓑の勞骨折るゝとも思はず大

半の賦稅五つ取より以上収納せることありとも左まで怨苦せず寛永之檢地段歩は古より縮め(豐臣氏の法六尺五寸を一歩として三百歩一段なり當代の法六尺を一段別の分米を盛付ること舊數の儘なれば田租の額舊に比すれば許多の增過あることは勿論時人の力任せに墾開せし田の半腹谷の中間尺寸の餘地もなく繩を入て稅を起せしといふ是後寛文・延寶の時に至るまで勸農の政行はれ民力甚壯にして名田少き者は人數に齒せざる風俗なる故競て新田を起せしに物極則變、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古今の定勢なり太平も既に久ければ人是を常とし游惰になれて日に勞を厭ひ佚を喜ぶ故新田多ければ古田手餘りと成る是所謂地有餘、而人不足と云ふ勢に趨けるを剩へ元祿の末より新法行はれ寶永の改革暴賦重斂大に斯民に禍し接に寶永改革の政ひとり一の松並勘十郎が所爲に非ず元祿の末よりよろづ侈大を好み虛飾を事とし給ふ故國用大に不足し種々の新法を立てるなり新法行はるゝに隨ひ祖宗の憲令良法美意の存せる所是を高閣に束るは必至の勢なり松並が敗れし時一切の罪をかぶれ一人に負はせ江戸邸の執事より水戸の有司へ移書せしに向後御改革御止被成候へども役人中内々取計只今まゝの通り被指置御尤に存候萬端是と被成方可有之といふを見れば松並已に罪せられるゝも其弊法悉く除きたるにはあらざるなり今那蹟に寶永元祿已前の簿帳をば悉く府城に收藏に納め元祿の末年已後の簿案のみ存せるといふ是模範不模、範不範といふもの也又郷村の取付は其の本取といふを立て目當とし是より斟酌を加ふると云其本取とは何れの年にやと問ふに寶永六年已丑なりと云今年曆を推るに松並が改革の新法盛行は郷村の取付至極高免に成其所により二つ三つ、上は一段五割增にして永樂勘定を用ひ、寶・子兩年の內に先規に一倍する故百姓不堪困苦して騷動せしこと已丑の春なり此年勘十郎罪を案りしかば丑の取付は民心を慰ノ爲に永樂割を止め稅法古に復し取り付輕かりしや否は知られざる其の本取といふこと甚高免にて今に引合なたしといふ故に恐らくは松並が擧斂の遺法なるやうに思はるゝなりたとひ然らずとも外に本取の定規なきに非ざるをかゝる不祥の事ありし年の取付を後世まで法則とすべき謂れなし是一事にても寶永已後の有司に一卓識の人なるを知るべし昔仙臺にて奸を換ふ國や亂すし賢臣原田甲斐といへるは本藩譜の士より擧斂附益の衞を以て進擢せられ重要の職に任じ勢に乘じ惡を恣にせしかば終に大禍に遭ひたれども彼が建立せし法は皆國主附益の便利なるゆえ今に至て其國の有司承用ふといへることかの國人の說を聞けり然る故にや近年伊達氏次第に衰世に成て國の疲弊せること大方ならず人民歲々に流亡すと云氣の高なることなり願くは吾昔相の賢明により寶永已後の餘弊を除去し國の元氣を養給ひ將來仙臺の如くに至らざるやうに仕りたきことなり百姓の故に其田畠を棄作にするの機已に此にあらはる正德二年に至り戶口の減損を

患られしと見えて始て人別の吟味きびしく他處出人返し等まで在しかども其仕方如何にやあるらん是まで他處に游食せる者鄕里に歸來て悉く力田はせず却て末作奇巧、彫文刻鏤を事とせし故民間の家居器物等以の外美麗になりしこと此に始まるといへり今人深く考へざる者は享保の時を盛事とすれども當時の文案を檢するに國用不足せるによりて儉約省費の令下ることしば〳〵なり庚戌享保十五年の秋に至ては貧民取續くこと能はず離散せる者あれども郡官の吟味不行屆に候間能くせんさく候やうにとの事も見えたり享保丙午より延享の丁卯まで僅か二十二年の間に總人別にて既に三萬餘人を減ず丙午には總人數三十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五人詳に上に見ゆ丁卯には總人別二十八萬七千五百四十八人内男十五萬九千百三十一人女十二萬八千四百十七人にて百姓二十六萬三千四百三十二人水呑二萬四千百十六人といへり是享保より三萬を減ずと雖も今に比すれば猶五萬餘の數多かりしなり民間次第に衰弊既に如此ときは寛延・寶曆の際或は郡代を置かれ或は御郡奉行・御代官の數を減ぜられ或は諸大夫にて直に民政をすべ聽かるゝ類、法を變じ術をかふると一にして不足ども未だ收民の要を得ざるにや戸口の增すこともなく田野の荒蕪せること當時に在て既に夥しきことなりといへり寶曆中民間にて綴りたる救苦篇といへる草紙にも時の民力甚だ衰へ寛永・正保の百姓には似るべくもなく昔墾開せし田畠多く山獸の棲かとなりしよし見えたり兎合の益〻折たること有司常に其故に復せんと欲し議論種々止むことなけれども終に其實効なし加之戸口は增さゞれども徒に租賦を減ぜずして國用の不足を補んことを計るを以て功とすること俗吏の習ひなれば古人の譏るところ虞人其裘の毛を惜みこれを反し着て薪を負へども皮盡れば毛の傅く處なきを知らざるに異ならず今に至てはいよ〳〵地有餘、而人不足の患、急なると嘆ずべきことなり昔は人有餘、而地不

足、今は地有餘、而人不足、時の勢は世と共に推し移るものなれば今の民をして遽に寛永・正保の民の如くならしむることは聖賢と雖も不能ところなり然れども今は今相應に時に適する治術あるべし地有餘、而人不足、されば稅科も減じ國用の不足せることに定れる道理なれども委く論ずれば國用の不足はひとり稅科の減ぜし故のみにも非ず甚子細あることなり昔之量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勿論なりと雖も苟も其變に通じて政を爲さば人不足なりとて入百姓するにも及ばずたとひ他處の民を招集するとも利なき時は來るべからずもし來て利ある程ならば十人の鄕里を離散すべき謂れなし山谷の間人遠く手餘の荒地は姑くさし置き良田良畠の作る可くして作らざる者多きを勸農の術を以て游惰の民を驅て盡く耕作に趨かしむること何の難きことかあらん今游手多く人有遺力がゆゑに不穫多くして地に有遺利、是財用の源を塞ぐ也然して別に富國の策を談ずる智者は爲さざる所なるべし國用を制することは冢宰の任なれば此に論ぜず牧民共道を以てせば庶ありて且富しむる事掌を反すよりも易き術あり聖人の言に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といふ事政を爲す者の大戒、古今不易の訓なり然ども禍に因て福と爲し敗を轉じて功となす日を終へずして改まるものあり期月にして可なる者有、三年にして成ると有、五年七年にして績を底すものあり今の議者或は目前の小利近効をのみ求め或は悠々として十年生聚、然後に功を成さんと欲す二つのもの皆非なり十年生聚、國に庶あらしむるの本廢すべきには非ず　いかに人別寡なければとて

耕すべき田地荒ざる術なきは迂遠にして時を濟ふの急務に昧き也今の民を富しむるには惠して費えざるの仁政ならでは何程財を授けても益なし總人數少なしといへども二十餘萬ありといふ勸農の道行屆かざる故今一夫の耕す所古の一夫の半にも及ぶまじ老幼幷廢疾のものは除て外は悉く田畝を勤むべき者なるに游手してくらすもの數しらず兼併の豪は阡陌を連れども貧弱の徒わづかの土地さへ持たざる有、提封四十萬石（今の十七石餘の地古の百姓一軒前の持分也）の如く一人ぎりに割詰にこそならずとも貧富大小ともに相應に田地をもたせ人力を盡して耕作を勤めしめば手に餘る田地大分には有まじきなり（昔の井田は民の私業にあらで民の二十より六十までのものへ分ち授けしものにて其者老死すれば又他人へ授る事仕形は異なれども後世大百姓の譯由に田地持たるが其村の小作人へあづけ作らする如く田は農人の私田に非ざるゆえわたすも取かへすも自由なり夫故に土地を平均にして人力を量て田を授るとも思ふ儘になれども是は昔がたりまでにて後世は制度大に違ひ田は皆百姓の私田と成其多少各〻同じからず公儀にては只年貢を收る計にて田地は百姓持分なれば其多少幷授受の事公儀の勝手にならざるとなり）妄に稅斂を薄くするをのみ仁政と心得て古今の制度にかはりあるを知らずして什が一の稅聖人の法今に行べしなどといはゞ愚儒の腐談と謂つ可しさて又人別の不足するに隨ひ手餘の田地出來且游惰の民日〻に安樂を事として田地を離れ年貢幷夫役をば田畠持居る者ばかり責られて難儀すれども其本ををさめてこれを救ふ術なきは俗吏の拙謀といふべし井田の法は今に行ふべからず其意は萬世といへども用ひずんば有べからず土地の廣狹肥磽に損得なく貧富の勢大に懸隔せず風俗勤儉にして驕奢游惰の民なからしむる事聖人の遺意に本づくに非ざれば決て行屆ざる事なりと知べしされ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と云へり不均不和の政にては人別多く租入の增す樣にはなるべからずたとひ此上に免を下げ金穀の御救ひありとも徒に僥倖の者の幸となりて貧民蘇息の期なし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と云事あれば國計に於て甚だ嫌ふ所なるを俗吏の悲しきに是を心付となく或は心付ても手を束て如何にともするとなく徒に人別の不足をのみいふ事無術の甚しきに非ずや夫勸農の術他なしこれを利し是を貴ぶに在る而已これを利しこれを貴ぶときは民の農にすゝむ事水の卑きに流れ豐の壤きに走るが如きと疑なかるべし今の如き農を貴ばず農に利せざるのみに非ず五の大弊ありて日日月々に其病深く成ども是を止るとなし嘆ずべき事なり人別の吟味育子或は入百姓の世話又は取付けを下げ力田を賞するの類、人皆庶富の要務と思へども五弊除かざれば何の益にも立ざるなり凡弊といふもの聖人の法にさへ末に成ては生ずるとを免かれざるものなればまして其已下はいかなる賢君良佐の立たる法なりとも世の末に成ては昔の善きと思ひし事今は却て惡く成るとたとへば砂糖の入たる菓子は甘くて美味なれども久しく置き過れば其甘き所よりすえ虫生じて初の甘き所却て食ふべからざるの本となるが如しさて弊に法の弊あり時の弊ありいづれも明君賢相中興してこれを革めざるときは治を爲すこと能はずひとり民政に限りたることには非ず抑本藩は　威公　義公の御國なれば建國の法もとより惡しきとなきは勿論、遺風餘烈四方に被及して他の法則となるもの少なからず然るに今民政吏治ともに其弊に勝ざるは中葉已來の奸人俗吏輕しく祖宗の政を改革せしにより良

法美意もみな跡かたなきやうになりたるなり然れば是多くは時の弊にして法の弊には非ざるを其本法を取失ひしにより今は法の弊と成たるなり世の人其然る事を知らずして　祖宗の法只今の法の如くなる物と思ふは疎濶の甚しきなりたゞ　祖宗の良法といへども既に百數十年の世變を經れば斟酌なくては今に行はれ難きこと勿論なり昔管仲齊の桓公を輔けて霸業を成せし初に其國を安するの術第一に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といへり管仲が才を以てすら舊法を修め其善者を擇て用之といふときはまして管仲に及ばざるもの　一己の物ずきに新法を建立して民の心服有べきや聖人も雖善無徵則民不信と教られたり然らばたとひ才器管仲が上に出る人たりとも其國民の信從するやうには舊法を修るに如くはなし、たゞし其善き者を擇ぶといふときは舊法なりとて一概に泥み悉く其まゝに用ふべきといふには非ず　威公　義公の政、中葉已來奸人俗吏の爲に改革せらるゝといへどもよくこれを故府に求めば其遺文なきと有べからず某が如き陋巷の匹夫たゞに好古の癖により耆老の多聞なるものに從て當時の良法美意を探究し猶其一二の小なるものを識ることを得たり況や　明君賢相中興の功業をなし給はんとならば元祿已前の舊法を修め　威義二公を規矩として今の世態人情を考へ斟酌してよく用ひ給はゞ四境の中誰か心服し奉らざるものあらん誠に希ふ所なり然れども百年來の積弊を承けこれを一洗して民の耳目を新にし給ふ事極めて容易なる儀に非ず姑らく戰を以て喩んに廟算豫め定らずして事に臨み少々の勝負に氣を奪はれ左や

石やと前後狼狽する樣にては決して始終の功を立がたし古人戰を論じて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興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と云へり是ひとり戰をよく論ずるのみに非ず今の民政も此三德なくては行はるべからず第一に土地と人民との積り合せ肝要なり地有餘而人不足なりとも不足ならば不足のやうに仕方あるべし人力もとより限あれども勤惰の相違各別なり且人數の賦り樣惡しければ衆といへども共用をなし難し昔のよく兵を用ふる者は寡を以て衆に勝つともあり人民をして地力を盡さしむること一人を二人三人の用に立つる程ならば四十萬石の地手餘りは有るまじき也さて均平の政を施し本を務め末を禁じ弱を扶け强を抑へんとするとも先づ仁德を以て萬民の歡心を得貧富共に心服せざれば事を成さあたはず又非常の事は常人の驚く所にして民可以與樂成不可以與慮始其紛紛の譏あるは必然なり然れども疑事無功といふ事を初より明らかにして始終の大計かくあらで叶はざると見屆けたらば大勇を以て決斷し、おぢず、おそれず、無二無三に行はざれば英雄の擧とするに足らず此三德を以て民政を爲し給はゞ庶富の業は勿論武備を張り文敎を敷き天下後世の手本となす事も明君賢相の上に在てはむづかしき事にもあるべからずさてよく病を治るものは必ず先づ其病の本を究もと云へば民政を修るにも先づ其大弊を盡くすべし所謂五弊とは一に侈惰の弊二に兼併の弊三に力役の弊四に橫斂の弊五に煩擾の弊なり此五弊あるゆゑに弊之又弊種々樣々に成りて仁惠

を布き嚴刑を施し給ふとも痒き所へ手の屆かざると申す如くなる事也

問、五弊の目其說如何、曰、某もとより愚賤たゞ憂國愛民の心より古を考へ今を揆り五の大綱を見得しがもとより其職事にあづからざるものなれば郡吏村民委曲の談に至ては平生見聞の違ひ又は了簡違ひも有べけれども大體に於ては少しく見る所あらん歟、一に侈惰の弊と申すは民のおごりて且ういやくをすること也人情質朴を厭ひて華美を好み勞苦を嫌ひて安佚を喜ぶ事誰しも同じき所なれば民の侈惰に趨くと尤なる事也況や當時吏治の失により勤儉も益なく侈惰も勝手次第なれば蠢々蚩蚩たるもの悉くこれ侈惰ならざるはなし元來當代田賦の制　東照宮の御時より百姓一年の入用夫食をつもらせて其餘を年貢に取り百姓は財の餘らぬやうに不足なきやうに治るとなり然るに大平の久しき上下競て奢侈を事とし制度の疎濶なるまゝに金さへ有れば如何樣の事も出來る世界となり庶人のおごりはもと富商大賈又は鄕里の豪民より手はじめをし家居衣服飲食の美其鄕里鄕黨に誇りしが常となり次第〳〵に其風推移り後には貧民までも其眞似をしたく思ひあと〳〵は田宅器財迄も典賣せでは叶はぬやうになる事は思はず先づ目前のよき事を謀る也人情既に如此なる上は工人は無用の器物を作り出し永久の堅固なる用には立たずとも當座の目好ましき彫文刻鏤の物其價日〻に貴く商人次第に行わたりて奢侈の媒を爲す故に今は其奢侈常となり天下一とうにおごるとしらでおごりに任する也初め自分よりおごると心得ておごるうちは時によりて了簡もあるべけれども今はおごり

と知らで平常か様なくては人界の交り出來ぬ事と心得居るゆゑ中〻三日法度などにて其奢侈を禁ずる事はならぬ也ならぬと知りつゝ面てむき計にて法度を立つる故奸僞益〻甚しく上の威令もかろく成て徒に益なきのみに非ず却て政事に害あるなりさて四公六民のわりにて年貢を出しても昔は風俗勤儉なれば土地より穀物の生ずる事も多く一年の入用も過分ならざるゆゑ農人は農人相應のくらしにて各〻其業を安んぜしが今は農事に出精すると昔に及ばざれば生穀も少く年貢は昔よりの引付にて出し一年の入用は昔に五倍十倍にてもたらざれば百姓の困窮日〻月〻に甚しき也其上に兼併の弊ありて膏腴の地は豪民に吸とられ力役の弊ありて田地さへ持居れば其高に應じて役に逐ひつかはれ農の時を奪はれ日夜奔走して安き心なし横斂の弊ありて年貢の外に重取に逢ひ非道の勘定にてばかにされ内心面白からず煩擾の弊ありて諸事こまかに面倒なり訟獄ありてもらちあかず無用の費のみかゝるなり此ごき勢なればたとひ奢侈を止め如何に田畠に出精するとも農業計にては決してくらす事ならず是非商ひにてもする事なり初め吏より禁ぜられけれども御年貢のたり合と申せば吏も亦經界の正しからず農民の利少く不相應の租税を責る事あるゆゑ尤なりとて打捨おく商をすれば利潤も多く骨を折ることなく利潤の餘りにては分限の外に奢りても農業ばかりかせぎて儉約せし時よりくらし有餘なり田地の高をへらし作らざればそれだけ役につかはるゝと少し五百金千金を蓄て君上へ獻上すれば俄に鄕士にもならるればかたゞ〳〵勝手よろしさなくとも商賣にて金錢を儲け置き

田地のよき所計りえり取にして兼併の豪となり或は奴婢をかゝへ或は小作人に渡し其利を收む名は百姓にても鍬鎌手にとらずともすむ事也是より一等下りては百姓の不勝手なるを知り飲酒博奕游蕩無賴に流るゝ者もありもとより產を破り田畠をば沽却すれども田畠なきまゝに一日半身も御國の夫役につかはるゝとなく四方へ徘徊し安樂世界に住するなり游手にして衣食すると出來ざれば御城下へ出て日用を取るもありぼていをふるもあり諸士の長屋持と成るもあり町家の使役と成るもあり種種樣々なれ共百姓よりは安樂にしてくらしやすし鄉中は如何なる惡地にても百姓居屋敷とすれば其屋敷より上畠の年貢を取らるゝ舊法也町家は何十間の間口持たりとも一錢の租稅を出す事なし（町内のこと）し錢とて間口割にかゝれども是は百分々々勝手にて自身にのとむべき火事役や馬指役等の定たる事におごりて出でず貧乏なる閑民を常雇として置く故其割合にて錢を出す其外は御祭禮をとり・風流物等のかゝり錢のみに公上への上納とては更に一錢もなし

古より士農工商とて農は士に次たるものとこそ申候に昔は農より士になれども今は鄉中の農人は士百姓とて人是を賤しめ商賣をして金をたむれば俄に鄉士に成て昨日までの親類にても同輩にても事によりて手討にもすむ事あり御城下の町人は元鄉村に居ては筋目もなく或は百姓の瀧譜代にても御城下へ移りて少しく年を經、金さへあれば御祭禮供奉・御入國の御迎御見送り甚しきは登城して御目見えも相濟む百姓こそ百の姓族あるべけれども賤しければ名のるとならず庄屋・組頭にても妄に上下を着ると叶はず町人にはいへ名ありて外に無用なる苗字さへ金によりて苗字御免にも成る上下等を着るとは並々の町人にても今は屋敷さへ持、かつぎ棒にてもかたげざればなる事に成たり右の供

奉や御目見えや苗字・上下御免又は町奉行所迄年頭・五節句に出るの類是を町人の格とす古は民に爵を賜と申事も良家の民にて工・商の雜類へは賜ふことを聞かず格といふ事武士の上にこそあるべきに町人の家格といふ事埒もなき事なり役所より申渡すにも親代の家格たるべきなどといふ片腹いたき事也百姓こそ今代は兵・農二つに分れて古の百姓とは違へども武士に近き者なれば名字を稱し上下を着る類筋目あるものは御免にてなくとも其村にては昔より私に用來たりしを近年は別に富民の中にて名字・上下の御免といふ事出來たれば其餘のものはならぬ事に定まり町人の如く容易に上下を着ると叶はずすべて郡奉行所の廳へ出るにも其あしらひ甚あさまし町人も町奉行の役所へ出て甚俯伏するは勿論なれども年頭・節句の類上下を着し僮僕を召連其身に雙刀を佩ず從者に腰刀なきのみにて其出立は中〻小身の諸士よりもよろしき也扨又郷中は窮民御救ひの料郡吏より願出るも容易にはすまず郷中より出て長屋持などに成候類村〻へ返るべしとはいふといへどももとより田宅も失ひたる者何を目當に歸るべきさればとて役所より右の類へ種・夫食をあたへ屋作るべき材木にても授けしといふ事を聞かず町家にては貧乏人、家普請ならず大破に及べば役所より金を下さる長屋持等はもと郷中游惰の餘民にても町家に移住すれば困窮をいひたて育子金などすむ事なり町人は幾千人ありても御城下に住する計にて一粒半錢の租稅を上納せず太平の世奢侈を導く害を爲すのみなり百姓は今は兵役には立たずとも治世にも年貢の外夫金・舟金を出して軍國の用をたすためとす町人に

は此事なきのみならず亂世とならば第一ににげはしるべし百姓にも逃るものも有べけれども陣夫の數今の黒鍬中間など計にて中〻間に合ふ事ならばいやとも催促して召使はずば叶ふまじ常日にも夫金舫金を出し軍國になりて又召つかふは無理なれども用捨は有るまじ百姓は如何なる因果にてかくあるらん町人は治世亂世ともに武家の役に立たずしかのみならず凶年飢歲には食物不足にて第一に御救ひを願ひ國の倉廩を耗す者どもなり商も四民の一にて昔より有無を通ずる用に立置ものなれ共其數大抵士と農との數につもり合せてよき程あるべきなり有司〳〵は大體を知らざるゆゑ町方にてはめつたに町人へ贔屓し鄕中游惰の民にても引込み不課無用の人を金をくれ〳〵産み殖させて人別の增すを喜び町人の本職を忘れて侈り且惰りて大名の出來そこなひの如くにて家産を破るをも舊來の御町人なりとて過分の金を與へて是を賑はす是によりていふときは町人をば是を貴び是を利して農人をばいやしめ且困むるは今の吏治のすがた也勞苦を厭ひ安佚を好むは凡人の情なるに商賈末業の者は貴く且利ありて良民力田のものは賤しく且不利なる世界に誰か農に勸むものあらんやそれにかまはずひたすらに力作するものはよく〳〵のばか律義なるもの而已なり少しも利口なるものは皆〻骨折らずして金錢を儲けくらす工夫をするゆゑに百姓のうち田畠を多く作るものは稀なり南領などには百姓人別にてわづか高三四石を持ち家居を美麗にし數百金をたくはへる者多しといふ尤なる事也百姓の人別へりたりとて入百姓をせんより先づ御國中につぶれ百姓なきやうに農に利あ

りて力闘する樣にありたき事也又金穀を賜はり育子の御世話ありとも中々行き屆かず屆たりとも今の如くにては成長に及で他所に出づるもあり游民と成るもあり又十歳計より已上商人の店子といふ者に遣し御城下の富商大賈幷に鄕村末業の家々に出居るもの幾らといふ數を知らず是皆眞の百姓に立返るとはなし其外游惰の民種類極めて多し寺社人の如きるる其の一なれども此弊は近世に初まりたる事に非ず誰も知たる事なれば論に及ばず但出家には得度の法に準じて御領中の民より妄に剃髮する事を禁じ寺々の小姓や中間も寺領幷門前百姓の外を禁じたきことなり是は寺領の百姓は元より國の夫役をも勤めず不課の民なればなり古人の政農を勸めて游惰を抑へしに今は相反すれば百姓の游惰なること尤なり幸に游惰にならずして農業を專とするうちにも亦一つの惰りありて散田棄作とて己が力も餘り有り土の性もよくとも經界の政正しからずして賦稅に厚薄の損得ある故に出來べき良田をわざと棄作にし皆引になること也貧民御救のため免をさぐれば其免の折たる所計をよく耕し其外をばわざと荒す也是をたむるには常免の法に如くはなけれども今の如く兼併の奸有て經界正しからざれば常免にして當座は民の悦ぶやうなるべけれど本取をさげ公納減するうちに兼併僥倖の民まじはり居れば何の益もなき也同じ常免の内にも土地の幸不幸あるなれば常免に免の下りたるが常となりたらば後には今の免下りたる地豪民に兼併せられ永く公損と成べき也然る時は小百姓に利薄く大百姓の大利をねたむ心より又々自然と農に惰るべし、とかく是をすくふには均田にして常免を行は

ざれば散田棄作は止まじき也昔より人數數萬減じたる上に現在の百姓大半惰農にして末業を事とし其うち貧且愚にして農を事とする者もわざと散田棄作をなせば今の萬人昔の五千の力作にも及ぶまじ一國へかけては大なる事なるべし田野日に荒れ租入歳に減ずる亦宜ならずや昔魏文侯の臣李悝盡地力の教におもへらく地方百里の國（大抵今の十里四方程の國）由澤邑居に三分一引きてのこりたる田地六百萬畝これ諸侯の國にして其民治田勤謹なる時は畝ごに三斗を益す（此一畝は今の一畝二十一歩餘に當る三斗は今の二升六合九勺四撮餘にあたるなり）勤めざる時は其損亦此ごとし此積りにて地方百里の増減すなはち粟百八十萬石（今の十六萬一千六百八十三石零々二合に當る）となるといへり是は異國のむかしがたりにて今に引用ふべきに非ざれども今三十五萬石の地にても耕作勤謹にせしと惰て勤めざるとによりて生穀の増減ある夥しき事なるべし何とぞ勸農の政行はれこれを利しこれを貴びて惰農の惡弊を革めたきもの也さてこれを利するとてもみだりに免を下げよといふには非ず民不可選（タクヤシクス）、度不可改と云ふ事もありて薄斂にも大概限極あるべし且免にてゆるしたる計にては上にも云ふ如く貧富幸不幸ありて民の多幸國の不幸となるのみならず奢侈の俗此まゝにて改らずんば何程免の折たり共民の財用餘りあると有るべからずたとひ作り取無年貢に許すとも五年十年はよかるべけれども後にはそれにても平生の物入次第にかゝり其耕作は次第に骨の折れる事を嫌ふべければ決してよき事有るまじき也其證據は今の知行取の勝手すりきりたるにて知るべし知行取はたとへば無年貢の田畠持たる大百姓のごとし共田畠の得分は我物なり共知行所の百姓は小作人のごとし田主

の地を作りて其穫る所を分ち四つ五つの物成を納るなり然れば知行取ほど得分おほきものはなし其田畠を多く知行する役と云ふは軍役なり是百姓の夫役に奔走する理に同じ軍役は治世になければ職事ある役人の外は知行はたゞ取なる故わづか普請役金を出すなり其平生のくらし奢侈に過たるゆゑ一とう困窮して役金さへ時々に上納すること能はず平生の勤と云も御城中の上番など計にて家内のくらし朋友の參會に勤番より幾十倍の費ある故なり是を以て見る時は今の農人共に大に免を下げ作り取同樣にさせたらば初の程は難有事と思ふべけれども後はそれが常となり今の知行取の知行を取るが取る筈にて取ると心得る如く左まで難有事とは思ふべからず知行取の士は士君子にて恩義をも知ることなれども庶人にては是も左までの事はなくたゞ其田地持たる大百姓驕奢佚樂に耽り知行取の如くなりて自身は耕作せず奴婢をかゝへ佃客を雇ひて作らせ其花利を收むべし　奴婢の給金・小作人の骨折賃次第に貴くなりて後には作り取にても自分耕作せず物入多きゆゑ大に有餘はなく困窮日日に甚しかるべし伊勢・參河などに作り取の所あれども百姓よろしからずと承及たり是明證ならずや今高免にてさへ國用足らざるに所詮作り取にさするといふ事なきことにて無用の論の如くなれども當時百姓のすくひ方俗人の了簡にては免をさゞるより外の手段なし何程免を下げても其道を以てせざれば益なしといふこと是にて悟るべし如何にも奢侈の俗改らずしては教化を立ることは勿論、恩惠を施しても恩惠にはならざるなり育子の事なども風俗勤儉にて庶民くらしに物入なくんば官吏の心を

用ひやうにて金穀の賜なくとも行屆く仕方あるべし今は小民の子を育るにも衣食より已下玩弄の物までも富人の眞似をしそれがならずば一向そだてざる方がましなどといふもの多し子の爲に婦を娶るにも文度の金子結納の小袖帶等遣し農家に平生用ひざる御制禁の服をも長持へは入置かざれば婚禮ならざる事なり貴賤一とうの弊風とは云ながら近來民間婦人女子の侈費以の外夥し且百姓おごれる故品を作るにも食物にはならずとも當座錢の多く取れる物を作る當座の錢自由にて妄りに費し易きは極て後の困窮となる故に侈惰除かざれば何程免をさげ御救ひ有之ても人別をふやしたりとも田野の荒蕪せざる樣には成まじき也しかしながら民數の事甚だ重き事にて民數を獻るときは王者もこれを拜し給ふ程の物なり君子は民の父母、赤子を保んずるが如き政あらば流離の民も本業に返り生兒を殺すの惡俗も止み減に目出たかるべき也但驕子の用ふべからずといふこと有れば民を愛すればとてあまやかして我儘にさし置くべき事に非ず仁人の民を視ること子の如くするは其教辟邪肆無き樣に常產を制し本業を勤め衣食に困まず凶年飢歲にも飢寒に至ることなく安穩ならしむることなりあたら良民を侈惰に習はしめば失教の罪父母たる人に歸すべき歟

（兼併之弊）

二に兼併の弊と申は豪民の餘りある財を以て貧民の持分をあはせ取り富者は益〻富、貧者は益〻貧に窮潰の地悉く富豪のために吸とられて民の多幸遂に國の不幸となる事也俗眼より見る時は鄕里に富豪の民あるは國の光華と思へども政を知る人より見れば實に國の大害此に過たるはなし故に和漢と

も道ある世には此兼併を禦ぐ事を專務とせられし也今はふさがざる而已に非ず却て是を利しこれを貴ぶやうに成たるは俗吏の過と謂べし畢竟は人別も耗り荒地も多く租稅も納めかぬるに此兼併の者は奴婢を蓄へ土地も荒さず上納も期に後れず或は臨時の御用金等も獻納する故重寶なる者と思ふなるべし知らずや人別のへり荒地も多く租稅納めかぬるもの出來、はては御藏入も減じて御用金などといふ物仰付られずして叶はざる如く成るとも其源は此兼併の輩有が故なり然るを目前の丁簡にて重寶なりと思ふはたとへば我が資財を久しく人に掠められて其掠めたるうちより少々の餘分を我に贈らんに其初我物を掠めたるをばしらで少々の贈りもの有を喜ぶ類なるべし奴婢といふも昔の譜代者とは各別にて皆〻御百姓の人別帳に載居る者が困窮して身賣奉公に出るなり家に在て其田地に相應の作德あらば其もの力だけは耕作して年貢をも獻るべきものなり兼併の豪右の類を奴婢として己が田畠を作らせ己は知行取の如く家の檀那殿と成て耕耘を事とせず奴婢にて作り餘る田地をば村〻の小作人へ渡し其花利を居ながら收め取る也されば人別の不足なる上に此豪民は自身のはたらきをせざれば一國へかけてはそれだけ田畠作る人別へりたると同樣の道理なり但其うちには他所の民をかゝへて奴婢とする類も有べけれど少分の事也たとひ他所より來る奉公人豪民のたゞ居する者と其數つり合田地の人別同じ事にても豪民農業を自身にせず且奢侈佚樂を恣にすれば風俗の大害となり小民までも其眞似をして骨折せずしてくらす工夫をする故惰農次第に多きなり土地も荒らさず租稅

も滯らざるは元來膏腴の地を擇取にして私の取實は多く公上への納め甚少く家内は大人數にても夫役も寛き故骨折らずして出來る也貧民は是に反し瘠地を持て人別は少なけれど負高ある故夫役も繁くあたりかゝり物多く租税は土地になき高免の金穀を出すゆゑ毎年濟期に後れ或は縲紲にあひ或は借金して利をとらる終には身賣奉公四方に流離するより外なし其者のあらし置たる地は村一同の厄介となり年貢高役までをもつともむれば惣體の痛みとなる數年村わきまへの上免を下げ或は永引と成ても村民の肥るとはなくたゞ公損あるのみなり貧民の田畠何故にかく瘠地にて租税多きといふに豪民に膏腴を割きとられし餘なればなり豪民の土地は膏腴にて其納るところ實は什が一廿が一の税よりも輕く當るなり貧民是を見習へばたとひ己が土地税の厚薄田畠相應の取付けにて有餘不足なきつもりにて勤めさへすればよきをも豪民の幸多きを羨み己が得分の薄きを怨むとあるなり夫故に土地相應の取付にて公義に無理はなけれども悅ばざる者多く農に惰るは兼併の奸あるがゆゑなり土地平均にして經界正く上中下の差別を以て相應に輕からず重からざる年貢を出さしめんに誰か心服せざるべき然るに豪民有て一己の利を專にする故衆民の心をそこなふなり物之不齊は物之情也といへば民に貧富ありて一樣ならざるも其筈の事なれどもよく政を爲すものあらば百姓は同じ百姓にて古より齊民とも平民とも云ひたるものなれば豪强と貧弱と大名と奴僕の相違あるが如き事は決してなき筈なり聖人の政には土地と人別を量り合する法ある故民のうちに貧富懸隔なるとなし、ありとい

へどたゞ其身の勤儉と侈惰とによりて或は富或は貧なるのみにて土地の多少幸不幸はなき事也世の末に成り井田にも弊生じ其法壞れてより後は民に貧富の差別大に出來たる也富者は利多く貧者は利少き古今定まれる勢なれば昔の政を爲す者は弱を扶け强を抑ふといふ事有て兼併の民我儘次第にするとならず然れども昔の兼併と今の兼併と其害の淺深異なり昔のは田地を賣買するといふ事出來てよりぞ兼併の弊おこる也其事を論じて富者は連阡陌貧者は無立錐之地といへり是は豪富勢に乘じて澤山に田地を買取る故に貧民は力及ばず少しの持分もなく產業にこまるといふまで也今の兼併は然らず富者は名は持分の高少くして其土地の取實は多く賦役輕し貧者は名は持分の高多くして實は其土地すくなく賦役は重し富者は賦役のかゝらざる膏腴の地ばかり兼併して隱田も同樣なり其故いかにといふに田地の賣買百姓の自由にさするゆゑ此弊おこりたるなり聖人の法には田地の賣買といふ事決してなし然れども田制一變して田地、民の私業と成し上は賣買を禁ずると一葉にはなりがたし但永代賣渡といふ事民の產業を失ひ且は農人の本業を捨て末業に趨る基なればにや　東照宮より已來寬永のころ仰出されし幕府の御法にもかたく是を禁じ給ひ賴納賣といふ事と（是は地主方に年貢諸役を勤、買主は作り取にする事をいふ）共に今に至るまで天下の嚴禁たり　東照　大猷二公の仁政ありがたき御事なり後の俗吏制法の本意を悟らず文に泥み末に拘はり法を守ると心得永代賣禁じながら質地の流れ或は讓り地などと名を付かへて奸をゆるすゆゑ嚴禁も名ばかりなり畢竟は田畠既に民の私業なるを聖代上より授け

し時の如く一槩に賣買を禁じては人情に悖る所あるゆゑ其法壞れし也　先王の令には賣買宅地ニ經ニ所部官司ニ申牒、然後に是を聽すと云（田令義解云、略稟ニ田宅ニ地ニ田園皆同、）田宅ともに民の私産なれば無ニ據時には吟味の上官司より其賣買をゆるす事古法なり本藩にてはむかしより田宅の賣買を禁ぜず幕府の法には違ひしやうなれども昔は　先王の令のごく官司を經ざればゆるさず（其かた今は町屋敷の賣買幷に讓渡しにのこり居る也）貿易の際に奸を爲すと能はず　東照　大猷二公の制を設給ひし本意に叶て且古今の制度人情に叶ひたる事幕府の有司の及ばざる所なり井田收受（是漢土の三代聖人の法）班田（是李唐の法にして天朝のむかし大化已來の聖主世々用ひ給ふ）等の制は古に行はれて今に行はれず田地既に民の私産たる上は貧富强弱によりて其土地に廣狹瘠腴の不同ありて一樣ならざると必然の勢なり當時既に兼併の輩なきに非ず然れども戰國初て治り豪傑世に出て檢地といふ事を爲し民の私業を上へ奪はざれども其瘠腴に隨て上中下の位を分ち廣狹によりて幾石幾斗の數を定めしかば豪民獨り利を占むると能はず貧弱獨り苦むとなし誠に時措の宜を得たりといふべし檢地の後田畠の額既に定まりし上は民の私に貿易するにも其舊數のまゝ一反ならば一反、一町ならば一町、檢地の御圖帳に載るごく賦稅の高も一石か十石か舊のまゝにして百姓の名も六兵衞とか七兵衞とか昔の名田のとほりならでは讓るともうるとも許さゞる事今に下野邊に如ニ此の所ありと聞く不自由の如く成ども舊來の法と見えたり是にては兼併の奸行はるべき樣なしこれは他邦のと、本藩にても　威公　義公の御時は田畠賣買の制明らかにして奸を容るゝ事なし寛永二十年未三月廿四日（辛巳檢地ありて第三年に當る）鄕中

にて田畠を賣申す百姓於〻有之は改帳に作り一年切りにさし上可申事御郡奉行へ仰出され又寛文十一年亥八月七日郷中田畠賣買仕候者庄屋・組頭致吟味御郡奉行御代官へ申出候樣可被申付事仰出さるこれ人情時勢によりて幕府の法にも拘はらず私田の賣買を許し給ひまた後の弊を考へ給ひ貿易の際に奸ある事を防ぎ給はんため所部の有司を經てこれを許し且年々に帳を改め呈上せしむ誠に先王の遺法に叶ひ　幕府有司の名は禁じて實はゆるすものに勝れること遠しと謂つべし（本藩の制度　成義二公幕府の法にまさりたること少なからず是その一端なり）いつの比よりか此制弛みて奸僞日に甚し經界正しからざる故仁政も施しがたし凡田地を賣るほどのもの必ず窮迫の輩にて其賣るところの相手は必富厚の家なり富者は其有餘を恃で實は買たく思へどもわざと買ふことを欲せざる眞似をす貧者は饑寒に迫られて其速に售れん事を欲する故たとへば上畠十段にして十石の高あるを土地にては買人へ七段もわたし其高をば僅かに二石とも定め自分にては餘す所の地やうやく三段ありて公義の前は七石の高持なりそれ故に富者は地は日々に益せども高はふえず貧者は地をば日々に削らるれどもそれだけの高は減ぜず又富民の持分に位達ひの上田や或は不相應に取付け高き所にて割にあはざるをばわざと金をそへて貧民に讓り與ふるなりさて手前にては下の位にて上に當る土地或はもと窮民の持にて過半に免の折たる所を金の勢にて擇取に買ひ又は初に云たるごき貧民と相對にて高を元地主へうぶせ手前へは高なし同樣の土地を持となり故に富民の土地は次第に肥え貧民の土地は次第〳〵に瘠せ、取實は少なくして賦役は繁くか

かる元來愚蒙のもの故しばらくの間はせつなき思ひをして年貢を償ひ諸役を勤むれども後には間に合はず棄作にするか或は家業を打捨て四方へ離散するより外なしかやうの事は初に負高をして賣り或は金を添へて土地をもらふ時より知たるとなれども貧民は愚にして前後の了簡なく或は了簡つきても貧すればどんすると云へる諺の如く當座の苦のがれと思ひてなせると遂に終身の患となる也此のごく經界正しからざると田畠ともに貧富の損得はありといへどもきり賣のうぶひ高は多く畠方に有之事也といへり田は毎年毛見ありて水帳の吟味あり畠には其事なき故に今は村々の畠高と土地の廣狹檢地の帳に引合ふ所は稀なりと聞く嘆ずべき事なり此外に田畠を質に置たる如く永代賣渡の證文を渡しながら毎年利息を出し且年貢諸役は元主の方にて勤る類も有其契券に種々の奸曲ありて雙方訟に及べども今の癖にて皆内濟になるとなり遠くは　先王の令に違ひ近くは　東照宮　大猷院殿と我　威公　義公の嚴制にそむく有司たる者愼まずんば有べからず且人間の事興廢常なきは天の道なれば昔の豪强今は貧弱と成るもの少なからず兼併を塞ぐの制なき故思ふ儘に阡陌を連ねよきやうなれども身上だん〳〵に衰へ行けば奴婢も少く雇ひをすれば日傭賃たかし小作人へ渡せば小作人に奸を謀られ今は兼併の豪といへどもすこしく物入の多きにこまり田地よりは商賣に利ありと思ふもの多し況や昔の兼併せし者の子孫、膏腴の地は己が先祖の貧弱を愚にして買取し故智の如く段々に他人に割き賣にし產業日々に衰るをや昔の名殘にて通例よりは持高多けれども持方多きまゝに賦

役は繁く昔のごく人數はなくて二十石三十石の餘も持たる田地手餘りにならずと云となし是有司たる人兼併の豪を惡むことを知らで却て力田の良民と心得其田地をふやすと思ふ儘に兼併させ曾て其限制を立ざるゆゑ末になりては右のごくなる勢なり限田の制にて人力相應に土地を耕さしむる術をばしらで奉公人の給金高く或は小作人に奸多く大百姓こまるなどとて大百姓をよきものと思ひ兼併の子孫驕奢の餘りに家産を破らんとすれば過分の大金を出してこれを救ふ埒もなき事なり異國にて三代聖人の世には兼併の豪民決してなし戰國を經て秦に至り　田制一變して　此弊あり　然れども漢唐已來有爲(ルヿ)の君有識の士安民の方を論ずるに　此兼併を塞がざるはなし　我朝にては大化より年號初まり諸の制度も立ち　天智帝大織冠と共に謀を合せ逆賊を誅してのち御身は儲位に在て時の政を輔け給ふ後に卽位まし〳〵ていよ〳〵大化の政を修め中興の業をなし給ふ其第一の政には兼併を禁じて諸民大に悅ぶ道を行ひ給へり中葉已來　朝廷衰微貧弱にならせ給ひしは兼併の弊おこりて豪民の武士たる者國郡の大名となりて公家へ納る正稅次第に少なければ也されば今の大名の本は昔の無爵の武士にて其武士といふは多くは莊園(ハタヤシキ)持たる富有の豪民也故に古昔に足利殿天下の柄を執りし事を論じて民の世と成るといへり武士の世界となるといふべきを民の世といふは武士は卽ちむかしの民なれば也今天下武家にて政を統べ給へば昔武士の莊園を私領とせし事目出度樣なれども本に立かへりて公家より是を見んに　公家柄を失ひたるも此兼併の豪民を恣にせしより起れば國家の貧弱になる

と兼併あるが故なり天下政事の上にては甚だ嫌ふ事智者を待たずして知るべし然れども昔の兼併は田産を專一として小百姓に作らせ自身は家の子・郎黨を澤山に持ち弓馬の藝を習ひ武士の業を嗜み朝廷の催促に隨ひ軍國の役に立し也田地は兼併すれども小民も今程は苦まず　公家は貧弱なれども武士は富强なり　上一人の德化次第にて武士の富强は卽天下の富强となる道理也故に昔の兼併は公家より見ては惡しき樣なれども實に天下より大觀せば害あるうちに亦大なる利あり今の世は兵農既にわかれたれば民間の兼併いかほど富たりとも昔のごく武士の用には立べからず澤山に奴婢を持たるも昔の家子・郎黨には異なり平生驕奢の樂み皆町人の所爲なり　身體ふやけ　心氣惰弱百姓　とても百姓のかひはなし、きれば昔の兼併は武士となり今の　兼併は町人となる　今の兼併の民ほど國の蠹害（トムシ）たる者なし慶長・元和の比までは兵農既に分るといへども　古風に近く村々の　草ぎりなど　云大百姓は必ず武士の浪人したるもの其譜代の家來どもを引連れ田舍へ隱れしが草萊をきりひらかせ田畠をおこし大分の高を持家來の養ひにてくらせし類多し故に寛永檢地の比までも掃部や主水などかはりたる名を付居るは昔の武士の名殘にて古き百姓村の小百姓をば奴僕のごく呼びなすも其謂（イハ）れなり檢地といふも其者共の持分を改め土地相應に年貢取付せしまでにて其初より持居たる田畠を多過ぎるとて奪ふべきやうなし且又譜代の家來ありて耕作怠らず田主も百姓業よく勤むれば手に餘りて荒すと昔はなかりし事也後には譜代といふもの絶果て奴婢は皆年季の出替奉公にて元は並々の百姓困窮し

て身賣質物に出たる也年季の奉公にて眞の主人に非ず、なるたけ疲弱をし骨折らぬ工夫をすると尤なり農家の奉公は骨折る業にて人の嫌ふに乘じて年ごに給金貴く成るも尤なり小作人も貧にして良田を持たぬと云計にて兼併の家も御百姓なれば己も亦御百姓なりもとより彼が奴隷に非ず相對にて作德少なければ作らざること尤なり且昔の豪民の舊きもの今多くはつぶれて今の兼併は大半新しきもの共也然るを古今時勢人情にかはり有る事を知らずして今の田地高持の百姓を元和・寛永時代の大百姓のかたにてくらさせんと欲するは大なる過なり今は今の時宜あるべし寛永の頃かとよ江戸の市中に井上喜庵といへる隱君子あり其時政の得失を論ずる數十年の後を洞見せずといふ事なし嘗て人に語りて國に入て百姓の中に大に富たる者有と聞けば其君政を知らざるよとしりぬる也其國は小民必ず困窮すべし又商の中に大に富る者有りと聞く時は其君の政に邪有を知る必ず小き商彼い大なる商にしめられて困窮する事也政正しく風俗よければ己一人利を恣にして奸計をなし人をいたましめて獨り富る者をば刑罰にせらるべき事なりと云へりとぞ誠に知言と謂つべし近き比豪民のつぶれたる村々は年久しくかじけたる小百姓蘇息(イきカヘリ)して荒たる田畠もおこりたるを屢々聞及べり是明證なり俗人の論には它邦には大なる豪富あれども御國にはこれなしとて它邦の事を美しき事と思ふ以外のひがごとなり國に兼併の大商大賈なきは　威公　義公の餘烈にて羅羅(テキテウ)の權いまだ町人の手に墜ちざる故なり鄕邑に兼併の豪民あるは吏治偸惰の弊によりて也　二公の制豫じめ兼併の奸を防ぎ給ひし事

上に擧るが如くにして就中　義公元祿の初に仰出されし扶弱抑强の令　戊辰四月二十五日　仰出されし書付の寫しに○先年藏有思召を以士衆并借金有之面々へは亥年より卯年に至る迄五ケ年之内并借金之上納元利共に悉御免被遊候、其後百姓・町人へも并借金の利足御下げ一割之利に御直し被下重々　御仁惠被仰出候品々御領分之貴賤同前に存之通に候、然に御領内に現在候富有之百姓・町人件之御仁政未見及自分〳〵之借金之利分をも少々減し可申處に唯今迄は無其子商賣も有之體に相見え貧賤之百姓共へ高利之金錢・米穀をかし大分の利足或は證文に書入所々田畠又は家財等迄引取候段御仁政之御仕置とは無相應之至候、此通にては富る者は益富、貧き者は益貧、かたおち成る可為次第候、御領内居住住諸法正意御彫を以て富有にて現在ながら小民之困窮をも不省自分〳〵之利欲を逞く可致道理無之條、向後於在之はかし申候金銀・米穀等之利分可限一割之利足に候一割より内之分は可為心次第、勿論一割より少も高利にかし候於輩には一はかし人の可為損金事　一、不論新借金古借金當年より利足有之通り可相改事　一、此度被仰出候一割利足相定め候義には貧民共かし候分計之儀を以被仰出候御家中衆并奉公人へかし候金銀・米穀利足之分は可為相對次第聊上より御構無之事、付、出家・社人之義是亦　上より御構無之事　一、知行取之面々自分〳〵百姓へかし候種かしの利分計は御大法之通可為三割之利足事　一、證文に書加所之質地かし方之代に小百姓よりかし主共へ引取事撰取に不仕御郡方・御代官致吟味平均に可令裁判事と云々、

難有仁政眞に英雄の擧と頌し奉るも申さおろかなるべし俗吏斗筲の人は云にたらず明君賢相舊法を修め其善き者を擇で業用之し給はゞ必ず此兼併を破るの術あるべし易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といへり、今の時兼併の弊既にきはまれりと謂つべしいかにもこれを破らざれば百姓の足るとも國用の豐かなるとも有まじき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といふ事も有れば　孝德　天智二帝を祖述し　東照　大猷二公を憲章して　威公　義公の舊法を申明にし時勢人情の宜きに因て變通神化の方あり度き事也

（力役之弊）

三に力役の弊と申は百姓の田畠相應に年貢上納する上に持分の高に應じて又諸役かゝり傳馬步夫・配符番等に逐ひつかはれて田地を持ち耕作する者ばかり難儀する事也聖王の訓に君子は勞心、小人は勞力とて力役の征、古よりある事なれども古は租稅甚輕く田地よりは定まれる年貢を出し民の二

十より六十になるまでのもの悉夫役を勤めざるはなし軍役は格別平生の事に民を使ふこと多く農の時を奪へば百姓難儀する故に王制には用民之力、歳不過三日と云ひ論語には使民以時と云へり今の俗吏古今租法役法の沿革ある事をば知らずして論語などの片端を聞はづり百姓をば使ふべきものと心得、事あるに臨て大にこれを驅役し使民以時とあれば農の時にさへひどく使はざればよき事と心得る類多し古に民を使ふことは使ふべきわけ有つて使ひたる也今は田畠の事より外一切民を役使すべからず、もし使役するとあらば賃はそれだけの直を償ふべき理なり　先王の御世には李唐租庸調の法を用ひ給ひ民に取るに三段あり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と定めて民の丁たる者一年に幾日と役日をきはめ其分つとむれば論なし勤め過すれば調の布を減じ猶も大に日數多く役すれば田の租をも免さるゝ事あり、もし日數程勤め不足すれば庸布とて布などを納むる法あり是李唐の法といへども三代聖人の法に本づきて立たるなり如此定むる上は一年に使ふべき日數ほど民を使ふも勿論なりそれすら凡差科先富强、後貧弱、先多丁、後少丁等の制、民を恤むといろ〳〵あることなり王道衰へてより此法壞れ夏・秋兩稅の制となる租庸調を混合して一となし專ら田地の高より取る事となり田主と佃客と田穀を半分けせし五つ物成を一つゆるして四分六民の制立ち此外一錢にあたる役なりとも百姓に課すべからざるを近古の定法なり然れば一年の勤むべき役も家内より戶をに出すべき手づくり物調のみな〳〵田地の年貢にてすむ事なり此外に公義の入用あつて民を使ふに賃錢・

扶持米を給はらざるは實は非法なり故に當代の初制諸路の驛場など過分に人馬費る處はそれだけ外に優恕の事有りと聞く本藩にても驛場など昔より雜穀或は夫食(金イ)等優免の制あるも此謂なり然ども兩稅の法元來一時苟簡の制法にて租庸調の詳密に及ばざる故、弊も亦數多あり先づ力役の一端を云はんにもと民の身役(カラダ)なるゆゑ老幼癈疾の外は誰にても勤むべき事なるに人の面(ツラ)へ管(カヽ)はず田地にかけたるゆゑ民皆本業を勤むる內は損得なけれども商賈及び游手浮浪の者一向に國の徭役と云ふ事を知らずわうちやくものゝ勝手なる世界に成る事也高懸けの役と云ふと甚無理なり田地よりは租庸調を一に合せし高免の年貢を出し且軍國の用に夫金舫金まで平日既に納むる上は一切臨時の役、高懸けにすべき道理曾てなし高掛けの役と云ふ事二重取にて非道なるとなれども其起り百姓の仲間にて年貢にても運ぶは手前より運ぶ事なるゆゑ年貢米の多少に應じて割合するによりて田地の高に應じて人夫をあつる事の有るを混じて　公儀よりあつる夫も其法を用ひたるならんと先輩の論ぜし也されども天下盡く兩稅の法を用ふれば賦役の仕かた諸國一同に田地の高へかける事今の通例なりひとり本藩は　威公　義公の御國にて百の制度它邦に勝れたる故、昔は夫金の外平生の雜徭田地の高へはかけずして人別を校し人の面掛けにて有りしを元祿の末年より此良法を改め今の高掛けには成しと也面掛けにては大百姓も小百姓も一樣に役に當り損得あるやうに俗人は思ひ且田地持たざるものに役を勤めさする事它國になきとなどいふ鼻の先きの了簡より舊法を改め人數にかまはず田地の高に

て出さする故何程人數使ひ候にも存分につかひよきといふより今の如く成りしなるべし田地の高、大小あるは年貢の出しやう多少あるにて其差別すみたる事也人夫は人の身にて勤むべきものなれば人の頭數へわりかくるとは當然の理なり均しくこれ國の民にして産業は樣々あれども君上の政刑明かに治め給へる御影にて一生安穩に年月を送るもの田地耕さゞるとて國の徭役勤めざる謂なし士大夫は士大夫の職事あり大工は大工の御國役ありて歳に十日づゝ無賃に使はれもし十日勤めざれば其庸錢日に一匁づゝ十日に十匁普請方へ納るなり御城下の町人は故ありて安樂なれども町役にて徭役あたる事あり四民のもの各々其職なきことなし然るに郷中にて商賈末業を事とし或は游手懶惰の徒のみ徭役をつとめざるとは豈善政といふべけんや聖人の制に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出里布などいふには表裏の相違なり是によりていふ時は古は農を勤る者を恤みて農に惰るものを罰せしに今は勤者を困めて惰者は優なる仕方なり是にて民の農を勤むべき樣なし　威公の寛永中に仰出され し制條には郡奉行・代官無自身之働郷中を手代まかせにいたし不入夫傳馬を使ひ候は可爲曲事より見え　義公の寛文中に仰出されし制條にも夫傳馬不費樣に可仕事但夫傳馬帳可出事等見え寛永十六年には郡奉行の同心郷中へ出候節常扶持の外二人扶持づつ被下候に付夫傳馬等取候事停止せられ元祿元年には在々へ役人中幷諸手代參候て逗留候はゞ屹と宿錢爲拂百姓もたひにて内夫出候事停止し給ふ　二公の民瘼を恤み給ふ事、如此深厚なり今は此制失ひたるのみならず凡吏治煩擾にな

りしかば村〻人馬の數昔の半分も減じたるに官吏の爲に驅使せらるゝ人馬昔に幾倍と云ふことをしらず且役法一變して高掛けに成し故人數の中より割合を以て召仕ふと違ひ百石四分掛けにて高よりわり出す故何程にても存分につかはるゝ也人數へかゝれば少き人別を繁くは使はれざれども高にかくれば年貢同樣にいやとも割合て出さねばならぬ故に今日百石より四人出し又明日にも明後日にも入用次第あてらるゝ也百石四分とはいへども是は高へかけて召使ふときの數にて百石の地より一年に何程使ふといふ極めはなしあたり次第使ふ故役の多き所もあり少き所もありて平均ならざるなり長岡・小幡兩村などは各數百石の高の村なるに江戸往來の驛場たる故夫金・雜穀もとより御免なるに又村〻へ割かけて歲に百餘兩の金を下さるといふ然るに長岡二十五人に馬二十五疋、小幡二十人に二十疋定の如く出し終れば旁近數里の村〻へ助郷と云ふ事ありて兩驛へ役を助る所五十ヶ村に及べり其助郷の人馬如何なる割といふに五十の村〻輪次(ゲルゲル)にあたる故毎日にはあらざれども百石四分掛けのつもり也四分掛は本役なるに助郷にも亦此法を用ひ往來の人馬多く出る程助郷の助役繁きなり其上兩驛の驛長に私曲種々の事にて助郷のもの怨み且怒らざるはなし右の村〻兩驛の助役あればとて少しも本村の諸役優免の沙汰を聞かず片つりなる事也其外村〻にも普請方・分付方等いろ〳〵の夫役ありて農時を奪はざるはなし去戊午一年に向井町一町にて費る所の步夫・配符番等凡六千人に及び上町惣町にて諸役所の配符等に出し人一萬何千人とか役せられしといふ是を以て推す時は鄕中の煩

擾知ぬべし御城下は土地より年貢出ざれども徭役繁ければ市井の民嗟怨に至る況や郷中は年貢を出しての上に種々のかゝり物有て如此徭役繁きときは民の力給すべき樣なし或人の說に郷中一歲の人夫四郡合て大抵二百萬人と云然らば惣人數二十餘萬男女老幼遭喪罹疾を論ぜず惣人數にならしては歲に十日出るなるべし男女共數相半と見ば十餘萬の男子にて歲に二十日なり十萬の男子のうち壯丁は三分一か四分一ならでは有まじ然らば壯丁一歲の役數十日に當る三代什が一の稅にし「用民之力」歲に三日などいふ事は姑く置て租庸調と三段に定たる庸の日數よりも役せらるゝ日多き也租庸調は三段に分けたる故に田租甚輕き事にて二十分一に當るそれにてさへ正丁の歲役十日に過ず三十日已上役すれば租調共に免すなり（俱辯徭といふもの此外にあり合を可し考）今庸調ともに田租に混合して厚く取る上に右のごく民をつかふ事甚非道なり但　公上の御用につかふより外（昔は瑞龍山御寺御普請等にも皆日傭錢を下されしと云、其安に民を使はざる事見つべし）訟獄政令の事により配符の往來又は田畠川除普請等皆彼等が身の上へかゝり無據事にてのみ使ひ其他一切の雜徭煩擾の弊なき時は使ひやうにて非道ならざる仕方も有なり右の一歲數十日の役と云も國の壯丁平均に積れる故、如此なれども今の役法高がけにて平均に人を以使はざるゆゑ田畠をかせぎ持高多きもののみ件の徭役につかはれてかた〳〵には年中佚樂にてくらすもの多しかた〳〵に年中佚樂するもの多き程田畠持たる者の役繁くあたりて春時などは七八石已上の高持たる農夫歩役の爲に逐はれて耕すに暇なし況や大分の高を持たる者をや田畠の手おくれに成農人の咨嗟怨嘆常に止

（横斂之弊）

むとなき事亦宜ならずやとかく大に煩擾の弊を除て無用の雜徭を省き高掛の濫法を改めて均役の法を行ひ民の力を寛うせざれば農を勸むる事あたはず此賦役の不均は今諸國一樣の弊風なれども　本藩には　威　義二公の良法あるを用ひずして游惰を利し力作の者を困しむ長大息すべし

四に横斂の弊と申は年貢正供の外に横役にかけて民より取る三雜穀切返しの類の事也十ある物を四つ公へ六つ民に免すを四公六民としこれを四つ取とも四つ物成とも云半々なれば五つ取五つ物成なり此等は土地の上下肥磽によりて取付の厚薄あるとなれば土地相應の取付ならば先づ正供とすべしたとへば十石の地より一つ取にて一石、四つ取にて四石納るは免の通にて無理なし此外に何にても餘計に筋なき名目を立て取る事皆横斂なり取付の外に二割の延と一石に三升づゝの口米は前代より取米の外百姓より出し損をさする也口米は元來諸國一同代官を置料として代官の得分たるやうに定て取しかば百姓相對にて出し來りし也二割の延をかくる事耗米の無き樣に納升より餘計を取し往昔よりの法、苛きに似たれども是は姑らく是非を論ずるに及ばず今納升より口米を取二割のべてはかり立其上にも餘計を入て俵となし御代官の手代わざ〳〵出てこれを改めしものを御藏納めに至ては又々めり米ありとて重取に逢ひ難儀する類多し是亦横斂なり又村々にて鳥運上納むる事初は御鷹場の外殺生の多少によりて稅を納め既にしてまた殺生の有無に構はず例の高掛にて百石に付金一分づつ取ると云（此法元祿・寶永の際に起るか）是亦横斂也是等の類其職に在る人身を致し力を竭してよく吟味せばいか程も

あるべきなり然ども已上のことは姑く置有司の仕かた悪しきにより大に民心をそこなふものはこ雜穀の切返しより甚しきはなし畠方には雜穀のみ生じ稻生ずざるゆゑに段別石盛い法同じ三百坪の地にても畠の分米、田方より三割計もかろし是雜穀を米に直しつもるによりてなるべし田はもとより取米を其儘納むれども畠の取米は名ばかりにて金納に成る是を代方金と云卽ち雜穀を米に直したる代金也旣に代方金を納る上は別に雜穀代とて取るべき理なし寛永い比雜穀を取し事もあれども是は品にて入用ありし程代方金の內より金をわたし百姓より買たるなり正保より後は百石に付大豆五石、稗三石、荏一石二斗とわりつけ代方金にて此代を引けども是は元直段とてやすき勘定なり其品を直に取納ずば直段の少々やすきは其分なるべけれども是を買取て後百姓へ預け置體にし其收納の時に至ては二割の延をかけて五石を六石とし三石を三石六斗とし一石二斗を一石四斗四升とし、しかのみならず賣附直段とて大に其價を貴くして其代金を納めしむ免は四つ取にても此雜穀を勘定すれば五つ三四分の取に當るなりさて其外の夫金や繩代等の諸かゝりもの又此外にあり民みなこれをなげく正保の初三雜穀の課を立し初には其年の出來秋賤き直段にて買來年の貴き相場にて賣附勘定を立、利を見しまでにて今の如く其年の暮限に年貢同樣に金納に取立る事はなしと云人もあり傳に云はずや君子作之法於涼、其敝猶貧、作之法於貧、敝將如之何と元來正供の外に和買・再折の苛法を設け元直段・賣附直段の相違あるより中葉已來國用不足なるまゝに民の心服せざるにも構はず次第に元と

賣附との直段を違はせ益を上に取る也地理要法とやらんに畠は田方より納方少に付外に掛り物あり大豆小豆稗荏等を畠方に掛け代金は勘定立つといへども其直段下直に定る也併畠方不相應に多分掛る時は百姓困窮仕るべし了簡專一なりといへり畠の年貢少なく定め外に又掛物をして勘定に無理をするは朝三暮四の術といふもの也所詮とるべき程とるものならば初より民を欺かずして畠の代方金を輕からず重からず相應に取て後の横斂かけまじきことなるを朝三暮四の術を以て民を愚にすると一時をば欺べけれども百世を欺くべからず實に詐術を用ひすして年貢の正供にて横斂したるより造作もなく收納して民も心服すべき方あるを俗吏は舊例に因循して是を知るとなし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といふ事もあれば俗吏の舊例を金科玉條と心得る是非もなき次第也八九年前　君上に此切返しの非法たることを申上し人有にやこれを除くべき事議せられしに百年來の舊法たる上、今の國用數千金程を損ずべきゆゑに全く除と能はず漸々に元直段と賣附との相違を少づつ下げて數十年の價を平均し民に利すべきとの事なり有司の卓識少なきにや　君上の德意を下に布くと能はず孟子に所謂月攘一鷄の譏を犯しかへつて民心をそこなふ嘆ずべきなり有司の帳面にてこそ數十年をならし少々づゝの價を下げても合せては大なる　公損なれど民の一人前へかけては中中目に見えず、いやしき諺に損と一恥かくとは此類の事なるべし其外有司の勘定分釐の末を爭ひて大計には味く市井の賤丈夫にも恥べき多しよく其本にかへりて正供を取、瑣細猥鄙の會計を革除し

て取付を下げ所收は却て多き術も有事を只今迄建議する人なきは遺憾なるとなり何事も指置き國の政法に無理なる事は決してせざるものといふをを明らかに吏民に示さざれば大事をなし大功を立るともならざるなり

（煩擾之弊）

五に煩擾の弊と申は法令煩はしく吏治こまかにして大事の肝要なる所は却て行屆かず無用の末事に隙取多く一度にてすむべきをも五度も十度もかゝり萬端らちあかず民の疲れになる事也法令はもとより民を治むる道具にして聖賢の德化にても法令を廢するとあたはず爲政人の慎み行ふべきと勿論なりされども法令は器の如し器をよく用るものは人に在り故に何程良法ありともこれを用るもの其人に非ざれば利器ありても拙工はよき細工はならざるが如し法令は國の利器なり利器も用ひ樣惡しければ鈍くなる創業の君立給へる法令元來よき筈なれども今に至て人情に合はざる如きは法令の過には非ずして法の末に弊生じたるなり後の人其本には立返らずして當座の了簡にて目前の小利害に就て左や右と自由に法を更むるゆゑ法令滋〻彰れて一事にても二樣にも三樣にも前後の令かはるゆゑ民守る所を知らず文書を奉行する有司さへ悉く條目を記憶すること能はず況や愚民に於てをや是に背きたるとて悉く罪にせば民手足を措く所なし打すて指置けば威令たゝず故に今の俗吏筆の先きにて文を舞はし民の犯しても表向は犯さゞる體になし人ごゝのよき事をのみ謀るゆゑ埒もなき事に念を入るゝ也法令は古より易簡なるを貴ぶ易則易知、簡則易從といへり今の法令煩細にして知りが

たき故亦從ひがたし凡法を立るには設而不犯、犯而必誅すと云事ある故に令行はれ禁ずる事止む也上より知りがたく從ひがたき法をこしらへ置く故に法は設けても犯し易し犯せども必誅しがたし人に守らせざる法ならば初より設けざるには如かず且有司を先にし小過を赦し賢才を擧げよといふ事もあれども法令にて人材を束縛して何事も舊例舊比といふになれば智者も愚者も一面にて賢者は功を成しがたく不肖者は拙を藏しやすくさて委任するといふ事なき故に及びごしの指圖なり大體の上にて成功を責めずして當座々々の事に就て念の入たるの不念なるのといらざる吟味强き故小吏たるもの小過を畏れて存分の働をせず一身のいひわけ立樣にとのみぬりまびりて立まはるゆゑ箸の折たる程の小事も一分にて決斷せず相互に人にもたれて事を行ふ故に少しく常に異なる事あればいつも小田原評定となりて民の申出ると卽座には埒明かず其村にてすむ事も役所に出る、役所にてすむ事もうかゞひに成り村役人の往來繁く日返りの苦もとまりになり一日にてすむかとすれば三日も四日もかゝる其逗留往來の費、例の村割高掛けになれば小民の費一年にかけては莫大なり訟獄なども是非曲直の當否はともかくも其聽く人の器量だけならでは出來ぬ筈にて聖人の上にも過なきを能はざれば其事にあづかりたる役人存分に取扱ひ私の心さへ挾まずば少々の訟獄何の造作もなくすむべし裁判速かなれば民も畏服し且無用の隙費なし多くの中にすこしの間違ありとも利大にして害少なし、すべて如何樣なる事にても官府へ申出たる程の事其役所にて是非決する事ならずんば役所立た

る甲斐なしたとひ申出ざることにても其事體すておきがたき類をば速に糺明して曲直を明らかにすべし然るを今は申出ざる事は打捨てかまはず申出たる事も曲直のさばき當不當の批判を畏れ當座の苦のがしに申付て內濟せしむ其內濟の入りには庄屋・横目又は寺院・社人等へわざ〳〵配符にて申こす也內證の和談にてのみすむべきならば元來訟獄と云もなき筈官吏も無用也然るを有司にて裁判せず人を賴て和談を取行ふ事如何なる思慮にや有らん內濟と云事あるゆゑにいつも强きものがちにて小民の寃抑は伸るとあたはず且奸人法をあなどりて上を犯し以の外なること也育子の世話人別の吟味なども名ばかりにて實とゞかず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と云ふごく法は表むき立て居れども法の中にて奸を爲すたとへば生兒を拉殺する事を禁ずれば詐て胎死と稱し它所へ出人を禁じ人別を改むれば改めの時ばかりかへり居て又他所へ出るなりこれを禁ずるには禁ずる術もあれども其本にはかまはずたゞ帳面の見よき事を專一と働らく也人別を改めたりとて大半浮浪の氓にて其土地土地の田畠に地着させずんば當座の着到帳を付けて人數を多くこしらへたりとも實用に於て何の益も無き事也何の益もなきのみに非ず無用に鄕村へ入こみ居て民の役介となり百姓に隙を費させ筆墨等も無詮つかひつぶし村の費と成る其外一切の事　君上よりは民を恤み給ふより仰出されし事にも小吏の仕かたによりてせはしなく號令を出し配符を妄につかひすて高持の老幼寡婦の類もこれが爲に驅役せられ夜中に松明を燃し隣村へ傳送する御用の文書いかなる事かと思へば明日にても明後日中

ふれてもすむ事を思ひ出し次第に觸ちらし役にあたる者の難儀を顧みず平生實に民を恤む心あらば如何にも除べき害、興すべき利あるとも力を竭して爲るとなしたしとひ爲るとある志ありとも亦獨立には成がたし、すべて有司の弊風其職事の理不理をかまはず虛文末節次第にこまかになるまゝ御用繁多なりとて是を自慢し繁多なるまゝに簡要の事も中〻手に及ばず一時のがしに打すて置くと當時の人情也右の如く勤め居て尺寸の功もなくとも表に　上の法令を守り官長の指圖に違はず綿密に念を入て御用の繁多を鼻にかけ精勤ぶりを立れば歳月に隨ひ慰勞せられて立身する故民の爲になるとも　君の御爲になるともなき也すべて鄕中の入目小百姓へ割かけ候時庄屋私曲無之樣に　威公の御制條ありてより　義公の御條目にも小割附の改め、指錢の改め、小百姓の手前を吟味、一人切に判形いたさせ候やうに仰出されし事あり　二公の尊慮庄屋・組頭に私曲をなして小百姓を侵漁せさせまじき仁政なり然るに今頗擾の弊によりて村〻の指錢は次第に多く庄屋・組頭少々の給分にて御城下への往來幷平生の隙つぶし間に合ふべきならねば役人耳目の不及所には常に奸曲絶えざるなり帳面にてのみあらたむれば指錢の名目如何樣にも此方の知らざる所にて奸をなし小民へわり懸るなり小割附あらためたりとも是は定れる田の取米、畠の代方金ばかり書たるものにて是は勘定の筋明白にて奸をなしがたき故是にては奸をなさゞれども雜穀の切返し直段より已下其外のかゝり物は小割付へ載せざるむづかしき勘定にて是も高持よりは納むる程出すものなれば是等の所幷人足の代・米穀

御藏納めのかゝり・手代の賄(マカナ)ひかゝり等にて奸計自由にすべき也小割附指錢改るとて兩役所の手代わざ〳〵夫傳馬を費して鄕出し御藏入の米をくひへらし且百姓のやくかいになりて庄屋組頭の奸を防ぐ爲にはならで却て是等の出張は其年指錢帳へ記すべき一端となると也其うちにて淺慮なる庄屋組頭帳面にてとがめらるゝ私曲をもなせども如此類は畢竟淺智にて人にとがめらるゝ程のもの大奸はなし得ざる也大奸を爲すには如何樣にも帳面よろしくとがめられぬ樣にする也小百姓の前を吟味するとても一人切には呼出されず惣百姓の名代に十人組とやらん木偶人の如き愚民、庄屋殿の前にては左へも右へも自由に馬鹿にさるゝ者來りて判形押切したりとも何の證據にもならず奸黠の庄屋などは手代の詮もなき帳面の上の穿鑿、腹中には笑止千萬に思ふなり　租稅の法は勿論力役にも定制ありて一切に横役かけるとなく百姓の出し分易簡明白に知れやすき仕方を立て庄屋等にも私曲させざるとは如何にも術あるべきなり手代は輕き役なれども大切の御百姓を取扱ふ職妄に其人に非ざる者を見習ひの年數ばかりにて頭數(アタマ)に備へ勤めさするよりして諸事弊ゆること多し心得あるべき事なり然ども今煩擾の弊あるは諸有司一とうの惡風にて手代ばかりの咎にはあらず此弊除かざるときは仁政決して行はるべからず

已上の五弊極てこれをいふときは誹謗惡口(ワルクチ)に近き所もありて甚だ憚るべけれども其弊のすがた悉く其大意を詳にせざれば　明君賢相時によりて宜を制し給ふべき策を獻る人ありとも無形の敵は防ぎ

がたきどくすがたの見えざる弊は革めにくき故見聞の及ぶ所有の儘に述る也

勸農或問　卷上終

勸農或問　卷下

（五弊緩急）

或問、富國の本務は勸農に在て勸農の政先づ五弊を除くに在るよし五弊の目既に其詳なるとを聞くとを得たり然れども侈惰・兼併・力役・横斂・煩擾、五つのもの皆大弊と謂つべし今これを救ふに何の所よりか手を下すべきや先づ最初に侈惰を矯むべきか如何、曰、五の弊悉く除かざれば其効なかるべしこれを救ふに術あり侈惰の禁じたき事、勿論なれども此勢にては中〻禁じても益なかるべし益なきとて終に禁ずべからずと云に非ず前後の次第あるべし邦の貧くなりて課丁日に寡く墾田歳にあれ如何ともすべからざるすがたを以て云へば一に侈惰二に兼併三に力役四に横斂五に煩擾の弊嚮に次第する所のごし今これをあらため仁政を施さんとならば却て先づ第五の弊より手を下して第四第三第二第一の弊倒さまに除くべし煩擾の弊革らざる時は吏治の本立ず民を治んとして却てみだるともあり如何なる仁政良策有ても行屆くべからず故に首として之を除くべし次に横斂を除て税法を簡易にし民に心服させ次に力役の法を更めて民力をゆるくし農時に違ふとなく凡そ身あるもの悉く役ありて游手浮浪の徒幸にして免かるゝを能はず力田の者獨困しむとなからしめ役を施すに其年を論じ

因て以て老を安んじ幼を慈するの教を施し次に兼併を除て貧富幸不幸なく民をして其業を安じ均田の後常兎を行ひ上下共に利あるべし然後に百姓を敬する道ありて嚴に侈惰を禁じ風俗勤儉庶あり且富み教化行はれ易く四境の内悉く仁壽の域に躋らしめんと欲す是竊に　明君賢相に仰ぐ所なり

（去二煩擾一之術）

問、煩擾の弊を除くと如何　曰、省法擇人、虛文をすてゝ實効を責るに如くはなし今の繁密瑣細の法多くは元祿已後の出來物にて民治に益なき者盡くこれを革除し　威公　義公の舊法を修めて是を用ひ當時制法の本意を考へて今の世態人情に揆り善きものをばこれを存し斟酌すべきをば斟酌せしめ、さて一切の政令　威　義二公の舊制に遵ひ給ふの旨貴賤大小共に告諭あらせられ有徴とを示し給はゞ信從せざるもの有べからず是歷代賢君良佐中興の功業皆此道を以てせざるはなし一國の紀綱是にて復張べき本なればひとり民政吏治の末のみに非ず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齊管仲が故智今の世に用ひて大効あるべき也、いかに　威公　義公の舊法を修め給ふと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とも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ともの又其人亡、則其政息とも云事あれば法ばかりはたのみにならず人才の擇み肝要なり、法を詳密に立て人才を束縛し智愚一樣に舊法故例を以て牽制せんよりは却て其の大綱を存し易簡にして易知易從からしめ臨時の了簡に至ては便宜從事として器量次第に取扱ふことを許し小小の過失は咎めず其職事一體の理不理の上に就て賞罰ある時は煩擾の弊は滌然として除き去るべし擇人の事、極て容易なることに非ずされども委任して責成功の道を用給はゞさまでむつかしき事

にも有べからず久しく委任して成功を責る時は賢者は績を底すべし不肖者は職に堪へずして去りやすし　上にして好く詳給ひ八十餘人の手代共の能否まで詮義し給ひて黜陟の事も及びごしに御世話ある樣にては中〻行屆くと有べからず　明君既に賢相を擇びて任じ給ふ時は執政・大夫相共に良き郡奉行を擇びて任じ給ふべし郡奉行既に一郡の政に任ぜらるゝ時は其支配の鄕村の諸事は申に及ばず御預けの手代能否の品・進退の事、頭の存分に取行ひ遠慮あるべからず其うち殊に勝れたる者をば上へ薦舉し器量次第に升擢して其資格をすゝむべし薦舉する所のもの不肖ならば舉主の罪過ものがれがたかるべし凡そ古の賢君良相知人の明、後人の及びがたき事は古人の今人にまさりたるのみにもあらず其知人の仕方、要を得ると得ざるとの差別なり、君は執政・大夫を擇び給ふのみにて執政・大夫は又諸の奉行・頭人を擇び諸奉行・頭人又其支配の小吏を擇ぶときは一國は扨置き天下の廣きといへども知人の明骨折らずして行屆く道理也然るを奉行・頭人の選びをば麁略にして其下の手代共の吟味迄執政・大夫よりせらるゝやうにては叢脞繁雜の患に堪へざるのみにあらず奉行・頭人も自然と其職に怠るなり俗人の了簡には今の世に一郡を任ぜられて一分にて諸事を裁判し支配の手代共が務め方のよしあしを能く呑込、黜陟宜にあたる程の郡奉行はあるまじと思うて郡奉行の心得幷諸手代の勤め方、能否賢不肖、一々執政・大夫より指揮せられ候樣に申人もあれども是は大體を知らずといふものなりわづか僚屬の治めさへ行屆かざるものに一郡の政を任すべき謂なし古より長官の僚屬を

擇ぶを定れる事にて今も　幕府にて三奉行幷御郡代・御代官等は皆、職のを各〻預り切りに二下役の辟除は奉行・頭人の心次第なりと承る尤其中には弊も有べけれども大體に於ては其宜を得たりと謂つべし凡て諸役所の小吏を立替る事頭人の存分たるべし、奉行・頭人も年數の勤勞により二祿の加增あると今の時勢には甚不可なり縱十年二十年乃至四十年五十年又は百年勤めたりともたゞ碌々として員に備るのみにて所部の戶口も增きず田野も闢かず風俗も美ならずあらはれたる大功なき人へ年數のみにて子孫に傳ふる世祿を與ふべき謂れなし、かゝるの輩に年功によりて加增ある故に知行引はりたらずして自由に賢才を擧るあたはず役人も職事をば第二義としまづ己が利祿を計り百姓は如何樣に成とも構はず上より仰出されたる條令を奉行し下より申出る訟獄決斷しがたきは內濟或はうかゞひにし、とかく年數無事にさへ勤め居れば骨折らずして知行は取退く物と心得る故眞實に民事に心を盡す者なし自今已後は凡て諸役人の役料を定め小給の士よりも擧用ひ其役ぬくれば舊の給分を賜はると　幕府の法の如くなるべし、そればかりにては殊功大勤勞あるものゝはげみ薄き事もあるべければ是は考課の法を嚴にして加恩の仕方あるべし、小吏の辟除に至ては頭人の心得に在れば選擧の術くはしく論ずるに及ばず（寬永條令に手代雇其道無緣者人數一分に抱置其役向帶有之者可爲處慶事と仰出されてより　義公の御時に人才の乏しきをなげき其命により今手代をかゝふるに多くは人數一分に抱置候樣として頭數の八多く八十人ありてもわづか四十人の用にも立ざると多しと聞る）但今の手代給分甚微薄にして善き人を得がたく、やゝもすれば賄賂を招きやすし人により何程大祿取りても賄を好む者あれども是は格別、小吏の月俸衣

食の足らずして代耕の祿ともいひがたき程あてがひ置、其廉潔を欲し贓罪ありとて是をとがにせんは不仁なり昔は手代も十四石取有、十石三人ふち、次に七石二人ふち等次第に薄俸に成たり然れば頭人の了簡に二手代の目利をし御預けの手代料の内十四石位までは御斷りを申て授くべし其次に十石次に七石を限、同じ手代の内にも人才の高下・歳月の勤勞により二幾段にも品を分つべしかく俸を增す上は　公上へ御費をかけず只今の手代の人數を大に減じ其給分にてゆり合せ餘あるべきなり今郡邑の治、御郡方と御代官方と二にわかれたる事頗る繁に失するの弊なきに非ず、しかれども是は　先君參驗の御を施し給ふべき爲め立給ひし所なれば姑く置て論ぜず（むかしは御代官方にても土地方訟獄等にも參預せしとい ふ今は其事たえて無きに手代すべて二四十餘人ありとぞ是も人をえらみて二員數を減する仕方も有べし）　御郡方ばかりにて四郡の手代すべて八十人に及べり提封四十萬石と見ば一萬石二人のつもりなり昔人もよく郡を治る者は一萬石一人の下代にても治るといへるとあり委任の道明らかに法令易簡にして便宜從事をゆるし一切煩擾の弊なき時は八十人を四五十人に減じても餘裕あるべし然る時は是まで八十人に付て逐つかはるゝ夫傳馬も自ら減じ無用の虛費も自ら省き萬事果敢ゆく故、民の喜ぶと限りなかるべし手代三四十人の役を奪ふ事不慈悲なる樣なれども是も仕方あるべし且手代を召放されてこまるものはわづか三四十人なれども喜者は四郡の二十餘萬人なり大を以て小に易ふべき謂れなし古人監司の不才を患て其班簿を視て一筆に勾をかけて罷去らんとせし時一筆にて一家の哭するを奈何といひし人有しか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とて遂悉く其者の贓

を罷めし事有、後世まで稱して良相の法則とす然らば郡吏の治民の職に堪へざるものをば罪なしとても其職を取替る事何の不仁か有べき今郡吏は賤しと雖牧民の職其任甚重ければ他の手代よりは卑賤にあしらはず廉恥の心を勵して召使ふ術あるべし廉恥を養はざれば何程俸祿を多く與へても盜心生ずれば益なき也既にこれを優にするに厚秩を以てし衣食に不足なからしめ又これを遇するに下士に准ずるの禮節を以てし此は手代を十分にあげ給へと云ふにはあらず一つの仕方により廉恥を勵し人に自重することを知らしむる術なり廉恥をみがゝしむるに奸曲・贓罪あらんものは人に非ず追放・永暇などにては貪吏の膽を寒すに足らず宋太祖の法を用ひて死刑たるべし死刑とはいへどもかりそめにも牧民の職を勤め所を重ぜられて且は其仲間の餘人に氣節といふ事を立させ候ため切腹を許し給ふべし如此ときは平生の衣食は憂なく恥をも知り罪をも畏るべければ是までの如くこまかに疑心をして猜防するにも及ばず手ばなしに諸事委任して其成功を責る術如何樣にもなるべし法令簡易にして人材を盡させ賢能職に任じて一切の煩擾を去り民間の害を除き利を興す一舉して成べき也

（除二横斂一之術）

問、横斂の弊を除くこと如何、　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と云ふとあり一切の横斂を除く事是にて心得べし畢竟理財其道を得ず辭を正しく取るとあたはざる故に横役をかけ民も迷惑、心服せざるなりすべて小利にさとき者は必ず大計に昧きものなり大なる所にて損をすれども悟らざる故種々の奸法をこしらへ分釐の利益をはかる也上へ取ると下へ渡すには算數の勘定を違はする類一切除去て

正直にすべし城米を納るにも御代官の手代籾改めの時嚴にこれを吟味する法ありて籾主のさし札・改人の姓名書付て後妄に拔き替させざる樣に初より貫目にて成とも改記しさて御藏へ納る時は直に吟味して納めさせ耗米の重取に逢ざる仕方有べし、是より急に改むべきは三雜穀切返し、直段なり御藏納の難儀は下吏と百姓の上の事、上の法にかゝはらず切返し直段は上より立る法に非法ありては甚あしき也畠方取米二石五斗を金壹兩に換ふる事寛永十四年間に始りしを今に至て俗吏輩金科玉條としてこれを守るむかしは時の米價をならして其時相應に立たる定價を今米價大抵一石一兩に當る世界に其法を承用るゆゑ上納の代方金、取米の數に較ぶれば甚少きなり百石を四取にて取米四十石とはいへども其金わづか十六兩に過ず故に既に雜穀の代方金を取し上に又三雜穀を横に課して强買强賣をして贏餘を得るとわづか四五兩なり其上の勘定にさま〳〵の無理をして代方本金幷口金・雜穀うり付代共に合して二十餘兩に過ず免にしては四つ取といふ名はあれども實は百石を貳つ取にせし二十石ばかりの取米の價にさまで過ざると笑ふべき事也これ二石五斗定價金一兩といふ事何故に定りしと云ふ事を知らずして如此の損をして恥かく事をすると見えたり古の田制一變して夏・秋兩稅の法起りしより天正・文祿已前迄は諸國を〳〵く田畠の額を定納幾貫幾百文と稱し米穀を納むるにも錢の價を主としてこれを勘定し叔品納ならで錢を納るには勿論其數の如く納めしに豐太閤已來天下一統に石盛斗代といふ事に成て檢地の後町段畝歩より出る所の分米を定め取付の法太閤の定

（蔚は大概三分一、當代の通法は十分の四の取を以て率とす）を以て年貢をとる事當代の通制なり米價と錢價とい低昂は時によりて一定せず田地より出る分米は天時・地利・人力の參つさへ相得れば年を經るとも大なるかはりはなく一石の地よりはいつも一石出來べき也然るを土地より生ずる穀を主とせずしてうりかへて獲る錢を主として稅を定むること甚理にたがへり定納とはいへども時によりて貫高を上下する事もあるべけれども錢金は土地に作らざる物を主として貢稅を定むべき謂れなし貫高を主とするときは其定めし時より米價賤ければ百姓は土地より取れざる所を償ひ米價貴くなれば公納の一貫はいつも一貫にてもむかしの賤き時の半に當る事もありかたゞ〳〵不便利なる子細ある故今の如く石高には改めし成べし穀の價に貴賤は有れども一石の地はいつも一石と定て取付する時は公私ともに損得のかたおちなる事なしさすが太閤の英雄石田治部が才幹にて定めたる法なれば中〻今の俗吏の及ぶべき所にあらざる也然るに石高の法を以て取米を定めながら二石五斗定賃金一兩を百年不易の科條とする時は卽ちむかし貫高を稱せし弊にあたりて石高を用ふる詮なし不吟味の至なり慶長元和の比は諸國米價甚賤く京都にて一石を十八匁に換へしが後二十四五匁に成それよりだん〳〵貴くなりて寛文已前迄は平價四十匁に下らざる如くなり延寶以後は甚貴くなれりと古き人の筆記に見えたり上國すら如此時は東國米價の賤き推はかるべしされば伊奈氏の當國に御代官たりし時畠の納方永錢取にして米五石を金一兩に換へしつもり也元和より寛永元年までの割付にて知るべし其後蘆澤伊賀氏の國賦を掌りし

時に及では金一兩に米四石代となる寛永二年より十三年までの割付見つべし十四年間より後二石五斗代となりて今に至るまでこれを承用ふ二石五斗の定價今俗吏の金科玉條として守る所の如く古今不易の法たらば昔とても一定の法たるべきに慶長・元和・寛永の時五石より四石、四石より二石五斗と三たび法を變ぜし事當時米價の稍く貴くなるに隨ひて改めしと明らかなり但其毎年に直段を替へずして十餘年の平均を以て定むる事畠の取米は田の取米直に其物を納ると違ひて諸雜穀を引くるみ米に准じてつもりたる數なればなるべしむかしの御切米直段覺書を見るに正保二年酉金一兩に米三石七斗七升、同三年戌米三石六斗二升、同四年亥米一石七斗、慶安元年子米二石二斗、同二年丑米二石七斗四升五合とありて其已後低昂一定ならねども二石に至るものなし正保・慶安のころ米價かくのごき時は寛永中二石五斗代と定むる事當時平均相應の價たる事知ぬべし寛永二十年癸未の古文書を見しに金一兩に粃八表がへとあり然れば此時も畠方二石五斗代にては年により既に　公損ありし也ましてや正保・慶安の後米價益〻貴く金一兩に一石餘と成甚しきはわづか八九斗に至れる時をや然るに二石五斗の畠方定直段を變じ給はざると當時の民さこそ損上益下の恩澤難有事に思ひたるなるべししかしながら是三雜穀切返しの法よりて起る所也凡そ理財の事此に緩なる所有れば必亦彼に急なる所あると定まれる勢なり故に二石五斗代にて民に悅ばしめ三雜穀の折納にてひそかに利を上に收む所謂朝三暮四の術なり寛永癸未の條令に種かしうり付粃之代金に粃を賣納候ものあらば初秋

叛やすき時分うらせ金取候義無用にいたし叛をしこり物に取置報直授よき時分うらせ金を取可申候事との德音あり二雜こく切返しの事もかゝるまに混して初は來春に至る勘定と民を愚にせしと見えしが今は國用の急なるまゝ其年の暮までに皆濟すれば其好法の迹尤寛れやすし僞心勞して日に拙しとは此謂なるべし二石五斗の賤き拂方昔は百姓さぞ難有事と思ふべけれども今は其やすきが常と成恩澤たる事をば知らず却て雜穀切返し等の非法を怨嗟するのみなり然れば二石五斗代全く死法にて活法には非ざるなり雜穀の切返は勿論分毫の勘定までも一切損下益上の法を用ふる世界に獨畠方の取米代のみ公損をして民に益をつけらるべき事とは取扱ふ有司も心付かずまして百姓の中、上の恩澤を知る者有べからず、たとへ八千萬の一二畠勘定の輕きを知る者ありとも萬民嗷々として三雜こく切返の非法を怨るが樂きに勝べからず今其弊を革除せんには一切繁密の勘定を止め其本にかへりて取米を收むべし二石五斗代を打破り今の米價大抵一石金一兩なれば百石を四つ取にして現米四十石もし金納ならば四十兩は骨折らずして收むべし然ども今と昔と民間の樣子も違ひ夫金繩藁等種々のかゝり物も多く其上久しく輕く納たる勘定を今理窟ばかりに二急に常年より多く取らん事甚不可なり故に四つ取ならば半免にして二つ取二十石なるべしもし先年より雜穀御免等の地はそれだけ又免を下げ一つ六分ともすべし四つ取より已上五つ取六つ取等の地は雜穀切返しの益を取米の代方へ見こむとも二石五斗の代大抵一石ばかりにつまる故四つ取を半にして二取とせしをく一概に

今までの半を下げては百姓こまる故右の割合を以て大に免をひきくすべし畠は元來米の生ぜざる所へ石盛をして米を取と無理なりと云人あるべけれど石高と云事既に天下の通法たればかやうあるべき筈なり且錢納も金納も皆うりしろがへて納るとにて錢も金も土地に作る物にてはなけれどもこれへ定額を立て取納する也況や米は畠に無き所なれども畠の諸雜穀一段より幾程出來それを米に准ずれば幾程に當るといふつもりにて分米を定めしなれば雜穀は何なりとも百姓の勝手に作らせ其かはりに年貢を取米にて定め其代方金を納めさする事少も無理にはあらざる也もし其内に雜穀をば夫食にのこし田の米を引くりて品納にするとも又は作りたる雜穀を取米の價に准じて直に品納にするとも各〻民の勝手次第たるべきなり併品納にてはたはらの拵へ、運送の費等迷惑なる事多ければ大かたは代方金納を願ふべきなり如此ときは取付を過半に下げ横斂を除くの名ありてしかも公納の數は甚しき不足なく一切無用の虚計を去て吏民ともにまどふ事なかるべしひとり二石五斗代を改むると舊例を變ずれども改むべき道理ありて改むるとよく〳〵百姓へ告諭せば心服せざるもの有べからず且是まで三雜穀を課せしこと仕方は惡しけれども是ほどの上納はとかく百姓より納むべき筈にて

公上に無理の事はなされざる物といふ事明かなるべし、三雜穀の課悉除ても既に　公損なく取米を時價に准じて收むる時は此外に一つの惠を布き給ふべし今御城米金納の直段金十兩に付二三四表づゝも平均の相場より多く出さしむるつもり也と承る是雜穀の切返しよりは輕けれども亦横斂に近

し金納不勝手ならば米納たるべきといはゞ百姓いやとはいふとならねども道路の運賃、御蔵前の費用等を厭ひて金納を願ふ事なれば其年の米價を平均して公私共に損得なき樣に正直に勘定たつべき也十兩にて三四表づゝ贏餘ありても一國へかけては大なる益の樣に思ふ人もあるべけれどたかの知れたる事也今まで畠方の勘定一石一兩にも當るべきを二石五斗に拂ひて損をせしには不似合事也およそゆるすといふは取つむるの初なれば初より輕重なく算用すべきと勿論なりといへども今新に勸農の政を施し給ふには姑く是年の米價賣附をやすくして民を悅ばせ給はゞ二石五斗を切上げられたる事をば忘れて十兩に一二表の得分をも莫大の恩澤　義公樣以來の仁政と感誦し奉るべき也（義公御時にや御郡奉行より上川井・下川井等の村々へ御賣附直段の事申觸し狀あり某嘗て其直本を見たり其文に云、急度申觸候例年之通今日御賣附直段御城廻り金十兩に籾三十九俵に被仰付候當月の平金十兩に三十六俵に有之所御慈悲を以如斯被仰出候間難有御儀可奉存候色々と御慈悲被遊候間隨分農業に精を出し田畑に念を入かつ等も取、夫食の貯油斷有間敷候已上六月十五日藤田清内、竜尺疊之允とあり　是も永久に如此平均より賤きが常と成たらば徒に　公損あるのみにて民これをなれて德とせざれば益なし永久の法は多からず少からず平均の價にて收納しさて勸農の爲めことさらに一年是をゆるくして非常の特恩を示し給ふ樣に仕たき事也

（均ニ力役ニ之術）

問、力役の弊を除くこと如何、曰、有身則有庸と云ふ言により遠くは聖王の遺意を考へ近くは　義公の舊法を修むべし年貢と役とは元來別物にて田地よりは既に租庸調の三つを一に混合せし高免の年貢を出し且夫金・舟金まで上へ收むる上は平生の雜徭（イロ〳〵ノヤク）田地の高へかくべき謂なし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古今の通誼なれば庶人の凡そ身ある者悉く國の徭役を勤め田地の有無多少に管せざる道理なり然れば元祿已前のごく傳馬・配符番・歩夫等の役、高掛けにせずして人の面掛けにすべき事其理顯然也今に村によりてころばしと稱して田地の高にかまはず家並の役にて勤むる所もあれども其仕方大簡にして詳密ならざれば其利害如何にやあるらん、ころばしの所は高持の大百姓は喜べども小民は悦ばずといへり其詮はたとへ家内の人口は少くとも田地を過分に持つて作る上はそれだけの人なくては作らざる筈なりたとへ小作人へ渡し置とも田地に付たる人其だけの分は有る心なりと小民いへりといふ是も尤のやうなる說なれども畢竟世上に高掛といふ事見習ひ聞習ひて年貢と役とは元來別物といふ事を知らざるゆゑ也よく〳〵告諭せば小民にも心服さすべき術あり田地の多きはそれだけに年貢を多く納むればもはやすみたる事なり其上に役を重にかくべからず然ども高掛けを面掛に復したりとも貧富强弱の差別了簡なくてはもとよりならざる也　先王の令に凡差科、謂差科、正役雇夫之類先富强、後貧弱、先多丁、後少丁、其分番上役者、家有兼丁者要月、家貧單身者閑月賦役令といへり是　本朝の良法なれば今の世にも其心得あるべき也但兼併の弊甚しく成てより民の貧富强弱大に懸隔する勢なればこれを處するに一術あるべし大抵田地十石ばかりを百姓一軒前と定め是より作り不足するは百姓の勤めざるなればかまはず二十石も持たるは二軒分とし三十石四十石にも至るをば三軒四軒とも定むれば身上持高の論もかたづく也（筑前國領にては十六石の百姓一騎前と定め三十餘石も持てば三軒分役をかくると云へり）　されども今の如く經界正しから

す上下厚薄の地名と實と相違ある事にては田地の高によりて專ら百姓の身上を論ずる事はならぬ也とかく均田の法ありて地の肥瘠各〻其宜を得せしめ限田の法ありて漸々に百姓身上の高に大槩の極まりあるやうに成らずんば貧富强弱の論悉く行屆きたりとはすべからず是は姑く置力役の征は庶人の身あるもの悉勤むべき筈の事なれば國中一歲人夫の惣數をつもり民の二十より六十まで一歲に役日幾日と定むべし、勤め過し或は不足は仲間の吟味にて相互に勘定立をする仕方もあるべし何れ平均に國役をつとめ損得かたおちなると無き樣專一なり古へ租庸調の法を用ひられし時役日を勤め不足すれば一日分何程と定め上へ庸布庸錢を收納ありしことなり今は庸調を田租に混合して年貢高く成たればたとへ歲役の日數不足なりとも百姓より庸布庸錢を上へ納めしむる事あるべからず、さて工商の徒は田租を高くして庸調までも一つに納めしといふ事なければ末業游手の輩も頭數の歲役、勤め不足せば其の日づもりにて庸錢を納むる事今の大工どもの御普請方に於けるが如くなるべし是まで仕つけざる事なれば末業游手の輩は迷惑に思ふべけれども末業游手の者迷惑して田地を力作する者の役寬きと勸農の要術也と知るべし且是まで高掛の役法は鰥寡孤獨癈疾の徒といへども苟も田地をへ持居れば其持高の割に應じて夫役を勤さするゆゑ身力役に赴くと能はざれば困窮ながら錢を出して人を雇ふ也人を雇ふ事も屢すれば錢を多く費す故寡婦孤兒などにて門戸を立たる百姓分は夜中にも後家など松明を燃して鄕村へ配符を傳送することも有といふ哀なる事也上にては民に孝弟の敎を施

し給ひたく思召とも高掛の役法にて人夫をつかふ時は家に老親ありとて役のゆるみはなし父母の喪に遭ても服中は勿論忌中にても役をあつる事なれば孝弟を教る事も行屆かざるなり總て民の教と云ふは上より談義僧の如き講釋する儒者を立て四書五經をさへづらせて道と云ふものを呑込ますることには非ず地官鄉吏の治め方にて平生の徭役・公事などの中に自然と民心を感服すべき仕方を寓して風俗よろしく孝弟行はるゝ樣にする事也孝・弟・力田などの賞にも凡有身者、必有役と云ふ世界ならば纔に其身年中の役をゆるしても過分の恩澤なるべければ上にては費ずして惠する事自由なり今の如く田地の高ある者ばかり役をつとむる事にては高少きものゝ役をゆるすとも恩澤にはならざる也夫役を高掛けにする事貧富を均くする法に似たれども今の勢にては徒に末業游手の者の勝手と成、力田する者のみ困む仕方なれば決して古法の如く面掛けに復すべき也面掛の役は　義公の舊法にして卽ち是聖人の遺制なり周禮に小司徒の職、邦の教法を建て國中及び四郊都鄙の夫家の數を稽る事を掌りて其貴賤老幼癈疾を辨じ凡征役の施舍を爲す又鄉師之職、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又鄉大夫職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正義曰、七尺謂年二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正義曰、六尺謂十五、）皆征之、（注、城郭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といへり我　先王の令にも凡男女二歲已下爲黄、十六以下爲小、廿以下爲中、其男廿

一爲丁、六十一爲老、六十六爲耆の制あり、賦役を課すること必是より差別するなり廿一より六十歲までをば正丁と稱し十六已上、十已下をば中男と稱し、老（六十一より六十五まで）殘（殘疾の人廢疾と ちがひあるを也）並爲次丁、次丁は二人にて一の正丁に同じ（唐法調法ともに）中男は四人にて正丁一人に準ず（是謂法なり中男の作物と云は此事なり）さて又一戶の主といへども官職ある人か耆・老・篤疾・小子・寡婦をば不課戶（ナクナシ）と定むる也年數の事周禮と我　先王の令と少異あれども大意は同じ事なり今和漢の制を斟酌して詳に役法を定めんには廿歲已上六十已下の正丁を主とするとは勿論なるべし　先王軍役の制も年滿（ハ）六十（ハ）免すと見え周禮の國中は七尺（周尺の七尺今の五尺七寸五分餘に當る首より足まで計る也昔の制に七尺とは年二十い定稱なりより六十まで征役に從ふの制に符合す又十六已上を中男とし六十五已下（六十一より）を次丁とする制と野は六尺（謂ニ十五）より六十有五までを征すと云ふ文を考合はすれば雜徭の輕くしく骨折れざることを擇で中男・次丁の任とし二人にてなりとも四人にてなりとも一の正丁に准ずる定め如何やうにも土俗人情の宜を揆りてきはむべきことなり禮記の王制に八十者、一子不レ從レ政、九十者、其家不レ從レ政、癈疾非レ人不レ養者、一人不レ從レ政、父母之喪、三年不レ從レ政の文あり　先王古を稽へ宜に因て令を定め給ひしに凡年八十以上と篤疾給侍一人（カイハウ人）、九十（ハ）二人、百歲五人（ハ）（戶令に見ゆ）又凡遭父母喪、並免期年徭役（賦役令に）と見ゆ（漢宣帝地節四年詔、諸有ニ大父母・父母喪ノ者、勿ニ繇事ニ、使レ得ニ收斂從レ終盡ニ其子道ノ とあるも即此意なり禮記に三年不レ從レ政とあるを令に免ニ期年徭役ノ とあるは三年の喪　本朝にては服一周期と定めし故なり）此外に孝子順孫等も褒賞のため其身の徭役を免じ物を賜りたるよりも惠となることあり、とかく徭役の法高掛をやめて面掛に復する時は右のごき仁政も發なくして行はるゝ事也漢高祖七年に詔して民產

子復勿事二歲と定め章帝元和二年には諸懐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漢の三斛は今の二斗七升九合三勺八撮餘なり穀はもみなれば米にして其半なるべし復其夫勿算、口賦錢として人ごとに錢百二十田すを算といふ漢の制なり一歲と云へり是亦保息の仁政力役を寛するの中に寓するなり延喜式に凡人生五男、成二正丁一免二父課役一、雖一人闕、尚從免除一といふ事あり是多く育子ものの徭役をゆるめて民生を蕃くすることを勸む、一には恩惠を布く德あり一には課丁をふやすの益あり　先王の良法今にも行ふべし吏治の仕方によりて孝慈の教成るとも面掛の役法よく行はるゝ中に在りと知るべし又延喜の主計式に凡諸國所申戶口增益、不得以不課爲功とあれば今の人別育子のせんさくする人是にて少し目をさますべし、いかに金穀を費して人ばかり殖したり其大半游惰に流れて不農不課の民而已ならば國計に於て何の益か有べき悠々として十年二十年の生聚を待たんより今の急務まづ現在の人數を用に立る仕方ありたき也高掛を改て面掛の役となし且農人よりは役日つとめ不足の代に上へ庸錢を出すことを免除し末業游手の者のみ役錢を數のごく收むることあまり嚴酷なる樣なれ共少しも無理にあらず周禮載師職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三夫を爲屋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と云へり是によりて論ずる時は游惰の輩は懲らしめの爲めに力田の者より其征役を重くすべき事明か也後世の法は農民のみ賦役に困みて游手浮浪の民は泰然として都て不管事、彼と此と其得失智者を待たずして知るべし均しく是百姓にても寺社領の民は古より徭役をつとめず和漢ともに此のごとくなれば是亦處置あるべき事也　延喜式に凡神寺封丁不得點充衛士・仕丁・事力と云へり○明人の書に廣譏、洪武末爲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籍、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

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々爲徭役所苦、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二十畝、餘田以均二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既に寺社の封戸たれば軍國の夫金・筋金・幷傳馬・歩夫等出すまじき事は勿論なり但むかしは寺社領は守護不入にて平常一切の政令も地頭入いらはざる所なれば國主の民と寺社領の民と各別なるべけれども今本藩の制、寺社の主司たるものといへども亦有司の政教禁令を受て其民の訟獄迄も一にこれを　公上より治め給ふ時は配符番には寺社門前といへども役に從ふべき道理顯然也尋常高持の百姓は夫金を納め且庸調を田租に混合せし高免の年貢を出せどもたゞ城郭の普請に役せられざる計にて田畠の川除普請・用水・溜池・道・橋の事等は己れが身にかゝりたる事なれば役にあたりても無理とせず然れば其在所〳〵の田畠へかゝりたる普請等には寺社領の民といへども土地をはかりて召使ふべきなり近き比の定めに百姓の御藏入の地と寺社領と兩方を作る者をば寺社領の人別に組入るゝ樣にせられし所有と云ふいかなる有司の心得にや少づゝも農民の力役を寛るくするを計らずして徒に不課の民を增す憫笑すべ事也又村々の罷民(ひにん)衰惡(ようあく)過失あれば百姓に不似合なる閉戸など申付或は手じやう或は禁獄すれどももとより恥かしき事とも思はれば少しも懲りて改むる心なし終に村拂か四郡追放等になる事也其うちに一向に教訓すべからざる者のみにてもなく咎によりて無據居村を拂ふもあれども行先にて活計なければ其處には居住せず不得已他國へ出て人別損する也是等の類は古へ徒罪の制を再興して國の役事に苦使し其者に恥をかゝせて改むる心を生じさせ且役に使うて良民の力征を少づゝも弛るむべき事なり周禮司救の

職、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寇、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獄城也）といひ大司寇の職には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すといひまた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寇、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といへり此法の意をとりて用ふる時は鄉村の罷民衰惡過失ある者閉戸・禁獄・追放等の代りに徒罪の服をこしらへ着せ（古へ衣裳に書くい制即も此意なり嘉石のことは此邦にはなきとやれば置て論ず）髮をば髻のきはより切て形を平民に異ならしめ恥をあたへ且逃走を防ぐの一つとしこれを使ある所の役人へ預け置、願請或は荒地開發或は驛場の夫役に駈使し扶持米をば鄉黨親戚より出さしめ咎の輕重により一月數の多少を定め數の如くこれを役して在所親類より訴訴ある時これを宥免し萬一在役の中其所を欠落せば早速召捕成敗せしむべし數多の徒罪人出奔せりとも一々捕誅するは煩はしく且行屆ざる樣に思ふ人も有べけれど誅一以警百といふ事もあれば其初をさへ嚴にせば後は自然と出奔する者なかるべしたとひ出奔したりとも異形にして見咎やすければ難なく追捕せらるべき也如此時は教化も立易く良民の苦を休めかたゞ〳〵利益多かるべき事なるに是まで民を治むる者士大夫を遇するの禮を以て庶民に閉戸・遠慮など申付恥をあたへこらしむる事なく禁獄とても無用に骨

休めをさせ一たび所を拂へば終に立返らず人別を損する類不學無術の至なり返すがへすも法は高掛より面掛にする事利多しされども法令簡易にして賢才職に任じ是まで一切煩擾多事の弊を除去すれば面掛にても徭役多く民力を寛する事能はずと知るべし從法既に改まれば末作游惰の民は困苦迷惑して獨農人のみ悅ぶべし農人のよろこぶ内にも少分の高持と大分の高持と損得の談論急には止むべからず此機會に乘じて兼併を破るの術を施したき事也

（破兼併之術）

問、兼併の弊を除くこと如何、曰、仁政は必自經界始ると云へり民ひとりも僥倖にして幸を獲るものある時は亦必ず不幸にして其弊を受るもの有る道理なり幸を得るものは徒に驕奢に流れ弊を受る者は坐ながら困乏に至る民之多幸、國之不幸といへるごとく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といふことを會得してまづ均田の法を行ひて負ひ高を改め繩のびつまり且取付の高下を吟味して各其宜に叶しむべし次に限田の法を立て貧富共に安からしむる術あり均田限田いづれも要務なれども是を行ふに緩急の序あり均田は此方の規矩きへ立ば速に法を以て正す事成やすし限田はこれを急にすれば甚害あり漸々と勢を以て驅るべきなり此二つの者行はるゝ時は兼併破れて百姓大に悅ぶ事を指がゝし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といへり僥倖の民のみ咨嗟怨嘆すべけれども寡は衆に勝ち能はず且初より此方に無理なる仕方なく畢竟民の爲め貧富共に永久安穩ならしむる道なれば終には服せざる事也管仲が伍部の初政にも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田時均則民不饑といへり牧民に志ある人思

はざるべけんや。問、兼併を破る事、固より良策なれども近年伊勢の藤堂氏にてこれを行ひ大に百姓の亂を激せし事面のあたり聞及ぶ所なり何程よき事にても人心の騷動する事は遠慮あるべきか、曰、吾子其一を知ていまだ其二を知らず苟非二其人一道不二虛行一といへり周禮の法周公是を行へば大平を成し八百年の基をかたくす王莽王安石纔にこれを用ひて遂に天下を亂る顧ふに是を用るゆゑん何如のみ某が聞ける所は藤堂氏の吏兼併を破る事あまり卒爾になせしゆゑ貧民初は悅びたれども貧者は愚騃多く富者は狡黠多き事定まれる勢なれば富民謀を合せて金錢を閉て出さず借貸道塞がりしかば貧民亦すりきりて困りたるに富民の資產を奪はれて怨望せる者ども此機に乘じて貧民の愚者を煽動せしかば遂に亂をなせしと也もとより深く君長を怨て怨入二骨髓一ほどの事ならねば未幾して亂平ぎ平ぎたる跡にて或旅客其土人に前日の亂は如何なる事にて起せしと問ひしに全く左程の事にても無きに心得違にてきわぎ立今は後悔なりと答へしといへり此說の如き時は其吏兼併を破ること計り善きと心得前後の始末行屆ざるとあはれ殘念なる事也又大阪より一書生來て弊廬を訪ひし者有しが其雜談に近比藤堂殿にて何某とかや云ふ一聚斂の臣を召抱られ專損下益上の政を行はれしに付き一つのおとしばなしあり何某途中にて國の家老藤堂仁右衞門と云ふ者に逢しに禮辭をはりて後拙者義をば如何御評判被下候哉と問ひしに仁右衞門答て國中にて其許事をば佛なりと云といひければ何某喜で謝して云これは〳〵御あいさつなるべしと仁右衞門が云左に非ず町人百姓其許の姓名を聞

ときは手を合せて南無阿彌陀佛〳〵といふと云ひしとぞ是は委世の小說論するにも是らざれども其聚斂の臣を用ふる事は一定なるべし既に聚斂の臣を用ふる時は其兼併を破るも安民の事をは第二義とし最初にのび繩を打詰て利を上へ取るやうにせし故民も怨みしなるべしこれは行ひたる人の過にして兼併を破る事の惡しき證據には引べからずこれにこもて兼併の破るべからずといふは所謂熱羹に懲りて冷虀を吹くの類兒童の見に異ならず最初より上へ利を收めずして民を安んずるためにのみ行はゞ何の妨か有るべき昔前漢の世其患とする所諸侯王の强大に過たるに在り時の秀才賈生治安の策を文帝に獻じて地を割き制を定めて齊・楚・趙等の大國を分て若干國とし齊悼惠王・趙幽王・楚元王の子孫をば〳〵く次を以て祖の分地を受させ地盡て而して止も其他の國、分地盡して子孫少き者は社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に其子孫を封じ又は其疆界の不足を償ひ遣し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意と請ひしが文帝いまだ用ふる事を果さず賈生も程なく死せしかば文帝の太子景帝位に卽き晁錯が策を用ひ過怠をいひかけてしば〳〵諸侯の土地を削る賈・晁共に漢の爲に忠臣たる事は一にして晁錯が才術辨智亦賈生に亞ぐべけれども其爲人峭直刻深なるまゝに法を用ふること過酷なり且其削たる土地を漢の郡縣となせしにより諸侯大に怨み奸臣を誅するを名として吳楚七國謀反兵を起せしなり、とかくに諸侯强大に過ぎ驕奢不法のみにては治道立がたき故武帝の世、主父偃が策を用ひて推恩の令を下し

大國の諸侯に子弟を取立て悉く分地させければ骨折すして諸侯の勢はそぎ漢の自由に治められしなり是主父偃が智、晁錯にまさりたるにはあらず晁錯が事に見こりして其迹を踐まず賈誼が故智を用ひて一寸の地、一人の衆も天子の方へ貪り取らすして諸侯の身上をきばきし故諸侯も怨むべき樣なく存分に分地して勢を分ちたる也諸侯の强大なるすらよく其道を以てせばかくのごく其勢をそぐべし況や豪民の兼併を破るをや本朝にては大化の政兼併を破るの祖とすべし　義公の時兼併を抑へ給ひし事あれども當時其弊いまだ今の如く甚しからざる故其事も亦大造ならず今兼併を破らんには先づ賈生が一寸之地一人之衆も亡所利焉との說のごく寬永二十年　威公の仰出されし在々處々善惡を見分高下無之樣に諸事可取扱元祿元年　義公の仰出されし富者は益富、貧者は益貧、甚不可然との旨を主として永久農人に利ある樣に告諭し寸・歩の地升・合の高たりとも上へ打出しを取給はず打出したるだけ悉くに民の惣高に平均してゆるめ給ふ事をよく明に示し給はゞ四境の內誰有てか妨をなすべけんや　問、韓非が書に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人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といへり此說のごき時は富民を困めて貧民に得さすることも利害如何あるべき、　曰、是此謂にあらず田地賣買民の自由になりてより富者阡陌を連れども貧者は無立錐之地、故に當時學士

の論に與貧窮地に以貧無貧といふことも起るなりされども韓非が云へる如く同じ百姓にて同じ祖父母を出して外に餘計の得分もなく餘計の目に見えたる物入もなきに一つは貧一つは富めるは力儉と侈惰との差別なり一概に有餘を損し不足を補ふを天の道と心得て力儉の者より取上げて侈惰の者へ與ふると甚だ埒もなき仕方なり夫にては向後誰も侈惰勝手に成て力儉は益なしと心得べし韓非が譏る所當れりと謂つべし今富民の骨折てかせぎためたる金錢にて買得し田畠を貧民侈惰にて破産せしのにこれを與へよといはゞ誰か合點すべき某が所謂均田の備は左に非ず持分の多少は其儘さし置、有高の上にて帳面と畝歩と引合せ收穫と取付とを考合せて高と免とを均くし貧富共に損得なからしむる事也元來檢地といふ事有るもか樣の吟味する爲なり當國は太閤の時文祿三年に檢地ありて後十一年にして　東照宮佐竹を秋田へ遷し給ひし時慶長七年壬寅再檢地あり其後　威公始て水戸に封せられてしばらくありて寛永十八年辛巳にまた檢地せられたり上慶長の檢地を去る事わづか四十年なるに辛巳檢地の條令、位違石盛違おひ高心を付くべき事見えたり況や寛永より今に至て殆百六十年　威公　義公田畠賣買の制條壞れてよりおひ高の奸有るは勿論むかしの上田上畠今の下田下畠と成り下田下畠却て今は上田上畠に當る類あれば位違石盛違いくらといふ數を知らず吏たる者是より手を下すとなく徒に紙上の虛科を守り取付けを下げて貧民の救ひとすれども其免の下げたる地いつか富民に兼併せらるれども是を檢するとなし埒も無き事也今富民の餘計を先つ奪はんとせずして

たゞ貧民の地なし高を除き給ふべし除きたる跡にて川欠自打にても無く土地のつまりたる事如何穿鑿して其初賣買の際に奸有し事明白に自狀させ其後に富民の高なしの地を檢して高を盛付べし明律に凡欺隱田糧、脫漏版籍者、一畝至五畝、笞四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所隱稅糧、依數徵納すといへり是隱田の事也、また若將田土、移坵換段、那移等則、以高作下、減瞞糧額、及詭寄田糧、影射差役、并受寄者、罪亦如之、其田改正收科當差といへり是うぶせ高おひ高の事也、隱田をば其田土を沒官して其隱せし多少により笞・杖の刑に行ひ納めざる稅糧を數のごく徵納せしむる也さて高のぬきさしおはせつ、おひつしたるをば隱田の科に准じて笞・杖の刑に處し田土は沒官に及ばず其持主へする置うぶひたる高をへらし、うぶせたる方の高を增さずして事すむこと也今田畠を改正するよろしく此法を用ふべし但うぶせ高うぶひ高の事百姓の相對とは云ひながら高を減じたる者は隱田同樣の地を持て年貢を少し出し、うぶひ高したる者は土地になき稅粮を償ふゆゑに公納の額はいつも減ぜざる樣なれども畢竟土地になき稅糧を償ふ故後には散田と成免の折るゝ事也其免の折たるは何故といふに、かた〳〵に隱田同樣に作取する高なしの土地持者有るゆゑなれば年數を考へかた〳〵にて免の引たる分はかた〳〵より追て徵納せしめても無理にはあらざる也是までこそ細かに行屆かずとも田地のくるひは是非改正あるべき也扨又永代賣の證文を渡し賣は質に置たる心にて每年利息を拂ひ又年貢諸役をも置主より辨納し取たる者は作取にする事　公儀にて賴納賣とて甚し

き嚴禁なり　本藩にても　幕府の法を承用し給ふにや貞享の比より寛延に至てしば〳〵停止せられたりと聞く　幕府の法には永代賣買幷賴納賣は其田畠とり上げ當人過料・加判名主役義取上げ違人叱りなりと云永代賣は　本藩にて制禁なければかく別なりうぶせ高土地沒官してもよけれども近世に至り凡賣買する程の者其間に奸なきは稀なるべしこれを取上るには沒官すぎる田畠は少なかるべし沒官して後宜に隨ひ授け渡さんとならば其通もし左樣にする事煩擾ならば刑律のもく其科を改正せるにてすむべし賴納賣の質地は其數少なければ　幕府の法のまゝ取拂ても可なるべしすべて田畠の混亂を改正して經界整理せし上は妄に賣買する事を許さずもし不ゝ得已賣買するもの有らば　先王の令幷に　威　義二公の制の如く所部の官司へ申條を經て後にゆるすべし宋・明の法を用ひて契に稅する式を立て奸を防ぐも亦可なり經界既に正しき時は古今取付のよき程を考へ少しく民にゆるして常免の法を行ふべし取付の法は本多佐州　台德院殿へ告奉りし所のもく百姓一年の入用夫食をつもらせて其餘を年貢に取り百姓は財の餘らぬやうに不足にならぬやうに治むべし、とかく自身耕作を勤むれば年貢出しても有餘あり人に預け作らせては餘れる利なき樣にして人〻其力に食ましむる事本を務る要術なり兼併禁ぜざるうちは常免にても徒に僥倖の資と成て民に益なけれど兼併を絕りて後の常免は甚だ恩澤となる事也常免にして百姓の力儉次第にて如何樣に富みて倉廩みち衣食足るとも少しも餘計に取ることなく百姓もだまれ豐年などゝいふ事なくまた田地は割に合へども其身は修

惰によりて貧になる者は少しも免を下げず如〻此時は農を勸めずとも農は自ら務むる也是均田の妙術なり、問、限田は如何、曰、豪民の勢に乘じて際限なしに田地を買取る事小民産業に困む甚なれば古人も限民名田と云ふ議あり急に禁じてこれを取上んとすれば行はれがたき故たとひ限制を立るとも是迄の分は姑くさし置已後限制の高の外買ふと能はざるやうにすれば此後富者出來ても大分に田を專にするとならず是まで富者の子孫も盛衰なきと能はざれば身上衰ふるに隨ひ次第に賣へらすべし限制より多き高を減ずるをば勝手次第にゆるし限制より少しも餘計に增す事を禁ずる時は數年の後次第によぎ程に成るべきとなり是民をさわがさずして限田を爲す事宋の蘇老泉、明の丘瓊山が說尤善とすべし然れども畢竟民の過分に田畠を求ると膏腴の地を擇取にして居ながら大に其利を收んが爲なり均田の法行はるれば兼併の奸を逞くする事能はず常免の法立て不重不輕の稅を徵さば自身耕作すれば餘あれ共小作人へ渡しては分つべき花利なし自身に耕作しては人力に限あり奴婢を蓄ふるとも百姓より出る奉公人少し他所の氓を招集するとも高の知れたる事なり少々の得分にて小作人へ渡さんとすれども力役の法改まりて頭數にて役を勤め高持たり共役ふえず小作したりとも役をのがるゝ事なき時は人〻出精して田畠を買求る心に成り小作人少なく豪民もいやながら田地を減すより外なし是を漸々に勢を以て驅るといふなり三國の時魏の倉慈燉煌の太守たり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ブゲンモノノサバリ遂以爲俗、前大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

恤貧窶、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々使畢、其本直といへり郡守の心を用ひやうにて倉慈が如き事いかにも出來べきなり今兼併の子孫田地を捨除してこまる頃も有り小作人は高役なきを利すれども自今已後は役法改正あれば人數不相應にて手餘りの田地小民に割賦してだん〳〵に其あたひを償はする仕方いくらもあるべし是貧富共に安んじて各〻農業を勤むる術なれば均無貧、和無寡と云ふ道理に叶ひて百姓の困窮も直り人別の不足も多くなる勢なりさて又農業の書にも農夫たる者我身上の分限をよくはかりて田畠を作り各其分際より内ばなるを以てよしとし其分に過るを以て甚惡しとす其分限より多く田畠を作る事を貪れば縱令耕作の法をよくしりても人力たらず其法のごくいとなむ事なく耕し種る事も必時にをくれ物を皆土地の力を盡すと能はざるものなりといへり然れども知足者富といふと老子こそ說かれたれ蚩々の愚民欲に際限はなく老子の如く足るとを知らしむる事決して能はざる所なれば有司より人力を量て限田の制あるべき也

問、　均田・限田の制立て兼併破るゝ時は人〻其力に食みて風俗勤儉因年にも饑寒の患なき樣に成ると誠に此上も無き事也經界を正して民に取るの法を立る當代の通法四公六民を規矩として宜しからんや、如何、曰、是までは兼併の弊あるにより貧民の出す所は大半の賦稅なれば豪民の太だ輕き賦を增して平均に四公六民ならば今までよりはまさるべしされども四つ取と云事初にも爲事るごく元來田主と佃客、收る所を半分けにして十ヲ五つ取たるを農人難儀する故一つゆるして四つ取其外一錢

にあたる義なり共公役かけべからずと定むる事小田原北條氏の遺制にして遂に　當代の通法とはなりし也太閤の法は兵農大に分れしかば地頭三分之一を取耕民三分の二を獲るゆゑ十にして三三餘を公納とし六六餘を百姓とるつもりなれば頗る四公六民よりは輕き也近今の法せめて四公六民ならばこらふべけれども其外公役のかゝり莫大也且又四公六民とは云へども十の物を四つ上へ取れば其外に一石に付三升づゝの口米と二割の延を課して百姓より出させ繩わらの代まで取立れば四つ取にても半分に當るなり況や是より高免なる地にて百姓取續くべき樣なし故に今の賦稅は名實不相應の事多く兼併の奸も見すむ勢なり一切經界を正しくして輕重宜に適する取方は太閤法三分が一今里俗の所謂三折返しを定規とすべし田租の法當方勘定に比すれば繁密瑣細の事少きに似たれども是も今は其本を失ひ取付のせんさくのみこまかに八重十重に品あれども徒に紙上の文具のみにて實地を蹈まざる弊なり今百餘年來の簡習を一洗して至易至簡名實相當上下共便なる仕方ありたまゝ〳〵人に語れども舊習にひかれて我說を惜る者少し故に本文にはたゞ三折返し定免とのみいへども其制の詳なるとは事長ければ紙上につくしがたし豪民の持分には嘗腴の田にて十が一よりもかろく當る所あれども兵農二に分れたる世界に夏・殷・周三代の法十が一と云ふ事用ふべからざる也それも貧富一面に共通り取てもよき事ならば是ほど重疊なる事はなけれど所詮四公六民に取てきへ國用不足なるに豪民にのみ優免すべき謂なし豪民の稅甚かろき故に貧民の償ふ所莫大也平均に三折返しにしては國用不足のやうに思ふ人有べけれども今提封の地、ならして四つ取よりは餘程引込となれば所詮高免に定めたりとも年々に引を立、實い收る所は三折返しに過ずして貧民は益困む今貧富一切に三折返しと定たらば貧民は大に蘇息し富民よりは是まで輕く納め

し所より多く出すべければ提封へならしては却て是まで高免に取しよりも收納の實は多くなるべし是肝要の見きり也管子が所謂、知ニ與之爲ニ取、致之實也とは此となり（唐ノ李翰ガ年號書ニ人皆知ル與之ノ可以得ル財、而不レ知ル輕斂之得レ財益多ニ也、何義、曰、欲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レ歸、而天下之人下來、因ニ是土地廣大、有ニ處而不レ耕者ニ、無レ役之、而地力有レ餘、人日益富、兵日益强、人歸レ之如ニ流水ニ、而其之、是可レ知也、是故善爲レ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ニ其ヲ上ニ、欲免亡不レ可レ得也ト云ヘリ）今の勢にては三折返しより作德少きに是非農業をつとめよと云ふ事無理なり何程農を勸むるとも利無き故人從はずまた三折返しより過分に作德多き時は驕惰に流れ易し韓非が書に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惰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といへる事甚至當の論なり刑名刻薄の說のやうなれども今の民を治るに此心得なければ何程惠しても費るばかりにて仁政とはなり難し經界を正し兼併を破り民產を制して三折返しの常免に定め衣食の足る樣にしてあたふるに勤儉を厭ひて侈惰に安んずる輩は其身の不調法なれば何程困窮する共賑給する事なく嚴にこれを懲すべき也

（禁ニ侈惰ニ之術）

問、侈惰の弊を除くと如何、　曰、傳に民生は在レ勤、勤則不匱と云ひまた因ニ天之時、就ニ地之利、謹ニ身節ニ用、以養ニ父母ニを以て庶人の孝とする時は勤儉の二字百姓の護身符たるべし然るに侈惰の多きは農に利なきが故なり今煩擾を去て民生を安んじ橫斂を除て民心を慰し力役を較して民力を寬るくし力作に優にして游手の者困み兼併を破りて貧富幸不幸なく三折返しの常免にて勤儉次第にて衣食足りや

すし是農に利あり一令せざれども本を務むる術なり兼併破る時は豪民の勢も自然に屈する故風俗をみだる程の過分の奢侈もまづは成がたし平民は勤儉なれば富み侈惰なれば貧く成る故教も施しやすし然れども此上にも勞苦なくして富を爲し奢侈の媒と成て民心をそこなふものは商賈の民なり四弊既に革まる時は本業に利ある事なれども猶又一法を設けて農を利するのみにあらず且これを貴び商賈をばこれを抑へ且賤むべし士農工商の次序を以て四民の格を明らかにし且共種類を定め百姓・町人かたく婚姻を通ずべからず御城下に居住する浮浪の者ども悉く共人別の本を糾し郷里へ返すべし歸らざる內は大工御國役の例によりてまづ庸錢を徵すべし郷中にても市場の村々交易の事なくして叶ひ難し然れども自分手作の品を持出し它物と交易するは神農氏よりの教にして百姓にもする事也中賈・賈置などいふ事商賈の業にして百姓に非ずと定むべし郷中にも少々商賈なくして叶はざる所には商人幾人と極め人別帳にも御百姓とは別にして帳の末へ記させ此商人は何程富たりとも田地を取に限ありて百姓一軒前の半分とか三分一四分一ならでは持たする事を禁じいかに著姓舊族たりとも既に商人と定る上は小百姓の下座と定めてこれを辱しむべし共商賈の品物も民間に有無を通ずる物ばかりをゆるし珠玉玩好の類凡民間不相應の雜物はかたく是を停止し露顯に於ては沒官すべし村の役義より初て人才により吏胥などに仕進する事は御百姓よりは取上げ商人分は遠慮ある時は農人大に勢を得べし特に當國などは百姓には古へ地侍の遺風殘り平生專ら門地を貴び訟獄の起る事大半

坐論よりおこる風俗なれば俗にとりて教を爲すに農商の品を分つと勸農の捷徑なり商賈の内にも市易の制を立て不中度物を禁ずれば自ら奢侈もやむべしなどと農人事により御城下へ出る事あらん に御百姓はいかなる富商大賈にも上座をし詞遣ひ等も是まで奉公人と庶民との違ひたる如く町人も百姓よりこなさせ、もし農家少壯の子弟心得違て美服紛華を好まば商人のよききぬ着たる如く也とて笑はする風俗にも仕方によりて成るべき也何にもかまはず骨折らずしてくらす事を勝手に商賈を願ふ豪民あらば悉く御城下へ移るべき命あるべし鄉村に居り半商半農にてこそ利あるべきに御城下へ徙る時は身上耗損する故移るもの有べからず萬一移る事を好む愚民は勝手次第に御城下へうつし是を町人として御城下をにぎやかにすべし古へも豪民を都下へ徙すと有る例なりもし鄉村に在ながら御定めの商人にてもなく骨折を嫌ひて末業に趨るならば周禮夫里之布、夫家之征の法及び漢の高祖の法により賦稅を重くしてこれを困辱すべし此のごとくして勸農大かた行屆くべし夫にても猶游惰を事とする者あらば太閤の法により嚴に罰する仕方もあるべし天正十九年八月廿一日秀吉公御合点ヶ條十出きる、其條二十日在處々々百姓は田畑ヶ打捨あきハて或は售者等に無出候輩有レ之者、其者り事に不レ及申地下中可レ爲二御成敗一并奉公をも不レ仕田畑をも不レ作者代官給人と して堅相改不レ可レ違若於レ無二其沙法一は給人過候者其在處へ召上るべし同町人百姓陪臣においては其一鄉同一町可レ爲二曲事一事 孟子は戰國の時に當て諸侯賦斂の重きを救ひ四方の氓を其所說の國に招徠せんが爲に市は廛而不征、關譏而不レ征などと敎られしが賤丈夫の龍斷に登て市の利を罔る者は是を征すと見えたり市より征せざれども廛の地子を取りて末を遂ふ者を抑ふるは王道にもある事也魯の賢大夫臧文仲が六關を廢

せるを孔子譏りて不仁なりとの給へるは六關廢して末業のもの勝手と成り奢侈をさかんにするが故也周禮には廛人・泉府等の官ありて市中の征布を收めまた司門・司關の職ありて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司門とも、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司關とも見えたり門は國門にて城下より鄉村へ取付所に在り關は它所の境に在る所にて門・關ともに貨物の出入を吟味し犯禁ものは取上げ一切ぬけ荷物なきやうにする事也司門・司關の職を設る上は貨物の宜き程をはかり征をとる事暴政にはあらず凶札には征を免せば時によりての用捨もあり然るを戰國の暴君汚吏は一槩に重斂をとりし故孟子は關譏而不征と說たるなりたゞし孔子の臧文仲を譏り給ふを見れば國に門・關の制なくしてあまりに末業の者勝手過たるは俗人より見ては仁政なる樣なれども却て不仁也と知るべきなり漢の武帝の時農民貧困、商賈滋衆、軍用不足なるにより告緡の令とて商賈の貨物・舟車等より算錢を取し事有りもとより一時權宜の制にて史冊の美談には非ざれども其算錢の取やうは諸の賈人古買して利を取る者よりは牽緡錢二千にして一算を納めしめ手力の所作を以て賣るものよりは牽緡錢四千より一算、商稅の半分なりまた北邊の富民の軺車よりは一算、商賈人の軺車よりは二算、富農の車役錢に一倍なり船五丈以上は一算、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といへりさすが英雄の主ほど

ありて軍國の爲に聚斂せられし中にも亦本を崇び末を抑ふるの道を寓す後人の心得さる所なり寛仁宗慶曆年中に茶鹽の禁を弛ハ及び商稅を減ぜん事の議ありしに時の名相范希文ひとり不可と言ひ其言に云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旺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與取之于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と云其議遂に寢みしといへり商稅を弛むるあしき事に止まれども小惠なりそれよりは先づ國用を省きて農の賦役を寬うすべきに是をさし置て目前の小惠を行はんとする國より大體を知らざるものの議なり范公は天下の憂に先つて憂へ天下の樂に後れて樂まんといひし程の賢者なればよく緩急の序を得られし事也　義公の初年には藍蔵・酒舖・紙舟・高野村山札・中川舟役等の稅並に諸の荷口は茶・煙草・綿木綿・繰綿・紙・鹽等皆一箇に付（鹽は一俵に付）錢若干と定めて敛め給ひし也天和三年七月廿五日に至り綠國に在りし時鄕村にての諸役御免仰出さるゝ條一には農藏役、二には紙舟役、三には鹽釜役、四には鮭役、五には鮎役、六には鱠留役、七には山札・島札役、八には在々より納め候柿澁例年に半分納め可申候事見えたり　義公の仁政は四民共に其所を得せしめ給ひしに特に小民の產業に利あるやうになし給ふ事誠に難有御事なり諸浮役も其利を盡さやして民に與へし給ふ事後世に至るまで誰か恩澤を仰がざるべき諸荷口錢の事はいづれの時に免除せられしにやいまだ聞かずされども今は絕てなき所なれば免除ありしは必定なり逐末の徒、幸なるといふにも及ぶ

べき、かゝる内に天和中免除し給ひし郷村の諸役錢・藍瓶役を除くの外は悉く又收納せらるゝと聞及ぶ定て寶永の改革已後の事なるべけれども　義公の恩澤を小民に布き給ふ所を皆〻革除せるゝ量臣子たるものの能忍ぶ所ならんや是も國用不足ならば姑らく是非を論ずるに及ばざれども其所獲の利幾何ぞや農の本業には非ざれども小民の力作して活計を助る所より稅を取る程ならば何故にまた舊時の如く商賈の輩より諸の荷口錢を取らざるや漢武の仕方にも愧ぢ宋人の議論によりていふ時は緩急の大體を失へりと謂つべし紙舟役をば小民より取れども紙・烟草の諸荷口錢なき故商人は思ふ儘に荷物を境外へ出し大富の業をなす也一歲に江戸其外より入る所の金錢夥敷事なれども皆〻古賈したる豪民の商賈の業を爲すものの贏利と成て　公上への浮役は一錢も上納せず然るに國計を司るもの國用不足なる時は士と農とには罪もなき償金を課すれども商賈より稅を取る事は夢にも知らずたゞあやまりて御用金を借て借取にする工夫のみなり國君の上には國中の物は皆我物なれば取るとこそいふべきに借るといふ事は有まじき由孔子も敎られたり俗吏の事體に昧き笑ふべき事也今農を貴び末を抑ふる爲に農の賦役をゆるめて商賈の荷口を古法のごく稅し小民の力作して賣る所は浮役をゆるす術もあるべし然れども商賈の狡黠中〻己が利を分減せられてひとり損をすべきに非ず小民より力作して出す所の原直をやすくふみて買ふときは商賈を困めんとして却て小農の迷惑する事にも及ぶべければ容易には行ひがたし但崇本抑末と云ふ事あまり人の心付ざる故聊此論に及ぶなり、問、制度

と風俗にて奢侈を止させ游惰の者へは力役を課し且職事なきの罰ありてまた三折返しの常免行はるれば散田棄作の奸も自ら止むべし　散田棄作の奸は免の高くして贏利少きをばわざとあらし種—夫食等を取る計りに作り檢見を受て持引とし外に蔵して下免の場へ力を用ひて利を得る事を計るに檢見の裨も是まで吟味するに及ばず大抵奸民の爲に愚にせらるゝといへ是民の奸計なれば棄作の田を檢見されて其田主の豊高を計りとし外に在る所の田熟作にて取付の上にも贏餘あらばそれを吟味して常品に收納せば棄作の奸は行はれざるべし似て然れども多くの田土是まで細かにせんさく屬くべからず且棄作にする田もと無理なる取付なるにかゝる事分れば奸とは いへども怨す可き所もあるなり一切經界を正しくして三折返しの常免の法立あらば公私共に簡易にして利ふるべきなり　御城下へ出たる僑民郷村へ返すには定めて農具・種・夫食の世話有司より有べけれども御城下に日傭取り少くして武士・町人共に迷惑すべき歟、且崇本抑末は至極の論なれども一葉に嚴にせば國中窮屈すべき歟、管仲などが富國の仕方左様にいざけたる事には有べからず如何、曰、御城下に日傭とり減じ游民のかたづく事是ほど重疊なる事なし武士は日傭取少くして僕從なくば何程の役祿高き人も眞の家來抱へざる内は姑く供連なき様に定め知行所の百姓を擇び軍役の用に立つ漸を爲すべし役法古に復して凡身ある者庸を出せば是を規避して權門勢家へ託する事古より定まれる勢也武家の家來は庸錢を出さず游民よりは庸錢を出さば今までの間民武家へ奉公する者多く給金も自然に賤しく武士の勝手たるべし然ども過分に武士のかゝへ分などとて庸錢を避る計に肩をいるゝ輩は有司より嚴にこれを禁じ知行高軍役の割を以て武家家來の數を限り郷村課丁の減ぜざる様にすべし武家に家來多く給金賤き時は役金をゆるして古のごく人數を出させ足輕と共に御普請役に使ひ是までの如く來歴も知らざる浮浪人を御城下に居ればとて大切の要害へ入込む様なる事も止むべし　凡そ兵を足すの策古制に泥まず今俗に拘はらず時

に適するの術あり其說頗長ければ此書には略しつ且此書專ら勸農の事を主とすれば武備の事は別に論すべし町人の店の者他所商人の子は格別、鄕村百姓の子は悉く鄕里に歸すべしすべて士より已下に主從はなきものと定め、上下の等則を明かにし、工商の徒は古の易と子而敎ふと云ふごく相互に取かはして弟子(デッチ)とし今でつちといふは弟子といふ詞なまれる也今も近江の國の商人でしといふとぞ戶の主人をば親方(すヤカタ)と稱させ先生といふも親方と同じ理なり檀那といはせず農人幷工商の家へ年季奉公するものも元是平民なれば下男下女といはせず賃を出して雇ひたる心にて年季雇人と稱させ、とかくに民の本業をはなれざるやうにすべし、町人も餘り驕奢安佚に耽るは身上衰るの基なれば如何なる富家の子弟たりとも少壯の內は手足をも勞する事尤然るべき也且崇本抑末窮屈のやうなれども如此ならでは國は決して富むとなし管仲が齊を治むる女閭などまでこしらへ山師の元祖のごく後人は思へども實は左に非ず齊の國はもと潟鹵の僻地人民寡き所に太公望其女工を勸め伎巧を極させ魚鹽の利を通ぜしかば人物多く是に歸したりしが其後管仲に至ていろ〳〵の奇策も有れども其第一に規模を定めし參國伍鄙の制と云ふは城下を士鄕・工鄕・商鄕とて三に分け鄕村を五つ屬(シハイ)に分たる事也一屬九萬家づゝにて五屬には四十五萬家也一鄕二千家にて士の鄕十五合て三萬家なり工鄕三つ六千家、商鄕三つ六千家、工商合て六鄕わづか一萬二千家なり本末の權衡(ツリアヒ)是にて心得べし本を外にし末を內にして富國の術を求るは木に緣りて魚を求むるよりも愚なると也農の賦役をば寬せずして末業のものへ恩惠あると甚惡し、すべて恩賜の事一則以爲德(タビハアリガタシ)、二則以爲常(タビハ)、三則以怨二其不一足と管仲もいへるごく町人などの侈惰によりて貧困

せる者へしば〳〵御救ひ金など下さる何の益もなき事也御救の金うけ取て酒を買ふ酔に乗じて共を悪口せし者も有りと聞及ぶ呼もなき事也郷村の商賈を抑へる時は御城下の町人は賑はさるとも繁昌すべきなり凡古の窮民といふ者は鰥・寡・孤・獨・癈疾等のたよるべき方なき者のみ　上より恩恵ある事にて侈惰無職事者はかへつて罰せらるべき也五弊既に革まりたる上は人〻本業を力め田里を安ずべし嫁娶に物入なく男女時を失はざらしめ生子を育するの令を厳にし浮浪を禁ずれば庶ある事人百姓するに及ばず民の産を制し資財の源を開き勤倹をすゝめ侈惰を禁ずれば富在其中、然後に人倫を明かにする教、戸〻に喩し人〻に告げずとも行届べき事也

（節用愛人之道）

問、君子は民の父母にして仁者は人を愛すといへり理人治國を論ずるに節用而愛人との給へば国用を制する事其道いかゞして可ならんや、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といふ事あり国家の財用は皆民より出づるものなりもし制節謹度とあたはずして財用足らざれば是非なく横賦暴斂を民へかくるより外なし何程惻隱の心ありて人を愛するとも人其澤を蒙らず故に愛民には必先づ節用を先とするとなり古人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といひ一国計をば甚だ重んじ斗筲の小人に任せ置くべきものに非ず周禮に家宰邦治の大本をつかさどり邦中關市山澤等の九賦を以て財賄を斂めしめ祭祀・賓客・喪荒等の九式を以て財用を均節せしめ大府の官ありて凡官府の吏・執事者財用を受る時は式法を以てこれに授く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邦之賦以待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とて其名目後世にかはりあれども何々の分は何々の入用と拂方分明に定り有る故凶年には凶荒の禮式ありそれだけ國用を減縮せる也王制に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人以爲出といへるは國用惣(スエ)くゝり國の盛衰に關る所なれば執政の大臣一歲の入を量て年の暮に豫め明年の出しかたを考へ常に四分一を餘して軍國不虞の備とする也故に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これ聖人の訓也毎年の入る所四分して其一を餘し不虞の備となし三十年くらして十年分あまる樣にすればたとひ天災人禍ありとも國の貧困に至るなし是萬世の上計也是より下りては一年の入る所を其歲きりにくらし平居無事の時は民より虐取するとなけれども少しも不意の變ある時は償ひを民にかけざると能はず其國大事を動ずとはならねども靜なる時はまづ小康也此亦一時の中計といふもの也今の世に在てせめて一年切にも他人を仰がずして國用を制するはまれなるべし然れども古聖人の規矩を以ていふときは三年の蓄なきは國其國に非ずとて甚危き道理なり最下にして謀なき者は一年のくらし出る所入る所より多く民に取ると國用にすり合せんとして日々に重くそれにても足らざれば給を富商大賈に仰で目前を支吾す是不終月の下計也此萬世、一時、不終月の三計は某が言に非ず蘇東坡が論なり今の諸侯の國用此下

計ならざるは少なかるべし理財の道さまゞ〳〵ありといへども國用を節にするの要訣たゞ量入以爲出の一語に過ぐ可らず此外に奇妙の術を求る皆影を捕へ風を係ぐの談一切邪說なりと知るべし財用の盈虛は節にすると節にせざるとに在り節せざる時は盈てりといへども必竭き能く節にすれば虛なりといへども必盈古今の定理なり人君の祿を天祿といふ一己の身上を養ふために非ず土地相應に民を治むる士大夫を建置き且軍役の人馬を養ひ國の武備を張る事是天祿を有てるものの天職也古の聖賢の制論するにも及ばず蒲生氏鄉會津百萬石を傾して多士に厚祿を與へ其藏入は纔に九萬石餘也池田輝政播・備・淡三國の主として九十萬石を食めども自身の暮し方は三萬石の格にて後庭の婢妾も三十人に過ぎず封內の田土金穀を以て多くの名士を養ひ置て天下の干城たる事を謀りしと云ふ英雄の志かくこそあるべき也また備前新太郎少將光政朝臣卽輝政の孫は常に國計を重き事として時〻自分にこれを聞き入を量て以て出すことをせられたりと云ふ紀伊亞相公南龍院殿宣卿の御事は自ら工夫して碁盤の圖といふ繪圖を作らせ五色七色八色に彩色御領國納米の惣高の擧免を四つ五つ六つと極、第一御家中の知行切米第二に江戶參勤上下の入用銀第三在江戶の入用第四所〻の普請第五に御臺所入用第六鷹野・獵業等の入用、箇樣の品〻をわけつゝ御普請作事有る時は外の入用を減じ又加增御金可被下年は又普請作事を止めあなたこなたを入合せ融通せし故御勝手に增減の手品有て惣て御身代すわりて御一代の內國用窮迫せる事なしといへり是他邦の事なれども誠に諸侯の度たるべし　本藩も始封の初は國に

大なる工役あり且しば〳〵御上洛の事さへ有しかども國用の不足を患ると今世の如きことを聞かず

威公　義公の御時は節用の政行はれ軍國の備を專らとして平生の浮費少き故なるべし寛永の末高三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五斗八升二合有て　公儀むきは廿八萬石と稱し給ひ封内にて士大夫へ地方にて割與給ひし所二十三萬三千六百餘石に及ぶ（内三萬五百石御子様方）其外物成詰・御切符等を高に見て給分すべて卅三萬百四十六石五斗、殘高三萬七千二百十一石八升二合を御くらし方の分と定め入を量て出を爲し給ふにも田畠の賦税ばかりにて諸浮役をば經費には入れ給はざると聞けり　義公の御時新墾の田ありといへども四萬石の御分地ありしかども國用（ツキノイリ）の不足甚しきことを聞かず　二公の御時百姓町人より御用金御借上げなどといふ事曾てなき事なり　肅公の御時侈大を好み給ひ元祿十四年に（義公薨逝の翌年なり）始て　幕府に請て三十五萬石と稱せらる是年より國用大に不足して始て清水仁衞門とかやいふ浪人を勘略役として召抱られ種々の新法弊政を行はれ終には松並勘十郎なる者を引込忌憚る所もなく悉く　祖宗の法を改革せしめ國民の騷動を激し下を剝ぎ上に附益せし聚斂の餘毒今にのこりて國の元氣を損するに至る是より先き元祿十三年庚辰　常憲院殿礫川の邸へ渡御ありて大學君・播磨君各二萬石の地別に封を賜はり封内にて分たれし四萬石は　本藩に歸せし也此年國の富民に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八兩の御用金を命ぜらる始封已來の所無也幾程なく寶永元年甲申また千八百二十七兩二分の御用金を命ぜらる是御本宅御普請の費とぞ聞えし也是より已來國用時により盈縮あれどもみな五十歩百歩

の間にて其走るとは一なり大抵出る所入る所より多く有司の會計を司るもの悶二暮四の術を以て苟も目前をつくろふのみ古人國用を論じて前世於二凋弊之時一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といひまた誠詔有司、按孝哀籍、而講求其故、天下之費、必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といへり司計の臣に如此忠言を獻ずる人なきを悲むべし近世に至ては地方にて給する所かづか七萬石餘、物成詰・扶持切米多しといへども古の時にくらべれば御藏入の高段々に增したる事は必定なり然るに國用の不足といふは一切元祿・寶永已後の積弊にて建國の始制へ立ち返らずして百年の間虛而爲盈、約而爲泰の仕掛を用ひ給ふが故也此惡弊破除せざるうちは何程御藏入を增し厚く斂るとも入る所多ければ出る所亦多く國用の足る事決してあるべからず昔は國用の數一歲の經費二萬に至らずといふ今は數萬金を費しても猶不足のところ一萬餘金也といふ是前に所謂能節則雖虛必盈、不節則雖盈必竭の道理顯然たり有司たるもの此をば悟らずして御家中多過る故公室の財用不足などといひ士大夫のうち或は死して嗣なく或は罪ありて追放せらるるにより其祿を收公すれば上の御益何程付きたるなどと常談にいふ事人君の富厚は元來軍國のため士大夫を養ふべき天祿なる道理を忘れて　公上の御冥加を損ずること勿體なき次第也士大夫の祿は地方にて給はるべきを近年物成詰次第に多く成て因年には土地より生ぜざる所を府庫の財を以て償ひ賜ひ國用

不足すれ共臣下たる者己が利に恥て豐年を願はず君臣上下憂樂を殊にすると是亦制度の失せる惡弊なり諸侯の實は土地・人民・政事の三つにて土地より生ずべき物を人民の力にて作出し貢納せる財用を政事ありてこれが節を制するより外の術なければ士大夫の俸祿より已下一切の入用悉皆知行高にて定め置頗る餘計を儲て不虞の備となし菜の料に幾千石菜の料に幾百石とあて置きてさて其一歲の豐凶により邑人の多寡あるに隨ひ明年の用度を盈縮し委曲瑣細の割合をば割物奉行（大吟味職の舊名）に命ぜられ國用の大計をば執政・上大夫にて大吟味をなし　君上へ申上善數不善策と云ごとく大體の上ばかりを極め給ふと勞せずして成る事也此制一たび立ときは奢侈は抑へずしても度外の浮費を事とすると能はず軍國の備常に有餘て愛人の政たゞ　君上の思召のまゝにて誠に百年の盛事千古の一快たるべく奉存也

寛政十一年丁巳孟秋無名居士書於困學齋

勸農或問　卷下終

幽谷先生遺稿

遺稿輯錄大意

一先君子。於華夷內外。君臣上下之分。尤深致思焉。而文中。或指神州。稱本邦及東方。或冠以我字之類。其它關係名義。或有不謹嚴者。皆少年未定之見也。今不敢改竄。姑沿其舊。然恐讀者因以致疑。故敢詳之。

一取捨百家。貫穿古今。參諸六藝。而折衷於孔子。是先君子所雅言。深惡立門戶稱某學。其於後儒。尤推朱晦庵。以爲有大功於孔門。但不喜其性理之說。而文中。或有涉性理者。蓋亦皆屬少年未定之論。

一卷首載略譜。各篇下注甲子。使觀者識文辭識見有初晚之別。

一文若詩。不論其世。則有不能觀時勢事情者。輯錄之間。或竊注其梗概。以資他日。凡加圈者。皆非先君子自註。

一先君子嘗欲論著　幕府開基及　三藩建國之本末。又有作慶元以來名儒大家諸子傳之志。其料粗備。而遂不果。惟安藤帶刀及熊澤伯繼傳。雖多點竄塗抹。似半脫稿。然簡編不多。恐致散逸。乃附諸卷末。若其二遠異稱。修史始末。勸農或問。各爲一部書者。不在斯限。

一西土人文集。往往載其奏議。而無所憚。先君子歷事　三公。前後奏牘。不可枚舉。皆用國字。唯丁巳封事。用漢文。娓娓數千百言。蓋一代大議論。然　皇朝與西土風俗自殊。庶不敢泄諸家塾。愼密緘封。以俟他日　國君之採擇。蓋先君子之志也。

一先君子每語彪曰。余年甫十一賦詩。十三作文章。當時衝口而出。任筆而成。蓋年十七八幡然謂。學問之道。在彼而不在此也。適丁大艱。絕不作詞章者三年。復吉之後。亦不甚用意於文辭。以故其稿雖存。不類稚子之學語。則多缺鍛鍊之功。今也老矣。既不獲從事於經綸。又不能專力乎述作。是可歎也。言猶在耳。則輯其遺稿。悲非先君子本意。然不忍使其散亡遺失。乃收錄爲五卷。謹藏諸家塾。亦孤子之至情也。男彪謹識。

幽谷先生遺稿目錄

表

進大日本史表……二二

論

志學論……二三
安民論……二四
正名論……二七
建元論……二九

書

呈伯時先生……三二
與原子簡……三三

與小宮山君……二四
與綿引德卿先生……二三七
與高橋子大……二三八
答木村子虛……二三九
與綿引先生……二四二
與赤水先生……二四五
與杉山子方……二四六
報川口嬰卿……二四七
與石川公勤……二五〇
上總甚……二五二
與河原左膳……二五五
復黑澤子品……二五六
與校正局諸學士……二五七

序

赤水先生七十壽序……二六一
悼松江盧先生詩序……二六三
送原子簡序……二六四
樂處士傳序……二六六
卜欲篇序……二六七
送浮屠寶原師序……二六八
大高翁栽菊詩卷序……二七一
西土詰戎記序……二七三
叢桂偶記序……二七五
尙古閣賜宴詩序……二七六
新好齋詩集序……二七九
皇朝史略序……二八一

記

大竹氏所藏香爐記……二八三

浴德泉記……二八五

碑碣

靜軒近藤君墓誌銘……二八七
靜齋長久保君墓誌銘……二八八
兵三郎宇佐美君墓誌銘……二八九
石橋鈴木先生墓表……二九〇
蒲生君臧墓表……二九二
道友楊君墓碑銘……二九六
慎齋丹君墓誌銘……二九七
本節吉田君墓誌銘……二九八
丹子正墓誌銘……二九九
錦城先生大田才佐墓表……三〇〇
宇佐美公實墓誌銘……三〇三

祭文

祭高山處士文……三〇四

告文

告文恭先生文……三〇六

題跋

書古玉圖後……三〇七
太山題辭帖跋……三〇九
武藝傳系跋……三一〇
書妙霞臺記後……三一一

雜

讀四家雋……三一二

私試策問……三三
對問……三三
私擬對策……三五
對原子簡問……三八
讀古文孝經孔氏傳……三九
對都築伯盈問……三十
春秋不獨魯史之名……三三
送瘧文……三五
爲學對 並序……三五
蚌石硯銘……三六
書飲酒自責……三七
周禮毒藥說……三九

傳

安藤直次傳……三一

熊澤伯繼傳……三七
記遠藤直繼事……四七

幽谷先生遺稿

藤田幽谷著
男彪輯

表

進大日本史表

文化七年庚午（十一月）。奉武公命。代公而作。

臣治紀言。伏惟。

太陽攸照。率土莫匪日域。皇化所被。環海咸仰天朝。帝王授受三器。徵神聖之謨訓。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國家治亂一統。絕姦宄之窺竊。威靈之遠。于華夷有光。雖然。時運盛衰。蓋譬諸朝暮。是以人事得失。宜鑒於古今。彰往考來。有述有作。勸善懲惡。或褒或貶。屬辭比事。殊方豈無載籍。詳內略外。正史固存體裁。臣治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紹天祖之正統。神明其德。照臨八方。守聖人之大寶。寬仁之政。子育羣生。稽古立事。恭己無爲。播文化之號於宇內。何人不遵聖天子之風教。委獎學之任于

闡東。臣等嘗聞大將軍之家訓。伏念。臣材質愚鈍。學問空疎。徒承父祖餘蔭。明膺蕃屏重寄。
膺忝三位。尸素之譏難免。官帶參議。牆面之陋是慚。惟此國史。責在臣家。欲竭忠於本朝
蓋追孝于前人。臣五代祖光圀少而好學。勇乎爲義。雖身在外。乃心王室。每慨舊史之闕
文。欲修歷世之實錄。開館聘士。輯錄名山通邑逸書。購求之切。馳使幣于遠邊。因人傳奏
許借蘭臺石室祕冊。繙閱之勤。忘寢食於晝夜。貫穿馳騁。集衆技以成。效取捨裁斷。發獨得
之特見。紀志表傳。創立一家之言。筆削信疑。庶爲萬世之鑑。起自神武至于明德。敘次一
百代。上下二千載。闡幽微顯。原始要終。曰大友于帝紀。徵老翁之捧日列神功于后紀。
揭眞主於遺腹。西東之爭。南北之亂。正閏皇統。唯視神器之在否。逆順之際。忠奸之
別。是非人臣。悉由公論。而折衷。知我罪我。蓋深自任。刋之正之。有待將來。爰自高祖圀貞以
至先父治保。按訂補修。四世之間無怠。潤色討論。百年之後稍定。顧此一家之撰。豈六三長
之具。徒闕星霜。莫竟功緒。先臣之所尤苦心。愚臣何敢不竭力。養遺幕府。催督將使史臣。
木。竊顧斯書。雖屬私撰。苟傳于世。有係國體。昔初脫藁。假冒題號。今且鏤版。爲無奏請。
乃因百揆之吹噓。竊取九重之進止。恭蒙天意降寵。許俾書名公行。於是累年志願。一
朝獲伸。踊躍奉承。感激無已。速命剞劂之工。永省繕寫之勞。先臣所修。大日本史。本紀七十
三卷。列傳一百七十卷。校訂粗完。雕刻未半。其志表若干。有錄無書者。方且補修。猶未全備。

臣愚以爲。與其遷延歲月。全功告竣。不如嚴立課程。隨成　星上。故今紀傳二十六卷。刊刻已就者。裒成一函。聯先　上進。餘將續進。謹隨表以聞。上塵　天覽。下情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臣治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文化七年十一月五日。參議從三位左近衛權中將　臣源朝臣　治紀上表。

論

志學論

自註曰。余歲甫十有五。有感于孔子之言。而作天明八年戊申四月。

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學而時習之。少成若性。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孔子豈欺我哉。篤信好學。事必師古。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學于古訓。乃有獲。夫學也者。學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孔子集而大成。所願則學孔子矣。方今之時。孔子沒。七十子喪。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其誰能親炙私淑之哉。滔滔者天下皆是。吾誰適從。無以則求其言乎。其言則載籍。載籍雖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之道。同歸殊塗。同明相照。彼此相比。優柔厭飫。習與性成。取之左右。必逢其原。雖然。名之與物。古今不同。不得不由先進之訓詁也。則擇其善者。而從之。於其所疑。蓋闕如也。且夫博學詳說。將以反約。後儒之書。亦不可廢焉。而當同勦說。阿其

所好曰。我爲某氏之學。斯害而已。夫學也者。學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孔子備焉。孔子之教。六藝具焉。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孔子。而後眎後儒之言。於取其長。捨其短。乎何有。蔑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其斯之謂歟。從事六藝。適從孔子。考信折中。於是乎在矣。夫然後始可與言志學已。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安民論

寶政二年庚戌十一月四日。時年十七。

天生蒸民。無主則亂。故必有作之君。作之師。以任其治者矣。其大統乎天下而一之者曰天子。亞天子而治其國者曰諸侯。天子諸侯。不能獨治。於是乎有公卿大夫士。以董百工。以理萬機。然後天下平矣。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故天子之位。諸侯之職。莫非天位天職。而天之樹君。將以左右有民也。然則人君之道。孰有大於安民者邪。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故曰爲人君。止於仁。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古之人君。能止於仁。以安其民者。堯舜是也。能行不仁。以暴其民者。桀紂是也。後之人主。苟欲審堯桀之分。則在其安民與暴民而已矣。可不慎乎。其不仁無道。爲桀紂之行者。固無足論焉。中庸之主。稍能無後非辨。無即惰淫。而其於安民之道。獨有未盡焉者。何也。蓋由其志之未立。與其術之未擇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書曰。若保赤子。夫有一國。則爲一國之父母。有天下。則爲天下之父母。四境黎民。萬方蒼生。

皆吾赤子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赤子或失其所。爲之父母者。寧能忍而坐視之邪。仁人之心。不若是其恝也。故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有一民陷罪。則曰。此我陷之也。思匹夫匹婦有不與被至治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以此爲心。是之謂立志。夫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故欲行先王仁政。以安其民。則務在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其於仁政。舉而措之耳。是之謂擇術。志既立矣。術既擇矣。而不能安其民者。未之有也。雖然。爲君難。堯舜之所以聖者。以其克艱厥后也。其勳之放。能至於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其化之大。能至於從欲以治。四方風動。可謂盛矣。而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夫唯病之。故能不病也。堯之授舜也。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聖人之所以儆戒無虞也。而其憂民如此。後之世主。其不及堯舜。倍蓰而無算。其與暴君汙吏相去。特在五十步百步之間。而自以爲。我獨能盡心於吾國家。或玩歲愒日。偷安姑息。百工未釐。百姓未親。曰。吾國既治矣。吾民既安矣。其得免乎賊民者幾希。均之爲桀紂之歸耳。如此而欲與入堯舜之道。是猶卻走而求逮前人也。今夫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仁人之心。小之於四境。大之於四海。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所。則悽愴於其心。況其不止一人乎。父母之於赤子也。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乳之哺之。或懷抱之。或襁負之。仁人之於民。亦猶

是也。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欲其庶也。欲其富也。既庶且富矣。乃從而教之。苟爲人君。欲止於仁。則豈可一日偷安姑息乎哉。雖有仁心仁聞。不能安民。則非仁也。煦煦焉者。不知擴而充之。何足以爲民之父母乎。人君或能欲立其志。擇其術。以施仁政。而有驕吝之心害之。則亦不能以安斯民也。蓋驕則自賢。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吝則好貨。而嗇於財。積而不能散。而聚斂掊克之臣至矣。讒諂面諛在上。而蔽其君。聚斂掊克在下。而賊其民。則國非其國矣。世之人君。未嘗不欲知人而安民也。而其知此者。無他也。其不能克己驕吝作於其心。而害於其政也。然則惠哲與驕吝。堯桀之所由分也。可不戒乎。驕吝之心。不獨昏暗之君有之。而聰慧之主。多有此病。故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周公古之聖人。而多材多藝者也。如有其材之美。使驕且吝。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餘無足觀焉。況其材下於周公焉者乎。甚矣哉。驕吝之害乎德也。然所謂驕吝。不必俟其顯著。而後爲害也。一作於其心。而害於其政。故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君子其可不察於幾微之際哉。人君苟知民之父母之義。則不忍人之心。油然莫之能禁也。知若保赤子之義。則不忍人之政。沛然莫之能禦也。夫然後可以庶幾於上天寵綏下民之意。而堯舜之所以盡君道。亦不遠矣。作安民論。

正名論

寛政三年辛亥十月。時年十八。

甚矣。名分之於天下國家。不可不正且嚴也。其猶天地之不可易邪。有天地。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苟君臣之名不正。而上下之分不嚴。則尊卑易位。貴賤失所。强凌弱。衆暴寡。亡無日矣。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周之方衰也。强霸更起。列國力爭。王室不絕如綫。猶爲天下共主。而孔子作春秋。以道名分。王而稱天。以示無二尊。吳楚僭王。貶而稱子。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其惓惓所以正名嚴分者。不一而足。故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言統於一也。蓋嘗觀古今治亂之迹。天命靡常。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桀紂至暴也。湯武至仁也。以仁易暴。爲天下除殘賊。猶誅一夫。而湯有慙德。武未盡善。商書所載。魯論所記。豈誣也哉。文王爲西伯。帥殷之叛國。以事紂。詩人稱之曰。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又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夫紂之播惡。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文王樹德。視民猶赤子。而民愛戴之。然猶曰。王室。曰公侯。當文王與紂之事。其名分之正且嚴也如此。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意可知矣。赫赫　日本。自　皇祖開國。父天母地。　聖子神孫。世繼明德。以照臨四海。四海

之內。尊之曰　天皇。八洲之廣。兆民之衆。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自古至今。未嘗一日有。庶姓奸　天位者也。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嚴。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是以　皇統之悠遠。國祚之長久。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殊庭絕域。未有若我邦也。豈不偉哉。雖然天下之生久矣。世有治亂。時有盛衰。中葉以來。藤氏專權。其輔幼主。號曰攝政。然特攝其政而已。非攝其位也。及還政　天子。則號曰關白。萬機之政。關白其人也。是皆上之所命。非敢爲僭號。而　天子垂拱之勢。亦有由來矣。鎌倉氏之霸。開府於關東。而天下兵馬之權專歸焉。室町氏之霸。據輦轂之下。而驩虞之政。以號令海內。生殺賞罰之柄。咸出其手。威稜所在。加以爵命之隆。傲然尊大。奴視公卿。攝政關白。有名而無實。公方之貴。無敢出其右者。則幾乎武人爲大君矣。豐臣氏當天步艱難之日。身起匹夫。致霸主之業。挾　天子以令諸侯。振長策以驅使域中。遂奪藤氏關白之號。而有之矣。其强蠻既如此。而猶執臣禮以事　皇室。不敢自稱王者。以名分之存。故也。名分所存。天下仰之。强霸之主。西滅東起。而　天皇之尊自若也。東照公生。戰國之際。以干戈平定海內。勝殘去殺。翊戴　皇室。以征夷大將軍。奠居東海。控制四方。鎮撫天下。文子文孫。世光光烈。尺地一民。莫不歸往焉。君臣之名正。而上下之分嚴。其爲至德。豈在文王下哉。古之聖人。制朝覲之禮。所以敎天下之爲人臣者也。而天子至尊。無所自屈。則郊祀之禮。以敬事上天。宗廟之禮。以君事皇尸。明其雖天子。猶有所受命也。聖人於

君臣之道。其謹如此。而況　天朝。開闢以來。　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擁　神器。握寶圖。禮樂舊章。率由不改。　天皇之尊。宇內無二。則崇奉而事之。固非若夫上天杳冥。皇尸近戲之比。而使天下之爲君臣者取則。莫近焉。是故　幕府尊　皇室。則諸侯崇　幕府。諸侯崇　幕府。則卿大夫敬諸侯。夫然後上下相保。萬邦協和。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正且嚴也。今夫　幕府治天下國家者也。上戴　天子。下撫諸侯。霸主之業也。其治天下國家者。攝　天子之政也。　天子垂拱。不聽政久矣。久則難變也。　幕府攝　天子之政。亦其勢爾。異邦之人有言。

天皇不與國事。唯受國王供奉。蓋指其實也。雖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皇朝自有眞天子。則　幕府不宜稱王。雖則不稱王。其治天下國家。莫非王道也。伯而不王。文王之所以爲至德。與其王而用霸術。曷若其霸而行王道。　日本自古稱君子禮義之邦。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不可不慎也。夫既攝　天子之政。則謂之攝政。不亦名正而言順乎。名正言順。然後禮樂興。禮樂興。然後天下治。爲政者。豈可以正名爲迂也乎哉。

建元論　寛政三年辛亥十月十一日

建元惡乎始。始於漢武。然則非古聖人之制歟。曰。其法固始乎漢武。而其義則未嘗不本於先王之意也。古者天子有四海。諸侯有一國。王公卽位。各紀元年。愼其始也。每歲天子頒朔。

諸侯奉而行之。謂之王正月。大一統也。雖然。各國紀元。彼此不一。則是曷若夫年號之建。通于天下。而一統爲最大也哉。秦廢封建。海內混一。而漢猶有諸侯王。當時紀年。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國之年。譬如魯孝王刻石。曰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是已何必王正月云乎哉。故年號之行。通於天下。雖僭位假號者。無復容其僞矣。此非漢武之智能過聖人。而先王之制。不及後世也。凡天下之事。必粗於始。而精於終。密於先。而詳於後。其勢然也。宋儒胡氏以爲。元原於一。而後世紛紛。別建年號。失其義矣。而朱氏譏其說高而不曉事情。迺曰。如今中興以來。七箇元年。若無年號。則契券能無欺弊者乎。可謂當矣。然則年號既建矣。元亦可屢改乎。曰。不然。元之爲言。首也。人君卽位。既已紀元。豈可復改乎。而其復改者。戰國之末造也。餘習所存。延及漢氏。文景中元。後元。再三改元。至武帝建年號。則其改亦屢矣。雖不能無失。愼始之意。而亦能得一統之義。夫復何咎。後世妄庸之主。踵而行之。一世數元。可謂濫也已。雖然。唐宋之君。傳世二十。歷年三百而止。則一帝數號。猶尙可紀也。夫皇朝。自孝德帝肇建大化之號。至今六十有餘世。一千有餘歲。其間或以祥瑞名年。因災異改名者。殆過二百。皇統之隆。傳之無窮。而與天地終始。則自今以往。一帝數號。其可勝紀邪。革之象曰。先王以治曆明時。而讖緯家因有革命革令之文。自延喜中。博士淸行。首唱此說。辛酉甲子。必爲改元。蓋治曆明時。有變革隨時之義。故取其象。云爾。革命乃湯武順天

應人之事非所施於萬古一姓之邦而識緯誕妄又何足言哉且夫祥瑞不足恃也災異固可畏也能知其不足恃則何必名年能知其可畏則修德以勝之而已亦何必改元明氏之建國也累世相承於即位之踰年改元終身不易其於一統慎始之義可謂兩得之矣謝賓淵稱其卓越千古非虛論也嘗者所謂粗略於始先而精詳於終後不其然乎雖非先王之制而亦能本於先王之意則雖百世遵行可也

書

呈伯時先生 天明八年戊申五月時年十五

小子一正受業於門下者五年於茲矣先生教育之恩大且深矣悉數之則指不勝屈矣則顧有喙三尺而鹵莽滅裂之性雖有時雨之化苗而不秀故其於學術芒芒然不知其所爲有如未入閫其苗之不長而擢之者焉每慕孔子所謂狂者狂簡進取言不顧行唯憂其不能斐然成章耳今茲春賴先生薦舉得從彰考館諸君子之後而遊小子之榮莫甚焉自時厥後忽忽而踰五月無亳釐事業可以報先生也則如小子者實爲本館之贅瘤二口之俸雖微乎素餐而已何面目以見於先生乎小子竊有所企思而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蓋彰考館者、西山公所爲修史而設也。本館藏書之富、凡可以爲國史之採擇者、至於野史・家乘及雜說之類、莫不咸備焉。當時諸先生相與抽之修大日本史、絕筆於南北統一之時、其旨微矣。若其後事、則附諸續編、所謂彰往考來、於是乎在矣。今也日本史雖志・表未就、紀・傳既成、本館之士、各得其人、諸老先生相與總裁之、則其成功可企足而待也。固非不敏如小子者之所得而容喙也。故小子竊自奮、欲修續編、夫尙書・春秋、聖人之所筆削也、而無史記・漢書之作、則秦・漢之事不詳矣。史記・漢書良史也、而無後世之史、則後世之事不傳矣。日本史大義之所在、昭昭乎如日月、續之者似蛇足也、雖然、山應永而來、二百有餘歲、國之治亂、人之賢否、其事紛然、苟無續編之作、則恐隕滅不傳矣。且夫本館之命名、取諸彰往考來之義、雖有正史、而無續編、則安在其能考來也。小子念世之憚於著述者、大槩有二焉、一則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非淺見寡聞之所得而能之也、是猾也、一則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與其著述見笑於大方之家也、無寧闇然媚於世也乎、是鄙愿也、小子業已狂簡進取、則踽踽涼涼者、固不屑也、而況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者乎、馬・班之良史、猶不免有後世一二之譏也、才非馬・班、欲使一世之士、翕然稱善、多見其不知量也、昔者　西山公求前世之遺書、孜孜不已、得諸名山及通邑大都者、不可勝數也、今也　西山公精神之所聚、徒供蠹魚之餌、豈不悲哉、顧本館諸君子、其所爲先務、專在補前書志・表之闕、而未遑續

編也。曩時宿儒潛鋒先生。嘗有倭史後編之作。良史所著。顧非不美。而其爲書也。議論居多。而略事實。亦未能無憾焉。雖然。小子不敏。惡能成一家之言哉。類聚群分。欲纂疏應永以來之事耳。小子每入本館。取文庫之書。而閱之。而其書之多。固非一見之所能盡。一讀之所能記也。且本館故事。非總裁之命。則借書不過三部。而寫本則不許之。小子以爲。自　朝廷國史之設廢以來。史傳之所取信。在當時之實錄。實錄則在家乘。家乘之書。卽　西山公之所得諸搢紳世家者。皆寫本也。本館以比神祕焉。海內希有見之者。是其他之所以爲不及本館也。苟以所印行者。則天下之廣。比比有焉。何必本館也哉。小子竊慨焉。孟浪之言。不逞恥躬之不逮也。冀先生假借小子之進取。以爲狂童故態。則幸甚。小子不敏。不能報先生之意。小子之罪也。以私言之。則先生教誨我者也。以公言之。則先生指揮我者也。敢不惟先生之命是聽。先生憐小子之區區。使縱閱本館之書。以遂其言。則小子之願也。非所敢望。敢布腹心。

與原子簡 天明八年戊申八月二十四日

日者會於小宮山氏。譚及孝經之書。足下曰。孝經之文。不類先秦。疑非孔氏之舊。必成於漢儒傅會矣。且孔門諸子。可以語孝者。豈啻曾子而已也哉。夫子獨因之以作孝經。何也。僕退

而思之。殊不然也。孔子語孝。非獨曾子。攷乎論語。而可觀也。雖然。聖人之道博矣大矣。孔子之教。如時雨之化之也。各因其性之所近。以養其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曾子天性至孝。習夫子之教。而後傳諸門人。門人子思子春之徒。[illegible]而錄之。名曰孝經。豈不其然乎。儀禮因宋陳騤之言。而闕禮記緇衣篇。章首皆有子曰字。末引詩書爲斷。其文大與孝經相似。舊說。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乃知。此亦先秦古文之一體也。若乃孝經成於漢儒之言。則足下不過勦朱子之說耳。蓋朱子之疑之也。未深考也已。假使斯人起於九原。則必從吾說矣。雖然。吾豈誣古人哉。姑言吾所欲言耳。不知。足下別有所見而言之歟。請聞其說。不悉。

與小宮山君

執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使不佞輩亦得從其後而遊。何其好學之篤也。嘗與其同志者約。會讀明汪伯玉所謂十三家之書。每月六次。又立課程。試文章一篇。亦每月六次。不佞亦障若乎其後。夫以文會友。相切相磋。古人之道斯爲美。請陳固陋。蓋汪伯玉十三家之目。徒爲辭藻而設焉。抑亦末也。故人或不屑也。不佞以爲。十三家之目。雖由伯玉。而其書亦不害爲古文。今以伯玉之故。不屑讀十三家之書。亦何異乎聞禮而廢食者哉。古文不可讀。則古經亦不可讀也。則古之文。奈何不讀。雖然。十三家之書夥矣。而其旨亦不一矣。苟不考信於

六藝。折中於孔氏。則惡能辨明其是非。取捨其長短哉。既不能辨明其是非。取捨其長短。則不過倣汪伯玉之所爲。以爲辭藻之助焉而已。不亦末乎。苟如此。雖曰既讀之。吾必謂之未讀之矣。日者見都築伯盈・石川思甫。讀老子之文。其文辭頗非不美。而其視老子如聖人。是無他也。不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孔氏故也。夫六經猶繩墨也。諸子百家猶衆材也。雖公輸子之巧。不用繩墨。而欲正其曲直。不可得也已。傳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於道矣。六經本也。諸子百家末也。雖治經義者。非不欲博學也。惡其博而無統也。儒者之道。博而寡要。自漢時而然。況後世乎。孟軻氏有言。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學者之先務。六經是也。其不徧多方。不亦宜乎。昔在我邦。慶長・元和之間。惺窩・羅山二先生出。而人人稍知有學。元祿・正德之間。仁齋・徂徠二先生出。而人人稍知有古學。當時諸先生。用力於經藝。可以概見也。今之學者。或以文辭爲業。或以博洽爲學。曼衍以窮年。若用力於經藝者。廑廑乎無幾。於是乎。聖人之道。若有若亡。而惺窩・羅山。興學之勤。仁齋・徂徠。復古之功。幾乎息矣。是不佞所以痛心也。故每月會讀六經。三次。而會讀十三家。亦三次。亦可以弗畔夫。夫會讀十三家之約。前是衆議所建。未可遽變也。故愚意及此。執事以爲何若。每月著文章六篇。通之一歲。凡七十二篇。其黽勉之意。美則美矣。然未聞古人作文。若是其數數也。作文之要。在巧拙。而不在多寡。且著文章。不取旨於六經。則其辭雖巧。其數雖多。亦奚以爲。昔惠施多方。其書

五車。至于今。泯泯乎莫或之聞。孟軻氏遺文。纔七篇耳。其書述唐虞三代之德。仲尼之意。爲六經羽翼。故至于今。傳誦不衰。由是觀之。不在其多寡也審矣。原子簡氏嘗論文章曰。韓退之柳子厚。吾師也。若李于鱗王元美。鉤章棘句。以爲巧者。則吾無取焉云爾。然其稱揚物徂徠之文。藉藉不容口。不佞竊怪。徂徠學李王者也。子簡氏於李王。則貶斥如彼。於徂徠。則稱揚如此。何其無特操與。不佞思之。乃稍得其解。蓋韓柳二公。瑰偉之見。俶儻之才。以斯道爲己任。嘗曰。敷衍六經之意爲文。又曰。取旨於六經。欲以羽翼夫道。非特後世徒務辭藻者之比也。故其文可以觀焉。李于鱗王元美。其見不及二公也遠矣。鉤章棘句。以飾其陋。故其文可厭也。徂徠所謂豪傑之士也。究明經術。博覽古文。其修辭。雖由李王之故轍。其達意。多用韓柳之舊範。英氣勃勃。溢於章句之間。要之。亦固爲一家之文。故其文可以觀焉。子簡氏稱之。蓋爲是故也。世稱服子遷爲入徂徠之室矣。不佞嘗取其文一二篇而讀之。其文勢卑弱。稍可厭。比之徂徠。大有逕庭。乃知。文以氣爲主。非虛語矣。故不明經術。而養英氣。妄欲倣徂徠。是猶却走而欲及前人也。究明經術。固不待言。養英氣有術。在熟讀孟荀子書而已。子簡氏亦人也。徂徠亦人也。子簡氏何畏彼哉。唯在爲之如何耳。余欲以此告子簡氏。不知。以爲何如。請執事以此書見之。不佞不堪伸於知己之至。言辭不遜。伏請執事恕之。不備。

與綿引德卿先生

天明八年戊申十月二十八日

濶然不レ脩二書於左右一者。數月矣。南望引レ領。未二嘗不一歎乎夢寐一也。昔歲先生之歸二省鄉里一也。誨二小子一曰。道之裂也久矣。朱考亭・物茂卿之徒。皆豪傑之士也。卓然各持二其一家之說一。生二於今之世一。而欲レ爲二學者一。在下校二諸家之長短一。而取捨之上耳。汝其勗哉。小子雖二不敏一。亦嘗服膺斯語一。而弗レ失也。今茲六月。先生所レ賜之書至。荐蒙レ問二近來著述何如一。當二此時一也。無下一言隻句可二以星一於左右一者上也。則賦野詩一首一。以言レ志耳。小子業已從史局賤有司之後一。役役事二刀筆之末一。亦得下取二其書一而讀上之。乃倣二唐陽城之所一爲云爾。雖レ然。大丈夫不レ屑也。班超之投レ筆而歎。不亦宜二乎。小子所レ務。小人之事。尙何暇二問一君子經藝之大業一哉。昔歲所レ奉レ教者。將レ倭二異日一矣。頃者所レ著。有下讀二孝經孔傳一篇上。敢呈二諸左右一。願賜二是正一。嘗考二索孔安國事跡一。史記孔子世家曰。安國爲二今皇帝博士一。至二臨淮太守一。蚤卒。云云。蓋太史公作二史記一。輟二筆於天漢一。則安國之卒。實在二天漢以前一也。然古文尙書序曰。値二國有一巫蠱事一。巫蠱事在二武帝末年一。則不下與二史記一合上矣。豈魏・晉間傳二尙書孔傳一者。欲レ使二覽者信一。其出於安國一。而作二此序一。以附二會之一歟。抑史記之文。爲後人羼入歟。然謂二武帝一爲二今皇帝一。似レ非二後人之辭一。且漢書亦曰。遷受二尙書於安國一。則其時世。亦與二史記一合矣。小子嘗信二尙書孔傳一。於レ是乎。疑心一生。未レ知レ所二適從一。嘗聞。先生所レ善篁墩吉田氏。

銳意於尙書作書說三篇於此等事必有考證願先生爲小子明之雷豪豈降北風甚宣伏惟自愛不備

與高橋子大

曩者因大關生致書於左右僕木訥質野不嫻於辭惟恐有不遜之言或以觸忤高明也所幸者君子不我遐棄瓊瑤之報蓬子環堵之室捧讀再三字字金玉其音鏘鏘文彩所照璧然滿几案間也忡忡之心於是乎降止恭惟藩邸之中多士濟濟稱富文學執事之可以爲益友者奚所不足而勿拒淺陋如僕者也則古所謂雖有絲麻無弃菅蒯者於執事乎見之承徵近作敢不奉命唯僕竊有感於春臺氏之言不復多作文章嘗與人書曰昔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後世寥寥無得而稱焉孟軻氏遺文纔七篇矣其書述唐虞三代之道仲尼之意學者到于今傳誦不衰由是觀之文章之道奚以多爲僕之立志業已如此或有一二不構思而作亦皆所謂小言詹詹者何足供執事之覽哉是僕之所以闕然久不報其意也且也致僕之文於執事譬猶操絃於師曠之門也自它人視之其不笑以爲愚者幾希矣雖然是非僕之所憂也何者師曠者天下之善音者也操絃於其門誠似無恥者矣而因其指揮以得正聲律之舛差其益豈少小乎哉僕之致拙稿於執事亦然因其指摘以知所適從是

僕之願也。抄近作若干首。繕寫以呈。願賜是正。此亦向所謂詹詹者之類耳。雖然。小才者爲小言。固其所也。何必强其所不能哉。野詩一首。聊言僕志。舍其辭而取其志。可也。執事日進之業。想何如。著述亦當充棟。願見示。佳稿一二首。僕欲書候赤水先生之起居。而恐其累長者也。故不果。伏請執事爲僕致意。時寒風甚切。自愛。不備。

答木村子虛 寛政元年己酉正月十四日。時年十六。

本月八日。足下仲冬書。至自叢桂亭。發緘而讀之。疊疊幾乎千四百有餘言。辭雅而旨高。其論隲經術文章。昭然若發矇焉。夫千載悠遠。六經殘缺。古人糟粕。嬴氏餘燼。楊岐墨絲。不可得而極。足下謂學者之在今日。離明輸巧。亦難矣。誠哉是言也。蓋古先聖人所經綸之大經。仲尼終始其條理。自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而孔子之緒。不絕如綫。惟孟子荀卿。其言雖或殊。亦同歸乎孔子之道也。由是而下。諸子百家及後世群儒。異端詭說。紛紛紜紜者。合其要歸。亦皆孔子之緒餘也。六經雖缺。猶可以考信焉。夫子雖沒。猶可以折中焉。學者之在今日。於諸家之說。取其長。捨其短。尙足以纘孔子之緒。於將絕哉。孔子有言。禮失而求諸野。諸家不猶愈於野乎。今之學者。守一家之言。於其異乎己者。則辨爭斷斷如也。可謂自小者已矣。本邦文明。豪傑之士。繼踵比肩。勃然而起。伊仁齋物徂徠之徒。爲之巨擘焉。

學者多稱仁齋徂徠之徒。學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釣之皆非也。以不依禮之仁書其猶周室君子。雍容揖讓之狀乎。足下謂之瑚璉之器。非過其實也。又至謂之以眇眼欲洞視大道之蘊奧。則似抑揚不倫矣。徂徠其猶燕都俠客。扼腕張膽之態乎。足下薛人劍舞之喻、足以形容之矣。其至謂之朽木糞土。不可雕圬也。則無乃毀損其眞乎。要之。彼二子。其材德雖殊。亦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而足下不慊於二子者。豈以自有二子出。而人人立言。日新月盛。迺二子爲之嚆矢也耶。夫有惺窩。羅山。斯有藤樹。熊澤。有藤樹熊澤。斯有仁齋。徂徠。有仁齋。徂徠。斯有家言雜學。種種之說。是皆時運之使然也。何獨咎仁齋。徂徠也。太宰德夫。雖不及二子。亦豈尋常經生之比也哉。足下謂之狂人之黨。豈謂其黨徂徠邪。亦何貶之之太過也。不知。足下之於學術。別有所見乎。不佞竊思。宋儒及仁齋徂徠。學術之異同。乃若有所得者。敢陳固陋。以俟再教。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聖人之制作。皆依其理。故無所礙滯。譬諸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故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也。是聖人之道。所以亙萬古。而不可廢也。宋諸君子。生乎千載之下。知有所謂理者。可不謂卓見乎。雖然。理有易見者。有難見者。有易知者。有難知者。惟聖人聰明叡智之德。竭其心思。以窮天下之理。豈凡人所能及乎。詩曰。不知不識。順帝之則。從事於道之久。思索以通之。尙足以寬聖人制作所依之理哉。庖人解牛。不依乎天理之固然。則刀折手傷矣。理之不可不知。其猶

是乎。雖然。庖人之初學解牛也。惡能自知依乎天理之固然哉。必從事庖丁之教日久。而後自知之。聖人聰明叡智之德。既竭其心思以制作。則天下之理。皆在聖人之教中。而存焉。若不由聖人之教。而自欲窮理。多見其不知量也已。且天下之理。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必知者。有本焉者。有末焉者。有先焉者。有後焉者。不可不知者。本焉者。先焉者。是也。不必知者。末焉者。後焉者。是也。故傳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於道矣。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宋諸君子。欲使學者盡窮天下之理。豈古之道也哉。仁齋。徂徠。懲其若是。迺曰。理也者。死物也。無定準者也。理果死物乎。聖人作易。奚以窮理爲。理果無定準乎。何足以爲理。雖然。理之顯明者。易見而易知。微妙者。難見而難知。是亦理之常也。聖人既竭其心思。以窮天下之理。則服從其教日久。而後可以窮之。宋儒自欲窮理。是其所以失也。聖人窮理以明道。後儒窮理以亂道。是豈理之罪也哉。用之者之罪也。宋儒之學不一。而窮理爲之大端。故其餘則不論焉耳矣。仁齋之學。本於孟子。而惡宋說之甚。有如懲羹吹虀者。舊習之未除。有襲宋儒之謬者。而其人則爲君子。其學則主德行。故末流之弊亦鮮矣。徂徠之學。本於荀卿。而一洗後世陋習。洒如也。破解前儒紕繆。渙如也。蓋仁齋始錯綜六經。彼此相比。以稽其義。及至徂徠。遂極其力。古言稍明。惟其好尚之甚。以李攀龍之文。爲古文辭。以其法解六經。夫攀龍之文。戕賊經史。補綴陳言。其體則雖無偶麗。六朝斷前。嶽後惟肖。以其文法解六

經。宜哉。其作論語徵也。牽强附會之太甚也。當時學者。多不能讀文章。不能讀古書。徂徠乃使門人專習文章。蓋其時之不得已乎。其教先文章而後經術。則自貫首弟子藤煥圖服元喬之徒。皆蔑於辭。而不知其實。且以一張一弛。羅宋儒自敬之說。則矯枉而過其正。門人小子。放蕩狂肆。習以爲常。恬不之省。其能不若是者。獨有太宰德夫耳。然而一太宰德夫。不能勝天下風靡之士也。則徂徠氏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譬之。世人皆醉於糟粕。而仁齋知有大牢之味。欲使人嘗之。以雍容揖讓之禮。誘之。人多從之。而亦莫如醉於糟粕者。恬然不顧何也已。徂徠亦醉於糟粕。既而悟其非是。抱腕張膽。劍舞於醉人之側。則醉臥者。愕然皆起。徂徠乃驅之於寶鼎之側。而刀刃所觸。傷創亦多。此仁齋徂徠之辨也。足下以爲何如。承諭。孔安國孝經序。前後自相支吾。傳亦非眞。且指適太宰氏之說。大慙鄙衷。惟謂之太宰氏以終身之力爲撰乎。則大不然矣。太宰氏之賢。豈作僞書以欺人乎哉。且太宰子以前。本邦有刻孔傳孝經者。而東涯・徂徠諸先生。亦嘗稱其書。則非太宰子之僞作明矣。如不依讀孝經孔傳。亦惟疑非安國之舊本耳。足下又謂孝悌也者。近在身而簡也。不可煩之於論說。是自足下之至言。不依讀至此。顏忸怩。敢不拜教。文章有五體之說。蓋足下本諸左氏春秋。而敷衍之。不依據足下之言。觀於古人之文。固不出於斯五體。足下眞千載卓見也哉。足下又謂。猥以章法句法誇之者。腐儒之拘說。不可謂無也。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不足與論文。最

足破學者之膠泥不佞嘗讀文章軌範宋元諸儒評隲多附焉其言剖牛毛析蠶絲誠如可聽而觀其人之作文則不若其言者比比皆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之言於是乎驗矣大抵宋元諸儒喜言其精微而不知其實是其病也故其論道亦然豈嘗文章而已哉足下人瑞之說甚奇而如不佞者非所敢當也足下且無多談濟世之術學者之先務莫急焉然非謬陋如不佞者所能及也而竊有所感於心欲倣王符潛夫論而著書揚搉古今得失以諷時政雖未屬草稿既已構思暇日當論著一正之不敏不知其能成乎否陽春和暖足下之疾想當愈遠遊之暇何如不佞患眼廢卷者數月矣勉强作此書字體欹衰不正殊爲可厭耳請恕之日者所託之文示之伯時先生先生曰木村生之文英氣勃勃奇亦甚與釋西天相似均之才子也惟木村生之文乏關鍵是爲可憾耳未嘗有一字潤色故不奉返不宣

與綿引先生 寛政元年己酉三月十三日

本月上澣得先生書伏審先生起居平安以慰索居之恨耳僕碌碌仍舊幸勿以爲念承客歲所呈拙文歷吉田大田諸君子觀覽僕雖顏之厚矣未嘗不赧汗也又承大田氏將辱尺牘於僕願先生爲之紹介吉田氏貼簽數十言於拙文而見還僕得而珍之拱璧不翅也此雖吉田氏之賜哉猶先生之賜也何既如之敢不拜謝吉田氏曰按隋書經籍志古文孝經

孔氏傳一卷。史臣曰。非今所有之本。今所傳孔傳孝經。隋以前之舊本也歟。史臣所謂今所有之本也歟。俱所未審覈然　皇朝先王。立之學官。列之黌序。當時必有詳論明辨。而後世無復煩議矣。此意先儒既相發云。僕按國史。　清和帝貞觀二年詔稱。此間學令。孝經孔鄭二注。爲教授正業。其學徒相沿。盛行於世者。安國之註。劉炫之義也。唐玄宗開元十年。撰御註孝經。作新疏三卷。以爲。世博鄭注。比其所注。餘義理專非。又稽之鄭志。康成不注孝經。安國之本。梁亂而亡。今之所傳。出自劉炫。事義紛紜。誦習尤艱。靡厭衆心。更招疑義云云。鄭孔二注。卽謂非眞。御注一本。理當遵行。宜自今以後。立於學官。教授此經。以充試業。但去聖久遠。學不厭博。若猶敦孔注。有心講誦。兼聽試用。莫令失望。由是觀之。　本邦所傳孔傳。亦似非隋以前之舊本也。或者當時制度。多倣李唐氏。學政亦一欲遵李唐氏之制。故云爾乎。但其所謂去聖久遠。學不厭博。云云者。其所以爲　人主寬大之語也歟。又按。吉田氏所謂先儒。不知指何人也。請先生爲僕質之。前所約讀孝經孔傳一篇。謄寫以呈。近作無可以備覽者。故不呈。元吳澂。較定今文孝經及清人鐫刻古文孝經序。載許仲說。不知許仲何時人也。彰考館。方有土木之事。不能抽金匱石室。請先生暇日爲考索之。時春塞尙在。伏惟自愛。不備。

與赤水先生 寛政三年辛亥四月二十一日。時年十八。

往歲僕讀孝經孔氏傳。竊有疑於章句訓詁之間。敢書所見。質諸左右。謬蒙采錄。不惜齒牙餘論。遂使譯司樊氏傳示諸一二清客。且以其年少始學。屬辭綴文之故。欲請清客贈言。以爲孺子之榮。蓋先生好成人之美。亦不害其爲君子失於厚之意。而僕之忸怩亦甚矣。僕雖厚顏。豈欲假遠客之言。以要譽於鄉黨哉。且小言詹詹。固不足以供大方之觀。而初學輒議先儒。亦非美事也。朱文公有言。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儒。夫文公以豪傑之資。卓越之見。繼千載絕學。爲百世儒宗。而其言猶有顧慮者如此。況後生如僕。鹵莽滅裂之學。未遑離經辨志。何敢擅議安國乎。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僕雖狂簡。嘗奉教於君子矣。但近世厭舊喜新。妄崇尚古學。欲奉百年論定之僞書。以廢一代傳習之注解。故僕不敢自揣。致辨於此耳。雖然。自今視之。不能無自悔焉。聖經賢傳之指。顧其力行何如耳。奚必以辨論爲。況其所辨。特在章句訓詁之間。而無關經文大旨乎。僕作此文。爾來四年于茲矣。其爲學。雖未有寸進之功。而日夜矻矻。不敢自安於小成也。昔韓昌黎贈張童子序云。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僕讀韓文至此。蓋三致思焉。

泰山北斗。學者之所望。先生亦不得不任其責。則先生之處置以輔子處弘章之道。幸甚幸甚。僕敢輸瀉心腹。吐露情實。不自知妄言之至此。不遜之罪。惟長者恕焉。不備

與杉山子方（寛政六年甲寅二月十一日）

曩者蒙喻。江戸人。因足下。索觀僕文章。宜手寫以贈。僕於足下。嘗辱忘年之交。何敢固辭。而遷延彌月。未應其需。每一會面。必見責。卑緩之罪。不知所逃。此豈特僕之怠慢爲然哉。蓋亦有說焉。僕幼好讀書。時綴文辭。謬爲吾黨二三君子所奬推。遂得虛名於四方。今或者之求。無乃眩其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名聲過實。君子恥之。僕不幸遭家艱。絕不作詞章者已過三年。囊笥所存。率自十三至十八。中間五六載之作耳。自今視之。殊可醜棄。故欲繕寫舊稿。以塞其責。則小兒學語之類。不足以掛齒牙之間。欲新綴數語。以乞指南。則中道久廢。既失邯鄲之故步。斯二者無有一可。且腕中有鬼。不能運筆。假令摛藻如春葩。心盡疎拙。誰不厭惡。諺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僕雖愚乎。自知審矣。僕之著述。固不足供覆醬。可一掃而去也。足下縱不能爲僕藏拙。復何忍使僕播臭千里。取笑大方乎。夫江戸天下大都會。稱爲人文淵藪。家家自謂。握靈蛇之珠。乃使鄙文流傳於其間。是奚異乎刻畫無鹽。唐突西子哉。覽者或能有恕於此。以其少時之作。故異之云爾。則亦非僕之所欲也。少時了了。大未必佳。此言

雖出古人一時排調之餘。而世之少長異觀。多有如此者。老子不云乎。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夫良工不示人以朴固也。隱語有之。曰。有鳥於此。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嘿無聲。解者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前日足下久不作文章。僕嘗舉此語。以戲。是亦大音希聲之喻也。僕今年二十有一。譬猶雛子耳。小言詹詹。無異於蠻音。羽毛未成。不可以高飛。決起騰躍。不過數仞。翺翔蓬蒿之間。與斥鷃爭技。可乎哉。異日或賴師友鼓舞之力。有所成立。能奮垂天之翼。搏羊角之風。萬里之游。六月之息。逍遙天池之間。待之。然後使人觀之。未晚也。若夫鵬鳥已翔乎廖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僕何與焉。質小者。所資不待大。質大者。所用不得小。小大之辨。固不俟煩言。足下所明知也。記云。玉不琢。不成器。蓋琢磨能成器者。唯珠玉爲然。瓦石則否。何者。質定故也。僕之頑鈍。不敢自謂有成。雖然。自暴自棄。亦吾所深恥。切磋之益。所以深望於足下也。請幸見教。不宣。

報川口嬰卿 寛政六年甲丙九月

嬰卿足下。曩者辱賜書及詩。詩則聲調瀏亮。風流秀雅。文則修辭偉麗。命意高遠。雙珠之美。照映蓬蓽。歷歷之誼。溢於紙墨。道之云遠。如晤一堂。未識其面。既見其心。足下所謂千里神交者。豈誣也哉。雖然。僕幽谷一男子。何以得此於足下乎。赤水先生之稱僕。乃誘後進成人

美之常談耳。非眞有取於僕也。一二鄙作。誤觸大方之觀。亦唯居業之暇。徇目而賣。信筆而成者。非有開闔之工。結構之妙。能與古人合範同規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足下博學文章。發迹於蕃邸。逸氣奔騰。與高橋子大並驅。周旋子大絕足。固非尋常諸子所能及。而未嘗不畏足下先鞭。則罷駑如僕。何敢望其下塵。而足下乃謂。赤水目僕。一日千里。何其論之謬也。汎愛之餘。推奬過甚。所不敢當。足下又謂。僕起市井之中。足下亦醫卜之徒。共充館閣生員。從事文史。出處頗有相類者。嗚呼。如僕。尙何足言。出處哉。僕之先世。當戰國流離之後。卜居郊外。釋介冑而服襏襫。霑刀劒而買耕器。嫁女娶婦。與田夫野老爲伍。門祚衰薄。累世亦貧。及至大父。實徙城下。先人始有市籍什二之利。居室苟合。是以寒族單家。在野則草莽之氓。在國則市井之人。斯君子之所不齒列。而士林之所不交游也。僕至愚愚。生不曉功名富貴之事。自幼讀書。不治章句。謬蒙采擢。奉檄就辟。辱從下士之列者。數年于茲矣。鉛槧之役。素餐是懼。升斗之俸。以代躬耕。亦猶庶人而在官者耳。夫道之行否。則有命存焉。不仕無義。故委質於父母之邦。尙何足言。出處哉。足下家世業醫。周禮上士之職。雖以伎食乎。顯榮當世。況今足下以共通文學。比侍從之臣。橫經公庭。應對顧問。誠不可同日而語矣。唯共從事史局。則有同寮之誼。游心藝苑。則臭味斯存。足下之不遐棄。蓋以僕爲可與共學者。邪僕雖不敏。亦恥中道而畫。力之不足。當斃而後已。尙賴警策。更進一步。僕之願也。足下其思所以使

僕躍然奮發。幸甚。來書宜答。時僕在心制中。荒迷之餘。未忍舒藻思。以求言之文。故國字之書。致諸左右。述宜速報。而未輒報者之狀。足下不罪。僕之辜。再辱書札。慰喻綢繆。感謝曷已。日月如流。今既三年矣。僕之復吉。在是歲之春。而夏而秋。秋亦將晚。日迫賤事。猶未奉答。足下高誼。既已如彼。而僕之疎慢。一至如此。足下其或以僕爲非夫也。僕於足下。雖闕然久不報其書。然嚮聞其有東游之計。抃手以爲。傾蓋有期。盍簪何日。冀邀足下於東里之社。與吾黨諸子。左提右挈。以揚搉藝文。上下議論。擊節賞音。稱千古一快也。尋聞適有貴恙。而不果。悵然自失者久之。業已復常。近狀何如。東里之社。號稱多士。僕請試爲足下言之。夫篤信好學。言行如一。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則有小宮山子實。孝謹忠純。醞藉敦厚。著作之美。過絕等倫。則有櫻井君節。沈深好思。曉通世務。被褐守雌。不與物競。則有武石民臧。豪氣高邁。不拘細節。行行兼人。勇於敢爲。則有鶴見伯髦。華而有實。文不滅質。圓機善動。畧無凝滯。則有杉山子方。雍容閑雅。優游不迫。麗藻彬彬。妙于風賦。則有高野子隱。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外託狂簡。內主忠信。則有木村子虛。此數子者。皆僕之益友也。年長於僕。或數歲。或十餘歲。以兄事之。所居之室。或遠或邇。每一相會。言談移晷。其所切磋研究。莫非進德脩業之要。通古知今之術。而游藝之暇。彼唱我和。亦可謂樂矣。僕也昏惰。雖不能成令名。然欲罷不能。欲竭吾才者。要此數子鼓舞之力居多焉。若夫東里先生。諄諄善誨者。固足下之所聞而

知。何煩多言。以僕觀於先生。蓋一代偉人也。其於天下才士。宜若無一當其意者然。然而其服善無我。後生可畏。不啻如自其口出。而其嘖嘖嗟稱不已者。在薩邸學士。獨於足下與子大耳。每得足下及子大之文。未嘗不示諸僕輩。以爲觀感之益也。然則先生之於足下。不爲不知己矣哉。就東里。以潤色其文章。無假縞紵。嚶鳴求友。賦伐木之詩。足下豈有意乎。僕之所以報足下。其斯而已矣。雖然。千里神交。有斯文在。何必晤言一堂。把臂拍肩。然後稱心知。誠如足下之言。孰能强之。詩云。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嚮見寄高作。謹此奉和。深愧下里之調。布字草草。千萬諒察。不備。

與石川公勤

濶哉公勤。足下春間。聞再有鎌倉之役。去薩邸吏職之繁劇。而就佛院居處之閑寂。十句多暇。無有公事鞅掌。使足下綽綽然者。豈可不爲慶幸乎哉。況乃覽英雄之陳迹。訪故事乎遺老。其觸思感心。而發諸歌咏者。亦必有江山之助矣。不佞竊爲足下喜。乃作七言古詩一篇。欲致諸左右。而未致也。忽獲足下鎌倉之什於青山氏。借而携歸。燈下讀之。湘中之勝。歷歷在目。句句清新。能自出機軸。間有失黏者。亦皆具一種風味。蓋中唐佳境也。大與世之妄庸子。剪綵飣餖。以爲工者異撰。如山侵春霧聳。月逐海潮來。中而進乎盛矣。七里灘絶句。蓋歷

卷第一之作。廿八字之際。覽古情景。摸寫殆盡。能使地下骨朽之人。千歲凜凜。如有生氣。可謂妙矣。第結句與徂徠集所載還館作同。獨異一字耳。然足下必非蹈襲前人。自然暗合。奚足以爲病哉。初足下之在鄉也。好學篤行。固稱少比。而於著述。猶有憾焉。此雖云餘事乎。亦學者肄業之所及也。今於鎌倉之什。刮目改觀。足下果有江山之助哉。蓋不佞與足下別。既已三年。固當爾爾。何見之晚也。管子有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神其通之。精思之有益於道。其如斯。夫足下愈益精思不已。則六經大誼。百家多端。治之有緒。達之成章。通而明之。惟其所用。亦何不可爲之有。大且然。況其小者乎。足下之於詩。觸發之機。不無待於外者。而其妙得諸神思之精。豈特江山之助云乎哉。文亦佳甚。記似有學漆園句法者。其狀物之善。亦猶詩也。序雖乏脩辭。亦能道足下意中之事。足下立誠。大非他人所能及也。鄙見如此。欲質諸左右。僭妄之罪。固不敢辭。不佞善病。足下所審。疎嬾日甚。久廢筆札。是以未果。忽辱來教。乃知足下平安。奉北堂之歡。欣慰曷已。蒙諭。歸府已來。公事靡盬。簿案督責。不暇讀書。千秋之業。不得償其志。是雖吾輩。亦竊爲足下惜之。在足下。其歎也宜矣。雖然。足下之不得專力於學。仕不優也。足下於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亦人臣之道也。世之仕優而不學者。聽足下之言。其不少愧邪。不佞謂。士惟患無志耳。故曰。有志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志而能至者也。苟能立志。則千秋之業。可得而期也。大抵俗吏之急於仕進者。雖居足下之職。亦有能

安焉者。簿書期會。役役可厭。尙不敢厭。是亡它。其心唯知有利祿也。一旦使之多暇。無游居息。玩歲愒日。寧知有千秋之業也哉。足下則不然。發憤讀書。寸陰是惜。利祿固不足言也。欲竭力致身。以效其績耶。則割鷄奚用牛刀。盤根錯節。當試利器於它日。雖然。瑣瑣焉者。亦其職分所當爲。苟能有志耶。則無非事者。夫人不學則已。學則當爲有用之學。志士仁人。豈甘爲端坐老博士而已哉。今足下之困於小吏。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人情世故。更嘗益熟。是亦爲學也。特不可爲流俗所移耳。不佞在吏局。因陋就簡。學不加進。得足下之書。慙汗殊甚。然得藉此以發憤興起。足下之賜也。繁冗之中。不遺故舊。是則足下高誼。不啻今日。不知何以報之。臨書不能縷縷。足下亮察。不宣。

上總裁　寛政八年丙辰正月十七日

本館罹災已來。于茲十年。後進如小子。不及覩當時之盛。因陋就簡。邑邑度日。去歲再脩。今春落成。開局賜宴。才俊盈列。可謂名一藝者。無不庸矣。青衿之徒。孰不欣抃。稱觴奉慶。各以次進。適見岡崎子文・杉山子方。班在最下。因思。九年前。小子與子文同日解褐。小子則謬蒙推擇。增秩者三。子文則沈滯轗軻。三考不調。小子雖薄劣。讀書屬文。未敢讓子文。然子文數學深究精微。海內之言數者。以山路氏爲首。而山路氏之門。聰敏傳業如子文者。六十之州。

僅有二人耳。是豈易得之才哉。如小子讀書屬文。承之史職。求之通方。車載斗量。而二人幸不幸。懸絕如彼。恐非 國家所以養士之意也。子方奇才。初遁於醫。以醫干祿。中士之位。可俯首而取也。富家翁某。亦知其非常人。以女妻之。厚給之資。然子方慷慨自奮。恥以小技求重糈。乃決爲書生。得賜三口月俸。凡知子方者。皆嘆子方立志之高。而惜有司待子方之薄。然亦皆竊謂幸以先生爲官長。先生之於人才。推轂不遺餘力。豈獨於子方忽之。當不久而升擢耳。況當 公就國之日。特例召見。執謁中殿。自稱曰市井之臣者。無出子方之右。 公之於人。占小善者率以錄。子方非特一藝小善之士也。超遷之榮。可翹足而待也。子方固小子之所畏。其入館。班秩方在小子之下。而小子不敢遽自避。亦不敢遽爲請者。蓋以爲。從仕之初。例論資格。庶人在官。當授掌簿佐史。然不欲以是卑位。辱非常之士。故唯給其既稟。而不名其職役。異日不次之敍。安知其不在吾上哉。然則宜默以俟後命。俟之歲餘。會國用不足。凡仕者皆減祿之半。職事官以例磨勘。累年積歲爲勞者。一切無有加恩。有司務以沙汰冗員爲良策。嚴塞新進之路。當是時。子方雖賢。猶困於下僚。殊不足怪也。既而弊政稍革。庶事復舊。進班加秩。率無虛歲。子方不獨不加其俸。亦不進其班。月米四斗。聊以餬口。衣服之用。油薪之費。將安所給。仰給婦翁。永爲贅壻。鄉黨自好者。且不屑也。而況卓犖若子方者乎。夫當今之制。大夫之子。恆爲大夫。士之子。恆爲士。尊官厚祿。未易遽致。人人而知之。今在子

方之上者。皆以門地資蔭。則猶有可諉者。若論其才。則子方豈敢出數子下哉。夫以停年爲格。不問其才否。叔季苟且之政。賢愚倒置。職此之由。當此興廢復古之日。將欲一洗舊弊。以新耳目。何必因循之爲。且自初入館。既經五年。不爲不久。去年冬。同僚之士。爲之期望其升擢。而未有命。乃期之於今春開館之時。而竟無其事。莫不爲之失望者。先生之於人才。推轂不遺餘力。必當力請。豈偶忘之耶。將有司之不聽耶。不然。嚮之爲子方慮者。皆過也。子方之於門下。從游最舊。先生品藻。不待假他人之口。五年之久。當調而不調。豈其才果不足錄用耶。小子竊惑焉。大抵今之儒生。讀書講學。高談妙論。非不可聽也。及問其施設之方。則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紙上陳言。無益實用。遂使武人俗吏。謂儒者迂遠。濶於事情。亦有以自取也。如子方。假使爲不讀書之人。其發慮處事。必有可觀焉。若夫言詩典雅。不染宋人氣習。書法勁健。能得柳氏筆意。尋常諸生。有一於此。已足以自見。況兼之乎。近歲長伯玉。起家爲學官。位比小戎。是乃由醫而轉儒者。與子方奚異。二人優劣明著。自有公論。小子不敢言。然伯玉則起家如彼。一朝而升。子方則入館如此。五年未調。小子之惑。於是乎益甚焉。願先生有以釋之。幸甚。小子之爲此言。非鉤先人自卑之名。以賣德於二人也。辱託門下。深信先生。而於二人之事。未能無疑。則他人之信先生。未若小子者。其疑也將愈益甚焉。是以不顧僭踰之罪。謹陳狂言於左右。伏惟。高明曲垂憐察。不備。

與河原左膳 寛政八年丙辰

千里傾蓋。一見如レ故。卒卒分レ手。忽踰一期。山川遼遠。無レ緣言面。每一相思。臨レ風長嘆而已。初僕過貴境。私心以爲。涉濯裳之川。蹈五鐸之地。望拜　皇祖之闕宮。觀太古之遺風。茅茨不レ剪。采椽不レ斲。可レ徵諸今日。其是已。不レ圖。六七諸君。能以共暇日。游息釐舍。研精墳典。彬彬乎兼文質。通古今。雖縉紳操觚之士。有不レ可レ得而及者也。蓋貴境　神聖所レ都。負レ山抱レ海。人傑地靈。老成宿學。妙年俊秀。如某某諸子。指不レ勝レ屈。而至共篤信好レ古。勉焉無レ倦。則恐未レ有。出足下右者。曩僕觀足下手寫書數種。固已奇レ之。一部通鑑。且讀且寫。三年竣レ功。此自足下精力。過絶等倫。誰敢不驚嘆嗟異。僕嘗讀蘇子瞻李君山房記。知古人求レ書之艱。自レ宋以來。板刻盛行。而博學之士。反讓昔人。豈古今人才之不相及邪。將勤惰之殊レ効邪。昔司馬公作通鑑。自言。一生精力。半在斯書。而當時覽者。多不レ能レ竟レ篇。借讀卒レ業。獨王益柔一人而已。當時且然。況後世乎。今足下手寫全部。其愈乎王氏遠矣。僕歸レ鄉之後。每以爲美談。偶記。我藩先達。有青野叔元者。仕　義公。爲史臣。嘗讀二十一史三遍。讀通鑑十有八遍。豈亦足下之流邪。去秋。既辭貴境。路過尾張。見繼述館。總裁石川忠次者。自說。奉　尾公命。以歷史群書。校通鑑。考溫公筆削之所レ本。參互文辭。錯綜事實。或有若レ宜レ采而不レ采者。或有若不レ宜レ取而反

取者。謹錄以備考異。其事。則三晉智伯以下。其書。則國語。戰國策。以及歷代史書。莫不悉比而校之。于今數年。端緒略就。但李唐三百年間。其事多有出於新舊二史之外者。蓋唐宋時世相接。溫公編輯。必別有所據。而今不可考也。此亦可謂勤矣。足下或聞之否。僕在貴鄉。適值七夕。遊再見浦。歸舍。方與諸君談論徹夜。明日辭去。竊以爲。佳期之別。雖云隔年。天假良緣。倘有再見之期。既歸之後。疾病事故。紛紜相仍。戢翼委翅。困於樊籠。無復雄飛之意。千里神交。唯有書札而已。往蒙不鄙。枉辱尺牘。奉答稽緩。罪何可言。足下江海之量。恕之爲幸。社中諸君。不別呈書。爲善致意。不備。

復黑澤子品

十七日書至。伏審足下野州之游。行李無恙。得修二階堂氏二百餘年之舊好。可賀可賀。葛粉之贈。深荷厚意。昨有醫壽圭者。復致足下書。開緘。則辭氣懇懇。有加前書。且辱示紀行一篇。造語奇麗。句句如畫。使閉戶先生臥游於數十百里之外者。足下之賜也。謝何能盡。蒙諭。貴文須加刪潤。固非僕之所敢當也。然既辱足下謬愛。切瑳之誼。何容默默。一二似有未獲穩者。竢面商量。春已暮矣。綠樹成陰。閑居無事。寂寞殊甚。足下彈劍。或能來叩衡門乎。跫然之音。側耳竢之。草草奉復。一正頓首。

與校正局諸學士 寛政九年丁巳八月

彰考館散生。藤田一正。在江邸寓舍。東向再拜。致書水戸校正局諸學士足下。頃者立原總裁祇役至此。因審諸學士在職。康寧勤渠之狀。欣慰曷已。方今我　公。善繼　義公之志。留意史書。而大場相君。當監理提學之任。督勵勸課館僚。按訂不遺餘力。立原先生。集衆思。而取捨裁斷焉。不日繕寫。將授諸梓。不朽之業。百年而論定。何慶加之。然　義公之編史也。自言。撫實闕疑。正閏　皇統。是非人臣。輯成一家之言。（梅里先生碑銘）未嘗命其書名。而後人定議。冒以大日本史之號。僕私心竊嘗疑之。曩在水戸。屢爲諸學士。言其不可。而諸學士可否相半。蓋史之脫稿。在正德五年。當時總裁諸老。皆逮事　義公者。以爲。史不可無名。衆論協議。聞之時君。定用此名。固非後生晚學若僕者。所敢輕議也。是以未敢遽主張其說。偶馳書江邸。問之高橋子大。子大之所見。亦與僕同。復書云。異日建議。更其名曰史稿。如何。僕竊左袒斯言。一日下野處士蒲生君平者。來訪弊廬。其人慷慨有奇氣。讀書頗通典故。談及國史。私謂僕曰。大藩纂脩之史。核實刋僞。闡幽微顯。誠爲經世之大典。然竊觀其爲體。宜曰史稿。而曰大日本史。恐似未安。僕姑以其非　義公之舊答之。因憶。人之有疑於此。非獨僕僻見爲然。而史稿之說。子大・君平。冥符暗合。可謂奇矣。假授諸剞劂。布諸天下。號曰大日本史。則有識之

士。腹誹暗笑者。何翅一君平而已哉。故及今日未有授梓之命。請爲諸學士極言之。夫大日本史之名。有四不可。蓋聞　天朝建號曰日本矣。未聞其曰大日本也。昔者　太祖神武。始都大和之地。續日本紀。天平九年十二月丙寅。改大倭國爲大養德國。十九年三月辛卯。依舊復爲大倭國。拾芥抄。天平勝寶中。改大倭爲大和。倭名鈔。大和呼云於保夜萬止。歷朝多因之。漢史所謂大倭王居野馬臺國者。是也。故　太祖有神倭磐余彥之號。懿德　孝安　孝靈　孝元四帝。皆冠其徽號。以大倭之名。蓋因居地。以爲號也。神倭大倭之倭。舊語謂之耶麻騰。卽野馬臺。而假用漢字。則謂之倭。古事記。皆用倭字。絕無日本字。及舍人親王之修書紀。始換神倭大倭。以神日本大日本之字。蓋以　天朝既定號日本。故追書之也。後人偶見。懿德以下四帝有大日本之號。妄以爲。　天朝建號。固曰大日本矣。然親王於神代紀大日本之下。注曰。日本。此云耶麻騰。下倣此。其書大和之三諸山。亦云日本國之三諸山。然則所謂大日本。指畿內大和之地而言。審矣。其他或非指畿內大和。而稱大日本者。西蕃尊崇　天朝之辭。而非我定號也。天智紀云。百濟如賊所計。謂諸將曰。今聞。大日本國之救將云云。繼體紀注曰。大日本人。娶蕃女所生。爲韓子。故命其書曰日本紀。未嘗加大字也。蓋　孝德御宇。制度大備。發號施令。煥乎可觀。其告諭三韓使臣曰。日本天皇詔旨。日本紀大化元年　逮乎大寶中定令。其以大事宣於蕃國使。詔書之式。全與大化之制同。公式令義解　當時遇西蕃如奴隸。而未嘗自稱大日本也。其後　勅撰國史。修實錄。皆命以日本。而未嘗加大字也。夫卯金典午之世。臣子稱之。曰大漢大晉。而班固漢書王隱晉書。皆不

加大字。命書之體。固有所宜也。況我公式之令。實錄之書。曰日本而不曰大日本。其曰大日本者。獨浮屠氏之文有之耳。豈足據乎。（元亨釋書云。我大日本國主金剛大王之子。又沙門奇英所著。有大日本傳。）是其不可一也。或以爲。大日本史之名。既久播於人間。人間呼之。止稱日本史。今宜姑從之。是殊不得然。何者。日本而加大。雖非天下之本號。亦臣子崇稱之詞。於義無害。但施諸史名。則不雅馴耳。自正德迄今。八十餘年。大日本史之名。既播於人間。近世有一俗儒。（篠崎金吾）非之曰。大月支。大琉球。皆對小月支。小琉球而言。如朝鮮未嘗曰大朝鮮。無小朝鮮。故也。日本而加大。甚爲無謂。此言一出。喧傳俗耳。今去大字。天下必謂。本館脩史。立無稽之名稱。一旦爲俗儒所駁。遽改之。不亦可羞乎。且彼俗儒。何知漢・晉・唐・宋之稱大。豈復有小漢・小晉・小唐・小宋者乎。朝鮮之不得稱大。稱藩於明・清。故也。若一稱大。則立獲僭僞之罪。是其所以不敢也。赫赫　天朝。照臨宇內。建號曰日本。固爲無上至尊之稱。奚必待稱大而後尊哉。如倭。則諸國諸島。寔繁有種。故　天皇所居。加大以別之。古之正典。稱大倭而不稱大日本。蓋爲是故也。雖然。亦非若區區小邦。欲大而不能稱者之比。故推尊之詞。有時乎或稱之。其曰日本書紀・日本某朝實錄者。皆廷臣奉　勅所修。非一家之私書也。今非有　天子之命。私作國史。而命以日本。豈爲得體哉。嘗聞。後醍醐帝之世。釋圓月作日本史。以吳太伯爲始祖。獻其書於　朝。詔焚棄之。雖中世以降。史官失職。然方外之徒。私作國史。既非其宜。況其祖太伯之說。無稽誣

妄。汚神明之統。尤　義公之所深憤而痛斥之者。豈復可褒其私造之名乎。是其不可二也。漢土歷代之史。以馬遷爲宗。馬遷錄黃帝以來至麟趾。謂之史記。班固而下。始以代號命其書。雖然。彼土自虞夏商周之盛。莫不皆易姓革命。況其下此者乎。各冠國號。以示殊別。不得不然。惟我　天朝。開闢以來。一姓相承。　天日之嗣。傳之無窮。修史記事。奚必日本云乎哉。故舊事紀。古事記。皆未嘗冠國號。獨釋道顯。有日本世紀之撰。其書極古。見舍人親王所援引。然道顯韓人。其稱日本。無足怪者。舍人親王。以宗室之親。修撰國史。而命以日本書紀。自是其後。歷朝相沿。國史必命以日本。蓋不深考之過也。夫四海之內。　天皇所照臨。莫匪日域。修書作史。命以日本。豈對異邦人而稱之乎。何其拘拘也。是其不可三也。仲尼有言。名之必可言。今本館之史。出　義公之特見。比事必注其所出。屬辭必據其成文。恆言曰。毋繁。勿失於簡。毋質。勿過於文。廣蒐旁羅。以待良史之筆削。（見泊澹集）故酒泉佐治二總裁嘗稱。此史草稿之體也。（見往復書案）當　義公之時。未嘗命名。其請借官書。以資纂修。則曰。竊嘗有志修本朝之史記。（京都書案）自督史臣。則曰。國史。（佐佐宗淳手簡）本紀列傳先成。則稱紀傳。館生私言。或稱倭史。（田犀彰考館記云。修倭史。栗山愚私撰倭史後編。）皆非定名也。　義公之意欲竣紀傳志表悉成。然後奏請　天闕。請其名。未果而薨。逮正德中書成。衆議以爲。時勢有所不可。遂命曰大日本史。（事見往復書案）斯書也。義公發千載之卓識。辨一世之群疑。公是公非。勸懲並存。知我罪我。固所不辭。然自云。成一

家之言。云云。竢良史之筆削。而遽命以大日本史。謂非誣　義公。吾不信也。且南北之際。頗有地可爲當世諱者。而據事直書。義不曲筆。此固一家之私書。　朝廷不問。今不先奏　天闕。而私鏤諸板。公然號曰大日本史。其蔑　朝廷。豈非崔浩作國書之比乎。名之而不可言。奚以名爲。是其不可四也。明王世貞。以文章名家。自負良史之才。時人彙次其志。當世事者。謂之史料。身在明代。不敢稱明史料也。清人王鴻緒。編前代之史。謂之明史稿。不敢直稱明史也。私撰之書。固當爾爾。今更大日本史。曰史稿。則不特其名之稱實。而亦無誣　義公。蔑　朝廷之患矣。萬一　朝廷有嘉斯書。　勅賜其名。則　義公之素志。莫以尙焉。若乃斯書傳播於薄海內外。薄海內外。翕然崇奉。以爲信史實錄。異口同辭。稱曰日本史。則日本史之名。亦何不可之有。但不可自我命之耳。愚見如此。敢布腹心。伏願。諸學士亮察熟慮。白之總裁。建議於君相之間。采用子大史稿之說。幸甚。一正再拜。

序

赤水先生七十壽序　天明六年丙午十一月。時年十三。

士之道二。出也處也。所以行之者一。尙志而已。若伊尹・伯夷。若太公・孔子。出處異途。遭遇殊

趣。而其實尙志而已。若許由洗耳潁陽。巢父飲牛瀆上流。誠不可同日而論矣。余嘗聞。赤水先生者。赤濱村之人。而甕牖繩樞之民也。郡官某。以其博學多聞。屢薦之於　朝。遂被進擢列於史官。侍講有年于茲。今茲丙午某月某日。爲先生七十之初度矣。孔子曰。仁者壽。此言信哉。蓋壽者。君子小人之所同欲也。然君子知天命。故無人欲之私。小人不知天命。故有馮生之情。太公雖尙爻於周室。無百有二十之壽。則不能盤石於齊國。孔子晚而好易。猶有加我數年之語。以是視之。則其所欲者可見矣。余雖未嘗趨先生之門。而拜其矍鑠之容。然先生之事業。雖田野農夫市井負販者。亦莫不稱焉者。學德之厚。私淑欣羨。已銘於心。聞此盛宴。竊欲奉歡觴之辭。蓋世之稱壽辭者。或附會乎神仙之事。佞媚容悅。率屬不經。假令有文采之美。空文浮辭。於教化何益之有。余之所以壽先生者。異乎此。夫雖有美玉。無良賈。則韞匱而藏。諸或棄於廡下。先生既以卓拔之質。不群之才。起於閭巷什伍之中。而侍講　邦君。可謂得良賈焉。十室之邑。豈無七十八十之老哉。遭遇如先生者。天下鮮矣。是余所以壽先生者。不以壽而以遇。然先生無壽。則不能得今日之遇。天之錫先生以眉壽者。蓋有待今日之遇哉。然則先生之壽。何可與小人馮生之意同。余之上一杯之壽者。亦所以祝天之寵靈也云爾。

悼松江盧先生詩序

寛政二年庚戌三月。時年十七。

孔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蓋譬諸艸木區以別矣。自道之不明。風俗日醨。其出而仕者。枉己媚世。其隱而處者。怨天尤人。惟君子則異乎此。進事公卿。以行其義。非干祿貪寵也。退隱閭閻。以求其志。非養望待價也。可以出則出。可以處則處。顧其義何如耳。豈有所適莫於其間也哉。吾常之爲州。多山水。故其民樸魯。野而少文。昔　西山先公。躬被服仁義。以詩書禮樂。鼓舞封內。士大夫翕然嚮之矣。又數十年之久。流風餘澤。浹洽闔境。遠及艸莽之民。於是乎。常山之北。僻陋之邑。有聞風而興起者矣。其居赤水之濱者。曰長先生。其居松江之上者。曰盧先生。二先生之相友善也。講學輔仁。賦考槃之章。一唱一和。逍遙於山水間。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豈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盧先生託于醫以避世。長先生以文學。擢爲藩邸學士。長先生之出也。潔己礪行。昔　邦君以仁義禮樂之道。其於既稟官秩。未嘗數數也。盧先生之處也。樂天安命。誘鄉人以孝悌忠信之教。其於名譽利達。亦未嘗汲汲也。二先生出處不同道。均之君子人也。嚮者所謂仕以行其義。隱以求其志者。二先生有焉。雖然。盧先生業已隱於醫。可謂隱君子者。非耶。余生也晚。不幸不能及盧先生之門。以求教。亦幸嘗得謁長先生。以請益。一則以憾。一則以喜。盧先生既歿七年。

鄉人之薰其化者。猶尚思其德馨而不已。各爲歌詩。以咏歎之。長先生之在江戶藩邸也。以共與盧先生最故故。請詩若文於四方君子。合其鄉人所歌咏者。裝爲一卷。遣書於余。以徵序焉。蓋長先生之與盧先生。一貴一賤。一生一死。而交情之厚自若也。雖長先生之賢。自能如此。然　西山公仁義之遺化。有以使之也。常山之北。樸魯之民。猶能善歌詩。　西山公詩書之敎。亦於是乎驗。若盧先生行事。詳于長先生所作墓碑。今不復論次也。夫盧先生於志操。其守如彼。長先生於故舊。其篤如此。而聞盧先生之風者。庶可以醫躁進之病矣。余竊有感焉。於是乎言。

送原子簡序　寛政二年庚戌三月

昔孔子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孟子稱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使春秋無孔子。則魯國之史記。與夫晉乘楚檮杌奚擇。聖人有修之。其大義。炳如日星。尊王賤霸。勸善懲惡。內中國。外夷狄之類。不一而足。夫然後謂之經世先王之志。子夏在孔氏之門。嘗列文學之科。他日居西河之上。能辨晉史三豕之訛。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者。蓋有說矣。其文辭。或微而顯。或志而晦。其義。則孔子所自取。所謂非聖人孰能修之者。固非子夏所能及也。編年繫時。補舊文之闕。訂日月之失。是雖妄庸之史。

猶或能爲之。而況子夏乎。然春秋所重。在彼而不在此也。則子夏之贊辭。無復所用矣。且聖人疑以傳疑。舊史所闕。不敢輒增改也。夏五郭亡。闕文也。而先儒之傳稱孔子語。雖未必盡然。古人謹重之意。亦可見矣。春秋之文。有公而不即位者。有氏而不名者。有月而不日者。有日而不月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豈斯之謂歟。苟外其義。而論其文。則其謂之斷爛朝報也亦宜。我　西山先公。嘗憂是非之迹。不明於天下。而善人無所勸。惡者無所懼。乃慨然修大日本史。上議　皇統之正閏。下辨人臣之賢否。尊　帝室。以賤霸府。內　天朝。以外蕃國。蓋庶幾乎聖人經世之意矣。史冊絕筆之後。載籍闕文之餘。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協異傳。整雜語。其世則終始　百王。其事則上下二千有餘歲。與孔子因魯史。修春秋。以紀十二公。二百四十餘年之事者。其難易相去也遠矣。故其間闕文亦復不鮮。後人或不達孔子修春秋之義。故不能知　先公作史之旨。謂。其爲書。屬辭比事而已。或乃至以闕文病之。何其不思之甚也。　西山公既薨九十年。　今公以　先公之志。在俟後世君子。故。將以校讐其書。鏤板以公諸天下。乃擇史臣堪其事者。就史局於江戶藩邸。以從其業。原兄子簡。亦充其選。於是。同僚之士。爲詩若文。以送其行。余竊嘗以爲。日本史之爲書。是非褒貶。自　先公之志。而屬辭比事。假諸良史之手。亦何俟後人之贊一辭哉。然則子簡之業。亦不過辨三豕之訛焉爾。春秋闕文。無害乎其爲經世大典。則子簡宜服膺古人謹重之意。豈得妄爲穿鑿。以

亂舊章乎哉。子簡之所從事。日本史之業。而日本史。乃　先公之所寓心。春秋之後。乃有斯書。故余於子簡之行。論大春秋之義。如此。書以贈。

樂處士傳序

寛政二年庚戌九月

木村子虛之作樂處士傳也。擬諸昌黎氏毛穎傳。而其滑稽之雄。或殆過焉。余嘗謂。文人作而聖人之文衰。文人始以文爲戲。而文益衰。苟無益於道術。無補於世教。則文可以無作矣。昔昌黎韓子。專力古文。祛浮靡偶儷之習。以振八代之弊。浮靡偶儷。乃文之近於戲者。而文非其文矣。韓子去之。所以振弊也。及其作毛穎傳也。雖文逼西漢。然其言固不過發於戲謔之餘。則尚有議者。韓子而然。況後人乎。雖然。毛穎氏世有大勞于學士家。則暇日爲之著傳。亦未足深咎也已。蓋子虛之言曰。處士始甚賤。纔與瞽者爲伍。今則周游閑公子之座。供王公貴人之翫。使市井賈兒。田野耕夫。亦曰非樂處士。無以樂也。率天下之人。而惰其四體。放其心思者。處士之爲也。敗風傷俗。莫甚焉。此傳之所由作也。子虛狂者也。嘗惡夫樂氏之淫於聲。能作桑間濮上靡靡之音。鄭聲不翅。而世無放之者。然不屑於讜言正論。規規焉以斥之。而戲謔之文。以寓風世之意。其志固在於風世。而誦其辭。則若以文爲戲者。亦狂者故態耳。以戲謔爲文。則與韓子同。而其所以用心。則不同。豈嘗魯男子之善學柳下惠也哉。讀者

若言子虛於文章。其滑稽善學韓子云爾。則非子虛所以著傳之意也。

卜欲篇序

寛政六年甲寅十一月

斯篇也。醫師南陽原君所輯。其意在於憫世俗之不育生子者。而篇中所錄。悉係異邦之事。以美王制之得焉。則周禮慈幼之政。越語生聚之訓。漢家胎養之令。宋氏棄殺之禁。臚列亡遺。以嘆末俗之失焉。則亂世流離之苦。薄俗悖惡之弊。貧民棄殺之慘。悍婦猜忍之毒。收載略具。而其自序大指。歸諸君子愼其習俗。亦可謂深切著明矣。余性多病。屢請藥于原君。原君因示斯篇。以需余言。余辭不獲命。則謂原君曰。此固君之緒餘。雖一小冊子乎。然其所關係頗大。非其人不可妄示也。蓋習俗之弊久矣。其愚蒙者亡論已。使其稍黠者讀之。得以藉口。必謂西土文明之邦。尙有此事。不獨我　神州爲然。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不其然乎。雖然。載籍所記。甚之也。甚之也者。其事不常有也。設使其事常有。如今世俗然。則比屋可誅。何甚之之有。故當時爲民父母者。心誠憂之。嚴爲其制。則雖一邑長之微。猶尙得以令行而禁止。賈新息。陳大丘之徒是已。輒近則不然。骨肉相殘。悟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我　公之治國。乃有憂乎此。惻隱之心。豈弟之德。申令丁寧。戶曉人喻。告戒女醫。令民不得不舉生。又發內帑之藏。貸富人之金。以給貧民之不及者。甚盛意也。庶幾乎生聚

胎養之遺恵乎。夫古先聖人之道。若保赤子。國家之大。生齒之繁。焉得人人而衣之食之也哉。爲立之制度。開之生養之道。各安其所耳。且夫取諸其懷而與人。不啻人情不能無愛惜。而其及物亦不廣矣。戶曉人喻。惟日不足。算髮而櫛。數米而炊。爲政者不亦勞乎。故君子務本。恵而不費。賞罰一人。而使千萬人勸懲焉。豈特慈幼之政云乎哉。苟爲有名而亡實。則屬民讀法。徒文具耳。簿書期會。紛紛擾擾。不啻無益。而又害乎夫人之營生。仁君不忍人之政。奚其徒善徒法之爲。今夫原君三世之業。亦仁術也。國中病者咸曰。微原君。原君來。其無死。既已以其術。重於君相之間。上士之職。掌醫之政令。其所建白。頗見施行。若能持此說。以告于當路。使其人思所以救之。則今之弊俗。何知其不一變也。父子之道天性也。禽獸且猶有舐犢將雛之愛。今民坐草拉殺其兒。是豈人之本心也哉。昔者岐豐之地。周人用之。斯有麟趾之風。秦人用之。乃成虎狼之俗。非天之生民爾殊也。顧其所以導之何如耳。而況　神州古稱仁而壽。好生之德。人所固有乎。他日仁政流行。膏澤下降。如雨如露。一洗舊染。油然以生。各得其養。免苗死之患。躋諸壽域。則原君之仁術。於是乎始大。不獨刀圭之末也。夫然後古之所謂上醫醫國者。殆庶幾焉。原君其有意乎。原君其有意乎。是爲序。

送浮屠實原師序　寛政八年丙辰三月

昔者。韓昌黎力排佛氏。然其於浮屠。猶不能無所交游。於是乎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說。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取揚子雲之言以爲法焉。余嘗謂。此特愛其嗜文辭耳。非有取於其人也。或稱人其人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語胸中無滯礙。亦不過僻遠之友。藉以慰幽鬱無聊耳。豈復有喜於其道也哉。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彼徒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其餘不足觀也已。及後讀六一居士集。至序釋祕演。惟儼詩文。則廢卷而嘆曰。不圖。天下奇男子。隱於浮屠中也。假使今之遊方外者。能如祕演等。吾豈肯以異端拒之哉。子雲之言。足以爲法。而韓子之說。不爲虛語也。宋氏仁弱。姑息爲治。一旦小康。休兵革。養百姓。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誠如歐陽氏之所云。雖然。當其時。北有契丹。西有夏國。邊釁一開。朝野驚擾。士之生乎其世。慷慨自奮。思立功名者何限。幸而得用。或能發迹閭閻。策名廟堂。惟我　本朝。以武立國。鞬櫜以來。殆二百年。邊塵不動。海內晏如。而封建之制。世官世祿。膏粱子弟。皆據高位。紈袴少年。悉領將校。布衣之士。雖懷富國強兵之畧。亦安所施其術。然則山林屠販之豪。老死而世莫見者。何可勝道也。試求之浮屠。今之爲僧者。大抵非塞門孤兒。不能自養。則游惰之民。假形緇流。以餬其口。其所爲業。猶且不知。況假儻磊落。如祕演其人。豈復易得哉。余十七歲時。有浮屠賓原師。以詩爲贄。訪余廬。余方臥病。無足與語者。因引而進之。其詞雅健。頗有詩人之意。書法

亦可レ觀。意已異レ之。以爲韓子所レ稱文暢・高閑之類。豈是耶。既語。上下其論。則習乎禪學者。余未レ知其於大顛何如也。然服垢弊之衣。愚其容貌。而機鋒之鋭。時稍露於談笑之際。有不可得而掩者。且遺外世俗。超然自得。非深於其道者。能如是乎。然一面之素。其交尚淺。未及知其爲奇男子也。以爲高妙精微之說。無益日用者。余所不願聞。姑以其迹觀之。彼已絶其君臣。棄其父子。而求其所爲道。道之不同。安能相爲謀哉。其後師好與吾黨之士游。往來數數。咸愛其奇。殆忘方之內外矣。又屢訪余廬也。稍得詳其俗姓所自出。及平生志意大畧。師姓岡田氏。陸奥相馬之疏屬也。世隸于本宗。與同休戚者。陸奥俗素勁武。而相馬爲最。師已生于武弁之家。少好韜鈐之畧。以庶子爲族人後。有故出家。雖乃出家乎。其志未嘗忘於經世也。飄然掛一囊。周遊關東。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所談說。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頗得其要。雖時有牴牾。然亦非委瑣齷齪之人所能及也。諧謔之餘。或諧儒。以迂遠濶於事情。未有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其人往往不能自解辨也。雖其言不掩行。亦足以稱奇男子矣。業已出家。勇猛精進。聲色臭味之欲。一無所動其心。唯以詩歌翰墨。爲悅耳目之具而已。人或譏其玩物喪志。笑而不答。語及遠親獨居。則有戚乎其容。事關乎宗國。則慷慨義見乎色。莊子曰。子之於親。命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余於師微之矣。師已習乎浮屠之說。險阻艱難備嘗。而胸中浩然。又善通縱横之辯。揣摩之術。世既不能用師。而師亦稍無意乎

當世矣。吾黨之士。或欲留之傍近精舍。不聽。拂衣而去。去後思吾黨。則復來。來而稍厭。則復去。其不可羈束如此。自其初相見。七年于今。而余之學。未加少進。師雖不面責其荒怠。或時微見其意。余深感之。先是。師屢乞余贈言。許之而未果也。今聞。下毛之野。有松倉之山。其地幽邃。足以棲遲。師將姑隱焉。乃述余待浮屠氏。所以前後大異者。以送之。雖然。師奇男子也。其可以浮屠視之乎哉。

大高翁栽菊詩卷序 寛政十年戊午五月

昔人有言。菊。花之隱逸者也。蓋自楚辭賦落英。陶詩詠東籬。後之愛賞者。皆取諸晚節。其純黃之色。挺仙姿於幽徑。傲嚴霜。挹清露。不與春風桃李相競。莫有妖艷嫵媚之態。宜乎。其有令於耿介拔俗之標。瀟洒出塵之想也。城西有大高翁者。廢著貨殖。家累千金。自少好栽菊。齡過六旬。手自培養。抱甕灌水。未嘗有懈。歲月之久。益妙種藝之術。春夏之際。可以使著花。聞人有異品奇種。不問遠近親疎。多方購求。必能致之而後已。故前後所獲。凡三十有六種。所謂仙人笠。蝦夷錦。黃金海。紫金殿。鸚鵡石。猩猩紅。玉簾。春曙。峯雪。釣舟之類。黃白紅紫。莫不悉備。非譜而圖之。未易遽殫其名狀也。吾聞。近世西土之君。栽洋菊其園中。紅繖蓋紫霞觴。金佛座。承露盤之屬。凡有四十六種。自詑其奇種。至譜而圖之。詩而詠之。彼據其萬乘之

位。以四海爲家。其能致之。固無足異。今翁以一布衣。其所獲之多。殆將敵之。亦已足矣。況觀彼詩序所云。律當西灝。治藎自擅清華。節到東籬。淚海誰傳逸格。則其品雖夥。亦不過秋時之賞耳。或曰。翁之栽菊。勤則勤矣。然古之賞菊。若靈均。若靖節。非謫臣則貧士。惟其人品高而志潔。是以可傳。今也以隱逸之姿。辱於富家翁之手。晚節之物。反蒙不時之賞。不亦可憾乎。此非善知翁者也。余之於翁。不敢目以隱逸。然其天性質樸。任眞率而少矯飾。紛華豪奢之樂。一無所動其念。顧獨愛菊。老而益壯。一壺之酒。一局之棋。悠然自適於其間者。四十年一日也。是豈尋常守錢虜之比哉。翁之治家。儉而有法。素封之業。入常多於出。故能恬於財利。惟其恬於財利。是以謀而屢中。知人善使。僮僕竭力。教子有方。克幹父蠱。其身則優游卒歲。唯栽菊是耽。綽綽乎其有餘裕。世之長國家。務財用者。牽如捧漏瓢。沃焦釜。汲汲常苦其不足。聞翁之風。亦可以少悟矣。嗚呼。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余於翁之栽菊有感焉。夫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苟因地之宜。盡物之性。晚節之花。猶可玩之春夏。而況乘天時。以盡人工。其於生殖。乎何有。昔圃者。梓人。種樹之賤業。其有可以風世者。韓柳二公。詳道之而不厭。翁將無類之乎。翁之子伯佚。克守其業。陶朱氏所謂。家有長子。曰家督者。伯佚蓋庶幾焉。又頗能讀書。解文詞。其平生所以承膝下之歡者。莫不至。而獨念栽菊事。不可以無述。迺請詩若文於四方名家。以娛翁之意。所獲篇詠積爲卷軸。請余敍之。余旣異翁

之爲人。而又嘉伯佚之志。不忍拒之。然余之僻惰也。業已許諾。久之不果。伯佚時時來訪。從容懇請者。旣十數反。又屢因吾伯氏以促之。伯氏謂余曰。汝雖貧乎。未嘗借一錢於大高氏。而久負文債。至今未償。其聞伯佚足音。驚愧之色。殆甚於逋客之畏財主。盍少思其所以塞責乎。余曰。弟過矣。弟過矣。夫大高翁之愛菊。非慕靈均靖節。而謫之與貧。余則兼有之矣。前日嘗思飲酒。而未有獲。適會伯佚之送酒。以乞余文。遂得罄半日之歡。雖陶家白衣之客。何加焉。然余竟無一語以酬之。縱彼不言。菊花有靈。固當冷眸於東籬之下矣。乃書此。以贈伯佚。伯佚或嫌我蕪詞。寸裂而棄之。亦所不顧也。

西土詰戎記序 寬政十年戊午三月

自古創業之主。馬上獲天下者。莫不被堅執銳。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救斯民于塗炭。以遺後人休。而守成之君。率皆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艱難罔知。耽樂之從。財用窮蹙。武備廢弛。陵遲之勢。日甚一日。君臣方且溺宴安。而甘姑息。粉飾太平。口不言兵。儻聞憂世之言。斥以爲狂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一旦遭夷狄盜賊之禍。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也。周詩有之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明之末造。蓋反是道。故爲胡清所奪矣。可不懼哉。夫儒者所稱述。周道爲盛。而刑

措之治。莫若成康。輔相之賢。莫若旦奭。今讀其書。周公之告成王。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召公之戒康王。則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由是觀之。守成之世。何嘗廢武。與夫後世搢紳文柔仁弱。低頭拱手。專便和親。以兵爲太平所諱言者。豈可同年而語哉。乾隆主父有云。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天。非霜雪。則萬彙煩囂之氣不盪滌。非雷霆。則四時湮鬱之氣不邕宣。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讋服懲創。是以詰戎揚烈。益當廑於重熙累洽之年也。大哉言乎。漢唐以下。所希聞也。敬天愛民。兢兢孜孜。固非矜大勤遠之比。而兵以義動。所向無敵。五年之間。拓地二萬餘里。至今治强。羅叉黠虜。起自西北。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東攘南略。駸駸弗已。而未嘗能侵滿清區域者。不亦宜乎。傳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隣。　國家以武爲邦。幾二百餘年。邊塵不動。海內晏如。民至老死牖下。耳不聞金鼓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太平之久。西土所不能及也。是以武人學軍旅。皆不躬履實地。口談孫吳。手弄刀槍。非文具則花法。其稍稱鐵中錚錚者。亦不過干祿之資。私鬬之雄耳。而文士所紀述。徒稱說故事云爾。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故在當世而言兵。惟有海外傳聞之譚耳。寬文初。清既代明。而鄭氏據有臺灣。其大小數十戰。戰績最偉。長崎人有寶之書者。鎮臺嘉之。遂自京尹。俾梓行公于世。可謂能體國家尚武之意矣。正德中。新井大夫接西洋人具

聞其工軍事有紀聞之作。然以其事關涉耶蘇國禁所戒祕而不傳。而學者纔傳采覽異言耳。近時仙臺林處士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圖說。以其頗犯忌諱也抵罪。獨清之於神州商舶通利。彼我無虞。而其平定兩大部落在我寶曆年間。而其受土爾扈特之降。則在明和八年。其事實近代美談。近聞三年前。主父傳位少主。今尚存在。則其詰戎揚烈之迹。雖在絕海萬里之外。亦宜以資話柄。而人或不之知。何也。今參考乾隆全集・西域聞見錄二書。錄其大略。且雜以舊聞新得之說。始于清國之建基。終于乾隆之遜位。名曰西土詰戎記。記用國字。使人易讀。非敢以示學士大夫也。寒陋僻邑。有大志而寡聞見者。或得而讀之。雖未必發定遠投筆之嘆。庶其爲飛耳長目之一助云。

叢桂偶記序

寛政十二年庚申十月

余幼而多病。不能絕醫藥。屢煩南陽先生原君刀圭。因來往其叢桂亭。十餘年于此矣。以故。其門人子弟。莫不識余面者。先生近有叢桂偶記之作。門弟子相與繕寫校訂。將以公于世。來屬序於余。余辭不可。余曰。先生之於醫。既傳三世業。西學於京師。聞見益廣。焦神極能。夙播國手之譽。今刻其所著書。何必假腐儒小生如余者稱述。以爲名高之資。子等過矣。且余不知醫。安能敍醫書。雖然。以余所聞。凡經方傳於古。而施諸今。古今之邈。其病萬變。藥亦萬

變。何可執一而論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其所以爲道紀。固不能外乎此。然道之可道。非常道也。老聃之言。不其然乎。通古而不泥於古方。知今而不局於後世。運用之妙。存於一心。如良將之於兵法。審其緩急。而治之標本。審其劇易。而適之剛柔。如良相之於國政。斯則先生之所優爲。而如偶記。特其緒餘耳。異聞奇說。稗官所錄。單方曲技。閭巷所傳。隨獲輒筆。不遑深擇。此其所以爲偶記也。大抵世之食於技者。莫不秘其禁方。以求重糈。而先生乃每欲推其所有餘。以及乎人。其存心於仁術。亦可見矣。夫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存乎其人。門弟子之刻斯書。豈徒也哉。然余聞。先生所著。商搉古今。考據精博。有若經穴彙解等諸書。今乃舍其大。而其細是謀。無乃門弟子之過歟。南陽之徒。嘿嘿未有以應。時余頭風方發。岑岑然。不能別有構思以弁斯編。聊書前語。以塞其責。

尚古閣賜宴詩序　文化二年乙丑正月

尚古閣者。在礫川邸中。我　公燕居游息之所也。今茲乙丑正月十一日。置酒於此。悉召史館諸生。　命坐賦詩。時那珂西寶幢教院住持僧上慧。行年八十有三。偶游江都。來謁邸中。　公以其老而喜文辭。且有就國之舊。故延之閣上。禮待頗優。特命史館總司渡邊騰伴接。是日雅集。莫有執法在側。而近習之臣。及玄署之吏。稍嫺於文辭者。皆得與焉。盤俎雜陳。恩

意殊渥。杯行數巡。上下歡洽。其拜辭先退者。唯老僧與外吏。而館閣之士。傾玉盞揮彩毫。及乘燭而罷。故詩中率皆言。既醉飽德之榮。至如早春景物。迺所謂鶯語方澁。蠶房未暄之候。嘉木異卉。莫有芳菲之色。唯梅花獨也凌歲寒而微笑。殆爲文苑吐氣矣。初　公之就國也。勵精圖治。政通民和。及物之仁。不啻有脚陽春。境內相慶曰。　義公復生矣。嘗宴學生于城南別館。時方二月。梅花盛開。　公自裁七言詩。以寄其興。羣臣奉和者。二十有餘人。前總裁立原萬。攜梅花一枝。獻諸左右。卽彰考館前所植浪華梅是也。　公覽而異之曰。曩者寡人夢見一梅花。清香幽韻。絕不類尋常世間種。寤而識之。今觀斯花。髣髴乎夢中所見。不亦奇乎。翌日命駕彰考館。觀其梅花。又自裁七言詩。手書華箋。繫諸枝上。令群臣奉和。奉和者亦二十有餘人。或有比　公於菅公者焉。於是。東藩文學。駸駸乎將復　義公之舊。邦家既已崇尙文學。城市山林。靡然嚮風。時上慧住城東寶鏡院。亦以方外之徒。獲列別館之會。及獻梅花詩。距今既踰一紀。耆老宿儒。凋謝殆盡。而吉士才臣。或入班近習。或出宰郡邑。館中寂寞。無復舊時之盛矣。其以前日生徒。來在邸中。碌碌仍舊。託身文墨職者。只有一正輩一兩人耳。上慧之來也。　公適憶水城文字之飲。故設今日之宴云。夫不遺故舊。誠盛德事。而嚮之賦詩。蓋所以爲文苑首唱也。今之不賦。蓋不欲與詞人爭長也。顧不美哉。數年以來。翰墨之林。衰颯枯槁。莫有欣欣向榮之意。或謂。時運使然也。雖然。古人有言。時者非天之所爲也。

王公大人實爲之之今也　公以發生之始布和之辰與文士爲一日之歡豈將欲振起斯文也歟　公既命左右集象作爲一卷傳一正作序一正不敏辭不獲　命方今史館雖之人才學之美有若廣備長編誠非一正所敢望而班亦居右授簡之任宜在彼二人而特以馬諸卑鄙庸陋如一正者豈亦以夫水城別館之舊也歟嗚呼前十五年一正方十八歲年少氣銳狂簡進取雖非賈生終童之倫然亦慷慨自奮追慕古人謬獲虛譽明蒙收錄而志大才疎功名無就顚頓狼狽以至潘岳二毛之年官之巧拙固所不論學不加進行不加修猶且月糜廩粟歲費俸錢毀瓦畫墁稱爲天下至鈍回視昔日寧不愧死志氣日耗而藻思日凋何足以序此詩哉抑嘗與同寮論古今文運之盛衰每以梅花爲兆梅花之顯於世者蓋以浪華爲第一博士斯花之頌與　聖帝高臺之歌並傳天下後代至今猶想見其泰和之氣象萬古經學史筆皆開始於頌斯花之人不特詞人之宗而已由是以來上下幾百歲以憂梅開而其德之馨實足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者前有菅公後有　義公此皆雖兒童走卒尚識其名何嘗文采風流輝映千春而已哉二公勳業之大姑置不論頗聚國史二百卷規模宏遠非一村宰相所能撰而紀傳志表之作則尤其冠絕宇內者也今　公之稽古爲政苟有志於聖帝明王之治則論語一書具在浪華之藏何假外求一正愚賤不敢僭言若夫欽英風於西山追芳躅於北野能使紀傳上木志表脫稿以竟　義公之緒莫傳頗史

專美于　先朝則　公之所以寵待史臣者意其在斯歟然則尙古之閣名稱其實不翅供宴游之場而已昔年之夢惡知其非　先君之靈假花神而託　今公也哉它日書成獻諸天朝常州梅里之芳名播之天下則一正愚賤職在文墨鉛槧雖疲其敢辭操觚之勞哉秉筆以俟

新好齋詩集序

文政六年癸未五月

有賈於北越者齋無窮山人所著新好齋詩集若干卷而歸价人謁余序余聞山人之於詩好之甚篤每歲集其所作刻板以自娛頗有浪仙祭詩之風其格調初學唐人後學宋人皆優爲之則其才要有過人者名齋以新好蓋亦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之意云爾夫山人之詩其高下淺深未易遽識而立意精穩造語平熟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如陳同父所謂者非用功於斯之久而能若是乎若夫唐宋之優劣識者自有定論何俟余言但厭故喜新人之常情而斯文之盛衰關乎氣運之升降風俗好尙與時推移有善變者矣有不善變者矣莊周不云乎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斯則天下一氣生生無窮神奇臭腐反復相因顧其所觀何如耳北越之地古者毛人之所雜居邪與肅愼爲鄰自安將軍比羅夫之守斯土大奮撻伐海外有截當是之時國運方隆

如日之升。西與李唐通好。使聘往來。文物之盛。有所倣傚焉。故日本之有唐詩。濫觴乎淡海。而洋洋乎寧樂平安之際。延・天而降。陵遲不足論也已。雖然。戰國以前。世之言詩者。大抵皆名公鉅卿。而士庶不與焉。至如方外之徒。浮海西游。宋・元及明。頗習其詩。詩風之變。豈可勝言哉。慶・元鞬櫜以來。運屬休明。海內無事。沐浴太平。薦紳先生。首唱唐明之詩。以歌頌太平。於是。艸野市井之民。亦有能言詩者。正德・享保間。江都有田鶴樓。浪華有江若水。或居藥。或釀酒。皆素封之家。其人恬於榮利。吟哦是嗜。從白石・徂徠諸名家。而游。當時稱其風流之人也。雖非學士大夫。乎其所居。迺在大都會之地。則其名傳於四方也。亦宜。今夫北越偏方下州。土地所產。縞布獨名天下。而其以文墨表見一世者。余未之前聞。及誦山人詩。然後始知國家文教之遠。北海之濱。亦有若人焉。近聞諸賈客之言。越雖僻在北陸。然土壤膏腴。人民富庶。關左之地。殆或讓焉。然則今之北越。非昔之北越也。其民鼓腹擊壤之餘。徜徉藝苑。與通邑大都無異。不亦奇乎。長夏消閑。開窓據梧。時或誦山人之詩。想像越之風土。頓覺清風颯然。自北而至。豈獨縞布著衣之足珍云乎哉。抑余又竊有感焉。風俗所尚。此軒則彼輊。自然之勢也。詩之或雄健。或纖弱。隨時變化者。不必極論。北越昔稱用武之邦。而今則尚文。海外異類。或欲爲長蛇。以逞吞噬者。安知其不垂涎於此也。鐵劒利而倡優拙。秦昭王之所以畏楚也。堂堂　神州。以武立國。升平之久。文弊極矣。大人君子。觀風察俗。思所以變通之之

術。使比羅夫其人者。奮武衛。以鎮撫邊要。爲備豫之謀。則夷狄之患。不足復虞。庶幾乎不使賈人之資舟於星。資車於水者。專智於當世矣。夫然後處世間暇。若山人者。獲長樂其樂。百年三萬六千日。日誦詩。歲刻詩。以游于無窮可也。

皇朝史畧序

文政九年丙戌七月既望

皇朝之有史。蓋莫尙於舊事紀。而其書既佚。今世所傳。非復上宮舊本矣。古事記雖樸學乎。稽古者。捨此奚徵。書紀之作。稍後乎二書。網羅舊聞。整齊異傳。而書法謹嚴。務存國體。編年紀事。寔爲 歷朝實錄之祖。監脩之任。以親王爲之。而其命書名。冠以 日本之大號。所以重之也。獨其於淡海・淸原之際。切近當世。則微辭婉詞。爲君父諱。至於久遠之世。則直書其事。無有所隱。其勢然也。自是之後。脩史之學。爲 朝廷盛事。大臣・納言。奉 勅撰進。而載筆之士。亦妙盡一時之才。迨於世道陵遲。官失其職。外記所錄。不過斷爛朝報。而家乘・野史。紛然雜出傳聞異辭。毀譽失眞。固不足以彰往考來。備勸懲也。謬妄之甚。稱藩國之君爲帝者有之。書 天皇謀反者有之。上下之分。內外之辨。猶且不知。安望其能存國體乎。中院源一位。在南北騷擾之際。崎嶇間關。寓吾常陸。忠貞之節。百折不撓。雖身在外。乃心 王室。迺有正統記及職原鈔之作。其所以存國體。脩廢典者。千古寥寥。絕無而僅有。慶・元以來。文運勃

典。天生我　義公於常陸。英見卓識。學通古今。西山・梅里。異代同調。發憤著書。集而大成。始具龍門之體。而能脩　天朝之廢典。經世之志。以明名分。　神州之正氣。於是乎存。天柱賴以尊。地維賴以立。能使亂臣賊子懼者。雖武雷師靈之劍。不是過也。吾友子世。嘗在史局。究不見治。局務閑暇。就本館所脩之史。稍加節略。著書十二卷。人或譏其剽竊國史。以爲己功。子世曰。吾非敢改竄不刋之典也。本史浩瀚。讀者苦之。吾作史畧。以便初學耳。昔唐人鄭虔。蒐錄當世事。人或告其私脩國史。倉皇焚之。後更綴輯。得書若干卷。杜甫稱之曰。貫穿無遺恨。會萃何技癢。今也子世所論著。皆久遠之世。非當世事。固異乎夫廣文先生。何必焚之哉。假使詩史而在。亦必以技癢稱之。而其貫穿無遺恨。則讀者諒之。子世嘗問序於余。余也老矣。何足爲斯書重。子世少余二歲。頭髮既禿。而眼光爛爛如電。猶能書蠅頭字。讀書爲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其精敏之力。尤過絕人。非庸劣衰憊如余者。所敢企及也。子世與余。生而同鄉。幼而同學。長而同寮。雅有舊之誼。而其平生所持論。多與余異。然人心如面。君子之所以貴乎和而不同也。蓋三長之難。自古所嘆。子世於史。才學之美。當世少比。固非余諛言。而其所謂識者。談何容易。亦唯人心如面。顧其所見何如耳。而況斯書。檃括紀傳。自成一家言。辭務雅馴。論要奇偉。橫騖別驅。以見其所長。亦其技癢之所致。然竟不能出本史之範圍。本史大義昭如日星。此以略爲名。何足深論。今茲余來江戶。適會梓人刻史略。既

成。成事不レ說。聊爲二此書。分レ謗解レ嘲云。

記

大竹氏所藏香爐記 寛政十年戊午二月

凡天下之物。顯晦有レ時。豈特人而已哉。余昔在史館。與二大竹君子虛。同レ局友善。一日訪二其宅一。商二搉歷代一。抵レ掌懽甚。子虛家貧。除書劒之外。無二長物一。案上唯儲二一香爐一。出以示レ余。需レ作二之記一。余審觀レ之。體製奇異。蓋殊方所レ造。其形象二乎榮螺質一。長三寸五分。高二寸四分。口徑橫二寸。竪二寸六分。似二舊是食器一。余雖レ乏二賞鑒之才一。亦愛二其古色蒼然可一掬也。乃問二其所一由獲一。則其曾祖雲峯君。延享中。祇役鏞倉。時有二農夫一。耕于鶴岡之側。入字二其田一。曰二賴朝屋鋪一。實源大將軍故墟。掘レ地得レ之。不レ識二其爲一何器也。君因獲二諸其人一。珍二其爲一五百餘歲之物一。絕愛之。以爲二香爐一。傳而至レ今云。嗚呼噫嘻。子虛之珍二襲此器一。我知二其說一矣。夫此器雖レ奇。亦微物耳。烏足二深賞一。獨其出二乎霸府之墟一。而先人所二鍾愛一。往者不レ可二得而見一。對二此器一。斯如レ見二其人一。豈不レ然乎。霸府之方盛也。管二轄八州一。控二制四海一。海內豪傑。山東英妙。奔走執レ役。唯我所レ欲。坐二華屋一。居二巖廊一。盛宴高會。翫レ花賞レ月。其樂何極。當二是之時一。此器亦蓋嘗得レ陳二于瓊筵綺席之上一。以供二豪華之用一。

逮乎物換時移。既爲陳迹。此器亦湮沒土中。數百餘年。幸而得出。猶且在艸莽之中。環堵之室。徒玩於冷官寒士之手。死灰不然。香烟無氣。僅以助蕭散之趣。顯晦之有時。而榮辱之異用。一至於斯。不遇之感。其可得而已邪。且夫子虛之先世仕參河　先公時。以汗馬之勞。制符食邑。源太君從役三方原。克奮其忠勇。武功最顯。我　東藩之始封也。　東照宮分授勳舊之士若干人。大竹氏與焉。敍其閥閱。雖某某諸王室。未能或之先也。惜夫門衰祚薄。宗祊失守。子虛之族。雖非其嫡胄。亦嘗藉先世餘蔭。祿位不甚微賤。　祖宗時賜書遺墨。猶得而藏焉。稱爲清門。假使子虛遇時。則縱不得從大夫之後。亦不失爲行人隊長也。豈可復屈首史局。孜孜文墨哉。獨奈夙遭家難。喪田祿。而給廩俸。乃以游倅。與妻人子若。余者。比肩周旋。如將終身編修者。不遇之甚。適與此器相類。不亦重可感乎。雖然。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此器既久委土中。嚮使不遇雲峯君。則必爲田夫野老所辱。或以爲睡壺。或碎而棄之矣。今乃珍襲案上。以供韻客清賞。可謂不幸之幸矣。英雄驅馳。今非其時。文采風流。聊以自娛。子虛之從事史局。而鉛槧是務。論成敗。定勸懲。亦或愈於俗士賤吏。操牙籌。算米鹽。屑屑乎爭錐刀之末者邪。退食之暇。或酒或茶。香爐在案。塵事莫侵。閑散自適。優游卒歲。則遇不遇非所論也。余與子虛。誼辱同寮。作記之雷。不可辭以不文。然局務旁午。諸而未果。去歲冬。以忌觸罪。奪職家居。杜門無事。素餐消日。子虛過訪。語及前言。遂書以贈。此亦足以爲記邪。

浴德泉記

文政九年丙戌五月

浴德泉者。其源出于水戸城之南。吉田郷。笠原不動阪下。有銅龍。受其瀑水水自龍口吐。阪之左右。有泉四穴。匯而會於一。爲匿溝而導之。水由地中行。逶迤東北。暗流徧于城東十街之市。所在爲井可用汲。萬口之民。朝夕資以飲食焉。昔我先君　威公。始封水戸。水戸之爲城也。南抱仙湖。北躡珂江。左濱田。右常磐。其地勢。西高而東下。寛永中。大脩郛郭。增廣規制。迺塡濱田之田。以開廛里。徙南賈之民在城西者。以實焉。謂之田町。民無遠近。願藏其市者日衆。紅塵四合。烟火比屋。而獨患土薄水濁。其味苦惡。不可以飲。或嘗謀引吉田之池水。以甘民食。而所及不廣。及　義公襲封。考遺訓。咨故實。大行仁政。寛文三年。始就國。命爲新井。時有下總人平賀保秀者。善天文・地理之學。　威公聘之。未及命職而　公薨。於是。使保秀專掌其工役。乃相笠原之地。有冽寒泉。其甘如醴。疏鑿以利其水道。其導之也。善因地勢。審曲直。量高低。大要傍林薄翳鬱。而爲陰溝其下。故水氣常潤。旱歲不涸。或以石爲甃。或以木爲槭。謹其蓋藏。通其壅塞。故不使濁流汚穢入焉。至於紺屋・七軒兩街之間。跨仙湖下流之處。則特設銅匱。以架之。如棟之隆。其長六丈有六尺。蓋泉水發源笠原。東過富澤。折而北。又轉而東至藤柄。東北至紺屋街。踰七軒街。又東北流。自第一街。歷第十街。至新町。而止。其水

道凡三千七百九十有五步。而斯流旁出。則不與焉。用夫二萬六千人。費金僅五百五十餘兩。而工役告成。蓋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者也。歐其後　公嚮至笠原觀其泉。泉之左爲瀦石所。時或小隊出遊。觴咏其側。人或有請伐笠原之木以爲渠田者。　公盧其害。水源不許。百年之後。其言莫不皆驗。嗚呼。仁君之澤遠矣。東市父老謹守其故迹。至今猶能道其詳。而加藤堅安者。最好事。愛文雅。欲記其來由。勒石以傳久遠。享和中嘗與衆謀。因司市之吏。以請。既蒙俞允。而記事之文。不獲所託。是以不果。一日請之藤田。一正曰。小人磨礱貞石。以待者。二十餘年。願先生有記。一正曰。諾哉。然斯泉無名。不可以不命。汝姑待之。既而我　納言公聞之。爲賦七言近體詩。　公未嘗就國。親至其地。而詩中能盡其曲折。有如今猶浴　先君德之句。因取其語。賜名浴德泉。　公之貴介弟景山公子。爲書浴德泉三大字。以授一正。俾獲刻之題額。一正嘗聞之故老。笠原之泉。舟翁之所尋而　義公實使之舟翁卽保秀之號也。保秀以羈旅之臣。試用有功。父子相繼。擢牧民之職。能盡地力。食祿五百石。邦人稱爲古今良宰第一。則斯泉也。呼爲舟翁泉。亦不爲不可。雖然。非　義公之能用其材。則使舟翁有神禹之智。安能底其績哉。　今公之賜名。特歸美于　先君之德。或爲得體。而其文采風流。使斯泉生光輝。蓋亦　義公之餘烈矣。　今公之明。上下受福。固莫有井渫不食之患。但恨。囊封之後。未有就國之命。古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者。或不能無焉。他日就

國。大脩。威義之政。膏澤之降。浹洽於人心。則其勒石垂不朽者。寧獨浴德之泉云乎哉。一正雖老矣。職在文史。執筆以竢。

碑碣

靜軒近藤君墓誌銘 文化十一年甲戌

君諱禮直。字伯行。別號南山。其先三河人。五代祖諱正高。本姓畔柳氏。元和年中。來水戶。以姊子近藤正吉薦。事威公。因冒近藤氏。高祖考諱定久。其第二子。事義公爲書院番頭。所謂義大夫者也。曾祖考諱說禮。祖考諱禮厚。蚤夭無子。以弟爲後。考諱禮和。娶宮寺氏生君。君幼名寅之介。更稱帶刀。襲祿食三百石。事良公爲小姓。文公立。轉使番。歷步行小姓。馬廻等頭。遷書院番頭。君生閥閱之家。兵法武技。夙所通習。加以讀書學問。可施政事。寬政初。擢爲奉行。參預機務。當是之時。文公方勵精圖治。訪求賢才。善類彙進。紀綱振肅。貴戚巨室。不得專恣。君旣陳力就列。盡心獻替。務除宿弊。初君高祖考。爲義公所親信。義公稱其篤於義。呼爲義大夫。手自書論語信近於義之語。以賜之。其後子孫世襲。稱義大夫。然後人避。義公謚。改義爲儀。義公眞蹟。亦罹災烏有。至是公以謚與諱異。禮不須避。

迺又書論語數字。以賜君。復改儀爲義。於是義大夫之稱。顯於一國。君爲人勇於爲義。素不事家人生產。雖居要路。朝不謀夕。　公嘗手賜金若干。以賑其貧。其眷遇如此。居數年時事稍變。君亦懇請辭職。於是。罷奉行之任。遷大番頭。加祿二百石。爲五百石。以優其勞。君家世祿三百石。高曾及考皆任顯職。至番頭。更賜職俸。而其爲大番頭。全賜五百石者實自君始也。君既去劇就閑。詩酒自遣。無意當世。時或漁獵山澤。優游卒歲。　文公薨。　今公立。君患中風。致仕號靜軒。君天資豪邁。少負膽氣。使酒。晚節歸德。既邵。摧剛爲柔。故其於古書最嗜。老子。脩養九載。宿痾頗愈。一夕易簀。晏然而逝。時文化十一年甲戌三月廿二日也。享年六十九。配小山氏故執政大夫修理亮諱秀明之女。先歿。無子。故養　世子傅大場君維景次子禮節。爲嗣。葬水戶城西袴塚村本行寺先塋之次。銘曰。

進退以義。　家訓是守。　讀書從政。　可傳永久。　後人世脩。　死而不朽

靜齋長久保君墓誌銘　文化十一年甲戌

君諱天祐。字吉甫。長久保氏。稱權三郎。靜齋其號也。考暘谷君諱中行。初業醫。娶島崎氏生君于多珂郡油繩子村。後徙府下。以宗人赤水先生薦仕。　本藩。列小十人。充彰考館文學事。　今公于儲府。君少入史館。以不羈落職。屏跡海濱。折節讀書者三年。作爲文章。頗豪宕

有奇思。再入史館。充編纂員。居數年。增俸進班。自步士爲小十人。文化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患疫沒于常磐山下之宅。享年四十三。娶中山氏家臣渡邊矩女。生二男。長熊八。次均次郎。君性眞率。自幼嗜書。從立原先生學。晚年專取法晉唐古帖。臨摹譬揚。不知老之將至。家甚貧。上漏下濕。環堵蕭然。妻孥時有飢寒之色。而君處之晏如。人或招邀飲酒。吹笛鼓琴。無貴賤賢愚。皆磐其歡。君之沒也。二子尙幼。二三友人。經紀後事。葬于城南古宿村蓮乘寺。銘曰。

生浮死休。　奚悲窮阨。　嗚呼靜齋。　安爾本宅。

兵三郎宇佐美君墓誌銘

文化十二年乙亥

宇佐美公實執親之喪也。將葬。泣血請余識其墓。按狀。君諱惟德。稱兵三郎。其先蓋伊豆工藤氏別族。宇佐美三郎祐茂之裔也。世領常陸多珂郡地頭職。故子孫因家焉。其後失職。降在畎畝。轉徙流寓。遂爲水戶編氓。父曰善藏。名祐德。晚號容齋。娶于錫高野村南條氏。生君。及君登仕途。享其孝養。以終焉。君爲人謹愼有局量。年始二十八。釋褐爲郡小吏。恪勤多年。諳練吏事。寬政中。特遭推擇。綱紀南郡吏務。尋進資格。列中間頭。稍遷監海老澤津稅務。享和二年。更蒙拔擢。命班于買物役。爲石神小菅兩部宰吏之貳。參決郡務。君旣以吏事進。雖

無赫赫之名。然未嘗爲貪功生事之舉。與人款曲。不尚苛刻。故人亦愛之。文化三年。運藏奉行。六年。罷職爲士藏番。十一年冬。轉奥番。時方患中風。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以疾終于城東私宅。享年六十有九。君娶菊池氏。生一男二女。女皆適水府士族。男名充。卽公實也。少而好學。頗有文武材藝。以游倅賜俸。補彰考館員。居喪以禮。葬君于城南酒門原。銘曰。

其人何如。　由吏爲士。　名族之後。　稍復其始。　死可以瞑。　克家有子。

石橋鈴木先生墓表　文化十四年丁丑春

先生諱之德。字澤民。鈴木氏。稱四郎兵衛。下野都賀郡人。家世業農。居鹿沼之石橋里。以財爲邑豪。父曰自稱。頗好讀書。曉易筮。先生其第二子也。少游江戶。入昌平黌。舍專思力學。嘗患瘰癧。踰半歲未嘗一日廢卷。其精苦如此。旣而學益進。爲仰高門講授。然先生素無干祿之念。歸鄉教授子弟。四方來學者頗衆。學者稱曰石橋先生。先生優游田園。修其素封之業。爲人溫厚明敏。博文而篤行。治家貴嚴。而其接物必本於恕。用財節儉。不敢妄費。雖微物必收而蓄之。至其賑困窮。殆傾生產。而不顧其執親喪也。二日不食。旣葬而食。粥朝夕僅一溢米。三年絕肉。且不喫烟。家居讀禮。多所發明。東野之俗。貧民多不養子。先生憫焉。百方救之。賴先生而舉者。凡五百餘人。皆授之冬夏服。月與錢五百。其他窮人待先生而衣者常數十

人所著有惻隱餘情。寬政中。與有司謀。戶出義錢若干。換米以備凶荒。始獲米百餘苞。貸諸商賈。以收其息。行之二紀。積米五百餘苞。驛戶荐罹火災。發米賑之。戶一斗。又出私財。與之。戶三百錢。人稱其惠。宇都宮城主戶田侯。以鹿沼在其部內。而先生居焉。善禮待之。越州君嘗授先生以廩食。延之城中講書。月凡三次。其老問瀨某。館先生其家。訪以時務。其於民瘼。所療不尠。戶田某骨硬。有古爭臣風。亦皆善遇先生。及越州君老。日州君代。本田某任政用事。將欲大興鄉校。教育子弟。迺特推薦先生。先生以年老且患足疾。辭不聽。更授室城中。許乘轎出入城門。途值達官。勿拘禮節。一日講中庸。時適著甚。先生病不能堪。不告而歸鄉里。辭祿不允。家居養疾。自號問翁。先生夙通三禮。著深衣圖說。晚年追繼先人志。潛心易學。著周易象義二十卷。癸酉春。艸稿既成。先是五年。曳杖步庭中。頓覺半身不隨。至是風疾再發。不能操筆。文化十二年乙亥二月二十五日。以病終于石橋宅。享年六十有二。戶田侯聞其喪。遣使弔賻。葬鹿沼雲龍寺先塋之次。先生初娶石川氏。無子。去之。更娶須藤氏。亦無子。故養族人子之綱。爲嗣。之綱隱于醫。亦好文學。之綱嘗遊江戶。余適行役淹留。一日邂逅于大田才佐許。始識其面。其後數年。先生既爲古人矣。之綱屢遣人持狀來。請余作文。以表先生之墓。先生之名。固不待余文而後傳也。然之綱之請。不可以拒。迺俾之勒石揭于墓上。曰。

富而樂道。隱居求志。古有斯語矣。先生其庶幾乎。古之以道德得民者。曰師曰儒。德行道

藝。以成賢能。然儒學師德。相兼者或寡。教之所以不行也。若先生之學之德而接遭閭巷。稽古之力。濟物之功。豈特鄉里稱善人也乎哉。

蒲生君臧墓表 文政元年戊寅八月

昔者中郎氏學周孔之道。養素丘園。高尚其事。一出而翊　中宗中興之運。再造邦家。經綸鴻業。大織冠之勳。塞天地。是以藤姓之胤。世秉國鈞。實與社稷同休戚。而枝葉蔓延。殆遍乎海內。其薨也。學士紹明。欲傳令名於不朽。製碑文以示後世云。距今千有餘歲。其文雖不可得而見。然大人君子墓碑有文。蓋此爲始。淡海文忠公。在大寶養老之際。奉　詔刊脩律令。其喪葬令曰。凡三位以上及別祖氏宗。並得營墓。凡墓皆建碑記。具官姓名之墓。當此之時。朝野尚文。亡論其名公鉅卿。迺至退隱僻壤國造郡領之墓。亦有立石銘。文者矣。其後浮屠盛行。而葬祭之禮先廢。文章與時運。汚隆。而紀述德業。莫或之聞。慶元已來。偃武脩文。操觚之士稍衆。碑碣之撰不勝。亡論其閥閱之家。迺至文人儒士。山林隱逸之流。苟有稍足稱述者。亦皆有以立石銘文者矣。嗚呼。君臧關東布衣。發憤著書。欲明我　神聖之道於中國。微之以西土周孔之教。終身轗軻。齎志以沒。曾無一資半給之潤。其身。而尺寸之功。不克施諸當世。然其浩然之氣。託諸文章。卓卓其不朽者。可以與古人爲徒矣。其墓之有表。豈得已哉。

君臧諱秀實。一名夷吾。字君平。下野人也。本福田氏之子。自改氏蒲生。蒲生淡海望族也。系出藤原朝臣秀郷。至會津參議氏郷。而大顯。先世屢遷徙野・奥之間。其宗爲有土之君者。亡嗣絶祀。既百數十年矣。君臧迺其庶孽苗裔云。東野之俗素彊悍。君臧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慨然有經濟之志。及壯好遊。足跡殆遍天下之半。然未嘗登仕路。故雖身在都會乎。常有山林樸茂之氣。其平生所持論。未嘗少自貶以求售。故圓枘方鑿。俗儒笑以爲極迂極濶。而君臧自信愈篤。恆謂其友曰。吾以編戶餘夫。不能治生商賈。又不肯仕官爲吏。以干升斗之祿。讀書作爲文章。亦不能與曲學阿世之徒爲伍。朝鹽暮鹽。坐取困窮。子亦知其所以然乎。吾少時嘗在家讀書。先祖母自旁語我曰。昔蒲生氏之自會津徙封宇都宮也。其庶孽有帶刀某者。食祿三千石。納邑豪福田氏女爲妾。有身。適會蒲生氏再封會津。帶刀亦隨而徙焉。時留其妾父家。既而生男。妾父母愛之。不忍其遠別。佯告以女子。因鞠于其家。後冒母姓。遂爲編戶之氓。是於汝高祖之父也。汝讀書者。善記之。吾於是。發憤立志。講究古學。欲脩曠世之墜典。以報國恩之萬一。庶幾乎其不忝先祖矣。吾生也晚。不逢大化・大寶之世。大織・淡海二公之相業。非所企及。雖然。在其位行其道。不在其位者行其言。稽古徵今。通達國體。王政之要。在納民於軌物。俾在上之人。明祀典以敎孝敬。四海之內。各以其職助祭。則　天祖之所以照臨六合者。萬世無墜矣。富諸侯以奮武衞。安百姓以固邦本。是吾願也。昇平二

百年。不植天慶・天正之亂。秀郷・氏郷兩朝臣之將畧。無復所施。雖然。安不忘危。古之善教。天下雖安所可慮者。夷狄盜賊。正名分以定民志。禁左道以塞亂源。使吾說獲行則遠憂安之酖毒驅夷狄之豺狼。不啻致一時擢陷廓清之功。俾斯民永無被髮左衽之患矣。斯吾志也。志願如此。悠悠之徒。曷足與談哉。君臧又曰。仲尼稱吾志在春秋。春秋經世之志。道名分。周公之遺法存焉。故爲政正名。夫子所先。戎狄是膺。周公之訓。今世俗儒以文亂名。俗吏因權亂法。亂法者罪止其身。亂名者其言載簡冊。而流毒於後世。夫　神州。天地之正氣也。陰陽所和。寔爲中國。中和見乎穀。而甘美豐饒。文教所及。其養以給。精英發乎鐵。而堅剛銳利。武威所加。其功以成。限以天池。莫有外寇之患。開闢以來。　天祖之胤。世世傳統。君臣上下之分。嚴乎無紊。宇宙之間。孰能及我　神州者。故日出處天子。日沒處天子。雖交大國。不肯苟讓者。惜夫名也。今俗儒不知名分。動虧　國體。苟眩乎小大之勢。而不顧其名。則憂新覺羅氏之正朔。亦可稱爲女帝也。可乎哉。丁卯歲。北虜擾邊。君臧時在江戶。聞之憂憤。迺著不恤緯五篇。詣國老門下。上書獻之。不報。先是君臧嘗聞古先　帝王之山陵。或有荒廢者。欲告之當路。以圖其修復。躬自歷視其地。參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平生精力。半在此書。書成。獻之京師及關東諸公用事者。有司嫌其論建非處士所宜。召詰之。君臧乃引律文。誦故事。以對。於是君臧慷慨自奮。欲爲天下言世人之所難言者。

雖由是獲禍。而不顧也。時人目君臧以狂妄。殆將罹不測之罪。蓋或有知君臧之爲人者。憫而救之。因獲免。君臧素剛腸。不能俯仰當世。以取容。迺澆以酒。時或劇飲大醉。頹然自放。而憂國之念。未嘗頃刻忘也。閒居講學。以懲忿窒欲。不敢與世抗爲。務。迺號其所居之菴曰修靜。以自警。謂。脩身在此。而成名亦在此。教授之暇。專力著述。始君臧著革弊・賦役等諸論。號曰今書。以規當世得失。至是更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等志。併與山陵爲九志。未及悉成。以疾沒于江戶僑居。時文化十年癸酉七月五日也。享年四十有六。君臧壯而丁家難。服除。游歷四方。故晚而娶。其配多氏。紅葉山伶官某之女。無子。君臧之沒也。其交游尤親且舊者。相聚而哭之曰。斯人也作山陵志者。其於喪祭之禮。最致意焉。不幸無嗣。喪事之責。在朋友。其可不盡心乎。迺葬之江戶北郊。谷中龍興山臨江寺域內。既而以余與君臧久相識也。託以表墓之文。迺書以遺之。使之鑱諸石。曰。

嗚呼君臧。常以關東布衣自稱。雖不免阨窮。猶爲天下奇男子。豈可與閭里儒梟號稱先生者同年而語哉。吾聞其臨終。尚稱天地之正氣。且有三寶之說云。留精靈於天地之間。將俟其人而授之。古之所謂死而不亡者。其君臧之謂邪。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道友楊君墓碑銘 文政三年庚辰

君諱元資字若水稱道友姓楊氏楊氏之先曰鶚翔字鳴梧明國杭州府富陽縣人宣永中避亂歸化高祖清友諱元廣其第二子也生於長崎以譯爲業天和初東游以佐佐宗淳爲仕水戸義公爲彰考館書寫吏後屢使長崎東阜越禪師之遺厄也清友救之而獲免焉及義公營葬於西山陪侍左右特蒙眷顧公薨主管文庫尋供奉公晚年致仕無子以其兄子道友諱元春爲嗣道友嘗在長崎學外科醫因以醫仕肅公子孫世業襲稱道友祖諱元暉考諱元續元續無男子唯二女子君實小林氏之子父曰友甫父子皆學醫于楊氏故事以方伎仕者無子得以其受業弟子爲後迺請養君以爲子文公許之因冒姓楊氏君既繼業講究家學孜孜不怠西游長崎訪其宗人通譜繼好更就諸名醫質疑請益期年歸鄉其術大行兼內外科增俸進班文政二年庚辰正月七日以疾歿于家享年五十有七葬城西常磐鄉祇園禪寺先塋之側配萩谷氏生男元成初君以義繼楊氏不以其子爲後更養門人鶴川氏之子元貞爲子配以楊氏長女元成見事焉元貞及君尚亡恙賜俸爲醫員亡幾進秩至與君同班元成亦別賜俸列醫員君歿元貞襲其食俸云君爲人沈深有度量善與人交飲酒溫克無貴賤賢愚皆盡忻歡而其品藻人物時人莫能及也歟葬元貞元成建碑墓上求銘於藤田一正銘曰

楊在西土　世有聞人　浮海投化　實自富春　瓊浦水府　天淮北鄰　三世之業

擇術則仁　奚爲薛薄　迺養螟蛉　小林接楊　楊枯復榮　白龍之珠　爰見厥靈
孝子錫類　永徽斯銘

愼齋丹君墓誌銘 咸豐四年辛巳

君丹氏。諱一言。字伯智。稱太一郎。更稱武衛門。愼齋乃其晚年所號也。其先城北多珂郡人。自高祖而下。徙水戶。世世不仕。父曰爲親。母横塚氏。君少而好學。謹愼篤行。推擇爲市曹掾吏。補寄騎。秩百石。在職幾二十年。清廉恪勤。諳練故事。一時同學同寮之士。率急於進取。多獲擢仕。而君獨恬於勢利。澹泊自守。以故不調。然長官同列。皆稱其勞。於是。君上優命轉職。初班于　謁見之列。供奉　太廟事。君雖衰老投閑。然其奉公之誠。夙夜不懈。考簿書。修祭器。不敢少苟也。文政四年辛巳七月二十七日。以疾沒于家。享年七十有三。君嘗患中風。攝養數年。至此疾再作。終不起云。君娶林氏。生二男一女。長就道。嘗家事。亦以好學故。爲史館書寫吏。次雅言。爲姑子原惟智所養。女迺嫁于余。孫男二人。外孫一人。就道居喪哀戚。以禮葬君於　城西常磐原。以余有姻好。請銘其壙。余迺揮涕爲之銘曰。

不忮不求。　孰似我翁。　清白遺後。　有古人風。　爰卜幽宅。　常磐之原。　無艱無虞。
宜爾子孫。

本節吉田君墓誌銘 文政五年

君吉田氏。諱尚寬。字子新。大父尚春。稱本節。以善醫仕水戶良公。故子孫世襲其業。父尚明。娶藤氏。生君。君幼而失怙。稍長。學醫于原南陽。攻業勤敏。文公賞之。遇除爲醫員。初君之幼也。其父以受業弟子尚典爲義兒。以女妻焉。尚典襲業。君兄事之。吉田氏既已有後。而君別賜俸。蓋異數也。君爲人磊落有奇材。嗜酒自豪。不拘細行。故少壯頗招物議。不爲權門勢家所容。是以其技之精。雖過絕時輩。其班秩稍加。亦遂不至進擢云。文政五年閏正月五日。以疾沒于家。享年四十有四。葬水戶城南吉田鄉藥王院域內。君無正室。小妻田口氏。生二男。長友之允。早夭。次拾藏嗣。君雖學於南陽乎。亦善傳其家學。故於醫事通達古今。治病屢有奇効。最精于脈法。能知人死生。旁曉古筮。又善相人。自號仁菴。日夜講究醫書。矻矻不怠。晚年患吐血。峻絕麴糵。專以著述爲務。至死不廢。其書若干卷。傳于家。銘曰。

擇術維仁。　奚爲不壽。　天乎人乎。　其必有後。

丹子正墓誌銘 文政八年乙酉

我丈人愼齋丹翁之長子。曰就道。子正其字也。稱與一郎。後改一郎兵衛。子正之父翁也。余

爲誌其墓。距今僅五年。今茲仲春。子正喪其男太一。又纔踰月。而子正不祿。嗚呼哀哉。子正少而卓越不羈。稍壯折節讀書。博通衆藝。尤善和歌。其所吟詠。詞意飄逸。頗有古作者之風。爲彰考館書寫吏。兼管文庫。因得與館中諸君子交。聞其議論。粗究古今治亂之要。嘗欲馳騁當世。以成功名。然爲人剛腸疾惡。不能隨俗俯仰以取容。故竟不獲膺仕。居恆嗜酒。雖困於微職。豪氣不除。時或劇飲大醉。謳舞自適。當其把杯酒。接慷慨。無貴賤賢愚。莫不樂其歡。然其所議論。或有不合己意者。雖達官勢要。面斥其非。不肯少屈下。平生勇於義。人有緩急。喜而趨之。及其忼慨自奮。則視死如歸。而以金帛爲糞土矣。故不知者。或以爲狂。或以爲俠。而其忠憤憂世之心。惟一二同志之士。知而憐之。嘗言。虜之窺邊海。實天下之大患也。舉世姑息。無有警備之實。於是。日夜苦思。規畫攘夷之奇策。至若鑄大砲。製車架之類。旁探諸家之祕。斟酌增損。以成一書。欲獻之於　公。而不果。一日出行。途暴得疾。輿而歸家。終不起矣。實文政八年三月廿六日也。享年四十有八。妾根本氏。生三男一女。曰。太一。先歿。曰。虎二。曰。虎三。皆尚幼。女未笄。母林氏。老而在堂。弟雅言。經紀後事。館中之士。與子正友善者若干人。憫其奮志而歿。貧而無能葬也。相共謀而賙之。葬于水戸城西常磐鄉光臺寺域內。銘曰。

人欲有爲。　天奚奪之。　世俗所笑。　志士是悲。　永久不朽。　眎斯銘辭。

錦城先生大田才佐墓表

文政八年乙酉

文政八年。歳在乙酉。四月二十三日。錦城先生以疾終于江戸。享年六十有一。葬北郊谷中里一乘院域内。送葬者蓋千餘人云。其女藤田一正在水戸。聞而哭之。謂人曰。斯人也。天下奇材。一代名儒。天下之寶。固當爲天下惜之。斯人而亡。其亦可悲也夫。先生大田氏。諱元貞。字公幹。錦城其別號。而才佐其平時所自稱也。七世祖柴山監物。事豐太閤。食祿萬石。監物之孫曰宥菴。隱於醫。居京師。有二子。皆以醫仕加賀。加賀北藩大國也。菅公之胤。世爲之君。宗國治金澤。而支封邑于大聖寺。宥菴二子。各自別族。長爲能勢氏。事金澤。次爲大田氏。事大聖寺。子孫因家焉。父曰玄覺。讀書强記。精於陰陽。本草之說。好施與。行陰德。娶藤田氏女。生八子。先生其季也。生於大聖寺之福田里。生而穎異。五歳始識字。曉士・士二義。十一作詩。十三講說經史。鄉里號爲神童。先生蚤從其兄伯恆。切劘家學。頗有所成立。然不甘爲方技之士。以匏繫北士。遂有四方之志。西詣京師。東遊江戸。覓當世宿學老儒。以嚴事之。所謂淇園先生。北山先生者。共以文名稱雄東西。而請益質疑。皆不滿其意。於是。慨然欲求之古人。勵精刻苦。學大進。先生素懷奇負氣。不妄屈於人。大醫桂山多紀氏。博學洽聞。名雲間東。而愛客下士。一時知名之士。多從之遊。而特服先生才學。俾其子弟受業。每語人曰。才佐眞才

士。今世縉紳第一。由レ是知レ名。我　水戸文公。亦聞其奇材。將欲レ辟レ之。適會レ有レ沮レ之者。而不レ果。先生下レ帷教授。不レ求聞達於諸侯。窮居陋巷。若レ將終レ身焉。故閣老吉田源侯重幣招レ之。爲其冢嗣今豆州吉田侯。講說經書。優待甚厚。己卯。吉田侯就レ封。先生從焉。庚辰。乞レ暇。再遊京師。搢紳學士。聽其論說。莫不驚服。是時加賀金龍公。惜先生北藩之產。而爲境外賓師。屢遣使于吉田邸。請先生。吉田侯不レ可。迺倍其食俸。禮遇愈渥。然加賀侯之請益切。不能固拒。以命先生。先生亦以其父母之邦。起而應其聘。加賀侯授祿三百石。班上士。不煩以職事。居亡幾。金龍公卽世。先生亦尋沒。人皆曰。擇木之智。首丘之仁。先生兼之矣。配武田氏。生六男一女。曰德厚。曰雄飛。曰敦。曰如晦。曰玄齡。曰天瑞。德厚稱英太郎。嗣。仕加賀。食祿二百石。以善擊劍稱。其餘皆攻文學。雄飛先沒。敦食粟於吉田。女嫁于吉筆氏。初先生始來江戸。年甫弱冠。落魄無資。彫桂炊玉。且遭歉歲。拮据大窘。漂游於二毛之野。險阻艱難。莫不備嘗。而其執志愈堅。不隕穫於貧賤。再至江戸。竟成大儒。先生博學。百氏之書。無所不讀。而尤長經術。詩書易春秋。沈潛反覆。參互錯綜。攷證之妙。多發先賢所未發。而於四子之書。所以相爲終始者。最深致思焉。上自先秦古文。下至後世雜書。苟有關經義。莫不旁引曲暢。審其同異。辨其是非。其漢唐宋明。及近時淸人。與我　國朝諸儒之說。會萃演繹。必歸諸至當而止。至如老釋之言。占相之書。亦皆粗究其歸趣。凡宇宙三千年治亂成敗。歷歷如指諸掌。而其於　本朝。

特熟於應仁天正以來傳記。英雄割據之迹。其土疆廣狹大小。兵賦多少强弱。及將士姓名譜牒。皆能娓娓言之。其於當世郡國利病。亦竊究其故。而獨好談邊塞事。時政得失。不敢妄議。獨曰。治亂之原。在人主奢與儉而已。其論講武練兵。則曰。威歐利器。固在弓銃。而養士卒之勇。莫如刀槍。城府之間。或專恃長兵。而不知用短兵者。其俗必弱矣。識者以爲知言。若其詩文。才多之餘。初務鋪敍。喜刻琢。既更簡易平淡。而其奇氣可愛者。始終如一。要不蹈襲前人。卓然自成一家云。先生既沒。其門人謀所以表其墓者。僉謂當世非無能文之士。而其與先生相識最舊者。莫如余。嗚呼先生。余不相見久矣。其容貌清癯。胸襟瀟灑。有猶能髣髴其平生。而雄辯懸河。飛談捲霧者。今不復得聽矣。經傳之理。其誰與解釋其疑難也。古今之事。其誰與上下其議論也。嗚呼。先生之爲人。疎暢洞達。不事矯飾。名之所在。謗亦隨焉。古人不云乎。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世之君子。汲汲富貴。徒弋身家之腴。而無益於國者不尠。而或譏先生之空言無施。而不知其能言之爲寶者。獨何哉。故余今表其墓。以告天下後世之人。常陸藤田一正述。

宇佐美公實墓誌銘　文政九年丙戌

公實字佐美氏。諱充。稱久五郎。仕水戸。以小十人。補史館編修。享年四十有六。以疾沒。實文

政九年十月十一日也。娶加舍氏。先歿。生一男三女。女長方笄。次早夭。次尚幼。男未名而夭。有義子曰高泰。酒井氏之子。其本生父曰高弘。與公實父善。世爲通家。而高泰以餘子。出冒宇佐美氏。因約以其嫡女配焉。公實爲人敏而好學。有文武材藝。至性篤孝。善事父母。其居父喪三年。不御酒肉。其與朋友交。懇到切至。信義久而不渝。平生砥礪名節。深嫉曲學阿世之徒。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盡其理。不肯少雷同詭隨。至其所以事君報國。則忠愛之誠。雖在下僚。不敢須臾忘廟堂也。嘗上書言事。議論剴直。無所回避。公實嫻文辭。通武藝。而其志蓋在矯世人文弱武愚之弊。雖爲君子所稱。亦頗爲俗人所憎。是以其仕未達以死云。其於學問文章。孜孜不息。嘗患胸痛。讀易不輟。平居無事。喜爲詩。音節瀏亮。往往多雄俊奇拔之詞。一日與余談易。余迺舉同人卦爻。以指示其象義。公實欣然有會於其心。又與其友論富國强兵。遂及近功小利。傷風俗。喪廉恥。則慷慨激烈。形乎顏色。居數日。遽聞其訃。吾黨之士。莫不驚歎痛惜。既而其義子及親舊相會。葬公實于城南酒門原先塋之次。屬余以墓銘。余嘗爲公實銘其父之墓。論次家世。故今不復詳敍。銘曰。

才兼文武。不獲撫仕。用捨有時。奚獨悲子。天不假年。一旦溘焉。未及知命。
窓絕韋編。嗟我同人。誰與樂群。神遊帝鄉。魄歸酒門。子壙余銘。有知斯欣。
壽夭何論。不朽者文。

祭文

祭高山處士文

寛政六年甲寅三月

維寛政六年歲次甲寅三月戊子朔越十一日戊戌水戸藤田一正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上野高山處士之靈曰嗚呼吾與子別一日三秋豈圖不幸自遭大憂孤廬泣血再期未周側聞處士暴死西州如夢如覺驚嘆不休每一思之令人病悸喪既除服閲月凡四乃始取酒祭哭爲位嗚呼子奚以而暴死邪豈誠有不能已而已邪將得已而不已邪獨不聞夫先哲守身之義邪假使不啓衾易簀以全歸何爲乎割腹屠腸以就死西海與東海風馬莫及傳聞之紛紛曷免異議人非堯舜誰能盡善嗚呼子乎吾悲其處變惟子供養王母兮侍湯藥而不倦服喪廬冢三年兮實今世之所鮮兄弟之異撰兮奈人心之如面既無棣蕚之聯芳兮嘆鶺鴒之在原其於祖妣孝敬斯至豈獨同胞友愛莫存噫彼小人好成人之惡兮爰罹鄉議之愈喧遊四方欲償志桑弧兮宅一區寧終身田園嗚呼子有顏乎匡章自痛吾賢之非孟軻禮貌交接欲雪他日之寃獨行異調固非時俗之所能和況乃生死之殊路千秋邈乎隔山河昔予從師宦學於江戸始得與子傾蓋而晤言久想像倜儻之高節忽激昂

奇偉之盛論。吾何以辱大兒忘年之交。獨愧禰衡之偃蹇。疾則餽藥。歸送行。子之東。又顧余門。上堂拜親。已數歲。音容在目。弗可諼。嗚呼。子夙懷高尚之質。兮有慕乎魯仲連之爲人。排難解紛。雖非戰國之策士。輕世肆志。庶爲太平之逸民。能知尊王而賤霸。豈當年之不帝秦。橐中之裝無一錢。而彈蒯緱以問津。書纔足以記名姓。而劒有餘乎防身。身非有爵位於國。不仕而乃心　朝廷。聞亦狄之蠶食北陲。而窺兗　神州兮。恐其後世爲害天下蒼生。上下宴安。方耽鴆毒。兮。子獨慷慨。不受命以私行。陽爲浪客。而漂遊山水。兮。陰欲爲國家。偵探虜情。期使衣冠禮樂之文物。不變於被髮左衽之蹣跚。豈云封侯萬里之外。以取一身富貴之榮。杞人憂天地。而嫠不恤緯。不知者誣以狂名。一別之後。杳無消息。或傳其由北海。直入帝京。豈關防嚴禁。不能得其要領。邪。抑黠賊潛謀。未有狡計之見其形。志士憂世。瞻言百里。有識慮之深長。偸惰自喜。取快一時。乃愚人之常。爾後三年。果有北使之事。叩關欵塞。而請互市搉場。既已甘言重幣以誘我。加之虛聲恫喝以誇其富彊。彼將還玩我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何我國勢陵遲。而威武不張。不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兮。遂使醜虜輕視我東方。廊廟豈乏獻策請纓之士。徒使草茅之人投筆而心傷。當是時。子其何在。倚劒而望子於長天之一涯。它日國家或得子而用之。視死如歸。赴水火。而不辭。當使懦夫立敵愾之志。不俾古人專蹈海之奇。嗚呼。晝夜之道。死生亦大矣。太山鴻毛。輕重各有其時。羞惡之義。根於天

性乎。行道餓夫。亦猶不屑來食之嗟。唯豪傑之士。能有忍而成大謀乎。出胯取屨之辱。皆爲之而不疑。惟子羈旅。備嘗險阻艱難乎。千辛萬苦。其語誰。鹿島之行。筑州之寓。皆有屈伸以拂亂心思。惜夫。不能以身殉君父之急。空伏劍鋒。以與鮑焦之徒同歸。臨絶從容。謝天下之人乎。萬里聞之。令我心悲。英魂招而不返乎。仰彼白雲而神馳。耿耿寂寂之間乎。猶見其雄偉之氣與魁岸之姿。吾既不欲作兒女子態。而弔子乎。臨風悵然。猶不覺涕淚之相隨。感念疇昔。寄哀一奠之詞。惟子有知。髣髴來擧此巵。尚享。

告文

告文恭朱先生文

代立原先生作。享和元年辛酉六月

維享和元年。歲次辛酉。六月□□朔。越五日□□□□□□□□□遣史臣立原萬。敢昭告于文恭朱先生。曩者我　大將軍。聞吾先君　義公。嘗有志於建學宮。諮訪先生。以明國制度。先生暗記默識。細大不遺。口講指畫。以誨梓人。摸倣本式。約而小之。殿堂廊廡。莫不悉具。其所刻木樣。藏在水城府庫。有旨求觀。乃敢呈覽。適會其命。有司更新昌平坂孔廟。專據先生遺式。造大成殿。亡幾。土木竣功。輪奐可觀。於是。　大將軍枉駕彷徨。嘉制度之始備。

嘆義公之用心。執政傳旨。用相褒諭。是則斯文之大慶。非獨弊邑之私幸。伏惟。先生學德之隆。名節之全。實爲吾　先君師。其所以使　先君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者。啓沃薰陶。蓋亦有道。至如博物巧思。特其緒餘耳。雖然。先生既去西土。而蹈東海。固不求聞達於當世。而興學設教。國家大典。深有望於　本邦。則今日之事。亦先生之所樂聞。爰陳羞酌。敢伸虔告。尚饗。

題跋

書古玉圖後 寛政七年乙卯九月廿八日

右對馬國住吉神祠神寶古玉圖一紙。浪華兼葭堂所藏。土佐人苅谷良藏傳寫。東遊之次。携以示吾友高野子隱。余頃獲之子隱許。而寫錄以弄焉。據圖。玉皆青色。貫以赤絲。其狀頗類念珠玉之如短管者。累累乎相連百數。左右兩行。大小相稱。其長三尺。又有横相連者。凡三處。其管玉比左右稍小。皆統以勾玉。勾玉凡八。如鉤而有孔。可以相貫。其上可以嬰頸。其中可以當胸。其下可以當腰。蓋古之神人所製作以飾其身者。上世君臣皆用之。所謂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也。八坂者產玉之地。因以名。玉其色青。故亦云青八坂瓊。五百箇者。稱多

之辭。御者貴之之辭。統者統也。謂玉玉相連。有勾者以統攝之也。先是或有獲勾玉者。徒知其上世所寶。而不知其爲何用。余引古志。畧語其概。然以其久遠無徵。不之信也。今觀此圖。則了然不疑。費辯說矣。其有資考古者之發明。豈淺少也哉。余以是歲夏四月。遊京畿之間。過浪華兼覆堂。勞與好事者相識。因得見所謂勾玉者。其形大小。其色青玄。不可得而一。蓋所從獲之異也。最後得見勾玉統管玉。如此圖者。但其質差小。而其數亦少耳。其絲已朽。易以他絲。問之則云。大和人有掘三輪山地者。獲之其土中。舉以歸我。坐上有京人。爲余說曰。三輪之山。上世大己貴氏居焉。是子之所素聞。其山中祠宇。唯有展拜之處。而無棲神之室。是子之所親見。蓋當時就墓致祠耳。是以穿其地者。往往得古人殉葬之具。實數千百年物也。至乃有奸民故爲發掘。以取勾玉射利者。是可嘆也。既而兼覆翁出一大勾玉。以相示。其質粗。其色玄。曰。是出流球。流球巫女祀神。掛其頸以爲飾。又聞。毛人亦有此物。謂之美須麻留。其象與周漢佩玉近似。蓋亦類耳。又曰。勾玉非天然而成者。古玉工所造。吾州有玉造郡。其它郡縣亦多有此名。皆古者玉人之所在也。余謂。詳哉其言之也。古人雖質。質而有文。古今邈矣。神州之內。既無能知佩玉者。而流球事神者用之。事神貴不忘本。卽古之遺象也。毛人呼爲美須麻留。卽古言謂御統也。不意。此物遠徵諸海外屬國之蠻夷。古人有云。禮失而求諸野。豈不信夫。夫對馬亦西鄙濱海之地。神明之寶能存。此古器尤爲可貴焉。余嚮過兼

葆堂。親觀古玉。而未覩斯圖。時方倉卒。不遑模寫眞象。歸後憾之。今獲斯圖。因附記其末。

太山題辭帖跋

寛政八年丙辰三月十九日

客歲余從伯時先生。西游京畿。五月五日。先生與二三子。登金峯之嶺。題名石巖。余時病。不能執杖屨。以隨焉。意甚憾之。徒撫其題字摸本。惆悵耳。越七月東歸。塗經富嶽大麓。因得窮所謂海內不二之勝。凌雲關。窺石室。半夜起坐。倒視海日。黃雲紅霞。奇態萬狀。雖泰山日觀。亦何以加之哉。振衣長風。晞髮扶桑。飄然有狹宇宙之意。餐蓮峯之凝雪。飲玉井之清泉。不復知形骸爲何物也。於是乎金峯之憾。洒然以釋。唯恨不能豫具筆墨。請先生題名。如金峯游。使千秋之下不泯泯耳。還家之後。尙悔此事。先是。岩田生嘗請先生。臨晉唐以來數家法書。大抵皆備。獨缺蔡忠惠體。一夕持素絹以請。先生乃就宋四大家帖中。倣其泰山題字。如石以授生。生大喜。與同門生吉田子有。速刻之。子有夜操刀不寐。達曉以竣功。亦可謂奇矣。夫忠惠之書。自歐蘇二公。已稱其獨步當世。本朝第一。而最善行體。後之論者。竟莫能易也。余素不學書。未知先生之書。於蔡氏何如也。然其自惜而不妄書。與夫世人之傳寶之者。不減蔡氏。則非獨余言之阿好也。其不臨忠惠它書。而特臨此帖。豈亦有慨於心邪。今觀此帖。所謂金光驚耀。海色播動。瞻望鄉國。不知何所。令人有薄榮遺世之意者。先生於富嶽之游。

已領其趣。精神所寓。落筆輒妙。不亦宜乎。展閱之次。追憶舊游。恍在心目。眞一快事也。暇日手自裝潢。敬書其後。寛政丙辰三月十九日。藤田一正題于幽谷書屋。

武藝傳系跋

昔人有言。源遠而末益分。今之武藝是已。我水府之建也。幾乎二百年。先師所傳。子弟所習。兵法軍禮。以至射御刀槍諸技。各立門戶。別爲數流。有志之士。欲溫古而知新。莫窮其淵源。可乎。小兵衛岡本氏。夙嗜技擊。既專攻而深造。餘力所及。又旁搜而博稽。乃述爲此譜。水府武藝之傳。開卷了然。如指諸掌。何其勤也。北郭藤田君子師。覽而善之。客歲冬。以大番頭。祗役江戶。齎至藩邸。獻之公。公亦稱善。迺命侍臣。繕寫一通。置諸座右。聽政之暇。閱士人武藝。時或繙此譜。以問其教師。教師未嘗不驚服其詳審云。北郭君既歸自江戶。一日以示余。需跋其後。余書生也。何知武事。然竊謂。百家衆技。各有一長。兼而存之。擇而用之。兵斯强矣。若乃狗嗜好之偏。黨同伐異。執一廢百。君子惡焉。今斯譜也。於諸家。不敢妄加取捨。衆流別派。悉敍淵源。水府武藝。於斯乎盡矣。岡本氏之功。其可沒哉。

書妙霞臺記後

文政八年乙酉八月

右妙霞臺記。玄龍老人長尾君。未致仕時所作也。老人嘗營別業于常磐之鄉。獲妙霞臺而酷愛之。求詩若文於一時有名之士。屢亦造余廬而請焉。余辭以未觀其地。蓋長尾氏之別業。距城市甚遥。而隔以松樹竹林。有塵外之趣。其地高敞。可以覽觀江山之勝。宜乎。其欲託諸文辭。以傳後人也。昔余謁　欣山公子於南郭之第。時老人及鬼谷子在座。談笑之餘。約擇美日。邀　公子及余輩。往游其地。既而不果。追憶舊盟。屈指既十餘年矣。　公子告老。老人謝事。余與鬼谷。集會亦稀。遇暇天之恰良緣。而聚散之無常。不得相與登臺。游目騁懷以稱快也。嗚呼。老人方其少壯時。抱才求試。不爲無意當世者。余未敢謂之神仙中人矣。然好學讀書。頗殊乎時流。平生有山水之癖。且通本艸家之說。採藥獨往。足跡殆遍於四方。行年七十有六。氣力不衰。健步猶如少壯人。飄飄然欲挾飛僊而遨遊。其或得餐霞之術也歟。頃者老人裴臺記及詩文爲一卷。寄余書。其後。老人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爲之書。

雜

讀四家雋（天明八年戊申。三月。時年十五。）

文章之法。六經無以尚焉。而蘊奥奇崛。秦漢久矣。而爾雅麗。則今之言文章者。於唐則韓・柳。

於明則王李。或傚其達意。或學其修辭。余以爲。達意而修辭。修辭乃達意。語曰。辭達而已矣。傳曰。文以足言。豈不其然乎。蓋韓柳師旨而不師辭。以羽翼斯道。其識偉矣。王李視古修辭。務就雅馴。然鉤棘以爲文。其見淺矣。其不及韓柳也遠矣。今之言文章者。必稱韓柳王李。無所軒輊之。何哉。或曰。韓柳變化。不測如神。其龍蛇耶。王李華麗。敷陳盡美。其錦繡耶。龍之升降。風雲相從者。韓子有焉。蛇之屈伸。首尾俱至者。柳子有焉。錦之裁製。文采烱然者。王氏有焉。繡之補綴。黼黻燦然者。李氏有焉。其言之是非姑置焉。苟傚龍蛇之變化。神則神矣。升降屈伸。有時乎窮矣。苟學錦繡之華麗。美則美矣。裁製補綴。有時乎疏矣。譬猶畫虎而類狗。刻鵠而類鶩。在自擇之耳。韓柳矯齊梁之弊。而無侏離之累。王李祛宋元之習。而有鉤棘之疾。則其巧拙可知也。或云。韓柳王李易地則皆然。吾未之知也。若夫視彼矯枉過正者。而譏之。奚以異乎聞饐而廢食者哉。雖然。文章之法。取旨於六經蘊奥。取則於秦漢爾雅。則達意修辭。在此而不在彼。亦奚以竊竊乎。句傚韓柳。字學王李之爲哉。

私試策問

與原小宮山二君約。設期日。會讀古書。日各互出策問一篇。以試之。傚仁齋先生同志會私試之例云。　天明八年戊申十月。

問。王制。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周之東遷也。王者之迹息。而詩亡。及至孔子之時。其所存者。大數不過三百焉耳矣。孔子論次之。於是乎雅頌各得其所。司馬遷曰。古者詩

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然而孔子嘗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又曰。誦詩三百。孔子信而好古。豈以其所刪爲定數乎。其不然也審矣。孟軻氏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亦足以徵也已。夫素絢・棠棣。孔子所誦咏也。而其他傳記所載。逸詩頗多。而皆不與於今之三百篇之數。抑孔子之所刪。□(脫カ)而司馬遷之說是乎。則孔子嘗誦之以誨人。何也。請聞其說。

對問

天明八年戊申十月

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之方盛也。諸侯之國。蓋千八百焉。假使一國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然武王克殷。數年而崩。自昭・穆以降。寖以陵遲。平王之東遷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以是言之。巡狩之典。盛行于天下。其唯成・康之間乎。由成・康至於孔子。數百歲。古詩之亡。亦何疑乎。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不其然乎。及至孔子之時。詩之大數。不過三百焉。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又曰。誦詩三百。使四方。可以見已。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此詩恐未必然也。雖然。孔子刪詩。其說尙矣。古者詩存於人口。不載於簡。故古書多曰誦詩。而不曰讀詩。爲是故也。孔子始載諸簡。故謂之刪。且詩雖亡矣。衆篇之中。豈無一二重複煩亂乎。謂之孔子刪定之。於義無害也已。至其謂之取可施於禮義。則謬之大者也。按。左氏記季札觀樂之事。國風之數。與今所存不異矣。由是觀之。國

風無吳・楚。孔子以前既然。孔子刪詩。因其當時所存者耳。不必深求其義而可也。鄭康成以爲棄吳・楚夷狄之也。夫風詩之用。先王之所以風天下也。吳太伯之後也。其受封蓋在周之初。楚熊繹之國。成王賞封之。周禮。韎師掌教韎樂。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是先王經世之志也。況吳・楚二國。轍迹所至。夷狄而棄其詩。豈先王風天下之意乎哉。或曰。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夫子刪而去之。蓋吳・楚爲夫子所刪去也。此其謬甚於鄭氏。以法戒論詩。非古也。且夫詩先王之教也。而居四術之一。豈孔子所得而私之哉。其意以爲。當時國風。猶存吳・楚。而夫子以己意。刪去之。大非孔子好古之意也。且國風無吳・楚。孔子以前既然。左氏足以徵也。則其謬不辨而明矣。若夫楚尤大國。稱多文人詞客。此戰國之事也。何可論之於孔子之時乎。況屈・宋騷賦。繁冗重複。比之古詩。大有逕庭焉。孟子譏楚人。爲南蠻鴂舌。傳稱。吳人斷髮文身。可以槩見其風俗已。雖然國風之詩。未必皆播於樂。大史之陳之。亦不無潤色也。則其言之侏離鴂舌。固不足病也。乃知非吳・楚未始有詩也。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千八百之國。僅存十五。其所亡者。豈啻吳・楚而已哉。國風無吳・楚。孔子以前已然。左氏足以徵也。不必深求其義而可也。

私擬對策

天明八年戊申十月

臣聞。明主常以天下爲憂。故無憂。暗主不以天下爲憂。故有憂。孔子曰。無遠慮。必有近憂。是之謂也。伏惟　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民父母。油然發明詔。問天下戶口多寡。貢賦息耗之所由。將以承　先帝餘烈。置天下於泰山之安也。天下之仰之。猶大旱之望雲霓也。臣某草莽孤臣。才質愚魯。經術謭陋。何以對揚丕顯天子之明命乎。且　朝廷之盛也。公卿百執事存焉。臣復何言。雖然。臣所學者。仲尼之敎。而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也。臣幸當　陛下大開言路之時。得以試其所學。以補治萬分之一。是所願也。臣敢不盡言。芻蕘之議。聖人察焉。狂夫之言。明主擇焉。願　陛下熟察。策曰。世屬治平。則戶口逐日而繁。職貢追年而豐。此其常事也已。又曰。頃閱戶籍。減於先世者。十之三。臣竊以爲。未必盡然也。蓋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也。故物盛於此。必衰於彼。盛於彼。亦必衰於此。天下之廣也。人類之夥也。惡能規規焉較其多寡哉。故減於先世。十之三云者。恐　陛下舉彼而遺此也。然　陛下欲審較戶口之多寡。則戶部之吏存焉。此乃有司之末務。非　陛下之所以宜勞思也。但其思所以殖之。此乃　陛下之急務也。蓋百姓免乎兵革。四方無事。幾乎數百年矣。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消長之理。自然之數也。則天下戶口。稍減曩時。亦未可知也。欲觀天道之應。莫若速修人道焉。天工人其代之。　陛下爲皇天子。爲民父母。宜思所以殖之之術也。戶口之所以減。亦多端矣。然其大略有二焉。民無常產。離散四方。一也。官之餘夫之養。民生子而不育。二也。世屬治

平民捨本趨末。國多游民。一人耕之。十人食之。凶年飢歲。餓死相半。二也其殖之無他也。仁政而已矣。昔者堯有九年之洪水。湯有七年大旱。而民不離散者。以其行仁政也。仁政之效。豈不較然著明乎哉。故不由聖人仁政。而欲以小慧治天下。非臣所知也。苟無仁政以爲之本。賑窮乏。緩徭役。亦何益之有。若夫貢賦不豐。財用不足者。亦民無常產。故也苟憂之。則在富民而已。在薄稅斂而已。然上度不儉。則不能薄稅斂。爲其國用不足也。是故古者聖人必尙儉。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雖尊千乘之國之術。亦可以治天下也。有司務乎刀筆之末。而不知國家大體。大倉之米紅腐矣。御府之錢貫朽矣。然後以爲國家之富也。掊克聚斂。無所不至。如百姓之飢寒。則恬不之省。殊不知天下乃　陛下之天下也。天下之民富。則　陛下亦既富矣。何必米腐錢朽。然後爲富哉。有若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豈不其然乎。故貢賦之事。雖有主稅之吏。而存焉。宜與議大體者。論天之也。不宜與有司議之也。既庶且富。然後可以教也。庶富教之序。孔子之至訓。遵守之可也。彖曰。朕雖不德。政令不違。治體不過。賑窮乏。緩徭役。一從舊法。其何以致之。伏惟　陛下聰明叡智。固非群臣所敢及。方今戶口之多寡。貢賦之息耗。如關於天運。然也。然寬己而責人。非古之道也。而況天乎。臣竊爲　陛下不取也。治天下之道。譬諸作大廈。　先王經營之。　後王修飾之。梁棟夏屋。歷數百年而不傾敗者。由後人之繕治之也。治天下亦猶是也。有人於此。

其先人作爲大廈。歷數百年而不繕治之。遂傾敗矣。其人曰。我居處宮室。開闔門戶。一仍舊貫。其何以致之。人之不笑之者幾希矣。今也　陛下曰。賑窮乏。緩徭役。一從舊法。戶口之減也。貢賦之耗也。其何以致之。恐類乎此。　先王既經營之。　陛下宜修飾之。蓋曩時民始免於兵革。服於耒耜。既幸矣。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何暇問稅斂之厚薄乎。當時雖欲行仁政。亦因一時之權宜而爲之。什一之制未立。掊克之吏。亦從而聚斂之。此百姓之憂也。且世屬治平。民好遊佚。力耕不及乎曩時。稅斂稍重於古昔。游手者衆。而務本者寡。是其所以貢賦不豐。財用不足也。秦始皇古之暴君也。尚能抑末務本。古之人主。皆有見乎此也。時之移也。勢必從之。時也。勢也。政之要也。不可不察。　陛下一以依舊法論之。恐非也。惟以聖人之制爲準則。庶乎其不差矣。臣某草莽孤臣。不知忌諱。敢陳所聞。願　陛下少留意。臣某死罪死罪。

對原子簡問 天明八年戊申十月

承問天道之事。余未知人。何能知天。雖然。請嘗言其略。天之爲靈。其至矣乎。不可得而測焉。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古之聖人。謂其神之最尊者爲帝。謂其所以然爲命。禮樂政刑。皆象天而行之。易所謂聖人因神道而設教。是也。書曰。天道福善禍淫。不其然乎。孔子曰。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爲是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先王・孔子。豈欺我哉。古者稱天爲明明。爲昭昭。謂其至靈也。聖人之道爲然。夫以天道爲玄遠者。自老聃始也。虛無之說。固其家言。不足怪而已。然猶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後世理氣之說興。儒者或以爲天道冥冥。未必數數然福善禍淫。其所見之小。不如夫老聃。哀夫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孔子歸之於天與命。聖人敬天之誠。可以見也。若夫伯夷餓死首陽。顏淵糟糠不厭。盜跖以壽終。是史遷之所惑也。非遷之惑也。蓋此以漏其窮約之憤耳。今也反復論之。則無乃傚史遷之尤乎。伯夷餓死。古志無明文。姑置焉。顏淵夭死。盜跖壽考。於傳有之。福善禍淫之說。如可疑者。然。然皐陶曰。天工人其代之。由是觀之。天道雖至靈。不能不假手於人。假使顏淵・盜跖遇堯・舜之世。則其受命而興。不待教而誅也。必矣。周之衰也。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仲尼之至聖。不容於魯。陳恆之大盜。尚能得齊。何獨顏淵與盜跖哉。然而顏淵流芳萬世。盜跖遺臭千載。自今觀之。皆命也。若乃以聖人之教。爲如釋氏所謂方便。則無忌憚之甚也。天命與聖人之言。君子所畏也。可不慎歟。聖人以神道設教。不啻使人信之。亦自信也。理・氣之說興。而後聖人設教之意荒矣。書・易可疑。孰不可疑。諺云。道不同。不相爲謀。不知其所學者何道。其所師者誰氏。苟不學聖人之道。師孔子之教。則諄諄辨之。亦何益矣。如有篤信好古之志。則於斯說。或有少取焉云爾。

讀古文孝經孔氏傳。

天明八年戊申十月二十七日

孝經孔傳之行於本邦也久矣。在昔之時。既著之於學令。自中葉以來。學校衰廢。博士家猶守而不失也。近世人人。稍知尙古學。自享保中。太宰德夫特表章之。盛行於世矣。余初讀太宰氏所序。曰。傳尙書者爲學士・大夫也。故不盡其說。使讀者思而得之。傳孝經者爲凡人也。故丁寧其言。以告諭之。此其所以不同也。夫傳尙書爲學士・大夫。是誠然。孝經之爲書。雖兼說五孝之說。本爲論先王化天下之道。而發焉。安國傳之。何以知其爲凡人哉。其體與尙書傳異。固爲可疑焉。於是乎反復讀之。其疑益甚矣。安國序曰。及秦始皇。焚書坑儒。孝經由是絕而不傳也。至漢興。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八章。文辭多誤。博士顏以教授。後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於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云云。據之。則自秦以來。孝經失傳。而武帝卽位之初。河間王始得今文孝經而獻之。於是。始有孝經也。其後古文者出也。又曰。今中祕書皆以魯三老所獻古文爲正。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漢先帝發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夫安國武帝時人。其稱先帝。謂武帝以前諸主也。今文孝經。至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則武帝以前諸主。何以得觀其書。而稱其辭哉。其齟齬如此。今中祕書云云。今也者。指武帝時。則其稱先帝。又何更須著漢字。益

似後人之辭。安國居其世而言其事。當不若是其牴牾也。劉炫以爲。漢先帝發詔稱其辭者。非河間王之所獻也。河間王未獻之前已有今文孝經也。安國曰。昔吾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誼。時學士會云。出叔孫氏之門。自道知孝經有師法。是其證也。是誠奇說。然如其說。序中文意不屬。亦不可從也。且夫叔孫通一代儒宗。言聽於漢廷。苟有傳孝經。則何以不獻之於天子也。若建元以前已有孝經。人主得覩其書。而稱其辭。則何煩河間王之獻哉。余竊疑安國之傳。已亡於梁。今所傳者。蓋陳隋間人擬作也。先儒以爲劉炫僞作。然　皇朝所傳。有其所著古文孝經直解。夷考其旨。非炫自作也。要之。序中歷敘安國時事。及伏生叔孫氏之事。其欲使覽者信之也。更按傳文。其體補綴諸書之語爲文。語勢卑弱。西漢傳體所無。其可疑一也。其所傳不止訓詁而已。諄諄然言其義理。不堪繁冗。亦西漢傳體所無。其可疑二也。傳中所解。旁及支節。如解仲尼之字。而及命名之義。解曾子之名。而及其父曾點。經文引呂刑之語。而傳解呂刑之所由起。大似後世注疏。亦西漢傳體所無。其可疑三也。若夫傳中訓詁之紕繆頗多。請舉其畧。傳曰。閒居者。靜而思道也。侍坐。承事左右。閒道訓也。閒隙之時。謂之閒居。凡賤者於尊者。謂之侍坐。因仲尼閒居。曾子侍坐。遂論孝道而已。遽作此解。可謂泥矣。傳曰。至德孝德也。至德本謂德之至者也。何必孝德乎。論語泰伯至德。周德至德之類。可以見已。按周禮。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至德孝德之別。不竢辨而明矣。

傳曰。孝生於敬。敬者寡。而說者衆。故謂之要道也。蓋本諸廣要道章也。然要道本謂道之要者也。何必孝道乎。蓋非其人。道不虛行。先王有至德。而行要道也。其所以行之。莫先於孝。故曰。教之所繇生也。至德要道。槩謂之孝。失於字義也。經曰。以孝事君則忠。傳曰。孝者子婦之高行也。云云。此補綴管子之語爲文。本文言士之孝於親。可以移於君。而傳以子婦並言。可謂誤矣。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傳曰。治亦訓也。治豈訓哉。又曰。若乃蒞官不忠。非孝也。云云。此襲用戴記之語。然於本文無關係也。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臯莫大於不孝。此言三千之刑莫大於不孝之罪也。傳曰。不孝之臯。大於三千之刑也。三千之刑。豈外不孝哉。此失莫大之詰也。又曰。臯者。謂居上而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之比也。可謂支離也已。經曰。君子之敎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傳曰。君子亦謂先王也。君子·先王。豈同哉。又曰。蛟龍得水。云云。此取管子之文。語意不屬。且於本文無關係也。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言先王以孝治天下。制祭祀之禮。其至誠能使鬼神感格也。傳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則癘鬼爲之不神。不神者。不爲患害也。其精誠徵應如此。故曰通於神明。蓋本於老子。豈此章之誼乎。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安國作傳。豈其謬如此哉。雖然。古文之經存於今。賴斯傳之存。古訓之亡久矣。假令爲陳隋間人所擬作。亦間有不失古訓者。殊非後世諸家之倫也。校諸家之長短。斯傳固屬甲科。未可以廢也。疑其可疑。信其可信。是余之志也。

對都築伯盈問

天明八年戊申十一月

孔孟並稱。後儒無稽之言。軻之於孔子。豈若是班乎。物茂卿之言盡矣。按。太史公書列孔子於世家。孟子與荀卿同傳。其見可謂卓矣。然孟子之賢。固非荀卿之所及也。太史公以孟子因於齊梁。比於孔子陳蔡之厄。其尊之至矣。荀卿亦一賢儒。其學宗孔子。通禮樂仁義之說。則亞孟子者。獨荀卿而已矣。故亦同傳。夫孔子。軻所願學者也。荀卿下孟子一等。故以孟配孔者。非眞知孟子者也。以荀匹孟者。亦非眞知孟子者也。其能知孟子者。莫若太史公焉。若夫孟荀之傳。附淳于髡鄒衍之徒。此雖非二子之倫。亦各以其術鳴世者。姑附此。以見尊二子也。且也孟荀雖賢。未免乎爲戰國之說士。其時使然也。太史公微意。其在斯乎。陳仁錫不知之。妄謂。子長輕孟子。豈然乎。焦竑譏之當矣。宋儒性善養氣之論。發前聖之所未發。此自宋儒言之爾。周禮有造言之刑。故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是孔子之教也。諸子橫議。各成一家之言。聖人之道所以爲天下裂也。孟子之言。雖不必戾於先王乎。亦非孔子之舊也。雖然。時運之使然也。不可以獨咎孟子也。由韓退之而下。以闢楊墨爲孟子大功。此其欲以闢佛老。比孟子故也。此特孟子之一端耳。豈足以盡之哉。孔子之遺言。有得孟子而後明者焉。此學者之所以宜尊孟子也。其好辯之過。不無一二異乎孔氏之舊者也。亦拱璧之微瑕。豈可

掩其瑜乎。如稱之爲亞聖。非余所敢知也。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是尙友也。欲審知孟子之所以爲孟子。則亦宜熟讀其遺書耳矣。

春秋不獨魯史之名 寛政二年庚戌三月

春秋者。不獨魯史之名也。何以知其然。杜氏謂。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夫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凡邦國之史皆然。非直魯也。則春秋之名。亦其爲通稱。可知矣。左氏傳稱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在昭之二年。則魯史之名春秋。久矣。然使魯史專春秋之名。則左氏記事。不必魯云也。其冠以魯者。蓋別於他國之春秋也。晉語。司馬侯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夫司馬侯。申叔時。平公。莊王時人。俱在孔子以前。則其言亦必各指本國之史。而所謂晉乘楚檮杌。亦皆通稱春秋也。墨子書亦稱。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據此。由周而下。魯。燕。宋。齊。晉。楚之史。皆稱春秋。明矣。然則後世之史。如吳越春秋。楚漢春秋之類。以春秋爲名者。不可勝數。亦不爲悖其名矣。漢書敍傳云。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注。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得之。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擢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褒舊六爲

也。按。此亦通謂記事之書爲春秋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夫既一矣。則晉・楚皆有春秋。而乘也檮杌也。特其別名耳。然孟子主孔子作春秋而言。故其言不得不然。顧寧人日知錄云。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楚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小宮山君子實以爲。此言可疑。墨子書。固出於孔子作春秋之後。則其假魯史之名以稱之。或其然。然司馬侯・申叔時。乃是晉・楚之人。且在孔子以前。而其言既稱春秋。豈棄其本國之稱而遽用魯史之名乎。疑古者他國亦有此名也。愚按。宮君之言。可謂允當。且夫魯春秋。貴於他國之史者。以夫子特修之耳。墨翟非儒者也。何必假魯史之名。以稱周・燕・宋・齊之史乎。今檢左傳正義云。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修魯史所記。以爲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魯史。又云。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本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此則春秋不獨魯史之名。先儒已有成說矣。顧氏博洽之士。豈未之深考也歟。

送瘧文並引

寛政二年庚戌八月

余性善病。而嘗詫人以生不病瘧。今茲庚戌之秋八月。偶有疾。人誣之爲瘧。余辨其非。不聽。乃作送瘧文。

秋風之蕭瑟兮。固壯士所悲。霜露之淒涼兮。艸木離披。此生之多病兮。百症感而相隨。頭岑岑股生栗。凜凜乎若氷雪肌。奈何人之不察兮。謂之瘧鬼所爲。人亦有言。瘧鬼小徒。能病女子與孩兒。吾無似而狷介兮。蚤貽當世之疑。尙友大人與君子兮。復學先王之仁義。瘧邪瘧邪。胡於我。鬼乎鬼乎。宜速歸。勿謂吾室陋矣。百神呵護。在四維。深山之徑無人之境。東西南北唯爾所之。鵠車草履何須送。來往之塗爾自知。幽谷居士戲書。

爲學對 並序

寛政三年辛亥四月二十四日

辛亥之夏。蒙召至公所。公命試作勸學文。一正伏思。勸學乃爲人師者之事。而非一正輩之所宜也。苟非德成道立者。其孰能之。雖然。君命至重。不能固辭。敢忘固陋。畧述所聞。作爲學對。

蓋聞。有道斯有教。有教斯有學。學也者。學君子之教。以求至於聖人之道也。自大賢滅息。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人異道。家家殊教。於是乎異端邪說。紛然蜂起。而學不復古矣。古者大學之爲教。上自天子之元子。下至凡民之俊秀。其所學者。莫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故

禮樂之術。仁義之化。舉而錯之。無所不行。上之所以養士者。將以成德達材。供國家之用也。下之所以爲學者。將以學古入官。輔治平之功也。由是觀之。君臣上下。雖其所職大小各異。而其所謂學者。豈有異道乎哉。其或外乎此。而語學。則與夫異端邪說。奚擇矣。記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苟先末後本。不知終始之序。則雖日誦萬卷之書。其得免乎玩物喪志之譏者幾希。孔子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斯言也。其爲學之本與。大學之教。條目之詳。先儒既有成說。若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謹對。

蚌石硯銘

寛政三年辛亥十月十七日

我　公燕居。偶有近臣以一異石進者。其爲物也。沙土凝結。化而爲石。徑四五寸。上殼下豐。蚌殼嵌焉。頗凹可以貯水潑墨。所謂天硯者。不復假斧鑿矣。　公覽而奇之。問其所由得。乃岩手村孝子音吉之父某舊物也。時　公方讀孝經。審其爲孝子家珍。則愈益異之。乃命寘諸左右。蓋物之相感。有自然者。不可誣也。夫音吉之家。世以善良稱一鄉。而至音吉。孝子之名。籍甚四方。　公嘗引見。而加褒諭。固已榮矣。今也其父愛翫之具。得供　國君文房之用。孝子之喜可知也。嗚呼音吉。纔躬行匹夫之孝。而猶能得揚名顯父母。我　公治國。不侮鰥寡。不失士民。以能守諸侯之孝。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斯硯也。勸戒所存。

雖比古人侑坐之器可也。豈玩物喪志云乎哉。公命吏臣一正作銘。銘曰。

研乎研乎。筆墨是利。爰獻我　公。永爲珍器。仁漸義摩。文敎光被。豈弟君子。錫類不匱。

書飲酒自責

寛政七年乙卯九月二十四日

幽谷子多病嗜酒。自謂。吾善使酒。而未嘗爲酒所使。是以其飲也。一合亦醉。一升亦醉。莫能爲之量。唯意所適焉。苟非吾心之所安。歲月之久。口絕勺飲。美醞嘉肴。日盈我側。視與泥水糞土等。鄉人俗士。誘喻百方。皆辭以不能飲。彼亦見其恂恂似儒者。不之强也。及其良辰美景。無有事故。佳客至。親友會。賦伐木。歌蟋蟀。濁酒枯魚。以慰契濶。罄歡莫逆。頹然而醉。雖仙掌之露。大牢之味。不是過焉。若其閑居夜窓。據梧讀書。心會意領。尙友古人。千載之下。凜然覺有生氣。浮白引滿。下物不少。明月窺我。而清風戲我。猶且不知。況其它乎。幽谷子之使酒。於是乎始得其力。酒亦以吾使之有時。而不敢輕用。故甘爲吾用。不至激而因我。是當爲吾輩道。難與不知酒中趣者語。雖然。獨樂不如與衆共之。昔賢云爾。吾何獨得而不爾。適有客自遠方來者。其人醞藉有雅量。吾黨之士多慕之。皆欲誘吾就。故人家飲。吾心欣然已許之。而客亦莫之拒也。既飲。抵掌叩壺。神氣豪上。談鋒競銳。詞源爭湧。觴政緩急。主得而裁之。詩律寛嚴。客得而和之。浩浩而歌。躚躚而舞。蓋其始動也。酬酢已徧。杯盤畧盡。蠟燭見跋。金罍

懷恥忘貧主外形骸或有身倒玉山者或有夢遊華胥氏者余當其時兀然起坐攝衣襟澤劒首夜鴉如妬塞蛩如訴蓋其終靜也酣暢適意恐其樂極哀繼相扶而歸如是者屢矣其後數日頗知獲罪於禮法之士乃操筆自責曰汝孱弱疎懶無一藝名家唯以誦詩讀書爲業周公之酒誥衛武之抑戒其所素習爾箕是倦而麴糵是耽不亦畔乎忽功名而喜酣暢不亦愚乎能驅使狂藥以遣幽鬱之疾知其所憂非吾憂而善樂其樂疑乎近智矣獨與雅客良朋俱而不肯與俗人飲疑乎守介矣吐露肝膽不修邊幅何其達也不評論時政不臧否人物何其愼也周澤三百六十日一日不齋醉如泥孔覬二十九日醉勝它二十九日醒是酒中亦自有周孔而非儒者之所訓不得使汝藉口朝不廢朝莫不廢夕公旦之典禮惟酒無量不及亂尼父之家法而善戲謔不爲虐卽是有妻君子之風非酒徒之私言汝其庶幾乎夫愚而畔罪在不赦然達而善愼亦君子之所宜議況其近智而守介頗遵賢聖之典刑乎此疑獄眞不決之公案也今欲文致之罪則汝儒者也恐其反以文亂法不如請之客而決之客曰參互同異始盡其情且使吾輩人決之乎旣已吾輩人與吾同惡能決之且使不知酒中趣者決之乎旣已不知酒中趣與吾輩異亦惡能決之然則終無決乎吾雖醉鄉之徒請嘗斟酌而議其中幽谷子自謂善使酒而不爲酒所使誠非虛語人亦有言稚子弄影不知其爲影所弄以是論之則幽谷子亦不得爲無罪矣

周禮毒藥說

寛政十三年辛酉正月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鄭玄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按此孟子引書之文。而鄭玄不直引書者。今所謂古文尚書。晉時始行。鄭玄尚未之覩也。）近世大儒物茂卿。引此以解論語季康子饋藥。夫子不嘗之章。而醫人好奇者。狃聞其說。遂創爲古方家者流。謂疾醫之業。非專用毒藥不可。妄庸之徒。一意攻擊。其病雖除。其人亦隨而斃。故時人有古方善殺人之諺。不意。二王之後。周禮再流毒于世也。（王莽搉酒。王安石行青苗法。皆引周禮爲口實。）以余觀之。此不善讀周禮之過也。夫醫師衆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之長。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廿人。猶後世尚藥局也。其職固云。凡邦之有疾病者。死傷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則上文所謂聚毒藥者。迺以供疾醫・瘍醫之事也。藥則疾醫職所謂五藥。（注云。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毒則瘍醫職所謂五毒。（注云。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總而曰毒藥。其不言五者。從省文也。以毒藥爲五毒五藥。不獨余臆說。昔人亦有此解。（頃閱清人姜兆錫周禮注。其說既已如此。明儒柯尚遷周禮全經。頗有發明。其解毒藥亦已及此。否。余偶忘之。它日當加點檢。）余請更詳其說。康成以爲藥之辛苦者。雖與良藥苦口之談。相類。（古書。良藥苦口。或有作毒藥苦口者。）然下文明言五藥五毒。則不可從也。假如典婦功之職。爲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而典絲職曰。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鄭司農云。良功絲帛。）典枲職曰。及獻功。受苦功。（鄭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典婦功統之。則曰。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

非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鹽謂分別其緣帛與布紵之粗細苦良即典絲之良功典枲之苦功皆省文五毒五藥丙言毒藥也）疾醫職曰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瘍醫職曰。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醫師之職統之。則曰聚毒藥以共醫事。例以苦良之爲良功苦功。斯可以證其爲五藥五毒矣。古人命名。各有其義。均之草・木・蟲・石・穀。自其可以攻之而言。則爲毒。自其可以療養而言。則爲藥。故瘍醫職掌脰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則備有五毒五藥。而疾醫職掌萬民之疾病。則言五味・五穀・五藥。而不言五毒。可以見已。今之古方醫。動以周官疾醫爲口實。而不知本職實無五毒之文。可發一笑也。

右余偶讀周禮。因考究及此。嘆世無精細讀書之人。然余不學醫。未知其說於醫事當否何如也。聊書呈　南陽原先生。

傳

安藤直次傳

安藤直次。參河人也。初稱彥四郎。藩翰譜。諸士傳畧 又稱彥兵衛。太閤記。秀吉譜。諸士傳畧 後敍爵。號帶刀。秀吉譜。藩翰譜。諸士傳畧 祖太郎左衛門尉家重。始委質岡崎殿。廣忠主 歷仕 東照宮。父木工助基能。以旗奉行。戰死于三方原。直次年甫十七。從軍姉川。疾鬪却敵。多獲首級。由是著名。累有武功。諸士傳畧 藩翰譜。

長湫之戰。挺身揮槍。刺梟將池田勝入。而斃之。永井直勝從後來。獲其首。直次徑進。斬勝入子之助。我軍凱旋。老人雜話。藩翰譜注引中忠兵衛記。按。太閤記。言安藤彥兵衛尉刺勝入。而斃之。永井右近來取其首。而不言直次又斬之助。秀吉譜。言永井直勝鑠殺勝入。得其首。時安藤直次。斬紀伊守之助。而不言直次先刺勝入。其互有詳畧如此。攷老人雜話。直次首先刺勝入。見其爲法師裝。不知其爲池田也。意謂。獲首無委之而去。遂與之助鬪。斬之。於是。永井右近來取勝入首。適誇其功云。○諸士傳畧曰。長湫之役。東軍前鋒。疾鬪却敵。西軍將池田父子。森長可。堀秀政。還與我中軍挑戰。直次迺令士卒放鳥銃。擬身犯敵。時森長可中銃而倒。直次進欲擊之。然猶未知其爲森也。以爲。彼已被創。擒之非勇也。讓諸我兵繼進者。而去。更追敵在前者。黑母衣之兵數十騎。成群。直次突進。意氣甚銳。不少沮撓。敵曳兵而遁。時井伊直政與敵戰甚力。直次欲撓之。見其既能拌敵。勸之收兵。池田之助聞父勝入戰死。馳而赴之。直次鑠殺之助。又刺敵兵一人。獲其佩刀。直次所提槍適折。以其所獲刀。與傍人之槍相易。又戰獲敵首。及晚。全軍而還。小幡山

直次以一日而殺敵將二人。藩翰譜。諸士傳畧 大被嗟賞。賜爵從五位下。諸士傳畧 及東照宮稱大御所。直次在駿河。與本多正純上野介 成瀨正成隼人正 共執政。藩翰譜。國朝舊章錄。諸士傳畧 紀伊殿之始封遠江也。大御所命直次。爲之傅相。藩翰譜。諸士傳畧 而其與聞天下大政。猶尙如故。駿河土產。諸士傳畧 先是。橫須賀城主大須賀忠政出羽守 卒。子國千代後更名忠次。號松平式部大輔 嗣。以其在封域之中。爲附庸于遠江。國千代尙幼。迺令橫須賀群士受制於直次。及後國千代續封榊原氏。徙館林。大須賀氏絕。其士遂留仕遠江。而仍隸直次部下。諸士傳畧 初直次賜食邑於橫須賀。居十餘年。與成瀨正成

等。侍。大御所。大御所從容問曰。二三子。各領萬石之地。其治邑何如。正成對曰。臣等皆既忝賜萬石。獨直次財五千石耳。大御所驚謂直次曰。嚮我誤以爲。橫須賀之入萬石。故以授汝。汝與同列俱。以閥閱之勞。賞賜封邑。何渠可不若彼輩。而汝不怨不慍。以至今日。無幾微出於言面。忠厚之極。令人自愧。遭命有司。益五千石地。計其十餘年間邑入。悉輸諸其家。是年收租。殆四五萬石。直次由是頓富。武將感狀記 大坂冬役。奉兵從。遠江殿而西。時奉命。屢詣。大御所軍。定軍營法令。夏役。又奉命。總裁軍事。以橫須賀兵多。驍勇。合其家兵爲一隊。以充。遠江殿前軍。五月七日。直次馳馬。往來諸陣。傳。公之令。勉勵將帥。指揮士卒。遂與井伊直政軍。奮發追敵。時直次長子重能彥四郎戰沒。從者來曰。彥四郎死。直次曰。男兒死戰場。固所期也。猶尚麾衆而前。重能遺骸。委棄路上。從者以告。直次不顧曰。以飽狗犬耳。竟破敵而還。諸士傳畧 是日。大御所命植旗幟住吉。而微服潛居它處。直次馳而至前。下馬。啓合戰之狀。呼小臣司行厨者曰。渴甚。願賜茶若水一碗。小臣曰。此間無穴物。猶有供上之器。人臣不得飲也。直次曰。飲畢而滌其器。庸何傷乎。大御所聞之。叱其小臣曰。愚豎。盍速飲帶刀。以止其渴。倉卒之際。奚爲其拘拘也。其被優待如此。駿河土產 元和三年。遠江殿受台德公命。以直次爲懸川城主。加祿萬石。五年。遠江殿徙紀伊國。更加萬石。併前食三萬石。邑之於田邊。幷橫須賀兵士之田五萬五千餘石。亦皆屬焉。更授與力之士三十六騎。諸士傳畧 始

直次之命爲。紀伊殿傳相也。大將軍召令謂之曰。賴宣年少氣銳。恐其或誤有思亂之心。如然則汝宜諫上變。因徵誓書。直次對曰。異哉命也。使臣訟其主。臣既奉教爲彼家老。君臣之分定矣。假令其萬一有異慮。則竭力諫爭。爭而不聽。不過與之共死耳。畏死密告。陷主於大惡。以冀自免。豈忠臣之義也哉。且　公朝能遇親親則已。如或以侵奪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德川氏骨肉者。臣計亦將有所出矣。何以誓書爲。　幕府竟不能强之。大御所聞而嘉嘆焉。於是。尾張・水戸傳相。亦免徵誓書。直次之力也。鶴鳴記。按本書。此條兩見。文詞互有詳畧。今掛酌其宜。而書之。攷武將感狀記目錄。有命安藤帶刀爲紀相一則。而其文闕焉。恐舊本亦載此說。而印本脫去。蓋過忌諱也。然會津中將言行記。中將嘗稱帶刀之言云云。則實有此事。非好事者爲之也。　大御所既滅大坂。欲授駿府于　紀伊殿。因益封至百萬石。迺使營泉頭古城。將退而老焉。亡幾薨。不果。　紀伊殿所生正木氏養珠院心甚憾之。每以爲言。直次曰。使我　公食百萬。太過。

紀伊殿嘗稱其詞簡而有理。及後歷三世。屢遭疑猜。殆不能自安。國人迺皆服直次思遠而微。南龍公言行錄

紀伊殿在國。嘗怒其臣澁谷伯耆守扶以刀室。室破刀出。傷澁谷。直次知其不可諫也。故宣言曰。　公之舉動。非人君度。不可以有大國。吾必亟往告諸江戸。令我　公自棄邪。將直次伏刃邪。不出斯二者而已。迺趣家人治裝。將以明日發。　紀伊殿聞之甚悔。使人謝直次。直次不聽曰。凡無勇者。能從人言。而實無能改。吾行決。不可尼矣。　紀伊殿愈益恐懼。謝不敢再。直次乃止。鶴鳴記

紀伊殿嘗獲望遠鏡。日與近臣登城樓。玩之。一日以授直

次曰。千里目擊。子試之。直次謹操管寫之。少選顧左右曰。奇則奇矣。然使人知之。則必難往來。豈公侯之所玩乎。向者令。多置横目。（俗稱監察之吏。曰横目。）人之隱微。自今以往。必多以小過獲戾者矣。即擊碎之。　紀伊殿不悅。（雪竜鶴毫記者曰。行錄原文各有詳略。今參取之。多置横目一句。據鶴毫記。）後又謝過。諸大夫嘗謂直次曰。使君能從諫。是子之能也。直次曰。此非老夫之能。乃　主君之有天幸耳。（鶴毫記）　大將軍之始臨紀邸也。前期供張甚盛。事務繁劇。士井利勝（大炊頭）奉教。日往紀邸。見直次所以視事而學焉。是時諸吏自事。可則直次頷之。不可則曰否否。吏退而更慮。諮諸直次。猶或不可。輒曰否否。竢其人能自喻。然後止。利勝怪之。問曰。愚意。方有司之初謁。宜告之。曰某當如是。某當如是。則敏而有功。顧乃不告。使其苦心積慮。然後辨事。何也。直次曰。吾老矣。將死。故欲爲紀國養成人材耳。利勝未悟。直次乃言曰。凡長人者好教人。則諸吏不肯出謀發慮。皆以稟旨爲能。苟且了事。莫有竭力其職。人材日衰。職是之由。是吾所以不敢也。利勝大服。利勝既輔　台德公。其爲政用人。常服膺直次之訓。殲爲良相。（故諺記）（本書云。利勝少在大將軍左右。奉教日往來紀邸。云云。後爲執政。今稍訂之。蓋直次之始傳紀伊殿。在慶長十五年。先是。利勝在江戸。既爲執政。則日往紀邸學。直次視事。恐似無此理。然直次長利勝二十許歲。勳閥甚高。以大御所執事。往傳紀伊殿。非若後世視爲左官者比。利勝雖爲公朝輔相。亦從而學爲政。未必無此事也。聊錄以存當時美談。）　宣永二年。台德公　大猷公帥天下大名。朝于京師。　天子行幸二條城。　幕府豫令大名。出士卒。警衛街路。其數各以食稅多寡爲差。書諸簡。以授之。直次既受簡書於執政。以上　紀伊殿。

紀伊殿覽之不悅曰。簡書誤矣。其數不與尾張同。直次曰。　尾公食稅六十一萬石。我公食五十五萬石。故有不同耳。非誤也。　紀伊殿曰。帶刀亦出此言。邪。夫以食祿爲差等。大名之事耳。尾紀兄弟也。自初敍爵以至今日。命位同等。且　東照公授我以白旗七旒。無異大將軍之儀。衛卒之數。豈可減於尾張乎。直次涕曰。老夫老矣。奉職無狀。今赴二條。請更簡書。　紀伊殿曰。書既定於　兩御所前。何可復改。直次不答而出。水野重良（淡路守）欲與俱往。直次曰。勿。吾詣御所。得如我　公所欲。則大善。如不得所請。卽自殺城中。子迺奉我　公赴彼而死焉。重良諾。直次卽夜馳至二條。比至。既四更矣。幸期方逼。故執政土井利勝・青山幸成（大藏大輔）・酒井忠利（備後守）猶起坐視事。直次具述　紀伊殿之言。請更簡書與尾張同數。諸老曰。尾紀同等。固亡論已。然今此簡書。業已稟旨。不可復更。它日如有大禮。將從子言。直次瞋目曰。　天子臨　將軍館。天下大儀。寧復有重於此者。方是之時。不能與尾州同班。徒生無益。不如死也。諸君不能決。吾直謁諸　御前。頻諸君。幸與我俱至。既而　兩御所聞之曰。紀國有辭矣。乃許之。直次退謂諸老曰。萬一不得所請。將有與紀國共斃。既與淡路言矣。今所請得遂。幸莫甚焉。於是。諸老咸稱其能出死力爭之。不辱君命矣。（南龍公言行錄）九年。駿河殿有罪賜死。其傅相朝倉宣重（筑後守）被召。造　幕府。直次遇諸　公朝。不與接語。宣重曰。諸君皆嗤宣重。而安藤獨棄平生舊好。不背一言。何也。直次正色曰。受託傅人之愛子。而令至斯極。

豈復可與言乎。（記鶴毫）尾張　敬公。一日過紀伊殿。紀伊殿方使侍臣梳髮。不即出見。敬公待有頃。謂直次曰。今者非爲事而來。間久濶。故便道過此耳。既面吾子。審主人亡恙何必相見之爲。我且歸矣。直次强請須臾待之。入謂紀伊殿曰。君何出之遲也。方今君之尊屬。纔有尾公。而接之甚慢。至令尾公欲歸。爲人君者固如是乎。紀伊殿感泣。趣結髮。出見敬公。其夕召向梳髮者曰。晝間帶刀責讓我。我至流涕。汝見之乎。曰。然。尾公固宜致敬。然直次之言太甚。君之激怒變色。不亦宜乎。紀伊殿曰。我亦恐汝曹誤以爲然。故間及焉爾。帶刀犯顏。我豈敢怒諸乎。非帶刀。安得聞此藥言。其忠志固可愛。而東照宮有見於此。特命傅我德莫厚焉。我適憶之。是以泣耳。直次輔導有方。而紀伊殿亦甚貴重之。大率此類也。（駿河土產）直次弟重信（對馬守）仕公朝。參政事。封高崎城主。卒。子重長（右京進）嗣。（藩翰譜）直次雖爲重長宗親。然其往來未嘗頻數。一日過諸公朝。謂之曰。吾退過子。子爲我饗焉。重長大喜。治具甚盛。情意歡洽。及辭去。遺其佩刀。重長使人追致之。直次在輿。別出其副。以示之曰。劒者。君子武備。不可須臾離身。吾何敢遺之。其人歸告重長。重長聞之流涕曰。帶刀丈。其將歸老乎。嚮者遺刀。故留以爲訣也。既而直次歸紀。果致仕。（記鶴毫）直次既老。次子直治（彥兵衛）代。敍爵。號飛驒守。（南龍公言行錄諸士傳畧）亦有父風。稱爲名大夫。（南龍公言行錄）直次以寬永十二年。病卒于江戶。年八十二。遺言令歸葬于參河先塋。（桑子明照寺）其明年。直治亦卒。（諸士傳畧○傳畧曰。直次法名藤岩院崇譽又

曰。直治卒。年三十歲。其子千福。幼而襲祿。稍長。試參政事。或言。千福賢。足繼父祖。紀伊殿聞之。合掌禮天曰。千福之賢。是天贊我也。世家之子愚邪。如失我左右手。千福而賢。何慶加焉。南龍公言行錄後更名義蕃。襲爵號帶刀。承應三年卒。年僅十九。無子。初直次長子重能。戰死大坂。直次養女壻岐壽子直政。爲重能嗣。襲稱彥四郎。留仕 麾下。爲百人組頭。有二子。曰直清。直利。彥四郎。按本書云。彥四郎直政之子直清。又云。直政子曰彥四郎直利。而直利與直清。未詳其長幼之序。及義蕃早夭。使直清續直次後。亦敍爵號帶刀。諸士傳畧 直清少好駿馬。貴價買之。獲逸足三匹。 紀伊殿謂之曰。聞。汝好良馬。亦武備所不廢。然畜養駿足。欲着鞭先登。一騎士之任耳。爲將相者。則異於是。富國强兵。以備不虞。使行伍修於內。兵馬整於外。三軍之衆。悉爲精騎。其爲好馬。不亦大乎。苟爲不然。主將獨進。而衆不能繼。何能成功耶。命那波守之。本庵使誦漢文之言。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帶刀汝善識之。獨自愛駿。而不與衆共之。非將相之事。南龍公言行錄 尾張相成瀨隼人。聞紀有善鑄刀者。欲獲之。託直清求之。直清命工鑄造。試之罪人。應手斬割。遂贈隼人。告以其狀。它日隼人戲直清曰。前日辱贈新刀。卽命壯士。試諸死囚。殊不得。如吾子之言。將無尾人骨堅。紀刀不能斷邪。意欲屈直清。直清答曰。不審。尾士拳力。不如紀士乎。隼人默然。常山紀談 直清事 紀伊殿。嗣君光貞。以元祿五年卒。諸士傳畧 子孫世世襲爵位。有封邑於紀。安藤帶刀之名。顯於邦國云。

熊澤伯繼傳

熊澤伯繼平安人也。（熊澤先生行狀。儒林傳。近世畸人傳）稱次郎八。更稱助衛門。（常山紀談。行狀。畸人傳○儒林傳云。次郎八後更名了海。據行狀。畸人傳。伯繼即其名。而了介是其致仕後所號。二書之說蓋非也。）本姓野尻氏。父藤兵衛一利。（紀談。行狀。畸人傳）事加藤嘉明。後事肥前鍋島氏。從天艸之役。有功。（紀談。）嘗娶熊澤氏女。生伯繼。伯繼幼爲外祖所養。（紀談。行狀。畸人傳○行狀曰。先生以元和己未生。時外祖熊澤居平安五條。遂育其家。爲喜三郎嗣云。）外祖名守久。稱半衛門。（紀談。）小字喜三郎。（紀談。行狀。）其父曰平三郎。尾張人。事東照宮。歿御方原之戰。（紀談。行狀。儒林傳。）及公錄死事者。令求平三郎子。喜三郎遠出不在家。祿竟不及。（儒林傳○水府系纂附錄云。半衛門。第二子爲次郎八。儒林傳云。喜三郎西游至京師。生良介。按二說皆以伯繼直爲熊澤之子。蓋語尚未得其詳也。）遂仕福島正則。（紀談。系纂附錄。）正則之獲罪而竄也。大兵圍其第。將士離散。留者纔七人。守久慷慨激烈。周旋危難之際。未嘗失臣節。正則嘉嘆焉。（武將感狀記。紀談。）後仕水戶威公。（系纂附錄。）紀談。寬永十一年。威公從大將軍。朝于京師。守久以職事扈衛焉。（系纂附錄。）是歲。伯繼年十六。始仕備前國主光政。光政授祿七百石。（儒林傳。）板倉重昌（內膳正。）京極高通（主膳正。）等。薦之也。（行狀。）伯繼家世武人。習父祖業。嘗見人之豢養於富貴。煖衣飽食。佚樂是耽。身體豐肥。動作不便。以爲。如此無以供不虞之用也。於是。遠酒色。絕滋味。寢不解帶。痛自刻苦。稍有暇。輒手提弓銃。游獵山野。不避寒暑風雨。其行役在江戶。猶不廢弄槍擊劍。宿直君所。俾僕負臥具。中儲木

刀。草履。每候深夜人定後。輒出中庭。獨習刀法。或有火災。避人上屋。疾走如飛。以試其輕捷。集義外書 島原之亂。西海大名。率兵討之。久而無功。備前國主。時在江戶。受命就國。將待報赴援。以伯繼未冠。留居邸中。伯繼乃自加元服。潛往岡山。岡山。備前國治所在。既而賊平。岡山未及出師而止。紀談。按。行狀曰。島原賊起。備前援兵之伍。先生亦與焉。伯繼在岡山。凡五年。致爲臣而去。寓于近江桐原。紀談。行狀。問居養病。年二十二。始讀四書集註。粗曉文義。外書 二十四。師江西中江原。問道質疑。外書。紀談。行狀。通孝經。大學。中庸。外書 受學未一朞而歸。按。儒林傳曰。良介幼聰敏好學。年十六。仕岡山侯。食七百石。於是。學益進。岡山老生。語莫如良之者。然不自足焉。會中江原棄官歸家。良介去岡山。往請居門下。原固辭不見。使人謝去。良介曰。弟子固不足教也。然棄列大夫之仕。走千里之道。繼先生竟不教。弟子幸得一望見顏色。於願固足矣。因見之。悉書所以來之意。原乃留肄業。居十年。峯山侯言。良介于岡山侯曰。與其師居十年。大有成也。岡山侯召還。此說與外書不合。未知何據。會父一利喪祿落魄。宦游江戶。留伯繼。與母及妹居。遂屏迹江東。獨學五年。家甚貧。糅飯以百合艸根。和糠鹽豉。而食之。口絕魚肉酒茶。楮紙之衣。木棉之服。僅取掩體。人憂其或飢寒致死。而伯繼翫書樂道。處之晏如也。原適獲明人王守仁書而讀之。舉其良知之說。以誨伯繼。伯繼了其大旨。外書。紀談。伯繼既學。見世之縱掖高者。以道學爲己任。耿介絕俗。號爲儒者。非士非民。與方外異端之徒同歸。卑者。博物多識。以干祿仕。文勝其質。不過爲史。心竊鄙之。迺曰。學所以明人倫也。非儒者私業也。古之學者爲己。非徒以爲席上珍也。使聖賢脩己治人之道。流空言而遠實用。是誰之愆也。士君子之學。當文武兼資。施諸事業。以供天職。吾寧爲一介武夫。不願爲儒家者流也。外書 當是之時。備

前國主賢而好學。勵精圖治。（有斐錄）知伯繼有王佐才。欲復聘致之。（紀談）屢因京極高通招焉。正保二年。伯繼再到備前國主與語大悅。旬月之間。委以國政。食三千石。時年二十七。（紀談行狀）語句月二句。（儒林傳）自巨室世家。皆率聽其令。國中大治。（儒林傳○行狀曰。備前國政大革。遂設庠序之教。佛寺壞。淫祠。其舉措由先生及其弟。爲儒林傳）曰。立學校。養諸生。制井田。經原野。國中大治。自列侯皆率聽其令。中國稱賢人之治。然從是後。時亦興。江都浮屠。以失其屬。上書訴之。不報。按二書之說。其事甚偉。而紀談不載。且攷有斐錄。序是後時亦祠。似非伯繼任政時事。故不取焉。時人傳曰。熊澤翁在備前。大興佛寺。余詳定事實。未不然也。備前有此舉。乃在翁致仕之後。翁嘗上書諫之云。熊翁之書。立言。關備大義。亦可謂爲之濟美。久養。爲學初問曰。熊澤翁在備前國。大興乎其君。蓋有善政焉。余未之詳聞也。嘗論其國。見城郭。廣舍。田野。溝洫整。其俗亦勤儉。有當時遺風。可想。達者乎哉。也。或傳當時令條中。有除佛一事。其言尤太甚。疑出旁人假托也。然如其褒寺逐僧之類。世之所傳。亦應不妄。以今觀之。頗有可議者。云云。湯淺元禎曰。周南作爲學初問。以熊澤翁。蓋不知而爲之說者。）和氣郡八塔寺。其地與播磨。美作接壤。犬牙相錯。國主特授伯繼。便宜行事。乃相地懇田。使兵士土著。（紀談）伯繼治家。儉而有法。多養壯丁。畜良馬。而婢妾甚寡。（外書。紀談）居恆愛客下士。閒燕談論。朝夕無倦。（紀談）國主以伯繼之故。尊信其師中江原。（儒林傳）人聘之不就。因招其子爲客。門人中川謙叔等爲臣。謙叔以直諫顯。多所匡救。（有斐錄）伯繼屢從其君。之江戶。（紀談。儒林傳）諸貴人雅聞其名。爭詣門求見。（儒林傳）閣老或請爲上客。至與抗禮。（外書。紀談）紀伊殿（頼宣）及松平信綱（伊豆守）。板倉重宗（周防守）。久世廣之（大和守）。板倉重矩（內膳正）。松平信之（日向守）。堀田正俊（筑前守）等。皆欽慕其爲人。（紀談。行狀）於是聲名甚藉于公卿之間。大將軍大猷公。將召見之。會其薨。不果。（紀談。儒林傳）伯繼嘗爲天下後世。畫製房之策。紀伊殿等善之。（大學或問）先是。游士油井正雪。以其術干諸侯。諸侯甚尊寵之。備前國主嘗

延之別莊。禮待極厚。時伯繼在座。正雪一見心悸。遽託事辭去。伯繼因諫曰。向之客姦人也。願君勿復近。近必爲君累。其後正雪果以謀不軌。伏誅。人服其識。（土佐人刈谷良藏說）承應三年。備前大水。（有斐錄紀談○行狀曰。承應甲午。備之前中二州大飢。餓迫及九萬人。國老不知所爲。乃委事於先生。先生出令施政民大賑。）國主悉發府帑。振給境內。苦其不足。伯繼獻策。自詣江戶。因天樹院大夫人。請于（前少將光政夫人。）幕府。（按書輪譜。天樹院大夫人。台德公女下嫁于本多忠刻。生一女。女爲繼）借黃金四萬兩。即換錢以賑窮民。窮民大賑。（有斐錄）明曆元年。備前大飢。伯繼循視邑里。日夜不休。盡心濟生民。因以全活。伯繼妙解水利。乃建白通溝洫。造隄防。以備旱澇。伯繼巡察。馬上指說利害。數十年之後。其言莫不皆驗。（談紀）人有問者。輒曰。吾於治水之政。不如民之生長其地者。與吏之老熟其事者。吾惟知取於人。以爲善而已。（外書）初伯繼在近江。與笠原竹友。同學友善。及執國由之政。從君赴關東。祿位既優。騶從甚盛。途宿大津。竹友聞之。鹽漬魚腸。苞以竹皮。掛杖頭而荷之。蹩躠徒步。詣逆旅主人。求見熊澤子。逆旅主人見其微。而輕之。不爲禮。乃陳姓名。久之得通。伯繼驚曰。笠原先生來耶。何不速告我也。躧屐出迎。竹友不拜曰。吾疲矣。直踞堂廉。伯繼手爲解其鞋。竹友笑而謝。相携升堂。開尊命酌。竹友素諳伯繼嗜鯉鮒。乃出向所齎者。爲下物。相與話舊。終宵劇談。罄歡而罷。見者莫不嗤異焉。（竹友一節。余即之高山彥九郎。彥九郎即之近江人云。）伯繼既當路於備前。以其君顯。銳意於善。其失在專任專事。板倉重宗賢其材。而恐其中廢。面戒勿復往江戶。弟子聞其語曰。京兆商賈之政耳。惡知諸侯之事。乃勸赴

江戸。果與同列有隙。（東照宮遺訓附錄○儒林傳曰。良介復如江戸相以下。疾其人久執國之柄。數暴揚其短。又有所受。遂良介。）二年。田于木谷。陸馬傷足。稍有遯世之志。自號其私邑曰蕃山。取諸古人隱棲之歌詞也。（紀談。明年。遂謝病辭祿。而歸京師。年僅三十九。紀談。行狀○行狀曰。備前侯令其季子池田輝祿。爲先生之後。）更名了介。（行狀。時人傳。）學雅樂。習國典。一日微服吹笛。有安倍飛驛者。聞之曰。此非常人也。其情之正。卽發於聲音。（行狀。）居京十年。天朝名公鉅卿。一條左大臣（教輔。）久我右大臣（廣道。）及中院大納言（通茂。）野宮中納言（定緣。）父子等以下。師伯繼。問道者甚衆。（紀談。行狀。一條久我二公名。出行狀。）時牧野親成（佐渡守。）代板倉重宗尹京。信讒憎伯繼。又有妬其才者。流言益行。年四十九。去而隱于芳野。作山棲歌。以見志。久遯于山城之鹿背山。（紀談。○儒林傳曰。明暦三年。良介歸京師。往來播和間。三十年。行狀曰。寛文丁未。先生歲四十九。京尹某信讒。遂先生。先生遯居城州鹿背山。）後三年。明石城主松平信之受命江戸。待伯繼於其邑。（行狀。）迺徙明石。（紀談。）居大山寺之側。名其軒曰息遊。因以爲稱焉。（行狀。）延寶七年。信之徙封大和郡山。伯繼亦移居矢田山。（紀談○行狀曰。延寶丁未。從明石侯松平日向守。寶敬移和州矢田。同州郡山侯本多下野守。寶敬先生。不減矢田侯。按。此以矢田爲信之封地也。然考武鑑。信之實封郡山。當以紀談爲正。又按諸家人物志曰。翁晚年客明石侯。坐事幽于郡山。其事頗犯忌諱。故不錄。今不詳其故。姑附于此。）伯繼夙有時名。謗亦隨之。强仕病發。琴書自娛。雖在囹圄。其心常浩浩焉。旣而姦黨讒構伯繼者。亦稍稍失勢。羅禍。旁人咸爲快之。而伯繼則漠然無喜。常語弟子曰。古無儒之名。始見于周官。迺有文學者之稱。然人之學道。豈悉儒者哉。記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

鄉。丘不知儒服。此眞聖人之語也。其它如張皇儒行。皆後人所假托耳。今之爲儒者。牽溺其所習。而失其本。後儒雖賢。豈悉無弊。不若直師堯舜。而過者。未之有也。大抵今人之所宗師。不過宋之朱子與明之王子。夫晦庵大儒也。發揮經傳。嘉惠後學。陽明文武之士也。良知良能。求其放心。學問事業。不二其途。學者苟獲此。可已矣。然理學失於博。有支離之弊。心學過於約。有頓悟之弊。其宗晦庵者。猶釋徒之奉日蓮教。過于佛。稱爲朱子語。一意崇信。不敢問其合聖經與否也。宗陽明者。陽儒陰佛。遂爲異端。此豈二子之本意也哉。或問曰。先生它日得志爲政。其除佛氏乎。曰。有道之君。行仁政於天下。天下各得其所。佛亦復其舊而已。今也佛氏寔繁有徒。勢似甚熾。而其實皆喪。使釋迦・達磨見之。其謂之何。夫我道王道也。王道大道。猶大路然。彼小道。特旁徑曲路耳。異端川流。吾道大海。皆受而不辭。何拒之有。若欲拒之。是小吾道者也。或謂。使伯繼爲政。大簡無文。同人道於牛馬。伯繼聞之曰。人道莫貴於誠。世之喜爲繁縟多儀者。適足長僞耳。襲水土。揆人情。非易簡。則雖善不行。治國而無禮樂。非長久之道。吾講之熟矣。何敢同人道於牛馬。雖然。吾一病夫也。如時政。非吾所敢知也。或曰。先生舊嘗爲諸侯臣。今列國之君。或以儒召先生。授祿而臣之。可乎。曰。假令余游事列國。以餬其口。臣之可也。然予既致仕。不復爲人臣。苟非與我有舊。不敢妄受諸侯之養。萬一　公方有周邮之志。召以道學。則吾必爲深山野人矣。不可往也。　公方且不能臣。況諸侯乎。書外貞

享四年八月。常憲公有命。徙伯繼于下總古河。以信之移封故也。行狀曰。貞享四年丁卯。又從侯移下總古河。攷武鑑。信之移封古河。在貞享二年。行狀云從侯悉誤。然其延至是歲。亦不詳何故。信之甚尊信伯繼。善待焉。紀談是冬。行狀作十月。伯繼上封事。陳時政得失。大忤。常憲公旨。迺就禁錮。紀談。行狀。自是之後。有人來訪。語或及國政。輒取筆而吹之。畧無一言。紀談○儒林傳曰。上書論政之得失。宰相疾之。坐妄誹謗執政。從諸古河。從是有欲受業者。拒不見。元祿初年。七十三死。按。此說與紀談。大同而小異。當以紀談爲正。元祿四年。伯繼年七十三。病終于古河。因葬焉。紀談。行狀。所著有集義和書。集義外書。大學或問等。行于世。伯繼初在備前。無子。國主命其子政言行狀作輝祿。父伯繼。其見尊貴至此。儒林傳。行狀曰。先生正室矢部氏生四男七女。伯某。字右七郎。氏番山。仕備前侯。仲某。字左七郎。氏野尻。仕明石侯。叔（闕）字武七郎。仕本多下野守。季某。字左四郎。仕明石侯。一女厚。二女載。各適播州人。三女留。四女咲。適備前人。五女房。適江州人。六女俊。適播州人。七女某。矢部氏。元祿元年。先生沒。按。如行狀所載。則伯繼所生振振不得云無子。凡行狀載伯繼事蹟。多與紀談合。其異者。反不若紀談之爲確也。蓋行狀非當時門人子弟作之。而後人追爲之。故耳。伯繼弟仲愛。行狀。按。諸書失其名。冒泉氏。稱八右衛門。有妻。紀談。行狀。亦仕備前。性行敦篤。稱爲有德君子。國主嘗使仲愛坐評定所。與聞政事。仲愛沈默不言。諸有司竊相語曰。君之使八右列坐于此。抑何益。不如。易以涅槃也。國主聞之曰。不然。八右坐。人人不敢矯僞。此大有益國是也。何問其言不言。衆乃服。一日侍坐國主。國主顏有自喜色。顧謂左右曰。我近無大過。仲愛曰。斯言也。臣所不願聞也。國主變色。遽起入。內仲愛退。翌日不朝。國主召入與語。優遇如初。仲愛亦愈益恭謹。時人美其君臣兩得焉。有妻。紀談。伯繼既沒。二十餘年。獲生茂卿。以古學鳴于關東。輕視前輩。少所推服。而其答人書曰。承問熊澤集書。不佞未見其書。曾聞其人

太聰明。蓋百年來。儒者互譬。人才則熊澤。學問則仁齋。餘子碌碌不足數也。（祖來文集）其後備前有湯淺元禎者。字之祥。稱新兵衛。（紀談）聰敏好古學。慕伯繼之爲人。（春臺文集。閑散餘錄標書）以岡山世臣。與聞國政。然爲人婞直。不容於世。其君黜之。杜門終身。（閑散餘錄標書○人物志曰。元禎歿年七十三。所著有常山樓文集。常山紀談。常山筆錄。雨夜燈。東行筆記。西歸日錄。文會雜記。備蕃典刑。左傳解。兵事圖等。）

元禎少就茂卿弟子服部元喬。而問學焉。又通書於太宰純。山縣孝孺等。請益。（春臺文集。）純嘗訪求伯繼遺事。賴元禎始得詳其實云。（春臺文集○復備前湯淺之祥書曰。客歲石田器之從役於東都。秋介某人。來見予。其人既冠。嗜學好讀。古書實俊士也。既已定交。予因先問以貴國之事。首問先大夫熊澤子。器之答予之不悉。予又問今士。乃告以足下及加世子。文學。吾友子遷而問焉。今茲器之歸而遺予書。則足下因之以辱賜予書。適至。未及裁答。又屬外姑久病。遂不起。勝感。若純以杪春遊旅上毛。四月中歸。則座事塗集。予時湯書適至。未及裁答。又屬外姑久病。遂不起。爲之奔走往來。動冒暑雨。純素怯暑。能不病乎。因發時疾。伏枕旬餘。愈益廢事。幸而得起。然氣體未復。能視事。以久不報也。幸勿爲咎。來書懇懃。稱譽過甚。純何敢當。恐足下謬聞器之之言。所教。以熊澤子生平。履歷。出處。行事。悉典實。如覽一篇列傳。足下之尚賢爲何如哉。純先君也。惟其見教。以熊澤子。稱熊澤子之賢。純自黜齒。嘗聞其語。竊欽慕之。嘗謂學亦難。其人耳。力今江氏學。亟爲純稱熊澤子。生等。屢爲純稱熊澤子之賢。者。必聞其事。或同或異。要不知其信否。爲之慊焉。今見書生。誰不讀書者。惟人非其人。是以學不濟用。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孔子曰。人能弘道。豈不誠哉。若熊澤子。眞其人哉。是故人有稱熊澤子之賢者。必聞其事。或同或異。要不知其信否。爲之慊焉。今見來書所教。乃知其實可信矣。鄙心甚喜。多謝足下之惠。承論。足下世職。戎事。好治兵家之言。開純也忠臣遺孽。以爲先哲。懿範。家有餘芳。因辱下問。是足下景仰之過。賢父未必有賢子。古今所同也。純何知。徒慙而已。雖然。問而不答。恐負不恭之誚焉。故粗書愚意。以答來問。如別紙。足下才兼文武。顯仕大國。勉勵。以施令聞。秋風涼冷。加餐自嗇。又曰。之祥足下無恙。正月十九日書。逾月而至。緘覆讀。益見足下眷念純之無已。惟稱讚過甚。因之以溢美之言。不肖何敢當之。徒汗顏而已。承能取經濟之帳中。而讀之。夫是書也。純以自少所觀。記東都四十年事變。而考諸往古。固錄其宜行於今。者。將以傳諸其人。而聽其用捨云爾。雖然。純既知其立良論多謬。考覈未盡。其何用之能濟。徒足以致有識之誚耳。雖得足下掀口褒奬。無乃博愛之過乎。來書以爲備先君翠烈公治國大略。與純所論其揆一也。夫烈公者。不世出之英主。得熊澤子。而任以國政。明良之遇。實千載之一時也。純少聞長老之語。而嘗爲之擊節。自來願聞其詳。非一日也。又得足下書。乃得一二詳其實。純於是乎。欲不沾沾自喜。得

乎。嗟乎。今時之士。不レ仕則已。識仕。而不レ得下若烈公之君上。何足以酬二其夙志一哉。徂徠先生。下レ得二一驗一其術。豈非レ天歟。來書所レ云識然時維孟夏我土尚愁淒風。不レ識由陽何如。善餐自愛。不匱。

慶長以來。儒學稍興。人人頗能談性理。語仁義。而未レ能通二禮學之原。究二古今之變。施諸事業。以成二功烈。伯繼。天資雄傑。聰明絕倫。其爲レ學。略二觀大意。不レ拘二章句。短二于文辭。而長于政事。其學以下。據二紀談。恆以識二時。處。位三者爲二先務。而其論二政之要。則貴二米穀。而賤二金銀。上制二輕重。無二使商賈操二貨財之權。寓二兵于農。以省二冗費。强二武力。殊二國容于軍容。以定二制度。抑二奢侈。賦斂之制。以貢法爲レ善。學校之設。合二文武爲レ一。諸若此之類。皆爲レ之有レ漸。不レ欲二遽駭二人視聽。而德化之極致。專歸二諸禮樂之妙用。外書後儒之言二經濟。如二荻生太宰之徒。其說蓋多本二于伯繼。經濟說。伯繼嘗曰。　神州之所二以秀二出萬國。以二地靈而人傑也。升平成奢。上不レ知レ政。由林伐盡。而川澤日涸。人之生二其間。稟氣自薄。黃金白銀。天地之至精。今妄采之。以供二海舶互市。竭二國土之膏髓。而易二無用之玩物。非二長策也。又嘗論耶蘇妖教之害。以爲。其禍乘二我財用之窮。與二人心之惑。且曰。幅員不二甚廣大。而多產二寶貨。北狄之所二貪取也。然國俗尚レ武。故不レ能レ奪。太平之久。天下偸安。武備日弛。後世必爲二北狄所レ窺矣。外書識者韙二其言焉。

幽谷子曰。熊澤伯繼。抱二王佐之才。而位不レ過二陪臣。雖レ有二經世之略。不レ能レ施諸　本朝。猶以區區之備。立レ政成レ教。可レ傳二後世。後之學者。皆稱二其足レ酬二平生之志。其然。豈其然乎。屠レ牛之刀。試諸割レ雞。盛名難レ處。身以讒廢。悲夫。昔者賈生不レ容二於孝文時。而其治安策。終二漢之世。莫レ不二皆

驗。伯繼既沒。而其言尚立。斯亦足以不朽矣。

記遠藤直繼事（補）

遠藤直繼稱喜右衛門。仕淺井氏。以强勇聞。織田信長嘗在佐和山（近江地名）始與淺井長政相見。謀相與戮力同心。以大將軍（足利義昭）入京師之日。討佐佐木承禎。長政許之。既而信長將歸岐阜。宿柏原（近江地名）長政遣直繼及淺井縫殿。中島助九郎等享之。直繼竊馳而至小谷。謂長政曰。臣視信長爲人。勇而有謀。亡淺井氏者。必其人也。若不早圖。後悔之無及也。不若使臣刺信長。君乃乘釁而入美濃也。長政不聽曰。業已與之約。渝之不義也。且彼猶樊中之鳥耳。殺之非名也。於是。直繼復至柏原。享畢。信長歸岐阜。直繼常以是日不殺信長爲憾焉。姉川之役。直繼議曰。信長晝則自守。夜則往攻橫山城。我時亡。夜襲其營。則破之必矣。長政又不聽。直繼以爲。淺井氏之敗。將在旦夕。能殺信長者。非吾而誰。若不能殺信長。則吾不復生也。乃竊至其麾下。狙之。手挈首一級。僞爲其部卒之狀。呼曰。殿何在。殿何在。（殿者。臣稱君主之辭。指信長也。）信長兵竹中久作（久作初仕齋藤氏。）覺之。遂殺之。初久作語人曰。吾必能獲遠藤。人問故。曰。吾嘗在江州。識其面。一也。遠藤勇氣絕人。是以先進後退。二也。果如其言。其後淺井氏竟爲織田氏所滅云。

野史氏曰。甚哉。時之不可失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止而享之。其三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竟爲楚所滅。淺井氏之於織田氏。何其似之甚也。三甥之告鄧侯。直繼之告淺井氏。皆以時之不可失爲言。鄧侯不聽於三甥。淺井氏不聽於直繼。而皆喪其國。可不戒乎。及其敗也。直繼能致其身。以臨不測之□□□。三甥其能然乎哉。

幽谷先生遺稿終

幽谷遺稿別輯

幽谷遺稿別輯目次

論

列國史書通名春秋論……三五二
天王辨……三五四

書

與高野子隱……三五五
呈齋藤伯通君執事……三五五
與綿引德卿先生……三五六
報外岡子愼……三五七
復釋西天……三五八
答齋藤伯通君……三五九

與原・小宮山二子……三六一
報神丘丹子成……三六二
與加倉井子彌……三六三
與赤水先生……三六四
復小松玄仙……三六四
與木村子虛……三六五
復木村子虛……三六五
與木村子虛……三六六

序

天文志序　○序論考據……三六七
送安藝幀春水序……三六九
送備中古河翁從巡檢使適奥羽二州序……三七〇
送丹叔倫歸鄉序……三七一

記

比觀亭碑并序○附記……三七三
賜謚記……三七六

碑碣

律衛門君間翁墓表……三七七
暉翁都鏡君墓誌……三七八
總藏都鏡君墓碑銘……三七八
兵三郎宇佐美君墓表……三七九
伊太夫津川君墓碑……三八〇
皆吉處士墓表……三八二
纖母山田氏墓誌……三八二
岡崎覺右衛門曁配生井氏合葬記……三八三
故順清大橋君之墓銘……三八四
幸八郎增子君墓表……三八五

雜

讀莊子……三六六
擬對策……三六七
同……三六八
逸題……三六九

幽谷遺稿別輯

論

列國史書通名春秋論

日知錄曰。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宋齊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按顧氏論三易之名。得之。而論春秋之名。則失之矣。蓋因孟子有晉乘楚檮杌魯春秋之言。以爲命史以春秋。魯國而已。特不知孟子主孔子作春秋而言。故云爾。其實春秋列國史書之總稱。傳記有明證矣。乘也。檮杌也。其別名耳。左氏昭公二年傳。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蓋春秋而云魯者。以別他國之春秋耳。若使魯史專春秋之名。則左氏記事。何以稱魯春秋哉。晉語司馬侯對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韋昭曰。時孔子未作春秋。是晉楚之史。亦名春秋也。故知乘檮

杌乃其別名也。夫記事之法。繫日月四時以編年。國史之常。其通名春秋。亦宜矣。漢書藝傳云。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注。春秋史書之總稱。偶閱左傳正義。亦云。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亦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曰。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此其尤可據者也。且周禮以連山歸藏周易爲三易。是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墨子之書。則異乎此。若使周燕宋齊之史無春秋之名。則墨子何苦稱之春秋乎。顧氏博洽之士。豈未之深考也歟。

天王辨

天明七年丁未。時年十四。

春秋稱周王曰天王。其義至矣。故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詩云。普天之下。無非王土。奉土之濱。無非王臣。豈謂此乎。京山郝敬以爲。王稱天。春秋之新義也。此論未深考而已矣。國語載。越勾踐尊吳夫差曰天王。天王之號行于周也可以見也。若以之爲左氏之修辭乎。則吳子固僭王。而勾踐又進尊號。非謂之天王。而何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此雖莊生之寓言。天王之號行于周也。亦可以知也。代王之立爲漢帝也。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天王之稱。深切著明如此。而郝敬以爲春秋之新義。舉舉不然之大者也。且夫孔子之成春秋。隨先王之志而已。何變易王者名號之有。

書

與高野子隱 天明七年丁未三月五日。時年十四。

前邊遊足下于此君堂。小子隅坐。徒耳其雅言而已。嘗欲遊貴鄉而見諸君者。久矣。本月朔。本田升卿。將誘余觀金砂祭儀。且曰。太田之地。文獻之所在。雅人之所居。而市廛之榮。富家之豪。與府下相衡抗。猶有 先公之遺民。盍往觀之邪。余遂諾。明日與升卿俱至。寓于足下之家。辱投轄之愛。且得謁峨眉先生山東諸君。蓋余之遊于太田也。此爲始。且遇上巳之佳節。遊覽而去。何幸如之哉。然不能尋西山之遺美。探桃源之餘芳。于今爲憾焉。右軍不言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嗚呼。 先公之隱於勝地者。蓋慕在昔之群賢也。余之欲尋探當時之美芳者。亦欽慕 先公之逸遊也。苟得遊目於桃源之天朗。騁懷於西山之氣清。則櫻桃花謝落。盡爲塵。亦何憾焉。暇日再遊。必以足下爲東道主焉。倉卒揮筆。聊示愚意。書不盡懷。

呈齋藤伯通君執事 天明七年丁未九月十九日。

日者辱惠序一首。文采鴻麗。慰喻綢繆。雖負劒辟雍而命之。亦不之過也。詩云。非面命之。言

提其耳。豈此之謂乎。一正斗筲之人。焉知君子之業哉。惟賴父兄之惠。得纔讀書出入此君堂之門。從事二三子之後。終日怠惰。厭倦過半。及賜號以神童也。赧然汗而孟子曰。有不虞之譽。實一正之謂矣。名者實之賓也。今求其賓。而失其主。惡乎可。若夫文人之論。則豈一正之所知哉。然其言諄諄然。發明愚矇。敢不拜昌言。一正雖不敏。請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冀復愍固陋。時惠德音。九月十九日。藤田一正。頓首再拜。

與綿引德卿先生 天明七年丁未十月十八日。

嚮者先生之歸鄉也。一旦握手。卒卒告別。不能無憾焉。先生在鄉月餘。看護其家君之疾。疾愈。又往于江戶。九月二十二日。其家君殞命。水戶之於江戶。公程三日。無一介之使以達于先生之所。赴聞遲滯至于今。其遺憾如何。本月十六日。余在其姑丈鈴木翁之所。傳聞。先生會疾。聞訃接淅而起。自江戶一日半而歸鄉。其疾病。蓋孝子之志。乾乾一至此極邪。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若先生。可謂近之矣。雖然。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先生其念之哉。余將與鈴木翁問先生之病。賦詩云。江水悠悠天一涯。知君自恨赴書遲。嘗聞喪事寧哀戚。牀上今看雞骨支。昨十七日。鈴木翁既往矣。余不能與俱。亦不能無憾焉。余不能爲長者折枝。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顧鈴木翁刀圭肉骨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焉。若有鈴木翁再往于先

生之所。則余亦從之耳。時屬初冬。寒風適至。伏惟自玉。

報外岡子愼 天明七年丁未十月十八日。

子愼足下。曩者惠書。意氣懇懇。教以事親事之本也。若其以余爲孝於父母者。則非所敢當也。而足下亦知之。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曾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聖賢之言。其誰曰不然。今足下以事親教余。則敢不拜教。若其以余爲孝於父母者。則恐非法語之言也。抑所謂巽與之言邪。書辭宜報。然事親之言。未能行。而欲能言之。則恐其飾外而忘內也。欲姑置焉。則恐其先浮華而後行實也。芒芒然不知所言。以致此緩慢耳。幸勿爲過。雖然。闕然久不報。恐其非禮也。吾聞。君子諂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故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余受忘年之交於足下也久矣。請孟浪之言。略陳固陋。今足下農也。其知農乎。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終年厭飧。夫學亦若是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可以見也。善哉足下之言曰。越在田間。晚始讀書。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未耜。柳。麥。槍刈。耨鉏。首戴茅蒲。身衣襏襫。且莫從事於田野。不遑寧居。腓無胈。脛無毛。不以爲憂焉。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

崙之山。下學而上達。如揚雄。高鳳。英才碩儒。起於農桑者。古今不爲少焉。余產於賈。故衣之家。其不可窺於君子之林也遠矣。幼好讀書。凶荒滅裂。以管窺天。以針刺地。獨賴德卿氏之紹介。出入此君堂之門。從事二三子之後。其凶荒滅裂者。尚猶如故。蓋賈豎之俗。嘽嘽多言。利欲是趨。驕虐是崇。其不及且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信而好古。有醇醨之風也。亦遠矣。故賈衒之戲。孟母羞之。且夫商賈賤業也。若賣故衣則賤之又賤者而已矣。而足下爲可與議者。則其知己者。莫若足下。是余所以戀戀于足下也。蓋所折中者孔氏所指麾者師。所討論者非友而何。然則切磋琢磨。奈何棄之。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所謂以文會友也。若其以余爲孝於父母。則非所敢當也。足下察之。

復釋西天

天明七年丁未十月二十四日。

伏讀來書。意氣懇摯。方外之交。亦猶有膠漆之契然。九月九日。邂逅於三木君含暉樓。是爲傾蓋之期。當此之時。離坐搖腕。談笑終日。其所有者。菊花酒與筆硯耳。師謂不佞曰。往期難再會。昔在唐王子安。作滕王閣序。既奇矣。今邂逅童子於此樓。亦奇矣。若童子作之序。則益奇矣。無乃傲子安乎。吾亦將作賦。不佞恐其負長者。乃諾。砥筆和墨。適會有三木君向山之役。卒卒辭去。故此事不以爲意。加之資性不敏。無一辭之以償前言。今讀來書。則曰。將示童

子以賦童子亦當有序示吾於是不佞益恐其負長者也而以不佞觀之不才屬文固非容易且不作之序有微意存焉惟師察之請勿爲過幸師之賦以爲示一風堂風題三首聊綴鄙辭以待筆削嗚呼下里巴人之詠何望陽春白雪之調哉雖然二三君子裁之則切磋之功莫過焉若夫風流之稱則吾豈敢二三君子之裁有切瑳之功則稱常陽一狂童亦無憾焉尋思之頃者不佞贈師詩殊覺轉句不成語矣請加筆削餘在面晤不備

答齋藤伯通君

一正不佞幼而潛伏於東海之濱陸沈於囂塵之中孟軻市中戲惟狗獨賴我　大藩崇文之化纔解讀書得受業於立原先生焉隅坐之間聞執事之令名也久矣昔歲秋作序賜不佞也乎舞足蹈欣欣然尋辱下問幸甚幸甚顧執事問不佞者豈不啻恥下問哉將使吾儕成章知所以裁之也不佞聞諸立原先生執事使高橋君亦對其問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劒首者吹而已矣道不佞之言於高橋君之前譬猶一吹也而況吾儕小人論聖人之道乎不佞操筆躊躇者久之恐其負執事之志敢忘僭妄畧陳固陋蓋聖人之教詩書禮樂以成其學孝悌忠信以明其道此其大梗也執事所謂小之修我身大之治天下國家職此之由若夫聖人可學而至乎不可學而至乎生知之說孟子之言孰是孰非不佞謂聖人之教人如

足論則非其所先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雖似乎夫子之自道。亦共諄諄然誘人之意也。孔子曰。聖與仁。則吾豈敢。夫聖孔子下居況後儒乎。孟軻嘗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言能奉堯之教者。乃能爲堯之徒者也。不佞竊謂。聖人之德。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而其道。則猶大路然。若乃謂聖人可學而至。則釋老之徒。成佛登僊之說。惟肖。不佞故謂。非聖人教學之所先也。雖然。孔子則曰。上智與下愚不移。孟軻則曰。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其所以爲異也。夫孔子之時。周室雖衰。先王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天縱之聖。金聲玉振。木鐸於周道矣。時人皆知其爲至也。故其言婉順。若孟軻之時。則諸侯戰爭。聖教蔑焉。學士大夫。多攻乎異端。故其言斷斷時人謂之好辯也。且夫孟軻。身非聖人。比之孔子。大有徑庭。執事曰。孟子之企乎聖。是勸學之言。而著目於高者也。可謂卓見矣。執事又稱。或難之曰。以小人之心。窺賢者之心。未得學問之道焉。不佞謂。或者之難。似是而非者也。學問折衷於孔子。君子之學。猶射百步之外。孔子者。萬世之正鵠也。以之爲的。雖不中不遠矣。至爾力也。孟軻雖賢。其不及孔子。其間不能以寸。與其從孟軻之言也。無寧奉孔子之教乎。古人曰。讀書不要諸仲尼。是書肆也。故學問折衷於孔子。斯爲得之矣。不佞之敢陳固陋之說。亦以小人之心。窺賢者之心也。不知。尙執事之意乎否。伏待賜再論。

與原小宮山二子（天明八年戊申八月二十一日。時年十五。）

一正不佞。初爲文章。或華而無實。或俚而不質。然方其爲之之時也。自以爲。雖古人復生。無以加焉。讀古人之文。而後乃今。以此爲鑑。則其文之醜。粲然如眎諸掌。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有人於此。身如植鰭。面如豪倜。自以爲。姣且麗。雖宋朝之美。不之過也。藍縷之衣。補弊之屨。徐徐而行。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及其步而鑒於水也。粲然惡丈夫之狀也。不佞之於文章也。有類焉。頃者二君嚴立課程。作文章。每月六篇。使不佞亦倣其所爲。不佞自惟。二君切瑳之義美矣。不佞亦得從其後而遊。豈非幸哉。雖然。古今文章之士。何必以多爲。且不佞之力不足也。安能倣二君之所爲哉。中道而廢。不佞亦似自畫者也。其不笑之者幾希矣。而恬不之省者。蓋亦有說焉。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未嘗得其髣髴。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不佞之於古人之文。亦如此。未嘗得其緩急之序。何能問其中規矩乎否。不佞將學古人之文。而後質之於二君。不佞之爲此言也。亦伸於知己之意也。非敢渝二君之約也。冀二君亮察。

報神丘丹子成

本月十九日。於此君堂。得足下之書。而讀之。乃本月八日所投也。評隲不佞文章。能言他人

之所不能言者。足下愛我。一至於此邪。他人之所不能言者。非不能也。不言也。是乃面諛之類。何足以語交際哉。孔子所謂切切偲偲。足下之謂也。不佞嘗服膺曹子建好人譏彈其文之言。有不善。應時改定。雖然。古人有言。君子信於知己。不佞業已以足下爲知己者。亦不能無言也。今也不佞所爲小佳者。則足下之所爲大不佳。而不佞之所爲大不佳者。乃足下之所爲大佳也。夫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則人亦各有其所好。和而不同。君子之所貴也。何可以一概論之哉。惟足下以不佞爲學服元喬者矣。蓋不佞襲用古語。而不去陳言。故有類於服生者。亦未可知也。雖然。不佞未嘗覩服生之文集。亦何學之之有。鉤棘爲巧。亦不佞之所不屑之也云爾。蓋世人之譽我文。美疢也。而足下之譏彈之。藥石也。足下之言。將愈不佞之沈痼也。豈嘗頭風也哉。而好譽人者。背必毀之。不佞知足下之不然也。雖然。是徒文辭之末也已。足下擴而充之。以正我不逮。則古人輔仁之義。不佞將期之於足下矣。所投形管。敢不拜貺。越二十日。吾黨立花生。還自磐城。齎足下之書而來。讀之。則戀戀有故人之情哉。未嘗神飛於神丘之上也。所示佳詩若干首。亦足以見足下氣象哉。不佞明日將至此君堂。足下所託呈伯時先生書。不佞當爲致之。來書云。足下評隲吾詩。而後致諸此君堂。爲請先生改定。嗚呼。不佞不知詩。何足以評隲足下之什哉。明日到此君堂。則足下書及詩。致諸先生耳。亦惟不佞誦咏之餘。不能無一言。乃具別紙。不悉。

與加倉井子彌

子彌足下。向辱惠書。又再見過訪。不佞僻惰。病夫故態。奉答皐綏。無所逃罪。足下幸不赫然加怒。而且勞專价。索取拙文。拙文有成。固當致諸左右。然不佞賤職。局務旁午。不暇專思於修辭。將欲戕賊陳言。聊以塞責。則恐非足下所以求我之意也。況足下新註女誡一書。行將授諸剞劂。以風一世。不佞序言。豈足爲足下重乎。不嘗不能爲重。適足以汚足下盛舉。是以前日之求。未敢遽奉命矣。雖然。使足下爲名謀。則三都之間。以玄晏先生自任者。不乏其人。今足下去彼取此。豈爲是哉。蓋亦不過欲微同學之誼耳。若竢暇日。有所著述。得足下譏彈。以究其疵病所在。亦足以爲不佞學文之一助。足下又喻以剞劂之舉。非其所必。不佞無嫌於名。是以前日之求。亦未敢遽拒命矣。足下乃謂爲允諾。急索拙文。不佞遲鈍。既無古人下筆成章之敏。加以俗事。未遑構思。具如前者所述。足下恕焉。若足下以不佞爲失信。督責不已。則豈不能飾訂餖之言。以塞其責也哉。然此特應酬不得已之計。而非所以應知己者之求也。足下不知不佞。則已。苟或知不佞。則不必深責。故區區之言。欲伸於足下。足下其亦察之。女誡一書。謹閱再三。見足下用意之勤。一二有似失點檢者。聊茲貼簽。附諸外岡氏。尺楮所不能盡。卽因外岡致意。寒威方烈。千萬自愛。不備。

與赤水先生（天明八年戊申。）

先生起居平安。深慰鄙衷。舊文若干首。應賴春水氏之需。伏請先生頒傳達送春水序。聊復塞責耳。明日郵使將發。草稿以致之。不遑繕寫也。先生爲一正。報之春水先生。濟浪華港。沈之。以爲童子藏拙云爾。時春雨冥冥。伏惟自愛。不備。

復小松玄仙（寛政三年辛亥七月十八日。時年十八。）

一正不佞。性善病。草廬苦熱。偶得微恙。伏枕無聊。徒經浹旬。會貴价叩門。欣然接之。乃知玄仙足下。葉光於瓦谷之下。動靜康寧者狀。甚慰鄙衷。今春所託筑波神蓍。敢謝遠贈。豪示射歌一章。是蓋射家者流。奉以爲祕訣者。足下乃以交誼之故。發諸詞章之間。粲如也。抑何其妙也。射之爲男子事。聖人之教。昭昭甚明。不佞嘗欲學焉者久矣。雖然。當今之世。一切武斷。控弦之家。儼然稱君子者何限。而或至有力能挽兩石弓。目不識一丁字者。尙何問禮樂之節乎。如我水戸。武夫演藝。不乏其人。射家者流。凡五家。曰日置。曰印齋。曰雪荷。曰大和。其一。則予忘之矣。不佞一介微生。業已屆首讀書。豈欲扼腕瞋目。以與短後急裝之士。相周旋乎。嘗聞。足下有令兄。妙達射術。足下博洽之餘資。旁考諸載籍。以潤色其說。則繹志觀德之旨。

蓮淇周旋之儀。非射流所能及者必矣。歌中有云。下有日置術至聖。令兄所攻。爲小笠原流。而足下乃稱日置氏者。豈小笠原流與日置流適同邪。歌中又稱南塘叔英。戚氏之說。不佞未見其全書。纔於武備志所載。得其一二耳。高叔英。則不佞嘗得其所著射學正宗及指迷集而讀之。雖然。亦徒讀之而已。未知其與日置小笠原異同如何也。或曰。神功皇后征三韓。始大弓制。至于今因之。故本邦之弓。大超於異邦之制。或曰。素戔氏之子大己貴。手執大弓。逐除群兇。事見上志。後漢許愼作說文云。夷東方人也。从大从弓。然則本邦用大弓。自古而然矣。或曰。古者所用。皆今所謂半弓。而未嘗有大弓。大弓豐臣氏之末造也。未知孰是。但據高叔英書。則半弓似爲便。然是國異邦之人耳。日置小笠原。必有與故。伏請見教。射學卑邇。竢他日見錄示。謹聞命矣。病餘握筆。草草不一。

與木村子虛

疇昔之會。何其樂也。詠歸之後。猶不能忘懷。今朝將赴東里。途遇小澤氏門生。云。子虛先生有西郭之行。是以速歸耳。一正既已懸榻以竢。伏請見過。草草。

復木村子虛

得書知吾兄平安。小大亡恙。此大慶也。梅花詩及畫見惠。吾兄之愛僕一何至於斯也。吾兄之詩。音節骨格。別成一家。固不煩言。如其畫。亦東坡所謂士人之畫。不與畫工之畫同者。僕尤珍焉。譬諸九方皐相馬。取其神韵。而略其玄黃牝牡。吾兄謂農作方忙。久闕韻事。餘暇獨酌。醉後筆之。此乃所以爲可貴。彼栖栖於城市之門。攘攘於勢利之途者。寧有此氣象乎。七絕一首。呈覽供咲。伯時先生起居安和。勿勞遠念。今春加秩。爲二百石。實如吾兄之言。寄子方書。今日宜達。君平雪堂記。手寫見示。敬謝敬謝。吾兄遣悶之作。足見吾兄知命不憂之狀。然使吾兄終身稱天下埜人。抑誰之過與。言之可爲長大息也。梅雨新晴。天氣頗著。伏惟自愛。草草奉復。木村兄子虛足下。春弟藤田一正再拜。五月廿日。几案間。偶乏唐紙。生紙寫此。幸勿罪不敬。

與木村子虛

濶別之懷。日深馳鄉。時雨一洗。新涼忽生。伏惟老兄起居佳勝。至祝至祝。偶有土肥周太郎者。來自下館。嘗嗜易學。叩之以象數之說。置對明晰。此間所不多覩也。試留之醉古山館二三日。與渠談三聖千古之祕訣。不亦閑中一快事乎。何如何如。渠欲探瑞龍金砂諸勝。僕絆賤職。局務勞午。不能與俱。遺憾曷已。冀老兄爲東道主人。使賢郎鄉導。不啻土肥丈人之喜。

僕亦謝其幸甚。丈人方東裝且往。急爲援筆書此。以代言面。布字艸艸。千萬亮察。

序

天文志序

天垂象。聖人則之。大修人文。以治天下。君臣上下之分。禮樂制度之數。皆所以則天之明也。夫天象昭著。萬古如一。日月遞炤。列星隨旋。秩然有紀。粲焉成章。而陰陽之運。至神不測。聖人首出庶物。統理群類。仰觀俯察。莫不取法。而惟天爲大。故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常王相承。罔匪 天胤。而 神明之統。謂之 日嗣。蓋象諸太陽也。昔者 皇祖明德光輝。以臨天下。天下稱之曰 天照大神。 素盞嗚尊方爲橫暴也。 皇祖惡之。隱于天窟。於是。中國晝晦。執燭辨事。 素盞謝罪。群神奉迎。然後歸御天原。白日復明。斯則天人相與之際。感應如響。豈可誣哉。 神武東征。掃除兇氛。猶嫌其向日舉兵。畏天之誡。可謂至矣。自茲厥後。記載不具。 神功以太后攝政。時則有常夜之妖。 推古以皇女登極。時則有日食之異。簡策所書。厘厘此耳。蓋上世。民物淳朴。機智未開。是以無有推候古測之術。逮乎中古以來。始傳異邦天文之學。則日月星辰之災。祲雲雷氣之屬。凡所以譴告人君者。史不絕

書。然當時之制。不欲使天象外傳。自非有司。不許通習。太史奏事。其古祕而莫傳焉。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淺學之士。妄意附會。圖讖禨祥以合時應。談何容易也。夫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晉而降。渾天・周髀・宣夜之說。其初出於數術之家。及至後世。益究精微。如西域夷蠻之徒。亦各述天體。以爲發前人所未發。然則聖人之智。不周乎萬物。而曲技之士。探賾鉤深。反過之耶。蓋聖人之道。一以濟天下爲先務。而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未嘗遑及也。且夫宇宙之大。無所不覆幬。人生乎其間。眇然藐處。乃欲逞其私智。以測蓋載之表。多見其不知量也。假使談天如指掌。亦何益人倫之化哉。善乎唐史之言曰。原夫古人所以步圭景之意。將欲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而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敬授人時。欽若乾象。而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談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闕疑而不質。仲尼愼言而不論也。　皇朝疇官所傳。漢・晉天文之說及渾儀・測影諸器。本志具存。何煩記載。但天象之變。以示儆戒者。史氏之所宜謹。而記日食・彗孛。雖略見于本紀。而其他委曲。本紀中不可勝書。今悉以類相從。作天文志。

天文志序論考據

天垂象。聖人則。禮記特牲郊則天之明。左傳孝經日月遞炤。列星隨旋。荀子天論首出庶物。易乾卦象傳惟天爲大。論語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對策罔匡天胤。商書高宗肜日天人相與之際。

董仲舒對策 不欲使天象外傳。南齊書天文志 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史記天官書 圖籍禨祥。上同 以合時應。上同 談何容易也。東方朔答客難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齊物篇 渾天。周髀。宣夜之說。其初出於數術之家。新唐書天文書 聖人之智。不周乎萬物。云云。一以濟天下。爲先務。易繫辭。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無用之辨。不急之察。荀子天論 無所不覆幬。中庸 眇然藐處。西銘 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 唐史之言曰。云云。舊唐書天文志

送安藝賴春水序

天明八年戊申二月二十八日。時年十五。

安藝賴先生。在江戶數年。將歸。因我伯時先生。徵不佞一正之言。不佞一正。淺見寡聞。陳其言於賴先生之前。譬猶井鼃之於東海也。必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先生固徵之。則胡爲無言哉。夫先生之所以爲別號者。其春水邪。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不佞生於東海之水國。慣於觀水之術。請嘗言之。夫汙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則君子之學。少成若性。習慣若自然者有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於四海。則君子之學。夙興夜寐。孳孳不已者有焉。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則君子之學。必謀弱冠。博文約禮者有焉。維水泱泱。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並照焉。則君子之學。斐然成章者有焉。且夫春水之爲物也。雖不及乎秋水之澄。一清一濁。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之生也。必於其間焉。則其

誰敢謂一勺之多哉。水至清無魚。人至察無友。春水則不然。春水之爲物也。有觀於君子之學。蓋先生是之取爾。蓋孔子之道。猶海之大邪。諸子百家。合其要歸。皆孔氏之支流也。雖有賢者。亦江漢之類耳。其不朝宗于海者幾希。天下之道。同歸而殊塗。諸子百家。其言雖殊。折衷於孔子。則何不可之有。雖然。吾豈欲學諸子百家乎哉。所願則學孔子矣。吾聞之。賴先生。遡游濂洛之流。遡洄洙泗之源。濂洛諸君子。雖豪傑之士。譚性說理。不稽之乎孔子。要之。諸子百家之類。而洙泗之支流也。先生業已遡洄洙泗之源。則其學之深淵。非不佞之所敢測也。而雷同勦說。不佞不爲也。亦惟細流之喻。先生思之哉。不佞之於先生。猶井蛙之於東海也。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也必矣。雖然。先生業已以春水爲號。井蛙之愚。雖不能不自失。東海之大。何拒之哉。是不佞之所以不能無言於先生也。

送備中古河翁從巡檢使適奥羽二州序

天明八年戊申春。

凡地理之書。漢史之志。最爲較著。若夫禹貢職方。出于王者之制。則固無論也已。山海經。其言雖荒唐。然敍列山海。乃可玩也。由是而下。歷代志若圖。悉數之。更僕未可終也。當今之世。上自國家貢賦租稅之制。下至於兵家者流攻守行陣之法。地理之學。不可以一日廢也。雖小道乎。其能通之者。亦未易得耳。蓋世之讀志按圖。稱不出戶而知天下者。或有之矣。然至

躬跋涉山川。周旋海內。備嘗艱難。遍察風俗者。則指不多屈云。惟我　神州。畫爲五畿七道。分爲六十有六。而東山之州。其疆壤之大。莫若奥羽焉。其奇勝之多。亦莫若奥羽焉。山海經所稱倭者。疑其地矣。其地。遠之接毛人。肅愼諸夷。邇之有金華。象潟諸勝。自古至今。文人騷士及好事之徒。莫不探勝闚奇。或載筆圖象。各以其所能。寫其心之所蓄焉。備中古河翁。素有山水之癖。男女娶嫁既畢。乃欲遂其四方之志。跋涉山川。周旋海內。無勝不探。無奇不闚。每有所感於其心。名山大川。神祠佛宇。皆寫之盈囊矣。其圖以百數。其足跡業已徧於畿道。特未及奥羽二州。每以爲憾焉。時年可六十。猶以爲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已失之東隅。必收之桑榆。今茲巡檢使某君。適有奥羽之行役。以翁之通地理。請以從行。夫奥羽之勝若彼。翁之志若此。而少壯之時未果。艾耆之年得遊之。豈非遭遇有時哉。我藩邸侍講赤水先生。最好地理之學。頃貽書於一正曰。余嚮者與備中古河翁相識。翁之好地理過我。有所取材。同病相憐。自古而然。欲送翁以文。而老且病。汝代余言之。一正曰。語云。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翁之有山水之癖。其樂其或庶哉。雖然。翁之遊私好也。使君之行。公事也。使君之察謠俗。問土風。不可不擇從者也。翁之從行。可謂得其人矣。翁之審方圖。辨地理。乃職方之事也。赤水先生。嘗奉我　公命。修地理志。翁之博涉多聞。不得不咨詢焉。翁之遊雖私好。從使君之公事。亦以竢良史之採擷。遊方之用。豈小小哉。況翁之遊。既遍於畿道。特不及奥羽。此行也。及其

所不及。翁之志願遂矣。能事亦畢矣。可不勉哉。童子何知焉。長者之命。不可以辭。聊綴鄙言。以擬古人贈言之義云爾。

送丹叔倫歸鄉序　天明八年戊申十月。

凡天下之物。各有其極。堯舜於治。般倕於巧。逢蒙於射。庖丁於牛。師曠於音。扁鵲於醫。皆至其極者也。其小大之辨。則亡論也已。苟欲爲此數者。而不法於至其極者。豈可謂之智乎。夫醫小數也。雖然。人而無恆。亦不可以作之。孔子有取諸南人之言也。良醫知人死生。死生人之重事也。而醫與焉。術之不可以不慎也。丹叔倫神丘人也。少治扁鵲術。負笈來於水戶。師事南陽原先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敏於行。而訥於言。足以爲有恆。越三年。業成矣。一正不佞。嘗以文學見謬知於叔倫。及其將歸鄉也。至環堵之室。而告別曰。吾聞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出自喬木。而遷于幽谷者。彝也以有老親在之故。不能遠遊。將歸鄉矣。竊有慨焉。非謂不能出入權貴之門也。無良師友之謂也。彝事南陽先生。日淺。故其於術也。卤莽滅裂。不可得而言矣。雖然。請嘗爲子論之。蓋古之名醫者。扁鵲尙矣。但有遺訓而已。張機遺法具在焉。揚搉百世。其可以爲醫家準則者。不過此二家耳。庸醫竟信丹溪東垣。過扁鵲張機。非吾所知也。南陽先生。嘗祖述扁鵲。憲章張機。曰。今之人有言。古方不可以施於今人也。苟如

此。則堯・舜之政。不可以爲萬世準則也。事不師古。欲勝而上之矣。多見其不知量也。故不篤信好古。亦不可以作醫。是南陽先生之所以教醫也。余於是。喟然歎曰。譆。善哉。方技蓋至此乎。昔者嘗聞。人而無恆。不可以作醫。而今而後。吾知不師古。不可以作醫。夫余志於聖人之道者。于茲有年矣。自聖人之道。爲天下裂也。縫掖之徒。尊信後儒。過古先聖人。譬猶彼醫家者流。尊信丹溪・東垣・扁鵲・張機也。然醫家者流。知其非者。往往有之。若縫掖之徒。則恬不之省。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嗚呼。曾謂縫掖不如方技乎。余聞叔倫方技之說。而得有觀學問之道焉。於是乎言。

記

比觀亭碑并序

代長久保赤水。時年十八。寛政三年辛亥正月。

古稱。東方之人好生。萬物抵地而出。其俗仁而壽。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日出之邦。在大海之中。其盡爲州者。六十有六。而常陸最居東極焉。蓋水陸之府藏。物產之膏腴。所謂常世之鄉。古俗以比神仙之區者。稽諸傳記。可以槩見矣。維昔高皇氏之宰天邑也。其子曰少彥名。素戔氏之薨下土也。其子曰大己貴。大己貴・少彥名。相與戮力同心。經營天下。疆理八洲。始

作醫藥。以救夭札之患。海隅蒼生。咸賴其利。而被其澤。既而大己貴隱於出雲之地。少彦名遁於常世之鄉矣。及至後世洪荒既遠。民猶思其功德。而不已。立祠而合祀二神者。徧於州郡。其在常陸。則鹿島之大洗。那珂之酒列最著。大洗・酒列。皆瀕海之地。俱以磯前稱。相距十數里。齊衡中。始有神降于大洗磯前。馮于人曰。我是大己貴少彦名。昔造此國。去而之東海。今將福汝蒼生。故復來格。於是。守臣以聞于　天朝。天安元年。大洗・酒列二祠。皆列諸祀典。事具于舊史。厥後數百年。酒列之祠。荒廢爲墟。寛文三年。平磯村民。發其界內舊塚。得石棺。棺中有太刀・短鋒各一口。又有如甲冑者。棺外方數百步。皆埋陶器。如墻址。父老相傳。以爲磯前神祠之墟。　先君義公。懼其廢守祀。命建神祠於其側。廟貌嚴然。復其舊觀。列植松樹。鬱爲叢林。里民以時修祀。日敬其靈。而歲蒙其福。平磯村去治城十數里。居民淳樸。易以道御。初東裔貧民。或有困於衣食。而不舉生子者。爾後因循。相望成風。至有煖衣飽食。憚生育之勞。而不收養者。遂爲人牧之大憂。獨平磯父老。恆相戒曰。生子而不育。吾神之所甚惡。不啻爲國家大禁也。故下戶細民。無不舉子者。郡官賞之。優恤者數矣。村中纔若干戶。童男童女。幾六百三十餘人。寛政二年冬。　今公就國。暇日遵海而遊。至平磯村。名聚里中兒童。賜錢若干。兒童咸拜舞而退。　公觀游久之。特樂其土風。將以爲游豫之地。親相攸於神祠之北數百步。越明年。政通民和。作亭於丘上。名曰比觀。蓋取諸孟子所稱齊景公之語也。建碑

勒銘。以命臣玄珠。玄珠伏念。斯亭也。左叢林。前洲渚。大海泱泱乎環於其東。衆山之巍然。如轉附朝儛者。屹立于西北。一動一靜。有仁智者之樂焉。若乃海水激濤。則馮夷擊鼓。松風成聲。則玉女奏瑟。三山十洲。依稀在眉睫間。安期羨門之屬。髣髴乎如在其左右。此湖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而非人君之所以爲樂也。昔者齊景公。據負海之固。爲諸侯之雄。觀游之心一啓。而有感於晏子之言。能無流連荒亡之樂。得以比先王之觀。賢者稱焉。此乃我　公之所宜固有也。自今以往。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惠而不費。而損益之。又何與發補不足之足言也哉。我　公之施仁政。自平磯始。推而及四境之內。使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躋斯民於仁壽之域。則不死之國。常世之鄉。必將有不待他求而存焉者矣。視夫與嬖人梁丘據之徒。登牛山之上。流涕欲人生之無死。戀戀於爽鳩氏之樂者。其相去何如哉。我　公能無以逸豫滅其德。一遊一豫。吾民賴以休助。則遺愛之所在。使後之登斯亭者。必如召南之懷君奭。讀斯碑者。亦必如峴山之思羊公。何難之有。君臣相說之樂。發諸聲詩者。將復見於今日。不亦美乎。臣玄珠再拜稽首獻辭曰。

明明我　公。威德維揚。世濟其美。有此東方。公之來止。鸞聲鏘鏘。公來曷止。君子之鄉。公城百雉。豈無樹臺。公言于邁。海磯之隈。爰作厥亭。鳩工構材。匪神是驅。庶民子來。神叢之下。維　公所遊。諸侯有度。國家無憂。

公無遺歸。　斎君何尤。　間暇遑豫。　吾與公休。

附記　代長久保赤水。寛政三年辛亥五月。

比觀亭落成。　上公特命臣玄珠。使往觀其地。且作之記。玄珠老髦耳。亦不聰。謬聽以爲命建碑勒銘之事也。乃屬卿稿既成。因立原總裁。以取進止。　公曰。建碑勒銘。寡人之意。未嘗及此。但使之作記耳。宜改爲比觀亭記。玄珠竊謂。記之與碑。各異其體。苟徒改其名。而襲用原文。必犯識者之譏。若欲黽勉從事。更作之記。則昏髦之餘。精神筆力既已盡矣。無復能爲也已。且其措辭之間。頗有寓微意焉。今輒改爲記□(事カ)之文。則平平鋪敍。不能筆隨意而致。故此稿雖屬□(未カ)定。不忍悉棄去。聊錄以供後人之覆醬云。是歲五月玄珠又識。

賜盞記　寛政三年辛亥四月。

本月二十四日之夕。　公命召臣一正。一正奉特旨。至休息所。時鈴木重宣侍焉。　公試傳一正席上作文以呈。又賜重宣及一正酒食。且賦詩。　公亦命酌酒。座間從容。辱問一正之父年甲。名字及居里。一正具以實對。　公乃□(侍カ)侍人取酒盞。以進。侍人供盞數杯。　公親審擇之。手自覆以光絹。賜一正。感戴而退。即獻諸家君。家君使一正作匣以藏焉。一正嘗得

載筆以游史館簪紳君子之際。賤人之榮幸已足矣。況至如咫尺公左右。坐于燕。接于歡。且辱問及吾父。然後拜賜禮器。則非常之殊遇云。非特以爲孺子之寵榮。而家君亦與有恩幸焉。今也家君齒既踰。知命之期。自此而往。以我君之賜。爲養老之資。惠莫大焉。故不堪拜恩感激之至。乃襲而珍之云。

碑碣

律衛門岩間翁墓表

文化五年戊辰。

翁名信賢。字子順。姓岩間氏。稱律衛門。家世業農。貢于久慈那箕村。父廣富。字喜平太。安永初。文公遣使巡察封內。就父老。訪求民間利病。時廣富以箕村莊屋上書使者。言制產勸農之要。識者韙焉。翁爲人朴實。頗讀書。篤信聖賢之敎。年三十。襲爲莊屋。尋兼橫目。善平里民爭訟。爲鄉黨所信。享和中。小宮山子實宰南郡。署翁爲下吏。調理廳務。遂薦擧之。文化元年甲子七月。列中間頭。佐治郡事。然翁苦有司掣肘。志不獲伸。謝疾乞骸骨。明年四月。罷職歸田。恩命猶給三口糧。終身。五年戊辰二月十一日。病沒于家。年五十八。妻和田氏。亦以是歲九月十八日沒。合葬箕村先塋之次。翁有二男。長貞幹。次權允。皆不仕。

睡翁都筑君墓誌 文化九年壬申。

君諱行敬。稱總藏。姓都筑氏。其先武州人也。父曰政衛門。始來水戸。娶海野氏。生君。君少壯爲大夫大田原和州所知。明和四年。遂擧爲寄騎。賜祿百石。資性恭儉。思慮周密。事必豫備。文化九年八月四日。致仕號睡翁。是月廿九日。病終于家。年七十七。配佐藤氏。先沒。有一男一女。男惟貞。仕爲史館書寫。女嫁于島太左衛門昌善。九月三日。葬水戸城南古宿村蓮乘寺域內。

總藏都筑君墓碑銘 文化九年壬申。

君都筑氏。諱行敬。稱總藏。其先武州人也。大父□□（曰欠力）兵衛。父曰政衛門。政衛門始來水戸。娶海野氏。□□（主君力）。君父祖皆在江戸邸。爲斗食之吏。君少壯有氣槩。□□射御。學擊劍。夙在國老大田原大夫門下。爲大夫所知遇。明和四年。遂擧爲寄騎。賜祿百石。數祇役於江戸。文化九年八月。以老病致仕。號睡翁。以其累歲奉職不怠。賜銀褒之。是月二十九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七。葬于水戸城南古宿村蓮乘寺先塋之次。君爲人恭儉篤實。其接物處事。必審度本末。無至尤悔。平居愼密。不談時政得失。然其憂國之念。（念ノ下脫力）竊嘆其民衰弊。適會文公命執政。

大開言路。令大小之士。各言時務。君迺慨然。上封事。蓋治民之策也。雖在閑散之地。其存心濟物。大槩如此云。配佐藤氏。先沒。有一男一女。男惟貞。見爲史館管庫。女嫁于島昌善。惟貞好學篤行。人稱其都筑氏有子矣。其喪君。隨俗除服。不敢踰國制。然泣血三年。不御酒肉。歲時祭祀。又盡其誠。既而謀埋所以表君之墓。以垂不朽者。爰獲堅石。請其辭於余。余在史館。與惟貞相識最久。不可辭□(以識力)不文。迺作銘曰。

宅兆既安。孝子所卜。供祀維何。仁者之粟。憂國愛民。□□流俗。後人永思。庶幾不辱。

兵三郎宇佐美君墓表 文化十二年乙亥。

昔者文公。盡心爲國。尤用意於勸農卹民之政。不怪厚秩清資。以待能吏。故田畯之任。頗稱得人。迺至小吏之流。亦克自樹。遂爲善士者。不爲尠矣。如兵三郎宇佐美君。亦其一人也。君諱惟德。其先蓋伊豆工藤別族。宇佐美三郎祐茂之裔云。祐茂事鎌倉幕府。有軍功。領常陸多珂郡地頭職。故其子孫或爲多珂郡人。後世失職。在畎畝。爲編氓。亡其譜牒。莫詳世系。大父善六。始自多珂徙水戸。父善藏。名祐德。晩號容齋。娶南條氏。生君。君少爲郡小吏。寬政中。推擇爲南郡綱紀之吏。尋進資格。列中間頭。監海老澤津稅務。享和二年。特命班于執

謁之士。爲石神小菅兩郡宰吏之貳。參決郡務。君爲人謹慎。諳練吏務。接物溫厚。不尙苛刻。無親疎。得其歡心。自其爲佐吏。盡心民事。頗有所建白。而歸功長官。不敢自表襮。故雖無赫赫之名。去後見思。文化三年。遷藏奉行。六年。罷爲土藏番。十一年冬。轉奥番。君始以小吏出身。恪勤多年。旣而去劇就閑。衰病侵之。及爲奥番。辭　命而退。適患中風。明年六月二十二日。歿于城東私宅。享年六十有九。君娶菊池氏。生一男二女。女一嫁岡田克綏。一嫁福地廣貫。男充。字公實。見爲史館編修。公實自少嗜文學。通武藝。皆君之敎有以使之。則其平生所樹立。可知也。公實執喪以禮。葬君于城南酒門原。余旣爲公實誌其墓矣。今又立石墓上。請余銘辭。余與公實有舊。其何可辭。迺作銘曰。

民膏民脂。　以養百官。　官民有業。　稼穡最艱。　由吏爲士。　爰戒素餐。　愛子能壽。　夙游文園。　克家繼志。　事亡如存。　奉揚先德。　豈敢有諼　宅兆安厝。　酒門之原　刻文于石。　永示後昆。

伊太夫津川君墓碑 文政二年己卯。

君諱季廣。稱伊太夫。水戶人。津川季武養子也。本姓三輪氏。父曰伴忠。其先杉之允。事萬千代君。杉之允父。曰宗衞門。駿河人。朝比奈氏之子。而右兵衞泰雄弟也。爲四宮某所養。冒四

宮氏其子孫世仕水戸或稱四宮或稱三輪不幸沈淪莫有顯著君以三輪氏餘子出繼津川氏津川氏之先京師人系出二條藤公高祖公信始來水戸以華族應擧有所避故別以深川爲氏號安齋事水戸　威公及　威公應長子英公別封讃岐安齋亦從而徙焉其子公忠改深川氏爲津川氏有四男子初　義公不立其子而養其兄英公子爲嗣故讃岐士人多來仕水戸津川氏四子其仲在讃岐而伯叔季皆事　肅公伯公治食祿四百石擢至顯職叔季治寶永中賜俸爲進物番先是季公俊賜二百石爲書院番稍遷清要之地既而公治坐事免職兄弟二人亦以伯氏故家居其後公俊再仕子孫世祿而季治不幸不復就職而沒是以其子季武僅食廩米爲新番而終無子故養君爲嗣君年十八始仕　文公二十八爲奥右筆君爲人謹愼精敏强記在職多年諳練故事書記局務待君而決焉君以書記貫首優勞進秩班于近習番賜叢祿百五十石及　文公薨　武公襲封君在職仍舊恪勤匪懈文化中局務頗有所更張以故出爲書院番無幾復職遷班于小納戸上座更加祿五十石君歷事　文公　武公及　參議公在職凡三十餘年文政二年己卯九月嗣以疾沒于江戸葬川邸舍享年六十有四葬駒籠長光寺域內配小澤氏生三男長季秀襲祿二百石次胖爲加藤辰次所養冒加藤氏次季敬出爲族人公義之後

皆吉處士墓表

文政二年己卯。

處士皆吉氏。諱胤忠。字子信。稱立碩。常陸久慈郡大子邑人。其先下總大姓相馬之族。仕足利氏于古河。從遷于野之喜連川。曾祖曰幽軒。喜連川士人相馬玄蕃之弟。隱於醫。從其母姓。爲皆吉氏。徙居大子。其後喜連川君。餽之食糧。以及其子云。由大父而下。皆不仕。處士爲人。溫厚敦樸。讀書通大義。居家勤儉。善誘子弟。教誨不倦。拊循僮□(僕力)。恕而恩。平生展拜先人墳墓。追遠思慕。元旦・中元。雖或遭風雪雷雨。未嘗一日有廢。以終其身。夙受業於原南陽。其於醫事。多所發明。然不事奔競。優游里閭。故世莫之知也。文化中。增子淑茂。宰北地。嘉其行誼。上請特加旌異。許其身佩雙刀。及官府文書稱族。鄉里頗榮之。而處士不以爲華。享年六十。終于其家。實文政二年八月九日也。葬其邑先塋之側。處士娶小室氏。先沒。繼娶町島氏。前妻所生。一男一女。後妻亦一女。男曰胤謙。女壻。一爲黑崎貞孝。一爲飯村友杏。貞孝好學。嘗與余游。屢走書。請余表其墓。余素聞處士之行有足稱述。書以俾鑱諸石。以示後人。

繼母山田氏墓誌

文政三年庚辰。

繼母諱益。會津士人山田氏女。夙喪怙恃。鞠於族人。來寓于水戸。先妣根本氏之歿也。先考

安善居士納之。資性溫順。撫育吾兄弟及妹。慈愛一如所生。伯兄既長。督家事。一正方志於學。繼母克助先考。使一正專力研精。稍至成業。罔極之恩。何可勝言也。文政三年庚辰九月六日。以疾沒。享年七十有七。葬于城西常磐光臺寺兆域內。伯兄主喪。使一正記壙中者如此。藤田一正泣血謹識。

岡崎覺右衞門暨配生井氏合葬記 文政六年癸未十月。

余少入史館。館中之士。大率多耆老長者。時有岡崎翁者。在別局。預編士大夫家譜及職名簿。雖不以才學自見。然其容貌言語。恂恂如儒者。余既異之。無幾翁歿。後數年。其義子正忠。從余讀書。卓犖有奇才。人皆曰。岡崎翁可謂有子矣。又數年。正忠從其本生父母。奉養母生井氏。移居江戶邸中。無幾生井氏亦歿。正忠居喪盡哀。葬之江戶北郊大塚本傳寺域內。初翁之歿也。葬于水戶城西常磐鄉江林寺域內。生井氏越境病死。不能合葬。正忠每以爲憾。其後二十年。歲在癸未。正忠賜告歸鄉。因獲改葬生井氏。以祔于翁之墓。於是乎幽明皆安矣。岡崎氏之先。蓋出自平姓。三浦別族。徙于常陸。有主稅正直者。仕佐竹氏。後退而耕於野。子孫遂貫于那珂郡上小瀨村。至次郎兵衞舍從。始官仕爲郡吏。實翁之大父也。父曰久敬。金府吏。寶曆中。以恪勤。擧爲大廟吏。進資格。就謁見之班。娶川勾氏。生翁。翁名矩辰。初名

正武。稱幸八。更稱覺右衛門。安永二年。補大番寄騎。祿百石。翁夙學擊劍。職在宿衛。番直多暇。旁習醫藥。集錄奇法數十卷。以自娛。且以爲濟物之一助。世方太平無所用武。常恥以騎士素餐。故入史館。以供文史之役。而其爲寄騎如故。以寬政三年十二月三日歿。享年六十有六。妻生井氏。生二男。皆夭。故養生井氏弟規寬男正忠爲嗣。生井氏之嫁於翁也。善事舅姑。閨門雍睦。終身無有違言。翁嘗居父喪。朝夕之奠。莫不盡其誠。平生所嗜。一皆供之。及翁歿。生井氏居其喪。一如翁喪父時。雖除服之後。每值忌日。哀如初喪。終身不衰。以文化元年正月廿九日歿。先是。岡崎氏孤特。無他親戚。生井氏亦單戶。翁天性寬厚長者。其接姻族恩意至篤。視妻之弟猶己弟。爲資給。使得就仕。又養其子爲子。翁之歿。正忠猶幼。規寬懷翁舊恩。經紀後事。莫有遺憾。正忠弱冠入史館。爲書寫吏。坐事免。後數年。起爲　君夫人氏有司書記。今茲正忠之至水戶也。豫屬會澤伯民。請余爲之記。余追憶翁之舊好。而正忠亦嘗從余游。情義尤厚。故不辭而敍次如右。

故順淸大橋君之墓銘　文政六年癸未。

君諱貞祥。字正舍。稱順淸。水府醫員大橋景道養子也。景道父曰景福。景福父曰重景。重景朝倉氏。其先越前人。宗族强盛。雄于北陸。朝倉旣滅。父祖皆在民間。重景始業醫。冒母姓爲

大橋氏。稱德甫。以善鍼科。事我　義公。以壽終。子孫世業。景福二子。長景春。襲祿。次景道。別賜俸爲醫。亦壽終。無子。故養君爲嗣。君實今田氏之子。襲業事　文公。初松平中書君之爲公子也。在礫川邸。　公使君侍其左右。及公子出爲高須侯之後。以故舊之誼。殊蒙眷顧。君爲人眞率。土木形骸。恆省資用。以施貧人。其於醫事。兼通外科。能治人所難治。屢致奇驗。有請治者。不論貴賤。莫不悉至其家。病客無遠近。來者日衆。文化中。江都疫氣大行。藩邸興僉之徒。臥病者以百數。　武公憐其□□命而死。命君療之。時君之宅在邸外。往返邸中□□數次。視病者。問其所欲。欲食。齋而與之。人人莫不□得。迺從而授藥。賴以全治者甚多。　公嘉賞賜□□若干。文化十四年十月九日。以病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葬於江都淺草經王寺先塋之次。妻萩原氏□歿。有二女子。長嫁于濱野正義。次嫁于杉鎮正。無男子。以武田氏之子景謙爲嗣。景謙幼而好學。師事下總人窪木仲默。稍長。學醫業於原南陽。時屢從余講論經史。今茲癸未。建碑墓上。屬余以銘。銘曰。

閥閱之裔。　爰逃于醫。　干戈既戢。　鍼藥是資。　擇術則仁。　門祚何薄。　螟蛉之子。後事是託。　有敎無類。　于古有訓。　欲弘先業。　孰不自奮。

幸八郎增子君墓表　文化九年。

君諱惟茂。稱小吉。又稱幸八郎。滄洲增子君義子也。本姓今井氏。其父長藏惟一。良公時。受監察司諫之任。鞠躬盡瘁。以終其職。妻岡崎昌猷女。生二男。君迺其次子。而養于增子氏。滄洲君。諱淑時。吏館總裁。食祿二百石。君爲之後。賜百五十石。歷事　良公　文公。扈衛宿直。進其班秩者。前後凡三。以天明元年正月廿一日歿。享年四十有五。葬水戸城西常磐原先塋之次。君夙承家訓。然多病不能博學。而質直好義。出於天性。親姻交友。多所周恤。爲人强記。嘗學山鹿氏兵法於松原將能。究其蘊奧。以教授弟子。軍志戰策。莫不暗誦。配盡教婦人。醫官秋山雅周女。滄洲君嘗養之。以爲君伉儷。性極柔順。生一男二女。寛政六年三月五日歿。合葬君墓。長女嫁于渡邊信。次嫁于伴正智。男淑茂襲祿。今爲郡奉行。以氣節稱。文化九年。淑茂更磨一石。以表墓上。以舅氏秋山盛文與君誼最厚。故請題其碑面。又以其行狀。屬友人藤田一正。敍次書之碑陰。

雜

讀莊子　天明七年丁未。時年十四。

余讀莊子。而後知戰國禍亂之慘也。語云。辟世。又云。危邦則不居。莊周其人也。而老聃先之

矣。蓋戰國人主。好名趨利。其好名者。託義於堯・舜。其趨利者。藉口於湯・武。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故讀書者。不可不知時也。世謂。莊周明無爲之道。豈其然哉。徒以爲無爲之道。則諄諄三十篇。何乃爾。由是觀之。所謂辟世之術。非邪。雖然。悠謬之論。荒唐之言。識者憾焉。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不嘗說詩。凡讀書之法。莫善於此。余故取焉。若夫文辭之巧拙。則不遑論云。

擬對策

天明七年丁未。

頃彰考館總裁立原先生。擬策問館中諸君。以余遊其門下。有命亦效其所爲。蓋欲使吾黨狂簡之士。斐然成章。而知其所以裁之。其寓意也深矣。余雖不敏。仰高鑽堅。豈無喟然之歎。感其循循誘人之學。不自測固陋。試對其問。如左。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言始乎孟軻氏。當孟軻之時。楊・墨行焉。孟軻距之。乃敍先聖。稱其功。則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軻欲以拒楊・墨。承孔子。故有此言耳。游・夏不能贊一辭。是其所以爲春秋也。後之作傳。惡能盡善。然而敍事浩博。左氏爲最。聖人與人同耳。春秋書事。而其意可推。固不待褒貶之例。豈有古今異同乎。然春秋言簡文約。亂臣賊子。

何足以知之哉。由春秋而下至六國。亂臣賊子。未必懼也。懼也者。期之永世之謂也。若謂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既已懼之。則何戰國爲亂之有。由漢而來。春秋之教行焉。雖時有治亂。人有賢愚。舉世皆知善之爲善。不善之爲不善也。故懼也者。期之永世之謂也。夫周室東遷。而王迹熄。而詩亡。春秋亦乖舊章。孔子筆削之。以遵周公之制。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故其言簡文約如繫辭。論語亦出乎孔氏。然爲孔門授受之言。則語詳意盡。文之異同。蓋如此乎。謹對。

擬對策

某聞。學問之道。折衷於聖人。古之從師。今之讀書。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聖人治天下。惟教爲先。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師。古者事師猶君父。而其道至孔子大備。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焉。夫孔子之時。周室東遷。運方叔季。雖先王之道。未墜於地。布在方策。然禮樂廢。詩書軼。當時賢不賢之所知者。其大小不同。均是先王之道也。孔子就問之無常師。祖述憲章。集而大成。誨人不倦。循循善誘。七十子從之。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古之從師。職此之由。夫孔子既沒。游夏亦亡。則讀書誦詩。鉤深致遠。其庶幾乎。今之讀書。亦職此之由。且夫讀書爲學。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伊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孔氏之門。親

炙於聖人者。亦莫不讀書也。由是觀之。古之從師。今之讀書。皆所以折衷於聖人也。故曰。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蓋在昔之時。道存乎人。故後進必從先進而學焉。墳典丘索。其書雖多。其所誦讀者。詩書爲最。而受業請益。唯師之從。當今之時。六經論語孝經。各有其用。道之大經具焉。故師授之。弟子受之。唯書之讀。皆所以折衷於聖人也。則無間然矣。假使在昔之時。唯書之讀。賅夫子。猶今之賅師。當今之世。唯師之從。讀聖經。猶古之讀書。則可謂不惑矣。故從師讀書。有古今之異同。時使之然也。雖然。至其成德則一也。亦豈有古今異同乎。謹對。

逸題 天明七年丁未九月。

古之爲學。務從師。今之爲學。勤讀書。其揆一也。大哉。堯舜之爲君也。巍巍乎民服其仁。史稱其仁。三代相繼。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然不禁叔世之惡。孔子生於東遷之後。學之問之。無常師。而後金聲玉振。七十子從焉。孔子一出。聖道赫赫。萬世因之。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儒者祖孔子者也。自孔子沒至于今。二千有餘歲。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偶其遺書在耳。故古之從師。今之讀書。其揆一也。且夫師也者。受業辨疑解惑者也。天實生聖人。使之爲師。天實不生聖人。其道亦衰。天實生豪傑之士。賴聖賢遺書。指麾後學。然自聖人沒。天實不生聖人。則人誰能盡善。儒者祖孔子者也。則折中於其遺書而可也。若夫

古書少。而今乏于師。何常之有。國語曰。晉侯重耳。學讀書曰。季三日。左氏傳曰。楚左史爲學。古之爲學亦讀書。可以見也。七十子之受業於孔子也。辨其疑。解其惑也。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吾師。子貢曰。聖人無常師。聖人猶無常師。則吾儕小人。問之芻蕘而可也。而況孔子遺書具存乎。故古書少。而今乏于師。何常之有。

幽谷遺稿別輯　終

舜典二十八字考

舜典二十八字考

書序曰。虞舜側微。堯聽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孔安國序曰。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朱熹曰。語類卷七十八 舜典自虞舜側微。按。當作曰。若稽古。恐記者之誤。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之。古自堯典帝曰。欽哉。而下。接起愼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王柏書疑曰。史官本爲虞作典。推及堯爾。蓋舜之功卽堯之功。故繫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足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卷舒之長耳。無它義也。顧炎武日知錄曰。古有堯典。無舜典。伊藤長胤辨疑錄曰。古者二典合爲一篇。謂之堯典。亦謂之帝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下。直接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僞撰古文者。欲多篇數。足百篇之數。分愼徽以下。名爲舜典。於是堯舜二典分矣。

一正按。書序所謂歷試諸難。蓋指篇中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等事。則分帝典而二之。書序實作俑矣。趙臺卿注孟子云。逸書有舜典之序。今亡失其文。此蓋徒見書序。而未見孔氏古文。故云爾。孟子注又引書曰。舜生三十徵庸。則臺卿非不見舜典者。但當時仍伏生之舊。謂之堯典。故以舜典爲逸書之目耳。傳古文之學者。欲增多篇數。遂分愼徽

五典。以下。名爲舜典。而其篇首與堯典不相似。則姚方興二十八字之僞撰。有自來矣。帝典宜合爲一篇。其說見堯典。此未暇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沈約宋書禮志。作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朝。）

孔安國曰。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孔穎達曰。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曉。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蔡沈曰。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陸德明釋文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子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註無施也。又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註。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孔穎達正義曰。東

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肅・范寧之註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劉知幾曰。姚方興採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頭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見經義考。）朱熹曰。古文孔傳尙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愼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旣失孔傳舜典。故可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文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文集卷六十五。蔡氏集傳用此說。）又曰。（語類卷七十八。）玄德難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王柏書疑曰。自蕭齊姚方興。亂以二十八字。加於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而勢不得而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晉之所崇尙。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金履祥曰。（通鑑前編。）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梅鷟曰。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焦

氏筆乘　鄭曉曰。舜典。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蓋隋開皇時人僞爲之。假設姚方興。以伸其歲月。爾。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潛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踪。見經義考。伊藤長胤辨疑錄　曰。南齊時。吳興姚方興所奏上舜典。起頭有二十八字。蓋後人以起頭突兀。僞撰好語。以擬堯典篇首體耳。孔疏蔡傳。平列本經。不復甄別。千載之後。孰識假託之妄。而非虞史之筆。稱舜曰重華。出于離騷。固非無憑。其曰玄德。則可疑也。宋王文憲柏書疑　曰。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晉之所尚。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其見超矣。予謂。玄是黑色。如玄衣玄玉。皆是黑色物。古者贊聖人之德。曰明德。曰昭德。取其至明不掩。既稱曰濬哲文明。奚復以玄贊之。唯老子有玄德之言。又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故後世括其道之大旨。曰虛玄。當時六朝之所尚。遂以竄于典謨耳。

一正按。蕭齊姚方興補舜典二十八字。隋劉炫遂列諸本第。而陸氏釋文。孔氏正義。詳述其來歷。則尚有可考。朱子言。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至姚方興乃得之。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則以此爲孔壁之舊也。然又言。古自堯典帝曰。欽哉。而下。接起愼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玄德難曉。書

傳中亦無言玄者。則亦朱嘗不疑之也。至魯齋王氏。乃大疑之。已得其要。而仁山金氏不從師說。反引淮南子爲證。未知其何謂也。淮南子曰。昔舜耕于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嶢嶇。以封壤肥饒。相讓。釣于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日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此說舜在側陋之事。而以玄德稱之。姚方興所補蓋襲諸此。而淮南子所云。卽老子玄德之旨。帝典豈有是哉。其謂玄爲幽潛者。楚辭云。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是其訓詁之所由本也。然其實非玄德之正解也。東涯先生辨之極是。近儒或有曲爲之說者。曰。玄德對明德言之。君上之德。崇高之位。民所具瞻。謂之明德。方舜之在下。一鄉之士也。雖有聖德。民莫得識之。故書謂之玄德。幽闇之辭也。夫舜雖在側陋。自爲有土之君。故書稱曰虞舜。曰嬪于虞。虞者何。以國爲氏也。春秋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耕者讓畔。漁者讓居。舜之德及民也久矣。豈特玄德云乎哉。且以玄德爲幽闇之德。書傳無此語也。或曰。書言玄德。老子亦言玄德。猶孔子語無爲。老子亦語無爲也。自與老子之旨異。不可混也。班固東都賦云。嗟嘆玄德。讜言弘說。讜言卽皐陶謨所謂昌言。陸德明音義。昌言一作讜言。是也。味班固之言。指舜之玄德言。非老莊之玄德也。李善亦引尚書注之。則虞書當已有此語。非方興

僞撰也。苟如是。則玄德乃舜在下之辭。而昌言乃在虞帝方明明德於天下之時。所謂嗟嘆玄德。讜言弘說。其文不成義矣。要之。班固與淮南子。均假老子之旨。以稱舜之德耳。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興。既有左證。則其爲假託。不待明者而後知也。但鄒氏以爲隋開皇時人僞爲之。假設姚方興。以伸其歲月。則過論爾。然陸氏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姚方興所上。孔子傳本無。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則所謂方興本者。亦參差不一。宜其滋後儒之疑矣。古以舜典合于堯典。自帝曰。欽哉。直接慎徽五典。不得有此二十八字。以隔絕其間。則姚方興之妄。亦不待辨而明矣。

舜典二十八字考終

長慶院の考

花咲松の辨

長慶院の考

花さく松。　おもひきや、三代にわかへて、云々

一正按に、古本紹運錄に、

陸奥太守、於南方僞朝稱君主、號後村上天皇、云々

義良親王――寛成親王（於南方自立、號長慶院）

―熙成王（自吉野降、後家太上天皇尊號、號後龜山）

とあり、此紹運錄は、末書に、禁裏御本、西山內府滿季公筆、銘は後小松院宸筆、云々、文龜壬戌……とあり、是によれば、長慶院と云天子おはしまさずと云は、妄說也、此本、極て古く正き本なれば、宜く據とすべし、又於南方自立とは、北朝より南方を外にしたる辭なりと、初は心得たり、今更に思ふに、一統の世に、僭假の者をこそ、自立とは申べき、南朝分爭の時、各其眞僞を爭と雖も、自立と申すは、あまり太甚しきことも也、況や義良親王、於南方僞朝稱君主と云て、自立とは申さず、長慶帝は、正しく後村上の緒を承し者ならば、宜しく後村上と一例に、於僞朝稱主などゝ云べし、今此に自立と書しを見れば、

其事は詳かならねども、有故と見えたり、花營三代記に、奉讓位於御舍弟宮之間、相副三種神器、出奔吉野と見えしも、一概傳聞の誤と爲すべからず、新葉集に、長慶院の御歌一首を不載と云を考れば、長慶・後龜山の際、有故しこと知ぬべし、然れば、後龜山の朝に、吉野を三代と云て、長慶帝を除きたるべし、文獻徵するに不足こと悲むべし、後龜山の御時、南朝王代の數に除たる長慶帝、本紀には立べからずと疑ふ人あるべけれども、紹運錄・帝王系圖等に、後村上の第一子とし、花營三代記には、相副三種神器などと見えしによれば、當時の遺文を采摭して、立て本紀とすること、異議あるべからず、後龜山の廷臣の歌詞等に、三代と云て、長慶を除くは、時王の御爲に諱なるべし、

一の御子にあらずして云々

一正按に、寛成を第一とし、熙成を第二とすること、紹運錄・帝王系圖等、皆同じければ、此歌詞のみにて、熙成を第一とし、寛成を第二とすること、心得られず、母氏の心に、兒を舍て弟を立んと欲すること、叔季の世には、まゝ有事なり、且長慶院は、所出未詳、此に擧る所の歌も、確據とはなしがたし、假令嘉喜門院の御子と爲すとも、門院の未だ賤き時に生み給ひ、後龜山は門院の貴くなり給ひて後生れ給ふ故に、其立坊をのぞませ給ふも、亦未可知、寛成を後龜山の東宮とせば、諸書無所見臆說に似たり、古本帝王系圖に、泰成を東宮とあれば、後龜山の東宮は、泰成にして、長慶院に非ること明かなり、

小一條院の御例云々

一正按に、異本帝王系圖、見南朝寛成長慶院吉野法皇、熙成後龜山院吉野法皇、とあり、是によるに、長慶院薨去の後、又法皇と稱し給ふと見えたり、不卽位して東宮より、直に太上天皇と稱すること、小一條院の御例とも申奉るけれども、天子に非ずして、法皇と稱給ふこと、未だ其例を聞かず、長慶院卽位の事、不可疑に似たり、此系圖其眞僞未可知しと雖ども、姑く一證に備ふ、又長慶とは、追號には有まじけれども、讓位の後に、奉稱ところにて、偏安亂離の際なれば、登遐の後も、別に追號を奉に不及して、長慶院と奉稱しとみえたり、其例なしと云て疑は非なり、其文に南方玉川宮とあれば、北方よりの辭なるべし、北朝よりは南方を僞朝とする故、太上天皇の尊號を上られし後鶴山院をさへ、熙成王と書して、傍に追號等を細書せり、後村上帝の如きも、南朝にて卽位有し天子なるを、義良親王と書けり、若し是によりて、帝位の後、親王と稱することなし、故に義良親王も、非天子と云はゞ可ならんか、長慶院を玉川宮と奉稱も、義良親王と申すが如く、共に北人の辭なれば、是等の名稱のみにて、卽位し給はざるの證と爲すには足らず、

花咲松の辨

南朝の時暦を考るに後醍醐より後龜山迄およそ二代すべて五十七年也、しかるを長慶院をたてゝ四代とするものは非なり（新葉集序云

按、此引用する所一々援據あり、其理明らか也といふべし、然れ共高野山所藏願文に太上天皇寛成と見え又大和二見氏所藏元中三年の文書に院宣如此とある時は、いかで長慶院といへる天子なしとは申べき、新葉の序以下三代と見えたるは長慶院天子には立給ふといへども故あり、南朝天子の御數に加へ奉らざると見えたり、それが證は新葉集福恩寺前關白以下の類に皆作の宮といへるを以、後龜山を祀り奉り又古本紹運錄（奥書に云、禁裏御本、西山内府云々、寛成親王於南方自立號長慶院、と見え又花營三代記奉讓位於舍弟宮之間、相副三種神器出奔吉野、とも載せ、嘉吉門院集長慶院の御歌はありながら新葉集に一首をもをさめざるにても其卽位おはしまさざるべきいはれありたるに御卽位ありける故にこそ、後龜山の御時には帝の數には數へ奉らず入も伏し奉らざりし事と見えたり、甚しきは楠正儀が如き足利に降りし事もあり（正儀長慶卽位の年降り後龜山卽位あり、南方一編參の趣は河内通法寺文書・入野編寺文書・高野山文書等にて考得たり）これにて長慶院の帝數に入れ奉らざりし事分明也されども、器を擁し帝位に卽給はんには後

世いかで本紀に立ざるべき

又按、古本紹運錄に

義良親王（陸奥太守、於南方爲朝稱君主、號後村上天皇）

寛成親王（於南方自立、號長慶院）

熙成王（自吉野降、後家太上天皇尊號、號後龜山院）

とあり、此紹運錄は云々（この云々は上文に引る古本紹運錄の奥書を云るなり、故に略す）此本極めて古く正しき本なれば宜く據とすべし、又於南方自立とは北朝より南方を外にしたる辭なりと初は心得たり、今更に思ふに一統の世に僭假の者をこそ自立とは申べき南朝分爭の時各其眞僞を爭と雖も自立と申すは餘り太甚しきこと也、況や義良親王於南方僞朝稱君主と云て自立とは申さず長慶帝は正しく後村上帝の緒を承し者なれば宜しく後村上と一例に於僞朝稱君主など云べし、自立とは申すべからず、今此に自立と書しを見れば其事詳ならねども有故とは見えたり云々、後龜山の朝に廷臣の歌詞等に三代と云て長慶を除くは時王の御爲めに諱むなるべし

嘉喜門院集に云々、此御集のうち後龜山帝をうへと芳稱し、こゝに春宮と稱し給へるはかならず寛成の御事にてまさしき御同腹の御弟なるべし云々

これ等を證として長慶院を御弟なりといへる事據なきに似たり、嘉喜門院集に內とあるは長慶院

の御事、春宮と見えたるは後龜山の御事なるべし、古本紹運錄・帝王系圖・諸門跡譜・花營三代記皆御兄と見えて御弟と書たるもの一も所見ある事なし、況や御弟を以て太上天皇と號し奉るべきいはれなきをや

母氏の心に兄を舍て弟を立れと欲することは叔季の世にはまゝ有ことなり、且長慶院は所出未詳、此に擧る所の歌詞の如き確據とはなしがたし、假令嘉喜門院の御子と爲とも長慶は門院の末に賤き時に生み給ひ後龜山は門院の貴くなり給うて後生れ給ふ故に其立坊を望ませ給ふも亦未可知、寬成を後龜山の東宮とするが如きは諸書所見なし、臆說に似たり古本帝王系圖に泰成を東宮とあれば後龜山の東宮は泰成にして長慶院に非ること明らか也

或云元中二年九月十日太上天皇寬成と書せ給へる宸筆の御願文今現に高野山金剛峯寺に在、帝位につき給はずば太上天皇の號あるべからず答て曰小一條院の御例（榮花物語・扶桑略記・大鏡裏書・一代要記）にて東宮より直に太上天皇と稱せられ給へるなり

右或問に答られし趣其ことわり明らか也、且博洽の人の所爲なればあやまりあるべからずと其まゝにうちまかせ置たるに、此頃其引用ありし四書を考るに何れも小一條院は准太上天皇とは見えて正しく眞の太上天皇にならせ給へるにはあらず四書の載る所左の如し

大鏡裏書云、小一條院敦明、寬仁元年八月廿五日院號、年廿五、准太上天皇賜年官年爵（一代要記

云、敦明親王、寛仁元年八月廿四日、准太上天皇號小一條院○榮花物語云、よにめでたきものは太上天皇にこそおはしますめれなど云々、八月九日東宮たゝせ給ひぬ、はじめの東宮をば小一條院ときこえさす、また一院とて云々○扶桑略記寛仁元年其沙汰なし

右四書何れも眞に太上天皇にならせ給ひしとは見えず、古より例なき故に僅に太上天皇に准ぜられしと見えたり、若小一條の御例にて長慶帝も准太上天皇にこおはしませしならんには いかで自ら太上天皇とは書し給ふべき、准后の人自ら皇太后某とは書ざるが如し、太平記後醍醐帝の光嚴院を廢し給ひし詔に皇太子謙讓合道、中略仍雖無准的之舊蹤、加以禮制之崇敬、宜上尊號爲太上天皇、下略と見えたり、小一條院の御例おはしまさんにはいかで無舊蹤とはあるべき、是又小一條院の太上天皇におはしまさゞる一證也、或人難じて曰さらば 此光嚴院を御例にて 太上天皇とはなし給ひしものにあらずや、答曰非也、光嚴の帝たる後醍醐これをあたへ給はず詔文に皇太子とはありしなれ共其實は一度帝位に卽給ひし事のありし故にこそ、太上天皇とは尊び給ひし也、是をもて其例ありと云べからず、宸筆御願文太上天皇寛成とあそばせし上は其一度帝位をふまへ給ひし事、何の疑ひかあるべき太上天皇は帝王の父を尊み給へる御號なりいかで御弟を尊ぶに御父の尊號を以て加へ奉るべきや、又大和二見氏文書に

紀伊國靜川庄領家職可令知行者

院宣如此悉之以狀

元中三年四月五日　　民部卿花押

二見越後守館

この文書に院宣とあるは後龜山の御時なれば院宣は則長慶院の宣也

異本帝王系圖（見南朝事跡）に寛盛（カ）長慶院、後龜山院、熙成吉野法皇、とありこれによるに長慶院薨去の後又法皇と稱給ふと見えたり、不即位して東宮より直に太上天皇と稱すること小一條院の御例とも申奉べけれども天子に非して法皇と稱給ふこと未だ其例を聞ず、長慶院即位の事不可疑に似たり、此系圖其眞僞未可知と雖も姑く一證に備ふ、又長慶とは追號には有まじけれども讓位の後に奉稱ところにて偏安亂離の際なれば登遐の後も別に追號を奉に不及して長慶院と奉稱と見えたり、其時勢を考に如此あるべきこと宜也、又帝位の後、宮號を以稱することは其例なしと云て疑は非也、其文に南方玉川宮とあれば北方よりの辭なるべし、北朝よりは南方を僞朝とする故、太上天皇の尊號を上られし後龜山院さへ熙成王と書して傍に追號等を細書せり、後村上帝の如きも南朝にて即位ありし天子なるを義良親王と書けり、若是によりて帝位を親王と稱することなし故に義良親王も非天子と云はば可ならんか、長慶院を玉川宮と奉稱も義良親王と申すが如く其に北人の辭なればは是等の名稱のみにて即位し給はざるの證と爲すには不足

幽谷詩纂

幽谷詩纂要目

五言古詩四首……四七
七言古詩四首……四八
長短句一首……四一
五言律詩六十二首……四三
七言律詩百七十三首……四五
五言排律二首……四八
五言絕句二十九首……四九
七言絕句二百四十七首……四六三
元旦詩三十八首……四九四
北遊詩稿……五二
鹽原紀行詩……五七
附記

和歌八首……四一六
……五二〇

幽谷詩纂

五言古詩

和櫻井兄通卿贈同僚諸子之作（文讃。寛政一年二月廿六日時年十七）

文學師游・夏。成童遊泮宮。抽書彰考館。側聞良史風。石室兼金匱。編簡何其充。曾嘆先王志。經世有范鑄。久自微言絶。大義誰復通。昭昭不刊典。日月共爭隆。得失千秋事。是非天下公。一辭難復贊。管側那能同。但辨三豕訛。庶可任吾躬。

鹿島祠

天祖垂皇統。天孫肇帝基。中原初草昧。驅除賴武槌。武槌群神傑。精氣蓋世雄。提劒平大敵。獻矛告成功。萬古遺蹤在。威靈鎮海東。

偶題

春秋頻代序。世事爲誰忙。少小耽墳典。乾乾從自强。焚膏繼日晷。夜冷讀書牀。北風吹破屋。寒月隱幽篁。晚晦蕙蘭萎。門庭松菊荒。感來屢掩卷。壯士獨悲傷。大道多岐路。臧獲兩亡羊。

欲窺聖人室未升夫子堂体論經國業不朽豈文章斐然何所作嘐嘐慕古狂功名非我好無意問行藏

早春侍宴尚古閣應　命得樂字

高會蒙寵召恭陪尚古閣喬木鳥初遷清沼魚欲躍梅花豈無神陽春眞有脚豫遊方乘時禮數實不薄近臣擢風騷耆老憐丘壑詩莫課百篇酒非止三爵群僚皆皿醉小子名亦託爲浴恩波深寧嘆藻思涸名園騁雅懷新題想奇作主文元無罪至言誰可藥竊識仁人心常後天下樂（閣前有後樂園故末用范希文語）

七言古詩

月下獨酌歌

清夜忽憶謫仙人月下狂歌獨酌頻湖天如水水如銀望舒驅駕轉氷輪廣寒宮殿若可攀起行躡影影逡巡舉杯邀月月爲賓前對青松後綠筠獻酬自笑語諄諄天上人間不可駠玉兎搗藥秋復春從來難醫多病身嫦娥孤栖與誰隣嗟我鰥居無共親多病十年頻（頻一作鬢）苦辛幽懷鬱鬱向誰陳唯有杜康善通神嘲風嘯月樂天眞世上功名何足詢造化小兒操大鈞高足休貪要路津浪□何須學隱倫卜居作賦任孤貧未擬悲秋傷楚臣一年秋半過

中句。直須吟詠達明晨。酒澆壘塊洗腸新。更看天宇淨無塵

春日遊梅莊。翌日與同遊數子。探韻賦詩。得下字。戲作長句

臥龍梅樹何奇也。蜿蜒自託江東野。分種蘖生千百株。虬枝悉吐白涎瀉。歲寒首出百花魁。呼做臥龍非苟且。潛德由來甘在田。不願移栽近大廈。天地如遭長養時。和羹鼎實人共舍。江都繁華冠百城。青春行樂多車馬。梅莊地僻寂寞濱。何人最獲花神眄。美服寧論大耳兒。長嘯應憐抱膝者。吾與斯花如水魚。三顧莫嗟知己寡。昔遊已在十年前。文章豈有驚東夏。客歲携尊芳徑畔。清賞頓令塵念捨。引滿不愁無下物。香風花落手中斝。擬作哦新詩舒性靈。彩毫豈合尋常寫。誰家富兒擁行厨。醉吟似嘲吾如啞。孤山高士邈難追。短長休較俗將雅。雅懷共約再遊償。一般風味盃重把。再遊未償忽復春。春寒雨雪封屋瓦。尋花幾擬杖藜行。陌上泥深人沒踝。不嘗春寒妨出遊。世事與吾多厖厖。厖厖何須勞按排。按排還恐腹生瘕。新晴待得艷陽天。糾合詩壇兼酒社。風流休惜杖頭錢。一月幾回笑嘲嘲。吟行先過道旁壚。壚頭買醉面如赭。村媼指點路無迷。竹籬短短隣蘭若。三椀芳茗搜枯腸。何羨虞家醒酒鮮。春風爲我留數枝。不教萼蕾一時擠。更儲萬斛返魂香。淡粧縞袂何嬌妃。氷姿合在廣寒宮。肯向人間爭姣冶。縱觀不禁且相親。還勝謫仙於寵姐。留連無奈歸路遙。蕭寺晚鐘早已打。多情當到月黃昏。蹈月背花心緒惹。也知雙美月將花。良緣未許十分假。惆悵歸來白屋中。

徒將夢想託宜臺數里春風夜夜魂。葛巾羽扇梅花下

兎羹篇　文化十二年乙亥

君不見。公堂春酒供兎羹。永存故事賀元正。誰道此羹非美味。一杯既足聞太平。德川膏澤四方溢。大樹本支百世榮。翼戴皇家禦夷狄。海內驩虞仰武威。君不聞。源流派別自天潢。新田苗裔號世良。車駕當年南狩日。闔門忠義悉勤王。足利猖狂勢殆危。信陽逃難彼一時。幸勤卒歲披荊棘。腹心猶有武夫隨。野外不嫌供給窶。杯羹何物祝新禧。頗來兎兒充厨膳。子孫遂吉方自茲。三河種德幾遷邑。八葉降神初定基。元和建業今文化。年逾二百咏雍熙。威福在躬享玉食。山海之珍何所虧。兎羹苟酒不忘本。盛德眞爲萬世規。不獨本宗存舊典。旁及三藩倣此儀。君不見。三藩封建皆宗族。維城鼎立相親睦。就中我藩爲近輔。人言秉禮如東魯。天錫純嘏濟其美。視膳問安稱家子。家子婚姻新孔嘉。肅雝況復君姬車。敬戒無違行婦禮。曾無富貴事驕奢。寧比異邦尙公主。陰尊陽卑使人嗟。周南召南風化始。須臾正邦先正家。耕織圖成供展玩。也知勤儉厭紛華。琴瑟克諧鳳與鳳。迎春頻有寵光加。威召和氣遠如響。舞鶴蹁躚映彩霞。臣民抃躍共欣欣。天下何人不樂聞。推本竊論風所自。德化從來由大君。大君家法冠千古。兎羹貴始豈虛文。列祖神功明德遠。敢忘櫛風沐雨勤。君不聞。稼穡艱難在無佚。至德于今說周室。文武成康后稷孫。千畝籍田無敢失。士鼓籥章適著寒。制禮

猶存鬬俗質。愚哉劉宋王江東。背本謾嗤田舍翁。玉燭不祈天永命。歷年八百曷能同。滹沱麥飯蕪蔞粥。倉卒厚意進文叔。文叔中興定東都。君臣警戒憶河北。未聞豆粥兼麥飯。歲歲常供人主側。漢家事業且休譚。炎德何如德川德。德川德勝周人賢。祖業艱難今尚傳。薄斂養農尊武士。新田爪蹄永緜緜。無念爾祖脩其德。率由舊章寧有愆。正歲獻詩史臣職。古風聊賦兎羹篇

夏夜對月。同會根二生賦（分謫仙歌得謫字）

雷聲驅暑日方夕。快雨一過洗天碧。東嶺松間明月升。南湖波靜如沈璧。廣寒宮殿不須梯。星斗燦垂纔咫尺。良夜風光可奈何。興來留得將歸客。偶憶龍川謫仙歌。前楹吟望共移席。兎兒搗藥幾春秋。嫦娥照鏡互今昔。對酒能令伴醉鄉。功名富貴皆揶揄。笑凌滄洲吾豈敢。詩泣鬼神誰復惜。可憐傲骨在腰間。清狂奪兎人寰謫。謫仙謫仙我爾思。那得提携游采石。三萬六千一瞬中。休論榮達與窮阨。君不見。青霄萬里無纖塵。浮雲忽使天宇陰。須臾變態看如茲。前程途黑難摸索。人生得意須盡歡。千古解之唯太白。俗士徒懷冷熱腸。終身病瘧知何益。龍川秀語君記否。清風肅肅明月魄

長短句

石川公勤以吏事赴鎌倉英勝寺遙有此寄

鎌倉邦域舊。陳迹幾相求。龜谷遺墟邃。鶴岡古廟幽。伊昔源公寶。蛭洲風雲際。會立功秋揭竿一旦招。義旅傳檄四方連。置郵董卓遷。都尚安日。有識盡知無大猷。平氏驕奢天所厭。將軍名望本優優。關東豪傑皆歸降。幕府新開相海頭。風聲鶴唳破秦寇。西來君子學楚囚。一谷八島頻奏捷。寰中兵塵一朝收。公敵君王愾。私除家世讐。威稜堪震主。賞功不世酬。自從霸府專征伐。天子政刑如贅旒。仁義久假傳三世。詐力兼施朝八州。強幹弱枝去公族。本根庇蔭竟何由。外戚窺窬非朝夕。後嗣暗愚耽佚遊。重臣既假大阿柄。自嗜和歌與聲伎。將軍陰奪天朝權。不禁陪臣又倣尤。可笑善建不拔業。朕筐區區謀竊鉤。豈計叅雄移國祚。古來大盜爲諸侯。一世經營何自苦。霸主奸臣同古丘。衣笠城荒春雨過。石梁山古暝烟浮。欲問當年開府地。蕭條廢廓水空流。君不聞。漢室紀綱弛。英雄割據日無休。天子蒙塵人不問。荊棘暫令車駕留。阿瞞器量最蓋世。兵機智算有餘籌。定霸勤王加九錫。鷙袁滅呂因孫劉。託名漢相實漢賊。鄴都自貽子孫謀。子孫骨肉猜防甚。安知狼顧爲吾憂。無奈一槽三馬食。銅臺歌舞有誰愁。又不見。螳螂捕蟬黃雀伺。（一作黃雀捕蟬兒挾彈）眼前報應轉相由。天網恢恢疎不失。千年興滅共悠悠。憐爾一行爲吏去。閑來日對梵王樓。好將懷古無窮恨。寄入詩篇向我投

五言律詩

賀村田隆氏兒卜居

杏花窓外發。林裏卜鄰初。何用山中隱。還憐市上居。暇間作詩賦。勤勉講方書。醫國君仁術。侯門幾曳裾

丙午五月五日 天明六年。時年十三

窓外樹陰綠。風薰重五時。偏鋪舊艾席。更把新蒲巵。自讀懷沙賦。又吟漁父辭。忘憂須醉殺。猶憶楚臣奇

丁未春偶成 天明七年。時年十四

儒教尊周孔。空言排老莊。浮華非法語。貫道是文章。達意宗遷固。修辭駁李王。悠悠千古事。自笑說荒唐

雨中。同原兄子簡訪忍亭 次原兄韻

三春多逸興。共喜得天眞。談笑頻揮麈。琅狂好脫巾。祇應論翰墨。何用說經綸。烟雨江湖上。釣漁能幾人

過長者墟 是日。同遊石川伯蔵谷。時有詩

舊墟城北地。細徑路方幽。遺構珂江上。斷崖金澤頭。萋萋春草遍。漠漠暮烟浮。弔古長歌罷。悲風處處愁

雨歇春郊外。行歌弔古丘。豪雄冠一國。泯滅盛千秋。西北悲風起。東南寒水流。如愛吾所好。富貴不須求

有感

豪傑多遺佚。古今委草萊。誰知版築士。曾抱濟川才。白璧嘆卿賜。黃金郭隗臺。英風容異代。千載使人哀

不肖一正十歲喪先妣。于今七年矣。追憶膝下奉養之不給。嚶膳何及。今茲己酉夏四月二十有三日。適其忌辰也。時不肖臥病不能祭。寢及展墓。潸然而賦。己酉元年

哀哀我所生。棄我入幽京。七載星霜換。九原卉木傾。誰憐拳栢意。自感斷機情。吾慕鄒柯氏。長傳孟母名

春夜

獨嘯春風夕。遊遙幽谷阿。梅開香蕊都。月出影婆娑。雲想佳人舞。花疑仙女過。羅浮千里色。咫尺入看多。

仙陂卽事

二月仙陂畔。芳菲行且尋。雨兼楊柳細。烟接水波深。遠樹花如笑。幽蹊鳥自吟。考槃何限興。誰識詠歸心

三月三日寶鏡精舍集會。分韻各賦

暮春江左興。觴詠舊風流。詩擬蘭亭集。酒依金谷籌。鳥啼修竹外。花落茂林頭。俯仰多興感。何妨秉燭遊

哭東軒先生墓 寬政二年。時年十七

當年東魯士。夫子最知名。記禮言猶在。先生嘗纂禮書。冠・婚・喪・祭。各以類相從。屬稿未成而沒。一正亦嘗與聞其說焉。抽書史未成 先生在彰考館。爲編修官。斯文悲後死。吾道失先鳴。欲問千秋業。何能起九京 先生以去年己酉三月十六日。沒于江戶礫川邸舍。其門人奉柩。還葬于水戶城西南圓通寺

梅雨 得麻

壞壁生苔蘚。蕭條貧士家。泥濘埋穴蟻。潦水響池蛙。結實黃梅落。含烟綠柳斜。無緣曳藜杖。日日雨如麻

席上呈諸君

青衿相值夜。興到欲論詩。傾蓋曾多日。盍簪能幾時。擁窗愁燭短。對酒怪杯遲。愧我非匡鼎。羨君稱解頤

柳堤即事、同高野子隱、本田玄偉賦、得湖字

堤柳搖徧湖、詠歸興不虛、從來非獨往、何必哭窮途、渡上烟濃淺、樹間風有無、日暮乘流去、誰知狂者徒

過飲某氏宅、同子隱、子方、及玄偉賦、得微韻

豈論城市近、自愛俗塵稀、把酒慈杯緩、裁詩任筆揮、興酣欲彈劍、坐久未振衣、休笑清狂侶、從來與世違

六月十五日、同洞龍上人及諸子遊神崎寺、次高倉子威韻

偶攀蘿薜路、曳杖訪禪扉、香刹涼風動、仙陵炎氣微、滄溟星濯足、綠樹欲振衣、若慕靈山會、應須引月歸

秋夜旅懷

千里鄉關遠、感時懷故廬、菰蓴秋水冷、蟋蟀夜窓虛、張翰歸情切、潘生宦況疎、一杯宜自酒、不必問鱸魚

示渡邊五郎

客歲余有江都之行、五郎臨別、脫劍以贈、五郎貧甚、唯有一劍緣耳、故余辭而還之。五郎尋仕國相中山氏於牛門邸舍、一日與余相遇、視余所裝佩刀、曰、昔吾落魄屢

容。嘗解佩刀飾具而鬻之。不知其屬何人之手。今吾子之刀。其飾具一何似我舊裝也。相與奇之。命酒話舊。余既歸鄉。今茲七月。五郎亦從相君而來於此。余遂作此詩以紀其事云

平昔論交態。斷金誰復同。看驚雷子劒。還似楚人弓。衝斗精光徹。斬蛟氣象雄。丹心慎報國。幾日效愚忠。

水檻遣心 八月二日同子實遊歸二兒賦

仙陂八月秋。水檻望悠悠。蘋末微風起。軒前細雨休。芙蓉花已老。楊柳色猶幽。蹤跡嫌人問。偷閑對日鷗。

寒下曲 菊池伯斐宅同諸子賦分太白句得花字

塞外無春度。紅顏老白沙。陰雲吐寒月。殺氣動悲笳。不使單于走。寧論少婦嗟。胡兒吹玉笛。空聽落梅花。

又

平沙列漢營。不使胡兒覘。邊月照衰顏。朔風吹短髯。背懸蛇勢弓。腰佩龍泉劒。何日平强虜。玉關絕烽焰。

賜宴史館。應命謹賦一律

宴開館閣中。小大侍明公。但使斯文在。寧嗟吾道窮。史林存故事。藝圃訪遺風。飽德忘申賦。醉顏誰最紅

席上應命（辛亥夏四月。時年十八）

曳裾東閣上。進退有餘榮。仰見蘭燈色。伏聞玉漏聲。肯貧賓客食。猶賜國君羹。自愧資材拙。揮毫賦未成

擬鵷華侍宴

誰家不賞月。甲第是清歡。已過中秋節。唯餘此夕團。也知耽諷詠。何嘗列杯盤。醉飽恩澤。寧愁風露寒

九月二十二日。櫻井君飾宅。同賦好鳥鳴高枝。得鳴字

看愛西園樹。還棲中谷莺。烟濃籠羽色。風軟和簧聲。乘興乘華蓋。承恩酌兕觥。其情春宴日。應是賦嚶鳴

得佳字

體中常不佳。伏枕事多乖。窓破風過隙。堂卑雨洒階。廢詩無秀句。借酒遣幽懷。功業任天意。何須勞安排

春夜別友人得歌韻二首

沽酒典春服勸君金叵羅折花香馥郁踏月影婆娑坐愛良宵好轉添離別多何時銀燭下再見醉顏酡

林外雨滂沱似添別淚多留人憐夜短送別惜春過芳樹如新泣嬌鶯不復歌悠悠分手去明日奈愁何

己巳十二月聞谷忠明擢爲待臣賦此寄贈

幽谷窮陰節遷鶯先報春綴衣推吉士韜略寵謀臣嗟爾名家子寧爲曲學人魯論兵食信暇日爲君陳

和杉山子方海上作次韻 六首

非關斯世濁濯足海東濱難伴千年鶴唯餘六尺身摶風應有力遂臭復何人解道滄洲趣謾將漁客親

朝辭城市塵夕向海磯濱爲縱逍遙趣頓忘羈絆身橫流無靜浪清世有閑人將欲開懷抱不知誰與親

井底君休笑幾遊東海濱縱觀千里目養拙百年身機息馴鷗客心雄破浪人悠悠天地際何物向吾親

問津成底事天下是滔滔潮湧鳴雷動煙開奔馬高休誇海若水且激陽侯濤空寓乘桴嘆

取材心自勞
狂瀾無砥柱。積水自滔滔。鵬翼青天遠。蚌胎明月高。不愁尾閭洩。還勝廣陵濤。可笑風塵士
揮毫徒自勞
傲吏憐遊覽。偷閑官不淆。爲此湖海趣。肯羨廟堂高。得失千秋蹤。浮沈萬里濤。人生須自適。
何用此心勞

偶成

幽懷無共語。春日奈愁何。孤苦悽愴切。愚忠感激多。歲華空荏苒。世路易蹉跎。安得滄浪水。
濁流揚素波。
讀史觀成敗。古今同所遭。宴安耽鴆毒。聚斂竭民膏。徒拘帷裳制。難弱吐握勞。嗟吾微管仲。
被髮奈腥騷。
漢室方全盛。豪華千古標。只聞追野獸。寧識獵夫驕。市陌煙花笑。城門車馬囂。列侯營第宅。
誰似霍嫖姚。
疎狂憐傲骨。意氣向誰伸。遣興傳杯緩。感時投筆頻。雨侵芳草暮。風動落花春。節物須相賞。
年光不待人。
庭松經歲寒。撫翫尚盤桓。春草芳宜藉。朝霞秀可餐。海天雲數點。山郭日三竿。身世相忘處。

頡知宇宙寬

柳下園小集。得鄉字

華歡屬秋夜。秋夜爲誰長。輝鬢杯羹美。松蕈食膳香。君詩豈有敵。吾酒應無量。若說煙波勝。仙湖是我鄉

再用前韻

把酒慰腸緩。論詩漫興長。月從天半落。菊到節前香。同志憐蘭臭。短才慚斗量。逍遙聊適意。養拙無何鄉

同高橋子大晚過柳堤

携手仙陂畔。寒烟澹素秋。風搖蘆葉舞。水淨月華浮。遠岸燈明滅。長堤客去留。官橋數株柳。更憶武昌不

九月十五日。成澤村舍作

投宿莽蒼夕。三餐腹果然。鐘從鄰寺響。月傍近林鮮。影似中秋色。寒催半夜天。短衣與雄劒。獨坐轉相憐

塞下曲

胡馬度陰山。天兵此出關。朔風金甲冷。邊月角弓彎。單于如破膽。諸將可開顏。麟閣多恩澤。

何時奏凱還

暮春柳堤晚歸

徐步仙陂畔。晚來風景多。山間烟縹緲。天上月婆娑。戲折堤中柳。靜觀澗面波。浮沈人世事。感慨總何如

草堂與高倉良顯同賦新秋作（分韻得光）

西山日將暮。堤柳有鳴蜩。寂寂孤堂夕。蕭蕭千里秋。檐前風色冷。篋裡月光幽。恥負竹林侶。難同七子遊

謝高橋子大贈

千里故人贈。無教臭味疎。陸懷空自失。楚頌獨何如。嘉樹雖相隔。清香更有餘。可怜南國果。還勝武昌無

惜春

偏惜青陽別。苦吟奈此身。鳥啼芳草歇。花落綠陰新。酒醒愁伴我。病起老隨人。自今做何計。長與物爲春

山寺秋夕（得上字）

古寺青山中。看憐秋氣爽。松陰振葛衣。苦徑曳藜杖。不是媚金仙。猶將絕塵網。歸途何患晦。

月出東林上

酒門春望

徙倚酒門外。道遙道士居。林花迎客笑。徑艸待人除。城市豈云近。俗塵還覺疎。望中遙指點。梅巷是吾廬

乙酉仲春。賜宴史館。既醉之餘。賦詩言志。分小雅鹿鳴詩句。得蕪字

豈敢曰嘉賓。樂哉館中蕪。金尊綠酒湛。芳樹黃鸝囀。觴政不須嚴。筆鋒何用戰。忠臣欲盡心。願勿棄疎賤。忠臣盡心。用鹿鳴小序中語

客中與諸君會于坦齋。探韻賦詩。余久廢聲律之學。苦吟不就。因謾作雜詩

不言行役苦。猶罄故人歡。契濶談無盡。風流興未闌。題詩到日暮。對酒忘春寒。世上方多事。吾曹袖手看

袖手非吾志。功名進取難。唏驚春樹外。歸雁海雲端。舉世愛姑息。何人羞素餐。向來憂國淚。乘醉灑杯盤

杯盤謾灑淚。應作狂生看。國乏三年蓄。人偷一日安。嘗梁徒食肉。戎士競袴執。爲問邊城戍。可堪春雪寒

春寒偏氣候。憂憤向誰寬。遠戍兵皆雇。臨時軍恐單。多方奔命誤。貪吏使民殘。何日仁人政。

再敎百姓安

將欲百姓安應須擇庶官周行若多士防賊有何難誰復聽雞鶩吾徒投筆歎可惜文宇餘

吐出寸心丹

春日游某別業

別業連山郭柴門對澗流庭前生細草澗上泛輕舟隔牖鶯窺客隨風柳拂樓醉中回首處

西嶺暮雲浮

又

雞犬迎詩客晴來推聽看問園留曬雪幽鳥報春寒桑話自忘世茗談此磬歡主人何處愛

笑指五雲端

賀友人移居湖上

避世風騷士結廬湖水西新花含雨笑嬌鳥得晴啼泉石心逾遠行藏道不迷何當從子去

高臥閑幽栖

又

新築臨湖水高樓佳宴開彤雲銜嶺起紫鳳仙波來風止垂楊睡月清輕艇回興添絲與竹

詩賦對行杯

七言律詩

丙午早春。過柳堤（時年十三 天明六年。）

長堤十里物華佳。春思試看天際霞。積雪已消仙子岳。炊煙自湧野人家。青松標掛城屏上。嫩柳影浮湖水涯。閑步時時回首處。山櫻幾日著新花

賀長崎楢林醫伯五十初度

壽堂高倚海門頭。佳氣氤氳通十洲。雙鵠遙翔玄圃去。五雲近繞玉樓留。管絃非是麋宴興。歌唱應知仙洞遊。仁術由來醫國手。遐齡更約幾千秋

春興

日暖輕烟連遠空。芳菲三月滿江東。萋萋草色池塘綠。爛爛花光林野紅。杯酒忘憂鬱下。琴書遣興蓬門中。臥游未著登山屐。還愧棲遲非謝公

雨中。同原兄子簡。訪忍亭

鳴禽處處媚春風。烟雨黯澹湖水東。十載素心談笑際。千秋壯志詠歌中。文章如使吾曹在。裁製莫教流俗同。何問君家儋石乏。好將玄草擬揚雄

春日。同浚卿・子實諸君。訪杉山兄子方。後數日子方見一詩。乃次其韻

黯東避世世途賒憐爾多方書五車。戶外迢迢頻倒屐。堂前引接昔煎茶。風流不用青雲薦。意氣何妨白日斜。誰識漆園舊傲吏。逍遙時在惠施家。

贈渡部處士（處士名寬字子裔。舊五郎右衛門。有氣節。養仕上大夫中山氏）

愧吾儒服誤茲身。嗟爾東西南北人。簷裡奇書韋編絕。腰間寶劍蠹紋新。拓開攬勝養心仍壯。睥睨王侯氣自伸。富貴浮雲何足問。樽前把酒莫憂貧。

聞高野子隱遊筑波山。因簡本館諸君

突兀筑波東海天。眞人住處彩霞連。山含精爽陰陽秀。氣吐神靈日月懸。小魯何嗟迫往鄭。凌雲應是伴飛仙。抽書石室君家事。好寫奇□擬馬遷。

初夏。得天下野人木村子虛書及詩。次韻却寄。四首。時子虛有遊方之志云（天下野。村名。子虛居之。故自稱天下野人）

數頃荒田尚可鋤。還愈仕進曳長裾。千秋事業論窮達。百載心情混毀譽。落魄李斯憐厠鼠。逍遙莊叟樂濠魚。從來吾黨多狂士。不懼鄉人門外疎。

園居曾厭白雲扃。知爾漫遊甘旅亭。燕市逢人休論劍。齊都對客莫談經。□□□□□□□。

□□□□□□□。借問平生雙白眼。到時意氣向誰青。

病裡蕭條欲暮春。閑窓伏枕感懷新。斯文未喪思鳴鳳。吾道將窮泣獲麟。嘉樂千年已陸地。

詩書百世徒存人。孔門荊棘荒蕪久。一掃誰除大路塵。來詩云。爲君一掃六經塵

佯狂君自任蓬頭。力學多年有息遊。原憲環堵縱非病。顏淵陋巷不堪憂。論交世俗何須問。

昔急鄉人誰復周。可歎四方男子志。天涯千里去難留

寄神丘丹子允

春盡綠陰黃鳥斜。薰風送處雨如麻。夢魂時繞天妃嶺。懷抱常存市隱家。多病沈淪陂水月。

羈官孤負勿關花。從來堂上雙親在。休笑吾曹似匏瓜

六月五日。訪芙蓉館。即小宮山氏忍亭同主人賦詩。時余將有江戶之行。因留別三首。得塞字

相逢此地罄交歡。何識人間行路難。拓落休論官途薄。風流未嘆社盟寒。如今故倒中郎屐。

幾日新彈貢禹冠。不是大兒孔文舉。忘年誰作禰衡看

芙蓉館上暫留歡。男子何辭行路難。唱罷驪駒門外散。歌來白雪郢中寒。風塵傲骨憐魚服。

丘壑高情愧鶡冠。別後豐城龍劍氣。天涯須向斗牛看

河梁此去隔交歡。握手共憐離別難。池上芙蓉清露冷。堤中楊柳晚風寒。未彈馮氏蒯緱劍。

猶戴卞人鷄羽冠。到日都門傳舍裡。何妨客作布衣看

歸鄉道中口號

三秋游學任清貧。一臥空驚歲晚頻。八月乘槎唯自慰。重陽載酒共誰親。關山露濕無衣客。

驛路雨侵多病身。好是江南華麗事。歸來說與故鄉人

九月十三夜 府中官舍作

疇昔匆匆辭武昌。腰間一劒向常陽。霞江雲斷長天色。筑嶺秋高明月光。馬上關山三百里。雲間鴻雁幾雙行。誰知今夜征人夢。半在南樓半故鄉

己酉歲暮書懷

平生事業在三餘。空對牀頭數卷書。大道荼蘇誰復闢。孤心茅塞獨躬鋤。唧唧須立千秋志。踽踽豈要一世譽。聊喜優游歲將卒。環堵好與俗人疎

早春偶成 寛政二年正月六日。時年十七

遊息吟哦此一時。閑來情味有誰知。好音求侶黃鶯度。嫩葉媚人青柳垂。雪後池塘春草逼。雨餘山郭夕陽遲。寄言吾黨操觚客。莫負芳年行樂期

同子實兄遊神崎

一自新年換敝裘。林泉行樂意悠悠。樹間乘興聽黃鳥。湖上忘機伴白鷗。風暖花明梅戶外。雨晴烟暗柳堤頭。閑中別有乾坤在。十里春光到處幽

客歲。枕石西天上人。見惠新詩。聊賦此答謝

憐君逃世漱清流。高枕時時眠石頭。自厭人間多俗事。也知方外有天游。窓懸常海眞如月。

門繫慈江濟度舟。靜裡吟哦與無限。詩篇何復讓湯休。

送原兄子簡（得青字）

春闌門外柳青青。花散離筵酒亦馨。今夜三杯勸君飲。明朝匹馬有誰停。驪駒曲裡情仍切。金屈巵前醉未醒。辜負嚶鳴求友意。林間黃鳥不堪聽。

贈小宮山編修

太平寰宇絕塵氛。投筆難期絕域勳。冉冉歲年嗟過隙。悠悠富貴笑浮雲。幾時欲約蘭臺史。此日先繙金匱文。發憤休裁答賓戲。人間誰不識班君。

追悼松岡盧翁（應其門人需翁名玄淳。字子朴。號松江。善得養生之旨。沒時年八十有餘云）

一去仙翁跡已虛。寥寥唯有舊蓬廬。偏悲寶鼎丹砂在。徒見牀頭（牀頭一作空牀）黃卷餘。嶺上雲多誰怡悅。岡頭松古此欷歔。人間休問山中趣。無復昔時陶隱居（翁隱于醫。故云）

恭觀（東照宮祭儀）

大藩原廟祭儀隆。共說當年創業雄。表海良圖輕尚父。攘夷長策笑桓公。威稜遙憺雞林北。恩澤普覃蜻野東。東土照臨明德遠。千秋萬古仰神功。

送客還肥後（應赤水先生需）

悠悠道路隔西東。傾蓋無緣歡笑同。我住常山雲霧外。君歸蘇嶽鬱葱中。遙知如意珠猶在。

休問率然蛇已空。此去何愁明月沒。海天魚眼夜光紅。（酌書倭國傳曰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阿蘇山在肥後故云孫子稱常山有蛇其名曰率然按常陸風土記昔某山有大蛇故借用王維送日本晁卿詩魚眼朝波紅注出詩者亦引酌書）

柳堤步月。得西字

行盡仙陂十里堤。千條楊柳接東西。湖心水冷漣漪淨。洲上風輕蘆荻齊。四野回頭星稍少。三橋散步月初低。波間素影猶堪掬。不假廣寒宮裡梯

開德卿先生將卜居江都市上。有此寄

幾年湯液活蒼生。賣藥都門堪遣名。折臂欲修三世業。脅肩豈取一時榮。園中種杏耽幽致。市上懸壺愛逸情。誰道五侯鯖味美。人間何必慕君卿

芙蓉館賦柳堤步月。分得支韻

五月仙陂月出時。長堤十里步遲遲。橋頭化石人何在。臺上弄簫誰復吹。湖水新添銀漢滴。柳條更襍桂花枝。飄然頻促星槎興。不待秋風烏鵲期

七夕小集。得豪字

七夕良遊興自豪。悲秋豈傲楚人騷。河源欲問天孫石。漢署難偷王母桃。井上風輕梧葉動。雲間夜冷鵲橋高。坐中詩就誰尤美。應有星文照彩毫

同諸子賦七夕遊銀河寺。得寒

僧院白雲繞石欄。笠原雨霽爽林巒。銀河影接仙湖濶。玉露光凝祇樹團。門外松琴風作響。巖頭瀑布夜生寒。飛流更織龍綃色。恰作天孫機上看

仙陂晚歸

長堤散步自從容。十里秋光冷似冬。垂柳千條風嫋嫋。微雲數點月朧朧。地圍瑤水金波湧。天漏銀河玉露濃。昔日仙人何處在。悠然猶問葛陂龍

讀尚書

虞夏商周功德尊。遺書私淑仲尼門。秦庭焚罷灰塵盡。魯壁壞來蝌蚪存。應信典謨非樸學。更知訓詁有微言。不妨人骨今皆朽。千古陳編資尚論

中秋臥病

伏枕蕭條意轉哀。淩雲作賦愧非才。仙波湖上秋風動。水府城頭暮雨來。樓下金尊供獨酌。月中玉杵向誰開。今宵總爲嫦娥妬。那得蟾宮竊藥回

九日（諸君嘗有登高之約。余病而不赴。因賦）

秋老千林搖落悲。偶逢重九倚東籬。病來空負登高約。愁裡還無載酒期。何用萸英插蓬鬢。好將黃菊泛金巵。寄言今日龍山會。吹帽風流知屬誰

九月十三夜（此夜賞月比中秋。始予寬平法皇。見中右記。建久中。長和親王。九月十三夜設繼華會。見眞俗交談記）

廣寒明月望悠悠。滿地如霜影氣流。殘菊摘來堪泛酒。綠籠捲罷好登樓。一經姑射眞仙賞。幾值長安帝子遊。不懼蟾宮丹桂老。人間別有繼華秋。

十三夜。遙同諸君遊東海之作

東海秋高萬里天。嘲風嘯月幾相憐。興來不羨南樓酒。醉裡何須北堵船。雲霽蟾宮素娥妬。波平貝闕驪龍眠。坐間笑傲詩成後。故向滄洲弔謫仙。

積水秋高海若驕。北觀豈減廣陵潮。蜃樓髣髴橫三島。蚌月婆娑舞九霄。不盡濤聲疑擊鼓。何來天籟似吹簫。飄飄直有凌雲意。誰謂蓬萊此夜遙。

殘菊

五柳蕭條歲稍闌。南陽奇種獨猶殘。曉來佳色侵霜冷。月下幽香浥露寒。九日已供陶令摘。千秋尚伴楚臣餐。爲憐晚節餘芳在。故向東籬存細看。

寬政二年冬十有一月望。公就國。是日雪。恭賦即事

東方千騎入城門。道左吏民迎鹿旛。茅土舊封周社稷。衣冠復見漢宗藩。豫遊豈假齊侯貴。彈蹕何須梁苑尊。瑞雪星祥南至後。行春幾處布仁恩。

哭高倉子咸

楚魂招罷絕歸期。平昔交遊情最悲。忠信由來堪學禮。興觀猶自欲論詩。空憐地下修文日。

何比人間載筆時。幽谷嚶鳴春已近。友生誰共聽黃鸝。末二句。一作萬里送君從此去。蕭蕭只有北風吹。

十二月望。爲寶幢院主人壽。其尊翁六十

烟霞春近壽筵催。豈雪庭衣擬老萊。羽客笙歌天籟起。石階蓂莢月輝開。三山何必求仙藥。千斛應須酌壽杯。莫問人間推甲子。知君寶籙在丹臺。

除夜 用壽袁賜韻

東海雲烟暗裡催。人間塞盡歲一作歲物華迴。一年功業驚流水。百載雄心委死灰。知己唯憐腰下劒。忘憂獨對坐中杯。悠然笑問門前客。擾擾風塵幾往來

又

負郭蓬蒿三徑荒。仙人陂上一茅堂。壯心自笑窮途哭。一作窮途阮子何須哭豪氣誰憐小子狂。一作扣角寧生放會狂。東海紅霞春已逼。南山白石夜容長。悵然撫枕寒燈下。不聞城門庭燎光

四月七日。引見于休息所。席上應命

當年治最輕吳公。今望曾稱絕代雄。洛下秀才懷賈子。山東英妙愧終童。維新久仰岐周化。一變須觀鄒魯風。問燕欲論經國業。恥將小技壽雕蟲。辱蒙問賤齡。一正時年十八。故前聯用賈生。終童事。座間話及大學衍義。故第五句用維新字。

席上應命

微臣何幸上高堂侍坐從容賜玉觴席間銀燭含煙吐檻外薰風入夜涼稼穡艱難誦無邊一無邊一作楚騷古人純粹愛衆芳迂儒豈有涓埃補旣醉偏慚叨寵光

和白泉老先生　公宴之韻

山川春色滿東方和氣藹然君子鄉池上蘋蘩風自動園中花柳月相望河間曾設延賢館魯國猶餘養老觴寵遇何論忘玉醴詩成彩筆有輝光

閏六月朔發水戶

柳塘徂暑夏風清書劍悠悠事遠征千里縱存懷橘意三秋無奈陟岵情遊方元報懸弧志歸日何期衣錦榮預想閶門明月夜素光應照武昌城

過松戶關

□上松關曙色分四方來往客爲群村中狗吠聲聲響屋外鷄鳴處處聞題柱由來慚犬子棄繻空自擬終軍山東英妙非吾事徒慕弱冠豪氣芬

從師赴京將發留別故人

行役何須說苦辛到時應及帝城春十年曾託登龍客千里今爲附驥身文史豈堪供職事江山忽足發精神洛陽三月繁華興待我修書寄所親

乙卯秋日澗上作　鈔做江都體

霖雨連旬嗟鬱陶。乘晴與客步東皐。水銀磨日湖如鏡。丹綵剪霞風是刀。潛躍戲魚尾空動。往來賓雁翼應勞。病餘志氣殊蕭散。狂態何妨借酒豪

登富嶽五首

西皇使者昔求仙。東海神山今尚傳。不盡香爐蒸紫氣。削成銀闕戴青天。陰崖寒凝千秋雪。絶頂晴開八葉蓮。借問雲中君在否。臨風試唱一羽衣篇（唱一作誦）

名山終古鎮東方。吾亦來遊不死鄉。形勢絶奇三嘆息。精神快活四飛揚。俯臨喬野雲如絮。仰指蓮峯月似霜。玉女池頭天咫尺。欲攀北斗酌瓊漿

玉女峯高雪作膚。吾生何幸觀清都。雲關直出青冥外。日觀遙望滄海隅。呼吸想當通帝座。躋攀知是近天衢。悠然似棄人間世。不用神仙問有無

登封何假岱宗尊。不二神州萬古存。預識升降兼晝夜。更知俯仰別乾坤。瑤臺日月雪常耀。銀海波濤雲自翻。遠望縱令顏子在。焉能匹練辨吳門

氣盡大嶽接蒼穹。神秀偏鍾造化功。飛步忽疑生羽翼。仰攀恰欲上虛空。一登絶頂千秋雪。長嘯中原萬里風。慷慨狂歌一小天下。劍峯今日爲誰雄（慷慨狂歌一作壯志慨然）

新居即事（寛政八年丙辰。賜宅於栃巷。時年廿三）

新築茅堂梅巷隈。卜居賦罷思悠哉。蒼松對我東南列。綠水隣人左右開。好鳥時從幽谷響。

快風常自太湖來明年春信無相誤。索睽巡檐定幾回

青雲龍頃有雪中論詩之作示館中諸君高和才力雄健奇語驚人可以壓倒當世之詩豪矣余也病孀久廢吟哦何是以當之雖然同寮之誼不可以不和也原詩有嫌高要新祖宋祧唐之語因次其韻戲反其意以供一笑云

才子匠心誇琢彫誰能相和報瓊瑤騷壇有會盟無主管陣爭鋒戰始挑宋元詩派眞支裔李杜文宗是二祧陳腐新奇曷嘗定天風吹雪任人撩

再和前韻

新詩賦雪句如彫唱和何論石與瑤欲追銀海波瀾作應借糟丘酒力挑李仙杜史東高閣自俗元輕同遠祧雲龍變化君休怪奇語驚人蝶可掐

夏日同諸君遊酒門太子山

酒門良會客相親方外更無城市塵突兀奇峯雲表秀參差細柳雨中新不愁天上陰晴變偏感人間聚散頻終日罄歡君且醉栖栖莫誤百年身

五月會如意精舍分韻

良辰幽會訪招提蓮社風流詩幾題雨草席供佳客坐榴花酒任故人攜青山峻嶺當窓秀綠樹重陰擁戶低千古獨醒君莫問不妨縱飲醉如泥

夏日同菊池伯斐遊青山氏林丘共賦卽事得天字

夏簟相迎綠樹前。振衣岡上望悠然。縮雲氣合封千嶂。素練影開分一川。松下清風寧厭聽。坐中佳句不求傳。從來乘興忘身世。非慕無懷與葛天

再用前韻

一望群峯集目前。應酬無暇總茫然。北村青靄籠幽竹。西嶺紅霞映遠川。交態豈阿時俗好。文章須共古人傳。移山多謝愚公力。更借芙蓉插半天

席上次子世見韻

風塵鞅掌負青山。官暇俱偷半日閒。坐臥何須陶令思。行吟未學楚臣顏。垂綸客向東洲畔。送餉人歸南畝間。更喜滄浪堪濯熱。長江不盡水潺潺

又

幽人雅尚愛江山。世味官情都是閑。借問平生幾回笑。不妨邂逅一開顏。遠樹依稀晴靄外。奇峯出沒夏雲間。古往今來感何極。逝川晝夜水潺潺

春夕過柳堤二首

吟懷空負百花辰。一夕偶過湖水濱。風靜微波如細織。露乾芳草足香茵。樹邊黃鳥疑呼我。雲外青山看媚人。自笑平生徒結束。歡娛未諳世間春

長堤十里徧春華。步步探芳忘路賒。山映大湖浮碧樹。雲遮落日漏紅霞。豈無垂髮梳風柳。更有新粧浴雨花。欲向城東猶徙倚。黃昏始到故人家

遊東海舟中作

東望海天神已飛。候晴共喜夏雲微。順流解纜何須急。釃酒臨觴不敢違。鐵笛蘆笳喚風起。銀釵羅袖引春歸。行行更濯人間熱。大洗磯頭振我衣

有感二首

莫將弟子累其師。維昔荀卿有李斯。抗直能攻明主短。佯狂甘受俗人疑。正當憂國忘身日。豈是低頭拱手時。志大才疎成底事。上書未報報歸期

稽古不貪當世榮。愚忠抗疏一身輕。君臨勿恃區區術。駕馭何須察察明。奇策竟無能富國。空談豈合說強兵。佯狂混酒猶豪氣。贏得青樓薄倖名

偶成

苟全性命賴明君。加罪猶無身首分。天下不材甘棄物。林中獨學嘆離群。吳江秋邊寧思膾。泮水春歸誰采芹。貶黜從來我自取。向人豈作解嘲文

贈人

回首天涯嘆索居。錦城秋興總何如。飛談捲寡合人嘆。雄氣凌雲與俗疎。吾酒徒供聖賢味。

君文曾役古今書。孔庭蕪穢非朝夕。一任先生□掃除

和石郡宰冬日田家韻二首

流水遶村注大江。東西通路石爲缸。樵夫垂晚徐歸舍。織婦防寒深鑽聰。郵奉郡符析屢擊。寺驚野火鐘頻撞。賣薪城市錢多少。擬向誰家倒酒缸

一竿漁父釣寒江。更有樵歌過石缸。竹落早梅驚出谷。茅檐晴雪雀窺牕。叢祠樹伐屋無繕。古寺僧亡鐘不撞。鄉約近來嚴禁釀。迎春誰貰酒盈缸

壬申春日。郡齋臥病。偶誦石川茂宰徙任八田之作。次韻寓懷。兼簡同列諸君

屈指分符忽五年。一作作郡忽經中五年上光陰不駐若流川。孤忠報國曾陳力。多病乞身宜避賢。民散本由經界慢。邦治莫使舊章愆。春來自笑戀何甚。臥閣背花終日眠

七月既望。携根邨二生。泛墨水

澄江良夜使人憐。一葉還凌萬頃煙。自昔白鷗悲在五。于今赤壁憶蘇仙。東船西舫買歌笑。張四李三攜管絃。獨嘯休嘲一作嘲怪吾輩。寒清風明月不須錢

冬日田家。和石川郡宰之韻

古來農隙說冬藏。輸租寧知稱貸忙。鬻屋一作產貧民稅有額。富家豪猾田無糧。吏胥催督人遭縛。鄰伍流離誰復償。勤動自憐終歲苦。明年奇計在爲商

二月既望。訪鷲宮道人家。道人有詩見示。聊賦此答謝。先是。道人嘗喪其配云

尋梅問柳弄新晴。藜杖微吟緩步行。傲吏從來無適莫。道人何意有逢迎。花間蝴蝶春風夢。雲外嫦娥月夜情。憐爾鼓盆歌一闋。逍遙猶自似莊生

偶作二首

故國曾推喬木家。升平無事屬驕奢。民田兼併資豪勢。官府苞苴容姦邪。乳臭兒童當要路。膏粱子弟擅榮華。古來弊俗多如此。志士幽人莫怨嗟

希代靈修本絕倫。美人遲暮怨騷人。幾時洗去當年陋。一作等閑撫罷宗松古。一變還看萬古新。一作欲事憂看朝權新

空嘆浮雲蔽白日。生憎鵜鴂鳴青春。春風何所無芳草。猶向故林披葛巾

三日。會如意精舍。分韻得侵

群賢集會曲一作碧江滸。俯仰頻驚節序侵。禊事元傳觴詠趣。幽情不一作不何。假管絃音。逃禪彼岸離生死。一作欲下濟之彼岸離生死上

興感斯文同古今。莫道蘭亭千載後。風流無復似山陰

柳堤作

長堤袖手步遲遲。十里南湖雨後時。魚躍還逢濁浪激。花開已被狂風吹。遠山一黛晴如畫。細柳千條嬌似絲。贏得投閑多暇日。三春行樂在仙陂

聞諸君遊神先寺。有懷故東壑先生

梵臺芳樹大湖烟。詩酒翫春娛。衆賢異代賞。音流水曲。同游逸興賞。山錢殘花風落唯餘蘂。古墓人犂半作田。宇宙由來如逆旅。輪迴何必問金仙

戲作（句中用女人別號字）

薛古非廿糟粕辭（木村子虛號醉古館）振衣柳下寄相思（丹子成號振衣亭。小澤公平號柳下園）秋天誰聽九皐鶴（鶴見伯鶴號九皐）春日自開幽谷鶯（幽谷余所居）泥裏芙蓉池上淨（小宮山子實居蓮池里）蓬中蘭蕙畹頭滋（杉山子方號滋蘭畹）陸沈應玩人間世（高野子隱號陸沈亭）枕石堪吟方外詩（枕石寺住持西天上人。最善詩○凡此諸人。皆余所嘗周旋者。雖交有淺深。而其著述詩文。寄示余者。各數首。余得而藏諸篋中。春日多暇。披玩自娛。因舉幾此數句云）

和高橋子大寓居小樓之作次韻

西游嘗去讀書樓。且喜迎君返故丘。崖壁斜遮湖水隔。風煙淡籠竹林幽。周旋元自避三舍。酣飲由來輸一籌。勿厭貧家供給簍。淹留談笑緩羈愁

夜坐呈子大

佳客秋來寓草堂。賞園漫擬託隣鄉。風微戶隙寒猶薄。月隱林端夜未央。旅雁天涯求侶切。幽蘭谷裡爲誰香。對君不惜燈華盡。更假文章光燄長。

奉和東里先生與子大及諸子論詩之作次韻

千秋雲漢倬然垂。手抉天章定幾時。著實誰能詩史語。清新自愧謫仙辭。嘲風嘯月吾忘我。

啓秀謝華心是師。休怪邯鄲非故步。步趨奪逐世人移。自註曰謝朝華於已投書。時夕秀於本振。陸機文賦語

贈富田秀才

詞源若湧爲誰新。相値尊前情自親。家學曾推三世美。才名應數一時珍。湖山歷歷詩如畫。風骨稜稜筆有神。愧我病來耽斗酒。東皋空託醉鄉人

送高橋子大還江都

東里餞君朋盍簪。傳杯唱曲夜沈沈。去留唯任酒醒醉。遲速何論情淺深。著錦林楓飾行色。綰絲堤柳繫離心。江南佳麗歸應好。春日芳菲誰與尋

宮瀧作

山迴岸轉一川聯。綠竹青松帶彩霞。浴馬長留飛將跡。炊煙纔見野人家。巖間染藍旋環水。石□含紅躑躅花。此地此地一作遊日從來宜暮景。任他西嶺夕陽斜自註。傍近之地。名曰日暮野。蓋言其遊覽宜窮日也

失題東湖曰。按。詩中有滋蘭語。蓋嘗杉子方也。年月不攷。然其稿雜入鹽原紀行詩中。則亦同時所作耶

城南才子本殊倫。自謂風流第一人。彈劍已同齊食客。滋蘭非擬楚騷臣。聊將書畫供閑適。肯向江關問要津。吾黨嘐嘐似君少。詠歸須及舞雩春

春日。次韻青山子世除夜之作

悠悠天地動蹉跎。俯仰可堪容易過。妙年君負青雲志。長夜吾悲白石歌。狂生進取終徒爾。

卒歲優遊更奈何。看取春來幽谷鳥。嚶鳴求友集丘阿」

寄鬼谷」二首

鬼谷先生一草廬。門前長者幾停車。陰符豈授傾危士。家學曾窺聖賢書。大國軍師拜寵命。滿城武弁欽聲譽。腐儒狂喜君休怪。十載交游情不疎

白首談兵意氣豪。嗟君恩寵冠時髦。祿比有田何不宴。官非待衛豈徒勞。劒佩隨班朝朔望。鞶鈐餘事涉風騷。幸值昇平多暇日。吟詩花下醉春醪」

春日。與館僚諸賢。同遊仙波湖上。得文韻」二首

館閣諸賢罷校文。仙波湖上探芳芬。樹間煙暖花含笑。水面風輕波有紋。求友共憐聽黃鳥。論交何用附青雲。野亭詩酒須乘興。遮莫前村落日曛

暇日偶遊湖水濱。春風隔岸笛聲聞。青松樹古清陰合。粉堞樓高斜照分。巧畫新詩寫幽趣。山肴村酒愛微醺。吏情誰謂滄洲遠。看取眼前鷗鷺群

十三夜

中秋已過復中秋。看月豫期良夜遊。玉兎仙娥非我伴。頑雲盲雨使人愁。泛舟何處堪回棹。攜酒誰家可上樓。好會縱非三五夕。繼華吟賞也風流

雪朝即事

前宵雨雪注蒼端朝起東窓回首看湖上白鷗皆失色林間綠竹僅挺竿映吾已代貧家燭嚙節還供烈士餐吟望會無錢買酒粟膚轉覺弊衣寒

與客閑步

縱觀萬古拓心胸人世何論容不容此夕逍遙箕水畔爲君指點筑波峯文章誰鋪腸中錦豪氣自餘腰下龍濁酒賒來澆壘塊豈能筆陣戰三詞鋒

遊旌櫻寺（文政三年庚辰）

瑞龍山下一招提豈比尋常桃李蹊良將威稜傳故事名花清賞憶新題旌旗飄偉曾影風搖曳鼓角無聲鳥亂啼日暮徘徊春樹下歸來回首白雲低

郡宰皆川翁八十壽詞

斯翁壽老杖朝年飽沐君恩車未懸推毅人才人共仰佩韋性急性無偏階庭盡是芝蘭樹服食何用羽化仙誰道功成身不退邦家方惜牧民賢

題長天祐新居

衞國何須賦北門陶家好是卜南村室人交謫尋常事朋友素心晨夕論秋深籬菊花無數雨霽湖天月一痕幾取古文共欣賞幽栖別自有乾坤

幽谷報春春色新。新林求友幾相親。隔窓驚起愁眠嬉。繞樹呼來醉臥人。澁語纔聞殘雪日。嬌聲偏囀落花晨。誰知黃舌□□□□□□□□□□□□□

失題（得月字）

騷客九歌爲誰發。悲秋自古恨難竭。天半誰看玉兎翔。雲間何問銀河沒。不知栖露濕單衣。遮莫長風吹短髮。可怜別□各相望。明夜月同今夜月

送高橋子大（用和韻）

水城十月曉霜天。遊子征衣襲木綿。石室抽書徒曠日。麟經絕筆憶當年。是非何用狗流俗。刪述直須師昔賢。遙知家姬磨墨夜。垂簾紅燭爲君鮮

梅二首

美人遲暮感何深。獨對梅花情不禁。帝女粧成堪自愛。仙郎夢覺向誰尋。歲寒猶耐風霜苦。陽復偏知天地心。蛾眉豈妨腸鐵石。廣平舊賦爲君吟

叢裡寒梅古物華。託根非所使人嗟。詩人寂寞詩稀就。酒伴經過酒未賒。力病巡簷猶索笑。孤吟植杖肯相誇。窮愁何事風流減。花不負吾吾負花

人日。與客遊神崎。同游皆有賦。余詩最後成

佳節欲逃車馬塵。仙波行樂共探春。林間黃鳥如相喚。湖上白鷗誰肯馴。醉此孤林清濁酒。

看他曲岸往來人。休嘲笑傲無佳句。正恐詩成泣鬼神。

秋日病中

臥病栖遲矮屋中。仙波隱見竹籬東。紙窓夢破芭蕉雨。蒼壁寒侵柿葉風。清落纔令一倍瘦。嘲官拙漸跎未敢哭。途窮驚人讀誦悲秋句。壯士感懷誰復同

失題

聞說梅莊尋舊盟。天涯恨不得同行。吊古欲寄雲間雁。相酒聊聽谷裡鶯。憶昔賞心勞夢想。幾回暇日卜陰晴。如今偶誦新詩好。屬和難成廿韻觥。

江樓晚眺 得陽字

江樓倚檻對斜陽。自水青山望渺茫。壘障難窮千里目。曲流似學九迴腸。何來過雁情仍切。不盡浮雲意轉傷。坐上酒杯須買醉。漁歌未必和滄浪。

聞芙蓉陸沈兩先醒。並擢爲牧民之職。喜而不寐。迺有此寄 芙蓉子

絃歌想見樹風聲。委任方知君相明。直絕苞苴通請謁。量容菁莪利兼併。佩韋且倣西門戒。製錦曾聞東里評。嗟爾牛刀割雞日。人稱文學子游名

其二 呈陸沈子

爲宰定知多美聲。勞心撫字報賢明。養胎應有貧兒舉。除蠹豈無僧院併。憂旱日田晴宜盡力。

行春謠俗得其評。民瘼自是皆蘇息。何當上醫醫國名

記喜

礫川邸第紫霞深。此日正欣龍駕駐。水色山光似錦藏。瑤花瓊樹舞仙禽。簾纖細雨新粧景。颯爽清風巧拂陰。咫尺得長春歡樂。萬重恩澤濕於霖。

無題

頻年虜患海邦東。投筆誰憐意氣雄。借問賢才兒買似。應須燕樂鹿鳴同。征夷既飭征夷令。獎學當思獎學功。迂濶大言君勿笑。甲兵百萬在胸中。

偶作 文政五壬午年。秋。紳來于相州浦賀。名託漂泊。實探虛實。是時大臣亘室、來于晏如

海王之國依天險。偷惰釀成衰弱風。威稜誰憐丁零北。寇賊自來流鬼東。能 能一作又作但 唯。使神州存正氣。豈無勇武奏奇功。肉食鄙夫謀不遠。安 安一作寧 知白屋泣英雄。

謁舜水先生墓。聊短述

大明天祿永將終。猶夏倒奴勢自雄。執節元懷蘇武志。乘桴嘗慕仲尼風。陳辭抗禮安南國。傳道輸心水戶公。見說百年君子化。何唯蜀土一文翁。

和高野見子隱秋日病中作。次韻 八首

秋風蕭瑟滿蓬廬。搖落千山萬木疎。憤世誰論錢有足。達時還 還一作自 笑食無魚。蓬隨童子雕

蟲戲。偶對古人糟粕書。休問男兒四方志。頻年多病自懷居

秋老南山氣色高。柴門寂寞謝兒曹。國中誰識陵陽淚。天下何須傷子毛。人語幾逢開口笑。風塵曾厭折腰勞。忘憂遣興唯詩酒。醉後傲然揮彩毫

閑來未結薜蘿衣。且對青山獨掩扉。寂寂屋梁秋燕去。寥寥庭樹暮鴉歸。池邊冷露芙蓉老。湖上清風蓴菜肥。唯有一張素琴在。無絃猶自撫金徽

從來青眼向誰親。偃蹇轉憐疎懶身。秋盡未鋤三徑草。病餘不掃一堂塵。當年清議逢時俗。異代尚論追古人。只使簞瓢充口腹。何須陋巷厭孤貧

言志曾期求與由。牛刀未試從誰遊。魚龍寂寞江湖暮。草木蕭條山郭秋。晚食從來當肉味。緼袍何必羨狐裘。人生百歲君休問。濁酒須消千載憂

霓裳豈問廣寒宮。天上人間趣不同。水府城頭懸淡月。仙波湖畔起清風。甚秋酒盡歌難竟。多病詩成感未窮。坐愛前林霜後色。丹楓偏映醉顏紅

負郭衡門鎖草萊。暮鐘遙響梵王臺。簷前細網蜘蛛集。堂下清機蟋蟀哀。千古文章製錦手。三年技癢屠龍才。功名富貴非吾事。徒使雄心委死灰

衰俗寥寥淳古風。陸沈猶隱市朝中。垂綸手熟仙陂北。伐木聲遙幽谷東。濯足作歌慙孺子。移山無力學愚公。朝陽鳴鳳今何在。落葉秋寒（落葉秋寒一作空對清秋）井上桐

谷・桑二君。會于楊醫官宅。談詩。余亦嘗同期約。病而不赴焉。戲贈諸君

病床自髮亂如絲。嗟我風流滅昔時。從遊酒徒常寡侶。每逢吟社屢違期。桑羊心計君姑置。鬼谷揣摩何所施。但使驚人佳句在。起予何必待良醫

酒家雪

何來銀礫靜無聲。雪灑青帘忽自傾。柳絮先春飄綺席。月華未夕照金觥。漁簑歸去投竿入。獵騎經過按轡行。獨有胡姬留客醉。醉鄉共愛暮寒輕

琴

綠桐爲友日相隨。幽韻何時最好時。簷外雨聲醒宿醉。花間鳥語要新詩。拂絲林下清風和。下指窓前明月窺。自適高山流水趣。知音豈必覓鍾期

秋夜。友人宅聽虜笛

秋高山郭氣方悲。況聽君將蘆管吹。不是愁人腸欲斷。如逢征客淚應垂。風寒屋瓦流霜冷。月苦庭柯零露滋。莫道劉琨千載後。城樓無復却胡兒

題竹村山人所齋奇石

萬仞名山天作鄰。土精一片幾經春。嗟吾空手寵靈薄。憐爾柔英遭遇新。形似仙桃如可食。氣含玉液也堪珍。匹夫懷璧非其罪。投暗休逢按劍人

作郡行部途中作

館閣横經辱侍臣誰憐爲吏混風塵冒寒遥望荒山雪力疾徐行大野春誓盡愚忠報明主願施惠政救窮民下輿閑步田間路幾見村翁迎送頻

春夜即事

二月猶寒梅巷家沈沈夜雨滴簷牙池塘縱有生芳草泥土豈無理落花懶性讀書書易忘幽居憶酒酒難賒春愁寂寞不能寐爐上空煎石鼎茶

三月三日會于如意精舍得歌字寛政三年辛亥

觴詠幽情今若何群賢修禊此經過洲前蘋藻晴光好樹裡雲烟春色多左右清流相映帶西南峻嶺迥嵯峨晚來試向桃花水自唱滄浪孺子歌

戊寅正月二十日青藍舍開講講周易既而與來會諸子飲酒分韻得草

太平文化化周覃講學幾人青出藍幽谷鶯遷梅巷裡先春花發竹籬南案頭書帙繙方覓席上杯盤宴未酣對酒無嫌無下物家材爻象爲君談

湯岐寓居作文化十二年乙亥夏日

山館淹留忘官一作世情晨昏眺望變陰晴當窓嵐色疑雲色響枕溪聲似雨聲苦茗喫來三椀盡溫泉浴罷一身輕閑居無事看周易背向人間競利名

弘勤舍留別高野君子隱分韻同賦

馮驩爲客出無車腰下蘭綫不吐花愧我文章非錦繡憐君彩筆似龍蛇一堂談笑難分手千里離歌將去家傳舍到時狂態在當鶯彈鋏桂前嗟相對美人綠綺琴欲酬還愧乏南金壯遊何必論窮達盛事徒然感古今咳唾珊珊憐珠玉質別離無奈臭蘭心坐來爲有鍾期在擬鼓高山流水音

過陸沈亭分韻同主人賦

門外紅塵雨後稀已成曾點暮春衣尚論經術無今古揚搉文章有是非白髮長能期豹變青雲未敢羨龍飛舞雩沂水知何處此日與君風詠歸

陸沈嗟爾愛幽栖戶外南薰綠樹齊騷賦聯翩攀屈宋風流瀟洒挹阮嵇青衿舊識相迎語白雪新歌幾度題（度一作處）欲探西山諸勝景桃源烟霧使人迷

應大場大夫雷恭奉和　上公題泉岳寺墓表之尊韻

烈士復讐世所珍墓碑累累遺芳塵大節誓天臨萬死英靈理地度千春處變善謀都合義捨生何怨竟成仁須戒人君一朝怒國家傾覆在其身

秋日偶題

簿書鹽米苦英雄壯志憂時感易窮夜靜牀前吟蟋蟀秋深井畔墜梧桐人間富貴浮雲外

世上功名流水中。贏得冷官多暇日。江湖猶自伴漁翁。

讀會澤生文辭有感時十二月初六。適值義公忌日

蘭陵勸學說青藍。誰惜齒牙爲美談。班馬文章吾豈敢。春秋名分子能諳。百年自古論方定。五世于今澤不斬。嗟爾孜孜無志穀。成材它日見楩楠。

晚春臥病簡館中同僚

伏枕空嗟多病身。遨遊動負艷陽辰。桃花浴雨紅顏老。柳葉梳風綠髮新。臥聽鶯聲如有意。起呼酒伴更無人。君今端坐不行樂。造化小兒方送春

同醉古子賦

親朋枉路訪茅茨。契濶交驩喜且悲。秋盡霜侵黃菊蘂。風寒雨墜碧梧枝。醉醒自適三盃酒。成敗誰看一局棋。慷慨休論當世務。人間何物是男兒

季冬之望同來會諸子賦得八庚

三冬文史會同盟。輟業從容談亦清。月隱幽篁風有韻。寒侵破屋雪無聲。解經徒嗜征南癖。投筆空慚定遠情。相與切磋嫌鹵莽。春來更向學田耕

青藍勸學愧荀卿。稷下誰擅祭酒名。君豈欠伸澤劍首。吾方講誦挑燈檠。秦王褒貶春秋古。青史文章日月明。吏事縱緣經術飾。栖栖休競一時榮

病中作

秋盡已逢良月來。日晴還識小春回。連句伏枕添華髮。數畝貧居長綠苔。黃菊花殘金似布。紅楓葉落錦成堆。吟哦懶費推敲力。病裡詩篇取次裁

和杜子美秋興韻

文章十載不成功。官路草生翰墨中。席上酒樽賒海月。床頭琴曲讓松風。聖經人去唯糟粕。王道星移盡粉紅。秋水如清世如濁。行吟試問一漁翁

題美人圖

丹青何物畫佳人。綽態柔情覺逼眞。一作秀色可餐如有神 紈扇斜橫出素手。翠鬟半亂開朱唇。芬芳誰結巫山夢。芬芳誰結。一作行雲似結 良會難留洛水神。一作輕步將生洛浦塵 哀誓狡媒能取寵。一作哀誓纖令驕欲斷 男兒莫使牝雞晨

寄懷高橋學士

去歲送君湖水隅。會期二月到江都。投閑縱使遊常慣。多故從來興易孤。携酒東山花正好。買舟北渚路何迂。芳心已被春風惱。底事黃鶯傍耳呼

賀杉山子方新婚

十年身隱杏花林。欲得佳人思不禁。舊里誰憐長卿意。勢家本慕伯鸞心。何須德曜躬操作。

應。愛文君自解琴。知爾千秋偕老契。翕然相和鳳凰音

九月十三夜。致遠堂卽事

良宵非擬纖華遊。邂逅閒檐此獻酬。黃花已過重陽節。綠酒須銷萬古愁。豪氣從來吞龍虎。精忠誰復護神州。醉餘偶聽鄰人笛。懷舊月前雙淚流

杉兒子方。次澤兒公平秋夜韻。見示。因再圖徐響

寂寞幽篁日已沈。虛窓秋色自陰陰。避人未學蘇門嘯。憂國空爲梁父吟。霜後林楓疊彩錦。雨後叢菊布黃金。誰知明月淸風夜。莫逆交遊對素琴

病中。杉山君子方見訪

草堂臥病恨芳春。懷抱只今纔欲伸。酷酒苦無奴走市。論詩豈有語驚人。柳堤風暖青煙薄。梅巷花稀黃鳥頻。麥飯留君炊未熟。慙吾屢向拙妻嗔

恭觀　公駕赴江都

東瀋車馬啓行時。趣趣武夫盈九逵。爵命久推三品貴。德風又見四方師。源流遠別天潢派。松葉遙連大樹枝。報政由來還愛在。今朝誰賦奮君詩

恭應　公命。賦松契萬春。賀　俊祥院夫人八十初度

玉樹濃陰映綺筵。養和長伴木中僊。明光浦憶游觀美。常葉山知貞節堅。嶺上春風琴有韻。

枝頭綠霧鶴方眠。共歌萬壽無疆句。何問大椿纔八千

留別館僚諸君

休說無衣行役勞。故人相與賦同袍。三春方有邊城警。一世誰推湖海豪。縱使異時擐甲冑。不妨今日醉醇醪。獻酬笑坐梅花下。數曲離歌聲自高

丁卯正月二十五日。開講。諸子來會敝舍。分韻賦卽事

雪後春風冷似刀。青衿提挈訪蓬蒿。討論徒有披黃卷。貧窶差無酌濁醪。吾室豈容鄉愿入。君心須慕古人高。慇懃爲誦菁莪句。願見育才稱俊髦

本藩所修大日本史紀傳若干卷。校刻已成。客歲冬。我　公因關白藤公。表進其書。聖上嘉嘆。俾藤公傳　旨褒諭。寔曠代盛事也。臣等以爲塞。待罪史館。幸遭盛際。不勝欣抃踴躍之至。謹與同僚。恭賦紀事三首

麟經絕筆有遺編。信史告成文化年。開歲已聞天意喜。立春更覩鳳書傳。西山精爽人皆仰。梅里芳名誰敢先。共慶東藩堂構業。勤勞深得聖明憐（關白藤公傳旨。其略曰。事權國史。博考群書。爲一大部之書。昭代之美事。堂構之業。勤勞可想）

共二

昭代何如斯美事。新刊青史獻彤闈。自知皇統分正閏。豈啻人臣辨是非。進奏恭供乙夜覽。

流傳定映千春輝。寧論一字能增損。須使子雲空手歸。

其三（分經圖大業。不朽盛事二句。得經字。）

義公正氣最英靈。垂世文章存典刑。亂賊懼誅威斧鉞。明良遺迹著丹青。豈慚唐史傳三長。要爲皇家作一經。今遇百年論定日。昔成長上挾天庭。

和鬼谷幕春書事韻

蹉過流年瞬息中。疎狂猶未哭途窮。迄春坐惜芳菲盡。懷舊徒悲親故空。破屋抱痾銷永日。冷官養拙託微躬。哦詩聊復酬烟景。漫與何論工不工。

和鬼谷子病中書感之作（次韻）

功名無就與時違。病懶自甘知我稀。人材不敢論長短。天道何須疑是非。難著呼兒敷竹簟。愛閑謝客掩柴扉。棲遲久厭紛華樂。莫問西河戰勝肥。

正月二十七日。大雪。坦室高兄書至。勸余出遊。擬訪青柳社司伊纖翁。以贈

雪朝高臥掩柴門。看愛瑤臺瓊樹繁。雲外鵞毛墜萬片。簷前玉筯垂千痕。關詩須會梅花巷。獨酒寧過青柳村。寄語故人乘興至。陽春唱和倒金樽。

白雲山

白雲山在白雲邊。馬鬣鷄冠望宛然。匍匐躋攀摩石角。躊躇回首躡巖肩。細流紆曲如縈帶。

絕巘鋒稜欲賴天。東指鄉關千里外。蒼茫纔辨筑波嶺

寄題赤水先生松月亭

高蹈何須學魯連。優游卜築海東邊。月華灩灩浮波浪。松籟蕭蕭奏管絃。已識聲名驚異域。今看草野起遺賢。從是更作忘機客。沙上群鷗伴睡眠

十一月晦。與同僚諸子。直于史局。時大雪尺餘。會青山子世至。自水戶。是日亦在座。謀詩以寄興。乃各分韻。試倣唐・宋二體

愁雲慘澹歲崢嶸。白雪飄風望轉清。枯樹先春花乍發。寒風不夜月常明。映書曾憶貧家苦。授簡誰貪上客榮。此日作歌應屬和。幽蘭羞伴郢中聲

敗屐侵晨雪裏行。誰憐東郭一先生。偷閒共試鬬詩戲。乘興還催獵酒情。六出寒花笑庭樹。千群白鷺舞軒楹。苦吟休訝揮毫緩。欲灑枯腸貪罰觥

十二月朔。用坡翁詠雪詩韻。各賦二首

賦雪縱慚詩力纖。銜杯豈避酒籌嚴。擬妝嬌面難當粉。欲糅和羹巨做鹽。幾筒花英笑林樹。無端玉筯泣茅簷。醉遊乘興東郊去。何厭寒風吹帽尖

衾薄夢驚聞曉鴉。推窓看訝覆鹽車。漸知昨夜天降雪。忽見今朝樹著花。欲出自嫌東郭屐。安眠誰似洛陽家。閑來吟望寒威甚。收手懷中猶且又

失題

當時天縱扶桑東。大海泱泱齊魯風。至德化民稱泰伯。多才經世懷周公。鄭廟重賓明鳳集。朝堂握髮接英雄。松柏蕭蕭山上暮。徒悲百歲瑞龍空

九日。丹氏後園醉後。和老杜韻

一醉顏知天地寬。登高況値故人歡。我非五柳唯耽酒。君是萬年何正冠。清暉媲客胸襟豁。藍水照顏毛髮寒。重陽逸興屬吾輩。莫作尋常流俗看

小澤氏寓居。同木子盧賦得歲

門外蒿萊未盡芟。相逢談笑忘機緘。二更冷露侵殘菊。數里寒風振古杉。唱和欲論詩律細。獻酬何管酒籌嚴。吾曹嗜好元同臭。不問人間酸與鹹

五言排律

暮春。遊櫻川。賞花。得好字

行樂愛天晴。歡娛惜春光。可憐簇水陰。更有櫻川好。酒伴共提携。芳蹊恣探討。看花醉晚霞。聽笛坐青草。野蔌味無餘。玉壺酌忽倒。豈要羅綺嬌。且弄歌聲浩。烟景足游觀。香風豁懷抱。虛名何用鶩。適意斯爲寶。酩酊歸。清流。道遙返。古道。月光將送人。誰促詠歸早

岡野草也翁八十壽詞

野草仁風優士林恩霑徧。南窓堪壽傲東里任盛旋。爲郡稱良吏。卜隣欽大賢。不逢知足戒。還見負荷傳。養老鄉中杖。餘閑湖上船。八旬躋壽域。初度設賓筵。稍近陽春律。方逢新月弦。門分竹巷竹。客會仙波仙。鼓瑟青鸞舞。翻歌白雪翩。三山沆瀣氣。五色蓬萊烟。銀燭華如吐。蘭尊酒似泉。滿堂皆醉飽。終夕此留連。誰羨楊州鶴。尊論東晳錢。斑衣飄膝下。玉樹映階前。靜樂安斯土。康寧祐自天。退齡何可測。更約幾千年

五言絶句

小野朴齋傲霜園詩 應大關生需

陶家秋色老芳菊傲霜開。借問東籬下。幾人載酒來

入西菴六勝。應枕石寺主需 菴在久慈郡河合村○寛政二年

春樹紅霞散。遙峯返照移。金砂凝白雪。堆出玉瑠璃

右遙峯積雪 題注云。本州金砂山及高鑾山。下毛那須山等、來於此際、者尤春時爲好

雨晴鐘磬響。佇立望將迷。鴉宿松林裡。僧歸落日西

右隣寺夕陽 題注云。烏村金剛精舍。有松樹千株。其地在菴正西

鯨鯢横苦海。賴有一慈航。（圓語謂鯨爲久慈羅。那西北有一小丘。故得名。馬見風土記）老僧臥息好。應是菱津梁

右清流小舟　題注云。久慈川有渡口。夏日尤宜。川過三四里而入海

野水橋如月。水天月似橋。冷然御風意。疑是上青霄

右野橋涼月

浮雲眸際盡。十里水田平。目送歸鴻過。自忘人世情　一作頓悟坐忘情

右平田過雁

幽篁鳥聲絶。新月影方開。獨嘯無人和。春風拂面來

右閑園幽竹　題注云。杜石寺有竹林。春風□律。則黃鳥來鳴（鳴カ）

詠史

酒酣垓下夜。忍聽楚歌聲。空抱拔山力。不禁淚數行

玉階怨

玉階秋露冷。久絶輦車塵。疎簾捲不盡。明月自相親

慕秋。與同僚諸君同。送吉田愚谷翁之江戸。分有月會同賞。無秋不共悲。如何與君別。又是菊花時之句。得何字

離杯須盡醉。醉不醉竟如何。清濁滄浪水。君聽孺子歌　送愚谷翁

留君君不駐。奈此別愁何。欲講千秋業。莫忘萬葉歌 送平里生

壬申仲夏。龍都宰。歸梅巷草堂

久厭風塵吏。振衣歸草堂。可憐湖上月。照我讀書牀

曩昔謁 世子藩邸。 世子親畫廬山圖。以賜臣。因使臣上詩。臣感恩拜謝聊賦絕句五首。奉呈左右

幸喜丹青妙。堪爲蓬筆榮。況復匡廬趣。契吾塵外情

橫側看相宜。欲知眞面目。傑嶂遮重嶺。浮嵐翠可掬

三笑不同時。從來或致疑。虎溪有眞賞。唯任達人知

謫仙餘秀句。千載不能忘。瀑布銀河落。屏風雲錦張

結宇雲松下。定知方外人。何時緣玉杖。來此共相親

題皆川愿陶淵明圖

羲農沒既久。猶成葛天民。欲酒好如此。風俗再可醇

讀張良傳 二首

書堂領太白。天外月婆娑。偶閱張良傳。誰知下物多

月照書檐裡。清風入我堂。不愁無下物。讀史憶張良

謝子尙惠桃

人從秦代遊花到晉時幽子無來相贈非預方朔偷

夜歸

叩門僮應緩杖立枯藤夜窓兒未寐烱烱讀書燈

春日山居

結茅山半腹春景屬吾家芳樹知多少無人來問花

夜飲楊君子尙宅席上戲呈主人

君家花蠟燭似學寇公豪不是滄淵戰鼾睡聲自高

偶作

讀書不必解飲酒能忘憂笑向旁人問知吾適意不

同

詩有別才在滄浪說何疎少陵稱詩聖看破萬卷書

五月有感

楚國七千里畏人何太勞誰知名士意痛飲讀離騷

失題

何事金天月清涼使我愁。風光人盡望。是不一一身秋

無題

雙髮官猶冷。蓬門家又貧。自憐黃卷裏。猶（猶一作日）與古人親

七言絕句

失題

五雲深處酒杯通。日日玉笙歌唱同。道是人間都不管。仙宮長在九天中

春宮曲（風詠堂兼題）

風暖上園春滿來。承恩歌舞日徘徊。若干諸女何須妬。三十六宮盛宴開

閨怨（同前）

空作深閨獨夜人。東風吹送物光新。陌頭楊柳枝先動。悽愴遙思隴塞春

訪隱者不遇（同前）

□訪城南隱士家。柴門鎖處帶山霞。鳥窺堂上無人□。窓外白梅空落花

乙巳仲秋賞月（天明五年。時年十二）

今宵明月爲誰團。雨歇雲晴風色寒。迎客把杯無限意。清光美酒兩堪歡

題山水畫屏（三本君社中兼題同冬）

畫山屏裏更嶙峋。下帶橫流萬頃河。塵外凌空天際嶺。五雲深處列仙多

冬日過柳堤（同ノ前）

紅楓落盡錦成堆。楊柳凋傷塞色催。閑步堤中時睥睨。斜陽照處雪花開

春宮詞（風詠堂兼題。天明六年丙午春。時年十三）

上園風暖百花香。春殿宴遊歌舞長。三十六宮多少女。紅顏盛飾侍君王

隣家花（同ノ前）

籬外秋來芳菊生。交遊十載比隣情。朝朝茶話無塵事。植杖共憐隱逸名

曉鶯（同ノ前）

思婦之眠春曉情。窓梅枝上囀黃鶯。聲聲幾破空閨夢。夢裏不教邊塞行

折梅贈人（風詠堂兼題）

茅堂獨坐自銜杯。遙憶他鄉舊侶才。聞說春寒餘積雪。向君爲寄一枝梅

水仙花（同ノ前）

梅花之後水仙花。偏蓋敝筵假作家。日暮翩翩庭上雪。似疑皎潔玉肌華

山房春事（同ノ前）

花滿幽蹊行客稀。山房澹泊弄芳菲。午陽高臥南窓夢。但恐坐來爲蝶飛

奉賀野中君大孺人七十初度二首

五雲偏自繞瑤臺。仙客趨陪獻壽杯。琴瑟鳳簫塵外典。蹁躚綵舞綵衣間

王母殿前青鳥翔。如雲仙客滿高堂。小人今日陪良宴。欲獻長生不老觴

尋花 鳳詠堂席上

遲日乘晴携綠尊。踏青曳杖隔孤村。尋來山下逢樵者。試問春花何處繁

丙午三月三日雨

白日蕭條細雨懸。桃花歷亂暮春天。何須曲水流觴興。一醉草堂高枕眠

春江送人 三本君社中兼題

紅雨紛紛落日陰。津頭分手淚沾襟。行人遙泛扁舟去。無奈春潮夜夜深

題水墨小景 同

描成江水接長天。一片春帆落日邊。波浪不流舟不蕩。山花開處住雲烟

赤水先生七十壽二首

誰言前日學神仙。元是宿儒鄉黨賢。積善慶餘今七十。從茲應至大椿年

誕辰賀客滿高堂。一曲絃歌獻玉觴。積善由來餘慶在。遐齡萬壽幾無疆

賀上野高山君彥九郎王母八十八初度

階庭玉樹紫蘭肥。孫子稱觴獻北闈。膝下萊歌塵外興。香風時捲老萊衣

一正嘗聞高山君之奇節。以未得見爲憾焉。頃因赤水先生有其王母壽詩之求聯星薰章。併賦之奉呈

聞君高節一身一心雄。奔走求賢西復東。遊學元懷奇偉策。正知蹈海魯連風

惜春 三本君社中兼題

老來先喜換春衣。唯惜物華萬里歸。昨日園林芳樹在。今朝早已雪花飛

四月朔。風詠堂謾興

嫩葉新芽綠樹烟。薰風吹落碧山顛。殘櫻花謝隨風去。雪滿那珂江上船

初夏作

春去風薰四月天。窓前欹枕午陽眠。殘花落盡鶯聲絕。處處綠陰啼杜鵑

過日本橋 東上兼題 丙午夏

孤節凭檻暫逍遙。看指鳳城佳氣飄。五十三驛京師路。天下偏稱日本橋

遊品川 同

春滿品川十二樓。驚濤浩蕩目前流。人間興廢都如此。海上千帆沈又浮

題扇 丙午秋

人間暑迫火雲長。點點流螢傍苑牆。題得玉階秋扇怨。一搖別古一般涼

七夕

雲漢一天倬不流。今宵織女會牽牛。宮人秋怨還無限。持扇空登乞巧樓

題池田養信畫

知君畫聖醉中催。絹素淋漓筆下開。水墨描成濃淡樹。風光定識夜來梅

江樓晴望 取上 兼題

樓上平臨江水東。日晴萬里碧空同。人間隆替知何似。帆影浮沈一瞬中

邊城四時怨 秋 同前

白草原頭白草荒。官兵十萬守邊疆。秋天照出關山月。定識清光滿故鄉

賦得倭歌題松舊友 奉賀加藤君北堂七十初度

北堂今日瑞烟新。賀客稱觴祝誕辰。謖謖青松君舊友。蟠根壽域幾千春

丙午十一月辛未朔旦冬至

聞說微陽動自南。陰陰物色半天曇。窓前先見庭梅早。今日著花一二三

漢宮詞

漢帝豪奢今古傳。歷行海內事封禪。君王猶信神仙術。何識死生命在天

讀范祖禹唐鑑

唐家高祖已征隋。天運循環亂又治。二十帝王得失鑑。千秋萬古如元龜

詠松　攻上象題

貞松千載青標古。愛此蒼蒼枝葉繁。獨立亭亭君子貌。歲寒應識色猶存

少年行　風詠堂象題

五陵市上競繁華。年少揚揚意氣誇。一擲千金如草芥。時遊酒肆又倡家

雪中望黑髮山

飛雪飄飄透牖間。茫茫大塊望餘閑。方知人世榮枯事。黑髮忽爲白髮山

己酉早春。會此君堂。分韵得十灰　寬政元年正月十九日。時年十六

東里彬彬稱富才。滿堂詩酒盛宴開。方知吾黨成章士。今日皆期夫子裁

贈小松叔韞　叔韞。名邦美。稱玄僊。隱于琉球。由下瓦屋村。最好遊宴之學

徐福遠遊終不回。猶傳海外有蓬萊。蓬萊一僊作登此去知多少。未見人間能往來

寄北郭藤田子師氏　時子師氏在江戶藤邸

當年梁苑富鴻儒。文采唯稱馬大夫。倩問兎園侍從日。揮毫賦得子虛無

寄綿引先生

千里春風雨後天。南窓企足望茫然。歸飛北雁雲煙外。却恨故人書未懸

送東壑先生應　召之江戶藩邸

酌龍離杯將入燕。黃金臺上舊招賢。醉中何必嗟衰老。慷慨須歌伏櫪編　初先生有召見之命。曰。吾老矣。無能爲也已。故詩語及此

送都築伯益從東壑先生之江戶　二月十三日。餞諸石川氏。分韻得八庚

翩翩東魯一儒生。縫掖今朝向武城。到日絃歌處處好。莞然先問子游名

春遊曲

春風三月是佳辰。士女乘簡溱水濱。芍藥贈來香氣馥。無端惱殺少年人

雨中。同原兄子簡訪忍亭

灌園元自種桑麻。春雨聲喧池水蛙。徒笑風塵人世苦。誰能吏隱似君家。次主人韻

春日訪藤田和卿。醉臥不起

幽尋先問應門童。春夢醉鄉與自雄。人事浮沈何足問。羨君漂泊酒池中

聞東壑先生在藩邸。有疾。賦此寄呈

一罷林頭弄鳳琴。賓遊豈有倦遊心。春來縱有相如渴。定識梁園恩露深

贈林田和卿

市上隱淪思謫僊。飄然日日酒家眠。主人一斗爲君設。何讓醉中詩百篇

過長者墟（三月十六日。是日同遊石川伯誠・萩谷等皆有詩）

千秋陳迹使人傷。原上草萊春色荒。似解當年無限恨。那堪江水自蒼蒼

還自長者墟。歷臺渡村。村有一古木。吏民標榜禁其剪伐云。是西山公所營栽也有感而作

古木春深枝葉閒。先公昔日此移栽。甘棠爲是思召伯。還愛長無剪伐催

三月十八日。片岡升卿書。至自茂木。乃寄一絕

憐爾倦遊元抱痾。琴臺徒和鳳皇歌。茂陵春色懷司馬。作賦凌雲今若何

明妃曲

天涯大漠朔雲間。風起沙塵亂翠鬟。偏怪燕支山上色。無端滅却漢宮顏

都築伯盈從東叡先生於江戶。先生有疾。伯盈侍湯藥甚勤。本月十六日。先生沒於藩邸中。伯盈乃奉柩而歸。賦此以慰其廬。冢之志云（寬政元年三月廿四日）

老病曾參在武城。可憐臨死啓衾情。當時弟子知多少。易簀唯傳執燭名

栽花

休。問主人笑幾回。滿庭芳樹等閑栽。可憐三月春風軟。萬朶千枝次第開

春日訪隱者二首

紅桃爛漫武陵春。洞口新花夾岸新。狗吠鷄鳴知遠近。仙源疑是避秦人

葛巾藜杖訪烟扉。日暮清談未擬歸。只說南山春雨後。白雲深處紫芝肥

示大塚長二郎二首

曾厭學書記姓名。蓬頭突鬢曼胡纓。雌雄龍劒無人問。日暮蕭蕭匣裏鳴

四月劒華霜氣寒。風吹短髮欲衝冠。慇懃寄語青天夜。故向豐城仔細看

病中呈叢桂原先生

當年叢桂卽長桑。親疾何唯垣一方。吾輩抱痾蘇幾日。上池春水爲君香

贈藤田和卿

由來屠肆鼓刀難。誰傚侯生朱亥歡。嗟爾夷門陸沈意。人間猶作抱關看

同高野子隱訪無對師

方外欲尋蓮社盟。來遊依舊伴淵明。虎溪今日經過處。三笑怪君無對名

過松戶關。應逆旅主人需題

揚鞭此去馬蹄輕。回望山川爽氣清。關吏如今莫相問。歸來不是棄繻生

過金井原

細雨茫茫古總州。風煙非復昔時秋。平公遺事無人說。原上猶令騷客留

即事

病餘疎懶夙興難。況復朝來霜露寒。只爲家人頻促食。東窓起坐日三竿

立春日賜酒食於彰考館。是日小雪。書即事　寛政元年

置醴何唯寵穆生。楚臺賓客有恩榮。醉來頻促陽春興。擬唱高歌白雪聲

寄渡邊五郎　寛政二年正月十九日時年十七

田文食客豈無魚。誰謂馮生恩遇疎。縱有腰閒長鋏在。彈纔慎勿唱歸歟

山房春事

二月山房春尚寒。葛巾何必換朝冠。閑庭花發無人問。獨倚柴垣存細看

送原兄子簡

南湖分手淚空垂。楊柳千條雨若絲。欲繫春風無限恨。長堤十里馬蹄遲

惜春

偸閑白日臥庭園。春老薰風攪夢魂。蝴蝶雙飛如有意。慇懃更傍落花翻

子規啼

春盡杜鵑花正開。曉天何事獨魂哀。夢破窓前驚坐起。朧朧殘月碧雲隈

四月二日

薰風處處綠陰新。伏枕蕭條絕俗人。偶有殘鶯隔窗語。幽棲占得一般春

貫道師見訪。喜而賦

抱痾客谷晝陰陰。忽喜蹔然開足音。相遇不論方內外。清談頓覺死灰心

五日得豪

榴花杯裏興何豪。一曲滄浪調更高。醒醉此生唯自適。今朝不必讀離騷

五日泛舟得同字

江頭酌罷石榴杯。更競蘭舟幾個來。醉客不關傍人事。放歌鼓枻等閑回

越女競舟輕似盃。浣紗石上碧波來。紅顏微醉嫌人問。笑採青蒲插鬢回

月夜江行聞笛

大江千尺暮潮深。月出波閒照碧岑。玉笛數聲人不見。高樓隔在水西潯

長氏席上。賦得湖上林亭

孤林秋爽水亭幽。萬頃烟波落日浮。千古自知湖上趣。沈淪不學鴟夷舟

採蓮曲

芙蓉花發映漣漪。越女吳郎並棹時。采采莫愁衣袖濕。爲君更織藕中絲

少年行

結客場中飲髑髏。自誇俠骨有誰儔。晚來何向烟花陌。春酒如泥醉畫樓

流螢篇二首

牆外御溝秋水澄。階前腐草露華凝。流螢明滅知多少。添得深宮數點燈

手裁紈素學新歌。夜冷流螢牆下過。幾度欲將團扇撲。秋風清怨不堪多

過飲某氏宅。同子隱子方及玄偉賦得尤韻

相對堂前促酒籌。晚來避暑共銷憂。銀河影映金杯冷。坐上清風六月秋

古戰場

英雄陳迹戰場殘。青塚空埋壯士肝。猶有當年遺恨在。狂風怪雨至今寒

六月十五日。同洞龍上人及諸子。遊神崎寺

詩酒此尋蓮社盟。支公兼愛買山情。更期朗月清風夜。方外莫忘玄度名

壽岡村氏北堂八十初度。岡村氏仕爲太田郡長吏

柴桑九月菊花新。應有東籬載酒賓。看取南山多壽色。千秋長獻北堂親

與浮屠知旭

有浮屠知旭者。尾張人也。宗親鸞氏之教。年過五十。遊歷關東諸州。尋其遺跡。所至必訪知名之士。乞詩。其所獲殆盈篋笥。好事之癖。有似文暢焉。庚戌之秋。偶來於此。乞詩於吾友子方。子方乃賦律絕各一首。贈之。又遺書於余。慫慂其事。旭師躬持其書而踵門。余既重子方之請。復嘉旭師之好事。不能强拒。乃以此詩

浮屠好事叩衡門。儒行墨名何足論。愧我文章非韓子。人閒須問柳宗元

流螢篇

夜來一望素秋天。數點流螢亂檻前。試取齊紈欲相撲。遙分光彩媚君邊

又

郎去天涯日色昏。流螢的皪亂閑門。無風無月清涼夜。怨入悲秋不耐煩

又

佳人浴罷燭光閑。獨語應憐鏡裏顏。疑見秋風妬螢火。一陣吹散小池閒

又

三十六宮宮女群。羅繻寶帶亂如雲。流螢爭撲空相妬。片片隨風照聖君（原ノマヽ）

又

獨下玉階望北辰。池邊月落更無人。空將秋扇追螢火。螢火飛揚照白蘋

送長倉子慶赴江都

知君裘馬更輕肥。行色由來羨書歸。千里江山楓葉好。紅霞如錦映征衣

次柴栗山餞別韻（代赤水先生）

腐儒縫掖白頭餘。載筆今朝托後車。不用斷斷嗟魯道。泮宮只合講詩書

稷下知君寵禮深。當年弟子滿儒林。康莊問第人矜式。何假燕王臺上金

一夕訪櫻井兄。歸路值雪。因賦贈

招隱從來憶左思。紗窓剪燭共論詩。歸來驚見門前雪。莫問山陰興盡時

宮人斜（菊池伯斐宅同諸子賦）

青塚幾多埋翠鬟。當年誰復見紅顏。幽魂無限春風恨。漠漠雲烟草色斑

憶故園

一行爲吏折腰煩。五斗空違五柳門。聞說頃田香稻熟。何時歸去醉南村

塞下曲

萬里長城戰始休。寒泉飲馬斷冰流。胡風吹落天山雪。壯士三千盡白頭

友人杉山子方。隱於醫者數年。非其志也。今茲庚戌之冬。公就國。一日召見於中殿。親賞其篤學。賜金若干。聊賦贈焉

禮樂會寛孔氏牆。禁方何必學長桑。上醫自古稱醫國。國脉應須君子湯（陸象山語錄。先生在勅局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藥方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曰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雪中呈館僚諸君

雪色紛紛竹苑隈。梁家畫閣望中開。當時賓客知多少。君自平臺授簡才

與歌者

朝雨如煙暗水城。相逢杯酒向君傾。慇懃休唱陽關曲。獨奈人間離別情

雪後訪友人（菊池伯夔宅。分韻得支）

剡曲風流彼一時。如今招隱共君期。坐閒嘯咏堪乘興。何問幽篁月出遲

六出花開梅樹枝。淡粧映月影參差。君家元有陽春興。巧寫羅浮神女姿

雪中訪友人

下里驚看白雪新。高歌一曲憶陽春。對君招隱多幽趣。不羨平臺授簡人

春和浪華梅　尊韵

彰考館有梅一株。蓋　西山公所移種也。十二日。別館之宴。總裁折一枝而獻之。公喜甚。曰。寡人未嘗知吾國中有浪華梅。而去年冬。夢浪華梅。暗與此合。明日遂命駕。至彰考館。觀賞久之。繫枝上以詩。本館史臣。相率爲詩。春和共韵云

移種浪華宮畔梅。春風綽約數枝開。芳菲最識東君澤。蝶舞鶯歌幾處催

水域烟繞浪華梅。千里東風咫尺開。博士斯花堪可賦。陽春好使和歌催

題詩東閣訪官梅。郢樹春風自雪開。休向靈均訴寃恨。佳人吟賞幾回催

仙陂淡月照官梅。風送暗香疎影開。解道春風無限恨。美人枕上夢相催

遺愛曾看一朶梅。幽香今日爲君開。國風堪擬甘棠詠。百載長無剪伐催

辛亥孟春。　上公辱枉駕於伯時先生。恭賦絕句呈先生（四首。時年十八）

國中矜式有誰如。退食委蛇自曳裾。遭遇不憂臧氏子。衡門能致魯侯輿

菉竹猗猗淇水頭。威儀恂慄見公侯。縱令衞國多君子。忠直誰能似史鰌

東里多才今古名。緇衣復見好賢情。欲論一國文章美。潤色須因子產成

教學由來豈素餐。一心憂國爲君丹。坐中更僕論儒行。不傚當年問舜冠

辛亥夏日。爲子虛居士書

清時遺逸在山林。耕鑿何知帝力深。掌上南薰吹不盡。五明還勝五絃琴

春日。湖上別館賜宴。應　命

小大從公泮水頭。儒生寵遇自優遊。春風處處晴光好。采藻誰能頌魯侯

陪宴。恭奉和　尊韻

雪歎梁園盛宴開。坐中授簡盡鄒枚。凌雲作賦非吾事。豈計叨恩醉玉杯。

恭奉和好文木　尊韻二首

梅里遺芳花有神。高標不受世間塵。廣平作賦君知否。本屬心腸鐵石人。

玉堂詩興愛清新。一樹花知萬物春。解道好文要有實。何唯置酒寵詞臣。

賜宴應命　代人

楚王臺上會儒冠。香醴春醺此罄歡。坐上論詩多少客。老成誰比穆生看。

楠子墓

王業偏安彼一時。楠公廟算爲誰奇。千秋長起英雄感。天下空傳墮淚碑。

桃花曲

木桃爛漫滿江村。折贈治郎情更存。笑報一朝恐相失。共尋仙客向花源。

春雨得花字

春風帶雨柳條斜。烟浪望迷湖上家。更有白梅新出浴。淡粧瀟灑數枝花。

春日偶作

前宵夜雨暖初催。桃花李花次第開。寄語藝林詩賦伴。春風樹下倒金罍。

落花如雪和歌題

花飛香氣徹幽窓。設席中庭對酒缸。偏訝樹樹一作山陰風尚暖。何來自雪半天降

山家暮春和歌題

山家春老惜芳菲。徙倚幽蹊望落暉。誰道村童乏風韻。牧牛背上載花歸

七夕前一日。爲仲德書

河源之說本荒唐。誰復乘槎追博望。乞巧天孫君信否。自家機軸有文章

訪鷲宮道人用本村子虛韻

探幽先認鷲宮名。且喜玄關倒屐迎。坐上清談到斜日。偷閑不是學長生

惜春。得寒字

荏苒歲華春已闌。今年不似去年看。幽情偏惜芳菲歇。庭上落花飛雪寒

四月朔。看庭上杜鵑花是先人所嘗愛。慨然而作

曉天春盡子規悲。泣血斷腸驚夢思。更有空庭偏露感。杜鵑花發舊時枝

席上和子大

相逢永夜此留歡。心緒偏憐一寸寬。燈下杯行便引滿。任它人作酒徒看。

癸丑仲夏。小飲宇公賓宅。援筆題此詩。時余將有江戶之行

病餘懷抱向誰開。强飲故人離別盃。寄語親朋分手日。浩歌一曲爲誰催

憶昔遊三首

昔余總角入江城意氣自期千里駒壯志蹉跎今白髮空過不惑嘆吾愚

旅食京華彼一時連旬伏枕鵰川湄病起尋春春已老殘花零落使人悲

曾登富嶽躡其巔呼吸應通帝座邊須臾忽墜塵寰裡傲骨誰知是謫仙

偶作

羅叉蔺房古堅昆東北開邊是鬼門無奈小知齊斥鷃圖南誰信化鯤翻

采蓮曲

美人江上采芙蓉素手紅裙玉露濃如此秋光君不顧蓮房墜粉老花容

發水戶口號

城中載筆屬龍樊乞暇偷閑出國門莫道征途負擔苦息肩何用折腰煩

春雨思鄉二首

春風萬里客愁長暮雨蕭條望渺茫吹送烟霞天際色不知何處是家鄉

蕭條細雨暮烟新客舍衆賓轉耐親共語含杯如相識無端却憶故園春

金砂懷古

金砂山險石爲城百戰能防武衛兵獨有宗人貧賣國千春青史墜家聲

東山賞櫻

洛下牡丹蜀海棠。神州別自有花王。春風三月東山上。把酒婆娑（把酒婆娑一作倚欄沈吟）對夕陽

題卒都婆小野小町圖

一身曾斷萬人腸。憔悴誰怜舊日粧。浮世盛衰都似夢。老僧相對說無常

雪中尋梅

雪裡梅花雪是肌。雪花相映總堪疑。請見姑射神人唉。一片香魂風動時

早春泛仙湖

青尊提挈大湖船。水上忘言稱酒泉。何管千山花發否。醉來謾弄柳隄烟

贈竹內士鸞

駐馬相逢意氣長。坐閒談笑愛清狂。不愁日暮前程遠。置驛山來有鄭莊

登長福山（二首○一作比富士）

昔上駿陽玉女峯。御風餐雪豁心胸。忽過廿年衰復甚。猶攀吾國小芙蓉

水城北望小芙蓉。今日登臨開我胸。四面群山皆屈服。天南獨對筑波峯

題畫梅

何物畫梅毫有神。一枝花占四時花（春カ）。吟哦常在香風裡。不管等閑吹笛人

和鬼谷子送增子君子柏爲郡宰赴所治時余在楊子宅邂逅增子君君方與諸君講書云故及之

賢良政化舊邦新爲郡嗟君講書頻一言臨別將何贈管仲遺書有牧民

流螢篇 得三江

玉階移席背蘭缸夜色凄然自露降金屋流螢如有意隨風點點入虛窗

奉和玉泉大場君登嶽口號之韻三首

仰攀天柱詫奇工詭觀絕蹤誰復同積氣盪胸銀海上寒氷戰骨劒峯中

玉女蓮如大華工峨眉雪積雪積一作積雪且應同月傾窮髮收明鏡忽見紅輪轉海中

三峯秀色爲誰工變態須臾望不同八葉蓮華萬古雪圖成長入臥遊中

春夜別友人

江亭此夕酒樽開新月朦朧自照來千里春風相思淚團團落入別離杯

舟行夜泊

楓橋夜泊客舟橫雨撲篷窓愁夢驚回首江天寒月霽岸頭搖落只秋聲

柳堤納涼 得三江

湖上逐涼人語喧長隄風色最無雙柳陰深處當壚婦留客慇懃傾酒缸

擬兒卿明州作二首

回首家山天一方。無邊雲海正蒼茫。可憐三蓋山頭月。併照他鄉與故鄉

孤客遠遊憶故鄉。海天回首望茫茫。可憐三蓋山頭月。萬里遙同此夜光

遊櫻川二首

櫻花爛漫映斜暉。林外春風吹我衣。野老相看幸休怪。多情故折一枝歸

櫻川何必筑波陰。與客尋芳箕水滸。滿眼花開春雨後。清香今日爲誰深

宮怨

春遊不待賞花時。金屋秋來歎寵衰。對月通宵忘就寢。玉階風冷下簾遲

失題

冷官自笑有何妨。契濶相逢情味長。休怪偷閑門臘酒。癡心聊復洗詩腸

題萩谷子畫梅二首

一樹梅花白雪枝。紅霞相射鬬妍(ケン)。寫來屏障教春住。遮莫隣人笛裡吹

月影黃昏照淡粧。羅浮春夢憶仙郎。相看自咲癡情甚。幾擬摩挲嗅暗香

烏夜啼

閑庭高樹宿烏栖。獨夜客房夢思迷。欲見所親猶未見。生憎已隔碧紗啼

贈小泉子章

芙蓉大嶽昔（昔一作共）曾攀。唏髮朝陽石室閒。一別三年但話舊。頓忘身世在塵寰

望春山

處處千林芳樹花。春風吹送落誰家。悠然仰見南山色。積雪消爲天際霞

題沐猴盛服圖（增子氏所藏）

當世毀譽多損眞。悠悠仕路奈風塵。沐猴盛服君休笑。富貴錦衣皆楚人

夜歸

半夜寒風動荻蘆。長堤吟步傍仙湖。歸來笑向家人問。昨日殘尊酒有無

酒醒

酒醒眠覺五更天。欲滅孤（孤一作殘）燈挑復（復一作又）然。幸有老妻諳醉態。默供盥水在牀前

春日送小川生歸鄉。兼簡醉古主人

君歸天下野村居。應值幽人字子虛。爲報滿城春爛漫。醉鄉逸興近何如

月夜歸自那珂港舟中作

水國秋風吹客衣。鷗盟相狎忽忘機。泝流不厭長江遠。一葉扁舟載月歸

春日遊磐山

石船山上花如雪。磐井坊中人似花。自頭無復管花意。一任春風鳥帽斜

九月十三夜有感　五首

余昔有一女弟。夙惠不凡。先妣甚鍾愛焉。不幸五歲而夭。實天明壬寅九月十三日也。明年先妣尋沒。其後數年。猶有先考在。余與伯兄及小妹。得對月賞詩。未幾而先考亦逝。嗚呼哀哉。今茲甲寅。去亡妹之夭。十有三年。世俗所謂遠忌也。追憶當時。爲之潸然。因賦絕句。情見乎辭

空過中秋又晚秋。萬家賞月繼華遊。誰知今夜零丁客。俯仰不堪懷舊愁

懷舊愁顏涕淚沱。星霜一紀夢中過。可憐阿妹求仙藥。長去人間伴素娥

素娥不改昔時姿。嗟爾音容無見期。月夜孤魂環佩遠。秋風幾處谷蘭萎

谷蘭籬菊露華開。秋老堂前蟋蟀哀。一夕百憂腸欲斷。那堪對月酌金罍

金罍美酒鬱金香。膝下承歡挹月光。風樹倏然偏露感。哀吟此夜爲誰長

和子方見示之作。次韻却寄　四首

當今俗物是驩虞。嗟爾嘐嘐立志殊。狂簡由來多進取。量論于祿小人儒

一代明良憶有虞。都俞吁咈與時殊。空傳馬上治天下。陸賈當年是腐儒

舞雩風詠慕唐虞。且喜春來氣象殊。莫說斷斷洙泗上。肯將縫掖比侏儒

平生祖述是唐虞。縫掖何須與俗殊。蒿目嘗懷憂世志。誰知蓬蓽有眞儒

丙辰之歲。余卜築于梅巷。時得天下野人以梅花詩及書□此□□

醉古先生筆有神。題詩寫意一枝春。贈來愧我無風韻。徒向梅花稱主人。

就青山子世借讀水經。因賦贈

漢年山水想何如。千古猶傳酈氏書。憑君長目崑崙外。一覽河源萬里餘。

席上應小宮山子實需。題扇面畫

芙蓉萬仞彩雲端。咫尺玲瓏扇面看。白粉摸成峯上雪。掌中六月出風寒。

次會兒韻

斯花也應悟行藏。遮莫頑陰奪韶光。縱令一朝摧折去。肯混桃李競芬芳。

早春

青衿皆已列周行。何物優游翰墨場。獨有浪華梅樹色。春風不改舊時香。

歸雁

等閒客夜弄孤琴。千里秋風歸思深。北雁還飛如有意。聲聲更起故園心。

子規啼

夜來寂寞臥幽棲。不識月光低不低。輾轉牀頭春夢覺。樹陰深處子規啼。

尋山家

春遊探勝碧山中。郊外尋來百花雄。醉裡貪看丘壑美。更將壺酒飲亭翁。

追和東皐越禪師聞月十八夜作（次韻。壓中用某雪）

中秋有聞夜清涼。十九仍圓蟾兎光。三五既過將四五。貧心對月未渠央。

初冬時雨（和歌題）

秋盡千林落木催。風吹霜葉一何哀。捲簾看愛前村雨。簑笠幾人衣錦回。

數子載酒。賦此以謝

玄亭偶有問奇人。載酒應憐揚子貧。知己何須期後世。盃行到手莫逡巡。

秋日賜宴　垂裕閣謹賦。即事得臺字

恩遇何論穆生醴。涼秋飽德在朱邸。歸來將作魯春秋。人道海邦秉周禮。（我公直有倚東藩之命。故結末及此）

席上示楊君

五柳先生厭折腰。琴書自樂百憂銷。君家子雲不曉事。那對時人作解嘲。

戲詠紫菊

似厭陶家一樣芳。新開紫艷凝烟光。堪嗤隱逸無堅操。謾學人間時世粧。

觀妓人入道（蒲亭擇韻。十二月晦作）

春風三月舞衣輕。脫去花前入道盟。世上有情猶未盡。誦經都似囀歌聲。

平蕃曲

天兵絕漠罷征戍。四海茫茫是漢家。百姓謳歌猶可徵。何須勒石屬浮華

寄懷原兄子簡

三春花鳥負佳期。千里交情奈別離。唯見仙陂楊柳色。依依猶似送君時

賀滋蘭畹主人生子

聞道高堂新弄璋。室家共喜得君王。從來蘭畹傳文種。它日應看揚國香

失題

豪飲如鯨彼一時。嗒然髮髮忽成絲。病餘强盡三杯醉。莫怪行杯故故遲

岡部氏樓上夜飲。戲作

百花爛漫映高樓。秉燭尊前幾獻酬。坐客休嘲腐儒窶。自稱天爵醉鄉侯

題漁父圖

幾歲爲漁帶釣箸。身無長物去留輕。獲鮮換酒醒還醉。不管人間濁與清

初夏飲某氏宅。席上賦示主人

狡夷巨艦如山岳。海上徜徉向我窺。誰識英雄憂國淚。手中盃酒灑淋漓

偶成 乙酉春日

梅巷卜居三十春。茅簷索笑幾時巡。誰憐老去風流減。猶對此花稱主人

千波湖北是吾家。庭上有梅三逕斜。病來詩酒無情味。花不負余余負花

幽谷先生貧到骨。猶能沽酒飲書堂。春風勸醉梅花下。騰馥霑人萬斛香

館退。同諸子。飲健齋宅

昇平弛備患西戎。館閣策論誰最雄。寧識吾曹文字飲。甲兵百萬在其中

送吉成履卿

醜虜窺豫既有年。廟堂何事尚恬然。憑君好發神威砲。須使胡兒莫近邊

呈洞龍上人

聞說禪房般若湯。能留醉客入天堂。盛來玉盌君無惜。幾使吾曹洗熱腸

彰考館賜宴

廣文官冷冷如冬。豈料青春恩露濃。既醉連逢天美祿。酒泉何恨不移封

七夕

寂寞茅堂好避喧。人間逸事憶諸阮。庭前早已秋風起。時動笔頭犢鼻褌

九日雨

秋雲千里雨蕭疎。佳節堂前對酒初。借問東籬多少菊。芳英今日定何如

湯澤樓。和加倉井子見訪韻（文政九年丙戌九月）

探討山閒非避秦。幽人幸遠市朝塵。寓居有客携樽至。對酌何須問主賓

老妓

十年不復夢情郎。零落容華紅粉香。心緒千般未灰冷。幾回灑淚舊衣裳

春日飲吉田士新樓上。同主人探韻

愛君市隱本非凡。春日登樓盃共銜。一醉洋洋拋世事。何須畏譏復憂讒

送榮次郎歸鄉

父教師嚴子亦劬。少年聲價滿清都。一言餞爾生涯計。莫抱明珠滯海隅

過櫻町伊藤氏宅應需賦

櫻花花發艷陽天。春淺賞心猶未全。愛看園中梅一樹。芳姿坐與雪爭妍

刻漏一寸。限韻

苦吟詩腸如轉車。誰能擲藻筆生花。今宵縱使飛卿在。敏捷難誇手八叉

春遊何處七香車。看盡江城多少花。更約春江花月夜。與君載酒泛三叉

失題

湖天八月月圓時。獨倚前楹回首遲。此夕豈無招隱賦。故人贈我桂花枝

詠松

丞相祠堂北野中。青松一夜鬱葱葱。氣氳氣接天庭上。千古長標貞與忠

詠鶴

明光浦上晚來波。風動蘆閒鶴唳多。不是芝田聲自好。千秋豈入赤人歌

幽溪新鶯

太平未置采詩官。爲宰八田年又闌。溪上鶯歌春應好。一聲試向指頭彈

春日飲高子大宅有感作

江南名酒菱花春。對酌與君情轉親。天涯官跡不須嘆。萍水相逢皆故人

登八溝山戲作

幽谷先生貧到骨。猶能跋涉訪名區。歡游飽得山靈賜。不用黃金問有無（山上有神祠。國史所謂黃金神是也）

胡渭州

自愁行路本多難。萬里雲山月色寒。雲月由來故鄉物。今宵何似故鄉看

秋夜讀書

明月高懸夜色寒。書窓披卷意遙寬。晉時千載風流事。咫尺依然几上看

夜夜曲

夜夜西風秋色清。碧紗窓裡月光明。妾心常向殘機織。堪聽陰蛩促織聲

夜期嘯客不至

秋夕共期長嘯客。夜來惟有月光明。徐徐獨步閑庭上。瑟瑟松風絲竹聲

旅夕

三年爲客最多情。日夕秋風嫋嫋聲。鱸膾蓴羹思不歇。旅亭空自愧張生

寄衣曲

閨中少婦夜擣砧。遙寄征衣情思深。偏恐邊風彌縫綻。無緣千里結同心

舟中作

雨餘千里大江長。風動碧流總淼茫。何問水波清與濁。悠悠鼓枻唱滄浪

采蓮曲

水上並船知幾多。紅顏越女采新荷。欲呼二八吳中客。素手拈華發艷歌

偶作 戊寅五月

四海昇平二百年。何人憂世善籌邊。自古斬蛇存寶劍。腥羶異類莫流涎

客中偶作 文政二年季春

幽谷先生貧到骨。客中賒酒醉爲鄉。送春惆悵君知否。預擬歸家絕杜康

夏夜同滕和卿過咸章堂主人彈琴和卿和之

虞代遺民本出群彈琴尚自操南薰人閒今有知音在莫使五絃不得聞

詠古雜詩

萬世巍然天祖宮照臨宇內（宇內一作四海）太陽同蒼生興育欽（欽一作懷）恩德仰見茅茨存古風

斬蛇帝子作清宮劍氣叢雲望不同反覆永言三十一古今託始大和風（一作長教萬世欽英風）

天皇經始畝傍宮（畝傍一作磐余）四海一家此會同南音首唱葦原什（什一作詠）採錄何無冠國風

武尊遺劍熱田宮如在精靈今古同鎮國降神生霸主止戈戡亂凜威風

聖神功化憶明宮萬國朝宗茲會同（一作禮祀到今天祖同）古士初傳魯論語（一作衣冠禮樂儀鈕）皇家從是闡儒風（一作文運初開周孔風）

天子蒙塵笠置宮楠公忠義（義一作武）有誰同一旅勤王摧百萬英魂千載凜威風

征韓諸將陷王宮豈與曩時海賊同恨不長驅向燕薊早教西土仰東風

元旦詩

己酉新年作（寬政元年。時年十六）

百世昇平大海東春光依舊滿寰中烟霞曉送滄溟日梅柳朝搖若木風雅頌欲追周代盛

歌謠何讓漢時隆。梁園詩客齊操管。賦就如今誰最工

庚戌元日（寛政二年。時年十七）

東州多樂事。此處卽蓬萊。日拂扶桑樹。春歸野馬臺。新林鶯語滑。幽谷雪花開。聊向椿堂上。先斟不老杯

辛亥歲旦（寛政三年。時年十八）

東方文物簇儒簪。共喜陽春佇樂深。欲擬郢中歌白雪。豈論鄭國賦青衿。塞洲振鷺多輝色。幽谷遷鶯自好音。莫問泮宮一縫掖。采芹猶有獻君心（自註。東方・佇樂・振鷺・好音・泮宮・采芹。俱魯頌字面。鄭詩青青子衿。古序以爲刺學校廢也。今反用之）

甲寅元旦（寛政六年。時年二十一）

除服迎春病欲蘇。未知人世有歡娛。可憐求友啼黃鳥。空嘆思親過白駒。百里孤心悲負米。四方壯志憶懸弧。弱冠慷慨成何事。身是乾坤一腐儒

乙卯元旦

二十二年春復來。窓前芳草夢中催。三冬講業徒文史。千古忘憂有酒杯。啼鳥縱堪孤露感。懸弧肯使壯心摧。西游將費長安米。不學東方自贊才（自註曰。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今年二十有二。一正齒適合。又將有西京之行。故三冬・文史・費長安米。皆用其傳中語）

丙辰元旦

夢覺先聞幽谷鶯。一聞鶯語動詩情。喉舌學鶯春尚早。却嫌澁語似鶯聲。

丁巳元旦

幽谷鶯遷始值春。窓臨湖水卜吾隣。誰知詩酒饒情味。笑向梅花爲主人。東湖曰。先考。以是歲之秋。上書論時事。中不敢。蓋中間三年。不獻詩

庚申元旦

東君布澤惠風新。樹裏遷喬（喬一作鶯）更媚人。二歲始忘幽谷困。好音不改舊時春。

辛酉元旦

梅香巷裏復迎春。春早鶯花未覺新。五斗自羞稱學士。俸錢半爲酒家貧。

癸亥元旦

春風早已入江城。求友新遷幽谷鶯。大陵應有菁莪樂。故國莫虛喬木名。五世豈斬君子澤。百年方定史林評。不朽文章千載業。區區誰計一身榮。

甲子元旦（倣韓愈鬱鬱篇中多用魯頌魯論及魯國故事）

大東建寅月。孟陬行夏時。嚴冬閉藏固。春日發生滋。大雪屢呈瑞。有年欲賦詩。魯侯爰燕喜。多士此相隨。濟濟豈不盛。小大泮水湄。無邪歌牡馬。明德觀其旂。願天錫難老。永享黃髮期。

切瑳道問學。文武敬威儀。有斐民不忘。何必衛之淇。倚几誦訓諫。在輿旅賁規。有爲亦如是。叡聖誰能尼。周公豈欺我。文王是吾師。望道而未見。待旦有以思。興邦在知難。肯樂莫予違。君民誠一體。下瘠上安肥。德禮不可易。政刑各有施。春秋經世志。名分慎等差。二矛及重弓。公徒實無虧。土一作大田承祭祀。兵甲鎮蠻夷。國高稱二守。季孟將擬之。苟用周公籍。焉問冉求私。爲仁曰不富。是卽盜臣辭。獻子百乘家。格言不可疑。公儀亦賢相。逐婦拔園葵。雖無老成人。應有典刑遺。禮樂皆在是。天子亦爰資。講學洙泗上。斷斷誰嘆衰。中行誠可貴。鄉原不可爲。庶民惟似草。偏竢德風吹。一變能至道。作頌繼奚斯。

又 倣陸游體

邸中爲客再迎春。公耳忘私豈計身。負債未償徒自恨。今朝何識去年貧。莫道公堂不興宴。初逢餘瀝及微臣。感激誰能無竭力。失旦之雞欲復晨。衣食寧須妨壯志。駒隙如馳不待人。先公昔日重斯文。著作由來天下聞。春秋大義慎名分。紀傳稿成亦已勤。爾來繼述事追孝。厚秩淸資待史員。修史最難惟在志。中間異議動紛紜。百年闕典可無補。慨然發憤賴明君。慙吾晚進一豎儒。冷官拓落又何迂。自顧平生乏三長。奉命刋脩來此都。夏葛冬裘或不完。朝虀暮鹽聊自具。俸入尋常隨手盡。送窮不去奈妻孥。弱妻乳兒皆罹疾。轗軻半載乃初愈。曾無僕妾代勞役。病妻操作兒呱呱。男子窮通元有命。北門何用向天呼。飢寒窮困亂吾心。

可憐腸中藻思枯。豚蹄盂酒事穰田。甌窶汙邪願有年。滿簿滿車收五穀。持狹欲奢人笑馬。
宋氏垂簾掾燭燃。二姬夾侍若神仙。硯紙和墨夜不寐。唐書奇僻克成編。溫公當日修通鑑。
自隨書局辟群賢。筆墨果餌皆優給。御府繒帛御前錢。研精極慮窮所有。不刊大典至今傳。
恩澤何嘗覃萬一。惟願汗青吾事畢。豈圖非常有賜金。半贖典衣送歲卒。北舍縱令餘臘雪。
東風早已吹陽律。自古當仁不讓師。如今守職要及時。大業豈容朋黨誤。孤忠寧免毀譽疑。
彰往考來垂不朽。先公微意全在茲。史筆何憂掣肘患。得失體裁明主知

乙丑元日

春來一夜自東方。誰扇仁風草八荒。俯仰欲酬天地德。孝經先誦仲尼章。正自少嘗聲詩斷續。近聞欲結之蓋[illegible]故云

丙寅元旦

水城形勝（形勝一作勝景）本無雙。南抱仙湖北帶江。纔世象賢新賜（賜一作錫）命。體元居正中興邦。雪晴猶見風威肅。春到方知膏澤降。看取庭梅如有意。晴香早已入書窗

丁卯元旦

雪後春歸日載陽。新鶯語澁未成簧。城狐屏跡除妖害。仙鶴飛鳴呈瑞祥。延內如今須酒掃。
人心自古比金湯。獻詩豈有涓埃補。猶誦衞風淇澳章

戊辰元旦

春來一夜斗迴杓。北顧還憂一（還憂作卽愁）胡虜驕。投筆自憐班定遠。忘家誰擬（擬一作似）霍嫖姚。長蛇應畏神兵利。粒食會資瑞穗饒。宇內至尊天日嗣。須令萬國仰皇朝

己巳元旦（東湖曰。先考以去年戊辰爲濱田郡宰）

菲才未盡近臣規。外補臨民撫字時。伏櫪何當驥足展。割雞焉用牛刀施。迎春酒自介眉壽。多病身徒慙臥治。更憶省耕期不遠。陪游爲賦斋君詩

庚午元旦

萬前殘雪擁高城。喬木未遷幽谷鶯。故國自今陽律改。春風到處聽嚶鳴

辛未元旦

雪霽城頭初日紅。海邦雲物占年豐。承平自昔多姑息。濟世從來貴變通。吏館獻詩供故事。郡齋閱考恥無功。取民有制明君政。須使春農仰惠風（國賦之制舊弊甚多。閒嘗竊推本古人徵曰爲糧之意。講究上下兩便之策。頗有所建白。故結末及此）

壬申元旦

移居官舍四迎春。梅巷草堂徒託人。何日君恩許歸去。遶檐覓笑謝花神

癸酉元旦

鄉園久擬作閑人。龍鄀依然舊日貧。祿足代耕烏帽故。（故作古）齡纔強仕白頭新。明窓霞色仙湖曙。幽谷鶯聲梅巷春。笑報同盟詩社友。看吾酌酒謝（謝作賽）花神（去年元旦詩云行日君盟計歸去。遇蕉索笑謝花神。無義有龍鄀之命。得歸梅巷草堂。故末句及此）

甲戌元旦

迎來送往忽春華。迂腐還驚寵祿加。且喜青陽多暇日。牕前對酒賦梅花。

丙子元旦

東土頻年凋弊甚。青陽偏待惠風吹。何當膏澤降郊野。更誦櫻川春雨詞（己年前。我公在藩游櫻川作和歌。有春雨詞）

丁丑元日

盛德由來期日新。體元居正始迎春。芳聲闔境皆稱願。梅里先生是後身

不到江南四五年。世途如夢轉茫然。梅花最識東君意。春信隨風第一傳

戊寅元旦

天皇正月海邦東。元日立春風亦融。蟻蝨賤臣何所祝。太平萬歲樂年豐。

青社象賢明德聲。撫民愛士事尊經。願追梅里先生躅。文武芳聲揚帝庭。

餘寒殘雪竹籬隈。獨步早春唯有梅。誰謂花神無意管。書窓已有暗香來（獨步早春出宋璟梅花賦。謂花神無意管。）

（用朱子詩句）

己卯元旦

邸中客舍値新春。不厭年年行役頻。小大蹔堂稱萬壽。壽觴餘瀝及微臣

庚辰元旦

去年元日在江都。蹔彼公堂共拜趨。今歲養（養一作抱）痾茅屋裏。迎春聊復酌屠蘇

辛巳元旦

館閣育材供進用。菁莪好是入詩篇。莫言梅里先生後。無復春風似舊時

壬午元旦

升平二百有餘年。且喜祖宗家法傳。元日獻詩供故事。從今願誦兎羹篇

癸未元旦

盛德由來要日新。新新事業在新民。請看雪裡寒梅樹。一點香回萬物春

甲申元旦

鏡中白髮滿頭垂。報國丹心天地知。何日君恩許歸老。閑鷗湖上日相隨

乙酉元旦

海上厭聞胡羯腥。春來飲酒頗無醒。蚤向城南何處去。默祈日本武尊靈

開歲脩攘仰廟堂。不知何策遏蠻方。揆文奮武諸侯任。莫使洋夷恣陸梁。

東魯當年咨故實。誰知遺訓在治民。粉飾太平何足貴。須教常力四方宣。周語。樊穆仲曰。魯侯之孝。口必問於遺訓。而皆於故實。韋昭註。故實。故事之是者。近有善爲容者。講究叔季末造。以爲故實。故辨之

丙戌元旦 去年君公新加官

虞氏九官重納言。皇朝班爵寵東藩。春王正月地天泰。獻替誰能酬主恩。

北遊詩稿

辛亥之秋。(八月晦)余將赴石城。途經神岡驛。投宿佐藤子順氏。始邂逅大友翁。翁名夔。字清仲。冬珂郡龍山人。居丹子成來會 得長韻

北指石城秋色深。空濛驛雨日西沈。新知邂逅堪傾蓋。舊誠逢迎此蓋簪。沂上欲追曾點志。市中誰慕韓康心。美人元有南金贈。今夜難酬綠綺琴。大友翁嘗贈余以詩。時余病而不報。故結末及此

題勿來關 關在多珂郡。既廢後人鑿洞門於舊址之旁。今猶呼其地爲勿來關

男子懸弧記舊開。當年誰策四方勳。海吞九浦迴潮急。山接二州盤道分。濤拍岸頭疑散雪。雨殘馬首似生雲。勿來關古無邊警。猶說昔時源將軍 九月朔

石城阻雨。和佐藤子順韻 四日

陰雲寂寞石頭城。游子悲秋鄉思生。留滯非關莫愁怨。烏啼夜夜不堪情

自石城登赤井峯作 六日

石城九月白雲秋。丹嶽登高慰客愁。十里郊村一時過。七盤蹊路幾回休。東南大海濤聲遍。西北諸山風色幽。日暮杳然鄉國遠。不知何處是常州

赤井峯觀陰火

北海生陰火。寒光照梵臺。山僧指相語。龍女捧珠來

客舍別佐藤子順 七日

他席難傾送客杯。鄉關隔在海雲隈。臺堪北地逢秋晚。鴻鴈南飛身未回

辭石城客舍而作 八日

石頭城外倚歸鞍。歌罷莫愁霜露寒。休說廬家砧杵響。授衣獨奈客衣單

九月八日

重陽明日是良辰。滿鬢萊萸幾處新。解道當年王右丞。每逢佳節倍思親

是日。次大友翁見寄之韻。因敍歸思

龍山氣色聳雲涯。客裡寧論載酒隨。北塞天高鴻雁影。東籬秋老菊花枝。歸來自誦陶潛賦。搖落空傳宋玉辭。聞說壺公能縮地。無緣一瞬到仙陂

重題勿來關

落日西風望渺茫。舊聞遺址接羊腸。海門潮湧征途斷。山樹花空驛路長。上將金鞭堪叱馭。眞僧自足欲塞雲。千秋往事惟陳迹。探勝徒令騷客傷

再用前韻。贈大友翁及子成。子順二兒

相逢談笑罄歡深。剪燭西窓夜色沈。跋涉從來資草屨。宦游何必憶華簪。一朝且脫樊籠苦。千里應存伏櫪心。坐上短歌能引滿。不須繁手理瑤琴

九日大友翁宅。和主人韻

他鄉佳節賞心違。何問龍山跡已非。千里高秋多爽氣。孤村返照澹清輝。東籬霜後黃花老。南畝雨餘香稻肥。客裡縱令無載酒。不妨終日罄歡歸

再用前韻

悲秋爲客壯心違。何問人間是與非。頃刻劇談驚落日。重陽遊賞愛晴輝。叢生桂樹林中老。無數鱸魚江上肥。千古楚詞君解否。登山臨水送將歸

應東庵主人需（志賀直。字子友。居在井田海濱。世業醫。東庵乃其號）

結廬幾歲近洲汀。松下清風君自聽。東海細鱗魚鱠美。人間何繫五侯鯖（十日）

月夜觀海亭。同主人及佐藤子順飲

門對天妃廟。碧霞望淼茫。十洲非異士。方丈卽茲鄉。月湧金波色。露凝玉樹光。枯魚與濁酒。總使百憂忘。

海亭飲既訖。與俱探天妃諸勝（得洲字）

青尊酌罷白雲秋。月下猶思采石遊。旅客鄉心隨塞鴈。騷人蹤跡委沙鷗。地仙窟裡濤聲動。天女宮前松籟幽。何事風塵徒自苦。拂衣好是對滄洲

和觀海主人中秋作（次韻）

西來爽氣滿山河。東海秋風月色多。浮世醉醒何足問。滄浪一曲和漁歌

登高巖（巖之勝。在觀海亭西三町許。元祿七年甲戌九月九日。西山公嘗宴於此。因名焉。九月十一日）

客裡悲秋强自寬。今朝縱目倚層巒。片雲擁岫孤村霽。積水涵虛萬里寒。北海青尊人已逝。南陽黃菊節空殘。百年陳迹堪垂淚。更識登高作賦難

夢窓窟（窟在白庭村。夢窓國師嘗坐禪于此）

幽尋此日訪巖扉。雲霧窟深人到稀。憶昔白庭山上月。禪餘虛靜發清機

勿來關故道（次丹子成韻。十三日）

日暮經過九浦邊。古關猶誦國風篇。棠州山壑千重合。常海舟帆五兩旋。縱目東南碧空濶。回頭西北白雲連。病餘難得驚人語。一任諸君佳句傳

同前

莫越山關路。行行入翠微。登臨一奇絕。躊躇惜落暉。憶昔康平日。東征天將威。彤弓啟王纛。三軍隨指揮。旌旗自此過。蕭蕭有光輝。春風兼殺氣。滿路落花飛。悠悠八百歲。陵谷古今非。一作變遷陵谷非山櫻空化石。何處覓芳菲。雞棗一作四海昇平久。四海一作萬國息戎機。不須投筆士。英雄無所用。縫掖腐儒衣。拓落廿閑適。功名與世違。悲哉秋色遠。客思欲何依。荒蹊荊棘塞。故道人行稀。窮途易爲感。一作清歌獨多感悵然掩淚歸

九月十三夜。觀海亭待伯時先生不至

秋風千里海雲微。良夜思君坐石磯。奉使星槎期已過。登高杖屨約空違。南樓美酒誰能醉。北渚扁舟獨自歸。只有高天明月在。繼華遊賞負清輝

九月十六夜。同鶴見生駒二君。陪伯時先生。遊觀海亭

無邊烟霧海天長。晴語通宵坐一堂。昨夜已看蚌珠滿。晚秋還問桂花香。潮聲寂寞魚龍潛。風色蕭條鴻鴈翔。遮莫浮雲蔽明月。知是懷璧有輝光

席上和丹子成呈伯時先生之韻。因留別十八日

爲憐丘壑趣。千里訪幽人。短褐知懷璧。衡門看席珍。素琴邀舊友。旨酒樂嘉賓。欲唱驪駒曲。不堪離恨頻

途中作廿一日

秋風蕭瑟滿千林。日暮誰憐游子心。愁殺空山搖落裡。呦呦遙聽鹿鳴音

鹽原紀行詩

野口渡作

暮雨淫濛野口津。飄然蓑笠遠游身。江上秋鱸定應美。臨淵猶似羨魚人

自福渡戶至新陽巷宿萬家樓作二十韻

仗劍辭常府。擔簦入野州。欲痊數年病。請君二旬休。忽脫樊籠累。將耽丘壑幽。難逢雪眼侶。仿佯白衣儔。爾汝遺形迹。疾徐任去留。非忘經濟志。聊託汗漫遊。懷古徒歌弔。探奇苦討求。平原何渺渺。爽氣自悠悠。淅淅□(象ノ下ノ下)驚響。森森樹色稠。爰來新里巷。共登萬家樓。千澗淫霖霽。群峯宿霧收。風光一蕭瑟。心緒轉綢繆。永夜撫孤枕。薄□披弊裘。溫泉人浴罷。刳木水猶流。淡月三更晴。陰蟲四壁愁。營營時舉首。耽耽復低頭。偏露易爲感。虛名安足謀。去鄉恆計日。爲客更悲秋。新友空離索。歸途奈阻修。旅魂不能寐。吟詠寫吾憂

失題

□嵶落日秋蟬響。欹枕鳴泉夜雨聞。景物從來如入蜀。紀行誰擬放翁文

失題

鬢髮衝天空翠聯。半峯來訪梵王家。下山還指登山路。縹緲唯看雲霧遮

失題

試訪靈泉隔碧岑。行攀蘿薜認清音。（一作行行卷認有清音）道遙豈是人間趣。飄舉直知塵外心。笙水仙翁堪洗耳。楚臺上客欲披襟。洛來淹滯都融化。更奈煙霞痼疾深

同

秋高名嶽白雲遙。古寺松杉晝寂寥。空翠亂來鬢髮色。明霞映出赤城標。涵虛淵淵天如水。吹籟聲多風似簫。暇日再遊重有託。直凌銀漢棹蘭橈

同

中秋已過客心驚。屈指羈亭計路程。越女絃歌紛自響。塞鴻書信寂無聲。五更夢繞仙淵水。千里魂飛水陽城。阻雨那堪留滯久。朝來東望候陰晴

同

秋風蟋蟀旅窗虛。露冷征衣多病（多病一作病起）餘。徒撫腰間三尺劍。猶携篋裏數篇書。誰知東望歸情切。自嘆北來音信疎。千里難忘湖上景。非貪尊榮與鱸魚

幽谷詩纂 終

附記

和歌

常陸なる大津の濱にいきりすの船をつなくと君はきかなや

東海横磯こえて己かまゝ舟こきまはりいさな取る（なり）てふ

雷の聲かときけはあをうなはらあたし船よりはなつ石火矢

ゑいすゝかうせし昔の跡とめて十字（くるす）の旗を見るもいまはし

天てらす神の御國そいかてかはよもつしこめかをしへうくへき

むくりより來る使を首はねしますらたけ男は今ありやなしや

きりすとをやらひ初めたるいさをしは豐國主の日本魂

あつまてる神の眞名子の裔なれは豐國主にあにおとらめや

幽谷隨筆

幽谷隨筆　卷之一

一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呂氏春秋此其所以爲至德也。武王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周書泰誓下此其所以未盡善也歟。

一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按。左氏春秋。定四年。衞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杜預曰。魯公伯禽也。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顧炎武曰。知錄曰。金縢孫賓侗仲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衞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廢。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尤爲切當。今錄其說。

○頃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王制篇。引左氏定四年傳文。注云。今按康誥、唐誥。則伯禽亦書名。是以伯禽之命爲書名。實自朱子發之。非始于孫仲愚也。

據之。則周書舊

有伯禽之命一篇也。蓋當是之時。成王尚幼。周公攝政。其命書。皆奉王命而行之。以其言代之命。故如其然。然則論語所載。周公謂魯公曰數語。豈其逸文乎。但尚書之文。於皆作于而無也字。然論孟諸書引書多與本文異。不可以疑也。是雖非定論。姑錄以俟後考。（考按此處非是論語曰。載數語。亦不類命書之體。）

一秦始皇二十六年。群臣上尊號。王爲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後世因而不改。然皇帝之名。秦以前已有之矣。蓋上古聖人居帝位。樹德於天下萬世。後人稱之。亦極其至尊之辭。其皇帝云者。猶春秋傳之言后帝也。（左氏昭元年。杜預曰。后帝。堯也。按后君也。）按呂刑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又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孔安國曰。君帝帝堯也。（釋文云。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正義云。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遏苗民。亦帝堯也。此遏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世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下蠻三苗者。）蔡沈曰。皇帝舜也。以書攷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皋陶皆舜之事。二說不同。要之不出唐虞二帝。二帝聖人也。秦政暴君也。嗚呼。後之王者。循聖帝之號乎。將遵暴君之制乎。古者稱帝爲皇帝。著在尚書。而後人必曰。皇帝之號。制於秦。不知其爲堯舜之稱也。何其謬也。

一隋書曰。（北史同。）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

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理。訓令改之。按。開皇二十年。卽我　推古天皇八年也。是歲。遣使於隋。天朝史書無所見。然考諸釋日本紀。引延喜講記云。隋文帝開皇中。遣隋使舊作入唐使誤。小野妹子。改倭號爲日本。此說必當有所本矣。阿輩雞彌者。蓋天皇之謂也。杜氏通典謂。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稍迺似。而未盡。松下氏異稱傳。以爲豐御食炊屋姬之訛音。然語絕不相涉。其說亦誤。阿輩讀如阿每。國人謂天爲阿每。隋書以阿每爲姓者誤。天朝開闢以來。皇統一種。故天子無姓。但國人稱君。必以天配之。尊之之辭也。而隋人不達。故云爾。雞字讀如幾。國人謂君爲幾彌。釋詁云。皇君也。則皇字亦譯云幾彌。及十六年。復遣妹子等妹子。隋書作蘇因高。於隋。其書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是也。蓋國語則稱阿輩雞彌。漢字則書天皇。其義一也。史記周本紀。史佚筴祝之詞云。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楚辭遠遊篇。集重陽入帝宮兮。造句始而觀清都。王逸注云。遂至天皇之所居。句始天皇名也。據之。則天皇亦天帝之異稱耳。其爲至尊之辭。固亡論也。或以爲唐高宗咸亨五年卽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朝典禮。多遵唐制。則天皇之名。蓋亦本于此。此說大不然矣。唐高宗咸亨五年。卽當我　天武天皇三年。上距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煬大業四年凡六十七年。而大業中國書。既稱東天皇。隋書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之書。其書蓋在十五年丁卯。妹子等適隋之時。卽彼大業三年也。初隋主覽其書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隋書不載其後有東天皇之書。蓋爲是故也。日本紀所載。不可疑矣。或混前書爲一。或以隋書不載。疑之。皆不得其實也。豈得云天皇之號本于唐高宗哉。隋書所謂阿輩雞彌。日本紀所謂天皇。其訓義。足以互相證矣。余嘗詳辨之。秦始皇幷天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御史

大夫翊・廷尉斯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天皇之號。僅見于此。其所由來者遠矣。

一講習餘筆（中村明遠著。）曰。唐書百官志。咸亨元年。吐蕃陷都護府。長壽二年。收復安西四鎮。至德元年。更名鎮西。續日本紀。聖武天皇。天平十四年。春正月辛亥。廢太宰府。十五年。十二月辛卯。始置筑紫鎮西府。（舊本引續日本紀。條。頗有差誤。今據原書訂之。）鎮西之稱。蓋本于唐矣。按。聖武天皇。天平十五年。卽當唐玄宗。天寶二年。其下距肅宗。至德元年。凡十五年。鎮西之稱。非倣于唐也。中村氏之說誤。

一己酉之夏。余侍伯時先生于江戶邸舍。時獲周易本義於書賈。先生因謂一亟曰。凡治經。莫難於易。與春秋。易則義理幽賾。春秋則文辭簡奧。必俟傳註而後通。然焉知夫傳註之旨。果與古易春秋不差乎。此學者之所當沈潛反覆也。余唯唯而已。歸後讀書得朱子之語。曰。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乃知先生之言亦此意也。

一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揆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朱子輯伊洛淵源錄。收之濂溪先

生遺事中。蓋以濂溪遺事甚希。欲其博採。故及之耳。其實邵氏家言。未必盡(一)徵也。夫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論道不及六合之外。何害乎窮理哉。莊生之荒唐。猶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曾謂伊川不若莊周乎。余竊謂程子與康節同里巷。交游最故。飲酒之餘談特及此。蓋一時戲言。而未必論道之言也。按程氏遺書。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顧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顧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又載。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書云。顧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以上二則。淵源錄康節遺事載之。由是觀之。程子之意可見矣。

一朱子年譜載。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先生生于延平尤溪之寓居。紹興七年丁巳。八歲。通孝經大義。又常指日問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本注云。後一事。不知何歲。姑附于此。陸象山年譜亦載。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先生生。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靜重如成人。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夫朱子·陸子。其晚年所見不同。雖然。其爲一代儒宗。而其童齔所疑。

若合符節。豈不奇哉。其後朱子則曰。天地之外有殼子。陸氏則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年譜云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不食。宜教公呵之。遂始留。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書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二先生之言。孰是孰非。世之君子。蓋有定論矣。

一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集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按。荀子性惡論云。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楊倞注云。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蓋亦與孟子所載同意。特語有少異。同耳。孟子則曰。有諸。荀子則曰。曷謂也。其皆爲古語明矣。

一稱神州曰大倭。曰大日本。皆古今所通用。近世文人又稱皇和。蓋倣夫皇宋。皇明之例。美則美矣。雖然。未聞古有此稱也。稽諸舊史。宜稱曰神倭或神日本。維昔　大祖神武天皇。卽位於橿原宮。號曰　神日本磐余彥天皇。日本紀　神日本舊作神倭。古事記。按倭。日本。其訓邪馬臺。蓋上古舊有此語。假漢字以譯之曰倭。其後立日本之號。亦訓邪馬臺。蓋習故言也。不必依字義。是也。此依其所都之地名。以得號。而其神云者。時人加稱以尊之也。清顧藹吉。隸辨卷第七。碑攷載周憬功勳銘。熹平三年建。額題曰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之紀銘。十四隸字。集古錄云。神漢者。如唐人之稱唐云。衡蓋當時

已有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此碑也。據之則稱國號。冠神字以尊之。異邦亦有此例。且漢而曰神漢。出於其臣子之所加稱。則好奇之士。臨文取嘉名易皇和以神倭抑亦可謂彼善於此者矣。

一昔人有言。寧爲眞諸侯。無爲假天子。善哉斯言也。自鎌倉氏開莫府於關東。强霸之主更興。天子垂拱委政于大將軍。久假而不歸。霸有九州。海內之民。蓋驩虞如也。幾乎武人爲大君矣。然而神祖之皇統。與天地而無窮。天皇之尊自若也。將軍之於天朝。未嘗有敢失其臣禮者也。及至東照公之興。相宇於東海。朝諸侯。霸天下。而翼戴天子。以號令海內。世世相承。率由而不改。是以天子臣將軍。將軍臣諸侯。諸侯臣大夫。以至士庶。凡厥上下之分。秩然而不可紊。未嘗有若是其盛者也。豈不東照公至德之遺化哉。獨怪。世之文人。其稱將軍。謂王者。是以眞將軍爲僭天子也。稽諸古。則背聖人正名之敎。徵諸今。則違明君尊王之制。吾未知其何謂也。

一蘇原吳氏櫝記曰。世傳周易。乃孔子授商瞿。脫文授漢田何。又云。田何之易。傳自子夏。二說不同。夫易聖人之精蘊。孔子學之。韋編三絕。又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故性與天道。子貢難聞。易不以授顏・曾。而以授二子乎。疑。瞿之於易。或止錄其章句。其後自相授受。未必孔子所傳。子夏則以文學名者。後人以傳易而附會其始耳。余謂。孔子傳易於商瞿。其

說始於大史公。而大史公又云。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易已列六藝矣。則其受業而身通者。豈曾一商瞿云乎哉。按。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此說甚明。蓋聖人教人。各因其材。而篤焉傳易於商瞿者。以其特好之也。然而曰志焉。則亦不過吳氏所謂止錄其章句耳。未必能與聞乎性與天道之言也。家語所稱。斯得其實矣。吳氏偶未之及。故錄焉。

一此君先生曰。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子之言盡矣。忠孝豈有二哉。後人或有作忠經以擬孝經者。非僭則妄矣。一正按。世傳。忠經乃後漢馬融所作。今據范史本傳。其載撰述書名。甚爲詳悉。而忠經無所見。此其尤可疑者也。忠經天地神明章引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古文尚書大禹謨之辭　冢臣章引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古文益稷。今文兆民章引書云。旌別淑慝。古文畢命　忠諫章引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文說命　證應章引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文伊訓　其引書凡六。而其一今文。古文皆有者。其五乃皆古文也。今文無之。先儒有言。孔氏古文尚書。東漢諸儒所未見也。豈得季長獨覩之哉。然則忠經出於後人假託明矣。

一鈴木嘉藏撈海一得曰。此閑兒戲。捉蝦蟇而殺之。設小坎於地上。藉以車前草。安諸其上。又掩之以車前草。相與環列。祝曰。サヽヤトノオンニヲヤヲオンバーナノイトムムヒ。蝦蟇死矣。車前弔之。蝦蟇之死者。乃躍然而起。此兒童

嬉戲不假人之誨之而暗與古書之義合毛詩疏韓詩云茅苡曰車前草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江東呼蝦蟇衣陸璣艸木疏云車前草一名蝦蟇衣蓋其名蝦蟇者取掩蝦蟇之義也大抵彼此風俗不甚相遠不學而然近世讀書者見其或有彼與我同者乃概以爲我皆倣彼亦不思也已貝原損軒筑前續風土記曰糟屋郡有宇瀰村神功皇后嘗產應神帝于此故得名焉國語謂產生爲宇瀰事詳于日本紀今置八幡宮奉祀應神帝也愚管抄云皇后手攀產宮槐樹以生應神帝至今神祠側猶有槐樹相傳播植皇后所攀之樹種也國俗謂之子安木婦人臨產用以求易生攷本草綱目引子母祕錄云胎動欲產日月未足者取槐樹東引枝令孕婦手把之即易生當時未有此等醫書而其所爲暗與此合可謂奇矣今按二說固奇而又有益奇者古史稱古事記日本紀舊事紀天祖彥火尊爲其正妃豐玉姬造產室於海濱蓋以鸕鷀羽未竟會正妃產期方急乃入而御焉生彥瀲尊因名曰健鸕鷀羽葺不合據本草綱目鸕鷀產婦執之易生釋日本紀亦云蓋屋以鸕鷀羽者象其產生平安是也夫彥火尊在洪荒之世其年載亦邈矣而其事既有如此者亦何竢異邦之書而後知之也哉且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觀其小者可以察乎其大者矣上古神聖開物成務爲民立命非假諸彼也豈嘗蝦蟇衣槐樹鸕鷀羽云乎哉

一卜筮聖人之教也卜則用龜筮則用蓍龜象筮數故傳云筮短龜長然其稽疑之用未嘗

有異也。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八字出史記龜策傳。或以牛蹏。後漢書東夷扶餘傳殺牛以觀蹄。其古凶。注引魏志曰。牛蹏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或以鹿骨。後漢書魏志並云倭人灼骨以卜用決吉凶。按日本紀私記曰上古不用龜卜。卜以鹿肩骨。謂之布斗麻遍。是也。太古灼鹿肩爲卜事詳于古事記。國不同俗。豈有長短於其間哉。聖人復生。亦各從其俗而已。不必求爲異也。後世異邦廢龜而用筮。皇朝惟龜卜存。而鹿卜之法廢。時之異也。

一微子一篇爲三仁問答之辭。古來無異說。蔡氏所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非虛語也。自非三仁之言發於憂國哀亂之餘。惡能如此哉。清朱彝尊古文尚書辨云。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不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唯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彊。姓名流傳有自。而僞託孔傳者不知也。此說辨則辨矣。而愚未敢以爲然也。顧寧人曰。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爲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

然則太師少師職異而名同自有二人不可混說也抱器奔周乃太師疵少師彊而微子所就而謀者乃太師箕子少師比干亦奚疑乎微子去之殷之存亡繫焉苟如彝尊之說則其去之不謀于親戚而謀于樂官之佐抱器之臣何以爲微子乎父師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又曰我不顧行遯非箕子則不能爲此語也苟如彝尊之說則太師疵之徒始焉則曰我罔爲臣僕不顧行遯終焉則抱其樂器奔周何其先後之不副也不深究其意而徒以章句訓詁論之故致此疎謬耳且夫樂官之長可謂之太師而不可謂之父師父者何貴之也太師爲三公之首其貴莫以尙焉故有此稱豈樂官之所得而稱也哉正義云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是其證也殷人尙質其語兒之子當呼其名此不爲無謂然而未可以一概言也微子之命亦稱殷王元子則箕子呼之爲王子豈可妄疑乎彝尊之說不嘗事理不通使三仁之迹不明而孔子稱之之意荒矣不可以不辨

一孝經中引詩書自衡山胡氏一疑之解者紛紛余竊謂論語中庸諸書雖有引詩書者皆錯綜成文非如孝經每章之下必引以爲斷也是諸儒之所以疑其非經本文也然子所雅言詩書則夫子雖聖其必稽諸古好古之至也亦何容疑於此范氏祖禹曰記曰必則古昔稱先生故孔子言孝每以詩書明之言必有稽也此說得之或以爲非夫子本語亦必

編錄者所援引以補夫子餘意者。豈可刪乎。且每章以子曰發端。下必引詩書以結之。戴記篇中有此體。如緇衣是也。舊說（陸氏釋文引劉歆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按漢書藝文志儒家類。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本注云。七十子之弟子。而收諸孟子。孫卿子之前。據之則緇衣一篇。七十子之弟子所作。而其文與孝經相似。然則孝經之文。亦晚周傳記之一體。其爲古書不可疑矣。

一史記（本傳）公孫弘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夫公孫弘。一阿世曲學之士耳。然其能言如此。大非董仲舒以下所能及矣。蓋其所本者善故也。漢人援引中庸。他無所見。獨弘能稱之。亦足以異矣。又按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儒家類。有子思子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今據索隱之說考之。中庸蓋子思子中一篇也歟。

一太史公史記。雖曰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而其立言有不可易者焉。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又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西京諸儒。寧有是言乎。其他列孔子於世家。以

老聃・下與申・韓同流。爲仲尼弟子立傳。作孟子・荀卿傳。附載鄒衍諸子。以見正邪之不相容。其尊聖人之道。可謂至矣。然其志在恊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自序傳）則其紕繆亦不爲少矣。所以致後儒之譏也。夫戰國之時。諸子橫議。異端蜂起。孔子之道。幾乎息矣。不絕如綫。未足以喻其微也。六經遭秦火。其所傳於漢初者。皆諸子百家之言。汎濫於天下。塗民耳目。及六經出於燼灰之餘。得於壞壁之際。則時師屬讀。傳訓詁。守章句而已。故天下治道術者。非黃・老則申・韓矣。蘇氏所謂。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何獨咎子長乎。有宋諸君子於漢儒。最推董仲舒。仲舒欲非孔氏書者。皆黜之。可謂豪傑之士矣。然其學流於災異。則仲舒亦非純於道者也。況其餘乎。且夫太史公既曰考信於六藝。則百家雜語。不憂不齊矣。既曰折中於夫子。則六經異傳。不憂不恊矣。第其牴牾疏略。不能自酬其言術。惜夫。

一太史公伯夷傳。以顏淵・盜跖並論。蓋藉此以發其憤悶耳。歐陽子有詩。（見居士集卷一。題曰讀・跖。）曰。顏回飲瓢水。陋巷臥曲肱。盜跖猛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一作光）如日星。譬如理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閒。較量誰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可謂知命

之言。學者其可不三復乎。

一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按。墨子非儒篇云。孔丘與其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然。此時天下殆乎。由是觀之。當時已有爲此說者。蓋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墨翟之徒。遂至執齊東野人之語。以非儒士。升罪夫子。悲夫。有孟子出。辭而闢之。廓如也。豈不亦千古一快也哉。

一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集解云。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也。集注云。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今按。楚辭涉江篇稱。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涉江卽九章中一篇。屈原所作也。王逸注。桑扈隱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扈音戶。卽與莊子所稱同爲一人。屈原以此與接輿並言。亦必狂簡之士也。而家語說苑（並命カ）並云。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之。亦與楚辭所謂桑扈臝行合。子桑伯子之爲子桑戶明矣。

一余小字熊之介。今茲孟夏。更稱與介。（時俗加冠之後。必改小名。更命俗字。故家君亦使不肖請諸此君先生。而命之。）偶閱僧玄昌南浦集。有戲嘲中江與介詣佛殿詩。云。世閒何物被人捐。與介論語法師櫛。其他三篇。皆戲謔之言。而其所謂與介者。未詳其爲何人。蓋亦一少年書生耳。按。玄昌慶長・元和閒人。而

寛永中名儒。有藤樹先生者。姓中江。名原。字惟命。俗稱與右衛門。首唱良知之學。時人謂之江西佛子。元和・寛永。時世相接。南浦集所云。豈其人。而與介乃與右衛門之小字乎。先生號藤樹。而余姓藤田氏。先生稱與右衛門。而家君之稱。亦以此。且據南浦集。先生嘗稱與介。而余亦稱與介。其奇有如此者。余於先生之學術。雖未必無異同。而至顧其爲人。則未嘗□(ナシ)爽然自失也。余嘗側聞其遺風矣。余竊喜與介之稱。追躅於先生。書以自勗。

一　西山公嘗作如心說曰。仲尼只說一箇仁字。所謂一貫是也。曾參釋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貢嘗問於夫子曰。有終身可行之者乎。對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諸人。子思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由是見之。則孔門之傳授。蓋莫不在於此矣。(常山文集卷二十四)此則聖賢之格言。學者所朝誦夕習。西山公。類聚而解之。毫不容私意。而其義明暢。大非注家所能及也。如直指一貫之旨。以爲仁字。尤其可觀者。後進之士。其可不適從而服膺乎。

一　荀卿非十二子。併及子思・孟軻。而其辭自與譏諸子不同。非諸子則曰。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誰某・誰某也。至於二子。惟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可以見矣。漢初學者。多出於荀卿。如申・毛之詩。皆其末流也。韓嬰詩外傳。亦多述荀書。而其略載非十二子篇。除子思・孟軻。止稱十子。是嬰在漢初。既已知貴二子也。不亦可異之甚乎。善哉。

揚雄氏之言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司馬光曰。侻他括切。可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光曰。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爲不異。嗚呼。近世學者。或指摘子思・孟軻。動以荀卿爲口實。何其不思之甚也。

一說者謂。文王斷虞・芮之獄。受命稱王。是固妄說。歐陽子辨之盡矣。王伯厚曰。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人所以爲至德。善哉伯厚之爲詩也。豈肯論其世也哉。（伯厚之說。見其所著毛詩考異。）

一史記司馬穰苴傳。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爲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軍即匠氏。蓋以將軍爲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據之。則齊景公時。已有將軍之官矣。然而左氏國語。絕無其事。戰國策亦云。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湣王殺之。則其去景公遠矣。大史公所記。未足爲確證也。晉語曰。鄭人以詹伯爲將軍。吳語曰。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乘枹。十旌一〇〇〇將軍也。（韋昭曰。十旌萬人。將軍命卿也。）載常建鼓。挾經乘枹。將軍之官制。始見于此。而左氏昭二十八年傳云。閭沒。女寬（一人魏獻子之屬大夫。）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杜預曰。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將軍之名。當以此爲權輿矣。

一太史公多言六藝。而不言六經。其稱六經者。獨見天官書及自序傳耳。劉歆作七略。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等爲六藝。則六經之稱爲六藝。蓋漢人之恆言。不獨太史公也。孔子世家

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正義索隱以下。並無解。據滑稽傳。六藝之目。乃禮樂書詩易春秋。而世家既曰詩書禮樂。曰六藝。不數易。春秋繫易。作春秋。皆夫子晚年之事。則所謂六藝。似當以周禮所稱爲解。與滑稽傳不合也。且太史公稱六藝。皆謂六經。孔子世家所指。亦當無異義。按漢書地理志曰。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按孔子世家作七十有二人。與此異。蓋子長孟堅。各傳其所聞。故不同耳。然而仲尼弟子傳則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二人。正與此合。此言與孔子世家之文互相發。則六藝之爲六經明矣。

一滑稽傳稱。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此言雖未必出於孔氏。然亦必先秦儒家之遺言。按莊子天下篇。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郭象曰。導達也。通也。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太史公蓋本于此。抑或別有所見邪。

一莊子天運篇外稱。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六經之名。始見於此。禮記有經解。亦解六經之義也。其他古書中。以經稱者。莊子有十二經。天道篇云。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有墨經。天下篇。即墨翟之徒所稱也。荀子引道經。解蔽篇。按今虞書大禹謨之篇。呂氏春秋引孝經。察微篇。即今孝經是也。蓋先秦之世。既有經之名。故學記云。離經辨志。是亦其一證。吳語曰。十行一嬰大夫。建旌提鼓。挾經乘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乘枹。韋昭注。經兵書也。是當時已有

經之名。而兵書亦當稱經也。

一孝經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今文作順。順古字通用。疑近是。）天下。民用和睦。上下亡怨。女知之乎。注家泥其爲夫子說孝之書。乃曰。孝者。德之至。道之要。（玄宗御注）至德孝德也。要道孝道也。（孔安國）遍閱諸家。皆不出此義。余竊嘗以爲。先王之治。能使天下之民和睦。上下亡怨。非有至德要道。惡能如是哉。德而曰至。道而曰要。皆贊之之辭。至德要道是泛言。不必指爲孝德孝道也。偶讀文中子王道篇。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注云。行成德。德成道。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此王通氏泛論道德之義。可謂得之矣。周禮曰。至德以爲道本。敘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道惡。是至德與孝德所指自不同矣。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中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繫辭易）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家語）王言聲。又見大戴禮。是其所以至德要道並言也歟。古者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堯典）至德立而要道行也。夫道莫大於仁。而德莫貴於孝。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孝經其至矣。然而指至德要道。爲孝德孝道者泥矣。

一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

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端。以相訾也。詩肅鄘亡後序 善哉斯言也。切中今世儒者之病。卓識如歐陽子。猶爲此言。今之學者。自恣黃吻。以歷詆先儒。無所忌憚。觀此言。寧不少愧乎。

一聖人之道不行久矣。於是學者徒以翰墨爲君子□□。以文章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摛藻如春葩。何益於經國之大業乎哉。至於聖人之文章所以經緯天地者。則不知其爲何物。動輒曰。文章。文章。是何異夫以耳食者異哉。

一荀卿・揚雄・王通・韓愈四子。皆以儒名者也。荀・王皆有志於經世。如子雲乃一書生耳。韓子雖度越子雲。然其志不及二子遠矣。

余遊息讀書。每有一得之愚。筆諸斷簡片牘。爲一紙囊。以投之。經日之久。恐其散逸。偶得故紙數十張。整理成冊。書其紙背。錄舊稿者。十之四。參以新得。隨筆援錄。漫無統紀。瑣語小言。非敢示人也。得無非凡案閒雞肋邪。此篇。起筆於夏五初四。續書以至今日云。寬政庚戌。七夕後一日。正手記。

幽谷隨筆　卷之二

（此一節偶爾錄。宜刪去。トアリ）

一論語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先儒班固・許愼・馬融・范曄等。皆謂。夫子實欲居九夷。獨至於皇侃則曰。孔子聖道。不行於中國。故託欲東往居於九夷。亦如欲乘桴浮海也。朱子集注。乃同其說。余竊以爲。夫子歎道不行。欲浮海居夷。雖或發於一時寄託之餘。然不曰九貉・八蠻・七閩・六戎・五狄。而惟曰九夷。豈無意於其間乎哉。應劭作風俗通曰。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許愼作說文。注夷字（大屬）曰。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又注羌字（羊屬）曰。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聲。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種也。西南僰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从大。大人也。（按。大字注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凡大之屬从大。）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仲遠・叔重。貴東方如此。蓋必有相傳之說也。馬融注論語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朱子亦用其說。）君子所居者化也。而東夷九種。不言其目。案義疏云。東方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鬼面。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按。玄菟・樂浪・高麗。皆今朝鮮之地。倭人卽謂日本也。其他四國無所見。蓋寄譯殊俗。或沿革異號。而史傳失之耳。）是也。范曄後漢書東

夷傳曰。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注云。事見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注云。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其國去琅琊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畎夷。方夷以下。非專指東夷之人。當以皇疏爲是。）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又曰。昔箕子遂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簡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憤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蓋取班固前漢書及應劭風俗通爲文。然亦有牴牾粗略。夫箕子之化。被於朝鮮。斯則然。然非所以通論九夷也。且既曰天性柔順。易以道御。則東夷以柔順爲風。出於其天性。豈特箕子之化云乎哉。班固前漢書地理志云。東夷天性柔順。異乎三方之外。（師古曰。三方謂南。西。北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此文。上承敍朝鮮。論箕子之事。故范氏誤讀。致若彼爾。班志所謂倭人。卽指我日本。而說文云。倭順貌。自與天性柔順之義合。且九夷之目。倭人居其一。源親房謂。昔孔子歎世道衰。欲居九夷。日本亦當居其一矣。非過論也。近世仁齋先生解論語以爲。孔子雖聖。不當以君子自稱。稽諸史傳。東方有君子國。伏惟我邦自　太祖創基以來至于今。二千有餘載。民敬其

上。殆如天人。豈不盛哉。君子居之。謂君子居其國也。當時夫子欲居焉。不亦宜乎。此則千載之獨見。東涯先生乃曰。戎・狄・蠻・夷・華・夏。遠近匪一。而壤地相接。東南隔海。唯有日本・琉球耳。琉球蕞爾。不聞于古。觀夫子乘桴浮海之嘆。則所謂九夷者。未必不數我邦也。亦可以補仁齋之說矣。三善清行曰。范史稱我國曰君子國。源親房亦曰。昔秦始皇遣徐福於東海。求長生不死之藥。徐福遂來止日本之地。蓋古者謂日本爲君子不死之國也。二說。雖未必悉然。然以君子國爲我邦異名。古來無異說也。西峯松下氏以爲。君子國之名。本於論語。而據朱熹之注。與乘桴浮海之嘆。同意。則未必夫子實欲居之也。且衣冠帶劒。雖似我風俗。我國無虎。宋史謂無虎豹者得之。古來以君子國爲日本異名者。誤矣。按。君子國之名本於論語。或如西峯氏之說。而山海經所謂食璧。使文虎。乃由君子之名。而影撰耳。豈可拘其有無也邪。唐王維送朝衡序曰。海東之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此唐人稱日本爲君子。其證一也。先是。唐武后長安二年。民部尚書粟田眞人。持節使于唐。唐人稱其能讀經史。屬文。容止溫雅。（事詳于唐書。）而我國史記其事曰。眞人至楚州鹽城縣界。唐人問曰。何處使人。對曰。日本國使人。唐人曰。承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觀使人。儀容大淨。豈不信乎。語畢而去。（續日本紀）此亦唐人稱日本爲君子國。其證二也。其後。唐貞元二十年。僧空海在彼。爲我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曰。我國淳

樸已降。常事好鄰。所獻信物。不用印書。所遣使人無有奸僞。相憂其風。于今無聞。加以使乎之人。必擇腹心。在以腹心。何更用契。載籍所傳。東方有國。其人懇直。禮義之鄉。君子之國。蓋爲此歟。集性雲　此日本人對唐人。自稱爲君子國。其證三也。然則君子之名。果何所嫌乎。神代尙矣。自　太祖神武至　應神天皇。凡十有餘世。　天皇享國。或百餘年。或九十年。君上之壽。旣如此。臣下可從而知也。如大臣武內三百歲。亦足以徵也已。不獨國史所記如此。漢魏諸史皆言。倭人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夫　太祖創基。當周惠王之時。而應神在位。當魏晉之間。彼旣易五姓。歷數十主。我則十有五帝。世世傳統。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其說已起於周季。後世或至謂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則當魏晉之間。尙能至百餘歲者甚衆。其謂之君子不死之國。不亦宜乎。若夫柔順之風。得於天性。好生之德。爲仁者壽之效。豈三方之外所能及也哉。雖然。死也者。人生之所不免。古者聖人之大仁焉而死。則所謂不死。亦以壽考言耳。范史總敍東夷。謂至有君子不死之國。而傳中絕無其事。獨於倭國。言其壽考。則謂日本爲君子不死之國。豈誣也哉。七月十五日。

一古稱。東方之俗好生。仁而壽。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蓋上世之風爲然。而六百年來。則異乎此。明人謂。倭人輕生好殺。天性然也。是豈其天性也哉。武斷之政。使之然耳。昔者岐周之地。文王用成仁厚之風。秦人用成首功之俗。非其天性之爾殊也。顧其所以導之何如耳。

然而尚武之俗。猶貴廉恥。重禮義。亦易以義制。至於近世。則好仁變而爲惰愉。尚武變而爲麤暴。其弊極矣。若夫率性設教。因其好生以導仁。因其決死以導義。使斯民躋于仁壽之域。進于禮義之鄉。則存乎其人焉。

一或曰。　皇祖傳三神器於萬世。寶劒居其一焉。而太古或自稱細戈千足之邦。今曰天性柔順好生。則尚武非邪。曰否。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聖人之言也。古者天性柔順。風俗仁壽。而神武不殺之德。其威稜遠憺乎三方之外。斯不亦仁者必有勇乎。中世以來。專尚武斷。戡亂止戈。亦有其人。而其德足以長人安民者鮮矣。斯不亦勇者不必有仁乎。夫所謂尚武。仁者之勇與。抑北方之强與。果爲仁者之勇。則柔順剛强。並行而不悖。庸何傷乎。且夫三器之德。闕一不可。昔者　仲哀天皇幸筑紫。伊都縣主。奉瓊。鏡。劒。而來迎。乃奏曰。臣所以獻之者。願　天皇御宇。如八尺瓊之勾。以妙。照臨山海。如八咫鏡之分明。提十握劒。以平天下矣。此雖有爲而言之。蓋亦以擬夫神器之德也。吾聞諸熊澤子。曰。上世淳樸。未有知仁勇之名。而其實。則旣寓諸三器之象。蓋玉之溫潤以象仁。鏡之虛明以象知。劒之剛斷以象勇。　皇祖傳諸萬世。以爲寶器者。其旨遠矣。由是觀之。三器之有寶劒。亦是一德。豈可專以此而廢其他乎哉。天地之大德曰生。繫辭好生之德。洽民心。大禹謨　仁之至也。又何以加於此乎。七月二十二日。

一李頎詩。烏孫腰間佩南刀。　皇朝武人佩南刀。不知制于何時矣。清康熙中。王鳳洲之後。有王吳。字惟夏者。作日本雙刀歌曰。鴨鵝之膏雙干將。燈下拂拭生神光。青蛇赤蛟欲墮躍。忽令四座驚寒霜。雀環色黃犀靶黑。積鐵傳來海東國。風胡歐冶知何人。郤帶千年戰場色。婁城斗氣非模糊。雄者不飛雌不呼。牀頭夜夜行相守。吾家大阮頻摩挲。男兒意氣自奇突。試脫儒衫舞回鶻。莫惜他人去報仇。尊前且伴封侯骨。見欽定國朝別裁詩集卷第十二。

一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皆古聖人也。乃道其所同。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竊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唯聖者大德。可以致之。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者。仁人之所以存心也。孟子又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爲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者。而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是之謂也。荀卿亦曰。王霸篇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孟・荀之書。可以互相證者。不一而足。儒者乃以性善・性惡之異。故舍而不察者過矣。

一王伯厚曰。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人所以爲至德。困學紀聞卷第三 左氏傳曰。太伯不從。楚辭天問曰。叔旦不嘉。與夷・齊之心一也。

此武所以未盡善。

一先秦古書引書。有併其篇名而引之者。於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內。則帝典。堯典。見大學。孟子。湯誓。見孟子。國語。墨子。（今按。孟子所引。其文尚具。國語。墨子所引。今見古文湯誥。）盤庚。見左傳。國語。（國語。盤一作般。左傳。作盤庚之誥。）康誥。見左傳。大學。緇衣。孟子。荀子。君奭。見緇衣。呂刑。見孝經。緇衣。表記。墨子。荀子。呂（一作甫。）秦誓。見大學。於孔氏古文增多之篇中。則仲虺之誥。見左傳。墨子。伊訓。見孟子。大甲。見大學。孟子。表記。緇衣。兌命。見文王世子。學記。緇衣。泰誓。見左傳。國語。孟子。荀子。墨子。坊記。武成。見孟子。蔡仲之命。見左傳。（命之以蔡。其命書云云。）君陳。見坊記。緇衣。君雅。見緇衣。

一清姜上均九經補註序。每值先聖字。必空二字。此書法所希見者。

一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蓋學而時習之。爲之不厭也。有朋自遠方來。誨人不倦也。人不知而不慍。遯世不見知而無悶也。學而一篇。多務本之意。此所以居論語之首。而學而一章。敍學之始終。所以居此篇之首也。深繹其旨。則不嘗語爲學之方。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亦盡乎此矣。而亦以學爲本。此編論語者之微意也。按。第七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第十四篇。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夫天乎。孟子曰。

昔者子貢問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易大傳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无悶。子思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合而觀之。孔子之所以爲孔子。盡乎此矣。學而一章。語其近者。則學者亦可以企及。而論其至者。則唯聖人可以當之。豈可不深思哉。

一忍亭小宮山氏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如管仲是也。爵祿可辭也。如於陵仲子是也。白刃可蹈也。如專諸王僚是也。中庸不可能也。聖人之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一西山眞氏曰。先儒之說以爲。父在。能觀其志。而奉承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爲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善者。當亟改之。何三年之有。意。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理之重輕。於茹哀銜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於事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虧矣。孔子之言蓋有爲而發。爲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電。人子於此。惟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故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指。大學衍義卷之六　可

謂至論。

一讖緯之學。起於前漢。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獨非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隋煬帝發使四方。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禁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有其學。至唐。惟餘書・易・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詩二緯。共九緯書。而已。通志藝文略 注疏家。往往引用之。歐陽永叔。嘗請於朝。欲悉刊去諸所引讖緯之文。不果行。識者恨之。朱文公修禮書。所引注疏。有及讖緯者。一皆刪之。從歐公遺意也。

一鄭漁仲曰。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藝文略 小學類 據此。則本邦學者。借用漢字。有倭語・倭訓・倭名之稱。不若以國字易之也。小學類有國語物名四卷・國語雜物名三卷。蓋猶之此方倭名鈔之類耳。孝經類有國語孝經一卷。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語譯孝經之旨。教國人。其它以國語命書者。顏多不可枚舉。

一范希文。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歐陽公撰墓碑 與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若合符節。嗚呼。仁人之心哉。

一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子路之所養。可知已矣。其及

問事君。則孔子乃曰。勿欺也。而犯之。蓋勿欺犯之者。非子路之所難也。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之所以爲教。今反告之以此者。豈徒也哉。事君之義。有犯而無隱也。然則容悅之人。其可與事君哉。辛亥二月二日。與小宮山見子實同在東局。論及子路問事君之義。大有得於我心。歸而論孟子。得子路之語。故錄焉。

一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論語憲問此所謂仁者。知者。勇者。蓋皆以成德而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中庸此主勉德而言。子思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學者必由好學。力行。知恥。以期致不憂。不惑。不懼之道。則於三達德。其庶幾乎。中庸論語雖其所言淺深不同。而及其成功則一也。辛亥三月三日。

一馬融忠經。天地神明章引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家臣章引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兆人章引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葬忠章引書云。旌別淑慝。忠諫章引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證應章引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正按。以上引書者凡六。而其一。古文。今文皆有矣。其他五。今文所無。而古文所有也。由是觀之。馬季長亦得觀孔氏古文也。先儒謂。古文尚書。東漢諸儒所未見也。未深考耳。

一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賜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大雅皇矣蓋大王肇基王迹。武成居岐之陽。實始翦商。魯頌則太伯。王季之時。作邦

仲對。天之所以命周者。濟濟乎莫有底止。而太伯不嗣。王季其勤王家。王季其勤王家。出武成。大王之仁也。太伯以之爲父。王季之友也。太伯以之爲弟。而以天下讓。豈徒也哉。左氏春秋。宮之奇對虞公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僖公五年。杜預曰。太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太伯虞仲於周爲昭。子貢對大宰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哀公七年。正義曰。吳世家與此下同。是馬遷之妄耳。今按。論語獨稱虞仲爲逸民。而泰伯不與焉。斷髮文身。可以想其隱居之迹。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論語泰伯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微子合宮之奇子貢之言。而觀之。可以知太伯虞仲之迹。稽諸詩書。可以見當時之情。而後折衷於夫子之言。庶乎其不差矣。

一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一也。孟子獨稱伯夷。而不及叔齊。豈以其兄弟迹同德齊。而略其一與。夫子稱泰伯至德。而虞仲不與焉。又嘗稱虞仲爲逸民。而泰伯亦不與焉。姑記所疑。以質君子。

一春秋傳曰。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左氏昭(公)十二年傳曰季曰。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僖(公)三十三年蓋古有此語。而夫子答顏淵仲弓之問仁。誦以告之。故二子皆曰。請事斯語矣。

一春秋傳。有自克之語。蓋克己猶自克也。揚雄曰。勝己之私。之謂克。（法言問神篇）子皮之言曰。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公十年）左氏又記楚子之事。曰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家語正論篇作固不能以及於難杜預曰克勝也）伸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家語作爲仁思）信善哉楚靈王若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昭公十二年）是也。或曰。克己之己。爲私己。六經無此例。且下文由己。乃人己之己。孔子一時之言。豈若是乖張乎。故知。古注約身之解。不可易也。克己猶克家之克也。（徂徠物氏）是亦未之深考也已。克己之訓。左氏有明徵。不可疑矣。蓋以禮制心。（伸熟之語）所以克己復禮也。敬用五事。（洪範）所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也。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而夫子遺此者何。曰程叔子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是也。天下歸仁。猶孟子言民之歸仁也。顏子有王佐之才。故以天下言。豈嘗許與其仁而已哉。

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有德。德以治民。（僖公三十三年傳）孔安國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子嘗答子貢終身行之之問。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言其效也。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易傳）故曰。天下歸仁。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故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一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

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論語季氏篇

韓子曰。此義見仲尼作春秋之本也。又曰。今驗魯論。因知春秋本末。惟季氏篇章。學者盍三三復其義。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說苑君道篇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詳見下。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禮記○今按。此雖未必孔子之言。然亦古來相傳之說。故錄焉。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說苑復恩篇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滕文公章句下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婁章句下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盡心章 孟子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議而不斷。莊子齊物論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今按。此二者皆莊周之私言。必七十子相傳之說也。

左氏曰。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婉而志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殺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顯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非聖人。誰能修之。修史業。成此五者。○成公十四年傳

又曰。君子曰。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逆無禮。其善志也。無盡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莊。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能行者。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昭公三十一年傳○今按。春秋之稱云云以下。與成公十四年傳。大同而少異。左氏非丘明。先人所能。非賤人也。三叛人名。此等義例。皆左氏所造。非通義也。於成公十四年傳。則曰。故君子曰。春秋之稱云云。於昭公三十一年傳。則曰。故曰。春秋之稱云云。乃如故曰以下數語。孔門傳授之語。而非左氏所能及也。其旨大與孟子所稱合。讀者詳之。

以上數條春秋一經大指。盡于此矣。異日當採唐宋諸儒議論最明確者。附錄以爲一篇。

一北魏靈徵志載。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師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國有事變。時或異之。皇朝談峯。亦藏大織冠像。國將有異。其像必破裂。靈徵固有不可誣者矣。

一北魏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食貨志可謂英特之主矣。方今有司。修救荒之政。而無有以此告君者。惜哉。

一深草僧元政善詩。其人已死。蓋可百年許。有集行于世云。余未覩之。偶閱芝山會稿。其月下思歸詩曰。遂月乘風出竹扉。故山有母淚沾衣。松間一路明如畫。遙識倚門望我歸。悽怨哀楚。有晚唐風致。游子讀之。其有不流涕者乎。

幽谷隨筆　終

讀書雜記

讀書雜記

○記云。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故書之失誣。又曰。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讀其書。論其世。尚友古之人。非疏通知遠之謂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其失誣之謂乎。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先生之言。蓋深於書者也。學者苟欲疏通知遠而不誣。則其可不思之哉。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爲政者之不可不讀書也久矣。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莊周曰。書道政事。荀卿曰。書者政事之紀也。司馬遷曰。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讀二帝三王之書。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

○班固曰。孔子究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於是敍書則斷堯典。漢書儒林傳 其勝於孔安國之說遠矣。

○帝典之贊二帝。至矣盡矣。而仲尼祖述堯舜。其言尤備焉。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君哉舜也。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君哉以下十四字據孟子。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由是言之。二帝之德。豈可外此而它求也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唯堯則之。其所以有成功也。在天成象。易繫辭下傳日月星辰繫焉中庸唯堯則之。其所以有文章也。無爲之至。莫大乎天。而舜乃則之。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此八字出荀子解蔽篇稱舜之語。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是也。故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然則堯舜之道。所以則天爲治。其揆一也。以堯繼堯。出荀子正論。不其然乎。史官爲虞作典。推而及堯。係舜功於堯。名曰堯典。嗚呼其深矣乎。

○四岳之舉舜也。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孔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此附會之說。不可據信。史記云。盲者子。稍爲近之。而猶未盡也。夫天下盲者亦多矣。非獨一瞽瞍也。不云父頑母嚚弟傲。而云象傲。既稱其弟名。而顧略其父之名耶。蓋嘗攷之。春秋左氏傳。昭公八年晉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杜預曰。虞舜之先世瞽瞍舜父自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虞絕者。鄭語。周史伯之言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韋昭曰。言能聽知和風。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王乃耕籍之類是也。史伯又以虞幕與夏禹商契周棄並言。則亦必有功。始封于虞者。而聽協風。乃瞽之事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則瞽瞍亦以聽協風爲職者也。按呂氏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命質作五弦之琴。質乃效山川鳥獸之音。以歸。乃以五弦之琴。爲舜作樂。舜乃以之歌南風之詩。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財兮。南風之時兮。天下大治也。舜之時。天下大治。而南風之詩。以興。舜之所以爲舜也。舜之所以爲舜也。舜之所以爲舜也。

蓋以其能聲之事。故以聲瞍爲名。猶下文夔・龍・殷・朱之類也。

夔瞽瞽瞽衍。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瞽瞍乃底(分也)五絃之悲。作以爲十五絃之悲。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此亦瞽瞍爲樂官之一證。蓋以其爲瞽官。故以瞽爲號。不必問其盲與不盲也。亦猶夫共工之與稷也。所謂瞽子。猶言瞽官瞍之子。若此。然後文勢始全矣。或曰荀如子說。則瞽乃有虞之君。以聽協風爲官者。其得以號達於帝。尙可。而象乃其次子。得以名達乎天子者。何也。曰。此未可知也。然而孟子稱。瞽瞍愛象。屢謀相與殺舜。仁山金氏以爲。此非特匹夫愛憎之心。蓋欲奪嫡立幼之計耳。舜之耕稼陶漁。或有以避之歟。然則象者瞽之愛子。舜之介弟也。是其所以以名達於帝也歟。

○四岳之稱舜也。曰虞舜。史臣之記堯降二女也。曰嬪于虞。虞之爲有國之號。甚明矣。後世以其有側陋及在下之詞。遂以舜爲野人匹夫。舜豈眞野人匹夫也哉。方舜之未登庸也。鼻子朱以嚚訟廢。而驩兜・共工與鯀。皆不能若帝之采。四岳亦辭以否德。堯之遜位。既不於帝之子弟。而於諸侯。又不於在朝之顯諸侯。而於下國之虞舜。不謂之側陋而何。夫諸侯之國。對天子而言。則固曰下土。又曰下國。四岳既不舉帝之子弟及在朝之臣。而遠舉嬀汭之虞舜。不謂之在下而何。孔安國解書序虞舜側微曰。爲庶人。故微賤。孔穎達正義曰。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達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是穎達似頗寬此意。然猶泥側微在下之文。不能是正孔傳之誤。曲爲之說曰。蓋至瞽瞍。始失國也。自此其後。學者因襲。莫或之辨。至仁山金氏。始發之。實爲不易之論矣。

○舜娶二女。說者紛紜。孔穎達正義曰。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不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唯此說簡而當矣。史記紀五帝之世。出乎大戴禮。世本諸書。而歐陽子辨其誤。詳而盡矣。仁山金氏曰。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虞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也。升庵楊氏曰。按羅泌云。嘗見劉耽所書呂梁碑。字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舜。質之史記。雖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此皆嫌同姓爲婚之事。而爲之說者也。舜爲虞幕之後。春秋傳固已言之。而昭公八年。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杜預曰。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

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據之。則舜出于幕。而幕出顓頊也。春秋時。史官多博物君子。其言必稱先王。周封胡公於陳。使備三恪。以祀虞帝。則虞舜之出自。當時必有詳焉者矣。記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帝嚳。祖顓頊。而宗堯。是舜爲顓頊之族。可以併證矣。金氏已引史趙之言爲說。而必曰。舜不出于顓頊。亦何其麤略也。夫舜雖出于顓頊。然其世次未必如史記所載也。則舜娶二女。豈可以同姓爲婚。議之乎。且夫同姓百世不婚。周禮也。周於夏殷。猶有所損益。而以周禮概唐虞。吾未知其可也。假如史記之說。舜之於堯。其族既遠矣。而況其未必然乎。舜娶二女。果何所嫌耶。

○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又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以幕爲舜之後。虞思。大謬。是舜之出於顓頊明矣。然合春秋內外傳之言而觀之。其世次決非如史記所載也。東涯

伊藝氏有舜娶二女論。大破諸儒拘泥。其辨極是。見經史博論。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

○古者合二典爲一。故謂之帝典。若分而二之。是有二帝典也。大學引堯之事。不當單曰帝

典。

史記・漢書皆曰。伏生故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藏之于屋壁。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亡失數十篇。獨得二十九餘篇。以教齊・魯之間。則伏生所傳亦壁藏之書乃先秦眞古經也。其以舜典合於堯典。與孟子符。其佗可知也。衞宏定古文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言不可曉。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見漢書注。未嘗言伏生失其本經也。及梅賾增多之書出。則妄分拆經文。欲以足百篇之數。故僞孔安國書序稱。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誤合五篇爲一。是厚誣伏生。以爲古文之地耳。嗚呼。君子可欺。而豈可罔以非其道乎哉。

○太史公去伏生未遠。而漢書稱。司馬遷亦從安國問。則其於古・今文之源流。不容不悉。其作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是則孔氏之眞古文。亦因今文以成書者耳。況今之古文。非古之古文也。其出於梅賾者。豈與伏生之書較其優劣哉。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又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司馬遷曰。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司馬光曰。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矣。伊藤長胤曰。富貴之極。至天下。而極。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故能輕天下。人之所難爲也。人之稱堯舜也以此。然徒見其輕。而未見其重。必流于老列氏之說。溫公子噲論。子噲曰。云云。溫公此論。可謂能體堯舜之心矣。觀書所載。疇咨僉諮。岳牧師錫。然後舉舜。不遽而舉也。百揆四門。諸難歷試。然後授舜。不遽而授也。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見其重天下矣。天下一人之積也。與之而不得其人。則天下之人困。聖人重人。故重天下。重天下。故重授之。

○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朱子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王會之曰。此二十四字。堯典之脫文也。當補入于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堯作帝。其作厥。）今按。堯曰一篇。多載書中語。則此二十八字。亦當是書中之逸文。如王氏之說也。史記曆書。堯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班固漢書因之。是漢儒相承以此爲文祖申戒之語也。（柯維騏曰。堯舜禹以天之曆數相告戒。朱子謂帝王相繼之次序。猶歲時氣節之先後。史遷班固。直以此爲巡曆之事。非也。）

○陟方乃死。家語云。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此以陟方爲巡守陟方岳之事。其義甚

明。但蒼梧之葬。未可必耳。魯語展禽曰。舜勤民事而野死。蓋謂舜耄期倦于勤。尚猶勉民事。行巡守乃死耳。如韋昭謂舜征有苗。死于蒼梧之野。決無此理。此蓋因尚書上文有分北三苗之文。而附會也。殊不知。分北三苗。無煩舜之親征。且上下文不相蒙。征苗陟方。自爲別事。其德既不能化驩兜之三苗。而其威又不能服負固之頑民。則何足以爲大舜哉。

○大禹謨。征苗誓于師一段。墨子引爲禹誓曰。則古者以此名爲禹誓也。

○吳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史記列傳○孔穎達曰。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而言滅。以擬之。辨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韓非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韓非子五蠹篇河間獻王劉德曰。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說苑君道篇

○舜相堯。投驩兜于西裔。既即帝位。舊都猶頑。弗即工。乃遏絕苗民。故書係攝位之前曰。竄三苗于三危。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敍。是也。係即位之後曰。分北三苗。

○祭公謀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

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諫穆王征犬戎之文 按。當舜之時。伯禹弼成五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是其所以奉辭伐罪也。三句苗民逆命。而班師振旅。所謂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也。劉向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說苑。指武篇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聖人之治。嗚呼盛矣哉。

○四岳之舉舜也。曰父頑。伯禹之告舜也。曰苗頑。弗卽工。而夔夔齊栗。瞽亦允若。誕敷文德。有苗格。瞽。苗之至頑。猶可以德化。而況其不爲瞽苗者乎。

○荀卿子稱。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矣。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今世俗之

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荀子正論按。不怪朱象。而非堯舜。其爲嵬說。固不足辨也。上智與下愚不移。故雖堯舜之聖。不能使朱象爲堯舜。雖然聖人之訓天下。豈有頑然不化者乎哉。荀卿以朱象爲堯舜之所不能化。安在其爲正論也。朱象之惡。見於經者。曰傲而已矣。岳曰。父頑。母嚚。象傲。能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象已化矣。夔曰。虞賓在位。群后德讓。是則朱已化矣。大而化謂之聖。孰謂堯舜不能化朱象哉。○瞽瞍之頑也。朱象之傲也。聖人有以能化之。何者是性之善也。使其性果惡乎。則雖堯舜之聖。焉能化之哉。性善性惡之旨。孟荀之得失。不待辨而明矣。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故曰人心惟危。孟子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故曰。道心惟微。精則能操而不亡也。一則能擴而充之也。而執中實爲之準則。豈可外此而他求高妙之說乎哉。

○堯之授舜也。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孟子亦稱湯執中。又譏子莫執中。執中豈易言哉。

○明茅瑞徵虞書箋自序崇禎壬申曰。古稱極治。唐虞尚矣。乃考其時。九年之洪水。每厲其吝。七旬之干羽。尚煩訓定。而猾夏震師。紀述不絕於書。亦烏覩所謂泰寧之象哉。其廷臣動色相戒。一則曰。無怠。無荒。再則曰。無若丹朱傲。曾未嘗以神聖訣其君。而其君亦不敢寬然以神聖自命。兢兢業業。常若不能一日安於臣民之上。故曰。堯舜其猶病諸。只此一念。便

足千古。此帝王相傳之治脉也。以上可謂善讀書者矣。詩云。具曰予聖。此西周之所以陵夷也。史稱。上書者不得言聖。此東漢之所以中興也。西漢之治。無過孝文。而賈誼時政疏。至曰有可痛哭。流涕。長大息者。後之君臣。誦法堯舜者。其可不思之哉。善哉。眉山蘇氏之言曰。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

○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大禹謨 伊尹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太甲 又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成有一德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大禹謨 湯曰。天道福善禍淫。湯誥 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訓 皐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皐陶謨 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中 夏訓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五子之歌 康誥曰。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康誥 湯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湯誥 盤庚曰。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盤庚(上) 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泰誓中 凡尚書中。如此者不可枚舉。徐而察之。可以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讀書雜記 終

幽谷封事

幽谷封事

目次

丁巳（寛政九年）封事……五六一
丁卯（文化四年）封事……五七五
（參照）武公の諭書……六〇六
戊辰（文化五年）封事稿……六〇七
（參照）武公の手書……六一五
辛未（文化八年）四月十四日封事稿……六一六
（參照）武公の手書……六一七
辛未七月十六日封事稿……六二七
辛未七月二十九日封事稿……六三五
辛未八月十九日封事稿……六三五
（參照）松戸川爭鬪顚末……六四八
（壬申）（文化九年）封事……六五一

(丙子)(文化十三年)封事……六五七
丁丑(文化十四年)上書稿……六六二
戊寅(文政元年)封事稿……六六二
己卯(文政二年)封事稿……六六九
己卯閏四月四日呈書稿……六六六
(參照)哀公の手書……六七二
己卯閏四月廿四日封事稿……六七四
(參照)哀公の手書……六七八
己卯五月四日封事稿……六八〇
己卯八月十四日封事稿……六八二
(參照)哀公の手書……六八七
(同)中山備前守略歷……六八八
辛巳(文政四年)九月九日封事稿……六八八
辛巳十月十四日封事稿……六八九
乙酉(文政八年)封事稿……六九〇

幽谷封事

○丁巳封事（寛政九年。歳二十四）

臣聞。未信而諫。則人以爲謗己。唯明主能受盡言。雖狂夫之語。必察焉。臣一介書生。學識淺陋。不通時務。而愚忠之性。稟諸天賦。不顧罪戾。敢陳著說。伏惟　閣下。常山降神。東海鍾精。提不世出之姿。纂　先君之緒。既資聰明之質。而加以學問之力。體慈仁之德。躬恭儉之行。不嗜酒色。不耽聲樂。如圭如璧。無有瑕玷。常講文藝。習武技。以率先士大夫。蓋　義公以來一人而已。誠非今之諸侯所能望萬一也。是以令聞廣譽。徧于天下。豈不盛哉。一國之治。宜無遺憾。而今國用蔵窮。士風月衰。民力日困。而政之大體壞矣。朝四暮三。支吾目前。譬猶勞瘵羸疾之人。呼吸喘息。幸延旦夕。若一有外邪乘之。則雖有良醫。不可復藥。束手待其斃耳。　閣下修身・齊家之道。無媿聖賢。而治國之政。反不如管・商。豈學問與政事二。其本而擇術有未精耶。不然。何其相反之甚也。一國之人。群疑衆怪。遂至相謂曰。今之政。是耶。非耶。我　公之賢。顧不之知乎。知而故爲之。則我　公之學問。不過爲干譽獵美之具。而其實無益

邦家之治也。豈不悲哉。以臣觀之。此非閣下之過。而儒者之談道。迂濶腐爛。有以致之也。自古將大有爲之君。必欲立功興利。以貽子孫之業。成當世之名。而後世儒者。徒談道德仁義。諱言功利。富國强兵。黜爲霸術。其常言曰。仁人明其道。而不謀其功。正其誼。而不計其利。殊不知。上古聖人之立道設教。利用厚生。在正德之先。而六府・二事。謂之九功。孔子論政。亦以足兵足食使民信之。爲先。則聖人之汲汲乎功利。可見矣。惟後人志趣之卑。牽狃於近功小利。而不知反其本。故鄙之耳。其實。功利何可諱哉。且古人之所謂正心・修身者。亦將以有爲也。豈徒使心如明鏡止水。身如木偶泥塑之謂哉。大學一書。主於治國・平天下。而後儒之術。其義者。僅至齊家。而止。謂治國而下。特學而措之耳。夫治・平之以修・齊爲本。固也。然治・平之略。談何容易。當西山之作此書。宋之衰弱極矣。一切不講施設之方。而曰。學而措之。不亦疎乎。大抵後儒之學。高者。談大極無極之旨。細者。究一草一木之理。論事。則拘先王之陳迹。常昧變通之機。閣下之聰明絕倫。蓋見其如此。遂謂。儒書可以資修・齊。而不可以施於治國。於是。治國之術。一切權時之宜。不用儒者之說耳。夫道有升降。政從俗革。閣下不取鄙儒小拘之說。是也。然懲鄙儒之末弊。而不由聖人之大道。是猶聞噎而廢食也。且其所以爲權時之宜者。恐未必悉得其宜。而或雜以術數。察察好詳。乏正大光明之氣象。此其所以圭璧其行。屢下德音。而信未孚於上下也歟。夫聖教中。自有正大光明之學。而有變通神化之

道。何必他求之爲。人君之存心。開誠布公。如青天白日。溫厚如春夏。嚴凝如秋冬。雨露之恩。雷霆之威。並行而不相悖。則人人莫不畏服愛戴矣。苟用區區之術數。陰祕權譎。使人不測。則似深而反淺。不啻智者善窺其意。而人心之靈。雖愚夫愚婦。亦或疑之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懼哉。聖人之道。高矣美矣。莫以尚焉。諸子百家之術。惟老子深遠矣。其術專以柔爲尚。而陰謀祕計。皆由此出焉。用之衰世。不爲無功。惟譎詐之習。大壞人之心術。不可不察也。　閣下豈或好其術乎。臣進見之初。語先及此。臣雖未欲遽犯躁瀆之愆。然君語所及。敢言無隱。極斥其流於譎詐之弊。因欲推及發於其心。害於其事之由。然自顧薄劣。齡未滿壯。闇闇乎發儒者臭氣。彰主之過。以奸忠直。豈臣之所願哉。是以默默竢時耳。然私心竊以爲。政之弛張。寬猛相濟。而治性之道。亦當剛柔相克。蓋　閣下高明之性。固可以柔克。而亦未必能無沈潛之失。最宜剛克。或用老子之皮膚。而不究其要。則其所以施於事者。恐流於純柔。而委靡不振之形成矣。臣下化之。則闇然媚世。徒託和光同塵。而剛毅正直之風。日以沮喪。國家之事。不可復爲矣。今日陵遲之勢。正坐是故也。可不長大息哉。臣年少氣銳。不堪憤激。每欲犯顏進說。然抱史侍讀。所問不過摘章尋句之事。胸中所蘊。欲發無由。耿介之性。不能宛舌同聲。擬迹投足。俯仰一世。以取榮達。以爲讀書學古。無補當世之務。修身慎獨。不能格君心之非。小廉曲謹。釣名弋利。使人謂儒者獨善其身。而無益國家。是可羞也。不若混酒

豪放。稱狂生之爲愈也。業在文史。苟無曠其職。斯可以免素餐之罪矣。於是卓犖不羈。時或微行。夜飲狹斜之間。俗士側目。遂與蠹心粉黛者同科。固所不恤也。退而自念。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剖散五經。滅裂風雅。其於輕世肆志之計。則得矣。然不責難於君。曰吾君不能。是老氏爲己之術。豈人臣敬君之義哉。臣既惡老氏之學。而又傚其尤。非臣素志也。是以不能自已。復爲　閣下竭蹇蹇之誠。而汚行之餘。論學談道。　閣下必罵以爲屠兒禮佛之比。然臣自結髮束脩。于今十年。愚信古人。慷慨自奮。雖近來不拘細行。若不可繩以法度。然大義大節。確乎自守。假使納履瓜田。以負衆人之譏。豈至遽失其本心哉。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閣下棄其人。而取其言。可也。臣職事稍竣。歸鄉有日。卑賤遠臣。辭　公府。望見顏色。不知其復在何年。今而不言。何時可言。敢輸寫心腹。吐露肝膽。以效千慮一得之愚。夫今代以武立國。鞬櫜以來。幾二百年。海內晏然。莫有鼠竊狗盜之警。民至老死。不知兵革。太平之盛。開闢以來所無也。武人兵士。世官世職。酒肉之池。歌吹之海。蕩耳目。治筋骨。天下滔滔。醉生夢死。忘戰之危。亦開闢以來所無也。而北溟黠虜。窺竊神州。常有圖南之志。奈何今人小智不及大智。妄以斥鷃之見。哂大鵬之所爲。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當今之勢是也。天下之憂。孰甚於此。而我　藩負海作邦。與寇隣接。尤不可以無豫備。豈　閣下因循姑息。玩歲愒日之時也哉。三家鼎立。海內互鎮。而　閣下德望之隆。天下所倚賴。

異日　幕府或有諮訪。則　閣下豈可循默哉。然斯乃廟堂之祕籌密策。固非草野之人所宜輒言。而　閣下命世之英略。當既有熟算於胸中。則固無竢狂愚若臣者之言矣。獨一國之政。至近至切。而上下貧弱。離心離德。由今之道。無改今之俗。一旦緩急。豈足折衝方面乎。孫武有言。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願　閣下慨然發憤。用剛克之德。施更張之政。無爲婦人之仁。無事匹夫之諒。惠而不費。與民同好惡。激厲羣臣。黜陟必行。則國可富。兵可强。而民信可立矣。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婦。今臣不過一介書生。而喜論兵事。　閣下必咲以爲畎畝習泅之類。是以姑置之。請先論富國。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雖有石城湯池。無粟不可得而守也。故古之欲强兵者。必先富其國。今之人。孰不欲富國。而國之憂貧。歲甚一歲。收斂之務。譬猶捧漏甕而沃焦釜也。凡賣官鬻爵之政。市盟牙儈之術。傷風敗俗。所以失士民之心者。雖知其非。而故爲之。豈復以爲權時之宜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萬世不易之格言。然述諸今世。則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今人何不察於此乎。苟不務其本。而徒逐其末。國何由富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養民有道。其要在扶弱抑强。養老慈幼。禁兼并。戒游惰。簡節疎目。信賞必罰。而已。今之爲吏者反是。苛細之法。朝令夕更。紛紛擾擾。莫知適從。而民不信矣。民之爭訟無已。而吏不敢斷。摸稜手段。以延歲月。左之右之。聽其私和。而民不畏矣。無賴子弟。忘放放蕩。莫有圖

土苦使之法。而間民之轉移城市者。欲還諸本土。官不肯給種食。授農器。則不復趨南畝矣。貧民之苦於逋負者。質田宅於富民。以免一時捶撻之責。遂得私相賣買。則貧民田纔餘十畝。而常出百畝之稅。富民纔出十畝之稅。而常收百畝之饒。是以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是謂助强而斃弱。民何由殖乎。前年徒錄高年之數。竟不施優恤之典。嘗下育子之令。稍已怠檢視之方。汲汲小利。變貢爲稅。以貪歲入之多。而不知民力不堪。故棄其田而不耕也。此所以田野日荒。而賦入歲減也。故養民得其道。則多取之。而民益勸矣。失其道。則寡取之。而民益困矣。奈何今之不知大體者。欲施惠。則言賑恤。欲收利。則談聚斂。賑恤徒費金穀。而民不被其澤矣。聚斂雖抽繭絲。而國不享其利矣。收民之官。可不擇哉。雖然。今之大弊有二。二弊不除。則雖欲施仁政。建上策。徒善徒法。何益於富國耶。二弊旣久爲邦家之沈痼。非用瞑眩之藥。不可得而醫也。臣欲言之。恐　閣下之駭且怒矣。何謂二弊。曰。好貨之疾。曰。借金之弊。夫好貨者名也。借金者實也。臣今言事。請先其實。而後其名。可乎。昔唐陽城起布衣。爲諫官。一時言事者。紛紛然毛舉細瑣。以聒人主之耳。人主厭苦之。而城獨縱酒消日。時人莫能測。賢如韓愈。猶以爲譏。及裴延齡爲相當時之失。莫甚于此。而嚮之言事者。未肯一言。城獨出死力爭之。卒以貶斥。今臣之出身。頗有類城。而所居之職。非有言責。固大異城。然其志。則未嘗不同也。今之爲相者。固無延齡之比。而有一猾吏。操會計之柄。大姦似忠。希旨承意。植

黨成朋。游說要路。外挾富商大賈。以固己權。逞狡計。欺君相。其罪浮於延齡矣。凡有志之士。莫不彈指。而雖時有負泰斗之望如韓愈者。未聞其一言排之。臣竊慨焉。彼姦人者。居司會之職。不爲不久。玄麐之智。不能講節用之政。獻富民之策。爲國家建永世之利。乃始建議。借金於大坂之富商大賈。虛而爲盈。約而爲泰。大坂之金。其息雖賤。然胥吏之往來。僮僕之出入。費用不貲。借金之數。歲多一歲。而其息亦相倍蓰。遂至奪仕者祿俸之半。以償借金之息。其說以爲。獲罪於大坂。則凶年飢歲。無所仰給也。不亦可憫笑之甚乎。　閣下之就國也。善敎德澤。士民嚮化。及有奪祿之舉。一國失望。皆竊相謂曰。我　公之撫循士民。甘言好語。皆詐也耳。自今以往。勿爲我　公所欺也。姦人誤國。罪不容誅。當是之時。一國之人。莫不欲得之而甘心焉。　閣下不勝臣民嗟怨之心。不得已而姑使之致仕。奈何執政無識。信彼徒之游說。復起而用之。以三家上士之貴。與市人之賤相周旋。其所爲。常在繩墨之外。喪廉恥。傷風俗。莫甚于此。而執政不問。執法不糺。以爲非此。則無以能成其事。問其事。則不過借金於人而已。夫仰給商賈。權固在彼。而借金必出息。出息彼之所利。則權亦未嘗不在彼也。臣嘗游大坂。遇加島某者。因得顚聞當世諸侯貧富。及大坂借金之說。大抵今之諸侯有三等。善自富其國。不仰給大坂。大坂之人。爭欲出金借之。而不肯借。權常在己。此爲上等。如黑田細川是也。其國雖貧。善借而善歸。人不厭其借。侯家之出息。商家之收利。皆有定額。而胥吏之

與共事者。僅僕之掌出納者。因緣朋比。以營己私。此爲中等。如我　水戸是也。既不能自富其國。迺借金於人。棄信背約。一借而不歸。借貸不通。無可奈何。此爲下等。如仙臺秋田是也。夫大坂之人。能成素封之富者。恃諸侯之財用不足。而常借其金也。設使海內諸侯。悉不借金。如黑田細川。則不出一二年。而大坂之富商大賈困矣。然而今之諸侯。莫不皆憂貧。故不能一日不仰給大坂。此其所恃以爲生也。故諸侯之欲借金者。苟善借而善歸。則大坂之人。何爲不肯借乎。由此觀之。則其事情可知也已。韓非有言。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之易爲力也。夫善舞者。雖乏美服。宛轉俯仰。態度可觀。況於資長袖乎。善賈者。雖乏產業。隨時廢居。貨利斯殖。況於資多錢乎。其不善者反是。雖有長袖之美。多錢之利。或如木偶人。或爲守錢虜。何則巧拙之異也。我藩雖不及黑田細川之大。提封四十萬石。不爲無資。善制國用。以成富庶之業。何渠不若彼乎。　閣下命世之姿。當比隆古之賢君。而反不若今之諸侯。善借而善歸。徒取憒於市人。失士民之心。而實肯吏僕之腹。僅稱爲中等。可謂國有人乎。蓋古之善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而今則量出以爲入。而猶不足。乃仰給於人。借金之息。積微成大。國之貧弱。蔑甚一歲。不及今之時。爲之處置。雖徒假　幕府之金穀。彼此轉貿。以支吾目前。豈復是以爲長久之利哉。其極必不至更奪士祿。增民稅。則不止。豈不悲哉。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今不借金於人。而減省用度。雖似窮迫。然無後患。且使人君

常知用度之不足。而不敢妄費。有司亦或有爲國興利者。借金於人。以虛爲盈。非無後來之憂。而聊有目前之饒。故人君或至妄費。有司亦無敢爲長久之計者。此其利害得失。豈不較然著明乎哉。夫邦家之憂貧莫甚於斯時。而人君之節儉愛費。亦莫過 閣下。竊聞。近來頗有不急之土木。此非彼姦人以約爲泰之效耶。其啓人君之奢心。罪豈淺尠也哉。小不忍。則亂大謀。 閣下宜斷然斥之無疑矣。夫借物於人。而不肯歸者。非也。然自初借金。出息與利。不知其幾。甚至滅 閣下衣食之供。奪仕者歲俸之半。以償之。其立信於商賈。亦可以已矣。古之設四民。各有所業。商賈之職。不過彼此貿易。以通有無而已。今之富商大賈。則異於此。出金收息。坐營素封之業。錦衣玉食。王侯不若。天下無事。則乘諸侯之拙。以牟大利。天下有事。則莫肯養一卒。出一馬。以赴邦家之急。豈非國之大蠹乎。貧我士民。以資彼輩之富。何以異於割赤子之肉。以飽豺狼哉。逆道而干譽。君子不取也。立信於商賈。爲行吏僮僕謀。則得矣。苟爲邦家謀。則豈可貪虛名而受實禍哉。然則大坂之金。宜勿遽歸。勿遽歸者。非不肯歸也。世俗所謂年賦之說耳。捐其息。而償其本。雖本。亦以漸償之。則今之國用。可以少舒矣。傳曰。國君含垢。願 閣下忍而行之。勿恤人言也。夫既與大坂絕。則一國之用。宜量入以爲出。而所出之數。多於所入。宜思減省之方。會計之數。有司所祕。臣等不敢與聞。故不得言其增損伸縮矣。然苟得與聞其說。則豈無可加減省者乎。節儉之政。行之二三年。其效可見矣。收

民得道。民務稼穡。不數年。而所入之數。亦倍於今。富國之業。於是乎成矣。過此以往。國有二年九年之蓄。亦何難之有。其所困苦。僅二三年。而有百世之利。所謂暫勞而永逸者也。　閣下何憚而不敢爲乎。但二三年之間。所出未遽減。所入未遽增。假　幕府之金穀。亦不足以給之。則宜暫借國中富人之金。　閣下苟革弊政。使一國曉然知其與大坂絕。則國中之人。孰敢有均不願出其儲蓄。以助國用者乎。臣請爲　閣下保之。今之爲吏者。亦豈敢慮不及此乎。借國人之金。則不足以爲己功。而借諸大坂。則利實歸于己。故不敢言耳。　閣下之明。何不之察也。且臣所謂借金國人者。不過二三年之間。而非以暴易暴。永以爲常也。苟能行之。則國計給矣。古人有言。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衆人之所驚也。故節用之政。興利之策。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雖然。使　閣下好貨之名不除。則人心不服。雖有良法。不可得而行也。夫好貨。而與百姓同之。古之道也。故天子藏於四海。諸侯藏於其國。大夫藏於府庫。士庶人藏於篋笥。人君之好私財。如唐德宗。有瓊林大盈之庫。垂譏青史。皆　閣下之所熟知也。　閣下之賢。豈宜實有此疾乎。惟其迹未免涉衆人之嫌疑。故負此不韙之名耳。蓋國用之經費。會計於有司者。有定額。而公宮之雜費。有司之進奉於　閣下者。亦有定數。　閣下恭儉之性。不欲妄費。非飲食惡衣服。就其定數之中。當加減省。其所餘者。留爲內帑。或供不時之頒賚。或備非常之賑給。是以一國之人。莫不知。　閣下有內帑之藏矣。夫

明主愛一嚬一笑。況金幣乎。其不妄賜左右是也。國計不立。國用無節。雖有萬金。用之輒盡。其不出附有司。亦是也。然內帑之金。既爲閣下之私財。永積而不散。則不知者。以閣下爲嗇於財矣。凡賞賜功勞。振貧窮之類。有司沮以國用不足者。十常八九。而不時之頒賚。非常之振給。或偶出於內帑。則一國之人。咸疑府庫之虛。而筐篋之盈矣。聚斂言利之臣。悉在顯列。而獻金納貨之徒。皆獲美官。則民之蚩蚩。胥怨咨曰。我公有好貨之疾。朘士民之膏血。而獨富筐篋。故儉約吝嗇之別。損上益下之義。雖嘗面諭諸吏。然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好。不其然乎。嗚呼。今世言路壅塞。下情不通。閣下其亦知民間有此說耶。夫仁者。惠而不費。與民同好惡之謂也。取諸其懷中而與人。人情不能無愛惜。而及物之惠亦不廣矣。然則恩澤之出內帑者。不足以獲衆人之歡心。而適足以成好貨之醜名矣。苟使一國之人愛戴閣下。如父母。則一國之財。皆閣下之有也。雖無私財。何害於事。閣下盍速散之。以示其實無好貨之疾乎。然四境之內。不可戶說而人喻。散之不得其宜。雖散而盡之。猶無益也。散之有道。臣不欲輒言。要之使一國明知閣下無好貨之疾。則節用之政。興利之術。惟閣下之所欲爲。夫然後富國之計得。而强兵之畧亦可施也。所謂强兵者。豈唯器械犀利。甲冑鮮明之謂也哉。謂士民之有勇知方。而可以用也。今小大憂貧。而衣食是急。何暇修甲冑器械。上有好柔之失。則一國之人。如脂如韋。巧言令色之風日盛。而剛毅木訥之俗月衰

矣上有好貨之疾則一國之士如商如賈奔競貪利之徒盈列而禮讓廉恥之節掃地矣黜陟失宜故賞不足勸而罰無所懲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養無素法令無信兵將不相識上下不相親臨事用之豈不危乎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東風則西靡西風則東靡好柔之失好貨之疾臣既言之矣苟能去之仁漸義摩崇尚名節則使士民死長上矣今北虜之警歲切一歲當路之人率喜無爲常鎮以靜以臣觀之其不知時甚矣如寬永天草之變雖世既屬太平然去戰國未遠驍將悍卒不甘老死牖下者所在有之桀驁諸侯睥睨時釁者未必無之一旦騷擾將激天下之變故　幕府雖速運方畧發兵征勦然視如鼠竊狗盜不足以爲憂者時或游獵以示無事此靜以鎮之術也今海內皆溺於宴安矣以己量人夏蟲疑氷若有談兵事者笑以爲狂皆曰苟當吾世無事是可也遺恤其後故英主在上鼓舞作興猶恐其愉惰不振而乃用鎮靜之術是猶教猱升木也不亦惑乎孫臏減竈而虞詡增竈豈好相反哉各從時宜也昔北條氏爲政鎌倉也執蒙古之使而斬其首以明示與彼絕乃令諸州曰蒙古將襲我不可不備天下將士宜務儉約資軍用於是將士人人爲備遂得殲彼十萬之衆於西海雖賴宗社垂祐神風助威抑亦北條經畧得宜之力也前年虜使之來甘言重幣以誘我恫疑虛喝以威我廟堂無人禮而遣之偷一日之苟安而惰天下之士氣堂堂　幕府曾不若北條乎　閣下縱不能建議于　幕府以救既往之過亦何可無激

勵一國士大夫之術乎。夫在無事之日。爲教戰之事。固有平地起波之嫌。然有爲之君。安不忘危。必作內政。以寓軍令。自有北虜之警。 幕府屢嘗下令。使緣海諸侯豫備不虞。此强兵之良機。不可失也。 閣下何憚而不敢爲乎。臣竊爲 閣下惜之。夫以 閣下之明。用意政事。而治功未立者。何也。豈 閣下率作興事之勤。或有所未至耶。將臣鄰輔翼之力。或有所未足耶。蓋 閣下聰明博學。多材多藝。皆群臣所不敢及也。而自執政以下。皆受教於 閣下。 閣下目指氣使。而群臣奉承。莫或敢違。大臣之當國者。不學無術。足己而不問其它。則碌碌備員。奉行文書而已。 閣下發言。自以爲是。而群臣莫敢矯其非。大夫發言。自以爲是。而士莫敢矯其非。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國事之日非。固不足怪。而 閣下好詳之失。不能明委任。以責成功。或至以人君。下侵有司之職。則群臣畏罪救過之不遑。孰敢有展布四體。竭力其職者哉。書云。元首叢脞。則股肱惰。不其然乎。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自大臣至胥吏。皆不敢專力其職。職事有失。則曰。是非我罪也。我有所稟之也。委任不明。黜陟莫施。故委瑣齷齪之人。反得久其任。累歲積月。增祿進位。奇偉倜儻之士。常苦於掣肘。而不獲竭其材。或以直言忤旨而斥。夫爲政在人。而用人之失如此。 閣下雖有憂勤之心。而未得致治之功者。不亦宜乎。夫講學修德。當去虛文而務實效。 閣下無有爲之志。則已。苟有爲之志。則莫若速下罪己之令。以收士民之心。開直言之路。以通上下之情。勵大臣。

集衆思。盡忠益。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旌名賢。當陽必行。如此而不懌。則世衰富强之業。可翹足而竢也。臣不堪至願。嗚呼。　閣下聰明博學。固已絕倫。而春秋既强史膏亦多。臣以年少初學。極不解事之人。敢上此書。煩瀆左右。豈非所謂持布鼓過雷門者耶。然孺子之歌。聖人聽焉。芻蕘之謀。先民稱焉。臣雖愚賤。不猶愈於芻蕘與孺子乎。夫口之所不能輒陳者。既筆諸此書。而意之所蘊。亦非筆端之所能盡也。臣之獻言。止於今日。　閣下幸寬狂妄之誅。賜燕閒之暇。使臣得進盡其餘說。則雖退而蒙重戮。亦所甘心。臣今陳狂言。左右或以爲紬上賣直。臣雖愚乎。豈敢觸不測之逆鱗。以徼不急之虛名哉。雖然。臣之愚忠。素不欲顯諫。故平居混酒。絕口不談時事。跅弛。稱爲狂書生。非復昔日循規履矩之醇儒。豈復敢有一毫自進之志。唯　閣下省察。干瀆威尊。冒犯忌諱。激切屏營。歸舍待罪。臣藤田一正。昧死百拜上。

有感二首

莫將弟子累其師。維昔荀卿有李斯。抗直能攻　明主短。佯狂甘受俗人疑。正當憂國忘身日。豈是低頭拱手時。志大才疎成底事。上書未報歸期稽古不貪當世榮。愚忠抗疏一身輕。　君臨勿恃區區術。駕馭何須察察明。奇策竟無能富國。空談豈合說强兵。佯狂混酒猶豪氣。贏得青樓薄倖名

○丁卯封事（文化四年五月一日、歳三十四）

御始政已來　御剛明之御德を以て御英斷被爲在、權臣手を收め上下肅然賢能の士追々御擢用被遊候て老奸宿猾の吏一時に跡を屏け人心も悅服仕候所、尙又御修德無御油斷、日々御勵精被遊候て人に取て善を爲すの道、聖賢に法らせ給ひ大に言路を御開被成候て時政の得失を上言仕候樣被仰出候上は是まで堆蔽の舊弊も自然と決し候勢に罷成候へば私如き愚賤の小臣何事を申上候にも不及候へ共不肖の身不存寄　御先代より段々御取立に罷成り未熟の文學を以て左右に思尺仕候樣に罷成去年今年打續此表へ被爲召彼是御下問も被爲在候事書生の本望無此上、誠以不堪感激流涕之至奉存候、仍ては迂濶ながらも平生學び居候所を以て　君の爲民の爲日夜焦思仕候事ども段々に上言仕度心願に御座候尤近年の內御入國可被遊御內慮に付御國中士民の心を得候仕方幷寬猛弛張の次第前日進講の節御意を奉相伺、寬猛の義管見の趣大畧口上にて申上共它の仕方は追て封事にて申上候樣被仰付奉畏候謹按に士民の心を得候は仁政に在候事勿論に御座候所世俗の仁政を論候もの多くは姑息に流れ或は道に逆て百姓の譽を干むと申事に罷成り一旦は人を悅ばしめ候へ共後には繼べからざる勢にて却て政理の妨を生じ永久の道に無之奉行仁道の根本は人君克己復禮を以て共身を修め能近取譬の方を以て人を治め給はゞ內外表裏不行屆筈は無之事に御座候所是亦御平生御學問の上にて御合點被遊

候御義今更不及申上候但治世以二大德一不レ以二小惠一と申事諸葛孔明が格言、三代已後爲政の說にてよく古聖人の意に叶ひ候もの此一語に過たるは無之奉存候孔子は惠而不レ費と說給ひ孟子は爲レ政者每レ人而悅レ之則日亦不レ足と被申候事甚深遠の意味有之候然れば眞に仁政を御行ひ被遊候はんには先一庸人姑息の論を破りて治體の大要を御講究被爲在候樣仕度奉存候仁道の大本は　公の天資御英邁しかも聖學の大意を御自得被遊候上は不及申上候へ共これを事業に御施被遊候に至ては當時從政の諸臣大抵淸光を望に不足候へば每々含糊摸稜の議を以て　御前の盛意を阻め候事多く可有御座歟と奉察候、徒善は不レ足二以爲一政、徒法不レ能二以自行一と孟子も被申置候て惻怛の實意無之候ては法度ばかりを恃み候ては政行はれず候事勿論何程仁心仁聞御座候ても先王の仁政に法らざれば民其澤を被らずと申候へば返す〳〵も御仁政の儀古を稽へ今を揆り道德事業一致に出る樣被遊候はゞ無此上御儀と奉存候夏日の暑雨にも小民の怨咨、冬日の祁寒にも小民亦怨咨仕候へ共日月の行は冬夏寒暑の功を以て歲を成候事故、人君執中の道、寬猛並用して時中の宜に叶ひ候樣被遊候事專要歟と奉存候庸人の論、至善の極を不知候故猥りに中道を貴び候へ共却て時中の意を失ひ候譬は冬日も寒からず夏日も暑からざる如くに相成候はんには天地の氣候いつも〳〵中にしてくらしよき樣に可存候へ共夫にて歲功成就可仕候哉、冬煖夏冷なるこそ時を失ひ候て不宜候へ共、寒き時分はいかにも寒く暑き時分はいかにも暑きこそ生長收藏の造化も行はれ可申候されば洪範の三德も剛柔正直、各其用を異にし周禮の

三典も治國亂國平國の差別によりて或は輕く或は重く或は中を用ひ候事御座候、君子而時中と中の上に時の字を加へ候意味是にて明白に相分り申候樣被存候　是等の事も定て　君上御學問の上にて既に御發明被爲在候御儀今更論じ候事無用に御座候へ共とかく庸人の流義至善の道をば差置候て當世の上にて物ごとに中を取候故、爲政には寛ならず猛ならず何とも止り所なき姿に相成り取人には剛ならず柔ならず毒にも藥にも不相成ものを用ひ度心より鄉原の流いつも〳〵志を得候て共に堯舜の道に入るべからずと申事に罷成候ゆゑ贅言ながらもあらましをのべて前日の餘論を竟へ申候、是迄の姿は宋人の申候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偸安而不知長久之計と申候時勢に相當候樣奉存候然れば此度一際御奮勵被遊候より提擧綱維、變化風俗の御手段不被爲在候ては中々思召儘に御仁政も御行屆被遊間敷奉存候、扨又霜雪の後必有陽春と申候へばいつ迄もはりつめにて弛めべきを弛めざるは文武も不能事御座候間　御初政萬端御取締の勢すべて行屆候上は大綱を御總攬被遊候て上下優々として斯民を仁壽の域に御躋せ被遊候樣仕度相願候、乍去天地の大德を曰生と申候へば春夏の陽氣生長は勿論秋冬の陰氣肅殺にて閉藏に至候ても天地生々の心は少も絶る事無御座候間人君御剛明の德、天行の健なる如くどこ迄も御勉强被遊候はゞ　御成德の至り至誠無息と申樣に罷成り自然と德澤流行仕候樣可罷成候事指掌が如く奉存候　扨古今仁政の仕方其說まち〳〵に候へ共、つまる所は孔子衞に適く時に庶・富・敎との給ひ又子貢が問に答て足食・足兵・民信之との給ひ候事、是堯舜

已來天地の古道にて唐虞三代の書に厚生・利用・正德これを三事と名づけ候卽ち此三ヶ條にて孟子王道を論ずる先づ恆產恆心を說き管仲が齊を以て霸たるも倉廩盈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と云ひ又禮義廉恥を以て四維とし四維不張、國乃滅亡と申候事、王霸純駁、其說各淺深ありといへども皆三事の古訓に符合せざるは無御座候、後世儒者の道學を談ずる多くは專ら敎化を先として事業に疎なり、才士の經濟を論ずる多くは專ら功利を務て德敎を畧にす、皆一偏にて御座候、然れば今聖賢全體大用の政を御學被遊候はゞ第一足食厚生して人の庶ある樣に、第二利用足兵、齊國の富候樣に、第三正德信之て敎の立候樣に致し不申候ては眞の仁政とは難申奉存候、假令御入國被爲在候とも始終の御目當此三事にて相濟候樣奉存候、此三事は私愚賤の身ながらも篤く古人を信じ候所より聖賢有用の學を心懸、堯舜君民（ニスル）とやらん申候萬分の一にも叶へ候樣にと志願仕候て年來講究仕候事ゆゑ或はこれを古に稽へ、或はこれを今に揆り、時ありては同學の友と試にこれを論じ候事抔も有之、固陋の見識了簡違も有之べきは勿論に御座候へ共、此三事に付候て存寄たる次第なきにしもあらず候へ共野人の獻芹とやらん申事の如く大方の御笑草と可罷成候、乍去芻蕘に詢ると申候古語の如く求言の思召御深切にしてしかも又御下問の趣も御座候へば追々は可奉申上候しかしながら凡そ事には緩急先後の序御座候間いかなる道理なる事にても時と所と位との宜に不合候ては行はれがたく御座候、三事の義は始終の目當と極め置候、扨今日施行の所は先づ論卑而易行と申候樣に無之候ては無益に御

座候但論卑とても道を枉て卑近に就には無之、遠に行が必近まりして、高に登るが必卑きよりする心に御座候、されば論語に道二千乘之國一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と申事御座候所其言至て近きが如くに候へ共甚深遠の意味御座候事古人も申置かれ候、是は聖語ゆゑ勿論に候へ共今其意を推究申候へば庶富教の次第も自ら其中に含蓄致有之候、今日事業の尊く論卑しく行ひ易き所を手短に申候はゞ先づ御用の日帳方を能御取調させ被遊候事第一にて、次に大吟味方の會計を正くして理財の節制を御立被遊候事第二、次には御郡方の綱紀を御立被成候て牧民の政、眞實に行屆候樣に被遊候事第三、尤皆當時の急務たるべき歟と奉存候、古より爲政在人と申候て賢者在位、能者在職と申奏に無之候ては大有爲の功業は建がたく候、人君修身以道、修道以仁の本立候て大臣の賢者を御撰任被成候はゞ其下の諸有司は大臣の目利次第にて夫々の職掌相辨可申筈に御座候間今日の急務を論じ候はゞ日帳方・大吟味方・御郡方の三職をのみ汲々として申上候事あまり〳〵論卑き樣に候へ共道二千乘之國一云々已下三句の政行はるゝも行はれざるも此三職の得失に繫り候、所詮故國は必有二世臣一と申候へ共亦才難しと申古語も御座候如くいか程大臣を御撰任被遊候共皐陶・伊尹は勿論、管仲・子產が徒も只今の勢にては容易に有御座間敷候、乍去今日は今日相應の人才可有之候へば其下に立候有司もまた今日相應の人才にて御用相辨可申候へ共積弊の餘、名實紊亂致居候世界に御座候へばいか程任賢使能の思召にても執政執事一ッ通の善き人、日帳・大吟味・御郡奉行一ッ通の働き者抔と申位に

ては中〻御中興の功業は立兼可申候然はいへども大臣は具瞻の位に御座候へば容易に動搖は不相成候間大學に奏誓を引候如く縱ひ他の技無之候へ共休々焉如有容にして娼疾の心なき人に候はゞ先づ其通にてよろしく御座候　君上の御盛德を以てすら人に取て善を爲すの道を御行ひ被遊候況んや大臣に在てはいかにも開誠心布孔道孔明が所謂集衆思廣忠益と申樣に不心懸候ては不相成次第に候さりながら政の大體を不知候人は下〻へ委任致し候へば悉くわたし切に仕り拱手坐視致し考績のすべも不相分候扨又彼是差圖をいたし候時は瑣屑の所迄も無益に掣肘致し共人存分の働きも出來不申候て詰る所は萬事叢脞に相成り下〻怠惰仕候姿に成行候仍て頭立候歴々は大綱の取締方を日夜工夫し尚又虛心平氣にて人〻の忠益を廣め候樣心懸け夫〻の有司へ委任して成功を責ると申樣に仕候はゞ　君上の御德意不行屆筈は無御座奉存候乍去諸職夫〻の働きは共人器量次第に盡させ候て宜候へ共大本の紀綱はきつと立居不申候ては一體を總攝整齊致候事不相成面々勝手次第に爲致候外無之又諸人の存寄を聽かんとすれば築舍道邊三年不成と申勢に龍成紛々の議何れに適從可仕哉も不相分候へば臨時の了簡にてあれの故障、こゝの故障抔申事もいろ〳〵出來朝令夕改と申樣に相成候ては人心の信を取候事なく扨又まけ惜みに已前の仕方を遂げ度彼是取繕ひ候ものも有之姿にも相成候いづれ紀綱の御立被遊候樣專一と奉存候此紀綱不立候内は縱ひ三職日報・大吟味・御郡方相應の人才御擇被成候ても非常の俊傑車載斗量致し候程有之ものにも無之たま〳〵そこに一人、こゝに一人、有志の士

有之ても一體のつり合相直り不申候ては其職掌振舉致候樣にも參り兼一日〳〵と因循姑息仕候迄に可有之候共上迂遠の樣には御座候へ共孔子も必也正名乎と、の給ひ候如く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と申事別て官職の上に多く有之事に御座候何程衆職被立置候ても所謂烏不爲烏、鵲不爲鵲と申奏にては諸事行はれ不申候、是只當時の習俗に溺れ候俗眼よりは大抵聰明の人にては見兼可申候共本に反て見候時は今の御役々共人の賢愚は差置、大小となく一も其職制を取失はず候もの無御座候御家老職は御用を承候人さは勿論其外にても平生の小事にこそ旁觀致候て御國中公事沙汰六ヶ敷義又は他領へかゝり合申候程の出入は一同寄合可致吟味事、一國の老臣に候へば道理の上にても左樣可有之筈他家の振合も大抵如此、まして祖宗の御制條如此、番頭職もこれに准じ候筈之處右の歷々今日御代拜御使御供筆仕候斗を自分の本職と心得國家の安危士民の利病に至り候ては秦人の越人の肥瘠を見候奏に相成來候故文武を講じ古今を明らめ國の柱石と相成候心がけは自然に薄く相見え候せめて政理の事は不案内に候共身上をすりきらず御定の軍役人馬を嗜居候て祿高相應の御用にも相立候はゞ大臣の甲斐も可有之候今の勢にては中山・山野邊・鈴木三氏の大名分は格別其已下は段々に譜代の家來も無之萬一之節は千石取も御切米取も同前の奏に御座候、次に大寄合頭は元惣合の支配頭に候故其名も起り、最初は壹人或は兩人程にて上、高祿の寄合衆より下、諸役人の御番人不仕候者をすべる故番頭より一筆上に立ち御家老にも亞ぎ候所只今は寄合差引の支配と心得、頭と稱候人其數夥多

に相成候へ共組分之義も不分明、頭は其組あるを忘れ組は頭あるを不知候姿にて差引と中は小頭にて諸番の組頭同前に候へば彌張り寄合衆の内にて格式も外にかはりたる事無之筈に候所近來はこれを布衣の列に加へ給ふ、畢竟布衣已上を別段に重く御立被差置候も自ら人を支配して其身の上頭なき故と奉存候所寄合差引は寄合衆の小頭にて寄合頭の組下なり頭も布衣、支配も布衣名實不相當の甚しき也諸番頭の職組子を扱申候事勿論にて平日の差引は不及申、組子の内に訟獄等有之時は夫々の番頭執政奉行の席に同坐し判談にも預りたるところ萬一依怙贔屓等有之もの有之は其爲めに御目付中列席にてこれを見屆及言上候事故諸士の頭をも被仰付候程の歴々は自然と人品をも相嗜み組中の差引理非の裁斷も不出來候ものは頭職にはいとまり不申勢に御坐候其内より苟又御撰擇被成候て老中職を被命候へ共組を持ち候事は彌張り番頭也、功用既に顯れ德望益郁きに及て寄合頭の席に進め御家老に被准候へ共眞の家老に異也（松川彌三郎・武藤長左衛門之類）故に才德次第にて二百石已上の騎士よりは段々此職に進むものも有之候處今は執政なれば最初より大寄合頭に列候ゆゑ輕き族は勿論番頭布衣已上等の御譜代衆にも縱ひ其器あり其容易に其職に擧試むる事能はず御奉行の職またこれに准ず昔は老中職さへ兩番頭の出役なりしを今は御奉行すら初より大番頭の上座と云ふ事に相成しかも組をも持たず候、然る故に番頭職に長く居候は老中奉行等のえりのこしに御坐候へば數多の人々自然と其器の擇みも薄く家柄祿高計にて膝推に其席に進み候ゆゑ其人自らも番頭は馬鹿にても濟抔と心得候張

有之由相聞え候左様の姿にて諸士を預り居候ゆゑ頭と申も名計にて其組中の仕置は上より及被越の御世話にて御座候其頭既に無用の閑官と相成候上は況んや組下の御番士は誠にはきだめ同様に罷成り自らはげまし候もの少く罷成候道理に御座候武家の諸役何事も軍役を以て根本として相立候故諸士の頭と申は至て本意に御座候所別て騎士を預り候事中小姓歩士の支配とは各別ゆゑ其頭も重く候間小番頭已上は素袍以上の組を持ち小十人御徒の頭は物頭の間に雑りて布衣の列に非す御奉行の政事に參知する所は至て重く候へ共其實は支配に屬するものもと醫師隱居其外定水戸の小役人等なり然れば其座席もと兩番頭より一等卑き事 歴々騎士の大將と差別有之故と相見え候、近世 公邊の御眞似を被成候て役名若年寄と御改め被成候時より座席大番頭の上座に被遊其後寄合衆の内よりも其支配に歸するもの往々出來候へ共雜流の支配を歴々騎士の頭より上に御立被遊候事武を尚ぶの古意に非ず、これは昔語り迂遠の樣成る說話ゆゑ姑置、今日事務の上にて申候時は老中は大體の上にて統ずといふ事なく細事をば夫々に委任致候筈の處 此所如何安心不仕候、次に奉行職は元水戸の惣奉行にて一體諸役人の差引致し政令訟獄の事は勿論第一土地會計の事を以て專務と致し候故分別五郎左衞門抔申候古人は勿論其後に至候ても近頃まで其遺意は少く相存し候既に藤田次郎兵衞抔は土地方會計等の事不案内の故を以て誓紙を上りて參政の命を固辭致し候由系纂等にも相見え候唯今は其職に居候もの生ながらにして高祿の歴々とは乍申、土地方の事は御郡奉行申出次第、會計の事は大吟味

役申行次第深く立入候事無之にまゝ御勝手がゝり抔申候へば誠に瑣細なる部夫小人の簡略致候様成事を背吏と同じく世話致候迄にて大體の所は夢にも不見候人多く相聞え候、御奉行の職世に定水戸に候へば江戸の事はもと御用人これを判し其後御奉行水戸より交代致候に及て御用人の勢稍減候事と被察候へ共江戸はもと老中の下は直に御用人にて持候故、小役人等の支配分けも定府は御用人支配にて水戸は御奉行支配の故實にて候、御用人は江戸を重に致候故、今日に至て御國御用人より比候へば其職の重き事同日の談に非ず御國とても昔は江戸より休息に御遣被成候事にて御勝手方金穀の出入は勿論町奉行・郡奉行等政令の差引も御奉行・御用人連署仕候事古法にて評定所・御用部屋同席にて事を判決致候由の處御奉行職甚重く相成候てより同席無之江戸斗は此間迄古き形を存候所是亦水戸の例にて改り候事と相見え候、古來の通にてこそ御用人と申名目にも相當り申候處今は其上に一層御用役出來申候御小姓頭は御側衆の頭にて其職掌も亦其主とする所御座候處今は表へ出候て御用人の見習と申事に相成候へば布衣已上の面々一職にても其職の古意を不失候ものは無御座候重役既に如此御座候上は其下の役々は一々論ずるにも不及候、名は實の賓也と申候へば其實さへ立候時は其名目はいか様にても宜候へ其名不正、言不順候故、循名責實と申所に至て見通し甚不便利ゆゑ事不成の本に御座候然りと雖も一概に古を是とし今を非とし候流義には無之候へ共　祖宗の舊章を御尋被遊候て時宜を御斟酌被爲成候にも當時の習俗に溺れ候俗眼にては不相知事の様に奉存候、

名實を御正被遊候事、上より下まで段々に御正不被成候ては不相成候事勿論に候得共御家老已下布衣以上の所は皆〻歴々の事に候間愚賤の小臣彼是評議仕候も輕率に近く殊には歴々の事にて朝には必坐し燕には必ず預る人〻の義に候へば其人〻の賢否は不及申、其職掌の得失までも最早大抵　君上の御明察被爲在、漸を以て被成度御工夫可被爲在歟と奉存候仍て其已下の有司にて位は卑しといへども其職掌の得失に依て一國の紀綱にかゝはり候もの御目付の職、尤以要とする所に御座候へ共是は既に　君上の御英斷を以て權臣、手を收め宿猾、跡を屏申候勢に相成候上は監察糾彈の事大半古に立返り可申奉存候其上の事は一體の制度御修整の上ならでは參り申間敷候然れば返す〳〵も日帳方・大吟味方・御郡方の三職を御手入御座候事急務たるべく奉存候、尤御郡の奉行共追〻召させられ御尋等被爲在、日帳・大吟味の兩役も老奸宿賊の輩近頃御沙汰も被爲在候へば是亦始終善き方へ赴き可申候へ共年來の積弊は勿論、當時近功を貪り小利を求め候習俗の内より出身致候人を以て御勝手鄕村等の御用を惣て掌り尙亦衆人の論摸稜姑息を貴び申候風儀ゆゑ三職の功課を責候事も靴を隔て痒を搔くと申樣に可有之奉存候　君上の御英斷を以て上下肅然たる勢に御座候處此機會に乘じて舊染汚俗御一新不被遊候ては一日〳〵と因循怠惰仕候樣に罷成り何程御明德被爲在候ても新民の御功業十分に立兼可申哉と乍恐殘念奉存候仍ては庸人の俗論を御破り古今に通じ治體に達し候者兩三人も御擇被遊候はゞ右三職の内へ御交へ　御前幷執政執事の前に於ても存寄次第直言極論を御盡させ被

遊候て其上にて　君上御剛明の御威德を以て惣體の紀綱を御取締且英雄を駕馭するの術を御施し被遊候はゞ　蹄齧の馬も千里の道をいたし可申候、左も無御座候ては當路の人々媚疾の心より出て己に從ひ制し易きものを好候時は　名馬の足をばつなぎ置、奔蹄の患を防ぎ　駑馬を日々に鞭策仕候共はかばか敷用をも成さず平坦の途は無事にもあゆみ可申候へ共一度險阻にあひ兼て倍行仕候時は力盡き汗流れて　自ら斃れ荷物を覆し候外有之間敷奉存候、ケ樣の狂論如何敷可被爲思召候へ共　兎角今日の姿、庸人の論破れ不申候内は目前の小利害にのみ拘り居候てしかも又諸事目當相立不申、折角厚き　尊慮を以て被仰出候　祖宗御舊制の意味を御紛し殊更　先公御遺志を御紹述被遊候て風俗を正し武備を整へ士民の御撫育御行屆被遊候樣にとの深遠なる　思召自然に聖人庶富教の古訓に御合ひ被遊候難有御儀共もこれを事業に御施し被遊候所右の盛意をよく〳〵奉行仕候もの無之虛文の樣に相成り嘆敷奉存候、御初政の砌、御德化流行仕候と壅塞致候との大機會實に今日に御座候事と奉存候間能く〳〵御工夫被遊候樣仕度奉存候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の言も明主擇焉と承候へば狂愚の說も少しく御心得の一端にも可罷成歟と奉存候故、二職の事務に付取調の致方愚案之趣別次に可申上候

此度御家中一同へ厚き　尊慮を以て被仰出候御直書之内　祖宗御舊制の意味を御達、殊更　先公御遺志を御紹述被遊候て風儀を正し武備を整へ士民の御撫育御行屆被遊候て天下の御見はり諸家の目

當とも相成候樣にとの深遠なる　思召、大本の所御忠孝の至誠より御發被遊、尙又言路を御開き聖賢の人に取て善を爲すの道を以て衆人の忠益を御待被遊候事千古盛事誠以難有御儀奉存候假令近年の內御入國被爲在候共右　尊慮の通にさへ參候はゞ大要の所無此上御儀と奉存候古先聖人經世の大道、正德・利用・厚生これを三事とし孔子衞に適く時、庶・富・敎の言あり又它日政を論じて足〻食・足〻兵・民信〻之との給ひしも皆同一揆にて御座候此度被仰出候風儀・武備・士民の御撫育、卽ち聖人の三事に御符合被遊候間此上此三事を御推廣め被遊候處專要と奉存候へ共積弊の餘り名實紊亂致し考績の法も御施被成兼候間先づ聖人正名の義に本づき綱維を御振擧被遊候はんには　祖宗の御舊章の意味能〻御尋被遊候はゞ三事の御政敎段々に御行屆可被遊候乍去庶・富・敎の手段容易の談には無御座候　君上の御盛德を以てすら人に取て善を爲すと被仰出候上はまして執政執事の面々も誠心を開き公道を布き衆思を集め忠益を廣め候て　君上の御美意を奬順仕り御德澤流行仕候樣と不心懸候ては不相濟事と奉存候　威公初て老中職を被命しとき被仰出候如く日夜心にかけ御爲を存じ身がまへ仕らず我慢をやめ善に從ひ候樣また　義公御襲封の最初に御誡被遊候如く酒家の人嚙ひ狗に成り不申候樣に有之度ものと奉存候大學にも論候通り大臣は縱ひ它の技能無之候共其心休々焉として如〻有〻容、媚疾の心さへ無之候はゞ一國の賢能悉く　上の御用に相立候事故あながちに何事も自分の智慮を出し候にも不及、只治典の大要を總括り候迄にて可然奉存候乍去御初政の砌御剛明の御英斷を御發被遊候て

上下目を疊し候大機會に乘じ候て舊染汚俗御一新不被遊候ては執政の面々は一日〳〵と因循仕り折角被仰出候難有御義も虛文の樣に罷成候ては何程御明德被爲在候ても新民の御功業十分に御行屆被遊兼候哉奉存候、庶幾教の手段も彼是可有之候へ共先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の三句至て近が如くにして實に深遠の意味御座候事古人も被申置候今日事業の上にて手短に了簡仕候所は左に相述候三職の條理を正しく其紀綱をば上より御取締被遊候上、才能の士を御引立被召仕候はゞ兵食共足り候て教化の行はれ候義も難事にも有之間敷奉存候

第一御用の日帳方を御糺させ精密に取調候て政令の發する所を正敷被遊候事

第二大吟味方の會計を明らかにして理財の節度を制せられ上下共に不足なく仁政行はれ候樣に被遊候事

第三御郡方の課條を御立被成候て牧民の吏眞實に治績有之、邦本を固め候樣に被遊候事

一、御用の儀執政執事の面々心力を盡し相談の上舊章を尋ね時宜を計り其事の大小輕重により或は御前の尊慮を奉伺或は自分〳〵にて致判談候て一切の政令始終御摸通宜樣に可心懸候事勿論にて日帳役の如きはもと書記の賤職、大議に與り候筈は無之候へ共中業以來歷々の御役人中に賢能乏しく相成候に隨ひ政に大體と申もの有之事をば相忘れ夫〳〵に委任して成功を責候仕方は無之簿書期會無益の瑣細を要務と心得一體身がまへを致し御爲に心を盡し候事薄く罷成候故何事も已前の御見合

と申事にて責を塞ぎ又は小量にて我慢をやめ善に從ひ候事無之衆人の了簡を盡させ候事を嫌ひ何事も自分の下に立候て自由に手に叶ひ候者へのみ相談仕候より起て書記の職乍輕も大抵吏務にも熟練仕候故遂に入幕の賓と相成り選敍の任、號令の發すべき御政事の義此職にて取調候樣罷成り候事自然の勢にて御座候

これを權在胥吏と申候て古人の論にも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勵精、省事莫如任人、勵精莫如自公率之と申置候然ば在位の君子は眞實に事を敬候はゞ精を勵して上より下を率る候は勿論居敬而行簡と申事も有之萬事叢脞に相成候ては氣根も續き兼了簡も出合不申候事故樞機を取しめ却て疎畧に相成且諸職の勤方は存分の働出來不申候ゆゑ何事も伺ひものに罷成り怠惰廢壞仕候、夫故に任人、省事と申二語意味面白相覺候論語に先之といひ復先有司と有之、此道理にて執政の面々眞實敬事の心御座候時は是非〳〵此通に不仕候ては不罷成候衰世の政は此大意を失ひ候故和漢古今共に權在胥吏と申樣に相成義と奉存候

凡政令の事始終をとくと考究仕候上ならでは妄に發し不申候時は信を士民に失ひ候事は無御座候然るに執政の面々御仕置の義に心を盡し候事薄くまた衆思を集め忠益を廣め候事無之前後始終の利害得失を考へ候迄も無之容易に鼻の先にて了簡仕候まゝ諸事を判決仕り日帳役任せに取調觸出させ申候間何事も最初の義定にて摸通候事は少く甚しきに至候ては朝令而夕改と申樣に罷成り下々自然

と上を疑ひ命令を輕じいか程御尤なる義被御出候ても二日法度抔と心得違の輩も有之候事是までの流弊にて御座候乍去日帳の役もと書記の胥吏に御座候間何程格祿を御進め被遊、執政の腹心に被成置候ても胥吏は胥吏だけの心得にて只時々の御振合を見合、元老の心に合せ相勤候迄にて御政事始終の所を身に引うけ了簡仕候筈は無之候間此所は書記を責候には不及候事勿論奉存候御親政已來彼是御英斷被爲在執政の外にも御用役の面々拾遺補闕の任に當り老奸宿猾の吏も段々御沙汰も有之衆人御善政に目を拭ひ候へ共御政治臨時の御裁斷は格別是迄の行來にて書記の手前にて取調候事共政體に於て不可然事共も數多可有之候へ共歷々の御役人中夫迄立入候事は無之縱ひ立入候とも不案内の事がちにて中々俄に其舊弊を滌ひぬき申候樣には罷成申間敷奉存候此所御一洗不被遊候内は相應の人物を御撰み或は調役或は頭取抔申物に其中へ御入置被遊候共是まで胥吏の並に相成候ては無益に御座候或は別に時政の闕失を謀議致候職抔を御立被遊候共是亦外樣に罷成居候ては豫め日の前より建議仕事不案内の事を申出候と申事に罷成り事の發し不申候内は默々致し事の御座候後に至て彼是論爭仕候ても其說によりて改候樣に候へば事體も輕く相見えまた尤なる說あり共遂事不諫と申勢にて其儘に致置候はゞ諫官も無用に可罷成候是所は　君上の御賢虛次第如何樣にも行屆申候仕方も可有之奉存候

一、書記の職元來簿書の事を預り候迄にて御政事に預り候筈は無之候へ共重立候御役人は時々相替、

日帳役は其職を久敷相勤平日吏事にもなれ前後の御見合をも覺居候ゆゑ歴々の族諸事不案内なるよわみより此輩を腹心に相たのみ候によりて次第に要劇の職と罷成り自然と權を招き賄を納候者共も有之勢に罷成候縱ひ上より御吟味つよく招ゝ權納ゝ賄候事は不相成候樣に罷成候へ共數十年來選敍の任を彼役の調べ申候事に相成候へば朋黨比周、背ゝ公營ゝ私之事たえ不申候

其證據は彼役初て小十人組よりの出役にて年勞の上御土藏番新番或は御書請御矢倉等の奉行に遷候位にて寛文年中より享保之頃迄は甚微々なる事に御座候處延享年中妻木左衞門始て格式大番の列に罷成り御切符三拾石被下置候由、是其先祖の内知行取兩番已上有之故も可有之候へ共日帳役にて此等の格式被命候事古に無之義に御座候、其後寛延年中より頭取は必新番組頭の格に被成、御切符も世祿に罷成且新知百五十石づゝ被下置候例出來安永已來御近習番にも相進み其後御小納戸御通事等に遷り候輩も有之候昔の書記一色の勤方と違ひ次第に要劇に罷成り骨折も仕候上は格祿も夫に准じ相進申候事自然の勢に候へ共文にも非ず武にも非ず胥吏の輩ケ樣に清流に混候樣罷成候事名器の輕く風俗の衰へ候一端に御座候頭取は勿論平役にても一度彼役に入候ものは縱ひ御役不相應にて他へ出候とも又ゝ漸を以て相進め終には兩番以上に至候樣取扱候申合の由、其身計にも無之子孫に至候ても互に見棄申間敷との誓約御座候由世人偏く申觸し候是迄の成行を以て考候へば大抵は相違無之樣御座候 右の如く相互に朋黨比周仕候勢に御座候間 選敍の際、人の目に立不

中候様漸々に下地より組立候事ゆゑ執政の面々も氣も付不申、縱ひ心付候ても大方の事は彼輩が私を見濟候て又人々の身上に付平日の勤方打任せ候のみならず御慰勞等の事も前例を以てよき様に彼輩が注文致し差出候様に致來候ゆゑ其勢牢固不拔の姿に御座候平士の義は不及申其上とても前例を付出し候事彼輩の職に有之候へば其最眞致候方へはよき例を引宛其氣に不入方へは惡き例を引宛申候故歷々は其しらべの上を見て致了簡候迄にて十に七八彼輩意中の通りに成行可申候然れば自然と請託を受け賄賂を納候様にも可龍成候すべて役人部類は相持に持合候勢ゆゑ何事も役方へは最眞致表方を疎畧に仕候ゆゑ總御家中の氣受も不宜候事と奉存候此所能々御改正被遊候様仕度奉存候

一、胥吏の輩に權の歸し候も畢竟簿書を取扱彼是御見合と申物を相覺居候故にて外に它の技能無御座候へ共日用の事十に八九は故事に因循仕候を以て書記無之候ては不龍成姿に候へ共臨時の斟酌彼輩に了簡をかけ候時はいやしき諺に申候蟹は甲に似せて穴を掘るとやらん申候如く鄙夫の了簡多くは卑劣瑣細にて大に事體を失ひ候事有之筈と奉存候扨又其見合と申物　祖宗の御舊制に御座候へば夫を本據として斟酌仕候事尤に候へ共惣て諸役所の先例古格皆々寶永年中好人共御改革と申說を唱候時分より一切に打破り其時の了簡次第に取扱來、其後御改革相止候ても舊章の内或は故に復し或は改候儘にて段々に今日迄推遷來候故　威・義二公の良法美意不取失候諸職は多く有之間敷候然れ

ば日用の事皆〻寶永・正德・享保・寛延已來時々の御役人中了簡次第にて行來候事多く近世に至てまた大一變致し候へば何を目當に御見合を付出し候哉無覺束奉存候、乍去是迄の見合善惡は差置、まがり成にも已前の成ふりにて大なる過は仕出來し申間敷候處歷々御役人の內萬一手おろしに致し胥吏に口をきかせず候樣に致候共是亦聖賢の古訓に本づき候歟　祖宗の舊章によりて事々了簡仕候はゞ宜候へ共左も無之只當座の了簡にて跡先の考をも深く不仕容易に事を決し候はゞ無知妄作の患、胥吏の仕方よりは其過ち十倍可仕候、仍ては今度被　仰出候御直書之趣を以て　祖宗の御舊章を御糺し被爲成候て一體紀綱の振擧仕候樣御工夫被遊可然御儀奉存候

以上日帳方の事を論ず

一、金穀出納の會計其職司の得失により候て上下の損益君民の足不足にも係候事故昔よりこれを重んじ租稅の御取付幷頒祿の御黑印帳等於　御前、御極め被遊候事量入爲出の大本　威・義二公已來の御舊制にて凡金銀米錢請取渡金拾兩已上銀拾枚錢五十貫米拾石より已上は奉行人裏判、用人等表に可致加判旨御條目にも記載候事甚深遠の意味有之義と奉存候周易に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といひ孝經に制節謹度、滿而不溢を以、諸侯の長く富を守る道とす皆同一義にて洪範八政も食貨を最初へ列し三事の正德も厚生利用ならでは立兼候間愛人の仁政も必節用より始る事古今不易の義に御座候執政は姑置き御奉行御用人の兩職共は水戸江戸を分掌致候事にて財用の出納ひとり會計の吏へ獨任

せず歴々にて是を總べ候事甚行細有御座儀と奉存候、勿論算勘損益の義は歴々の族委細には立入兼候間割物奉行の職右の兩職を佐けて國用を制するの下地を仕候へ共大だゝいの義は上の方にて判談有之筈に御座候、乍去古より「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と申候所、天下一統奢侈の悪弊にて次第に國用不足致し法制屢變候て繁密瑣細の事多く相成、元より歴々は土地方算用等不案内がちなる儘何事も心を用ひず割物奉行任せに致し候より其權いよ／＼盛にして寶永年中より大吟味と申ものに罷成り近世に至候ては財用の權悉く其掌握に歸し御奉行御用人手を束ね候は勿論執政の面々大體の上にて彼是議論ありといへども始終つまる所は大吟味申次第に不仕候ては御勝手御取續不相成と申勢に相成り　國家の武備にかゝり候事迄もそろばんの上にて打破りさて又彼職にて存込候出納之義は御勘定所よりも委細に勾勘致候事不相成、何事も自分配劑に罷成、裏判加判の制も有名無實に罷成候へば「慢藏誨盜」と申候古語の如く奸賊の吏次第に出來一役所悉く小人の淵藪と罷成其悪弊近頃の調達方に至て極り申候、是等甚しき義は　君上の御英斷を以て御罷め去り被遊、内外心服恐悦無此上奉存候へ共一體舊制を失ひ候故何程老奸共御退被成候ても相殘候頭役は勿論手代共迄甚不宜候風氣に御座候共中たま／＼一人計り善士を御交へ被成置候ても一體の綱紀を取締候事上より御手入無御座候ては舊染の汚俗洗致候樣には出來兼可申歟と奉存候、只今の内こそ忌憚る處御座候て大分なる奸計は仕間敷候へ共是迄行ひ來候事の上にて御咎めにも不相成分は小吏より御取立

に罷成候輩何そ別に了簡可有之哉一人ばかり相應の善士を被入置候ても只今の姿にては俄に惣體を取直し候事無覺束奉存候是には被成方可有之奉存候、扨又會計の事細か成所こそ面倒に入組候て不算にては相分り兼候へ共大だゝいの所は條理さへ明白に候へば誰が目にても一覽了然たる筈に御座候、老子に大數は不籌策と申候如く大數の本を取極め申候には小吏抔の如くそろばんは入不申候然るを出納の勘定を十重八重に拵へ巧に六ヶ敷仕候事皆〻奸吏欺罔の手段と可被思召候、此所一旦は御取調出來候共經常簡易の法よく立不申候ては又〻小人の爲め亂られ可申奉存候

一、調達之義大坂の方は御止に相成候由恐悦無此上奉存候但夫に致候ては御藏屋敷共外取片付けの義べん〳〵と仕置無用の御物入も御座候事是亦舊來の大吟味共共職の永業をのこし候計に相違有之間敷候、其外御借財等の義いか樣の次第に相成候哉外人の存じ不申候事に御座候へ共共職の惡習に染みこみ候輩の了簡は一向あてに罷成り不申候、町人共を引付御用たさせ候事古へは御目付職神文の一ヶ條に戒め置候事の由然るに大吟味の義は是に反し候へば萬づ風化をみだり候事是より起り申候此所根を絶て葉をからす樣に不被遊候てはだめに御座候廉恥の風興り不申候内は萬石の大名にも貧り候もの有之候へば役人の清濁は祿の多少に不依とは乍申畢竟諸吏の廉恥を養ひ候事不相成候へば擇人の事不行屆候て頭數計りふやし候所へ御儉約の說を以て一體の御あてがひ被減候ゆゑ役により物入も有之中〻廉潔に仕候ては取續兼候樣成事も有之自然と貧濁を御導き被成候道理に御座候來

の大祖の詔に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而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と被申候事明智の言と奉存候、是はすべて諸吏御取扱被遊候事同樣にて御座候處別て機務にもあづかり財用をも司り候役には尙吏之儀に御座候吏員少く罷成候へば小田原評定も少く御用も果敢取り御えり人にて被仰付候へば其人さはげみも厚く俸祿も饒に御座候へば勝手にかまけ申候事も無之御奉公に身を入、清廉に相勤候道理歟と奉存候

一、御貸金之儀於御國彼役所之もの取扱候由に候所是又調達同樣一種の惡弊に御座候御金の筋合こそ違居り可申候へ共表方のものは委細のわけは不存、諸方より御借財も被爲在候砌御金貸出しと申候事町人の山師共致し候樣成儀にて諸人喇り申候、其上右御貸出しには其事にかゝり候小吏借り方の者共より音信を申請右談判に付他所もの逗留中莫大の物入も有之且又利分も高利に御座候へば中中本渡に勘定仕候て割合申候筈は無御座候間かりると共まゝ横にねる事なり抔申物語承及候右かりかし懸合に付候ては小吏共過分の利潤にも相成り頭役も申出候上とは乍申共配分を申請候由第一廉恥を害し候事に御座候小吏共右に付候ての奢侈等は彌張り調達方の小きものに御座候縱ひ莫大の御利益罷成候共風俗の害に相成候義は大名には似合不申候況んや大國の經濟には二千三千の御元金八千九千乃至一萬餘にふえ候とも皆々虛名ばかりにて實數は無之、世上に申候帳面ごまかしと申ものにて國家の御益にも相成間敷候貸出し候て利を生じ候數をば其役人の勤功に致候てすたりに罷成候を

ば其儘指置候事奸計尤可惡事に御座候陸宣公が奏議にも裴延齡が姦を論じ候て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司兒戲と申候通り奸利の小人古今一轍に御座候間御貸金の外にも右等の義も可有之候へ共私承及候所計り申上候重立候御役人兒戲の樣成事に愚弄いたされ候事如何之心得に候哉呑込不申候尤右御貸金も當時のおこりは彌張り栗田野航が計ひにて初め候由に候へば其仕方の善惡は論にも不及候義と奉存候扨右の御貸金早速に御止被遊候て宜候へ共只今御止被遊候ては御損に罷成候間段々かしつゞけ置、折を以御止被成候樣にと彼役の者可申候へ共帳面ぶげんは何程ふえ候ても實用に不立と申處を御見破り被成候はゞ只今の內さつぱりと御止被成候御手段きへ立候はゞ右御かし金の內何程にても返り候だけは返り候てそれだけの國用をたすけ可申候只今の姿にて御貸出被成置候はゞ返濟無之分は次第に多くたとひ十年二十年役人を付置、守つめて催促致候共中〻返納有之間敷候且又右に付取扱候手代等餘計に御入も抱置御不益に御座候事は勿論、第一風俗をみだし候媒に御座候間少も早く御決斷被仰付候樣仕度奉存候

一、御國產の事元小吟味の役にて取扱ひ大吟味にて御奉行致兼職候ものも轉役被仰付候由に御座候へば當時は如何罷成り居候哉不奉存候へ共一體御國の品を用ると申事道理は宜候へ共肝要之所は不行屆彼是世話をやき候事を見聞仕候に皆〻末業の利を事とし候者を助け候致方にて眞實國の利には不罷成候然るに御國用御窮迫の最中御役金等の內より莫大の金子を取出し奸利を謀り候町人共へ御

貸出しにて御損に罷成候事何の見こみに御座候哉、上の利にも罷成候事ならば此節不得已の御一計とも可存候得共民の利にも上の利にも不罷成候事深く御世話御座候事是亦上下心服不仕候事に御座候、此儀も發は久敷候へ共其事の最盛に相成候は松崎丈左衛門大老職へすゝめ申候物語有之已來別て盛に相成候由承及申候小人のすゝめ申候事よき筈は無御座候俗人の了簡唯御國へ金錢澤山落込候はゞ國富み可申心得候故相見え候へ共近寶公室之貧と申事春秋傳にも見え候通り民間にあまり財寶の自由なるは驕侈而不務本の基に御座候間國政の上に於て甚だ嫌ひ候事に御座候、管仲が書にも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と申候て當時御國産品如きもの御國にはやり候へば却て無用の費多く國の衰弊に罷成候、且諸の品々一家の株と申ものに申付候事、はやり申候處、諸品何れにてもうり次第故買調候もの少も安き方に趨き候間物價俄に騰貴不仕候へ共一家の株と申事に罷成候へは其者一人へ計り利の歸し候て他の商人は迷惑仕候、是は運上を取候上には有之事に候へ共當時御國産の品々永久に摸通候事は存も不寄候へ共町人とも是を仕候は名聞を好み候者共これを功に而々の家格と申物を競望仕候内心も有之又跡先の考もなく浮氣にてはり込候馬鹿ものも有之候へ共中々運上を差上候てわり合に合事は無御座候、萬一運上差出候樣罷成候共夫たけ物價あがり候間一體の爲には不宜候、惣て運上の惡敷義天下の御勘定奉行名譽有之候伊丹播州抔申置候事も有之、其外國主にも藤堂家の始祖抔其弊を極論被仕候事御座候當時御國産之義不宜候次第誰の了簡にも相分り候所是

迄大小の吟味役もケ様の事を取扱歴々の御役人中もそれをよき事に心得居候事是にても國用の節制不相立候筈と奉存候此度會計の一條御取締被遊候はゞ其序宜敷御止被遊候方も可有之奉存候

以上大吟味方の事を論ず

一、郷村の義は邦本に御座候事勿論貧窮を賑はし游惰を戒め戸口を殖し草莱を闢候事抔當時郡吏の勤る所にして其職に出精と稱候輩不少候へ共多は皆病源を究不申候て表へ見え候様子計りにて療治仕候間年來の大病中の元氣初に復し候段には無之奉存候其上一分の功を見せ候心よりして一國の内にていろ〳〵不平有之事尤以不可然御義と奉存候、凡百官の職掌考績の法立不申候内は欺罔の患まぬかれ不申候得共別て郷村之義は眞實愛民の心深く御座候てしかも又治體に通曉仕候ものを以て能能一體を廉察仕候様不被仰付候ては始終民瘼を療し上惠を施し候事行屆申間敷奉存候

一、草莱を開き候事當時のはやり物にて貪功の吏、早速に驗を見せ候事是より近きは無之候故是等の事を申行ひ候義と相見え候得共世上にては此事を笑ひ不申候ものは無之候、當時人別の大に減じ候て昔百家有之村には五十家も無之、古來の良田さへ手餘り有之所、人別もふえ不申候内、荒地を開き候にはいろ〳〵の手段を以て仕候へ共所詮當座まかなひにて永久の利には罷成り不申候、此事を奉行仕候ものも只近功を立度一念ばかりにて跡々の義は不相構、其募に應じ候百姓も唯々當分啗しめられ申候利を貪り候て無理につとめ申候へ共一體は　邦家の御損郷中の費に罷成候事無疑候、むかし

關東筋にて新田澤山開墾仕候由　東照宮被爲聞召候て古田の不荒候樣に可仕旨被仰候由古老物語に相見え申候、慶長・元和の際初て戰國の苦を離れ民力方に壯なるすら　神慮の所及、既に如此御座候況んや、百年來太平游惰の民を取扱候事其心得無之候て罷成り申間敷候、陸宣公が奏議にも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率黎庶、播殖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と申置候事實に千古不易の確論と奉存候、扨今の百姓共は已來の田地を不荒候樣爲仕候事上策に御座候、荒廢を開らき候には足兵の政さへ眞實に御行ひ被成候はゞ如何程にも致方可有之奉存候、此議論餘程事長く罷成候間追て可申上候

一、戸口を殖し候事百姓に別家取立させ候事抔は宜候へ共是も田分けの患なきにしもあらず候共外越後ものを引込候抔多くは當座計りにて摸通かね縱ひ摸通り候とも夷虜のいやしきを以て良民の風俗を亂り候義も可有之候又育子の義御世話被爲在候事御惠政の一にも御座候へ共其事をあつかひ候輩心得違も有之甚しきは無父の子を取舉させ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禽獸の樣成る惡俗を御當代御領分より手初め仕候事國恥を天下後世に貽すとも可申候、是皆有司當分の勤功を立る事を競ひ執政の輩、政に大體ある事を不知して只管に近功小利を以て郡吏の功績を取立候故、ケ樣の弊も出來可申候且又人別改抔申候事六ケ敷仕候へ共只帳面の上にて人數をへらし不申候仕方計りにて其人、地に着

き耕作をつとめ候事無之候へば有名無實の事共に御座候何事も帳面の上計りにて申立候虚文の弊を破り實の效を責候樣不仕候ては徒に奸僞を長じ候迄にて御政事は行屆申間敷奉存候

一、游惰を戒め候事博奕の禁嚴に仕候事抔は尤宜候へ共夫ばかりにては行屆申間敷候 元來奢侈の惡弊 御城下町人共より延て鄕村一面にしみわたり悠々(緩カ)たるもの皆侈惰ならざるは無之候是等の取締中〻一ゝ通のなまやさしき義にて行屆候筈は無之候、乍去何程嚴酷に申付候ても農を貴び農を利するの道を開き不申候内は本をつとめ候者有之間敷候聖人使レ民以レ時と被教候も畢竟力農のものゝ便なる樣に仕候事に候 所當時一體の姿、力農は不便なる勢に候間御役使の方時不時にも至り不申候漢の食貨志にも今法律賤レ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レ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レ貴、主之所レ卑、吏之所レ卑、法之所レ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レ國富法立、不レ可レ得也と申候、上下相反好惡乖迕にては法も立兼候へ共、せめて法律に商人を賤て農夫を尊ぶと申事を不相忘候内は賴母敷義に御座候只今は市井鄕村共に民に爵位を授け候事はやり鄕黨にて貴ばれ候もの皆商賈の利潤を以て金錢を多く貯へ候者共にて力田の者には無御座候、農をつとむれば貧、商をすれば富、是計りにても人情勞苦を厭ひ候て安逸に赴き候所況や商なれば人に貴ばれ農なれば人に賤まれ申候姿にて誰か力田仕候者有之べく候や然れば奢侈を禁じ游惰を戒め申候事も抑レ末、力レ本しむるの手段能〻相立不申候内は行屆申間敷奉存候

一、貧窮を賑はし候事鰥寡孤獨を惠み候事は仁政の第一勿論に候へ共其外貧民の救ひ方は容易の義

には無御座候凡民の貧富は共もの巧拙時の幸不幸さまゝ有之候へ共大抵侈て惰る者は貧しく儉にして勤る者は富める道理に御座候、豪富の子孫侈惰にして貧に至り候といへども田地の高をも持居候ゆゑ郡吏の舊弊御救と申候へば第一に此者共へ過分の時借等を申行ひ候事に御座候處右の者共は多く大名の出來そこなひとやらん申樣成るものにてこれを扶け候共力田の役には立ち申間敷候扨又劣弱の民豪强の爲めに兼併致され如何程力田致候ても取續き兼申候者數多有之候、豪富は田を多く持ち貧弱は少く持候事は自然の勢、不得已候へ共　威・義二公の良制壞れ候てより田地賣買の間に奸甚しくうぶせ高と申事出來、富民は廣き土地より總の年貢を出し作り取同樣に致し居候て貧民は狹き土地より富民の爲に年貢を償ひ納め候類澤山御座候是等の類中〻金錢計にては救ひ屆け出來不申候聖人の語にも惠而不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と申如くならでは大なる仁政は行屆不申義と奉存候、唐の劉晏が傳にも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治人、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爲姦、强得之多、弱得之少と申候事よく古今吏治の弊に中り候事と奉存候、既に先年の御救ひ金村拜借と申ものは皆〻豪民の奸利を貪け申候迄にて貧民の手前へは不行屆、甚しきは執政大臣の家來抔鄕村の小吏と相對致候て表向百姓名前にて實は大臣の家へかりこみ或は小吏共一統に右の金子をかり込候ゆゑ其事露顯致し兩郡の奉行より手代まで一面に貶黜を蒙候事十數年以前の事に御座候只今は此品は精密に御吟味も有之左程の義は無之等

に候へ共すべて一體の取締方疎畧の樣に御座候間後には奸吏出候はゞ如何樣の事を相謀候哉も難計奉存候鄕村役所に罷成候て以來吏民の間あまり近く相成候間よく〳〵人を御擇不被遊候ては弊の生じ候事深く可有之奉存候

一、惣て鄕村之取扱方人〻の心得によりて樣〻有之候へ共大抵爲民、興利除害之事根本の所より世話不致候ては諺に申候飯上の蠅を逐とやらん申類にて可有之候孟子の語に仁政は必自經界始、暴君汚吏必慢經界と申事是井田に限りたる義にも無之古今ともに此所不行屆にては民の農にすゝみ候事は勿論兵食も足り穀祿も平かに國用も饒に相成候事は決て無御座候、乍去此儀は一體の制度紀綱大本より御立被成候て膏澤民に降候勢ならでは容易に手を下し候事不罷成候仁政を行はずして經界を正さんとせば檢地の打出しより租稅を餘計に收斂する迄にて百姓困窮益甚しく是桀を富すの類にて民の變亂を激する事指掌の如くに御座候、但仁政方に行はれ候時、仁者をして其事を掌らしめば貧富共に不平なく上下共に饒かにして永世不拔の基も立可申候此儀は年來相考置候事も御座候へ共事長に罷成り候故荒增の處計り申上候

以上御郡方の事を論ず

右の條々大畧當時の弊を述候て除弊の仕方も大意共中に寓し候、但淺見寡聞の私、定めて心得違も多く可有御座奉存候へ共只其大意を御省覽被遊候樣奉希候古より爲政在人と申候へばいか樣の良策

御座候ても其人に非ず候ては行はれ不申候事勿論「御座候所聖人の道、敷奏以言、明試以功」と申事尚書に見え有所譽、必有所譏と申事論語にみえ候通り紛々の毀譽に不拘、明試の上にて黜陟を加へ候より外は有之間敷候衆職ともに考績の法不明候へ共就中郷村の御取扱方甚統紀を失ひ候事と奉存候執政の職於事無所不統にてこそ大臣の甲斐も御座候、然るに郡郷の組分けを夫々に支配仕候事執政とは乍中、御郡奉行の頭取も同様に罷成候尤土地を分ちて持目を請取置候事侍大將の任、軍制の上には可有御座候へ共郡奉行の組頭を執政にて仕候事國體に於て甚害有之事と奉存候私愚察仕候には此義もと近年郷村御世話被爲在候砌、一郡宰と浪人左金吾が謀より出候事と奉存候、其故は執政の諸臣各一郡預り候へば御郡代も同様にて其勢自ら輕く獨上大夫一人惣功を統候へば大老の勢のみ益盛に罷成候事是左金吾が祕計と奉存候只今の執政如何の了簡に候哉其節のこり居候故老の輩は甚不本意に存候由承及候扨執政の面々一郡を御預け被遊候上は是非々々成功を奏不申候ては不罷成候處郷村の義及びごしに世話も屆兼とかく御郡奉行を賴みに仕候外無之候郡吏の輩は掛りの執政へ伺ひの上取扱候事ゆゑ參政已下諸役人へわざ〳〵つき當り候事有之ても故障と申事も相成兼何事も郡宰の申行ひ次第に參り萬一事敗候時は掛りの執政も其咎に任ぜざる事を不得候て郡吏は却て罪をのがれ候所有之候、功ある時は執政の身方故賞の及び候事諸役に超候、右の勢ゆゑ只今にては郷村の治め方縱ひ惡敷儀御座候ても大抵の儀にては御役人中より惡敷とは申出ざる姿に御座候尚又郡吏の内より

追擢せられて御用の役をも被仰付候人心殊に專ら鄕村の御用を司り候へば是より以後鄕村の利害得失何事も明白に上達仕候事少く可有御座候哉と奉存候御入國に付候て御仁政の仕方色〻可有御座候へ共年來の積弊御一洗被遊候て人〻震懼、不敢飾非と申樣に罷成り不申候內は　尊慮十分に行屆候樣には罷成り申間敷候むかし齊の威王卽位の初、三年が間わざ〳〵人任に仕置、親政の時に至ては第一に先づ阿・卽墨の大夫兩人幷兩人を毀譽仕候ものゝ功罪を正し勢によりて國中大治、威振「隣國」候由申傳候、只今郡吏の能否を御糺被遊候時は是まで各郡御預けの大臣も善惡に從ひ御沙汰無之ては不相濟候樣に候へ共此仕方もと大臣の建議より出候事にも無之奸人の爲めにはめられ候姿に御座候へば事情に於て可憫義に御座候況や大臣の義一ゝ通りの小臣を御取扱被遊候共違ひ申候間きびしく御沙汰も不罷成候半奉存候、然れば只今の內少しも早く各郡の掛り御免被遊置候て自今已後洗心滌慮、一體の上を取締執政職の本意に相叶ひ候樣其名を正しく被仰付候はゞ已來御仕置の義いかにも思召の儘行屆可申哉と奉存候御勝手方の義も御用役の內壹人にて惣司被仰付候事御相續已後の義とは乍申未だ冢宰に聽くの御砌被遊候御事是亦鄕村懸り抔之類にて正名の筋には相叶不申候樣奉存候當座の了簡計にて大體の上より正し來り不申候ては是まで大吟味其舊弊に狃候邪說の方へ引込れ易く候半安心不仕候、惣て任人の方　君上の御明德郡下へ御照臨被遊候所善惡の御黜陟皆〻御尤至極の義衆人奉感服候間此上申上候迄も無御座候へ共舊制久壞てより諸職の筋合甚致紊亂居候事故是を御正

被遊候事所謂平章百姓と申物にて治國の要務と奉存候

右二段御仕置相立候上には御仁政も行屆足食足兵、富强の勢を張り教化大に行はれて四方も來て則を取候樣能成候事も　君上の御盛德に在候ては御勵精次第六ヶ敷義にも有御座間敷奉存候愚賤の身無用の議論申上候事誠に以て不堪慚懼之至奉存候へ共御下問も御座候に付心付候儀無伏臓申上候已上

丁卯五月朔

（參照）　丁卯封事中「此度御家中一同へ厚き尊慮を以て被仰出候御直書」とあるものは左の手書なり

文化四年二月藩内に示されし武公の手書

先公御不幸にて　御大故に被爲及、我等　御遺領相續後追〻政事向致世話候付ては不肖之身何角不行屆事可有之と哀傷之餘、殊更心痛候　先公御平日御教誡に三家事は天下之御見はりにも候へば事により　公邊御世務をも申上、また諸家之目當にもなる事に候間、第一先づ家之風儀を正し平生之事は儉約を專とし武事之手當不懈、萬端他之批評無之樣に不心懸候而は不相成旨度〻御意有之儀實以心肝に徹し難有次第に一幸に其家に生候ては乍不肖も右之萬一にも叶候樣致度事に候就而は我等存意は　威公已來御舊制之意味をも相紛し就中　義公思召之事共取調べ猶又　先公彼是御世話被爲在、家中之者並國民に至る迄御扶助御撫育被遊度御仁慈之厚尊慮をも不取失樣に情々

盡心力候より外は無之候、然る所不肖之身、萬事不案内勝故、下々爲に成候儀又難儀におよび候事などと見分および兼心得違可有之と此所何共不安心候、聖賢きへ人に取て善をなすと被申候へば況不才不學之我等事衆人之忠益を待ち候事勿論候家老已下役人どもは日々用向判談にも預り我等不行屆所は存寄無伏藏、申聞大慶不斜候、其外諸家中之面々はたとへ志有之者も不圖存寄申出候ては主意ケ間敷相聞如何可有之と斟酌に及候事も可有之候へ共一體上下之情隔居候而は我等はじめ役人とも萬一心得違之事も其儘に打過候樣可成行、往々政道摸通りも宜敷かる間敷候、此儀は平日迚も同事に候所、別而此節は初政之事に有之候間、存寄有之候ものは少も不及遠慮、存分に申出候樣可致候、但人々存寄申出候儀に候へば頭・組頭・同役等有之候者も一存にて可申出候共筋々へ指出候儀は勿論之儀に候處此度は右書付取受候儀通事共へも申付候間、いづれも封印にて可指出候、その外便宜有之者を以指出候とも是又可爲勝手次第候、且江戸目安箱も此度より先規之通り取扱候樣申付置候間何事によらず人々存寄之儀は存分に相認いづれへなりとも指出候樣相達候事（武公遺事）

○戊辰封事稿（文化五年十月四日、歳三十五）

御下問の義に付御内々御封印の御直書被成下難有頂戴謹而奉拜覽候私式愚賤之存寄も恐入候義一向御採用には能成申間敷候へ共御尋に付千慮之一得無伏藏申上候

一、來春御歸國可被爲　在候處當年は去年よりも穀熟六ヶ敷候に付御家老初其外被是評議區々御迷惑被遊候由之處愚臣存寄には來春御歸國之義外之御遊豫と違ひ御國政の御爲に候へは年之豐凶に無御拘、御決策可然奉存候當年は諸國共に天災地妖有之民間損亡も多く相聞え候處御領國中に限り霖雨打續難濟仕候而已にて其霖雨に合候ては存之外左迄の凶作には無御座候由追々承知仕候是偶然の義にも有之間敷候　上公御襲封已來　祖宗へ御追孝被遊候而御國政へ御憂勤被爲在候故少しく天意にて冥々之御助も有御座候哉と奉存候然ば兼而被　仰出候通來春は早速御歸國之上、士民御撫育御教導之御手段古人之仁政にも不愧樣御心を叡慮盡天意に御答不被遊候而は不相濟御儀と奉存候、乍去郡吏觀稼之御取附け相極候上彌凶作と申事にも御座候はゞ連年之衰弊も御座候間尙又御歸國に而御自身御世話不被爲在候而は罷成申間敷奉存候、歲入相減じ御國用不足之段は當世之流俗にきへ御拘不被遊眞實之御果斷御座候はゞ如何樣にも御間に合不申候儀は決而有御座間敷奉存候萬々一相滯候義有之候共他の掣肘無之御委任御座候はゞ私一人の愚策にても大抵御不足にては御歸國不至御延引候樣致方可有之奉存候

一、凶作に付他の御費用都而御省畧勿論の御儀に御座候得共御歸國の御行列御武器等御減被遊候樣にとの衆議、於私は甚卑劣之俗論と奉存候、夫に付候ては種々之理窟も可有之候へ共つまる所は財用の出納にのみ落入候事と奉存候年去國の大體を失候樣にては眞實節用之政は安心不仕候、纔三十里

之御旅行とは年中御相續已後初而の御歸國他所にても目を拭ひ拜見仕候處何程御不勝手にても御行列御武器御減被遊小大名衆之通行に不異候はゞ四方より東方第一之雄藩と奉仰望候もの望を失ひ候事眼前に御座候、自餘の諸侯とも御違ひ　御三家の御身上にて他國の輕侮を御招候樣成御行裝に而は　公儀へ御對し被遊候而御奉公之御筋にも被爲叶間敷哉奉存候是一つ、平日とても武家の本意は朝夕衣食之雜費を省き軍役御定人馬兵具無不足、可相嗜之儀勿論　御代々御條目にも第一に載有之候義御儉約彼是申候事も畢竟右之所御指支無之樣可被遊御爲に御座候左も無之謹身節用一通りにて煖衣飽食を樂候事は庶人の身上の事にて士君子已上は夫にては決而不相濟候惡衣服而致美乎藏晃と申儀も御座候武家之兵器は　朝廷の藏晃も同事に候御旅中上下共に花麗を禁じ如何樣なる麁服も不苦候へ共　上の御持道具幷御供士大夫之人馬分限相應に無之候而は折角御奮制御修明被遊候甲斐も有之間敷候尤　威・義二公御代度〻之御歸國被爲在候御內には事により御行裝共外御本式計には有之間敷候へども其御時代は人馬無不足、兵器等揃居候而の事ゆゑ時に臨み御省略にても誰〻も怪み不申候へ共　御前々御代已後絕て御本式之御歸國も無之　御先代は漸御鹽湯治と申樣成御事に罷成有志之士殘念奉存候所此度も御本式不相整、一時權宜之御鹽湯治を目當にいたし有司取調候樣にては御內輪之儀は格別脇より致評判候時、他之諸侯方御行程數十里或は百里二百里之遠路每年交代も被致候處纔三十里の間たま〳〵一度御本式之御下りさへ不被爲成候と申事餘りなる御不經濟

と申物に御座候夫にて國に人ありと可申候哉是二つ、凡國政の要は不〻失〻信於士民候事第一に御座候所先達而御歸國被　仰出候節御國政文武御引立之爲御下り被遊候義ゆゑ御武備の外は何事も御差響云々御座候處此度御武備へ拘り候人馬・兵具御減被遊候樣にては號令無信第一に人望を御失ひ被遊候義殘念奉存候、太平の御世とは乍申もはや二百年の叔季にも相成四海困窮蠻夷猾夏の形も露れ須臾も警戒不〻可〻怠候時節に御座候へば因年飢歲ほど邦家の武備は嚴重に無之候而は不相濟候御先格にて弓銃等各二十も爲御持被遊候處今度御不如意に付十五や十に御省畧被遊候程に御座候はゞ萬一御家中の軍役被　仰付候節も是迄の分限より半役或は三分の一にて御濟可被遊候哉いとゞ人馬御不足之御身上共上如此の政に御座候はゞ萬一之節決而三拾五萬石之御役は御勤被成兼候　上にて左樣なる御仕置にては何とて士大夫の素餐游惰を御禁可被遊候哉是二つ、此三條の次第は御座候處夫にも無構、是非〳〵御省畧にて御下り被遊候樣にと執政已下申上候事如何之了簡に御座候哉左樣にてはたとひ御下り被遊候共因循姑息之姿にて果敢〳〵敷御政治も御行屆無之義指見え候へば此節御物入かゝり候計にて士民の爲にも不相成折角御歸國ならば御善政可有之奉待候處さしたる御義も無御座候はゞ有志のもの皆〻失望可仕候然ば全く御下り損に御座候、半介幷又一郎等御歸國御延引可然と申上候由激論には御座候へ共私は至極尤の意味も有之樣奉存候叔右之通り流俗之論に御牽れ被遊候樣にては御歸國とても都而之御評議小田原相談に可相成候へば誠に御無益の御義に御座候故御歸

國御延引とも申せば申候樣成ものに御座候へ共實は來春の御歸國有無によりて　國家安危之決候程に御座候惣而事を成候には機會と申もの大切と承及候處此一大機會を御延し被遊候ては御國政御行屆は河之清を待と申樣成ものに奉存候萬一凶作に御座候共省耕而補不足、省斂而助不給と申事も御座候御仁政流行候樣には御歸國無御座候ては決而相成間敷候足兵足食の良策も尙以の義に奉存候

一、衆人の議論異日同辭御省畧〳〵と申上候も御勝手向の所へ計、目を付候故其筋之有司申立候意味同腹中に相成ひたすら御省畧と申事にて御武備其外御號令之信不信等へわきへ成候事氣の毒千萬奉存候御勝手義に付兼て　公朝へ重き御願筋も被爲在候程に而御本式如何と申議も可有之候へ共御格外之御伊達を被成候は不宜候へ共御本格之御行列ゟし御故障も有御座間敷奉存候當時會計之有司にも良士も御座候へ共立場により自然と俗に流こみ財用之足不足より外、急務無之ものと心得候事いたましき義に御座候勿論一官一職の上にては夫にても濟可申候へ　共古來明君賢主と被稱候程之人仁政を行候時財用不足にて指支候物語御座候哉是にて大抵相分り候事に御座候無政事則財用不足と孟子も被申置候政事の大體をば失ひ居候而匹夫匹婦の簡略いたし候樣成ケチ〳〵したる卑劣瑣細の事のみ致居候而は百年かゝり候ても國富兵强して教化行れ候段には至ること出來申間敷候徒に勞して功なきのみならず大に風俗の害を成し鄙吝を示し申候事　嘆敷奉存候、凡當分之議論に付候と申も

尋常の事にて大義之得失に至候ては非常はもとより常人の所驚に御座候へばよろしく御果斷被遊可然奉存候藥石逆道邊と申譏も御座候間納言而可用、雖然衆論不得以沮之と申程之御力行に無御座候而はいかなる嘉謀良策御座候而も時の役には立不申候、御平生之御疎漏も時により可申候大事に御臨被遊候時御果斷無御座候而はいつも〳〵俗論紛々にて小田原相談に可相成候、一體御武備の儀御爲政第一之御本意に被爲在、其上先達而御家中一統へ　御内意被　仰出候節御武備の儀は御差畧無之筈御座候へば此一條は　尊慮にて御決定被遊、たとひ大臣の議論といへども御用被遊間敷旨、屹と被　仰聞可然奉存候扨又其外之義に付御差畧可然義は　御身の廻りより初め何事にても了簡次第承可申旨被　仰聞候はゞ執政已下御無理とも奉存申間敷候仍て御武器等之儀はたとひ囚年たりとも御減被遊間敷候、乍去萬一囚年にて至極國用も御不足と申義に御座候はゞ　上使之御馳走も御行屆兼其外諸侯方の使者をも御斷御座候義抔は有司へ御任せ御相談の上御究被遊可然奉存候、併初而御本式御歸國の儀　公朝よりも是非　上使被進候筈と申儀諸侯方よりも是非〳〵と申事に御座候はゞ御大名役に御受被遊候事無餘儀奉存候、但　御先代御疎湯治之節女中乘物拾丁餘も立候由の處其節彼是評判も承及候願くは此度之御歸國には女中乘物三四丁或は五六丁限に御減被遊候樣仕度奉存候御鷹野等も年の豐囚により御遊興も有御座候御義と奉存候、當時世上一統の困窮は内輪の事に物入多く候故公用武備も闕候義に御座候處御行列御武器等は御本式通にて一向御減無之、女中方乘物等は

御鹽湯治時分よりも　少御座候と申事に相成候はゞ　御國は不及申、他國迄も　御德誼奉感服候樣可相成奉存候、右等之儀　上より被遊候上は人性之善、自然と感服は仕候へ共最初より左樣之決斷仕候事自分〳〵の身にもかゝりあまりハキ〳〵致過候而は是迄之佚樂も相成兼不勝手にも御座候間人情とかく因循姑息を好み候事に御座候此因循姑息破れ不申候內は何事も果敢〳〵敷義無御座奉存候已上

十月四日

賤臣　藤田一正拜上

御歸國に付御政敎御施行之次第數多可有御座候へどもつまる所は賞罰嚴明にして善を擧げ不能を勸むるの外は有之間敷奉存候、乍去御歸國之最初より御手ひどき事も如何に御座候間御祝儀心に先づ寬大の御仁惠一統へ御布き被遊樣仕度奉存候所惠すれ共不費と申古訓も御座候へば士民共に爲になり候て餘り邦家之財用をも不害候事は風俗を移して新民の効を御收被遊候方可然奉存候君子は務本と申候へば風俗之御世話も根本の所より御手を付られず候ては行屆申間敷奉存候士林の儀は文武御引立民間之事は力田を御勸め之事肝要と奉存候仍而愚案仕候に先爲御歸國御祝、士民共に上下大小一統に被下物有之度奉存候其被下物は農民は一戶每に鍬壹丁づゝ賜候樣に仕度奉存候

此義は先達而在府之節

御內慮も被爲在候歟に傳聞仕候乍恐御尤至極之　尊慮と奉存候鍬之儀はとてもの儀他へ不被　仰付、御國產物を用ひ申度奉存候、郡邑之吏へ命ぜられ先づ何事となく鍬幾千丁御用に付爲拵候樣被

仰付置可然奉存候

御家中は諸士已上へ毎人根矢一筋歟二筋づゝ其惣領・次男・三男等へは素本の孝經一卷づゝ被下候樣仕度奉存候孝經之儀は御城下本四丁目に板行有之一冊の價甚廉に御座候間大勢之御家中の子弟へ不殘一冊づゝ被下候共誠に少分の義に御座候諸士已上毎人根矢一束に御領中數百個村の百姓（但中山間村守知行所の百姓迄被下候樣）毎戶鐵壹丁づゝ被下候はゞ少々御物入無之にも非ず御國用御不足之砌會計の事に付有司被是の議も可有之候へども是亦別而御苦勞には相成間敷候是等は御國中風教之義は勿論士林の矢、民間申には無御座候、尙更去年中奉伺候赤城邊より相納候苦之賴母子之元金抔是等之事に御遣被成候而も平生の御收納金と違候間有司も被構申間敷候周代の禮には藉田抔申候事御座候而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抔申候而人君躬耕せられ候義も御座候へ共　本朝には不承及候但　義公樣御代　季姬君へ稼穡の艱難を御存知被遊候爲め於御園中、田植等被　仰付候儀も御座候へば此節民の本業を棄、末利にのみ趨り候砌、士民の目を醒し候樣に百畝耕田之禮抔御創被遊候はゞ當代稀なる義ゆゑ、四方之御名譽とても　淸和源氏の御貴族殊に　御三家の御身上を以て如此卑賤之業不被遊候共勸農の仕方は何程も可有之抔可申候事必定に御座候、なる程外に勸農の仕方無之にも非ず　また何程如此の聖人の眞似

を被成候とも夫計にて眞に務〝本抑〟末の御處置無之候而は無益之段不及論候、然其惣而教喩之道言語を以て爲申聞候よりは業の上にて衆人の耳目に見聞仕候事遠きまで行屆候物に御座候且又　清和天皇は御遠祖之所〝自出〟に御座候所貞觀年中忠仁公の第へ行幸之時山城の國郡司に　命じて令行耕田之禮候事三代實錄にも相見候へば其御芳躅を御尋被遊候而耕田の禮抔御興行被遊候はゞ面白き御義と奉存候是說は事長く候間追て可申上候

（參照）「御下問の義に付御内々御封印の御直書被成下難有頂戴謹で奉拜覽候」とあるは左記の手書なり

文化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附武公より幽谷への手書

來春歸國之所當年は去年よりも少々不作之趣に付家老初皆々申候は鐵砲十五、弓十張、長柄十本位に而隨分人少に而歸國有之候方可然申候所、半介（渡邊）又一郎（高橋）は不承知に而右之通省略致候ほどならば延引致候方可然又少々之不作に候はゞやはりほんとに致歸國方可然申候、尤外〻問合候所多は省略之方可然樣子、右故評議色〻にて我等甚こまり候故内々先生之了簡承度存候、尤是は至極内々故封物にて指出候樣存候事

九月廿九日　　藤田次郎左衞門え

書付　　（圭修叢書）

〇辛未封事稿（文化八年四月十四日、歳三十八）

乍恐申上候　御相續已來御國政に御勵精被遊候故權戚手を收め小人面を革め候所尚又大に言路を御開き被遊候而　威義二公の御舊章を御尋、文武忠孝天下の儀表とも御成被遊度御大志、誠に以難有御儀、希代の　明君と遠近奉傳誦候事全く諛言には無御座候、然る所近來　上にて御政治に御倦被遊候次第は有御座間敷候へども漸々巨室の勢盛に相成御德音きこゆることなく言路日々に塞り君子道消し小人道長するの兆既に顯はれ鷹馬猿舞等之類すべて逸豫宴樂の方へのみ　上を導き奉るもの多き樣に相見え有志の士は竊に嘆息仕候私愚慮仕候に文武にも一張一弛と申事御座候へば此上御弛めきりに無之御更張の機をさへ御のがし不被遊候はゞ左まで之御失德とも不奉存候匹夫匹婦の身上にも身分相應之娛樂は有之事に候へば況や王公大人には王公大人だけの御慰も有御座筈に候人君の天職を御修め被遊候而內外の御政敎御整ひ被遊候上には放鷹走馬御こなしにも相成舞樂宴游は御保養且內外之歡心をも得られ候事あまり御耽りさへ不被遊候はゞ何か譏議し奉るには及ぶべき、乍去此節外々の事共御初政の御時と相替り候樣に人々心得居候故憂國の士は彼是苦心仕候事に御座候靡〻不有〻初、鮮〻克有〻終と申は尋常の事にて　上公御盛德は天道の剛健純粹に則らせ給ひ候御儀と奉存候へば何とぞ至誠無〻息と申語を以て御存養被遊、自强不〻息と申語を以て御奮勵被遊候はゞ御初政大有

爲の御一念始終御行屆き文武の威烈　威・義一公に御繼ぎ被遊候樣罷成候はゞ最初求言の御直書も始めて有之徵、虛文に罷成申間敷奉存候左も無之當時有司の因循姑息にのみにて御任せ被指置候ては是まで令聞廣譽、人々仰望し奉候程却而天下後世の譏も御免れ難被遊御儀と奉存候右之處能々御工夫被遊候樣仕度奉存候

一、御歸國已前にも威福之柄の事申上候ひき定而御油斷は有御座間敷候へ共近來は次第に巨室の勢强く列大夫の輩　上公の御盛意を奉承し候ても彼巨室の意に忤ひ候はん事を恐候て何事も兩端に首鼠いたし始終は　尊慮の難有所は立消に罷成候而巨室の存意のみ行はれ候樣子乍恐何共殘念千萬奉存候古書に君者群也と御座候所巨室の勢あまり强く御座候へば大夫士各朋黨比周仕候而人主孤立に相成候、君は羣也と申義に相反し申候、夫ゆゑ洪範にも無有淫朋無有比德惟皇作極と云ひ、ま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共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と有之候事實に萬世の龜鑑に御座候、御初政之砌非常の　御英斷を以て權戚收手、姦黨屏息仕候故私門は塞り公道行はれ候勢に罷成候て小人共迄も面を革め候所今の政に從ひ候もの力量の足らざる而已にも無之其內には論語の所謂鄙夫とも可申もの有之患失の一念より彼巨室を楯にとり事を謀り候ゆゑ只今にては巨室の勢又々張出し折角江戶より此方へ御退け被成候野航をも世間へ面出し相成候樣に執成申上、其外茅根幸衞門・松崎丈左衞門等をも被　召出、段々調達方

職吏共を引立候事　上公の御仁惠には、もはや年數も立候ゆゑ夫々御宥免御付被遊候而已にて御用ひきへ不被遊候はゞ相濟候事と可被　思召候へ共左樣には無之右等之輩へは世上目をつけ居候事ゆゑ段々相弛始終調達再發も可致歟と人々疑惑仕候へば大に風教の害と罷成候且又野航が養子御國勝手に被　仰付候事も畢竟野航を御遠け被成候ためと相見え候所此度又候定府被　仰付候に付野航又江戸へ罷登候故識者は大に嘆息仕候、是等之儀に付彼是入組候わけも可有御座候へ共とかく權臣の存意に叶ひ候ものは一旦罪を蒙候而も直に御免に相成　公室へ忠誠を盡候ものにても大臣の氣に叶ひ不申候ものは遂に退けられ候樣に御座候而は人君御威福の柄自然と下に移り候樣にて何共嘆歎奉存候、威福は人君の天職に御座候故、周書にも慶賞威罰曰、君と相見え候、また君者群也と申候而衆人の歸服いたし、是を畏れ是を愛して民の父母と稱せられ候も畢竟威福の柄を握り候ゆゑ善則有賞、惡則有刑候故の事に御座候、勿論刑賞の二つは天命天討より出候而人君私心の喜怒に被任候には無之天道に代りて善を擧げ惡を去るの義にて仁人、能愛人、能惡人と申も此所の眞實によく行屆事を申候、是非の心は人皆有之候間、蔽はれ候所さへ無之候へば善惡の分り兼候事は無之候へ共、昔邦氏の國亡び候は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故、管仲これを桓公に戒め范中行氏が亡び候も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仲尼これを子路へ語り給ふ、されば大學にも擧而不能先は怠れるなり、退而不能遠は過也と戒め置候、擧錯黜陟の事は政府の衆議を御盡させ被遊候事勿論に御座候へ共非常の斷は

人主專之と申候古語の如く人君にて御果斷無御座候時はいつにても人君の威福は下に移り奥に媚びんよりは寵に媚よと申候樣に罷成申候、乍恐此所御深思被爲在候樣仕度奉存候

一、古より姦人威福の柄を弄候事共術多しといへども大要人君を奢靡之事にのみ導き耳目の娛、日新月盛にて它事を思慮するの閑暇なき樣に仕掛け尤儒臣を近け書を讀み古今の治亂成敗を考究する事を禁物といたし申候事、唐の仇士良が其黨に戒めたる說抔大學衍義にて御覺可被遊候、とかく人君の學問を務め政事に心を被用候は尋常の大臣幷に左右へは甚た障り候事ゆゑ今も王室・權戚は勿論、諸有司みな大嫌に御座候此大嫌に少も無御構、いよ〳〵古今の治亂成敗を御考究被遊、益御政事に御勵精被遊候て庶言庶獄をば有司に御任せ用人の善惡、賞罰の二柄をば專御執行被遊候時は私門を塞ぎ公室を張り候事反掌よりも易き御儀と奉存候此所御決斷無御座候ては御國は次第に衰へ可申と奉存候

一、御初政已來人〻美談と仕候義は調達御止め被遊候と金上ゲ候もの御取立無之と此二ヶ條に御座候、然るに只今江戸の有司は調達を再興いたしたがり御國の有司は獻金のものを引立たがり兩樣共に不得其意事共に御座候畢竟江・永諸有司義利の辨に暗く政事の根本に立返り取扱候事無之、因循姑息にて日を過候ゆゑ財用不足を申立候而右二事を各主張仕候事と相見え候　上公にて大御嫌之調達幷上ゲ金さへ取立申度氣分にて先度道成寺之御能一日三四百金の費をば風前之塵と見捨候事諸有司

如何の心得に御座候哉初而之御歸國にさへ不被遊候御能此度御興行如何と申人も多有之候へ共是は御國ものゝ說　御姫樣方御上京に付御送別の御事無餘義御次第之由江戸の說承及候、乍去　御姫樣方御上京御手當御不足に而假初にも　權現樣より御拜領被遊候御國の土地をたとひ少分の高たり共幾千金計の金子に而小中村富民抔へ永代無年貢に御賣渡可然ハどと目論候程に候はゞ御能御興行無御座候共　御姫樣方御慰め樣も外にも可有御座候に何故御諫不申候哉若し江戸にて調達を好候輩より御勸め申候はゞ是以呑込兼候事に御座候、調達とても人の物を奪ひ取にも罷成間敷候三四百金の金をかり候には利息其外始終之入用何程かゝり可申哉大抵了簡にも相知れ候事に御座候、然共御能の事は既往不咎と申ものに御座候へば今更深くこれを論申候も無益に御座候、但右一事に不限、已乘共に諫爭之臣一人も無御座樣にては　御盛德をも損し可申候間、乍恐改過不咎と申樣に被遊候而大に言路を御開き被遊候御工夫被爲在候樣奉願候

一、御政事の上にて私門を塞ぎ公道を明らかに被遊候には第一義利の辨を御正し被成候事先務と奉存候、富民の金を上ゲさせ只取にするも始終返濟之屆兼候借金調達、人を欺候も義か不義か一言にして決し候事に御座候、且不義にして眞の利益は無之道理故、當分は眼前の利益有之樣にても其弊多端、却て　邦家の大御損に罷成候近頃野航江戸へ登候事其已前より江戸の權門をこしらへ又〻世に出可申抔風說も御座候尤老衰にて自分は働兼候共其黨を引立候半抔申候此節茅根幸衞門二男召連江戸へ

登候由是も實は調達方一類より內應有之內證こしらへに罷登候にて可有之抔專沙汰仕候幸衛門義は貪濁の小人に相違無之候所、因幡守抔如何の心得に候哉專汲引仕候由申ものも御座候　上公の御英斷にて右の者共再御取用は有御座間敷候へ共姦黨共時めき江戶登り之事さて〳〵不思議なる次第と心あるものは嘆息仕候、野航事は江戶の巨室は勿論此方にても權要のものへは如在なく取入候事と相見え申候玄與が實弟日帳役頭取中村十兵衛抔とは無二の入魂にて野航事を十兵衛彼是取持候由此方は不及申江戶迄も沙汰御座候由、野航も元來日帳頭取より大吟味に罷成政府の臟腑を見拔居候而忌憚る所なく利權を握り私の奢を極め申候十兵衛事玄與の血脈にて彼一流の俗才餘程相勝れ候ものに御座候へば野航も見立入魂仕候事と相見え申候調達の事牛込風を爲吹不申候而は再興仕兼候所玄與は元來權門の上客に而釣合も宜く十兵衛も其兄に似候而巧に勢利に趨り廉恥を不知ものに御座候間內心には野航が跡繼を仕度存候哉も難計、野航も彼もの共に衣鉢を傳へ二代目の和尙と仕候へば都合も宜く且日帳頭取より大吟味に相成候自分の先例も御座候へば旁以て權門へ吹噓仕候哉も難計御座候此節大吟味闕員も御座候間萬一十兵衛幸衛門等推出し候而調達を爲致候議論相起り候共いづれも決而御取用ひ不被遊候樣仕度奉存候、幸衛門は野航が殘黨にて世評もゆるし申間敷候へ共十兵衛抔は役筋と申釣合と申且市之允抔も懇意候由相聞え候へば常輪調達兩方より內外相互に推擧仕候歟も難計奉存候野航が二の舞をいたし候もの必〻御無用可被遊候且當世之諸役人執政より外樞要

を握り候は大吟味・目帳役に止り候へ共御政事・御勝手共權兩に分れせめても宜御座候へ共目帳役の頭取より大吟味に成候へば兩役合體の姿に相成此周の害勝て申盡がたく奉存候

一、國政の要は兵・食・信と奉存候間御軍制等御世話被爲在候御義實以無此上　御盛意と奉存候右に付此節御改革被仰付候御軍制も格別紀律相立可申筈之處却而　威・義二公御舊制に背き當世の時宜に於ても不可然事共有之中には他の聞え不宜義有之哉と奉存候、御軍用御穩密の義にて委細之事は我我共の存知候儀には無御座候へ共役々に付候御用に而當職へ御達に相成候御書付等にても御備組人馬割等餘程相分り候義も御座候處第一士大將番頭の組立體統不宜、騎兵歩兵之差別名實不相當、乘掛騎馬并人減少等之儀徒に士氣を屈し怠惰を示し候迄にて是なれば只今にも出戰居守相成候と申目當も無之樣相見え申候畢竟厚き　尊慮も被爲在候而も有司の輩眞實にはり込遵奉不仕候間平日の御政事をば是迄姑息の姿に居置根本より立直候事無之候故御軍制ばかり能相整候筈も無之姑息の風へ釣合候樣浮薄の間に合せ了簡に工責を塞ぎ徒に紙上の空文のみに而實用には出來兼候事多く御座候哉と奉存候兵者國之大事と申候へば何卒　御盛意の處眞實に御行屆天下の御見張とも罷成候樣仕度奉存候一體之處、有司姑息の風相止不申乍恐　上にて御政道御はり込被遊候而は諸有司是迄の通因循仕居候事不相成、自分〳〵勝手に不相成指支多く迷惑仕候間何事によらず別段の　尊慮より出候事は一と通り表向間に合せ計を專一と仕眞實に御行屆は絶而無之樣罷成儀當時の大弊と奉存候

一、是食之本は務農に在候事勿論に御座候へ共當世牧民の政、我〻共初一向不行屆候儀郷村次第に衰弊仕候何共恐入候儀に御座候、併御郡方の儀 只今の姿にて被指置候ては中〻立直可申とは不被存候、元來十郡御引分け之儀所謂共一を知て共二を不知と申樣成事共にて甚だ大體を失ひ候事に御座候處夫をば共儘被指置候而大體之處區々に不相成候樣にとの御儀にては諺にどつち付ずと申氣味にてつまる所は何事も不行屆樣に可罷成哉と乍恐奉存候、農政を眞實に御世話被爲在候はゞ只今之姿をば是非御一變不被遊候而は不罷成候所執政之面々まけ惜みにも御座候哉恐くは最初備中守承りにて出來候事故共意に忤ひ候事を嫌ひ候而彼是姑息の說を出し候歟と奉存候、是亦非常の 御英斷に無御座候ては革弊相成間敷奉存候是に付いろ〳〵愚按も御座候へ共私共職に居候內彼是深く申上候而は何とか自分の立場を張立候嫌疑も御座候間只今は遮而申上兼候、もし當職御免にも罷成候上にて是迄兩三年も實地をふみ候事ゆゑ、利害得失如何と 御尋御座候はゞ御爲の義存分に可申上候扨大本の所は節用と愛人一致に相成候而病源より療治不仕候而は郷中の大病は相直り兼可申奉存候然るに執政之內にも郷村懸り被 仰付候程にて御勝手は第一次に郷中と申事に御座候へば何事も大吟味共之說、腹心と成候而小利を見候事ゆゑ、大事は出來不申候大吟味共は御勝手の御くり合さへ問に合候へば一己の持前は相濟勤功も立候ゆゑ恤民の事には構ひ不申無理にも聚斂いたし候事を悅びたとひ跡〻郷中衰弊仕候而財用の源竭き申候とも 夫をば郡奉行共の不職といたし自分の罪には不相成、

且自分〳〵相勤候内さへ間に合申候へば跡の事は構ひ不申誠に當座〳〵の了簡のみ仕候、勧農恤民の要は税斂の厚薄第一に可議事に一昔より百姓の生き死は田畠免の上ゲ下ゲによると申候而郡奉行の本務と仕候處右等の事は近世專ら大吟味共の指引次第に御座候へばたとひ郡宰に管仲・子産が如きもの御座候共牧民の善政は決て出來不申候事に御座候

一、民に信ぜられ候事は上より下を不欺候事第一に可有御座候へ共號令屢改候而下たるもの從ふ所を莫知は古今の患に御座候處、當御代何事も事を容易に不被遊候故大號令のしば〳〵かはり候事無之儀乍恐別段之御義奉存候、乍去民政之内には金穀之出入第一に人の耳目をつけ候所に御座候に大吟味共財用の事に於ては義を輕じて利を重んじ候故一種の詐術を以、民を愚にし併せて郡吏共を愚にせんと謀り候を執政の面々腹心といたし候ゆゑ大に民の信を失ひ候事數多御座候、就中御用金御返濟等の取扱甚以不得其意事共に御座候右等の事故何程無據御用御座候ても御手當金等は出來兼候、一向に出來候筋無之と申にも無御座候へ共例のだまされにこり候故出し兼候夫故纔の事にも他所調達又は上ゲ金抔騒ぎ候事と氣之毒仕候、乍去是は末論に御座候前にも申上候通第一に士民の信不信は號令の有徴と無徴とにより候所愚民の信否は姑置き　御初政の時御家中へ被　仰出候御直書ほど重き號令は無御座候然るに　威　義二公の御舊制を御考へ被遊御政事を御修め御武備を御整へ天下の御見張にも被爲成度被　仰出候處段々御初政之砌と違ひ言路も塞り御政事も姑息多く御武

備は御手薄にて整兼是ぞ　威　義二公の良法美意を御取行被遊候と申事相見え不申候而は最初之被
仰出虚文に相成候而士大夫信を取る所有御座間敷と奉存候此所はよく〳〵御自反御工夫被爲在候
而人望を御失ひ不被遊候様仕度乍恐奉存候愚賤の臣、忌諱を犯し彼是申上候事甚奉恐入候得共近頃
は御政事之得失申上候ものも少く御心細き様に被　思召候由御歸國已前難有御直書をも御内々頂戴
仕候へば其節も直言極論可仕筈之處間も無之御就國被遊候へば何事も拜謁の上追〻可申上と奉存候
而書付にては委敷不申上候其後執政より言路を被塞候間御參府已前申上度儀も相控、是迄一日々々
と見合候へ共御國政の儀次第に相衰へ近頃は　上の御盛德を奉誦候ものも少く罷成候事何共殘念奉
存候故乍恐上書仕候萬分之一　御修省の端にも罷成候はゞ本望至極奉存候狂愚の罪は何分御寛仁之
御宥赦被成下候様偏に奉願候以上

四月十四日　　賤臣　藤　田　一　正　百拜上書

謹按、人の君としては「止於仁」と申候處、修己治人、内外一貫に無之候而は仁道成就仕兼候義と奉存
候、治人の上には剛克柔克また寛猛相濟などゝ申事有之候、剛柔寛猛いづれも其心より發して其政に
施し候へば端本澄末、たゞ人君の御一心に在之事と奉存候、然ば天下歸仁の本は「克己」の御工夫專要
に御座候、克己の說さまゞ〳〵有之候へ共謝良佐が言に「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と申候事實に天
下の至言と奉存候　正保の天子（後光明帝）近代の　聖主と奉稱候も此語を深く　御感服被遊候而常〻御受

用被爲在候由申傳候　上公の御盛德恐ながら御氣質の偏なると申ほどの御疾は被爲在間敷候へ共人非堯舜、誰能盡善と申語も御座候得ば外よりは相知不申候へ共御自反御修省被遊候内には自然と御心被爲付候御儀も可有之哉と奉存候漢儒匡衡が說にも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肩而望進と申語、意味之深長有之、修己治人の上に甚有益の說と奉存候、王公大人は士庶人と違ひ爭友と申ものも無御座候間朝夕御切磋の爲め右之數語を以て御座右の銘にも被遊候程に御座候はゞ高明光大の御德業も古人に御讓被遊候事無之樣に可被遊候歟と乍恐此段申上候以上

乍恐再び書加へ申上候別紙申上候時務の得失いづれも愚管の見、了簡違ひも數多可有御座奉存候扨又此上之儀　社稷の御爲め御一新之被遊方も乍不及彼是工夫仕置候事共も御座候へども書面事長く相成候故行屆兼候此度は一ヶ條も相認指上不申候、もし御奮激被遊候はゞ彌太郎在府中一日も早く御了簡被遊可然哉と奉存候彌太郎儀私などと議論は元より合不申候へ共一體之處實儀に亡當時御家老中之内大臣の度量も有之　上の御處置次第にて古人の所謂休々焉、如有容と申樣にも可相成ものは彌太郎一人歟と奉存候、もし此節　御尋等之儀も御座候はゞ身命を不惜罷登り庸人の俗論姦臣の邪說を打破り　上の御德意どこまでも相屆き候樣走廻り候仕方も可有御座奉存候乍去愚賤の者此

方より指出候事も不罷成候間上書或ハ罪候より外致方無御座候此段御憐察可被成下候以上

四月十四日

（参照）「御歸國以前雖有御直書之ゝ御内々頂戴仕候へばこと封事中にあるは左の手書なり

文化六年正月十四日武公より幽谷への手書

餘寒之節に候處、先生彌障りもなく一段之事に候、然ば此間は久しく政事向之得失不承候は何とか心ぼそき樣に存候に付何ぞ心付候義も有之候はゞ存分に承度存候且郡方之義も近く歸國も致候事故承度存候也

正月十四日

書付

藤田次郎左衛門え

（聿修叢書）

○辛未七月十六日封事稿

乍恐申上候今度利根川御船の一件御家の士卒怯弱にして後れを取候次第諸大夫の拙謀たとひ　公邊の御沙汰に相成候而も、奉行所の裁判決而此方理運には相成間敷旁以莫大の御恥辱前代未聞之儀、御

家中は勿論百姓町人迄も心あるものは殘念至極切齒仕候事に御座候、然るに當世を希ひ候役人筋之もの計此沙汰餘り惡からぬ樣申なし候へ共是は耳を掩て鐘をぬすむとやらん申譬に似候事にて申さ他所の嘲をば防兼可申候、此上非常の　御英斷無御座候而は此度之汚名坂東太郎い川と共に長く世上へ流れ　水戸の御大號も此節より　御威光を失ひ商船の通行行旅之往來迄も指支出來可申候、第一　御家の武道に疵付候而他所もの共に內胃見すかされ候而は天下有志之士　御家の御芳名を景慕し奉るもの皆〻失望離心いたし遠近之諸侯竊に輕侮の心を生候樣にては　三藩御鼎立にて東陲を御鎮撫被遊候御甲斐も有之間敷と乍恐不堪悲嘆奉存候定而深遠之　尊慮も被爲在、此上轉禍爲福、因敗而爲功の　御妙算御如在被爲在間敷候へば愚賤い遠臣獻言も無用に御座候へ共萬分の一何程い奇計良策も機會を失ひ候而は其事不成候間此節衆心憤激之機を御ぬかし不被遊非常之御果斷を以雷霆の威を御奮被遊候樣仕度奉存候然る時は　邦家興隆之良機實に在今日と奉存候　御襲封已來被是御國政御心を用給ひ就中御武備の儀別而御世話も被爲在御軍制御改革等儀も御座候處先達而も申上候通姑息の風儀相止不申候內は何事も當座の間に合せ紙上の文具のみにて實用には役に立不申候且又威福の大柄、人に御假置被遊候而は何程の　御明德御座候而も信賞必罰之政御存分に御取行ひ被遊兼つまる所は姑息に罷成三畧に申候善惡同則功臣倦とやらん申樣なる姿、軍政の上に於ては大に嫌ひ候事と奉存候今度利根川出張の面々上下共に不覺を取候事畢竟江水諸有司平日武道之吟味薄

き故と奉存候御初政之砌、心あるもの共竊に申候は三年不飛不鳴、飛將冲天、鳴將驚人と申古語の如く定而非常の御英斷一國震懼仕候而人々不敢飾非、務盡其誠と申樣成御政事に可相成と奉待候所近來存之外姑息之說勝ち候樣相成氣之毒仕候、此度之一件に而姑息之害明白に御座候間御一新之御政事御座候樣仕度奉存候、楚莊王・齊威王抔も卽位數年之間政を卿大夫に委し候內は諸侯並伐、國人不治候所一旦奮發被致候へば國內は勿論、其威强、四方無敵樣に相成候午去　上公之御美質にては楚莊・齊威の事は不足道、聖賢の德政をも御行ひ被遊兼候事は無之御儀に御座候所、是迄行支へ御座候は威福の柄巨室に歸し居候と當路の臣に鄕原の德賊御座候故堯舜之道行はれ兼候は勿論楚莊・齊威、强國の政も容易には御施被遊兼候義と奉存候、利根川一件御發憤の端と相成候はゞ此度之御恥辱は却而他日　御威光を增候起本と奉至祝候

一、利根川之次第此方にては穩便にいたし居彼方の者共理不盡之事共　公儀奉行所の御捌に成候はば曲直は勿論　御三家の御威光を以も御利運指見え候儀と建議仕候も可有之候へ共夫は事情を盡さずし而了簡違ひと奉存候、當世之奏江都訟獄のまけかちは賄賂次第に而役に立不申候、且又　御三家の御威光も事によりては立兼候儀先年神田祭之かゝり合前車之戒と奉存候是も御家老職之內昔の安藤帶刀など如き忠義勇謀の人御座候はゞ　御三家の御威光を張候取扱も出來不申候筈は無御座候へ共此方の大臣近世すべて私を顧み候もの多く旣に神田祭かゝり合之時分此方まけ公事に成候は故山

野邊兵庫頭自分家格御附並に相成度取繕ひ居候最中故　公邊御役人衆へつよく申張候儀不仕まけ公事に相成候由申傳候此度之儀抔も下々の風說には大老職の人、井伊家より三百金の賄賂にてかためられ候ども申又は彼家宰五島兵衞とか申者百金を貪候抔種々申ふらし候證跡の有無は不相知候へども此節大老職の身にて國恥を雪候儀はり込候とはり込不申との界にて御下被成候はゞ大抵事情は相分り可申奉存候、賄賂の說は虛說にもいたせ當時松岡の城主に相成度取繕ひ之最中にて　姫君樣御入輿の勤功抔を幸ひに其事を願ひ居候事と相見え候へば是亦此節はり込候て　公儀御役人方へとり合不申候勢やはり神田かゝり合之時同前たるべく奉存候、但並々のものと違ひ持前も御座候間表向はつよき樣子を可仕候へ共內に欲する處有之候而は馬得剛と申ものに可有之奉存候此節承候へば奉行所にてはとかく井伊のものを引立此方のものを抑へ候樣子に有之由沙汰仕候此方御役人中に貞享中之例など引候人も相聞え候へ共是は大に間違と奉存候たとひ貞享の例之如く彼方の下手人を於場所、死刑被　仰付候共たゞ理非の捌き分りたるまでにて此方の士卒怯弱に而後れを取、立汚名は永代取返し兼可申候まして貞享の時分とは時勢も違ひ奉行所の裁判はか〳〵敷義は有之間敷候井伊家にては手の者共場中の勝負に十分勝利を得て武勇の手並を四方へ示し候上は內證にてあやまり候事は何程あやまり候而も人の不ゞ知事ゆゑひたもの內濟を申入て此方憤激之氣をぬかしたとひ奉行所の捌きに成候ても獄辭の理非は賄賂次第にて如何樣にも取繕ひ相成候事兼而目論有之候事と相見え

候へば此上奉行所の裁判のみを御待被遊候ては中〻御勝利は扨置き五分〳〵位にも能成兼可申哉と殘念至極奉存候貞享年中之事は御水主共十分に相働候へば表向き御加勢御指出し不被成と申迄にて

御家の勇武に疵は付不申候且淺草川の事なれば御膝元にての闘爭は　幕府へ之御憚も可有御座候へ共此度之儀は江戸より十里程の片田舍にて之喧嘩井伊家の者共に殺傷せられ候を手を束て坐視候事如何敷奉存候此所には定て深遠の　尊慮被爲在、二の身之御勝を御含被遊候事　歟と奉存候得共御附け之大老または執政之故役に內濟無事を好候氣分の人御座候樣にてはいか程　上公御はり込被遊候而も此上　公邊へ御存分に被仰達候儀誰有て力を竭し取扱可申哉只今之姿にては無心元奉存候

一、御國にて之取沙汰定而行違ひも可有御座候へ共、ヶ樣之大變には何程祕し候ても人心不安候而耳を傾け居候へば自然と謀議も漏れ候勢に御座へば世上の取沙汰少しは似寄候事も可有之奉存候御家老之內對馬壹人は意氣慷慨和議を破候とて人々ほめ候事に御座候彌太郎義も內濟をば惡く申候抔沙汰仕候いよ〳〵左樣に御座候はゞ眞の御家老と可申奉存候、因幡守儀は最初より內濟可然と申候由是を內濟にしてすむもの歟とて人〻惡口仕候事に御座候、御國諸有司如何之評議に御座候哉不相知候へ共とかく江戸へこすり付此方にてはあまり張込申者無之歟に奉存候一體御廻船之事より事起り御水主增勢等御國より被遣候上は事變に臨み何程遠方にて機會に後れ候共御國にても一分別有之江戸表にては一向御存無之分に成共いたし御國の取扱にて如何樣にも前日之無稽を雪ぎ候儀不相成等

は無之候へ共とかく無事を好み身構いたし候風俗故、有志之士何程慷慨仕候而も亭長の補にも不相成　御家の御恥辱を取候事と嘆敷奉存候、主水正抔はいまだ壯年に御座候間世事に鍛錬之間も有之間敷歟に御座候得共彌三左衛門抔は智慮は十分及び居候而怜悧に立廻り自分の身之危からぬ樣にのみいたしとかく大老の意に忤不申候樣にいたし　公室へ之忠心薄き事と奉存候、聖賢も鄉原は德之賊也と被說候は因幡守・彌三左衛門等の類と奉存候乍恐威福の大柄を御收め被遊候には大老私門の權を塞で　公室の御勢を御張被遊候事肝要に御座候へ共江戸に因幡守御國に彌三左衛門在職にては朋黨比周之勢決而御破り被遊兼姑息之風相止不申儀と奉存候

一、此度の儀、根强く芝居を御蹈被遊候　尊慮も被爲在候はゞ內濟之儀は不及申、縱ひ奉行所之捌此方御水主共利運に相成あの方より下手人等取候共夫式の儀にて御濟被遊候ては決而　御家の御威光は立申間敷候　御家の御威光を損候へばやはり　天下の御威光を損候も同樣の儀は勿論にて井伊家の狼藉に逢ひ御武役之方に疵付候而は御國御領知被遊候甲斐も無之樣奉存候然れば此上何卒　公邊へ强く被　仰達、井伊家之家來事に任じ候重役の者一兩人も切腹被　仰付水主共は悉死刑に相成、其上井伊氏には御譜代の身分として　御三家樣へ奉對候而不屆の故を以草飼場佐野之地沒收被　仰付、百日も閉門被仕候程に無御座候而は　御三家之御威光御取返しには罷成申間敷候乍去右之儀一と通之御屆にては相濟申間敷候へば乍恐　御身上を御かけ御願被遊候程に無御座候而は　尊慮行屆

兼可申候御願書辭命之巧拙も可有御座候得共第一大臣之内一兩人切腹をも致候程の覺悟にて　尊慮を遵奉仕候もの無御座候而は相成申間敷候當世偸薄之風俗とは乍申君臣之道未墜地に候へば　上より御勵被遊次第隨分左樣可罷成哉と奉存候

御初政の砌、餘程御威福御取返し被遊候所　御腹心に相成候もの　小臣計にて大臣の内に誠を輸候者有之樣不被遊候ゆゑ、大臣は別に一かたまりに罷成候ゆゑ　尊慮行屆兼候儀も御座候歟と奉存候とかく大業を成候には大臣之内一兩人も御腹心に相成候もの無御座候ては平日とても不相成候儀況や非常の變に臨候而は尙以之義と奉存候、愚臣の策には對馬幷彌太郎を特に被爲召候而御腹心を御開き御誠意を御示し被遊候而被　仰出候樣は家老共多き中にも樣々の心持にて或は私を顧み或は兩端を懷き候輩有之寡人所存相屆兼此度利根川一件に而別而心底見限申候兩人事は心底をも見屆候而賴母敷被　思召候上何れも　神祖より御附人之家柄の内にも彌太事は下妻御始封之砌備前守同日に御附被遊候三千石御城代之末裔對馬事は　威・義兩公御代三千石以上にも被遊代々任官も被　仰付候家柄英勝院樣之御由緒と申近く　良公樣よりの御血筋も有之別而御腹心に被　思召候、此度利根川一件當家莫大之恥辱是非此辱を雪ぎ不申候而は不相成儀　公邊へ御願書幷に國政之御仕置等始終之ふまへ大切に有之候處共方共をわけて賴　思召候趣にて非常の　恩命を下され、對馬儀は三千石都合是迄御役料貳百石被下候處外に八百石御足し被下但貳千石本祿之外は新規之御加祿にて候間暮し方へ不相用、士足輕召抱可申旨可被　仰付候歟彌太郎儀は五百石御足し二千石都合是亦加祿の分、士足輕

可召抱候儀同斷被成下全く　尊慮より出候而大老等の取成に不拘候樣相分り候たゝ大老職賄賂の儀に付其家宰御呼出し御預け等に被　仰付大老屏居仕候内被　仰出可然候歟叔御勝手御不如意の内と乍申右御加恩位は因幡守・彌三左衞門御加祿御役料を御削被遊候へば間に合可申候兩人義は　思召有之趣を以て御役御免因幡守は諸大夫の事故致仕被　仰付、本祿之内地方計家督に被下、彌三左衞門儀は大番頭列位にて是亦地方計被下叔其上にて今度出張之役に當り賴合不罷出候臆病之物頭、幷に場所へ罷出候て後れを取候物頭御目付等いづれも御吟味之上臆病之もの は役祿被　召上小普請にも被遊、今井新平へ百石も御加增被下置、江戸抱之諸同心外宅にて賣柴傭同前のものは御暇被下先規之通御國もの召抱致交代候樣被　仰付候はゞ一國震懼、迅雷不及掩耳候樣　御威光赫々と相成可申奉存候、井伊家は勿論　公儀御役人中も御内政之嚴毅なる所を承候はゞ御根つよき所に恐入井伊草飼場引上げ等之儀無異儀左樣相成可申哉と奉存候、是迄の通被指置候はゞ武道御吟味御行屆無之後れを取候儀乍恐　上公の御不明の樣に他邦迄奉存候而跡ゝ迄も　御家をさゞみし仰慕するもの少く可罷成候所右之通御一新被遊候へば日月之食、人皆仰之は勿論、是迄之次第畢竟御家老共之内、賄賂に耽り又は臆病者有之候故不取扱之所御英斷にて御一新被遊是迄の汚名はきえ候而罪を蒙候御家老共之不職故と相成可申奉存候此上よく〳〵御熟慮被遊候樣仕度奉存候

右申上候次第誠に邦家之大事愚賤の臣より申上候は誠に以て狂愚之罪悪入候儀斧質の誅難逃候へ共

昔より主憂則臣憂、主辱則臣死と申語も御座候へば此節　邦家の大恥乍恐　明主之御德輝をも損じ殘念至極奉存候間不肖之身如何樣罷成候而も本望至極と奉存申上候事に御座候何分御憐察被成下候樣奉願上候以上

七月十六日

○辛未七月二十九日封事稿

乍恐申上候此度松戸川一件に付御船頭共宛獄之義　御赦怒被遊候而御勘定奉行所へ御差出之儀先御差留被遊置候事　尊慮にて御英斷被爲在候由上下傳誦恐悦至極御儀奉存候此上御內政御一新被遊候而　邦家之御威光不日に四鄰に輝候樣可相成と奉至祝候

一、御內政御一新之義に付去十六日上疏仕候次第も御座候所其御地諸有司之事遠方にて事情も相分り兼行違ひ候儀も可有御座哉と奉存候いづれにも內濟無事等をよろしきと申候ものは忠臣には無御座候對馬弁彌太郎等之事申上候儀疎忽之樣に御座候へ共急卒の際ケ樣にも被遊候はゞ（不字脱カ）大臣之內御腹心に相成候もの無御座候而乍恐　君上御孤立如何敷と奉存候故申上候迄に御座候此節の評判には彌太郎抔も姑息の流にて同列へ附和いたし居候由扨〻不及是非奉存候

一、此方諸有司の儀近日少々了簡かはり候歟にも相聞え候是は　尊慮御英斷之儀相響候故と奉存候

乍去夫に付候ても此上無心元奉存候儀御座候へ共書付に而は申上兼候扨又右之儀、間不容髮の勢に御座候間事機に後れ候而は何程御後悔被遊候而も間に合兼候儀と奉存候

一、井伊家御取ひしぎ之義は　公邊へ被　仰達ふり次第にて易々の御事と奉存候定而御深謀被爲在候御義と奉存候扨又御船頭共御勘定所へ御差出不被遊候而　公邊へは別に御屆御座候樣仕度段可申上爲め小宮山次郎衞門明日爰元發足にて其御地へ罷登候私儀も乍不及一同罷登申上度儀も數多御座候へ共次郎衞門事は指當り運送方御船頭共致支配候事に御座候間此御役人中へ申立も相濟候而罷登候筈に相成候私儀は次郎衞門同列には御座候へ共運送方支配とも違ひわけて罷登度とは申上兼猶更役所手代共之內不束のもの有之いまだ御裁許も不相濟恐入候砌故自分願にて罷登候序抔申上候事も仕兼殘念至極奉存候狂愚の言元より御采用に不足は勿論に御座候へ共此節芻蕘の鄙言をも御聽被遊候而其御地へ被爲　召候はゞ早速罷登當世之得失は勿論指當たる急務具に可申上候、共上にて身分之義は奉職無狀狂愚妄言之罪如何樣にも被　仰付候共本望至極難有仕合奉存候、愚賤之私壹人被爲　召候而は世上の側目も如何敷候へ共もはや同列の次郎衞門等も職務之儀に付罷登候砌に御座候へば私本職幷兼職之義に付御用有之被爲　召候共只今迄と違ひあまり人の驚怪も有御座間敷哉と奉存候平日に御座候はゞケ樣之儀申上間敷候へ共此節之儀に御座候間一身之儀は如何樣に罷成候共區區の愚忠をも相盡度奉存候間乍恐謹で言上仕候以上

七月廿九日　　臣藤田一正味死拜上

此節の大患と奉存候所第一　尊慮と有司の心得別々に相成居候樣にては何事も行屆兼候義勿論　尊慮を以御船頭共御指出無之候而は奉行所にも甚こまり　御老中方にも扱兼候事と奉存候、體により候ては　東叡山御もらひ等にも可罷成哉抔とも沙汰仕候たとひ　宮樣御もらひにてもわけ合不宜候ては　御家の御規摸は相立申間敷候又は諸有司一同手弱にて　公邊の風次第靡き候所を　御前にのみ御はり强く被爲在候而は萬一　公邊より意外之御沙汰等被爲在候事も難測左樣にては殘念千萬奉存候是には只今之內被遊方御座候へども委敷儀は書面に相認兼候儀に御座候

○辛未八月十九日封事稿

乍恐謹て上書仕候松戸川一件御船頭共　公邊奉行所への呼出は相延び居候由之處右落着之儀至極六ケ敷相成候て永引き可申旨沙汰仕候　上に於ても御油斷は被爲在間敷筈の御儀と奉存候へ共御役人中取扱最初より甚不出來之由にて此事之始末如何樣に　尊慮と行違ひ候哉も難計奉存候、尤近來言路も漸開け追〻上言之族も有之下情も　上聞に達候由に承及候へ共臣が愚案には何共安心不仕奉存候事故再三申上候儀奉恐入候へ共又〻左に申上候

一、右の一件に付ては　公邊へ御屆振等誠以不容易御儀に御座候へば永引候も共筈之樣には御座候

へ共一體此方御議論始終之御見通し相立候而辭命之誠、金石をも貫候程に御座候はゞ不容易義ゆゑ、あの方にて永く引はり候は不及是非候へ共此方御議定なまなかなる事にて御懸合に相成候而は永引候程此方之機をぬかし置き其後存之外なる御沙汰に及候共大老初御役人中如何とも推返し候事不能成、　公邊の儀故如何樣にはり込候而も上と下之儀中〻以素人の存候樣には決而參り不申候樣一同申上候はゞ其節は　上にても被遊方有御座間敷と乍恐奉存候、御役人中は最初不取扱いたし候事ゆゑ何程中途より　尊慮に應じ面を革候樣にても本心は此事大造に相成候をば嫌ひ候故、まづ容易に事を取わけ不申候内に甚深の意味有之事と奉存候、孫子が論にも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と申置候、とかく永引候内には種々の害生じ候事、兵事のみにも無御座候、此度之義一旦相て諾服一條に相成候由の處御舟子共は勿論御家中一統憤怒之趣不思議に　上聞に達し而御覆議之說も起り候程に御座候歟之所、何事も程を過候へばはり込も薄く相成候事譬ば父母之喪ほど人生之至痛は無御座候へ共是も歲月立候に隨ひ悲哀の心だん〳〵に薄く二年之後は常に復候程に御座候へばまして其外之憤怒は程過候に隨ひはり込ぬけ候事勿論に御座候有司の永引候手段は只今の内は與論も彼是六ヶ敷　上公の御鋭氣も可畏候故まづ張込候振にて間を合せ　公邊之儀故御懸合埒明不申候とて引はり置　上にても自然と被遊御退屈候樣に仕かけ尙又博く群言を御聽被遊候御に乘じて摸稜姑息の說を發候ものを竊に引立、紛々の議論にて黑白混淆いたし　上にてもそろ〳〵御疑惑被遊候こゝろ　幕府の虛威

を假て事をごまかやと捌き仕舞候姦計指掌の如く奉存候仍て愚案仕候には巧にして久からんよりは拙速の方　公室之御爲め可然樣奉存候

一、寃獄覆議之事　兵庫頭を取のけ他の三奉行公論に被遊度被　仰達候　共一と通之御屆にては參り兼可申候、天下の執政衆へ御かけ合之義一と通之了簡にては備中守之外無之樣に御座候得共先日も申上候通備中守へのみ御委任被遊候而あまりつよき事を申張候へば自分へさはり候間決して首尾能は參り申間敷候　尊慮にて御覆議被遊候故備中守も當分は不得已而從いたし候へ共內心には甚こまり申候事と奉存候、乍去ぬからぬ才子ゆゑ表向は至極はり込候つもりに見せかけ人を欺候事と奉存候岡井富五郎抔追々存意申上候樣承及候得共此等の所如何申上候哉恐らくはやはり備中守を立物にいたし候樣申上候半奉存候、是は了簡違ひと奉存候、富五郎了簡違ひは畢竟　上公御英略にて備中守に面を革させ御用に御立被遊候との御底意被爲在候を寃知候故夫を御たすけ申候而建議仕候事と奉存候へ共乍去左樣に被　思召候所甚御失計と奉存候、備中守實にはり込候はゞ最初より賄賂等の惡說可有之筈も無之只今にても諸有司の心得違早速取きめ候致方有之筈然るをぶら〳〵指置候事畢竟は諸有司の姑息却而其私心と合候ゆゑ惡からず存じ諸有司にも備中守へ攀援いたし候ゆゑ是迄の不取扱　尊慮へ相戻候ても左まで恐懼之心なく罷在候事と推察仕候、小宮山次郎衞門儀寃獄之義　上公御赫怒被遊候趣傳聞仕候而俄に出府之儀申立罷登候所其節臣と議論仕候趣はり込隨分宜候へ共とか

く備中守を立物に仕候了簡と相聞え申候、備中守眞實にのみ込、事を行候はゞ無此上候へ共所詮左樣は參らぬ事指見え候へば折角はり込罷登候甲斐も無之最初の正論十に八九は取除候而一二の條身はれ之申わけ取扱候て其外は有司姑息之說に合從可仕哉も難測奉存候、愚案には此度之義よく〳〵被　仰屆候には備中守大老職にて天下の執政衆へ申入候共夫は口開きのみに爲致跡之儀は　尊慮とく と御かため被遊候上にて外の御家老一人御番頭壹人正副使に　命ぜられ候て執政衆へ被遣其口上は一ゝ通にて委細は別紙書取の通にて有之とて幾遍にも往復いたし候はゞいかなる不辨舌の人にても忠亮の士にてさへ有之候へば御用は相辨じ且中途にて口上之緣飾附會等決而出來不申候　尊慮十分に被　仰屆候樣相成可申候哉と奉存候、左も無之大老へのみ御委任被遊置候はゞあの方のかけ合誰にても外に聞候もの無之自分へさはり候事は決而不申述、中途にていか樣成こしらへ事を被致候共御吟味被遊方有御座間敷奉存候、尤大老職昔の安藤帶刀か又は故備前信吉抔如き忠誠の士に候はゞ此患は無御座候へ共此節の儀中〻左樣は參り申間敷奉存候

一、古王者の兵も匹夫匹婦の爲に復讐候事も有之候所眼前御用にて罷出候押之者御水主等此方にては神妙にいたし居候而他家の狼藉にて殺傷に逢ひ候樣にては決而不相濟候間　公邊へ御願ひにて井伊家秣場御引上げ等の義餘程大がゝりに無之候而は不罷成候義勿論に御座候乍去川口助九郎抔近來立論之趣承及候所似て非なるものに御座候、其立說の本意を探候所此方內輪の事をば無聲無臭にご

ぢやつけ置き、　公邊へのみ重く御願被遊候樣萬一不出來の時は不及是非との見留と奉存候、是は助九郎獨了簡ばかりにも無之誠左衞門等より竊に風諭いたされ媚竈の說を立候歟と愚察仕候秣場御引上げ等之儀中〻一ゝ通之御願にて參る筈には無御座候　御內政さへ黑白を御辨別被遊兼候而は天下奉行所の邪曲を御正し被成候事決而不相成候奉行所の邪曲を御正し被遊候程の勢に無之候而は天下執政衆の聽を動し候事尙更能成申間敷候、媚竈之說には舟子鬪爭は輕きもの共の義、薪を投不投は末界の微事、如何樣にもいたし置候而別に備中守より豆州抔へ實意を以て可申達候樣にとの儀に可有御座候へ共是は大邪說に御座候幾遍も申上候通り備中守にては始終つよき事申張候義は決而不能成候間豆州抔不承知の時は實に致方有之間敷候、薪を投不投との差別にて喧嘩の曲直も相分り候而已ならず此方有司の不屆も分明に御座候間賄賂等有無を御糺明被遊候共此一條御用捨御座候ては決而能成間敷奉存候、尋常の訟獄に於ては夫〻之有司有之事に而大抵の儀は役人次第素人の是非に不及候事に御座候へども　此方神妙にいたし居候而彼方より被切込、大恥をかき候上に投も不仕薪を投込たると譁られ申候事故御舟頭共も甚致憤怒候而必死に相爭ひ候程の義、有司にて彼是糾蔽いたし　尊慮と矯而申付候由然るゆゑに御家中一統切齒いたし有志の士追〻に言上も仕候事と奉存候投ざる薪を投たと申候樣にとは決して　公命は無御座候筈と奉存候、然るを矯而申たるもの共罪何とも可申樣無御座候乍恐最初よりの次第ぬりまぶり候而よきかげんに申置候ゆゑ投薪の事も一ゝ通尤らしき

ふうに御聽に入候而萬一ふと御心得違ひにて左樣等の　尊慮被爲在候歟も難測奉存候夫ゆゑ小人共わが過を文るの鄙き心より　尊慮御間違ひを今更相直候樣には申上兼彼是指支候儀にも御座候哉萬一左樣の事にも御座候はゞ有司之不取扱は不及申候、乍去　上公御了簡違ひの樣に奉存候古聖人にも過は有之ものに御座候間無過をば稱し不申候而改過不吝をほめ申候君子の過は日月の食の如し改る時は人皆これを仰ぐと申候へば何等の御恥にも罷成間敷奉存候過而不改を過と申候へば少しも御まけ惜み無御座候樣奉存候、漢高祖抔は匹夫より起て天下を得候程之英雄に御座候所酈生が說を聞ては了簡違ひ六國の後を立べきとて印を刻させ張良の說を聞て始て其非をさとり忽に其印を銷させ候事抔後人の淺智より見候而はあまり思慮も無之兒戲の樣に御座候へ共此まけをしみ無之從諫如流ところに却而不思議の妙御座候事と奉存候然ば枉て投薪に諫服之一條萬々一有司の申上候を御聽被遊候而右等の御下知御座候共早速御改被遊候方可然奉存候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將焉用彼相と申事も御座候へばにとひ　上公に御了簡違ひ被遊候共是非ノ〳〵御匡救不申候而は大臣之職は相濟申間敷候、扨又枉て投薪に服せよとの儀一向被　仰出候義も無之候はゞ外の儀と違ひ輕き者ながら舟卒共の申張候所いかにも辭直く義正しく御座候を愚有司の手際にあつかひ兼　尊慮を矯て諫服せよとの指圖　盛德を虧損し士民の離心いたし候取扱其罪甚深奉存候伏願くは此所に於て少も俗論牽制を御受不被遊、剛健中正の御德を以人心の奉感服候樣御果斷被遊候樣仕度奉存候

一、松平兵庫頭、井伊家へ黨し此方より不投薪を投たりと誣服いたさせ候に付彼是非法之取扱天下の奉行職には有之間敷不屆之致方　御三家様へかゝり候公事すら如此貨によりて枉候時は尋常百姓共之事可推知、眼前天下の御爲め其儘にては不相濟候事御老中方へ御達ぶりも可有御座奉存候、諸有司の俗論には御勘定奉行に憎まれ候時は御勝手向の事に付　公邊へ御願事等都而のさはりに成候て不宜趣申述候由是は覆議の事つよく　公邊へ御屆に相成不申候様仕度道辭と奉存候兵庫頭の如き貪墨邪曲の人、無恙勤居候はゞ　御家の御威光は地に墜候て公事沙汰等の儀は勿論平日之事迄蹈付られ御爲宜かるまじく候へ共此度の義に付　御家より御さしこみ兵庫頭早速其職を罷られ候様にも罷成候はゞ跡ゝの奉行衆自然と畏服可仕候間、中ゝ　御家の御儀を御如在仕候筈は無之様奉存候、何にもいたせ此度之喧嘩此方より仕懸け不申候段はどこ迄も御張被遊候様仕度奉存候扨又奉行所聽獄の是非は姑置き此度の儀は輕き者共の喧嘩とは乍申、鬪爭の體により候て始終　御家と井伊と御確執にも可罷成候事左様にては天下へ御對し不穩事共ゆゑ最初格別の御儀を以いかにも穩便之御沙汰此方よりは決而手出し不致候様被　仰付扨御城付を以彼家人役共へ御屆被遊候程に御念を被入候所彼役人共密々其主人の内意を承居候にや頑然として表裏の取扱さて〳〵不屆至極に御座候井伊船頭共喧嘩の出來かゝりにて櫓・楫の打合或は太刀・劔の切合等は喧嘩の上不珍候事に候へ共前日より鉢卷・小手脛當・鎖子・中等用意いたし候事　太平の御世に私鬪の爲め軍裝を致支度候事船頭計之了簡とは不相

見、任事候役人共、其罪必誅に御座候況や他家のもの共と立合候とも違ひ　御三家様御手船の儀掃部頭御譜代之身として名分を不顧右等の始末甚以不届至極に御座候是等之義を屹と執政衆へ被仰達候様仕度奉存候、前日より小手脛當等用意いたし候事は佐野近邊住民の説をも承り相違も無之且船頭喧嘩に勝候義掃部頭子息大喜び褒美いたし候由は此方御船頭の女子被屋敷に勤居候ものより申越候由是亦相違無之儀いづれも井伊の用意相分り申候勿論場所の儀は前日より御目付方小役人出張居其後御目付幷物頭中爲警固御指出にて委細見届候儀　御三家様より被　仰立虚僞は無之筈に御座候へば何之穿鑿にも不及筈之儀殊に御城付より懸合候節はよき様に挨拶いたし居候而表裏の致方船中夜討等の儀は留守勘定奉行等出張之即夜と相聞え候右等の不届千萬なる儀一々被　仰達候はゞ外に證據も入申間敷候所臆病之御役人先方より賄賂を受候抔被申候程のもの今以在職候ゆゑ井伊家との御とり合に仕候事大禁忌にてしかも前後の不取扱ばりまびり候故此儀をば何分にも不承知と相見え候處最初穩便之御沙汰は騷動に不及候様にと　天下への御遠慮御尤至極もはや此節御譜代之井伊家より凌轢いたされ　水藩の勇武へ疵付候而其儘被指置候様にては御國中之士民離心いたし候のみならず四方の侮を取候而天下の御見張たる　三藩の御職分は相立申間敷候間たとひ御身上御かけ被遊而成共つよく　公邊へ被仰達、井伊を挫き天下の耳目を改め再び御威光を耀し外侮を禦ぎ候事　祖宗への御孝行　上へ之御忠節と奉存候然るを不忠不義の御役人一己の身構にかゝり恥をも不知もの

へ此節の事御かけ被指置候事乍恐　上公之御決斷遲き樣に奉存候扨又御勘定奉行より憎まれ候而は御勝手の御爲め不宜と申儀は上にも申上候通り飾餙にて實は兵庫頭等たすけ置候へば　公室之御爲めには有害て無益たゞ大老私門之爲めに宜き事と可被　思召候

一、惣而て諸有司之邪曲は御目付方にて專糺察いたし及言上筈之處近來は御目付の職に居候もの大臣の旨を希ひ候樣成もの多く罷成候へば政府の勢のみつよく　君威日に衰候樣奉存候殊更此度之義は御目付方にて始終不評判之事共ゆゑ壅蔽を決し可申職掌却而壅蔽を佐け候事と嘆敷奉存候扨又近侍外樣の內より忠志の士身を忘れ上言仕候者所恃はたゞ　上公の明に御座候所壅蔽の有之時分は何事も有司次第不及是非候へ共下情も既に　上聞に達し候而も有司の比周に御勝被遊兼共儘被指置候樣にては已後如何樣なる大壅蔽御座候共申上候人無之樣可罷成奉存候此節之義は內外大小となく憤激仕候事にてさへ御決斷無御座候へば所詮何事を申上候もだめに候と人々了簡仕候はゞ已來は壅蔽益深く大臣は少も忌憚る所なく罷成可申候大勢ヶ樣に相成候而はたま〳〵群言を御採聞被遊候而も眞實の事を申候へば有司よりにくまれ候ゆゑ左右の臣も眞實次第をば申上兼候義指見え候扨又不堪長大息奉存候論語に鄙夫は不可與事君ことを說候て患失無所不至と申事よく〳〵御考被遊候樣仕度奉存候、不投薪をも投たる分にいたせとの指圖御水主共一同憤激之義當人共よりも申ふらし誰にも存たる義に御座候所主書殿御國の有司へ尋候へば江戸をも承候所左樣之義は無之と相答候由

去八日私義主書殿へ罷出候節直に承知仕候主書殿へは平日伺候不仕候へ共先達而　宗廟典禮之儀に付一兩度被召呼候而御尋等有之儀存出し此節之儀は實に　宗社之安危にもかゝり候程之儀、公子には如何御心得候哉と撞參仕候處右之通に御座候尤前日或役人より彼家老中を呼寄此度の儀世上之風說御信用無之樣公子へ可申上旨被申付候よし沙汰仕候間いかなる壅蔽にて御座候哉公子の方へ壅蔽御座候而は段々　上公へも其御心得にて被申上候樣にては御爲不宜奉存候故私心には公子へ罷出候義實は　御前へ申上候かはりと奉存候て齋沐禮服にて罷出、色々申上候事も御座候右一條にて江戸水戸鄙夫共の用心御推察被爲在候樣仕度奉存候先達而は御國諸有司は江戸へこすり付奏人より越人の肥瘠を視候樣にて　御城寄合等も左迄隙取候沙汰無之候所近頃はそろ〳〵身にかゝり候事出來候にや退出も遲く日帳役抔は夜中迄殘居中村十兵衛抔俄に可罷登との沙汰承候是は定而江水有司連衡之手段と奉存候扨又十兵衛儀如何之次第にて候哉急に道中先觸引返し出府のび候よし又は昨日罷登候とも申候引込罷在候ゆゑいまだ實說不承候、もしいよ〳〵罷登候はゞ連衡の手段は勿論其外にも玄與抔登居候內財利等の說にて別に一策有之儀と相見え奇怪なる說承候儀も御座候間此節大吟味職等之義も御心を被爲付候樣仕度奉存候、是は四月中申上置候事も御座候間委敷は不申上候指當り此節之義江水連衡之邪說も可有御座候間よく〳〵御心を被爲付候樣仕度奉存候

一、公儀へ御屆之義いろ〳〵證據人を御求被成候由右申上候通上策を御用被遊候はゞ證據人にも不

及候位に御座候へ共御手厚く御用心被遊候には先〻證據人御糺明之義も可然奉存候乍去是迄之取沙汰有司の方にては眞實の證據出候をば不好ふりに相聞え申候此度流山賊於御目附方せんさく　幕下の小吏來て立合候由扨〻奇なる儀と奉存候先達而投薪の說も諸有司不出來仕候間此度のせんさくもぬり足し仕可申哉も難測奉存候　幕下の小吏はとかく有司より申合次第に候間せんさく致方何共安心不仕候此儀始終重き御屆ぶりも可有御座候間御水主御船頭共一同　公庭に而御親聽被爲在候樣仕度奉存候　公方樣にも重き公事沙汰をば御直々御聽被遊事昔越後殿家臣かゝり合之節は　御三家樣迄御列座に申傳候平常の訟獄にても折節於吹上御殿　御聽被遊候事御近例も御座候へば增而御家にて此度の儀　御親聽被遊候儀不苦候樣奉存候流山賊は勿論御水主船頭共をも段々　御庭へ御呼出し始終之次第申述させ此方諸有司幷に　幕下の小吏共へも膽を寒させ申度奉存候もし於　公庭御親聽被遊候はゞ　若殿樣にも御出被遊候樣仕度奉存候

一、何事を被遊候にも有司之中に御腹心に相成候大臣一兩人早速御人替不被遊候而は　尊慮遊奉仕候もの有之間敷奉存候堯舜の四凶を罪して天下咸服候も不仁を誅するとは申ながら、四凶は其時の豪貴にてしかも不仁ゆゑこれを放殛いたし候故天下咸服し候事に御座候、兵書にも刑は上究、賞は下流と申候間此度の義に付ては不忠不義の輩は大夫の貴もこれを退け男子らしきものは押への介三郎ごき卑賤の者迄も御取立御座候樣不被遊候而は　人君慶賞威罰の御大柄御取返しに罷成申間敷哉と

乍恐奉存候此度之儀諸有司善惡邪正之御進退優游御不斷にて永く被指置候事甚以不可然奉存候大公が兵書にも無借人國柄、無舍本而治末とも申また日中不待、是謂失時、執斧不伐、賊人將來と申候事能〻御熟慮被遊候樣仕度奉存候國柄を人に御かし置被遊候而一向有司壅蔽のまゝに御座候はゞ不及是非候へ共折角　御明德を以彼是御世話被爲在候樣相成候所本を舍て末を治るばかりにて大切の時を御失ひ被遊候而は它日有司患失の一念よりいか樣なる不了簡取計ひ候哉も難計奉存候

一、右等の儀卑賤の愚臣しば〳〵上言仕候儀何共恐入候へ共此節之儀一國の興衰のみにも無之天下の安危にも關係仕候儀愚昧ながらも古今治亂成敗の跡をも誦說仕候吏臣之職分何卒先達而御家中一統へ被　仰出候　御直書之通有之風俗を正し武備を整へ天下の御見張とも可被成候との　尊慮不容候樣仕度相願幸星北斗を犯し天雨蝶之事其外　宗社之譴告も御座候時運に御座候間忌諱を不避、上言仕候御憐察奉願候已上

八月十九日　　臣藤田一正味死拜上

（參照）

松戸川爭鬪は文化八年四月十八日、水戸家の船松戸川を漕ぎ下りける時、井伊家の船と相遇ふ。井伊家の舟主共水戸家の舟主に被り物を取れと言ひしに起れり。此の時、水戸家の雇舟主嘉七は素直に

被りし手拭を脱ぎて無事に乗り過ぎしが井伊家の船にては含む所ありしか將た他に事情ありしか、其の後、古河邊にて武器を準備し劍客・博徒を語らひ水戸家の船の下るを窺ひ居るよし風聞あり。水戸家にては、たとひ先方より切込候とも此方にては劍戟を用ひず、棒を以て防ぐやうにと船手頭より相達し置けり。六月十九日 水戸家の船十隻關宿を發し一番船新宿新田といふ所に到りし頃向ひ風烈しく吹き來り船々相離れしが一番船のみ先きへ乘り過ぎたり。此の時井伊家の船六隻上り來り五隻は通り過ぎたれど一隻水戸家の一番船へ衝き當るると見えしが白襷に赤頭巾を被りたるもの四人白刃を振つて切込みたり。水戸家の水主竿を以て受けつゝ防ぎしが竿を切られて水中に飛び込みて逃れしもの、行方知れずなりしものあり。白刃を振ひし四人のもの水戸家の船へ乘り入り船へ斬り付けなどして引き返せり。三番船漕ぎ來りかくと見て井伊家の船に迫り勝負を決せんと聲々に罵りたり。井伊家の舟主等此の體に驚き或は水中に飛び入り或は柳の枝に縋つて上陸せり。水戸家の水主等上陸して雌雄を決せんとせしが陸上にて戰はゞ非を負はせらるゝとて制止するものありしかば恨を呑んで思ひ止まれりとぞ。

此の事件の取調は七月五日に始まり幕府勘定奉行 松平兵庫頭係りなり。水戸家水主等の言分は先方より切込まれたるが事の起りなりとし、井伊家水主等は水戸家の船より薪を投げ付けられたるが爭鬪の本なりと主張せり。兵庫頭の取調に偏頗の處置あり、水戸家の水主等は捕繩を緊縛せられ

て苦痛に堪へず二人の内一人は已むなく薪を投げたりと申したれど一人は飽まで疑稱の事なりと言ひ張れり。

此の取調永引き文化八年九年は過ぎたり、此の間、勘定奉行松平兵庫頭は西域旗奉行に轉役し曲淵甲斐守、勘定奉行となれり。十年二月に至り船頭水主等町奉行所へ呼出され勘定奉行列座にて取調べを受けたり、町奉行は永田備後守なり。此の後兩家の船頭水主等屢召喚の上訊問せられしが薪を投げたるものは死去したる水主一人なりといふことになり井伊方にて切り込みしものは二人なりといふことに定まり九月十三日水戸家の水主二人船頭一人船乘りを禁ぜられ、井伊家の水主一人は江戸拂、船頭一人は江戸十里四方追放にて此の事件は略落着せり。

○(壬申)封事　本文蓋文化九壬申封事也。而不レ詳二其何月何日一。是歳先生罷レ郡、再爲二史館總裁一

乍恐申上候郡縣の利病得失　御歸國之時分　御尋も被爲在候に付管見之趣大略申上候處愚按には牧民の政其大體を失ひ居候間縱ひ何程　御世話被遊候而多士の中より人才を被爲擇、郡宰に被　仰付候共只今の姿にては勸農行屆き民裕にして邦本の固く相成候樣には決して出來兼候儀奉存候右式多病不才之もの文學の職より右之間へ御雜へ被指置候共御用之摸通も不宜、平日不器用之事共世人の嘲笑に罷成候迄にて何の事業も相立兼折角當職被　仰付候甲斐も無之恐入候次第に奉存候此姿にて

は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十年相勤候共農政行屆候儀無御座候段は　御在國中にも申上置候所最早當職出入五ヶ年民間の樣子を熟察仕候に何の扱とても歳々に困窮相增候村方多く相聞殊に御城下最寄は別而衰弊いたし御年貢皆濟も次第に六ヶ敷相成往々離散に及び候者も有之何共嘆敷奉存候、只今の內非常之　御英斷被爲在候而眞の御仁政無御座候はゞ乍恐民の父母たる、　御天職も被爲濟間敷哉と奉存候、乍去十郡只今之姿にて被指置候而賦入の事すべて大吟味より致指引候樣にては何程　御德音を御發し被遊候而郡宰共を御督課被爲在候共膏澤の民に降り候樣には決而相成兼可申奉存候扨又郡宰共是迄之御救取扱は皆一時の姑息にて所謂惠而不費と申大道に本き不申候故いつとても根本より立直し候而　君民共に足候と申樣には相成兼殊に御救何等の儀重き御役人中評議の上　御前尊慮をも奉伺候而相決候事とは乍申、土地方等之儀近世御奉行職にて念入事とも不承及彼是之斟酌大吟味役之了簡次第に取調指出候へば所謂、均之與人。出納之吝。謂二之有司一と申形に相成折角　御仁惠を以て租稅御減被下候而も夫だけの御恩澤下へ降り候而民間立直し候樣には不相屆、始終御救損と申氣味に相成候間出納の有司にて却而是を口實といたし御救無益の事と口外いたし指當たる天災等にて鄕中無據難澁等にても御救を立候事樣々申妨候故、百姓益困窮仕候共上經界不正候故富者は益富、貧者は益貧に相成富者は餘計の得分御座候而も徒に侈惰を長じ風俗を傷り候のみにて上納は少も不相增、貧者は負高辨納に苦しみ身賣奉公いたし候而も御年貢指錢に足不申候遂には致出奔候而

田畑荒地と相成或は殘る妻子等公納に指支無〻罪して繩下等に相成呵責せられ候類あはれなる事共に御座候去年抔は左迄の凶作にも無御座候所民の困窮上納に指支候事私扱下のみにも無之所々多く有之由承及申候是によりて見候へば民の困窮は歳の罪には無之牧民其術を失ひ候事明白に御座候、平年にてさへ如此御座候へば萬一水旱飢饉の變有之時は如何可相成候哉何共安心不仕候事と奉存候、古人の言にも陳〻力就〻列、不〻能者〻止と申置候所不肖の身扱下御預け被指置、眼前牧民不行屆候ては奉職無狀永く相勤居候程不忠至極と奉存候間此段は追〻御役人中迄陳情仕候趣御座候へ共一身の進退はいづれとも　君命卽ち天命に御座候へば謹而天命を奉待候外無御座候、但人の爲に牛羊を受てこれを養はんに牧と芻とを求て得ざる時はこれを其人に反さんか抑亦立て其死するを視んかとの喩も御座候所當時の姿百姓の田畠經界不正候故離散して土着仕兼年貢收納の制、公私の得分一定の目當無之候故百姓不〻足、君孰與足と申如き樣に罷成候仍而これを救ふの策を建議仕候而出納の吝なる御勝手の有司より肘を被掣候而は牧と芻とを求て不得と申勢に御座候へば牧民の吏、眞實に其職へ力を竭し相勤候儀は不罷成候樣奉存候是にても隨分目出度樣に取扱振有之候才子も可有御座候へ共私如き愚鈍にては決而出來不申候事と覺悟仕候、腐儒の僻論御採用には罷成申間敷候へ共幼少より相學び候所と今日見聞仕候所と引合邦本の儀に付此姿にては御爲不可然と存付候次第荒增左に奉申上候

一、武家諸法度に知行所務、清廉沙汰之、國郡不可令衰弊事と有之候文は　御代々將軍家被　仰出候金科玉條今の世に在て天下諸國共に宜く奉遵すべき所にして遠く和漢の古訓を訪求いたし候迄も無之國郡の人牧すべて此意に達候而は決而不相濟儀勿論と奉存候、時運の盛衰は世上一體之儀獨り御領國ばかり之儀には有御座間敷候へ共眼前に荒地は多くして課役は除かれず歳々に立百姓は退轉して御年貢の物數は相減じ邦の本次第に凋弊仕候事扨々嘆敷奉存候指當り郡吏共の不職ゆゑとは乍申、其病根は牧民の政其本に反らずして聚斂附益の臣、專事を用ひ御所務方に非法多く清廉の御沙汰に無之故と奉存候　東照宮の御遺訓にも百姓年貢之外は金銀米錢を取間敷旨委敷被　仰置候所、當時は御國にて年貢取附は左まで之高免に無之候へ共諸懸り錢莫大に御座候、昔　東照宮關東御入國之初北條家政衰へて民に多く小物成をかけ取、關東凋弊いたし候所　東照宮寛仁の御大德を以て小物成一切に御免じ被遊山林河海の儀は格別、田畠年貢の外に百姓より一錢も御取立不被成候故關東の百姓共三河御譜代百姓の如く尊び奉り御入國の初年は御所務方大分御損にて候へ共百姓よく有付候故第三年目に至り伊奈備前守へ被　仰付北條時代數多の石高と御當家年貢一篇の石高を積り合候へば御年貢一篇の石高却て大分多く有之候由古記に相見え申候、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と申事誠に可畏事と奉存候は、北條家とても其始祖早雲創業の時年貢收納の法を定めて五つ取候所をば一つ免じて四つ地頭收納し此外一錢にあたる儀なりとも公役かくべからずと令せしゆゑ百姓大に悅び遂

に關八州の基を開き候由彼家記に相見え候是後世にて遵用仕候四公六民の制由て起る所にして英雄の事業大に人に過たる事ありと可申奉存候、然るに其子孫祖制を守ること能はず有司の申行ひ候まゝに任せて年貢の外に小物成を課し候故、百姓困窮、邦本不〻固して終に滅亡に至り候今に　公儀御料所にては御所務方の大筋　東照宮已來の御遺制を相守候樣に御座候所ひとり　御國にてのみ年貢の外浮役諸懸り錢繁く百姓困窮仕候事北條家の末造の樣に相成扨〻嘆敷奉存候、只今之內其本に反候御仁政無御座候而は　東照宮在天の靈如何可被　思召候哉乍恐よく〳〵　御深思被爲在候樣仕度奉存候、元來御國之儀は　萬千代君御領知の時分より　威公樣御始封之節迄　東照宮より爲御代官、伊奈備前守へ御仕置被　仰付、蘆澤伊賀等御附屬にて取扱候へば大體之所は　東照宮御遺法の儘に可有之筈にて御座候處寛永の初年に御勘定所を創置し給ひ御領中年貢勘定關東一統の段取と申を改られて上方風の厘取と申事に罷成勘定方には便利に御座候へ共後世收斂の害幷經界を慢にするの漸茲に萌し申候、其後勘定吏員の中より別に割物奉行の職を置給ひ寶永年中割物奉行より大吟味と申役に相改り正德享保已來今日に至る迄大吟味益利權を操り竊に邦柄を握り候樣に相成右兩役所之內奸吏邪臣是迄追〻輩出いたし種々收斂掊克の苛法を相立　祖宗の良法美意蕩然掃地候樣罷成申候他所にては水戸の勘定倒とて嘲り候由實は勘定六ケ敷のみにも無之年貢の外に種々の橫斂暴賦相懸り收民の吏何程これを除度相願候而も國は不〻以利爲利、以義爲利と申程に大本相立不申候而はとか

く出納有司の說のみ行はれ候故、月攘一雞と申形にて無理と知ながら先規よりの行ひ來也とて相止兼候收斂に便ならざるとをば　東照宮よりの遺訓をも一向に顧ず收斂に便なるとをば末造の失をも御舊章の如く相守り不仁不義何共可申樣無御座奉存候ヶ樣に論候へば一概に利用の事を取棄候樣にも可被　思召候へ共左には無御座、利者義之和也と申候へば義によりて生じ候利は何分不苦候へ共出納の有司利を先にして義を後にいたし申候故甚だ御政敎の害と罷成候事と奉存候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とも周易に見え候所理財の道其本を失ひ候て民を愚なりとしてこれを欺き非義非法を行ひ候而は何を以民の非を爲し候を禁じ可申哉ヶ樣に出納の有司を譏候事何とか職敵の樣にも可被思召候へ共私儀は段々申上候通此姿にて牧民決而相勤兼候趣自ら其罪を知て申上候上は永く其職に居候筈も無之、左候へば自分之職掌を張立候嫌疑にも不及奉存候故一體邦本を固する御爲と存分に申上候、横斂暴賦の害は　御在國中にも大概申上相除候仕法も申上候へ共元老の臣に果斷之人無之とかく出納有司の說腹中に主と相成候事と相見え　尊慮には難有儀御座候而も何事も相屆不申候聖人爲政を論候にも五美を尊び四惡を屏と申候事御座候處出納之吝、謂之有司と戒られ候てこれを四惡に列し論語の終篇に載られ申候、出納有司にては義利正邪の辨も無之少々づゝも多く取候て御勝手御くり合さへ相濟候へば一時之才士良臣と稱せられ候而寵榮利祿を得候故、郡邑の衰弊には不相構自分〳〵は內に在て事を用ひ候故郡邑の衰弊實は收斂暴賦の害によるといへども是を知らざる

ものゝまねして郡吏の不職に相成候へば只今にては民間の衰弊いかにも相救べき道無御座候執政の臣も人により候て自分在職中御勝手向御指支も無之無事に相凌ぎ郡邑の事もゆがみたりにも相濟候へば年勞によりて御足目本知にも相成身家の計是よりよきは無御座候間牧民の務も根本へ立返り候而六ヶ敷儀をば相嫌ひ御勝手づく之儀當座間に合せ候をよきと心得候事當世の人情と奉存候人臣の私には是程よき事は有御座間敷候へ共國郡衰弊之譏は天下後世何方へ歸し可申哉乍恐御熟慮被爲在候樣仕度奉存候

一、本多佐渡守正信書を作りて治道を論候其第六條に百姓仕置の事を述て曰百姓は天下の根本なり、是を治るに法あり先一人〳〵の田地の境目をよく立て、扨一年の入用作食をつもらせて其餘を年貢に取べし、百姓は財の餘らぬやうに不足になきやうに治る事道なり、毎年立毛の上をもつて納る事古の聖人の法也田地になき米を取、横役にかけて百姓つかるゝ時は田に糞を捨る力なし、田をかへす事も半作なるに依る、物成あしく此故につかれ民亡び天下國家の費一倍二倍に非ず其上に民の恨、天に通じ罪一人の身にせまると本佐錄に相見え候、佐州は　御當家開國の元老にして天下の大政を輔佐せられ就中治民の事に長ぜしと相見え　東照宮の御遺訓にも德は惟善政、政は在養民と云、我此意を不斷不忘、百姓の諸役の事能吟味し金銀米錢は年貢より外何にても不取、此事の損得は佐渡に能能習候て是を能せよと被　仰置候事と合してこれを考候へば　御當家の御仁政百世太平の基を固し

給ふも茲に在り　東照宮の寶訓、本佐州の格言實に天下後代までの龜鑑と奉存候、民は邦の本にして土着卽ち治民の要道に御座候故、仁政は必自「經界」始と申、先一人〳〵の田地の境目をよく立候事たとへば棋盤に目盛りをいたし候如く何程碁の上手にても目のなき棋盤にては圍棋は相成申間敷候當時牧民の政其大體を失ひ候と申事は第一經界不「正して年貢收納の法百姓の有餘不足に不相構田地になき取米有之上に横役をかけて民疲れ候事、所謂、暴君汚吏、慢「其經界」と申姿に御座候、　御家御代々樣御仁心御仁聞も被爲在候へ共汚吏の取扱により百姓の苦しみ候所は暴君の政同樣に御座候事何共殘念千萬奉存候、諸葛孔明も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と申、孟子にも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と被申候百姓御救の事も本を捨て末に拘候樣にては何程免をさげ或は金錢を貸與へ候とても百姓の懷合一人〳〵に能程に行屆候事は決而無御座候むかし文王の政善く老を養と稱せられ候も其田里を制してこれを敎導し夫〻に其老を養はせし事にて家〻に賜て人〻にこれを益には非ずと申傳へ候今の政はこれに反し候へば何程骨折候ても勞して無功と申ものに御座候、太閤已來　御當代に至て諸國御繩入の事天下一統之制度有之殊に於　御國は慶長・寛永兩度之御繩打有之夫にて只今經界相亂れ候はゞ他國とても同樣に可有之（已下缺く）

○（丙子）封事（干支の記入なきも文化十三年丙子なるべし）

乍恐申上候當冬京都御使之儀妻勤御家老の內第一白井忠左衞門勤順の由其次には宇都宮彌三郎又其次は伊藤三郎兵衞にて御座候由、然るに右勤順の義に付紛々の義有之御國執政中より內意も御座候と相見え太田原傳內扱に立入三郎兵衞罷登候筈に一決仕り此節段々支度も心懸候に付三郎兵衞出入之者共京都へ供仕度申入候類も御座候由三郎兵衞第三の順にて一二の順を踰え罷登候事最初に相好候わけは彼是謀略を廻らし候歟忠左衞門・彌三郎兩人共不歸服に御座候へ共致方無之樣に罷成候由、乍去三郎兵衞性質利に曉り候故晴れの御使相勤候にも鄙劣無限事共にて御外見も如何敷次第歎多可有之歟敷御座候旨右付屬の與力共內々の物語を承候事も御座候、元來忠左衞門儀外に器量も無之候へ共御奉公の筋至極出精にて平生勝手向困窮には候へ共番頭の時分より打續勤當り之儀相引候儀無御座候故只今老年に及び晴れの御使相勤候順にも當り候儀一生の御奉公仕舞に是非上京仕り度心願にて他の妨等無之樣に神佛へも祈候程の由、老衰とは乍中今以馬上も相叶一の先士大將をも被仰付置候故決而老衰を以此度之御使之辭退仕候所存無之由之處忠左衞門養子源三郎老年の養父遠方之旅勤何共安心無之由にて所々へ罷越何卒順番相替候樣仕度相談申候由、仍て源三郎實父野中蕭軒は忠左衞門不罷登候樣に被是取扱も御座候由世評には源三郎養父の老衰を苦勞仕候義孝心には可有之候へ共忠孝一致之義忠左衞門天性御奉公出精にて少しも相引候義無之此度相引候ては是迄の忠志空敷相成候樣にて至極（脫字カ）に存候て神佛へも祈候程の心體にも有之候へば縱ひ道中にて倒れ候共當人本意相

達候へば一概に上京差留候よりは却て其志に順ひ道中苦勞に存候はゞ自分にも願候上、付添罷登候て可然候所、乍老年馬上も相叶ひ候程の者を御使相勤兼候樣取成候義畢竟勝手向にかけ旅勤の拜借金等跡々迄殘り居候て內證之難澁無之樣に仕度當人は勿論蕭軒抔初左樣存候故と惡口仕候者も御座候、右之通忠左衞門上京之義親類共より被押、傳內抔よりも無理に被差留不及是非落淚仕候由、七十有餘の老人上より隱居に而も被　仰付候はゞ格別、一の先士大將の職をも相勤居候得ば平日の御使相勤兼候と申候而は不相當之樣榊原新左衞門抔に申候趣も有之由に御座候扨又忠左衞門老衰にて罷登り兼候も其次の順にて彌三郎可罷登と彌三郎も晴なる御使故至極張込候所先達て淵沼にて鐵砲打候節誤て人に中り候次第に付悪人候次第申立先づ執政中承置候て御役は相勤居候へ共右の次第上よりの御沙汰未だ不相分候內は京都之御使順番をば難指定候間其次の順にて我等可罷成と三郎兵衞申立候由に御座候、彌三郎儀鐵砲誤打申候儀無調法とかく可申樣無之候へ共當分御役御免に罷成候にも無之、一日も在職之內は職分に付勤筋他へ讓候筈無之先達而之儀に付後日追而如何樣御咎被仰付候とも右の御沙汰無之內は於御城御神主樣へ之御代拜等も順番にて相勤居候左候へば京都迄罷登候とも此方にて相勤候とも御名代之勤に遠方之差別は有之間敷存候とて此度の御使順を次へ送り候儀甚不歸服の由に御座候所是又執政中之內意に罷登兼候趣故大に力を落し平日之勤をも相引候由に御座候、忠左衞門・彌三郎右之通にて罷登候儀不相叶彌々三郎兵衞罷登候筈に議定、此上は其時に臨

み奉書到來相待候計に御座候由、三郎兵衛此度の御使を是非相望候にはいろ〳〵次第も御座候處謀計も有之もの故、忠左衛門・彌三郎兩人の願をも奪ひ遂に自分罷登候樣に拵へ候には彼是手段御座候由、執政中三郎兵衛罷登候樣取扱候は三郎兵衛の請託も可有之殊に備中守至極懇意之三郎兵衛儀に候へば備中守より聲をかけ候哉も難計且又財利にかしこき三郎兵衛に候へば上京之道中供連其外格別に致省略ば御使に付定式之被下物、拜借金等都合三百兩程有之由百兩程もあまし申候て自分幕方に殘置候工夫も有之由之處、忠左衛門・彌三郎兩人は格外に省略仕程に俗才も無之殊に彌三郎儀は古來より關東に於て名高き大名の子孫にて宇都宮譜代之舊臣等も有之候へば道中供連等之儀自然と張立候勢に御座候然る處來年は　天子御讓位御卽位之御沙汰有之御卽位奉賀の御使は肥田因幡守諸大夫中にて勤順に有之由之處因幡守天性吝嗇にて貨殖を好み勤向に拘り候事にても平生格外の儉約を用ひ少々の費をも厭ひ候ゆゑ此度の御使表勤無官之御家老分罷登候而供連其外晴ケ間敷義御座候而は來年自分罷登候手本に罷成迷惑之由にて諸事省略之義申入候　由に御座候、因幡守鄙吝之儀は高官高祿の身分にて先年御國勝手被仰付罷下候節駕籠にて罷下り馬壹疋も爲引不申御外見も氣之毒と申沙汰に御座候ひき、三郎兵衛儀は先年定府之節或は布衣以上の者と申合豆州熱海へ入湯御暇相願罷越候節供之者も召連不申一人之僕を兩人にて舫、連行溫泉逗留中角力取にも可有之哉と見間違被致候由、右等法外成る吝嗇鄙劣の者故此度の御使にも供連等減少物入等無之工夫は如何樣にも行屆候

事故因幡守には是非三郎兵衛を爲指登度事は相聞え候、仍て傳内抔へも何となく諷議仕候而忠左衛門・彌三郎罷登候義表勤之者申合候而相止候樣爲取扱候事と奉存候、御家老分は不及申、兩番頭以上の用人は旅行之節道中鎗を爲持候古格に御座候所此度三郎兵衛了簡には用達之家來にも道中持槍無用に爲仕可申抔と申樣成る相談にて其外右に准じ道中如何樣成る淺間敷姿に有之候而　上之御外聞にも拘り可申哉と嘆ヶ敷次第之由三郎兵衛與力の内、一老人私へ年來心安く仕候者内々物語御座候且

上にては　御登城之節御供連等人御增被遊候御砌御家老分の者遠方晴なる御使相勤申候に格別之供連減少にて御外聞にも拘候樣に而は何共相當仕間敷哉と右與力之もの嘆息仕候且又三郎兵衛奸智有之執政之闕をも望み居候處此節別而備中守へ取入面談をも遂申度候へ共私用にて罷登候事人目も如何敷其上勝手向も六ヶ敷候處御使御用之節上下共江戸表に逗留仕候宿望も有之且又勝手之爲にも宜候間是非〳〵罷登候樣こしらへ候との風說に御座候乍去不正直之者に御座候間中〻國老の任には相當仕間敷は勿論之義御神喪の御砌より竊に小鳥を取候網を張り殺生仕候風說も有之候程之不心得御座候而此度の御使抔相勤可申人柄とも不奉存候、彌三郎義もあまり宜敷人物にも不相聞候へ共高家の子孫に御座候而姓名他國迄顯れ居候へば關東より上京の使節　將軍家の御名代と申候ても不恥候家筋に有之候へば鐵砲等之不調法は追而如何樣御沙汰御座候共當分大寄合頭兼候内は御使被仰付候而も宜樣に御座候忠左衛門義第一勤順にも御座候へば　とかくの議論にも不及、御使相勤候樣罷成

候はゞ當人精勤の筋も相立本意至極難有仕合可奉存候、乍去七十有餘の老人親類幷同列共安心無之と申者へ　上より被　仰付萬一道中にて急病等相煩候はゞ不祥にも有之就中同列共指留候方尤にて上より被　仰付候方御手違之樣にては以の外不宜候哉と奉存候、扨又未だ致仕も無之一の先士大將も被　仰付置候程にて治世の御使も難相勤者に相成候而は御軍制も虛文の樣に相成不宜候間此度之御使御免に罷成候はゞ共已前早く御評議御座候而隱居被仰付可然と奉存候、尤養子家督之節も五百石本祿之內百石御減四百石被下候先例と承及候所忠左衞門精勤之筋を御立被下候はゞ格別之御仁惠を以養子家督之節被召上候百石を忠左衞門隱居免に一生の內被下置候はゞたとひ自分より隱居不相願候以前に退隱被　仰付候へ共望外之難有仕合少しも御恨に奉存間敷候、右等之儀も備中守專權仕候樣にては何程　上より御世話被遊候而も執政之面々彼是取繕三郎兵衞罷登候樣に取扱、忠左衞門特命之下り候程にも御行屆被遊兼候半哉とも奉存候得共此所は　上之御英斷次第に御座候間是等之處此砌屹と御沙汰御座候はゞ自然と臺意も相弛候一端に相成候て上の御威も相立可申哉と心付候間職外之義申上候事何共恐入奉存候へ共此段言上仕候以上

（本文隱居免之義は先例數多水府系纂の內に相見申候）

十月廿四日

（參照）

文化十三年丙子八月武公薨じ哀公封を襲ぐ

○丁丑四月廿七日上書稿（文化十四年、歳四十四）

乍恐申上候　文公様御晩年御直に相伺候　御意之趣　武公様御初政の砌　御尋に付申上候次第尚又此節心付候儀共　御清閑之御間合を以て申上度奉存候間此後御讀書御相手罷在候時分何時にても被爲　召候様仕度奉存候此段奉申上候以上

四月廿七日　藤田一正上

○戊寅七月四日封事稿（文政元年、歳四十五）

乍恐申上候　武公様御碑文之義去夏中於此方、有司より史館へ申達之趣有之一同相談之上高橋又一郎草稿相認其御地史館へ爲指登私詰合中川口介九郎一同草稿の儘先達奉入　高覽　尊慮相伺候處差急ぎ候にも不及緩く取調候様其内　思召付も被爲在候はゞ追て　御沙汰被爲在候筈にて右草稿をば兩人へ御下げに罷成尤私一人侍座之節も右之儀に付差急ぎ申候而は不宜候次第　御内慮相伺候儀も有之有司より催促有之候とも先づ〳〵姑く見合せ候様　御指圖も被爲在、依而右之次第又一郎へも申含候而有司へも御斷置申候事に御座候然る處もはや　先君御再期も御近寄被遊候へ共御碑文未出

來候に付此節又〻有司より催促有之候有司より催促の次第は同職へも及文通相伺候樣にも可仕候へ共去年中　御內慮相伺置候　次第も御座候に付一と通り別に私より申上候もはや　御再期にも被爲及、御碑文御沙汰無御座候而は人〻際限も無之樣疑惑可仕候間有司之催促も尤の義と奉存候、乍去御碑文筆削之義は邦家の事體に於て大關係も有之不容易之事故　尊慮如何樣共難奉測候、此節有司之意に御任せ一と通り簡略に相認可然との　思召に御決被遊候はゞ介九郎へ仰含被遊方も可有御座候其御振合を以て介九郎より我〻共へ運合可有之候間其心得にて相談を極め取扱可申候若又長九深遠之儀　御考被遊候而　先君御德業を不朽に被遊度　尊慮幾重にも御熟慮被遊候はゞ右草稿之儀は又一郎取懸り候事故右之趣意を以御決斷被遊可然哉と奉存候御碑文之儀は詳略之內何れ共　御再期前後の內御決定無御座候而は乍恐際限有之間敷樣奉存候扨又史館も御引移に相成候上は國史其外御用向之爲め又一郎儀此節介九郎同樣其御地史館へ被指置候はゞ可然哉と奉存候尤介九郎と又一郎性質之緩急相違は勿論私共迚も一樣には無之候間學術の上に於て少々議論の合兼候義も有之館務之儀は三人一同申合候へ共一分覺悟は三人共面々各別に御座候間又一郎へ比周仕候而其御地へ被爲　召候樣申上候次第は曾て無御座候但私儀遲鈍にて平生の御用向等埒明候儀無御座候差懸り不申候義は幾重にも了簡可仕候へ共愚者の一得は迂遠の事而已に御座候間此節は又一郎・介九郎兩人にて江戸史館持切之方宜樣奉存候指當り御碑文御用の儀は又一郎最初より懸り合居候間宜御沙汰御座候樣仕度

此段奉申上候以上

七月四日　　藤田一正百拜上

○己卯四月七日封事稿（文政二年四月七日、歳四十六）

（中山備前守を致仕せしむる件ならむ備前守邸宅は牛込に在り、小石川藩邸より南方に當るを以て南征といひしならむ）

乍恐申上候、南征の一件近々御決策に可被爲在　御内慮昨日奉伺爲邦家恐悦至極不堪抃躍奉存候、兩國老も此節奮勵仕居候こそ幸の事に御座候間此張合のぬけ不申候内神速に御果斷不被遊候ては其間に如何樣の變態生じ可申哉も難測奉存候、時乎、時不再來候へば何卒少しも早く　御英斷の程奉至祝候此一件、實は一昨年の五月中御決策被遊候筈之所　幕府にて御さし合之義出來閣老衆へ御談合之義御見合被遊候内彼是御延引に罷成候事今更不及是非候、定而無餘儀御次第も有之故とは奉愚察候へ共恐らくは御内謀を助け奉り候者無之御顧問に備候者も一時の心得違にて摸稜仕居候故段々是迄御猶豫にも罷成候哉と殘念千萬奉存候私儀罷下り候ても御定算さへ動き不申候はゞ何の苦心仕候事も無之候へ共萬々一去々年の如く意外之義も御座候ては千古の遺憾に奉存候私事愚賤の身分にて何等之御用にも相立申間敷候へ共此度の出府は銘刀一割の効も有之樣仕度一生の精力を盡し可申覺悟相極罷登候へ共南征之義急々の事罷成間敷由御内書の趣拜見仕候而大に力を落し一旦退陣之心得

に罷成御暇をも伺出候事に御座候乍去何共殘念千萬不堪憤激候に付一昨朝周易を以て占之候に地水師の不變爻を得申候師卦の主爻は九二にて在師中吉の象にも有之南征之吉兆無此上、最初出陣の出立にて罷發候趣にも相叶存分に樣論仕候心得にて罷出候所不思議に御讀書之師氏の職に而止候間卦名と符合の氣味有之尙又昨夕陪待の節奉相伺候次第も有之仍而何卒逗留中一戰に雌雄の決候を見屆候樣仕度奉存候、昨日の　御意には兩國老も此節大にこまり居義も御座候由乎日とも違候間不苦候はゞ兩國老より密に愚策をも相尋候樣　御內意も御座候はゞ不日に南征奉捷候樣可罷成奉存候兩國老へ　御內意之義御遠慮御故障之筋も可有之哉に候へ共平和の時と違ひ此御砌の事に御座候へば御遠慮にも及申間敷哉左樣無御座候而は最早御暇日數伺も相濟再三職務に付伺にも罷出兼書付計にては事情も盡し兼其上當路の議論かげにて推量仕候而已にては行違も出來屆合兼候に付何共乍推參千萬此段奉申上候以上

四月七日

昨夜再筮、遇鼎之升

○己卯閏四月四日呈書稿（文政二年、歳四十六）

前月廿六日夕御下げの御封書謹て奉拜見候　御英斷の義に付去る十五日　御發城の節御談合と被

思召候處　御登城相止、廿八日と思召候所　青山野州御用懸御免被　仰出候故　彼是御郡合惡敷罷成被爲頻　尊慮候趣委曲奉承知候好事多魔　扨々不及是非、右に付御下問の次第奉畏候因幡守にも存意有之由に候へ共上策とも不被　思召、甚以て危き樣に被　思召候由、成程國家の大事に御座候間、算無遺策と申樣に　御思慮被遊候事、乍恐御尤奉存候但、見義不爲無勇也の戒も有之、敷奏其勇不震不動と申事も有之、上帝臨、女無貳爾心と申事も有之候間只今に至候て事の濟否は別而六ヶ敷事も無之、韓愈が所謂、唯斷迺成と申事簡要に奉存候先達而申上候師卦の次第も御座候間しばらく兵法を以て可申上候、兵家第一の孫武が書にも兵は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と申太公が兵法にも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と有之候間乍恐今日の御工夫まづ　此所より御覺悟被遊候はゞ臣等愚賤の策御尋被遊候迄も無之　如何樣にも被遊方可有御座奉存候、扨愚賤の了簡何等の御采用にも罷成申間敷候へ共御尋に付無伏藏、末に奉申上候

一、青山野州御用懸り御免の儀驚入候次第に奉存候乍去永野羽州の勢日々に熾にして酒井若州　西丸へ片付候上は追々如此に罷成は指見え候事に御座候野州退役には無之候へ共御用懸御免と被　仰出候上は定式御役願被差出候事の樣に承及候たとひ御免に不罷成候共此上は事權悉く羽州一人に歸候而何事に付ても野州の正論は通り兼可申は必定に御座候、左候へば此度　御英斷の事は御談被遊候事も相屆兼申候事　尊慮の通に可有御座奉存候　野州如此罷成候上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の勢にて

此度の御爲め不宜候許(ニカ)にも無之乍恐天下安危盛衰の大關係も御座候間此儀は何卒　御熟慮被遊置候て它日　紀州公へ被仰合候て　文公樣田沼を御仕抹被遊候御跡を被爲繼天下の御忠節御大功御立被遊候樣仕度奉至祝候乍去是は只今の事には無之候指當り於　御家、彼人と比周仕候上猶御退け不被奉存候餘りに御隙取候内には巨猾心を生じ　御家の兩國老も危く御座候左候而は大事去り申候

一、御英斷の儀彌御決定さへ被遊候はゞ兼而野州へ御内談可被遊と　思召候通り阿部備州へ被　仰入候方可然哉と奉存候阿部氏萬一差合有之候はゞ土井氏にても大久保氏にても閣老にさへ有之候はば此方より御屆被遊候御申わけは相立候共上の御取扱は御家來の御儀に候へばいか樣にも於　御家可被仰付候へ共御附けの名跡にも御座候間一と通は閣老へ御内談御尤奉存候勿論御内談の次第是非如此無之而は御國政一向相立兼候間萬一各了簡にて故障有之左樣申付兼候はゞ寡人は此上家中并國民の仕置決而不相成候而已ならず勝手取續も安心無之　公邊御奉公も不相成候間共心得にて宜被取扱給る樣嚴敷被仰達候樣仕度奉存候如此御果斷にて御屆け一と通御内談被遊候はゞ何人にても隨分奉承可仕候殊更阿部氏なればよく被呑込可申候、去々年已來わづかの間に豆州は物故、若州は轉役、野州も半分引込懸候事天の助け無之樣に御座候へ共御決斷さへ被遊候はゞ一人の阿部氏相殘り居候こそ幸に御座候段々善人乏く相成此節野州の勢惡敷相成候も早速に御英斷不被遊候ては此上は如何樣

とも被遊方無之可罷成是非々々 此砌御英斷被遊候樣却而 天より御贊成御座候歟とも奉存候、扨御內談の御期限は來る十五日抔 御登城にて御面談被遊候はゞ可然樣に候へ共いろ〳〵御故障も出來候砌故 御城中にての御模樣も難斗且は大御供の御家老出願等は御故障も可有御座候段々相延候內には 御英斷の義自然と相洩巨猾心を生じ申候はゞ以の外不宜候愚案にては只今にても最早 御家にて兩國老の內議何となく當人へ相ひゞき居候哉とも奉存候一刻も早き方宜候間不日に阿部氏へ御內書被遣候方も可然候歟御面談にても 御內書にても 右御發被遊候同日 水羽州幷林肥後守方・土岐豐前守方へ共事となく以御使被仰入候方可然奉存候

一、羽州幷兩御側衆へ御使の事何か權謀祕計の樣にて如何敷候へ共畢竟久敷被煩 尊慮候も彼輩の壅蔽にて此方の公論上達不仕御行違も出來可申歟との御疑惑故如此了簡仕候御英斷の義善に惡(ノマヽ)には天下の公論に御座候間誰にても自分の私にさへ障り不申候ものは御尤と感服可仕樣指見え申候、ちと內證かゝり合有之六ケ敷輩は格別に候間是は兵法に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之仕方可有御座候

右三ヶ處へ最初一と通の御使は時候の安否爲御尋、臨時に御使被遣候仍て厚く御贈被遊置候て猶重て可被申入旨一と通之御使にて罷歸り扨此方にて 御英斷被 仰出候日又重て三ヶ處へ御使被遣誰某事に付無據如此被申付候委細の次第は兼て閣老の內誰殿方へ被申達候通に有之候萬一於公邊御不審等の御義も御座候はゞ可然樣御執成被賴入存候兼而其次第被申入置候ても可然哉に候

へ共左候而は却て御迷惑の筋も可有之哉とわざと不申入、只今御賴被申候此上行違等無之様何分被賴入候

羽州等合口云々も外之儀には無之好利の故に御座候是迄は彼事在職に付虎威をかり候而　御家府庫之財用は勿論讃藩幷土浦抔までも外府之如く自由に仕候故賄賂も存分に行はれ可申候へ共亡職致仕に相成候はゞ事權一去何等の財用生じ可申候はん哉たとひ自分の身上を傾け候ても高の知れ候事共上勝手はすり切致方有之間敷候羽州等は如在なく其情は洞察可仕候間何故彼を再び引立可申哉尚更格別御賴の御使等も有之非常の御懇命をも相蒙候へば　上公の思召に相叶候様働候事　公達への御首尾も宜敷　御家よりの御挨拶等を利として旁以御滯は決而有之間敷奉存候

一、因幡守了簡如何様の次第に御座候哉隨分了簡は盡させ被遊可然奉存候危き様に思召候由いか様の儀かは難斗候へ共とかく兵機杯は呼吸の間に變化出來候もの故不意の動き不測の謀は危き様成内に必勝之妙御座候あまり萬全を謀過ぎ候へば所謂群疑滿腹、衆難塞胸と申様に罷成大切の機會をいがし非常の大切は決而立兼候、乍恐此段何分にも　御工夫被爲在候様仕度奉存候尤因幡守了簡危き様にと斗相伺共仕方は不相知候間よきともあしきとも申上兼候但危き様云々の御詞に付如此申上候

一、前にも申上候通り羽州引立にて萬一再勤云々是は乍恐御遠慮に過候様奉存候常理を以推測候に決而有之間敷奉存候、一旦被　仰出候儀を中途にて改め候様にては　人君の御威光相立不申賞罰の

柄無に罷成候事故是等之儀善惡共　公邊にては無之御ふり合に御座候左候へば　御家にて御英斷御取扱被遊候上　公邊より再動云々御座候ては　上公を御つぶし申上候姿に相成候間何程羽州惡き人にても左樣は罷成間敷候天より社稷に祐せば必無此事矣と御決定可被遊候

一、御英斷の上彼三人へ御執成御賴被遊候事何か御卑屈之樣にて御恥ヶ敷被　思召候歟も難奉測候へ共萬民之御爲にも有之且は　上を敬せられ候餘りに御行違無之樣　台聽へ達候にとの事故、何等の御遠慮にも被爲及間敷奉存候、扨又右御賴の一件は　公邊御不審等の節右體に被申上給候樣一と通の御賴にて別而六ヶ敷事にも無之乍去羽州幷兩御側へ此事に付如此之通路開き居候へば此後御願筋等之儀に付候ても自然と開口相働被申候義必然にて始終御摸通り可然奉存候、御英斷無之已前は右等之所へ御贈物等御座候ても彼一人の勤功に計罷成自分勝手宜樣にのみ取扱、御爲には不罷成候處公私の界限しかと相分申候上は何事も破竹之勢と奉存候

御加封等之儀たとひ相濟候共量入爲出の制度きつと不相立候ては高まけに罷成御勝手の爲には一向罷成申間敷候御勝手の制度は御加增にも不及、只眼前有の儘にて御立被遊候方可然候乍去御加封等自然と相濟候樣にも罷成候はゞ天下後世東方之大鎭御國勢の强みに罷成候義は不及申當分の事に取候ても御威光相增是迄多年の御願筋御附人之不取扱故何事も不相濟候所此節御英斷に付非常の義迄相濟候樣に罷成人心悅服之基と千萬不堪至祝奉存候已上

閏四月四日　　四一　正百年上

追て奉申上候御書付之趣は同役共へも日外無之早速火中可仕旨奉畏候私壹名の御封書に有之候故弁九郎より私方へ内用別封に仕わごと上書に　御筆入と不標、差下候故御内書之儀同役共へも一向日外不仕相濟候、乍去此上屢私へ斗御内書御座候様にては猜疑之程安心不仕候乍恐宜御工夫被遊被下候様仕度奉存候以上

別紙申上候水羽州幷林肥州等へ追て御内々御懇諭之義何分被遊方可有之候土岐は無用の様に候へ共此人も新に事を用ひ候由に候へば萬一不呑込候節の御爲には是へも被　仰入候方可然奉存候因幡守事は世系土岐の庶流より出候間段々申入候因縁も有之候扨樣勢之家五に相軋候は自然の勢に候間林不呑込の節は土岐へ被仰入置可然候、扨又水野は　傳通院殿の親族に有之　林は先祖藤介兎義を奉獻候子孫にて御譜代第一の舊臣に御座候　御家にても御馳走被成候ても宜御座候

元和七年水野彈正少弼　大祖威公の御後見に寛永系圖に御後見と有之候　御附被遊候節は本領壹萬石は子息備後守へ於　幕下、被下別に壹萬五千石高從　御家、被下候其節村瀧左馬之介儀は本知三千石之分は於　幕下、其子供に被下、於　御家、別に壹萬石被下候、尚又元祖備前守へも　御加增被下與力知行共に壹萬五千石高に御加增御座候本知は五千石合て三萬石餘の出入に御座候へ共其明年松岡小川領三萬石の御加增被御出候水野氏にて御後見之例御座候間水野壹州抔出來申間敷物にも無御座候左候ても御加封出來仕へ

ば御損は無之候縦ひ御後見幷御附人別に出來不申候共其節は別に山野邊抔御引立御願ぶりも可有御座候何れ御附の一家に限り候事永世の患と奉存候今日は間に合兼委曲は追々可申上候已上

（参照）

文政二年四月廿六日哀公より幽谷への手書

鳥渡申候先日下向以前面談の節（閑家老中山備前守信敬）備前の儀に付隱居申付候はゞ、かの家臣落合たれとか申候者も幽すべく申候、さて又公儀にては（老中水野忠成）出羽守賄賂を好み備前と合候にて度々出羽守處へも參りかの人の氣に入申候、左に候ては退隱申付候とても出羽守などより何故にて備前は退隱致候やと尋候ても有之節明らかに申候得ば出羽守迄悪敷聞へ可申候、明らかに不申候ては終始不分明却而備前びいきにて水戸殿は若年にて外家臣共に被僞、一元老を廢候などゝ（ノヤ）相存、深志慮致候（ノヤ）ては再勤申付などゝ出申候得ば甚以一大事に至り申候、依而は（老中青山下野守）下毛野守正直の人にて備前はきらいの樣子に見へ申候間、かの人に内意話置、此方にて隱居申付べく存候て當月十五日こそよき時にて候登城致候て備前へは勝手向の事に付下毛野守へ面談致べくなどゝ申、備前の身上政事に害有之所を能々話べく存候處、あなにくに十五日は登城やみ申候廿八日を期居候處昨日下毛野守は御用懸り御免に相成り　公邊御政事幷御用向、出羽守一人に相成申候、乍去下野守は退役には無之候間、先宜敷候得共御

用懸り御免にてはたとい備前之儀に付出羽守此方へ申候儀有之候とも下毛野守のとりたし候出來まじく存候、誠以當時の勢にては愚存無之候（水戸家老肥田）因幡少々存意有之　公邊へ無障樣に致方も有之べくなどゝ申候得共是亦上々之存意にも無之甚以あぶなき樣に存候いかにも愚存迷候間よき存附も有之候はゞ承度候早々如此候也

四月廿六日夕

尙此書付同役えも口外無之樣に致度候一覽後火中致べく以上

（聿修叢書）

○己卯閏四月廿四日封事稿

去る十六日御下げの　御内書廿一日相達難有頂戴謹て奉拜見候先以青野州へ御逢被遊御談合之趣野州御受も宜候而甚　御安心被遊候旨恐悦至極之御儀奉存候水羽州へも御逢被遊候處是は野州とは大に違ひ巧言可畏の人に御座候由御尤奉存候御勝手向之儀に付　公邊へ御内願の御次第も野州不安心に被存候儀有之是迄延々に相成居候由是は事情左樣可有之哉と兼而　尊慮も被爲在候處果して其通之次第　御洞察如神、乍恐奉敬服候是に付候ても權臣の　御爲に不罷成候事は明白に相分り申候是を御退け被遊候事野州よく被呑込候上は何之　御苦勞も有御座間敷候へ共あまり隙取候内には羽州抔如何樣の邪謀可有之哉甚以難測候一旦　御果斷被　仰出候上は是を再び引立候事は羽州にても決

而不罷成候間申上候迄は無之候へ共不遠被　仰出御座候樣仕度奉存候尤今一應野州へ御面談被遊候
上之御義に御座候はゞ此後御登　城日迄もかゝり可申候哉何卒少も御早く被遊候樣至祝仕候御內願
之儀も只今御濟被遊候ては權臣の勤功之樣に罷成不宜、其上彼是不正之取扱方にてたとひ何程御助
力御座候ても右財用無用に費候て　御爲とは不罷成候間却而此節は不相濟候方宜御座候權臣一退の
後は所謂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と奉存候

一、權綱御收被遊候後御勝手向御取直し士民安樂に御治め被遊候御工夫彼是御心配被遊候由難有御
義と奉存候、如之何、如之何といはざる時は聖人といへどもいかんともする事不能と承候所、もはや
如此御心配被遊候上は所謂知爲君之難、一言而興邦之兆と奉恐悦候、無競維人とも濟々多士、文王以
寧とも申候へば、此上人才御進用の被遊方も可有御座候へ共大臣の內に休々焉如有容と申奏にて媚
疾之心さへ無之候へば人才は隨分御用に立候程は可有御座候乍恐　君上にて無逸立政の思召さへ御
座候はゞ御勝手向御取直し等の手段は何分にも御受合可申上候間少しも御苦勞には罷成申間敷候

一、士民安樂に御治安被遊候事は惠而不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と申事要道と奉存候何程惠心御座候
ても節用の制不相立候ては愛人の政は行屆申間敷候御勝手向御取縮とても只今の奏にてはそこをつ
め、かしこをつめ候共　尊慮の通何程の儀にも無之間中〻此分の御儉約にては永久の儀決て御摸通
には罷成間敷候當時會計の吏いか樣に算盤を操候ても政事の大體を不知候故、格別の了簡は有之間

敷候指懸り變通濟時の手段は姑置き一體量入爲出の四字、古今國用を劃するの要術に御座候へ共民間は次第に衰弊租入は年々相減候間量入の一段も永久の見通しは相立間敷候

此段取直し見通しは隨分有之候へ共事長き儀にて紙上には難盡候正經界の事抔人々の口辯に申候へ共共病源并に療治の手段明白に相分り居り不申候ては容論に御座候、乍去此所より相分り不申候ては永久邦本を固め申候事は出來兼候間何事も當座の間に合せにて眞の政事とは申兼候俗士の小智は勿論讀書頗通古今候人にても理窟つめ斗にてみだりに猜疑多き者は近小に拘り遠大の所は呑込兼可申候

養士の制大に古意を失ひ更道雜而多端に相成候間田賦廩祿の法分量無定候故、爲出の一段も永久の見通しは相立申間敷候

此段見通しも隨分有之事に御座候所當時頗有識と稱候人の說にも分限を定め職俸を制候抔迄は丁簡仕候へ共役祿分限の定め樣にて國體の强弱にも關り士習の厚薄にも係り候事有之候　先君の御初政役祿の議少しく起り候ても行はれ不申候事僥倖の徒、便なりと不致候斗にも無之畢竟其說未盡ところ有之故と奉存候つまる所は人心の服不服二つに御座候大本の所より制出し候はゞ辨上下一定民志の禮制も自然と行はれ人心も和樂仕候て目出度御政事と稱候樣可龍成候

右二條不相分候ては足食足兵、厚生利用の政は不相立候間正德の敎不行屆候事勿論に御座候今の世

に當て一變至於道の効は人心を正するより善きは無之候へ共正人心は擧直錯枉の勢にて漸々に一變可仕候扨足兵足食は眼前の取扱方にて利害得失の界、黑白相分り不申候ては手を下し兼可申候紙面に相認申上候迚も兩執政は勿論、日帳頭取勘定の奉行呑込不申候ては只今の時勢右等の事推出し御行ひには成兼候兩執政は　上より被遊次第にて媚疾無之樣にも可罷成候へ共右の兩條利害得失、源流本末迄も無殘所商議仕候事は肉食の人にては出來不申候間是非々々共腹心といたし候會計・書記の二局へ相かけ申候外無之候是より書付等を取候而　御前へ相伺候時分内史の如き職にても無御座候ては乍恐　君上にては大筋の善惡こそ御決定被遊候共委曲の事は彼是と被仰出候事は被遊兼候哉と奉存候、扨彼兩局（書記・會計）の了簡にて容易に相分候事に候はゞ是迄も量入爲出の制より養士牧民の事迄いづれも紛亂仕候て　祖宗の良法美意を取失候樣には不至候筈に御座候共上吏人は一種の習氣御座候て共己に妨げ有之事を嫌ひ候計にも無之是迄致來候事を金科玉條といたし中葉已來の故事をも　祖宗の御舊章と心得違ひ臨時の了簡と申候へば摸稜姑息の致方のみにて諺に申候糊飯小刀の細工はか〳〵敷事無之　祖宗の良法美意に原き時宜を斟酌仕候而經常簡易の制を立候事は夢にも不存候故たとひ當世の急務施行之遂一條々書立指出候共彼是の批判も有之片便宜にて返答之致方も無之川向ふの喧嘩と申樣にて何事も行屆兼候間なまじひに申上候事も非其人して施行候へば善き事も惡しき樣に罷成候間先の條々の書付には不仕候若容論に不罷成樣被遊方も御座候はゞ共節は可申

上候此段御受迄に奉申上置候以上

閏月廿四日　　臣一正百拜上

追て申上候善數は不二譏策一と申事御座候間計吏の取調抔は末々の事にて　國家の大計は非常の人に無之候ては非常の功は相立申間敷候經常簡易の制さへ御定被遊候はゞ御勝手等少しも御苦勞には不及候、私何分御受合可申上候、會計の任に被差置可然人物私見立置候、勿論民政田賦等之事迄實地を蹈候ものに有之、しかもまた御譜代の士人にて小吏等より出身の者には無之候、時務一變仕候て公道直道行はれ可申候はゞ此人隨分御用に可相立候扨又書記の任と仕候御用の文書取調候事吏局の内より罷出候て相勤候先蹤も御座候得共先蹤其宜を得候共不被存候是も時宜相應の被遊方可有之哉に御座候、娼疾の二字當路計にも無之存之外の所にも其患御座候間私愚忠御盡させ可被遊候はゞその思召を以如何樣とも　御工夫被遊御尋等御座候樣仕度奉存候、片便宜等にて時刻におくれ候樣にては此節變通の大業は奉贊行屆兼可申哉と奉存候以上

（參照）

文政二年（閏四月十六日）哀公より幽谷への手書

鳥渡申述候、是間青山野州へ致面談候所、野州開得至極宜敷甚以安心致候、乍去野州申候は先年より

の御内願之趣有之候、右御願之儀も是に而御勝手御議定永々御直しと申儀に候はゞ何等存意も無之候得共安心不仕儀有之、延々に成居申候、右之御次第に候はゞ其内に右御願一件相濟可申候、其に而御勝手向御不如意御直し可被成と申候、此願と申は　公邊より年々御助成有之候事に候、いづれ野州右存意に有之候間、甚安心致候、又同日別に出羽守へ面談致候得ば野州とは大さにちがい備前を甚美申候（カ）　さて出羽は日前も宜敷野州などの及候（第ノマヽ）共には無之候　總ての言語もこやわらかにて誠にはなし居候ても中過出來可申、おそろしき人に有之候、尤出羽えは備前退隱の儀は不申、右樣子に候得ば其内備前退隱可申付存居候、乍去今一應野州と面談致候儀有之候間　其上退隱申付候間いそぎ候には無之候得共右樣に申付候後、勝手向とり直し　士民安樂に治め候儀　いかゞ致候て可然や段段愚按致候處臺所・納戸等とりちゞめ候とても　何程之儀にも無之　其外役所々々とても　是又何程にも無之候、奥向とても　當時御守殿も有之手まわり兼、人ふやし候共へらし候儀は　出來不申候、さてさて心配致候いかゞ致可申や、心付も有之候はゞ承度候、此間中相考候得共愚案無之候間烏渡申候

已上

再白一覽相濟候はゞ火中可致候、他言無之樣致度候以上

（書修護書）

○己卯五月四日封事稿

乍恐申上候、此度備前守儀俄に中風仕候由貴賤元老之廢疾何とも氣の毒に可存筈之所、時事一變にて是より御初政清明に可罷成哉と上下慶幸仕候事、畢竟當人久敷人望にもそむき居候は勿論久しきとぎは變ずるの勢變ずべくして變ぜず候故天これが魄を奪ひ半身不仁の廢人とは罷成候事と奉存候、是迄彼是と　尊慮を被爲煩候て閣老抔まで御内談も被遊置候程にて此節何等の被　仰出も無之便々と共儘被差置、鄙諺に所謂疫病神にてかたきをとり候と申樣にては乍恐　君上の御威令は相立兼可申哉と奉存候、病氣はいか樣にても此節きつと退隱被　仰付候はゞ已前より兼て共　思召被爲在候事相分り一國畏服可仕候間此上何事も破竹の勢にて思召之儘可罷成と奉存候

一、備前守中風の後、言語も相分り兼候へ共何か殘念々々と計申候由風聞仕候、當人貴種の事は姑置き中山の養子と相成候而私門の勢を張り候事前後たゞしも無之事自分の榮華に於ては何の不足も有之間敷候所殘念と申候事は御奉公筋の事にも可有之哉と可申候へ共平生の事に付推察仕候に共わけにも無之何か此上にも私門を張り候内謀未遂候故と奉存候、此節南陽の妖臂罷登居候へば當人縱ひ廢疾と罷成候ても陪臣共と相談にて如何樣なる事當路に游說可仕哉も難測たとひ退隱被　仰付候共跡々の儀に付御處置之次第少しも摸稜姑息の取扱に御任せ被遊候樣にては御國體に於て永久の御妨

と罷成候事可有之候間申上候迄は無之候へ共何卒御熟慮被爲在候樣千萬奉至祝候

一、妖醫の事彼入幕の賓とは乍申去る二十三日夜中よりの急病に此方より廿六日早朝相登候事あまり早速の次第何共不可思議に御座候、大都會之儀名醫も不乏候間まづ療養を加へ候而後其効も無之時分此方よりも有名の醫罷越候は當然に候處右之通火急の次第　上より被仰出候はゞ格別、もし當人の願か又は陪臣共の相談にて急に爲呼寄候事にも御座候はゞ極而密謀有之事と奉存候、一昨年大病の節も直に引込可申勢に御座候處妖醫罷登再び引立候樣罷成候萬々一此度の病氣も時勢六ヶ敷候故まづ稱病引込居候而妖醫の囊中より奇方を出させ權要の方々へ取繕ひ何角のべくり居候而容易に退隱仕間敷策略には無之哉も難測過慮仕候もし其通の義にて閣老の議何か滯候樣にも相成廢疾の人再び起り候而專ら國に當り候はゞ所謂祿之去公室と申姿にも可罷成哉と不堪恐懼之至候、いづれにも此節御英斷迅雷不及掩耳と申樣に不被遊候ては不宜と奉存候

一、備前守致仕の先例風軒慶安道軒天和何れも御國へ引移候而物成二千石被下候處是は本高壹萬千五百石の時に御座候外に十七騎與力料三千五百石併て總高壹萬五千石とは唱候へ共手前分實は右之通に御座候、只今にては與力料も手前知行に相成候上五千石の御加增も有之尙又松岡領所替新田分貳千石餘貳萬の外に御添へ被下置候へば風軒・道軒等の時よりは一倍の高に相成候大名の致仕に別に隱居料を賜候事　公邊には無之事に候へば此度は風軒・道軒等之時分と違ひ已前に祿高も一倍相增

候へば已來は隱居料は一切被下間敷筈に有之、乍去當備前守事は御内緣も有之事故前段の例には不拘、別段の　思召を以て物成二千石の積金子にて五百兩被下置候旨被　仰出可然哉と奉存候、扨右等の取調書記局の者共の注文斗にては何共安心不仕候書記局、執政の私人同樣に久敷相成居候間亀角執政の勝手宜樣に引付申候間執政の輩も段々自分の身にもかゝり申候事故自然と其私を容候姿に能成候仍て　君上より屹度御指圖不被爲在候はゞ恐らくは備前守取來候三千石丸に隱居料に指向候振にも取調可申哉と奉存候千石斗の事御惜被遊候にも不及候樣に候へ共御勝手御不如意の砌無益の義は少々にても可相省候義は勿論一體貳千石も被下候に不及程の所別段の御義を以被下候と相成候はば貳千石の外は一石にても御無用と奉存候

一、備前守隱居に付ては陪臣落合蟄居之事も別々に御引離不被遊候ては不宜奉存候落合事は兼而助九郎へ心安く仕り候ものに御座候間外の事とは違ひ落合事は助九郎へは御相談不被遊候方宜樣奉存候

一、備前守殘念の次第定て種々可有之候得共大要推察仕候所表高貳萬五千石と久敷五千石の虛數を稱し來候處其虛を實に取申度可有之候又は城主の本格に組付の騎士をも引取候て城番等爲仕度志願に可有之候、本高の義は是迄さへ御國の分量には過ぎ物に御座候間容易の事には無之組付抔之事は威福の大柄御取收被遊候上にて一體の御制度一新仕候時に相成候はゞ古意をも不失、時宜にも相叶

候仕方可有之了簡仕候且又十七騎等取扱方之義に付陪臣共迄悦服仕候而自然と公私之差別も相分候様罷成備前守本心有之候はゞ御尤千萬の御處置と奉感服候様人意の表に出候良策可有之と兼而愚考之趣も御座候追て可申上候

右件々御採用には罷成間敷候へ共實に今日の急務と奉存候間心附の義乍恐奉申上候已上

五月四日

○己卯八月十四日封事稿

御内翰御下げ被遊謹て奉拜見候備前守退隱願之義に付隼人正より因幡守へ申入候一件　尊慮之通陪臣共私門を張申度隼人正へ及内談、隼人正も自分々々の家格にも罷成候事故承諾仕候而彼是申述候事と相見え申候、乍去此度より隼人正申候通に罷成候はゞ御附人に五家　三藩の御家老とは申條全く　幕下の御役人同様にて何事も御自由には不相成候委に相定り五家の輩は動もすれば虎威をかり候而此方を脅制いたし候様にて賞罰の御大柄も彼輩倒持の勢に罷成可申候間此度より　公邊御窺之例と被遊候ては萬事の障に成候様被　思召候旨乍恐御尤千萬奉存候但　尾藩へも相懸候事故隼人正へは因幡守より如何相答可然哉　御下問の趣奉畏候、愚賤の言御採用には罷成間敷候へ共就　御尋、別紙愚案申上候扨又備前先祖の事記錄等にて存寄も可有之候間可申上旨奉畏候、彼家二代目市正事

風軒隱居は慶安四年辛卯十一月五日、三代目備前守事道軒隱居は天和元年七月十八日、系圖書出しの外委曲の次第は　御家乘幷日帳役等留控も可有之旨先達て同職共へ　御尋有之時分一と通り同職方まで文通仕候是等の先例は定而因幡守等吟味の上と奉存候へばくはしく申上候には不及候尤此度極密　御尋之次第は同職共へも口外仕間敷旨　尊諭之趣奉畏候

一、備前守致仕之義先例は如何樣に有之候共此度は此方にて退隱被　仰付其後　公邊へは一と通り御達而已仕度兼〻存寄罷在候所隼人正より因幡守へ申入候趣にて相考候へば備前守家のみにも無之成瀨・安藤等歷々の御附人も只今にては　公邊へ御寬は無之通例と相見え申候五家の輩一同如此相成居候事國體に於て左樣可有之筋合には有之候へ共萬一　尼・紀兩藩の內御寬之例にても殘居候はば　御家の取扱もちと六ヶ敷意味も可有之候然るに一切不及共義證據隼人正申聞にて明白に相分り爲　邦家大慶不過之奉存候先例云々隼人正申述候次第五家の者共最初御附の時分拓は左樣之義有之哉否難測候へ共近世に至候ては一切無共義事に候へば今更先例申立候事無用に候且先格も有之事に候はゞ近比隼人正の父致仕の時分共議を起し不申候筈は無之候今の隼人正は諸事備前守仕込と承及候備前守は右等の事先例無之事をも有之樣に虛飾仕候事癖に御座候間一向あてには罷成不申候縱ひ先例有之事にても初代の御附人等とも違ひ　三藩の御國內にて累世領知をも被下　屋形へ御奉公の外に　公邊への勤筋は無之候へば只今にては先づ　御屋形より被　仰渡候樣可申上筈之處自分々々

の門戸を張候爲め　幕府を引懸けに仕候事君臣の禮義を忘れ不敬至極と可申候是等の趣は因幡守心中に含置候而別紙辭命の外にも何となく相響き候樣可仕旨被　仰付可然哉と奉存候

一、因幡守より隼人正へ懸合の上にて備前守隱居に罷成候ては彼是面倒なる義にて御隙取にも可相成種々の御故障出來可申候間別紙之通隼人正へは備前守致仕被　仰付候當日の朝夕之內、申達可然哉と奉存候

右件々僻案も可有御座候へ共　御尋に付密々存寄奉申上候已上

八月十四日　　臣一正百拜上

因幡守より隼人正に答候辭命之案

備前守退隱之願に付於　屋形、被　命候、其後　公邊へは可被相達筈之處先日御自分より拙者へ御申聞之趣は五家先格をも引立候爲め先づ　公邊へ御伺の上にて　屋形よりは被　仰渡候樣此度備前守致仕より其例を起し五家一統之格に被致度旨委細得其意、內々水戸殿へも相伺候所、折角申聞之趣は有之候へ共其通には相成兼候　存慮に御座候、五家の先祖何れも　公儀よりの御附人にて自餘の諸大夫共とは大に差別有之事勿論には候へ共各累世　三藩の御領知高の中より食邑も被賜候事其身一代御附の類とは次第も違ひ可申候其上時世の模樣古今不同之事は御附人の家格のみにも不限、三藩禮節の如きも只今にては　御代初とは相違之事可有之候へ共一々には御復舊も被成兼候各先祖御

附之最初一兩代之間は如何樣の振に有之候哉年久敷義舊記等も明細には吟味相屆申間敷候、縱ひ吟味相屆候共一概に當時の御用ひにも相成間敷候備前守先祖　東照宮より御附にて至于今、五家の數に列し候へ共小身よりの御取立にて各先祖の歷々には及兼候事不及申候、乍去各の見合を以て內外の格合段々引立候事に候處御自分家柄は御附人第一の筋目に有之近く御親父隱居の御迎も於　尾藩公邊へ御伺之義も無之相濟候而今更小身の備前守より其例を起し其蔭を以て各方へも推及候樣にては不順の筋にも有之　三藩御一體の御義とは乍申各別本意にも有之間敷候且　尾公御內慮は如何被爲在候哉於　水戶殿は右之義に付深く思慮被致候わけ合も有之縱ひ　三藩御相談に相成候而尾紀兩公共通被遊候樣被　思召候共容易に御同心は被致兼候由に候て尤是迄の通例　屋形計りにても相濟來候義此度より　公邊御伺と相成候ては　三藩の國體にも懸候事　水戶殿より御手初と申は至極遠慮も被在候間　尾公にて共通被成候樣にと御意被爲在候共　紀公へも御相談無之候ひては相濟申間敷候所　紀公御在國にて御面談も相成兼御書簡往復而已にても御互に事情も盡し兼便々御隙取に可相成候」（紀公にも尾公御同意に候はゞ此條は可除）扨此一件於　水戶殿、始終御多分次第との了簡に被爲在候はゞ御相談の甲斐も有之候へ共外之義と違ひ此義に於ては容易に御同心は仕間敷候覺悟之由に候へば御伺有無之一條にて備前守願之筋御沙汰及遲滯如何敷候且又備前守病氣にて引籠候てよも最早百餘日にも至候所願筋不相分候ては病氣保養の障にも可相成と旁了簡にて今日願之通り於　屋形渠隱被申付候

折角申聞之次第も有之候所共義に無頓着被取扱候次第政事の上に於て不得已候事とは乍申御自分へ被對氣之毒　思召候段は自拙者方宜敷申達候樣にとの事に候

右愚案大概如此にて可然哉と奉存候尙又宜敷因幡守へも御相談被遊候樣奉希候

本文尤是までの通例より便々御隙取に可相成候一段はもし　紀公にも御相談の上　尾公御同樣にも御座候はゞ相除可然候

又案本文之趣因幡守事隼人正へ對面口上にて申達候ても可然候歟もし書取にいたし遣候はゞ兩敬片敬等之義當時の御振合も可有之共上文言は今少し平俗に相直し可然候歟

（參照）

文政二年八月□日、哀公より幽谷への手書

鳥渡申候、備前守退隱之儀に付隼人正（尾州家附家老成瀨隼人正）、因幡守へ申候は拙者共五家は（尾州の成瀨・竹腰、紀州の安藤・水野、水戸の中山）公邊より御附之義にて先年は退隱等の節は　公邊へ御寬の上、御指圖の上被仰付候事に候處近來は被仰付候後ひと通り御達のみにて相濟家格衰候義甚なげかはしき事に存候、此度は先例の通りに相成候樣に致度旨申候共れ故さわり無樣に致答申置候、右一件愚案致候は備前家老共隼人へ相願尾州殿の御聽に入候て右樣の事申出私門を尊くし候謀と存候且は隼人家にも可宜敷候間旁右樣成儀出候事と存候件の一條

行ゝ例に相成り候而は家來を賞ばつ致候事成兼萬事の障と成候事の樣に存候、乍去尾藩へも相懸り候事故隼人へは何と申べくや且は備前先代の事、記錄等之存寄も可有之候間承申候、一覽後火中可致候右之儀同役へも話無之樣に致度候以上

次郎左衛門

書附

（參照）

中山備前守信敬は良公の末男にして文公の庶弟なり出でゝ水戸家附家老中山備前守政信の養子となり明和八年辛卯七月十八日家督を繼ぎ二萬石を賜はりて家老となれり。文政二年己卯十月四日病身、願に依て致仕し一貫齋と號す、多年の勤勞を稱せられ時服黃金及び二千石を賜ひ養老の資とす三年庚辰七月六日卒す五十七歳

（水府系纂抄錄）

○辛巳九月九日封事稿（文政四年、歳四十八）

乍恐申上候、私儀愚賤之身分には御座候へ共言責も御座候職に罷在候所去々年已來思慮仕候次第有之久敷何事も不申上候、扨此度因幡守大病之由承及候此上之義善惡共に一變之機　邦家の御爲大切なる御時と奉存候、御家老之内追ゝ不仕合の義御座候も士民困窮に至候に付天戒も御座候事歟と人

申候　上公御賢明定て深遠之　尊慮も可被爲在候へ共萬一因幡守快氣無之樣罷成候共容易に跡儀(就カ)御補不被遊貴地の義は先丹波守・新左衞門兩人にて被差置　其内とくと御工夫被遊候て兎角　公室之御威福私門へ不移候而天下後世迄も　御善政を奉稱候程に　邦家御中興之鴻業御立被遊候樣千萬不堪至祝至禱奉存候右に付存寄之義も御座候へ共筆紙にも難盡候間此度は不申上候以上

九月九日

○辛巳十月十四日封事稿

乍恐申上候　文公樣御末年私儀當職以前永詰御免にて罷出候節御休息へ被爲　召身分之儀立場は卑候へ共史館へ被指置候上は御政事の義に付　邦家の御爲め如何と存付候時は當路之方へ存分可申述旨御人拂にて　御懇之尊諭を相蒙候處間も無之　武公樣御代に罷成御初政之御側當職へ被　仰付兩三年打續共地へ被爲　召、國史御用の外にも時事に於て彼是　御下問被爲在、乍不及愚忠を竭候事も御座候處迂濶の私何等の御用にも相立兼候は勿論　御仁政大有爲之　尊慮を奉伺置候へば彼是の御故障にて御時節御見合被遊難有　尊慮も空敷罷成候事千古之遺憾奉存候　御當代御襲封の後兩度罷登御威福之義に付申上候事も有之共後御内書にて御下問之義も御座候處治安之愚策難盡筆紙候間追而可申上心得にて施設之方は相殘し不申上候　君上の御聰明中〻愚儒の末議を御用被遊候には不及

候へ共大舜の聖好問而察邇言人に取て善を爲を樂と申候へば愚者千慮の一得申上度は此時と奉存候乍去私出府の儀は故障を生じ申候事深察仕候仍ては新令尹登り前罷越述議可仕歟共奉存候へ共近年文學の士をば疎斥致候風俗故一と通も罷越候ては漠然無應、何等の益も有之間敷候微臣の愚忠を御憐察被成下候はゞ新令尹へわけて御内諭も被爲在候はゞ年來の所蘊試に可申述哉と奉存候犬馬の齡いまだ半白にも不滿候へ共滿頭白髮七八十翁の如く罷成候へば隨て精力も段々相衰近來の内には何等之御用にも不相立候樣可罷成候間願くは今一たび左右に咫尺愚說をも申上候て　文公樣已來御三代御厚恩萬分の一をも奉報度志願に御座候得共御程合も難奉測候間先新令尹へ述議とは申上候事に御座候是も當時無用之義に被　思召候はゞ言責の任をば一向存切り可申候扨又永く地天通を絕候樣にては職外之儀は姑置史館御用も差支勝に御座候乍恐宜樣　尊慮之上いづれとも愚臣之進退疑惑不仕樣御沙汰御深慈を以可然程　御内諭も被成下候はゞ難有仕合奉存候狂愚の罪は何分御宥赦可被下置候此段奉申上候

○乙酉三月封事稿（文政八年歲五十二）

乍恐申上候　國史之義に付厚き　尊慮も被爲在我々共は勿論館中相勤候者一同難有仕合奉存候扨江水兩館往來申合之義中絕仕候而此節肝要之相談取極め兼差支候次第は先達て同職共より於其御地、

筋之有司中迄も申出候由之處今以何等之御沙汰も無御座候私共出府仕候歟同職罷下候歟兩樣の內近近御沙汰無之候ては國史御用摸通り不宜候樣奉存候實は私罷登候樣不相成候ては此方館中之者相勵し候義も行屆兼候へ共私共出府之義は每度御故障も有之候樣愚察仕候間强て被爲召候樣にとも申上兼候何れにも宜御賢慮被遊被下候樣仕度此段御內々奉申上候以上

三　月

別紙申上候禦戎之義に付此度　公義より諸國へも大號令誠に　神州之正氣を振起仕候御義　宗社の威靈天下幸甚と奉存候然る處於　御家は一統への御觸出も無之故諸士中之心得區々に御座候是迄と違ひ　公儀より改て嚴重なる御沙汰御座候上は非常之御手當實用永續之御手段無之候ては相濟申間敷候へ共只今の形勢にて推察仕候へば肉食の謀遠大なる事は決而有之間敷と奉存候、奥筋にては小諸侯之內にも前日より眞實之覺悟有之族格別之手配に承及候一旦無二念打拂候樣被　仰出候へば脇合にては如何程嚴敷防禦有之歟も難計候左候へば御領內海濱之義御油斷何共危き次第萬一の義御座候ては天下後世への御恥辱に可罷成と有志之士一同切齒仕候私義先頃大病相煩此上差たる御奉公も出來兼可申哉と嘆敷奉存候衰朽之殘年不足惜候間何卒今一度出府仕候樣相成候はゞ愚賤の身分乍恐　御先々御代已來莫大の御厚恩萬分の一奉酬候樣社稷の安危生民の利病御直に上言仕度奉存候狂夫の言、明主擇焉と申義御座候間宜　御賢察被下置候樣偏に奉希此段申上候已上

三月

幽谷封事終

幽谷封事拾遺

幽谷封事拾遺

目次

二月廿二日（寛政九年）長久保赤水宛書簡……六九五
（附錄）松平謙山より赤水宛書簡……七一
丁丑（文化十四年）封事……七六
癸未（文政六年）封事稿……七八
甲申（文政七年六月）呈書……七三
同後便呈書……七四
（參照）哀公より幽谷への親書……七六
甲申封事稿（文政七年）……七七

幽谷封事拾遺

○二月廿二日（寛政九年丁巳カ）長久保赤水宛書簡（書中に言ふ所の封事今存せず、蓋し大意は丁巳封事と同じきが如く思はる）

貴翰忝拜見仕候春寒之節愈御安和被成御起居奉珍重候然ば先日は身之程をも不ㇾ顧、忌諱に觸候國事の書付相呈候處御懇に御教諭不ㇾ知ㇾ所㆓以謝㆒候、其上　大炊頭樣御覽に御備へ被下尙又彼御方より思召之尊書御内々私へ拜見被仰付難有仕合不ㇾ堪㆓感激流涕之至㆒奉存候、先日之書付全體狂言多く候も初め老先生よりの御書面戯謔之樣に相見候間憤激之餘乍㆓慮外㆒諷激の爲め申上候故にて候且古來忠臣直諫にて言行はれ候は少なく孔子も從㆓諷諫㆒との給ひ候へども其事遠臣にては罷成不申候況や極陋至愚卑賤穉弱の我等式何として是を望み可申哉、諫疏諷諭之類は老先生は勿論我立原先生及館中有志之士より申上候事も有之候儀相聞候へども夫にて一切埒明不申候に付私抔も默止がたくて申上度存念に候へば中〻平々たる文字にては紙上の腐談無益と存じ激切之詞を用申候、尋常の了簡にては妖言誹謗などゝ可被思召候處　大炊頭には能々御推察被下候事本懷之至奉存候扨其申上候件々は是れに限りたる事には無之候へ共たゞ空言に申候ては誹謗惡口之樣に候間其事實一二を擧候て餘は類

推すべき事に御座候國家大體の上にて其實を申候はゞ近來之御政事一つも宜敷儀は無之候と申候は全く誹謗惡口にては無御座候老先生には　君上の御善事御數へ御先代に超出被遊候事被仰候へ共是は勿論之事に候若當時之事不レ及レ評、無道不德之世に候はゞ國事の是非ふつと思ひきり候口結舌可申候へ共畢竟　君上の賢明今の諸侯に共比なく慈惠恭儉多才多藝に被爲在候て御國政の筋日〻月〻に陵遲いたし風俗愈頹、紀綱愈弛、國用愈窮、民力愈困、言語愈塞、人心愈失申候事何とも王に取、殘念至極と奉存候故不レ顧二身命一、清燕之餘暇を賜り謁見之上芻蕘の言申上度心願に御座候狂夫之言をも明主擇焉と申候へば私式申上候事皆〻妄誕にも有之間敷候、但申上度箇條內に老先生へ書付掛御目可申旨承知は仕候へ共愚按之趣中〻筆紙に盡しがたく候孟子の言に人不レ足二與責一也、政不レ足二與非一也、惟大人爲二能格一君心之非一、一正レ君而國定矣と相見え候、私名字取レ義候事此に本づき申候間何とぞ名の實に副候樣致度候得共是は大人の事業、小子抔の企望とは愚成事の頂上と可思召候しかし大本の所より工夫を不用候ては善も惡も五十步百步之間にて何の詮なき事に候亳厘千里之謬も不レ理二其本一の過と奉存候、第一君上の御行跡惡敷事は一つも無之、文武材藝兼備し給ふ事御家老以上誰も叶不申候、夫故其勢御尤至極々々と申候而誰一言申上る者も無之候、好レ臣二其所一レ敎而不レ好レ臣二其所一レ受レ敎と申は古今の通弊にて候へば阿諛佞媚の風次第に盛にして骨鯁之臣、跡を絕ち申候、堯舜にても過は有ものに候へば　君上如何程御賢明に被爲在候ても開二言路一通二下情一候樣可被遊筈之處所謂親宦官宮妾之日多

而親賢士大夫之時少しと申樣成事に候へばいつとなく政柄の權左右便嬖之臣の內、怜悧巧黠なる者の方へ歸し執政大臣は碌々備員、奉行文書而已に罷成候　本朝は古より幸ひ宦者の禍一切無之候へ共左右便嬖之臣やはり宦者の樣なるものに御座候、內官に權移り候は皆〻叔季のありさま大臣專柄よりは一等おとり申候、夫故如何程なる闕失ありても大臣重祿而不言、小臣畏誅而不敢諫候へば在廷の人のこらず尸位懷寵の流に成候も畢竟上より御拵被成候事にて候、叔知人之明、御不足に候故賢の勇御薄く候故賞しても善人の勸めとするに足らず罰しても惡人の戒とするにたらず只〻因循姑息不肖混淆それのみならず君子は少く小人多ければ小人道長し君子道消し上下否塞の勢に罷成候決斷の勇御薄く候故賞しても善人の勸めとするに足らず罰しても惡人の戒とするにたらず只〻因循姑息被成候故安民濟衆の仁も行屆不申候御學問も御好事の樣にて治國の役に不立御儉約といへば制下奉上、損益の義を失し下〻にては只〻御吝嗇にて御ほまちの御手本、金貨殖の術とのみ存候類一々申盡がたく候、大本の病根右の如くに候へば末の末に至りては言語道斷の事御推察可被成候、今の仕者執政大臣すら文書を奉行するのみにて眞實に己が職分を大切に致候者無之あづかりものに候其風一統に移候て下〻の奉公人は猶更の事に候、何事も決斷と申事無之皆〻　上裁を仰ぎ候樣に成候へば分官設職候も無用の至に候小大の事のこらず　上裁と申も左右腹心の者と御相談の事に候へば內官竊柄候事に御座候、さて小大の事入幕之賓とのみ御相談にて相濟候へば士大夫とは自然と遠く相成候、外樣の平士などは門庭千里猶更の事に候、開四目、達四聰之事、堯舜爲治の起手の處に候へ

共今の有樣は塗目四目、塞四聰、被成方にて此通にては何事も宜敷義無之と申も尤には有御座間敷哉是は眞實心術の上より御工夫を御用不被成候ては何事を被成候も、だめに御座候、遷善改過被遊候事風雷益の象を見て御猛省被遊、其心事正大光明青天白日の如く善は善、惡は惡、少しも摸稜含糊の御癖御用不被遊候樣有之度御儀奉存候、御仁政も諸葛の所謂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と申樣に御心懸け孟子の爲政者每人而悅之、則日亦不足矣と云樣に不罷成候樣に仕度候、さて聞言路通下情候はすには何事も行屆不申候僕臣正ければ厥后自正し僕臣諛ふときは厥后自聖なりとす是當今の大病根にて左右侍從の臣多くは巧言令色便僻佞媚の人を御親近候故忠信骨鯁剛毅木訥の風掃地、御儉約と申も上はべ計の義と相聞え候古來抑奢侈の本は自宮禁始と申候處、後庭の內埒もなき事に承及候　君上御事は聲色之欲御薄き事古人にも不媿御美質にて此等之事御禁遏無之候も優游不斷、因循姑息して英毅果決之志御不足故に候是と申も親賢臣而遠小人候事御嫌ひにて君德を輔佐し奉り候者無之候故と奉存候　上より儉薄の風を御導き候故國中の士柔荑のごとくにて質直の氣象日々に消失申候、下々にもてはやし候武藝也學文也皆々勢利の心より起り候事にて眞實の役に立不申候是も上を學ぶ下とやら申事御座候、下々の取沙汰には近來御政事のふり合士民困窮にも御構無之只々御勝手御不如意と號し府庫を富し候事　君上御學問御博識の上には是等のこと惡しきとは御了簡不被遊筈は無之候へども如此の有樣なれば　君上の御學問も好事好名計の御事などゝ沙汰仕候儀無勿體之至極

には候へども全體　上々の被成方不行屆候故の事に御座候　君上の思召實は左樣に不被爲在候とも御言ばにて御教喩被遊候と御政治の上とは天地雲泥の相違御座候間人々疑はしく終に人心を失ひ候事に候、人君の上には少しの舉動御大切にて四境之內、家過戶喩候樣成事は無詮義に候是は眞實に御心を用られ候と用られず候との差別に御座候若眞實に御用被遊候はゞ庶富教の術、足食足兵使民信之道、如何樣にも相成可申候得共今の時勢にては何程の獻策も無用の空論に罷成候ゆゑ不申上候左樣御心得可被下候乍去近來政治の惡弊何々に候哉と頻に御請問に候故其端倪をあらまし左に書付候、痛哭流涕長大息是には限り不申候

一、無政事故財用不足、是には種々奸猾の小吏御採用聚斂掊克、人心を失ひ國本をよわめ終には上下困窮いたし候事

是は眞實に御心を留られ賢才に任候はゞ反掌よりも易く人心も嗟怨仕間敷候

一、朝令夕更、日々月々に反覆いたし上より虛僞を示し信を失ひ候事

是は內官乘權、執政大臣束手候而文書を奉行而已にて心力を不竭候故如此候事

一、武備殊の外手薄く其上人心不和兵家第一の禁忌に候事

是は古聖人の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は天時地利不如人和と戒られ候所にて本朝武兵には第一其心得の有之事に候、何事なき時節にても二百年太平の餘に候へば教閱講習ゆめ〳〵不可忽諸

候、況や外夷窺竊之時、般樂怠敖すべからず遠きは古の聖語はさて置　東照宮の御遺訓に背候事

一、百姓次第に困窮戸口歳々に減じ候畢竟國本疲り財用不足之源となる也、牧民之官不堪其任候へ共其實は罪、有所歸候事

是は國本を固の基、本文の通にては治世軍國共に不宜候事勿論に候、是に付候ては種々の物語有之事に候老先生之思召には百姓の破産致候は飲酒博奕放蕩無賴の者にて無是非候事、戸口の減候は不舉生子候故と被仰候へ共是其一端にて通論に非ず候、たとへ左樣に候とも其儘にて致方無之と申候はゞ民の父母たる甲斐は無之候況や田野荒蕪農民離散いたし候には甚だ次第有之候事に候、此事は老先生田間より御出仕の御身にて委細御通達之處へ申候はゞ謹におやとして年を爭候樣成義と可被思召候へども此に付ては數年、村老耕夫の物語をも承り時々田間へも往來いたし、さて古人之言へ引合見候に若合符節候容易には談じがたく候

右之段條先々大略を申候盡くかぞへ立候はゞ中々是には止り申間敷候、老先生は只今迄の御政事は御過ちの内に候間往事は咎め申間敷候よし被仰候故往事を申述や候、さて此以後は段々善政に相赴き大坂借金も止み栗田も隱居子まびきも止み御借上げも止み權門賄賂も止候に私申分近來の御政務一つもよろしき事なしとは不當至極、狂言妄語と被仰候へ共私などは左樣は存不申候、まづ上の文に申述候通に御座候、國是日々非、甚失大體候事相分り可申、其餘は小善ありても皮之不存毛、將何附と

申ものに候且老先生御かぞへ上げ被成候事ども一つも證に立不申候愚按左に申上候

一、大坂借金止み候事　至極宜敷候へども遲き　思召付に御座候　それは無是非候、さて其止めに被成様甚不宜も止みは止み候ても又〻別の所にて借金出來、以暴易暴候様に成候が苦勞に御座候、去る年御借上之節被仰出候には他借の道塞り候而は凶年等の節御家中扶助難相叶候間御借上げに而調達金御返濟後日の緣を御繫ぎ被成候由、其書付を讀候て涙がこぼれ申候ひき、千乘の富にて一國の國計、量〻入爲出の善を爲すこと能はずして國中士民の膏血をしぼり出し榮を富し富に繼候(原ノマヽ)のみならず他日不虞の備へもなく商賈輩よりの借金をあてに被成候様成御政事千古の咲端無是非　次第にて候只今の通にて持行候はゞ近年之内に借金又〻ふえ可申候

一、栗田隱居の事姑息之御取扱に候、其奸猾に被欺、御任用被成候は　君相の不明に候べきも己が利祿の爲め國計の漸々に蹙り上下困窮いたし候にも不構、色〻の山ごと巧み出し終に大坂借金を初め、やがて年寄にても、もてあましよき程見合隱居願出候は大罪人にて候煮桑弘羊則天雨と申候も此奴等の爲可申候、然るに其不可任用事を御悟被成候はゞ切腹か追放か役儀御取上げ蟄居等可被仰付候處左は無之だまし隱居被仰付且御手元にて御褒美銀子被下殊に隱居の號迄御擇み賜り候事、一國の士人くやしがり申候隱居に付白銀若干の御褒美は上大夫有勞の人の致仕の例と承り候、隱居號を賜り候事猶更不心得候左様大切なる人に被思召候はゞ國事に任じ爵祿を進め尤もいよ〳〵奸臟に極り

候はゞ除籍被仰付候ても當然に候何ぞ御褒美金賜名候類可有之候哉奸人無所懲候、すべて是に顧し候樣成御仕置含糊摸稜賞罰の大柄役に立不申候

一、子まびきの事更に止み不申者に候事

君上よりの別段の御世話も被爲在候へ共有司は其當座とかゝひ段々ゆるみ申候士民は殿樣にたゝきれ候樣覺申候畢竟の所、大本より直し不申候而は不行屆候處、猶更打續きての弊政ゆゑ次第に敗れ申候

一、御借上げ相止み候事たとへ今年計は相止申候とも此通の有樣にて御改弊無之候はゞ又〻御借上げ之儀起り可申候只今止み候が止み候には成申間敷候

一、權門賄賂之事相止み候樣被思召候へども止みは不仕候隨分行はれ申候樣子に相聞え申候、年去此一事は計以爲直候樣罷成候間其姓名等妄に口外仕がたく候

愚按之趣大抵右之通に御座候、此節直言不申上候而いつ直言可申上候哉、ケ樣の有樣にては無事の日にても不相濟候況や軍國にも成候はゞ瓦解土崩、目前に候外夷窺竊之事、常人多くは信じ不申候へ共、是は慥なる證據有之候、周公鴟鴞の詩に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莫或敢侮、余と相見え候孔子も爲此詩者、其知道乎と贊嘆させ給へば何とぞ國家閑暇之日に及で其政刑を明らかにいたし度候、天下雖安、忘戰必危とは今の時勢によく當り申候、薛生夢死、不用心候輩は人にして鳥に

不〻如と相見え候、鴟鴞の詩聖人の明訓に候、生〻於憂患、死〻於安樂〻と申候へば此節敵國外患を幸とし法家拂士を求め修文講武、轉〻禍爲〻福候はゞ千古一快不過之奉存候、凡諸侯とも達ひ天下鼎足の親藩の御儀に候へば天下事勢の上に付て愚按之趣中度事もいろ〳〵御座候へ共一國の事より前文申上候通紛紛擾々の中へ申出候とも數から棒と少し差控罷在候、是等のことは書付にては申上がたく候但主將之法、務〻攬〻英雄之心〻と申候北條早雲は七書の内此一語をのみ聞て其理を愛用し小田原五代の基を開き關八州へ手をのべられ候、是は淺近の談に似候へども三略の語は大切の事に候、乍恐　君上には此御工夫御不足の樣に相見え候剩へ　ひたもの人心を取失ひ候御事のみ多く候夫故丹心憂國候忠臣義士も力を落し申候何とぞ左樣無之樣相願候嵯不〻恤〻緯、士庶人傳言之儀宜御亮察可被下候以上

二月廿二日　　藤田與介

赤水老先生　函丈　　一　正花押

又啓　宗戸侯より老先生への御内書一通り拜見相濟候間返上仕候　侯寛恕容〻言候事古人の風被在候由きて〳〵難有仕合奉存候夫に付御内書之内不審の條々愚按書付相呈候、僭踰之罪、無〻所〻辭候、宜敷御取扱可被下候

海國兵略之事、陸に上らせ誘ひ擊ゝ清野の術を以敵を疲らかし候類御尤に奉存候へ共只今の通の有樣にては老先生の計も口兵法にて眞實の役に立不申候、第一人和を失候ゆゑ四民離散いたし可申候

赤人ども天主の邪教を以愚民をすゝめ巧言如簧、昏しむるに利を以てせば飢寒に迫り候愚民は中に及ばず見利不知義の人は恐丶は前徙倒戈候様可罷成候是は了簡過し候も知れ不申候、夷賊水陸並進迅雷不及掩耳候はゞ四方の聲援も絶し智者も謀に及ばず勇者も怒るに及ばず老先生計策の如く補正成流の籠城仕候とも國に蓄積なし何を以兵食に給し可申候哉千劒破の城を保候も五百必死の士有之候今時御城下の人情何と御了簡被成候哉主將の道さまゞ〳〵に候へ共第一要とする處は威嚴と恩信とに在り然る處今の政、威嚴恩信無覺束候上下離心離德にて御座候、只々無恃彼不來、恃我有以備之、無恃彼不攻、恃我有以壅之候様仕度ものに候

宍戸侯御内書愚按之趣書付相寛候

立原を始め小宮山生・杉山生などゝ先達而より種々の議論紛々擾々、中には直言のみにも無之横議妖言等に近きも相見え申候

立原事は私師にて候へば姑くさし置、小宮山・杉山何れも忠誠の士に御座候、上下香塞言路隔絶の時に犯不測之罪上書仕候は何にもせよ奇特成事と可被思召候、他の奉公人などには存もよらず候、館中とても前年抔は中丶左様の事には無之畢竟立原の化に御座候、かく申候とて全く阿其所好には無御座候さて在位の人國事を議論仕候は常の事に候へどもそれきへ後世はきつと仕たる事は無之

候、然る處外樣の書生抔より申出候はよく〳〵の事と相見え候、非常の事に候へば成程常の御了簡には横議妖言とも可被思召候共申上候筋何事に候哉直言すぎ候へば激切に成候て横議妖言の樣に相聞え可申候、直言を妖言といたし候は歎かしき事にて候、太平無事般樂怠敖の世、天變地妖人情民瘼等甚しく申候へば横議妖言と被思召候に哉、妖は不勝德と承候へば何程の天變地妖有ても人君の德政さへ修り候はゞ可憂事には無之候、夫さへ古人は謹天戒候事至極嚴然に候、漢儒災異之說、事變を附會いたし候は惡く候へ共災異之事は天之所以譴告人君、猶又當今四海困窮、外夷窺竊の節は恐懼修省不被遊候ては相叶不申候、然るを妖言と被思召候はゞ亡秦の覆轍にして賢明の御言とも不被存候是は定而御失言と相見候天變不足畏と申候はゞ王安石が故智にて候、左樣には有御座間敷候、妖言横議にもせよ上書諫疏等指出候者澤山候はゞ少しは宜しく候へども外人はあきれ果て箝口申候樣罷成候事氣之毒に奉存候

諸有司だち是等の議を尤と存じ內談の一助にも被致候ならば初より此書面を出し候程にも至り申間敷義勿論之事に候是にて時勢御察可有之候

至極的當の御論と奉存候、乍去此時勢は叔世の有樣古今一轍に候、君子は知命候へども古より忠臣憂國之者其危からんとするを見て默止がたく候且時勢と申語は下位の人より申事に候、高貴の方の御詞とは不被存候、韓退之の語に所謂時者在上位者の爲耳、非天所爲也と申候事至言に候、君侯

は骨肉御連枝の御義に候へば宗國の事秦人の越人の肥瘠を視候とは違ひ申候眞實に御苦勞被遊候はゞ時勢の不可は如何程も被成方可有御座候、此地には館中書生の外にも兩三人憂國之餘忘寢食候而不待賜尚方之劒斬佞臣一人首以厲其餘と存たる者も有之候へ共君上の心術御正し不被遊候ては除一惡、一惡進み無益の事と師友に留られ相止み候下位の賤士にすら如此慷慨いたし候何とぞ被留意慮被下候樣相願候

又將士の擇みいか程もあるべき事には候へども、ケ樣の事は大概常に知れたる事にて其國だけの人ならでは用られ不申候

將不知兵、以國與敵也と申候へば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容易事には肉食者鄙、不能遠謀候事古今の通弊にて候人の祿を食み人の事に任じ不能遠謀候は其人固に可鄙候へども人君たる人、彼不能遠謀ものへ國の大事を御任せ被成候事、無覺束候

し强て撰用あらんならば館中の人などより其科に當るべき人も用ひ給んなれども如此議論を出してはたとひ用ひ給ふ人ありとも用ひ給ふ事あたはず此意を解ずして議論を述候心體何とも心得申さず候

此義は至極御尤には候へ共、不得已故に候、此通にて時節を待と申せば俟河之清と申物に御座候、立原の如きは以身任國とも可申候、其外の者種々の議論申上候も自ら其選にあたり度にては無之、

只々　君上の御感悟を希候事に候、長勻之戰に曹劌請見候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候ゆゑに候、魯侯直に之を用ひて強齊を破られ候賈生が治安の策も自ら言て自ら其事に任じ候、陸遜關羽を擒にするの計も陸遜より出て陸遜こと其まゝ用られ候ゆゑ其功をなし申候、眞實に御心を用られ候はゞ少しの嫌疑は構ひ不申候、少しの嫌疑に御拘り被成候程にては中々用人の功なく候

司馬徽が伏龍鳳雛をすゝめ鮑叔牙が管仲を進たる類、皆實人をさしてすゝむ、古人の人をすゝむる事、皆此類也、人をそしる所あれば必人をすゝむる所なくては叶はず、是等は館中の人如何心得候哉覺束なく候、又人を進るとも其能をえらみひそかに言上の仕方もあるべし自進むの義あるを聞ず

自進むの義なき事勿論に御座候、管仲や孔明など誠に曠世の偉人に候へば容易に難得候へども今の世には今の世相應の人材なくして不叶事に候、桓公の鮑叔に問ひ先主の德操に問はれ候樣眞實に好士被成候はゞ仲文武侯程にはなくとも有用の人物いくらも可有之候、葉公畫龍の談に似候はぬ樣有之度奉存候、誰にもせよ人を識るからは人を擧て進むる所なき事は有まじく候但肉食の人も有之候はゞ初より申迄も無之候へどもそれは無き事明白にて候仕方により後々は世祿の家よりも賢材出まじき物にも無之候へども只今までの養ひ樣惡敷候故急には役に立申間敷候、さて下位の人よりは時勢不可に候へどもそれは隨分相應の役方可有御座候、凡そ魯西亞赤狄の事に付六七年も以前より立原申事に候、先見の明とも可申候、晉世、徙戎の論も五胡亂華の後に思ひ知られ候今

時軍師たちの了簡は火本見ざる火事さわぎ何れを防ぎ候にや無覺束候、火はやがてもえ來り可申候嘆かしき事に御座候、館中の書生薦人のあてもなく人を識る事思召に不叶と相見候へどもあてなきには無御座候、立原は以身任國候其外は立原の驥尾に附候ものにて候かく申候へば黨人の樣に可被思召候へども天地鬼神、監臨在側、少しも遠慮に不及候、朋黨論は歐陽永叔い言坦然明白古今の差別なく候、桓溫の洛(ハヤリ)に秦の豪傑を王猛に問候事千載議者の笑を貽し申候、乘驢覓驢い聲無之樣に可被遊候、立原など以身任國候人とも自分の事自分よりは申がたき事必然に候、私抔如此申上候て必ゝ比周阿黨と被思召間敷候

一、世子御遊田の事、御國の風聞人氣を失ふも尤至極也、無きにはしかず然れども御年若のことなれば餘りに御氣づめのみにては內事に御耽の事必生ずべき歟云々眞の御傅保の道大切にてあるべき事也至極御尤の御論意味深長中ゝ白屋書生の容喙申べき事に非ず候むかし伊藤玄蕃　靖伯世子の傅たりし時、世子好奕棋、恐非美事と舜水先生に問はれしかば舜水答曰、不妨、奕棋雖非美事、然富貴人必有所好、猶愈於聲色狗馬也、舜水又曰小人之導主、無所不至、願上公愼之、但賢人最爲難得、而柔佞望風蚕緣一或輕於訂約、便難更改、軟熟柔佞之人、最能害事、故不揣妄言之耳と僕嘗て舜水集をよみこゝに至り不覺流涕いたし候、舜水の教、玄蕃の忠いづれも感心にたへたる一難心得奉存候　貴重の御身それだけの御慰みはいくらも有之べく候、平生ならば御游田も不妨候へどもそれ

すら恆とし候へば今人必狂の患御座候況や此節御熟慮有度候へども、もはや往事に罷成候ゆゑ無是非候、以後是等の類不容易御事奉存候、かへす〳〵軟弱柔佞の人いやなものに御座候

一、人君無私財の事、勿論尤至極也、然れども是等も一概に申がたし内外と別れ候故私財の譏も可有之候へ共他借きへありて國用不足程の事なれば有司に投ぜられたらばとくに失ひ候も計り難し、國政の正論正道ならば管子に所謂王者、收之百姓、霸者、收之大夫、亡國之君、收之于篋笥といふ事もあり、是等は知たる事也いふに及ばず是等の事を強て致諫言候はゞ索隱吹毛求疵に落、逆鱗に觸れ無用の事と存候是等よりもいまゝ少し本との事を談じたき事に候云々

是等は知たる事也いふに不及と被仰候へば何程の事を申上候も皆〻迂遠腐儒と可被思召候、非知之艱行之惟艱と申事も御座候、國政の正論正道をばさし置、別の事を談じ候はゞ何事も〳〵第二義に落申候世俗の諺に論語よみの論語しらずと申候もしれたる事也云ふに不及との了簡故に候、是等よりは今少し本との事を談じたき事に被思召候よし、極陋至愚の私何事か本との事に候哉難辨候、收之于篋は亡國之君と管子被申からは其惡敷事は勿論に候、管子など一向に治國の道を不知愚人に候はゞ其言不足畏候少しも治體知候人と被思召候はゞ其言と只今の有樣照し合せ候はば塞心に不堪候、士より以上は財利を言ふ事を恥とし候は古より聖賢の通訓、我邦の風俗も左樣相見候處近來は無常產無恆心は民のみにも不限、倉廩不實、衣食不足候故禮節榮辱をもかへり見

す候　國君の御身にさへ御手元ほまち金などゝ號し候事はやり候ては士大夫の財利に趨る事一向鄙事とも不存、禮儀廉恥蕩然掃地候へ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と管仲がいひし言又は國脉の元氣損失候と　東照宮の御遺訓おそろしき事に御座候さて當時士大夫已上財利に汲々たるも用度不足故に候、用度不足は一統に奢侈に趨候故に候、奢侈を抑へ候には儉約を本といたし候儉約は　上より始られず候ては行はれ不申候、上の御儉約も私を去り節用愛民の政に非しては人心歸服不仕候、夫には御ほまち金など有之候而は下々の了簡には御儉約と申事元來貨殖の術にして收之於篋之御吝嗇の御物好きの樣に存候、左樣に相違いたし候ては何事も行はれ不申候、却而人心を取失ひ候媒と罷成候事、當時賢明の　君上に此疵をつけ奉り候義　日惜次第に奉存候、案隱吹毛には無御座候第一に人心を失しては御軍用の役には少しも立申間敷候、他借きへ有之國用不足の時是を有司に投ぜられ候はゞとくに失ひ果、燒石に水とやらん申樣に被思召候へども　君上にて眞實に御心を用られ宮中・府中、俱爲一體、無內外、無表裏、大公無私の政行屆候はゞ御他借なきのみならず三年九年の蓄有之樣にも可罷成候、非不能也、不爲也と申事に候、不殖貨利、改過不吝、成湯の盛德、當時賢明の君上に奉望候事に御座候

愚按之著言大略書付備高覽度心願に御座候、古人の言に臣爲身謀、則狂、爲國謀、則忠と申事御座候へば狂妄不遜之罪、御假借可被下候、若し是を以て罪を執事に至候とも少しも所不辭に御座候、さて

御内書之趣館中の人へは總裁へも無沙汰に可仕候旨奉畏候、機事不密の戒中〻外人に漏洩いたし候所存は無之候、但總裁と申は立原のみ其外小宮山・杉山等皆丹心憂國候忠志之士に候へば御内書をも被成下、其了簡等御尋問も可被爲在候處、左は無之此者中へも御祕し被遊候事如何の高慮とも難斗奉存候、若又上書議論等うるさく被思召候にや左樣には有御座間敷候何にもせよ漏洩御禁止之義に候へば其心得にて罷在奉希御再教候已上

二月廿三日　藤田一正死罪々々

一介書生右等の事申上候義何とも奉恐入候へども私儀閭閻の中より士列に御取立先父存生之内奉檄之書を見せ候事御國恩之厚き尋常萬鍾の祿にもかへず奉存候たとへ其身を不測之地に陷候とも御厚恩萬が一を奉酬度候、平生病身にて筋骨も弱く人を兼候勇氣もなく無智無才何の御用にも相立申間敷候へども丹心愛國候事、無所敢讓候、書生之義に候へば古今を通じ治亂の考へ直言申候は分内の事と奉存候間忌諱を犯しあら〳〵書付申上候能々御憐察被下置候樣奉願上候已上

附　錄

二月十六日松平讃岐（支藩宗武侯大炊頭賴救、號讃岐、致仕後稱太玄齋）より長久保赤水に贈れる書

藤田紙面之趣御見せ致一覽候所懇々の文長一々厚情之趣に相見え致感心候事に候、扨右書面之僕は一々相聞え候義に候へば御内々　藩邸へも入　高覽且又藤田生此御地へ被爲召候樣にも可申上儀は易き事に候へ共右之義に付而は次第も可有之殊に愚意之所も一と通翁へも不申述候ては相分り不申候間一と通申述候是程之直言を壅蔽致し言路を閉候次第には曾て無之、　上へ申上候は易き事に候へども愚意の所をも御聞受有之候樣致度存候扨其次第は立原生を初め小宮山・杉山生など先達而より種々の議論紛々擾々僕も内々致一覽候へ共中には直言のみにも無之、横議妖言等に近きも相見え申候其所へ又〻此紙面差出候ても尤と申事に落候へば宜候へども左樣のみにも參り申聞敷とも存申候、諸有司たち是等の義を尤と存じ内談の一助にも被致候程なれば初めより此書面を出候程にも至り申聞敷義勿論の事と存申候、是にて時勢御察し可有之候、是は立原も與助も何れも承知にて出し候事に候へばたとへば李膺・陳蕃・李固・杜密等の比黨の類にも落候半哉とも存申候、夫にても一分は明るく死を侵し命を的に懸け致直言候とも無益の事と存申候、後漢の例は此方が士大夫に一先きか宦官にてすら勢を折き難きを況や士大夫へ對し館中の書生より十分の理を申述べたりとも士大夫の人あつかひ方も有之間敷候、先にも申如く館中の人の申處をよく取用ひ館中の者の申如く行屆ん事ならば初より館中のものは何申にも及まじく候、又外より申され候程の事ならば申たりとも十分に行屆ざるは必定の勢に候へば敢て甚敷感激に及まじく候感激したりともとゞかぬ事はとゞき不申候只一

言にても十言に向ひ候樣なる工風ありたき事に候、多言に限り申間敷事と存候

一、將士を其任に堪ずと議論まち〳〵の由是又御國にての風聞のよし左樣も可有之哉にも候へども、ケ樣の事は大概平日にても知れ候事にて今さら聊の過失をとり立て議論すべき事にもあらず然れども衆人の議し候は將士のあしきにはあらず國政の取示し行屆ざる故の事に御座候其わけは其議論致し候人〻を以て將士に任ぜんとする時は一人も其任に堪たる人は有之間敷候外より見て申候事は誰しも易き事に候へば心なき者程種々の横議を出し申候、皆是等小人也將士の罪にあらず、又將士の擇みいか程にもあるべき事に候へどもケ樣の事は大概常に知れたる事にて其國だけの人ならでは用られ不申候若し强て撰用あらんならば館中の人なとより其科に當るべき人も用ひ給んなれども如此議論を出してはたとひ用ひ給ふ人ありとも用ひ給ふこと能はず、此意を解すして議論を述候心體何とも心得不申候是を忠とも申難く候、學文を身に體し實に國を憂る意あらば我身を以て國に任ずべし議論にあるべからず又別に然るべき將士の任に堪たる人を見付たらば命を捨ても明かに其人の能をさして申べし、あてもなく議論するは小人のしわざに似たり學者は左樣あるまじく候、司馬徽が伏龍鳳雛をすゝめ鮑叔牙が管仲を進めたる類皆實人をさしてすゝむ、古人の人をすゝむる事皆此類也、人をそしる所あれば必人をすゝむる所もなくて叶はず、是等は館中の人如何心得候や覺束なく候又人を進るとも其能をえらみひそかに言上の仕方もあるべし自進むの義ある事を聞ず

一、世子君御遊田の直言尤至極御國の風聞人氣を失ふも尤至極也、御遊田なきにはしかず、然れども是等の義は外人の知る事にあらざる深意もあるべし、遊田の御慰御物入も多きは差見え候へども是外事なる故人〻議論致し候是等皆取示し行屆ざる故也御遊田ありたりとて敢て國人横議すべきにもあらず、深き意といふは愚按るに　世子御年若の事なれば餘りに御氣づめのみにては內事に御粧りの事必生ずべき歟內事は纖細の事なれども愚按には御遊田よりも大切也、物の顯微にはかゞらず大小にもよらず其筋の事により て輔佐し奉るべきは大臣の心にあるべし內事は人知らぬ事なれ共外事の議りを受るにもかへ難き意味もあるべし、總て貴高の御方御年若の御扱は此心あるべき事也みだりにそしるべからず、然れども是等の事は心附き易き事なれども常々眞の御傅保の道大切にてあるべき事也

一、人君無私財の事勿論尤至極也然れども是等も一概に申難し內外と別れ候故私財の議りも可有之候へ共他借さへありて國用不足程の事なれば有司に投ぜられたらばとくに失ひ候も計り難し國政の正論正道ならば管子に所謂王者收之百姓霸者收之大夫亡國之君收之于侯富といふ事もあり、是等は知れたる事也いふに及ばず是等の事を強て致諫言候はゞ索隱吹毛求疵に落ち道鮮に觸れ無用の事と存候是等よりはいま少し本との事を談じ度事に候扨又私財とは申せども　君上には是を奢りに用ひ給はず御入國御入用御圍穀奇特物御褒美等に御用ひ之由なれば定而御軍用にも御用にあるべ

く候へばなまなかに大夫に托したまふよりもましなるも計り難し一概にそしるべからず

（謙山花押）

赤水翁帳下

内密報

此間藤田生諫言之事に付愚意之趣申述候所愚論之趣尤に御聞受之旨致大悦候、又翁よりも先日之諫言狂言妄語と御叱り候由嚴成事にて致失望可申哉と氣之毒に存申候、一體之論は中〻狂言妄語に無之隨分正論に有之候へ共餘り憤激甚敷　高覽にも入候はゞ却而不首尾の筋にも落候ては氣之毒、議論よりも憤激の意勝候故先日之如く相認候事も御座候、中〻以て狂言には無之候へども只論よりも憤り候文强く候故ヶ樣なる義にては以來共に諫疏不行候所の心得を示し度迄に此間の如く翁迄申述候事に候此由も不苦候間藤田生へ御見せ有之候樣致度候、扨先日之拙論藤田へ爲御見有之度由隨分不苦候乍去館中の人へは總裁へも無沙汰に致し候樣致度候、藤田生一人へ御見せ候儀は少しも不苦候左樣御心得可給候已上

二月十六日

尙〻蝦夷國の義色〻致工夫候事有之、度數等此節最中相考申候南北大概三百里と相見え候所其三百里も正科の趣により度數も致相違候蝦夷善圖を得度候へ共心當り無之候色〻有之候へども不一樣何れを善圖と定可然哉近日可致面談候以上

赤水翁　花押

○丁丑封事（文化十四年）

乍恐申上候　御相續已來御家中大小となく　御威德之御義奉感服候當路之臣も御英明之御程を奉畏候而容易之事取扱兼候樣に相聞え誠以難有御義爲邦家萬民不堪抃躍奉存候、然る處御役人共如何之心得に候哉奸利之邪說追々相行はれ御國產懸り等之事に至候而は亂政とも可申端を開き乍恐御初政之大疵　上之御不明御同樣に可相成哉と何共不堪嘆息奉存候、先年　武公樣より御政事之得失等御內々御尋被遊候節申上候次第も御座候處、其節之封事草稿は焚棄候へ共、大抵別紙之趣申上候樣相覺申候、尤も御郡方之義は書面に而は委曲に行屆兼且又其砌御歸國も御近寄被遊候御事故追而於此方可申上旨御受申上候而書付にては不申上候、其後農政之一件　御在國中彼是申上候義も御座候へ共中々難盡筆紙別紙五ヶ條は右之節申上候目に御座候所　御先代威福の大柄御取失ひ被遊と申には無御座候へ共とかく權臣の勢を憚候而身構のみ仕候者多く有之候故御仁政之膏澤も民に降候事御德義程は御屆合無御座、千古之遺憾奉存候但私門を塞ぐの一條御晩年には少々相弛候得共國產調達等之儀は　御終身相起り不申、奸吏も其術を逞しく仕候事不相成、誠に別段なる御義にて御座候、然るに此節國產調達之惡弊再發仕候而は私門を御塞被成候事不相成、威福の大柄にも御妨有之、仁

政も御施被遊兼、天成人望にも被爲叶間敷樣にも相成候而は不世之御盛德、義公樣之御後身と人々奉傳誦候程之御義を奸邪誤國の故を以て邦家之衰弊　上の御不明同樣に罷成候而は無勿體奉存候、淺學不才之私儀當世之御用において亳髮之御益にも罷成間敷候へ共當年可被爲　召哉之旨兼而　御內意之義も相伺難有仕合奉存候乍去彼是行違出來段々登り及延引候當路之輩蔽餘程深き儀と奉存候、彌被爲　召候樣にも罷成候はゞ學術之義は勿論右五ケ條之趣御國民之利病等　御尋次第具に可申上奉存候扨　先君御直書之義是迄世間へ相祕し置候は勿論之義今更　上へ申上候而も何とか　先君之御眷寵に誇り候樣にて不宜候間此度迚も申上間敷歟とも奉存候へ共腐儒之身分時務之義に付彼是申上候事當職之外之事を申上候樣にては恐入候故御內々奉入　御覽度爲差登申候、今日は別而御日柄之義にも有之　武公樣へ申上候節之心地に而乍恐不堪感激流涕奉存候、狂愚之罪は何分　御宥恕被下置候樣千萬奉願候已上

二月十九日　　臣藤田一正拜上

（別紙）

一、仁政を行ふ事

惠而不費

不忠寡而忠不均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一、私門を塞ぐ事

國産の事

調達の事

奸吏の事

一、威福大柄の事

一、人望に答ふる事

一、天戒を畏るゝ事

（千修藏書）

○癸未封事稿（文政六年）

乍恐申上候異國船之事、實に天地の一大變其禍一朝一夕の故には無之候當分こそ先づ無事の體に相見え候へ共其禍難の發し候事遲き程却而不可救の勢に罷成可申哉と日夜切齒不堪憤懣奉存候、世俗は交易船或は漁獵船抔申ふらし候へ共是は全く治亂之體を識者に非ず古人の所謂非愚則諛と申もの に御座候間、愚諛の言は一向不足論候、開闢以來神州安危の機實に今日に在候へば乍恐　君上三藩之御大任は不及申、上　東照宮の神孫に被爲入候へば何とぞ非常之御維斷を以て大東の御鎮撫且は

社稷の大計を御決被遊候樣仕度奉希候

一、異船捕鯨之事海上の漁民見聞相違も無之候處萬里の滄溟をわたり捕魚の役にのみ此に至る筈無之次第は少しく了簡有之ものは最早心付申候事に御座候、古より異域之戰爭は糧食不〻繼に苦候故永久の謀には屯田を以て良策と仕候事に御座候異人共此節遠大の謀慮も有之一旦に事をいそぎ不申候間捕鯨の役は卽ち屯田の意味と推察仕候、況や鯨船の外洋中に控居候數艘の軍船は一船に大銃十二門づゝ仕懸け置候由相聞え申候決而油斷は相成不申候

一、交易船と申候も異人の謀百戰百勝よりは不〻戰而取人之國候を第一と仕候故まづ交易より取入候事西洋黑虜皆〻此術を用ひ來候伊斯把尼亞の呂宋を取、和蘭の爪哇を取候事共初はみな〳〵交易より入込居候而其國の虛に乘じ一戰に打勝これを奪ひ候事に候殊更妖夷の敎法耶蘇の宗門を以て人心を誘惑し貪愚の民を引入候事甚妙術御座候ゆゑ　祖宗の大法、彼邪敎を嚴禁被遊候處近世武備廢弛して姑息の政行はれ候故、海外の遠夷、我を侮るの心を生じ屢互市を要請いたし候のみに無之異端の書を濱海の民に授候に至候事尤可惡之甚事と奉存候、浦賀先年の事、銃子當春の事抔段々　御聽にも達候半或は蠻書或は漢文にて耶蘇宗の書を傳候事相違無之候、御領內海邊の民內々異船と交易仕候事此間迄は祕し置候處近比は數ヶ所より申出等も有之、とかく接濟を續兼候樣子に御座候今少し程過候はゞ海濱の民彼の宗門に入候ものも出來可申候扨〻可懼事に御座候

一、昔豐太閤朝鮮の軍有之候已前、彼國にては白虹貫日、大白經天の類歲として無之はなし候へ共人人常事といたし東海の魚產於西海にたゞ其他變怪あげて難記候へ共時の人不能察候而禍變の後心付候事懲毖錄中に見え申候、近年已來本邦の天災地妖一々かぞへ盡しがたく就中北海魚類海豹等東南海上へ移り來候事十數年前より有之事に御座候、且又海上の潮水逆流の事抔不可思議の事共に御座候其外天意警告よく〳〵御考被遊候はゞ鶴岡・西山等之事中〻一〻通之事には無御座候去年中　東照宮御祭禮之節之儀抔も神慮難測奉存候

一、昔弘安年中蒙古大舉來寇の禍其時人は大變といたし候へ共　天祖照臨の國家、神明の助けも有之殊更鎌倉の處置、大得其宜候故海內の勇武を奮ひ賊艦十萬の兵を破り天下後世西土の人をして神州へ來寇の念を絕せしめ候事千古の一快に御座候只今異國船きしたる事も無之樣に候へ共實は其禍蒙古より百倍仕候事に御座候蒙古强大高麗の先導も御座候へ共其時海路をも不諳熟に而舟師不得手に有之其上其所欲はたゞ我國を朝貢せしめ候と申名を求め候而不獲候より起り候一旦の禍にて永世の患には無御座候只今の異國船は彼が志、始終は我土地人民を專にして我風俗を變じて彼十字敎を奉ぜしめ候樣に至り不申候而は止み不申候事指見え候然ば　神州の大敵に御座候、海路は其熟する所舟師は其所長其人上下同心生死を共にして離畔の事無之、文武並用威恩兼施候手段中〻尋常の夷狄とは同日の談に無之候、弘安の時は天下の武士儉約を專とし軍用を備へ　朝廷にては天神地祇

へ禱祀を行はせ給ひ御賀の宴抔も停め給ひ　太上皇親ら石清水に詣給ひ御身を以て國難に代せ給ひ度旨　御願文を伊勢の太神宮へ納させ給ふ程の御事に候へば神風も吹候而賊船を破候事に御座候、只今は人心誠少く武士宴安に溺れ侈奢を事として軍事に忘り　廟堂の上にては庸人愚諛の說弘安の百分一ほどにも警戒の御沙汰無之賊船海上に徜徉、岸を距る事甚近く漕寄せ我虛實を覘ひ候ても拒寇の備無之たま〳〵海邊へ人數を發候ても文具のみにて候間一旦事あるに及候はゞ防戰にも不及、器械兵仗悉く爲敵奪去候事眼前に御座候とて有志の士は長大息仕候事に御座候

一、來々年　日光御社參之儀被仰出候所聞も無之、西ノ丸御番所之變事、神祖の御警戒御深切なる御事歟と奉恐察候、平生無事の時にても國家の費、人民の勞、當世にては容易の御事には無御座候處去年已來異國寬容の砌、此御沙汰御座候事奸諛の臣太平を粉飾して己が功に仕候者有之其建議より起り候事歟と奉存候何卒　君上御建議被遊候而　御社參を御停被遊右御入用の分を以悉く異賊防禦の御手當と被遊、天下の御武威を御張被遊候はゞ　東照宮の神慮さぞ〳〵御滿悅被遊候而御社參よりは幾倍の御大孝と可罷成奉存候、此議　御家より御發被遊候はゞ天下の御忠功第一と奉存候

一、當時御國中愚俗之巷說には異船の商船二三艘相見候とて武器を海濱へ被發候事、不得體候樣尊慮被爲在候事申傳候歟是は全く謬說には可有之萬一左樣の事にては秦二世の時山東の兵起り候を鼠竊狗盜と申候談に同じく大に人心の忘と相成國家岌々乎と奉存候、一說には異國人萬一致上陸

候はゞ其節こそ御歸國の上御自身御下知も可被遊旨被　仰候由是は雖有御儀に御座候へ共異數上陸に相成候上にては中〻御歸國被遊候共御間に合兼可申候且只今の姿にて上下解體仕居候てはたとと御直の御下知にても如何樣とも可遊方有之間敷候願くは只今の內　御歸國被遊候て早速非常の　御雄斷御發被遊闔國の耳目を一新被遊候樣仕度奉希候乍去是迄の舊弊に御因循被遊候て愚諛の言を御慢忠直の諫を御拒被遊候樣にては御歸國被遊候而も徒に士民の煩と罷成候迄にて御無益の御事と奉存候何卒爲天下國家御熟慮御決策被遊候樣仕度千萬奉至祝候已上

六月廿九日　　臣一正百拜上

○甲申呈書（文政七年）

御內々御下げ被遊候　御筆之趣謹而奉拜見御請之次第乍恐左に申上候

一、異國人之儀に付先日申上候次第も御座候所是は先達而浦賀へ着致候船と同じ事の樣に而全く亦薪等乞候事に有之さし當り何等之儀も無之事と被爲　思召候由是は私共事六ケ敷申上候間わきと御ひねり被遊候御儀歟と奉恐察候實に左樣之御油斷なる御儀には被爲在間敷候へ共此節騷々敷候に付人心を鎭め候樣にと如此被　仰候にやと奉存候萬一實に左樣被　思召候はゞ乍恐　御了簡違と奉存候諸厄利亞は兼て鄂羅斯と合從候事に而先年虜使の長崎迄來候時も兩國誓約之儀有之丁卯歲鄂羅

斯より蝦夷地亂妨其明年戊辰諳厄利亞の船長崎に闖入放火亂妨に付奉行松平圖書頭切腹いたし候程之儀遠からぬ事に候處其後諳賊始て浦賀へ來窺候は文政元年戊寅の事と覺え候其後再來候は一昨壬午の年に御座候所譯人の申立捕鯨の船薪水に乏く相成候抔申樣成事に付あまり寛縱なる御取扱故賊船忌憚の心なく毎年濱海の地へ相逼候事と奉存候元より耶蘇教の宗門に有之漢文の妖書を銚子の民に授候事も有之銅板の横文字繪圖等を御領内の民へ授け候事抔年を經候内には彼邪教へ引入候下地に相違無之且品物交易は民の利を好み候所より取入候術に御座候捕鯨と申は全く屯田の意にてゆるゆる逗留仕候内此方の隙を窺候には相違無之候尚又此節は内地之樣子も段々彼方へ相分候へば不測の禍いつ相發候歟も難測奉存候

一、此度大津村へ致上陸候に付天文方通詞下り候へば定而相分り候事と被　思召候由、愚案にはたとひ通詞にて言語文字は相分り候共眞實の虜情は相分り申間敷候御代官等地方之俗吏同道罷下り候上は必定一昨年浦賀之節の如く鯨とりの處薪水に乏く罷成候而上陸抔と取つくろひ申立候儀と奉存候是は全くこしらへ物に而一向あてには相成間敷候是度會澤恆藏等出張地球圖を指點いたし彼夷人と問答之次第御目付共迄書出候定而追〻　高覽にも備候事と奉存候恆藏筆談は行屆兼候へ共異國人と問答其情を推究分明に相成候事新井筑後守が羅馬人を詰問いたし候已來之手際に御座候全く薪水等に乏く相成上陸仕候はゞ奴隷同樣の夷人計遣可申筈之處一船の惣司にも相加候加比丹罷越候上は

一と通之儀には有之間敷旨此方老職の内にも心付候者も御座候

一、存意之趣有之候はゞ書付にて申上置候樣にとの御儀奉畏候處、邦家之事御深切に御苦勞被爲在夷狄の患を攘ひ、內地之民を安んじ候事今日之急務と被思召候はゞ乍不及何分可申上候、いそぎ候儀に無之樣被　思召候而は何を申上候而も無益之儀と奉存候乍去言責も有之職分にて默々仕候も甚不本意に奉存候故乍恐荒增申上候處愚慮百分の一にも申上盡兼候古人の言にも天下の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と申事も御座候間、事機を失ひ候樣にては可惜候間前日申上候へ共もし御直々御尋被遊候儀御故障も御座候はゞ致方無御座奉存候此段御請旁乍恐申上候已上

六月六日

（同後便呈書）

乍恐申上候異國船之儀漢學者は畏れ過ぎ武人は侮り過候樣　尊慮被爲在候、愚案之趣先日御尋に付其節早速申上候次第も御座候處御便指かゝり急ぎ相認、間に合兼申上殘候故尙又申上候

一、から學者之內にも種々有之稽古微今、通達國體よく天下の憂に先つて憂候ものも有之、詞章記誦曲學阿世之徒も可有之、一樣には難論奉存候、から學者と申も春秋之義內外之名分をも存候ものは漢

學やはり日本魂のたねと罷成候、國學者抔の自分勝手を申候は兒童の我まゝ申たき儀を申と同樣不足論候扨蘭學者抔は旁行の書、侏離の言を覺え候而海外之志を達候は格別一體西洋の諸國十字教を奉じ候共心根より出候著述の書冊に候へば其學を好候もの心術何共難測候間容易に信用罷成申間敷奉存候扨漢學によりて仁義の道を立、文武の教を施候事海內は勿論異邦の人といへ共日本はこんふうす孔夫子の教により候と申傳候、然るを漢學者抔とよそ〳〵敷被　仰候事文運衰廢之兆と於職分は別而嘆敷奉存候、左右佞諛の臣、當路奸邪の輩此一言を以て深謀遠慮の人を排してこれを遠け　君上の御聰明を壅蔽仕候手段と奉存候、自然と浸潤仕候ゆゑ右等之御議論も御座候歟愚意には外夷を苦勞仕候事先年こそ學者計申候へ共只今にては誰も存候樣罷成候扨有識之士彼是申候は始終これを防禦仕度一念より發候俗士の事もなき樣に申候而一時をのがれ候は內心、實は如何する事不能、始終は首を低れ膝を屈候程に畏縮仕候情狀如指掌に御座候然れば夷狄をおそれ過候もの學者之外、歷々の中に多く可有之候

一、武人は侮り過ぎ候と申事も貴地は如何に候哉御國許抔は去年中迄は讀書の士は格別文盲の者共は外夷の事情も相分り兼候間事もなき樣に申居候候へ共當年に至候而は本心のもの共はいづれも目をさまし甚恐懼の心を生じ申候乍恐人の良心は天性より受け得尙又武士と申名目も有之候ゆゑ何程

風俗衰弊の只今にても一同憤激外夷の侵侮を禦申度心に罷成候乍去當時肉食の部夫結息い取扱にいみ御任せ被指置候而は折角はり込候義心も不覺はり合ぬけ候而諸人解體此上御用に不相立候樣可相成と寒心仕候

一、古人の語に文弱武愚と申事御座候間儒生の畏れ過ぎ武人の侮り過候と被　仰候も一通御尤には御座候へ共其上一層深く御考不被遊候而は當時文武の士夫々御引立御用ひ被遊候事罷成間敷候書生の談は不珍候へ共此節御國に而は一介の武夫にても　邦家の御爲と存候而上大夫の前にて侃々正議を發候ものも有之候間別紙之趣御内々呈　覽仕候

一、公儀御代官幷通詞等何程虛飾にて表向無事に扱候共異舶出沒の患は今以相止不申此姿にては御備を被撤候はゞ它日如何なる意外之變も難測奉存候且又大津村にて取計方御國體を虧損外夷の侮を受候は勿論隣境諸侯抔よりも嗤を取可申儀何共殘念千萬奉存候畢竟備前守別高と申儀共名不正候に付御役人中も心得違其上風俗惡敷大臣重祿身構ばかり仕居候故果して乍恐　御家の御恥辱に罷成候此上御省悟被爲在轉敗爲功、因禍爲福の御工夫御專一被遊候樣仕度千萬奉希候乍恐此段申上候以上

（參照）

文政七年六月六日哀公より幽谷への親書

異國人の儀に付存意之趣尤には存候得共先達而浦賀へ着船致候船と同じ事の樣に相覺え候右は全水薪等乞候事に有之候さし當り何等之儀も無之事と存候此度上陸致候間天門方通事下り候得ばさだめて分り候事と存候如し存意にても有之候はゞ申出べく候、何もいそぎ候事に無之樣拙者は存候、先生は如何に候やゝから學者は畏れすぎ武人はあなどりすぎ候樣に有之候、只〻農行時人を貴候所こまり申候いづれ存意趣は書付にても可申述候承置、追〻可行れ儀は行ひ可申候以上

藤田次郎左衛門へ

（聿修叢書）

○甲申封事稿（文政七年）

一、諸士並百姓困窮取直し候事、嚴に奢侈を禁じ可申義勿論に候へ共、一體大小の分限を定め不申候而は始終の制度行屆兼可申候、且仁政を御施し德澤流行仕候樣に無之候而は儉約の御世話も只究屆なる事のみ相心得貴賤の氣受け宜かるまじく候歟、享保年中　有德院樣より萬石以上已下共に音信贈答嫁娶の義或は饗應等萬事儉約を用べき旨被仰出候節も御旗本衆へ御觸御書付之內に右は五千石以上三千石或は千石五百石夫〻の分限相應を存、輕重あるべし尙更小身の族に至候而は別而省略致し

可被計候と相見え候、此五千石已上三千石千石五百石又は小身之族と次第相立候事儉約の義のみに不限、すべて制度の根本にて軍役は勿論平常の格式御役目等迄各分量を失ひ不申候樣に仕度事委敷下の條に相記し申候

百姓の事は村方により一樣には難申候へ共大抵百姓一軒別に持高拾石と申事昔よりの目當に御座候間農業出精持高多きを本意と仕候樣に爲致度候只今にては高負と申事を嫌ひ田畠の高をへらし候て安樂に渡世の工夫致し候風俗に相成候間田畠手餘り出來候勢に御座候是等は農政取扱の上にて左樣無之相成候手段も可有之候

凡國家の大體は兵と農との二つを以て相立居候事に候間御領中人別相增と申も工商並游民の數のみ多く相成候而は士農は日々困窮仕候て國家貧弱の勢に相成候間古より政體の上に於て大に嫌ひ候事に御座候然れば富國强兵の要務は兵農の人別相增候而軍役不足無之、農事油斷無之、相勉候樣相成候義を目當と仕り隨て工商の類も使用程は共數を定め心安く渡世爲致候樣仕度候事

先年紀州の人より承り候義有之候は　南龍院樣の仰に國の仕置は第一諸士と百姓との爲によろしき樣に取扱候義肝要と御意被爲在候旨申傳候由誠に難有御事奉存候

一、仁政之効しにて百姓人別相增申候而何程にても田地を爲作候間人別多きに隨ひ荒地も開け候而宜候得共武家の人別相增候事共祿には限り有之候間惣領は家督を爲繼候間差支無之候得共次男三男

等餘子多く出來候而は親類抔の内、名跡相續爲致候も有限候事にて共取捌き六ヶ敷、育子の御世話も實は此所にて行支へ候歟是は上下共に嫡庶之分を嚴敷相立且屯田の平制(兵力)を御取起し被遊候はゞ諸士の子弟より初め足輕等の類軍役の人用程共數を相增候而も少も差支無之手段可有之候、乍去只今の風俗一變仕候而人々武士の本を不忘候樣相成不申候内は容易に行はれ兼候樣に相見え申候間是は他日追て論述可仕候

屯田の良法は異國の明君良將何れも取行ひ候義は不及申、於本朝　神武開國の御大業も實は此屯田にて基を起させ給ひ其後千餘年來朝廷にて鎭西の警固異國防禦の御手當永久に御行屆き被遊候も此屯田の法に寄候事近來發明仕候事御座候に付當世屯田の便宜も大概相考置候得共多端に相成候而は彼是混雜致候間茲には省略仕候但足〻食足〻兵の政一舉して兩全に相成候は此屯田の外は有之間敷候

一、御家中大小共御役替の次第餘り細に過候樣に有之候歟、他所にては水戸役替とて笑ひ候樣にも承も及候、尤御役人又は頭役・組頭役抔御撰之義は大切成御義に候へば幾重にも御吟味相屆次第共節に相應の御沙汰御座候事は格別の御事に候、一體武家の本意は共田祿の多少に隨ひ分限に應候軍役・公役相勤候事に候へば表方の諸士貴賤共に御役目大まかに被仰付候事、上にても時々の御世話少く人人も度々の御用召とて物入相傷候義相止可然候歟

一、諸士御役大小の分限に隨ひ被仰付候はゞ其上の困窮は人々の覺悟次第にて致方無之樣に候へ共一體穀祿の制平均に相成候樣御世話無之候而は困窮取直兼可申候歟

一、地方知行の割高の大小により不同有之候得共大抵五つ取內外之目當と承り傳候、與力知行斗は四つ取の由、物成詰舊法四つ取の處天明年中より三つ八分に御減被下候たとひ四つ取にても元來地方の四つ取よりは所務少き筈にて只今にては地方惡敷相成候に付地方取之族、物成の三つ八分取をも羨候樣子に相成候左候而は地方の重きわけも有名無實に相成候、寬永・慶安の比迄は物成百石は地方七十石に當り百五十石は百五石に當り貳百石は百四十石、三百石は貳百拾石に當候由御座候、然るに只今物成三つ八分に相成候而も地方の族是を羨候時は其衰弊氣の毒なる事に御座候

地方旣に如此時は上の御藏入も御減少勿論に候得共御藏入は本年貢の外種々の課役懸り候間御所務の金は御取付の外に餘程上り候得共本年貢の外に小物成の數多き義は一體民間の爲には以の外なる次第に御座候始終は百姓の不足は君上の御不足に可相成嘆敷奉存候、何卒年貢の外無理なる諸懸り物一切御免除被下候而本年貢の數は民力相增次第極而上納の數相增候樣仕度ものに御座候

一、地方知行の義、農政御世話行屆次第民力も古に復し候はゞ大抵地方百石玄米百俵と相當致候程にも可相成候歟

但玄米百俵は壹俵に付三斗五升入にて百俵は三十五石に候間地方百石の收納是に准候はゞ實米三

つ五分の物成に相成候今以　公儀にては地方百石に玄米百俵をば同等に御取扱被成候、仍て御藏米より地方に御直被下候時も平均三つ五分には相當候樣知行割被仰付候事と承及候、扨此に申候三つ五分の物成は實厘三十五石に候間　此方樣の物成四つ取三つ八分虛厘の數とは同日の談に無之候、實厘と申候は三つ五分にて實に米三拾五石取候故に候虛厘と申は取米の數は四つ取にて四十石に成候而は其内畠方の取米昔よりの定直段二石五斗金壹兩の代に勘定致候事故只今の時壹石壹兩の目當に直し候へば四つとても實米二十八石には過不申候仍て虛厘とは申候

是迄の取付五つ取（俱虛厘なり）にて田米廿五石（實米也田高五十石の内より五を懸けて取候積り）畠米貳拾五石（代方也畠高五十石之内より五をかけて取候所貳石五斗代として金拾兩を得申候）實米と代方と合せて三拾五石の數には相成候、尤地方之割四七五三の舊式にては百石の内にても田方は少く畠方は多き積りに候へ共是は大數の積に候間あまり細かに申候へば紙上の見通し不宜候間物成詰の法田畠半々の勘定より大概の數を擧申候、且四七五三の數も元來寛永中檢地の後、御領中惣高田畠の數により候而正保の知行割より此式相立候樣に古老の物語承傳候處文化中別高御割替の節四七五三の制に不拘、土地一方へ御縄被遣候事と相見え申候　其以前は寶永・寛保兩度共に御領中惣御高の内より別高を御引分け被下候へ共四七五三の舊規をば用ひられ候事と承り候へ共文化已來貳萬石餘の地方此式に隨て其餘田畠の數も四七五三には不相當候間四七五三の法も小祿の知行割にのみ相用候事には相成候間名實不相當候歟

昔元和年中被召抱候諸士は知行被下置候節地方割未相極候内は當座に金穀御代官より相渡追而地方にて勘定有之候處、其内兩三人玄米百五十俵（但三斗五升入）被下候族は後に何も地方百五十石被下置候然れば古來の地方割御家にて百石百俵より減候積には無之事明白にて候其後段々農政相衰へ地方收納減少に付只今にては高百石は米百俵よりは遙に相劣候樣に相成候田祿の高によりて軍役をかけ候はゞに實米三つ五分に不相當候知行は有名無實に候間軍役の數を減じ候外無之候、然共軍役の數祿高に應じ候事は天下一統の定制も御座候事祿高の名目其實に不相當候而は武家の本意には相叶申間敷候、但上方東國土地の美惡も不同候間何程農政御世話被爲在候共當國抔には上方抔之如く實米四つ取或は五つ取候樣に取候事は出來兼可申候荒地をも御除、小物成をも御免にて民力あつく相成候時は立毛の上にて大抵平均百石より實厘三つ五分にも年貢收納有之樣相成候はゞ武士の身上有餘は無之候共不足と申にも有之間敷候歟、然ば地方平均百石百俵に相當候樣相成候迄は農政の御世話行屆次第此目當位迄は隨分立歸候樣可相成候得共年來衰弊の地方に候へば農政此目當に行屆不申内、年貢計俄に此目當を以て收斂致候樣にては以の外不政の至りに御座候間衰弊の民をば先つ時勢相應に撫育致候事專要に御座候、何れ農政の御世話土地方取直申候には御藏入給鄉是迄の如くにては種々の故障行屆兼候間暫の内農政御世話土地相直り候迄は寛永年中の例に准じ候て上萬石より下百石に至る迄悉く給鄉は御郡方扱にて年中所務の金穀をば春秋の間分限に隨ひ相渡毎冬御郡方より御取付

披露相濟候節惣高の平均を以勘定御立諸給人へ被下置候はゞ可然候歟

但農政行屆土地方相直り數ヶ年平均の見通相立候はゞ早速知行割可被仰付候事

一、萬石以上大名の格式天下に通候事委敷論ずるに及ばず

一、五千石以上、是は准萬石、萬石以上は不レ及レ申、五千石とても世大夫の家にて最初より御家老の席は下り中間敷筈の處一度幼少家督に付御書院番頭の列抔申事出來候に付、時により分知の支族五百石なる人の次座に列候事も有之候歟、右等不都合之例他邦には承り及不申候事

一、三千石以上、關東御入國の時三千石以上を以大名と稱候由今以御旗本の衆中右の高より已上は格別の次第も違候樣承り候御國御連枝方並中山家の嫡子等御合力之舊制是より減不申候事も大名の御取扱故と奉存候他邦にて國持の家は勿論其外舊家にては家老の祿は本高並役料與力・同心等の分を合せて兎角三千石には至り候歟、御家の御舊制も右の通と相見え候、たとひ二千石より已下或は千五百石或は千石にても與力・同心を合候時は三千石已上に不至候衆中は少く相覺え候事

一、千石以上、千石已上は家柄又は人才次第にて御家老にも被遊候事勿論の御義數代奉仕之内には縱ひ御家老は勿論番頭にも不至候て相果候族有之候共千石本地無二相違一領知有之上は分限に於て上寄合より下へ御降し被遊候ては不都合に奉存候、於二公儀一も三千石已上の寄合以下にても布衣の寄合と有之義此方上寄合に准じ候歟、公儀にて三千石已上を御分け被遊候上は此方にては千石已上

を御分け被遊候事的當奉存候

正保知行割の時も千石已上をば大名分と稱候樣承り傳候慶長・元和の頃千石の物頭も御附人に御座候へ共此時分は未だ御分限疑と相定め不申内之事故永制とは難相成候歟

尾州樣にても寄合の次に千石以上嫡子之席と申席有之いつにても太刀馬代獻上の列をばはづれ不申樣承及候、藝州抔も四十萬石餘の大家に候處千石以上は寄合に一番頭の□を勤候へし承り候

凡千石以上を以て大名分と定候上は軍役の制其家より騎馬の兵をも出し申候筈に候間其家來へ重立候節鎗爲持候類其外家格番頭衆と差別無之候而可然奉存候

一、五百石已上、　是は千石已上上寄合より下へ下し候事無之例に準じいつにても中寄合より下へ御降し無之事

五百石已上は萬石千石にも差次ぎ候謂れ有之、其役に不拘太刀馬代御禮の故實、　公儀にても左樣有之樣承り及候只今にても五百石よりは三千石の御役をも相勤候樣承り及候

正保知行割の時も五百石を以て中の目當と仕候樣承り傳候正保已前又其以後共に五百石取にて番組に入候事も御座候得共是又千石にて物頭を勤候同樣一體之御分限不相定候故と永制には如何と存候

公儀にても布衣已上已下の界に五百石已上の寄合と有之席順の古本見當候、　公邊の布衣は此方

物頭の席に相當り候間五百石已上を中寄合と相定候事動き無之樣奉存候

凡五百石已上は多く番頭已上の舊家殊更元和・寛永の舊制軍役に鐵砲をも出し候事に候間縱ひ當時御役番頭に至り不申候共自分屋敷にて鐵砲打候事番頭同樣免許被遊候而平日登城の節も必騎馬にて罷出候樣御定可然奉存候

享保年中御旗本の面々へ　有德院樣より儉約の儀被仰出候節五千石已上三千石以上、千石以上、五百石以上各隨分限、儉約可相守旨御沙汰御座候、五千石より五百石迄の分限夫〻差等相立候事無餘義次第と奉存候

一、三百石、本騎馬之祿　江戸詰は何役にても馬持

一、貳百五十石、騎馬同心組頭之給

中山家・三浦家與力之組頭先手は二百五十石高と承り候

一、貳百石、平士の當祿

一、百五十石、

東照宮より御付人御座候節、於御旗本小十人以上の族此方にて大番組へ御入被遊候處、百五十石より下り無之候、寛永初年之御定には御家中百五十石已上馬持の御規定にて候、尤其節知行何も地方にて百五十石は物成詰貳百石取四つに相當候事に承り及候貳百石已上乃至三百石取は勿論百五十石

迄は世祿の面々何れも大番組より下へ御降被遊候事無之候

是は御舊制如此に御座候處元祿寶永以後百五十石以下にても御切符之族迄兩番へ入候樣相成候處持高無之族は一等降り候て被召出候振に相成哲の内は持高有之舊家之内には父の跡下り不申、直に番入仕候類も有之候得共只今にては不論新舊、不論祿之高下、一切に兩番之跡御馬廻に相成候御馬廻組の事は二男組より被仰付候御役にて餘夫と申ものに御座候間壹騎前の祿には無御座候百五十石貳百石取にて騎士の常祿を被下候人さへ餘夫の役目被命候事軍役の大損と奉存候

一、百石以上、百石は小祿に候へ共千石萬石も是より積上げ候事に候へば凡百石以上の祿被下候面面は譜代は勿論新參にても新番組素袍之席をば勿論御降不被遊候方可然奉存候

昔年御切符之族、跡式不相立候節も新番組にて百石取候ものは其子直に新番に入候古例に御座候、凡素袍已上は禮節御旗本之士に准候上はあまり小給にては不相應に御座候間百石已上と御定被遊候はゞ可然奉存候昔元和年中諸浪人被召抱候節、地方割無之已前、當座に百五十俵被下候は後には百石被下候今以　公儀にては百石と百俵と釣合候見通しに承り候、先年は地方の割合宜候故百石の地米三十五石と百俵と申も三斗五升入之百俵にて候甲乙無之候所、今世は中〻左樣は參り不申候、百石の高にて四つ取實米八十石三つ五分三十五石は當り前之事に候得共當國の厘は厘にて是は畠方貳石五斗金壹兩に勘定仕候當也五つ取と申も田畠半々にて田米貳拾五石畠米の代拾兩畠方も廿五石取米有之候得共貳石五斗宅地屋敷にて十兩に成り米壹石金壹兩にて十石と成る合十三十五石に御座

候、何程土地方相直り候共過分之高免は難相懸候、農政よく行屆候はゞ 地方百石米百俵に甲乙無之位には可相成奉存候穀祿の制大抵是を目當にて可然奉存候始終の目當は百俵百石に候へ共當時の勢俄に左樣は相成兼候間御切符の面々を高に直し候時矢張り是迄の通り米拾七石五斗五人扶持より二十石迄は百石に御直し被下、廿五石又廿五兩五人扶持取をば先づ米百俵に御直し被下候事當然と奉存候

一、當時兩番入之族百俵又は百石にも相當り候程御切符被下候面々是迄兩番入二代に及候はゞ高に御直被下候間古法之通り代々新番入にて素袍より下へ御下げ被遊間敷奉存候

一、兩番入人候族、高百石に不相當候面々は其代一代にて跡式は一等御引下げ勿論に御座候、高七拾五石或は五拾石取の面々は何役にても家督無相違候得共御切符之面々は家督席より以下へ降り候へば跡式御扶持高斗にて 小普請入數年之後被召出候迄の 艱難何共取續候所に無御座候、小給にて人別大勢御座候輩は朝夕の取續も難相成候間内々は手細工等共外種々の業仕候而當座相凌ぎ申候故文武の嗜も行屆兼 其内不心得の輩は放蕩無賴、風俗の害と相成候事多くは 此扶持斗小普請の輩より 起り申候諺に所謂安きもの 買錢へらしと申事も御座候へば於國家養士の制如何可有之哉 何卒御目見已上の族は以來父の跡式無相違被下置候樣仕度ものに御座候

一、御旗本の諸士御役人之外、平侍の武役は兩番並新番大番小十人組に不過候、御進物は先年は別に御

番衆有之候へ共今は兩番より之出役に相成候由御家にても御進物は慶安年中より始り候處御譜代諸士之二番子に御座候故御切符にて被召出候共後寛文年中御馬廻次男組御立被遊候處初は野屋敷御扶持方計にて交代之節斗詰料被下候事にて其後段々に只今の姿に相成候御兩役は全く餘計ものに御座候交代をも相勤萬一の節騎兵の補にも被遊候事と相見え申候へ共只今にては別に被遊方可有之奉存候御士藏番の事先年は壹人番の由にて人別も少く奥方番之儀は昔は格式小十人の上と相見え候、此兩役は留主騎兵の補にも被遊候事故格式素袍以上と被遊候事に可有之候所只今より論候へば不相應に御座候、素袍已上を一段重く被遊候には此兩役は以下に御降被遊候より外は有之間敷候、乍去跡式無相違被下置候樣相成候はゞ何程か難有仕合に可奉存候

一、中山組付の事、昔は彼家所縁之輩又は新參小祿の面々或は小役人等より御取立之跡其補に被遊候而多くは其身一代組付相勤候樣此度諸士分限御定被遊候はゞ組付の義も大抵家を御定被　仰付候方可然奉存候

幽谷封事拾遺終

古今田賦考別錄

古今田賦考別錄

常國（常陸國 水戸）提封墾田國賦沿革の總敍

常陸國は古の時ことに大國ときこえ（延喜式・職原抄等）田畝租稅の數多きこと六十餘州の內陸奥國を除くの外此國に及ぶなし（應順御堂の稻名抄に據るに倭名抄に常陸國管郡十一、田四萬九千二町六段百十二歩、正稅公廨各五十萬束、本稻百七十九萬六千束、雜稻七十九萬六千束とあり、按、他國大國・上國と稱するもの田四萬町に至ることなし、ひとり陸奥國管郡三十六にして田五萬千四百四十町三段九十九歩、公廨八十萬三千七百五束五把、本稻二百三十八萬六千四百三十一束、雜稻九十七萬九千七百十五束九把五分といへり、拾芥抄には常陸田四萬二千三十八町と是倭名抄の時に較ぶれば千九百餘町增多せるなりされども是當千年前の事にして町積の法も三百六十坪を壹町（ちやう）とせしの數なる上、近世に至て開墾の田も亦多けれども今の世の例には引かたしや）・慶長已來の事に下文にくはし

されば風土記にも是國は所謂水陸の府藏、物產の富腴、古人のいへる常世（トコヨ）の國（按、日本紀に常世國は神仙の秘區といへり○又按、日本紀に武內宿禰が言をつがせて日高見國、其人勇悍土地沃壤尙曠といふ、天書に武內宿禰が言を奏して曰日高見國者、所謂天府なり其地沃饒其賦上上と云、風土記には孝德御宇統渡・茨城の郡七百戶を分て信太郡を置く此地は本日高見の國と云々（天書已下稱日本紀に見ゆ）日本紀に日本武尊の事を記して還レ自ニ日高見國一西南歷ニ常陸一至ニ甲斐一といふ本文を見れば日高見國は信太郡には限らずして此國の東北陸奥に接る高陽の地の惣名なるべし、又風土記に所在の水田、上は寡く中は多し、年、霖雨に遇へば即ち苗子不レ登（ミノラ）の歎を聞き歲、旱魃に逢へば年穀實豐稔の歡を見るといへり、是も土地により一概には論じがたけれども此國の形勢古より大略如此と見えたり、今民間の諺に旱に餓死なしと云も此いはれにや　とは蓋し疑らくは此地ならんとぞ載けり　（釋日本紀に引く所也）風土記は元明天皇和銅六年に天下諸國に勅して國郡ともに其土地沃瘠山川原野名號ならびに所產物の色目並に古老の傳說等委しく書載せて奏上せし本也今は殘闕して悉くは傳らず　凡諸國の受領、大國守は相當從五位上、上國は從五位下、中國は正六位下、下國は從六位下（大國の介は中國の守に當る）ひとり

常陸と上總・上野三國は弘仁年中親王の任國とし特に太守の號を設け給ふ（頃年三代格に見ゆ）按、鎮守將軍はもと相當從五位上なりしが延喜の年陸奥國司北畠家綱此職を兼られ候時、位重く官卑き故に三太守の故事を援き大將軍の號を申請はる、此時の勅に此後、三位已上、爲二常府將軍一者、可レ加二太守一者云々、此例によらば凡三位已上にて國守を領し給はゞ、親王に非らずとも亦各の字加へらるべきにや）親王の太守たる國は以レ介爲レ守、令レ行レ吏務一といへり（職原抄等）中葉已來、佐竹氏常陸介となりてより（按、佐竹家譜新羅三郎源義光の子從五司官義業、常陸大掾清幹が女を娶て子昌義を生、昌義時方につきて常陸國に下り久慈郡佐竹の地を領し佐竹を名乗けり其子隆義常陸介に任す）子孫世々國の大名たり天正の十八年に至て常陸介義重其子右京大夫義宣と共に軍を出して水戸城を取り（是より先き水戸に大掾氏・江戸氏相繼て居る相しに委しくしるすに及ばず、この明年義宣水戸城に移り義重に太田城に隱居せらる）且是歳豐臣關白の御教書を賜り常陸國の事義宣が下知に任すべき條、仰を蒙りしかば義宣關白家のきりもの途に南方三十三館の國人を誅して其地を併領しければ南は下總の國界におよび西は下野の國界に及び北は陸奥の國界に及ぶ當時德川・毛利・上杉・前田・佐竹・島津とて天下六人の大名にかぞへ入られける（佐竹家譜・藩翰譜等に）藩、國誌に上杉征伐の時義宣は兵四萬餘を率て石那坂を過き多珂郡に陣すと又車丹波が去國を諫めし詞にも兵四五萬に下とあり猶十年を支ふべしと見えたり）佐竹かく大名に成しは偏に義宣關白家のきりもの石田治部少輔三成としたしく相かたらひ石田が謀によりしとぞ聞ゆ（藩翰譜に於是水戸城の名遠近にかくれなし（温古錄）時に義宣を諸常陸侍從と稱す（太閤記・蒲生記等に）文祿三年甲午の冬太閤より常地檢地あり（先レ是天正十八年小田原の後關東の前國郡往々檢地あり常國の分今迄其沙汰に及ばざりし事いかさま故あるべし是亦佐竹、石田に親しかりし故にや）石田三成奉行として藤林三右衛門某を下して繩を打たせらる此時古法三百六十坪（但し六尺五寸歩）とす（管見錄）石盛分米とも斗代ともの法今の世まで遵用す（當代年錄）佐竹慶長五年より和談の詫言は申上れ其六年の春に至りても上洛なし三月廿三日内府大

坂より伏見に御移り秀忠公も伏見へ御移り廿七日秀忠公上洛、四月十日江戸に御下向、佐竹上洛、道中藤澤にて謁見、十五日義宣上洛伏見に着、九月四日秀忠公江戸着、十月十二日内府伏見より江戸へ御下着、」七年二月十四日伏見へ御上着、五月八日於伏見義宣國替之儀、命あり何様にも尊意次第に可仕由申上る、十二日に父義重並家老中へ此趣御使者を以被仰付、戸澤にて廿萬石給ふ、水戸城被召上、八月佐竹領檢地あり知行高を改め繩を入べき爲被仰付御代官奉行衆常州へ打入、此國古來より久敗繩打なし奉行は内藤修理亮・島田治兵衛・長谷川七左衛門・伊奈熊藏被仰付、熊藏・修理内々功者ありて神社佛閣山林寺跡悉く打詰めたるにより土民難義申計なし熊藏目代袴田善兵衛と云者殊に酷吏にて少しも弛みなし是により入水する僧もあり又佛殿に火をかけ燒拂ふもあり善政に非ずと人背申けり」慶長七年壬寅五月義宣伏見に侍りし時（按、義宣水戸を發せしは四月十日の事と云）石田が黨與に坐せられて（石田亂は慶長五年の事也）常陸國（八十萬石）を收公せられ出羽の國秋田（二十萬五千石餘）の地給てうつさる此日常陸へ御使を下され父義重を始て宗徒の家人等にも此よし仰下されけり（按、温古錄に佐竹國替の記を引て云、國替之次第水戸へは五月廿一日申來、六月十四日佐竹出羽へ赴く大館へ行廿三日巳刻申來、大身小身何も迷惑す秋田へ供すべき人別九十三騎と命せらる云々）此時秋田城介實季をば茨城郡宍戸の城（五萬石）を給て移る（藩翰譜にいづれの時にか關白秋田太郎實季所領の地いかばかりやあると御尋ありしに實季如何思ひけんわうかに租入四五萬斛もや候はんと申せしかばさらば軍の賦役は其程額にしたがふべしとぞ仰らるこれより秋田五萬といへども誠は廿餘石ありしと也此說によれば實季宍戸五萬石の地に移されしも謂ある事なり國朝心章錄に八十八萬石水戸城主佐竹義宣慶長七年有り罪國除移于出羽秋田邑食五萬石後十五萬石を賜とあるも秋田廿餘萬石の邑なれども初め五萬石ときこえし故にかくは記せしなるべし）

延寶三年乙卯

或秘錄に小檢見引方之義近年三斗貳升に候へ共前々よりの四斗七升之引方之積り被仰出候事

元和元年乙卯御知行割あり御附人共外初て知行下さる御代記

水府系纂卷第十七元和元年春二仕於駿府二之輩二十六人其内十四人ハ慶長中奉仕の輩より御子或ハ二男あり共面々より各其父兄等い系譜に附し二前後に出す我と如き除き二内藤依左衛門高康・小野角衛門吉員・蜂山四郎兵衛廣通等十二人い略系あり略系の首に是年十月中山信吉　神君の命を受りて芦澤信重に贈る處の書貳通を載す其文如左

千石　秋中於御前、御直に被下候上者遠慮なく今度より御所務尤之由本佐渡・酒雅樂殿茂貴所へ申遣候樣にと御兩人ながら被申候間御所務尤に候以上

右の衆中御知行拜領被申候間無相違相渡候樣に可被仰渡候御朱印は貴所我等兩人にて重て取可申候但御鐵砲衆は抱被申候次第御扶持方可被仰候樣に可被仰付候已上

十月二日　　中山備前印判居判

芦澤伊賀殿

以上

急度申入候御家中御知行被下候間書付通之此度　上樣御意之ありのごとく御割可被仰候我等請合申候ても共通にて候間少も御氣遣有間敷候唯今時分之義に候間早々可被仰渡候樣可被仰付候恐惶謹言

十月三日　　中山備前居判

追て申候此度淨光寺花藏院旦那向差之御奉行衆より御添之狀越申候御請取可有候已上

芦澤伊賀殿

元和三年丁巳

二月朔御城代是より先き威公初て下妻城に封ぜらるゝ時東照宮より泰雄に下妻の内三千石を賜て城代とす慶長十二年十二月十日の御朱印あり威公封を水戸に移給ふに及ても其城代の職たる事舊のごとし　朝比奈兵衛尉泰雄死す七十六歲　男子なきを以て泰雄女あり弟宗左衞門泰勝が養子彌太郎泰重に嫁して宇衞門泰信を生む泰信元和年中より威公に奉仕して小姓となり半彌又は三吉と稱す祿五百石を賜ふ寛永年中小十人の頭取次役等を勤て大番頭に至り五百石を倍して千石を賜ふ」はじめ宗左衞門泰勝東照宮に仕て千五百石を領す男子なきを以て靑山播磨守忠成が二男彌太郎泰重を養て子とす慶長年中泰勝紀州頼宣卿に仕て三千石を賜ふ此に於て又外姪朝比奈彌市茉を養子とし本祿千五百石を賜て幕府に奉仕す子孫あり泰勝紀州に往くの後妾一男を生む多病にして不仕、其子泰吉祖泰勝が家督を繼三千石を領し子孫紀州に在り」彌太郎泰重は東照宮に奉仕して千五百石を賜ふといへども勘氣を免されて三千石を賜ひ御歩行頭たり後命ありて駿河大納言忠長卿に仕へ三千石を賜て大番頭となる因て前祿三千石を幕府に返納む寛永九年壬申二月廿日四十八歲にして死す嗣なし忠長卿因て威公に告て泰信を以て其家督三千石をつがしめんことを請ふ威公これを許し給ふといへ共泰信左右に就て申據は父泰重神君御勸氣の中幼少なる某を召て近侍せしめ恩遇の渥きを蒙る此惠如何して謝し奉らん然れば二君に事ふべきに非らずと遂に駿府に往てこれを辭す忠長卿も其志を感ぜられて其望を止めらるといへり　其祿三千石は公に歸す水府系纂

元和四年戊午

鈴木石見守重好東照宮重好が度々の武功を感賞ありて上總介忠輝朝臣に附屬せしめ五千五百石を賜ふ然るに彼朝臣配流の後浪人となる　台德公より附屬せられて五千石を賜ひ御城代となる格式御家老に同じ水府系纂一按、御代記云、是年鈴木石見守御屋敷近所に住す秀忠公へ被仰立御抱本知三千石、加增貳千石都合五千石也

寛永五年戊辰

二月十六日御家老二浦兵部爲次死す　爲次は父の長門守爲春と共に、長祿院殿人の記に見ゆる如正長年中稱して鶴千代君に仕へ三千石を領す家老となる　浦紀州頼宣公に仕へ家老となる本氏に復し二浦を稱す二子あり爲次は卽其長子なり爲次の弟爲時は頼宣卿に仕へ長門守と稱す爲次慶長年中駿府に於て威公に奉仕し五千石を賜ふ家老となる

男子なくして二嗣絶　義、本法寺過去帳には寛永四年十二月廿二日死とあれど知れず執是

其祿五千石は公に歸す水府系纂

十一月中山內記の市正に任信正編前守の吉川新子御旗本に立　家老として附けさせらる　上年大坂凱利の命を傳ふ古川氏所藏寛永年中古帳（按、御代記・系纂共に云く祿八千石を賜ふと但系纂には信正台德公に奉仕して卽小姓組たりし時五百俵を賜ふとあるに據て考る時は遙偶五百俵を地方にして五百石なるべきを此方の御家老たるによりて其十倍の積にて五千石を賜ふ事謂れなきに非らず寛永古帳の所載信すべきに似たり然ども二書の說ともに八千石とあれば此に付記して考に備ふ云々）と　按十九年壬午正月六日備前守信吉卒す市正信直其家督を繼前に賜ふ處の別祿は返納むと系纂に見えたり

寛永十年癸酉

四月二十日諸大夫村瀨左馬介重治卒す此方に家督を立ざるを以て　其子新藏早逝より先き重治は新祿三千石を賜ふ云々祿府に奉仕し自ら子孫あり

其祿壹萬石は公に歸す水府系纂

九月四日山野邊右衛門大夫義忠　最上出羽守義光の四男として最上の內山野邊壹萬八千石を領す故に氏とす關原の役義人と爲て東照宮に謁し奉りのち從五位下に敍し右衛門大夫となる元和七年辛酉義上洛五郎義俊勿稚にして家臣黨を立て相爭ふ故に最上氏國除せられ義忠も亦領知を召放され松平宮內大輔忠雄に召預けられ備前に幽居す　大猷公の命を奉り二家老となる　盤田藏人其邸に於て殺害せらるるの事あり○御代記に云是歲山野邊右衛門大夫淳義忠父子三人家光公より水戶藏人卿預け分にて參候高壹萬石右衛門大夫へ七千石盤領內藏之介義俊へ壹千石大男彌八郎義堅へ千石都合壹萬石なり　祿壹萬石を賜ふ水府系纂

按、此時までは命大夫に闕あれば必ず祿府より更にこれを補せらる　此說昔人のいまだ言はざる處なれ共當時の事實を推ちて其然る事を知るに足る

に載せる朝比奈・鈴木の代りめ等併せ按すべし其祿の如きも妄に朘削して公室の入とせず士大夫を養て軍國の用に供するが爲なればなるべし

一書令啓上候然ば惣御代官替可被成候由玄蕃殿・新衛門殿より被仰付候江戸詰之御代官衆は爰元に手代斗差置候て萬事御用共殊御仕置等とゝのへかね申候左様に付て跡々も各迷惑申儀共多御座候間御代官制御座候時分共心得被成奉存候恐惶謹言

尚々御藏入もすくなく罷成候間自然御代官衆もへり申様に御座候はゞ彌以萬事をも走廻候仁に被仰付可然奉存候爲御心得御内紀申上候已上

酉十月十日

芦　伊　賀
萩　庄左衛門
跡部　太郎兵衛
野澤　太郎左衛門

中　内　記　様

尚〻急度返事伺申候

急度申入候惣代官替可被仰付候由御意候今程可〻然候哉當暮押詰之比能候哉但又來年正二月比可然候哉右御相談候間時分之義御返札に急度可被申上候旨御意候此飛脚夜通可返給候恐々謹言

十月十一日　　飯田新右衛門

伊藤玄蕃

芦澤伊賀殿
三木五兵衛殿
朝比奈七郎右衛門殿
郡奉行衆

寛永十年留書

昨日は早々得御意候明日御上之由内々參て申度義も數多御座候へ共如御存知之此中も五三日何かと行まぎれ取付にさがり申候間未明よりかれるおなべを仕體にて候間不參候江戸にて御尋も候はば御存之通り奉賴候内記殿・新衛門殿・玄蕃殿・右京殿・彌三郎殿へ狀進申候間御屆候て可被下候御代官衆へ樣子も御聞被成候通右へも御申賴入存候此度被仰付候四人斗にては已來共に御事かけられべく候共趣も御存之通賴入候せめて御代官衆七八人も御座候ては御用之手支難相成候又先度も申候我々に御預け之者夫々へ參候時分一人ふたりづゝは被下候一夜二夜づゝとまり申候にたゞ今は大形御給郷にて候へばふちかた取申義も罷成かね申候きる物・みそ・しほまでかたにかけ參る事も不相成候間だちんにてあるかせ申候同は御ふちかたをやめさせられ御傳馬を被下候へばよく御

座候村次にこし申候へば百姓のよわりに罷成候程の義に無御座候ヶ様之義御次手次第無御失念可然様に奉賴候

一雜石を六千石物にもかけて其代の金を御藏へ納候へば御そんは無御座候雜石を六千石物にもかけ申度候いにしへは十四萬石にて雜石納申候に唯今は萬石とて雜石をさめ申候へば此跡八石に納申候をたゞ今五石に納候ても百姓のめいわくはまし申候其趣御積り合て賴入候恐惶謹言

十一月晦日　　荻　庄左衞門

跡　太郎兵衞

野　太郎左衞門

望　五郎左様

寛永十四年丁丑初て割物奉行三人を置く長谷川五太夫正種・津田作左衞門某・駒井又兵衞某と共に此役の始めなり○水府系纂　是歳より畠の代金壹兩に貳石五斗となる或人勘定所小吏に聞けるなりと云

按、十三年丙子夫戸村年貢割付には猶金壹兩に四石代とありて十五年戊寅下寺田村年貢割付には貳石五斗代金にて可納と記せり是によりて見る時は代方金之法是歳に改定せる事勘定所小吏の說信從すべし故にこゝに錄す昔人の御切米直段覺書といふものを閲せしに正保二年乙酉金壹兩に米三石七斗七升金壹分に鐚壹貫五百文三年丙戌米三石六斗貳升壹分に鐚壹貫貳百文四年丁亥米壹石七斗壹分に鐚壹貫貳百文慶安元年戊

子米貳石貳斗壹分に繼壹貫貳百五拾文　二年己丑米貳石七斗四升五合壹分に繼九百貳百貳拾五文　四年辛卯米壹石七斗五升壹分に繼九百貳拾文（是より已後米價新貴候年ごとに低昂ぽ有とい へども貳石已上に至るものなし故に略す）　と見えまた某氏の藏書に寛永癸未　二十年なり　金壹兩に糠八俵替但壹俵四斗貳升入（按糠八俵は三石三斗六升これを米に一てきの半壹石六斗八升なり）　とも見ゆれば畠の代方貳石五斗を金壹兩とする事當事の米價により て定められしこと明かなり其年ごとに低昂せざるは貢法數歲の中を校へて常となせるものなるべし畠よりは雜穀のみ生ずるを米に準じて石盛を付る故幾石幾斗といへる賦法あれども實に米にて納るに非らず所謂代方金といふもいになれば畠の取米年々の米價少低昂ふるに管せず當時數歲の中を校へて定とすることいにれなしとせず幕府有司の著せる地方根元記に貳石五斗替を關東の通法といへるも寛永・慶安年間の引付を因襲せるなるべし別に深き意義あるにも非ず然るを今の俗吏時世の變態を知らずして貳石五斗を百世不易の定法とおもへり笑ふべきの甚しきなり但し近世賦斂益〻重くなりて搾克の吏亳も假借せず獨代方の賤き事俗吏の疎漏にして相沿ること百餘年民亦其賤きに習て上の德惠たることを知どれども稍々一寸の氣を舒うすべきものは是に賴のみ又御家中役金初り高百石より金貳兩づゝ出る寛永古簡

態一筆申入候當年より御普請役に百石に付て金貳兩づゝ御家中より出申候組之有衆は其頭衆より金あつめ各へ御渡し可被申候より合衆斗御肝煎金御請取可有之壹年に　春半分各半分二度御取切可有之調申候はゞ本金壹行衆（ヒトヤ歟カ）へ御渡可被成候江戸者出不申候但二年替之衆は百石に壹兩づゝ出申候

一足輕大將衆御持つゝ御持弓儀左衛門・甚彌・介太此衆肝煎にて中間より金調各々相渡被申候は

づに被仰付候

一御使番衆三人斗にて候間各々御肝煎可有之恐々謹言

二月十四日　　三木仁兵衛之繼（花押）

伊藤玄蕃友玄（花押）

中山市正信正（花押）

岡部次郎兵殿

野々山藤太殿

久世十太殿

尚々高取之衆も各々御請取可申有之惣指引書付遣し金いやにと（ノマヽ）人足出申方は半兵殿・いが殿より書付わたり可申候間金之帳者御はづし可有之已上

按、右古簡或人眞跡を以て寫し示す處なり月日のみありて年號なけれども共連署の姓名により推考するに寛永中の事たるは必せり但岡部次郎兵衛重綱・野々山藤兵衛正次・久世十太夫忠時

寛永の初共に目付の職にれば（連署・正次共に元和九年六月朔日付五人の内の一員なり当時之を和四年に兼て奉仕し使番となり後目付となる連署は之後に先手足軽頭となり寛永中物価騰貴事頭二ヶ年後安二年己巳六月三日死す正次は寛永七年庚午十二月廿二日新番頭となり十八年辛巳正月時死す是思ふ寛永三年丙寅歩行士の事に坐せられて暇を賜ひ後時召しかへされ足軽頭となる五年戊辰新番頭に進み寛永二年丙寅留守居を兼ね承応三年甲午八月朔死すと水府系譜に見えたり）其時の移書たるかと思へども左にはあらやまづ中山信正（内記）の幕下より台命によりて威公の御家老となりしは寛永五年戊辰十一月の事也（御代記並に系譜に詳なり）同十一年甲戌御上洛に扈従せし時京師に於て従五位下に敍し東市正に任せらる（四郎・野々山久兵三人の目付より抜擢に進の内特光年己巳の事也正保慶安四年辛亥十一月五日発足して奥州に帰し寛永五年丁巳十月廿八日卒す）伊藤友玄は寛永三年丙寅小姓頭より書院番頭となり老中を兼ね飯田新衛門正林と共に老中の初なり十年癸酉大番頭に遷り老中は如故、十四年丁丑大老となる是大老の初也といへり（十二年庚辰義公の傅を兼ね翌辛巳勝元年乙未四月廿五日死す）三木之次は持弓頭より大番頭に遷り老中を兼ね（此年月未詳）寛永十三年丙子大老となり正保三年丙戌正月十一日死すと云（已上諸系譜により記すこと多し但伊藤の著に寛永十四年大老となる是大老の始とあれども之次既に十三年に大老になるとあれば一書の誤矛盾なるに似たり是十三年に大老の職に任ずといへども之次のみに限る名なり十四年に至て始て共に大老となりしにも不審なり）接、薄禄諸士并大数寺勝寛永十五年六月清貧の事あり（大老と為す）正保元年七月十日七十一歳にて卒す大老といふ事は寛永十五年に初まりしと云へども（水戸より聞かるに伊藤・三木両氏の譜に異同あれども十三十四年の事といへば幕府に先つて左様に大老と名ある者あり）とすれば伊藤府の大老に無御免と云なれば名同じくして實は異なるか始て此に附記す　三木・伊藤二子中山大夫と連署の儕を見るに蓋共大老職を共にせし時の事知ぬべし牛兵殿・いが殿とせるは肥田牛兵衛政勝（牛兵衛後称兼と称す）芦澤伊賀信重なり肥田の譜に政勝寛永十三年丙子四月、家老となり老中及び城代を兼ね、（按、是年四月廿四日城代賞善兵衛政兼死す、政勝こゝに初に編するなり）與力十一騎同心三十人を附せられ政事を執る芦澤伊賀信重と相役たり此時御老中にて二人共に城代を兼ね十九年

壬午二月源英公讃州高松に封ぜらるゝに及で威公の託を受て讃州に往て城代を後見す（承應三年甲午八月十九日讃州に死すまた芦澤信重は正保四年丁亥十月十七日於二水戸一頓死と云）然らば是芦澤・肥田二子共に御城代として在水戸政事を執申候故半兵殿・伊賀殿より書付出る事とはいへるなり十九年には讃州へ肥田を附屬せられしかば十八年以前の事にして野々山正次の死せしも十八年正月晦日の事なり（此時内藤儀左衛門高康八年正月晦日の事なり）伊藤友玄大老より義公傳となりしは十七年庚辰なれば（持弓頭より書院番頭に遷り友玄及び小野角右衛門言員と共に義公の傅を兼ね御持弓組左衛門尉と々とある亦考合すべし）亦此年已前の事なるべし十五年戊寅水戸御城惣曲輪普請公儀より奉書出る十六年己卯八月江戸御城御本丸火災により て御手傳として十月より翌年四月まで人足五千人づゝ出るよし御代記に見ゆれば御家中役金の定めも此兩年の前後なるべしまた足輕大將衆御持筒御持弓儀衛門・甚彌・介太肝煎といへるは内藤儀左衛門・土井甚彌・寛介太夫の事と見えたり土井甚彌寛永十二年乙亥持筒頭十四年丁丑供番頭（後加二尾崎藤太夫宗吉一爲二兩人一）十九年壬午大番頭寛文四年十一月死（五十八歳）甚彌政道寛永六年己巳利勝が汲引を以て奉仕賜二千寄合組（石字脫カ）寛介太夫計正（計正之父介太夫正長は寛永二年丙寅六月十日死すといへば正長にはあらで計正たる事必せり）父の家督を繼ぎ歩行頭・先手足輕頭・持筒頭を經て寛永十四年丁丑書院番頭に遷る（寛永十一年御上洛の供奉には持筒頭たりと見えたり）といへば十四年已後の事にあるべからず十三年の事かとすれば肥田氏の御城代となる十三年四月の事也然るに二月十四日とあれば十三年已後の事決せり（伊藤氏の十四年に大老となりし事も傳按すべし）是を以て推すときは十四年丁丑二月の移書たる事明らかなり此時岡部・野々山・久世共に新番頭たり（岡部は禄六百五十石野々山・久世共に三百石なり）惣御家中役金の事三大老より新番頭へ移書

せる事疑なきに非ず然ども久世の譜に新番頭にて水戸御本城の留守居を兼ぬしとあれば（門部・野々山番頭ともあり）留守居を兼ねるの事見えざるに同文なるべし三士同職にして久老より連名の書ある時は其職掌亦同じき事必せり）其解を得たり高取之衆云々人足出申時は半兵殿・いが殿より書付わたり可申とあれば其大なる所をば城代（兼老中）の方にてこれを掌りて留守居衆には其貳を掌りしと見えたり寄合衆斗御肝煎とあるも當時いまだ寄合差引の職置かれざりし故（寄合差引は寛文四年甲寅十二月廿八日より始る佐野勘兵衛政廣・水野外記忠富・藤次郎左衛門方高これに補す）留守居衆にてこれを兼ね轄せられしにや寛永癸未定給ふ條目に就て「親兄弟妻子之類、暇申聟、寄會與者（ヨリアヒクミ）、達留守居衆、番與衆者、令達番頭、從其頭々可申上」と見えし考へ合すべし新番頭にて留守居を兼候事此後いづれの時より罷られしにや未考

寛永十六年己卯八月十一日江戸御城御本丸炎上、此時水戸殿御手傳御普請被仰付候同十月より翌年四月迄人足五千人宛出る公儀御扶持方三千人壹人に付壹升扶持づゝ、惣奉行松平志摩守・望月五郎左衛門・野村平六（一、宗衛門に作る）雨宮喜兵衛、御目付佐野四郎衛門出る（御代記）

望月五郎左衛門恆隆の譜に曰寛永十六年己卯台命ありて威公に西丸總堀を修造せしむ松平志摩守重成總奉行となり恆隆從て其事を掌る此時松平伊豆守信綱恆隆が才辯ある事を稱す（水府系纂）

○野澤太郎左衛門秀就手簡に

御狀致拜見候

一、人足之義きるゐまで御かし一日に七合五勺御ふち被下候處日用賃高直候間一日壹人に付銀壹

匁づゝに致し可差登之由被仰下候爰元より可申付候へ共我々下館へ參候留守中御代官衆割を被成被仰付候故村々組々を不存候間御代官衆より組頭々々之郷中へ御觸候樣に被仰付可被下候 太郎は右に被仰付候人足をかへおにのぼせ人足之書に田地しまつ致しとらせ候樣に被仰付候樣御代官衆へ被仰渡奉賴存候已下一つ書三條あり別の事なれば略す 恐惶謹言

九月十五日　　野澤太郎左衞門

小田宮內左樣

野村惣右樣　人々御中

江戸人足之儀壹人一日に付銀壹匁づゝの日用にて越可申候御扶持方は壹日に三度づゝ江戸にて被下候其分相心得くみ下さの村へも急度可申觸候爲其如此に候以上

卯十一月十五日　　野澤太郎左衞門

覺

一卯辰兩年江戸御本丸御作事に郷人足被召仕候日用銀壹人に付銀壹匁づゝの積り被下候 依其人足・人馬之義は岡本八郎兵衞殿・宇佐美才兵衞殿人足奉行被致候間右兩人之改帳を以、己之御所務方之內にて御代官衆御引取可有よし 江戸御老中より被仰下候御狀は御寄合場に差置申候間如此候已上

寛永十九年午ノ正月十九日

雨宮喜兵衛印判
芦川久次印判
小田宮内左衛門印判

跡部太郎兵衛殿
野澤太郎左衛門殿
川村覺助殿

右之證文午の正月廿日に御代官衆へ遣す

○又惣代官中、己の御物成目錄のうち拂方に金三千貳百卅四兩三分餘 珈辰江戸人足御用金夫々へ渡す

午八月五日とあり

寛永十八年辛巳正月十一日御領中繩打檢地二十一組にて春より夏に至て功を竣ふ高三十七萬石餘なり 雜錄・御代記

六尺一歩の法を用らる 管見錄○管見錄又曰辛巳檢地の事繩を以てせしやせしや竿を以てせしや人なし然るに久慈郡庄屋才兵衛と云者あり姓川崎其祖父も才兵衛といひ寛永十二年に生れて享保十七年に九十五歳にて死せしとし御繩入の年は此才兵衛七歳の時にて其母に背負はれ檢地の樣子を見ありきし覺えける間竿を持て家の戸と高聲に呼ぶを面白き事に思ひ其後機を立置しあや竹を曲きて鼠に者竿打の眞似をして大に其母に叱られし事有しと度々物語りしといへりされば此時竿を以てせし事明かなり書に繩にて檢地する法も見めれども竿を以てするに如くはなかるべし甚深の意味ある事なり 是を巳の御繩と云 見聞錄○見聞錄又曰水戸御收納現當年まで四十八人の庶程年より四十貳升入になる

惣奉行は望月五郎左衛門恆隆御縄奉行は近藤七郎左衛門・原田兵介等也（徴象・採舊考證）檢地の初め二十一組の衆久慈郡川合村に會し五郎左衛門恆隆制令十九條を出し示す

一、百姓は國の本にて候間檢地等高下未熟有之候ては及末世彼是を以死生に拘り候間土地之厚薄を考へ百姓の助けに成候樣可執斗由是成事

一、土地に應不應、是か非かの譯、考、縄入可申事

一、廣地、狹地、おち地、二重打、心を付べき事

一、位違、石盛り違ひ、おい高、心を可付事

一、自打年々之員數、疑與知がたき等をば、是也と存候共、能々考可申事

一、大川ごみ溜り、古反歩より多く成べき處は是成と存候共、考可申事

一、切開、又は譯不知、古水帳より反高の多き處有之候者、是にても能々考可申事

一、檢地打初之村方は吟味細かに、縄可詰る候間、其心得を以、可打事

一、竿初之村々は百姓致困却物に候間、百姓痛悦之甲乙無之樣、心を可付事

一、村々盛衰之地味能々相考、是與存候はゞ踏込縄入は勿論、諸事之儀執行可申候尤重而相違無之、百姓一とはも不申候樣墨付を取通し押切も致し執斗、是成事

一、水のかけ引日請之善惡、又は惡水常に有之處、常に日でり處之類、考可申事

一、居處より田畠への道程、遠近考可申事

一、野山廻敷取候多少惣て着を取候頃又介に取所之様子見届、揚屋可申事

一、米ゝ切添へ之成處が後ゝ土地能可成熟、諸事考可申事

一、川端、道はし、岩根より縄打初候而は百姓致難儀物に候間か様の土地をば心を碎、御公にて是成共、了簡之趣を以申合、百姓悦なき様、竿入可申事

一、山畠之檢地は下りに打可申候、竪間は少々延べ、横間に打詰に仕方、可然事

一、谷津田方は横之間は延べ、竪は詰縄、是に候事

一、御朱印並除地は打詰に仕、是に候、打出しは両様共に寺に付候事、是成事

一、惣て百姓損德有之、取付不相應なる土地、能々致吟味、檢地は道理之外成共、御公つくと存候共遠慮すべき事（已上宗門考證・谷見録）

二十年癸未三月廿四日命あり郷中田畠貢賦の事毎年書記して上らしむ

郷中にて田畠を貢申百姓於有之は改帳に作り壹年切にさし上可申事（大村氏舊記）

正保元年甲申知行割を改定せらる（後、小方家譜に考家の様を記すること、寛永年中の行割のこと、山徳にて、[illegible]明列祖年已後地の復見士大夫家[illegible]）

（なほ、二年を但正保年中とのみいへど此年に限るに非ずといへども其所にして正保後年に在り事を知るべき故始らく此に附するなり）

郡賀郡飯田村に存せる古簡に

右其村之給人衆六人御與力衆貳組にて如此被成候間百姓分け從御公儀出申候一の書之通無高下樣いかにも念を入分けにて御地頭衆へ參圖取に被成候樣に名主・組頭不殘罷登可申上候已上

申六月廿五日　　佐野七兵衛無印

梶吉左衛門印

右此申年の書付と見ゆ此後の一本割付を以て考れば地頭六人有之は大宮久右衛門・劔持與兵衛・小原七兵衛・富田彦衛門・加藤半左衛門・朝比奈七郎右衛門、本與力太田主水・松平壹岐本與力と有之の事なるべし管見錄

今郡中村々に寛永十八年より正保元年までの一本割付存せるものなしたゞ二年乙酉已來の物のみ殘れり檢地より是年までの一本割付には永引を外書にあらはしける故年々石高出入くるひ有之により其は前の分ともに收め上げ給ひしといふ貫石考・管見錄

按、某氏所藏古簡に

一、新番衆御鷹師衆其外寄合衆誰れへも地方之書出被下候間越申候其元にて玄蕃殿と御相談御渡可被成候、寄合組之内貳石三石之はした御座候へば帳面惡敷候間、百十石百廿石と書付、はした引て進申候

一、初に被遣候御知行わり帳何れも請取候故相給人しれ不申候何れも迷惑被致候由被仰越候間

大帳越申候、なの書付無之候、百石より二つ御座候是は未出不申候、五十石より二つも入不申候、場所のなの書付共元之ひかへの帳に御うつし此御帳此方へ御返し御上可被成由御意に候、昨日態飛脚を以申入候、百石より二つ早々御のぼせ可被成候恐惶謹言

十一月十六日　　飯田新右衛門（花押）

芦澤伊賀殿

（勘定頭）三木五兵衛殿（寛永十二年奉行となり十九年壬午老衰に依て致仕）

（同　斷）朝比奈七郎衛門殿（寛永十二年乙亥水戸奥方番頭となる）

（勘定奉行）荻　庄左衛門殿（寛永十年癸酉勘定奉行となる可考）

跡部太郎兵衛殿

野澤太左衛門殿

高屋八右衛門殿

林　十左衛門殿

是飯田正林執政たる時新地之事に付命を傳へし處也當時地方知行割の模樣今と異なる事多き故附記して考に備ふ

寛文元年辛丑七月廿九日　威公薨八月十九日　義公封を襲ひ二十八萬石を食給ふ（按、此時上使酒井雅楽頭忠清・松平伊豆守信綱命を

傳ふ九月封内の墾田を割て御舍弟刑部大輔頼元朝臣・播磨守頼隆朝臣の食邑となさん事を請給ふに幕府これを許され各々二萬石づゝを頒たる　義公行實に見ゆ按、桃源遺事には八月廿六日の事とす○此時また私に頼雄・頼奉・頼以・房時の四公子へも各々三千石づゝ頒ち給ふよし源流綜貫に見ゆ頼雄君はのち大炊頭に任ぜらる　是年刑部・播磨兩君共御知行物成詰を以て渡る　探舊考證　昨年壬寅より右地方に御割替に成る

同上　同四年甲辰三月七日刑部君・播磨君御知行の取付御手前にて被仰付候扨江戸にて御付々へ御達あり件の趣御郡奉行よりも被仰出　同上

南郡小吏某筆記曰延寶四年　按、此歳甲辰なり本文は寛文四年甲辰の誤不レ合想ふに年も共に四年にして辰の歳なれは混じあやまるにや寛文と延寶との年號必ず一の誤あるべし本文に擧る所是なる歟　大學頭樣・播磨守樣へ御知行被下候　按、頼元朝臣の嗣君頼貞朝臣大學頭に任ぜられ後を襲號し給ふ此に大學頭樣と書は後世より追て書せし事明らかなり　○大學頭樣分澁井・平戸・秋葉・馬場・小幡・幡谷・倉數の播磨守樣分圷・大野・島田・大場・小鶴・足黒・羽生　此文考證に引

按、　義公襲封の初本高二十八萬石の内四萬石を以て刑部・播磨兩君の食邑となし給ふ是私に授るに非す　公朝へ告させられての御事なり然るに二十八萬の原數を減じ給はざるは四萬石の地封内の利田（りでん）なればなるべし

同六年丙午封内新建の寺院九百九十七を毀ち三百四十四寺の僧破戒せる者に髮を養はせて編氓となし給ふ　義公行實

按、破戒無賴の游民を驅て編戸の氓となし國の大臺を除き給ふ　此ころ備前國主池田新太郎少將光政も此擧あり　英雄の擧動有かたき御事は申に及ばず凡寺院の類檢地の時大抵除地といふもの有ることなり此に至て彼是併

省其宜を得せしめらるゝ事頗る土地の政に關係す故に其大要を錄す

一、惣て諸宗共在々所々に至る迄其所に過て小寺多く有之に付且方皆分散て古跡大寺及真徴者由來有之、寺々も渡世難成間可然學僧は不住居、況其外之小寺共には無智無下之愚僧のみにて法外の營み仕る僧とも俗とも不ゝ知、民を迷し國の費をなし、風俗の禍と成候に付無益之小寺共今度被遂穿鑿、破却被仰付者也

一、佛法相續鄕村之人民滅罪之爲、其謂れ有之寺は就ゝ被立置之、右破却寺之除地を其寺々相應に增被下、右の旦那共を相殘寺に悉く被仰付者也

一、右之破却の小寺坊主の中病衰或は不行歩老體之者、其處庄屋與組頭等急度遂穿鑿虛實を糺し於無僞者奉行所へ訴奉行所之下知次第に其向寄之寺へ預け置可ゝ致介抱、其品により郡奉行・代官より少々扶持之品も可有之事

右之通破却被仰付小寺の家財之義者坊主に被下候、路錢に仕何方へも心次第參候とも又は還俗致度存る者は渡世貯等にも可仕候、還俗仕候はゞ渡世之品により居處被仰付可被下候事

寛文六年八月　右西山遺聞・寺社便覽に出ず

此時より封內神社佛寺御改め追々破却之分如左

眞言宗　千四百八十六ヶ寺　淨　土　百七ヶ寺

浄土新宗　六十八ヶ寺　天　台　貳百五ヶ寺
濟　家　三十八ヶ寺　曹　洞　百三十五ヶ寺
法　華　三十六ヶ寺　時　宗　十三ヶ寺
〆貳千八十八ヶ寺
山　伏　貳百八十坊　社　人　十八ヶ所
神　主　十八ヶ所　行　人　百三十二ヶ所
禰　宜　六十九ヶ所　市　子　六ヶ所
以上　西山遺聞・探舊考證に出ス

按、今の世も此政を擧行ひて游食の徒を沙汰せられば亦民の爲に害を除き利を興すの一端ならん歟

延寶七年己未封内鯉淵村と他領萬藏寺村と境界爭論の事あり畠六町三段五畝十五歩並山若干終に御領分と成所謂萬藏寺後新田(ウシロ)是也探舊考證

凡封内租入の數取付の最上になりし事是年を極とす今勘定所にて新知割ある時は郡方申達して是年己未の元郷帳並其年(いつにても新知割有としの事なり)の元郷帳(此帳へ給知割可除村へは郡方よりはり紙をして出すといふ)とを出させ是を本として新知の割を極るといへり管見錄

是年刑部君・播磨君御知行厘割左の如し

刑部君の分

惣高貳萬拾四石六升壹合　四ッ三分六厘五毛餘

内貳百九十七石七斗　田方、未の付荒

譯ケ

田九千三百貳拾壹石三斗五升三合　四ッ四分壹厘五毛餘

畠壹萬六百九十貳石七斗八合　四ッ三分貳厘貳毛餘

外新田高七百五十石貳斗六合　貳ッ五分四厘八毛餘

内六石四斗四升九合　田方、未ノ付荒

播磨君ノ分

惣高貳萬六石七斗四升　四ッ四分九厘餘

内七百四拾壹石三斗四升九合　田方未ノ付荒

譯ケ

田九千三百貳拾貳石四斗壹升五合　四ッ貳分壹厘貳毛餘

畠壹萬六百八拾四石三斗貳升五合　四ッ七分三厘貳毛餘

外新田高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五合　壹ッ八分八厘八毛

内五石七斗七升六合　田方未ノ付荒　探舊考證

八年庚申封内戸數を校せらる

四萬貳千五百軒　在々之分

三千貳百七拾六軒　御町

内　千四百九十九人　屋敷持
　　千七百七十七人　棚借り

是年大雨風吹五穀不熟水戸表金拾兩に籾貳拾四俵云々　探舊考證

天和二年壬戌二月十日大炊頭賴雄朝臣へ　公儀より茨城郡宍戸領壹萬石を賜ふ　東照神別・探舊考證　是より先きには　義公封内にて私に三千石の采地を授けらる　源流綜貫　此に至て更に宍戸を領せられしかば水戸の別封となりしなり

三年癸亥七月二十五日　義公綠岡別館に在して鄕中の藍瓶役・紙舟役・鹽釜役・鮭役・鮎役・鱒役共に免除せしむべきよし仰出さる

○近藤次郎左衛門重次千波新道渡り始者慶安四年卯六月十六日晝卯之時と寶鏡院より申來る

獄門・磔・火あぶり場處之覺

一、田彦村原之内

一、後臺中臺入合野

一、長岡原

一、臺渡り柴付

自今已後右之所に相定候樣にと御老中御相談にて相極

右延寶九酉七月廿八日於御評定所、忍穗三郎左衞門被仰渡候也

古今田賦考別錄終

御勘定所職掌古今同異の考

一名計臣職員考

御勘定所職掌古今同異の考

一名計臣職員考

謹按するに當代　公儀の制國用の本は御老中これを司るといへ共諸國の御代官をば御勘定頭ありてこれを支配し民間の訟獄までをも聽斷し就中入を量て出すことを爲すの務專ら此職の重任たりと見えたり　嘗て尾州士人の說話並に其筆記せしものを見聞するに御勘定奉行といへるものは極て要劇の職にして其郡邑の吏を支配し其租賦の入を量て國用を制すること猶　公儀の職制に同じといへり遠く異邦に考るに周の禮に地官小大を用、年の豐凶を視て三十年の通法を以て國用を制し量入以爲レ出また九式といふ事ありて財用を均節するは天官冢宰のすべくゝる處なりさて其出納の委細なるとは司會といふ職ありてこれを掌る、冢宰また太宰ともいふ猶執政の元老といふがごし當代御藏入代官方御用の事金銀納方並大分の御つかひ方の事御老中にて司らるゝと聖王の制度に符合せり司會は中大夫の位にして猶御勘定の頭といふが如し夫れ人を用ると財を理るとの二つは大學平天下の要道にして輔弼の臣をば宰相といひ會計の臣をば計相といふ一は用レ人一は理レ財同じく相の字をくはふ其職の大小輕重は固より論するに及ばされども宰相に比擬して計相といふ事前漢の初まりこの稱號ある時は勘定奉行の至要の職務たると知ぬべしまた漢の世の制に大司農卿一人掌ニ諸錢穀金帛諸貨幣一、郡國より四時に上る月且見錢・穀・籍・共逋本畢、各具別レ之、邊郡諸官書ニ調度一者皆爲報給、損益多寡、取相給足ーとあり）

（後漢書百官志に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且見錢・穀・籍・共逋本畢、各具別レ之、邊郡諸官書ニ調度一者皆爲報給、損レ多益レ寡、取相給足ーとあり）

こゝに非ず鄉村年貢多寡の登降・江・永國用出納の損益もとこれ御勘定頭の所ゝ掌にして尤も要劇の職たること今の大吟味・御勘定兩役所の事務を併せ掌れりしとなり鄉村の年貢割付は今は御郡奉行の姓名計にて ふれ出せども往昔は然らず寛永四年の割付萩田村に存せしといふを見るに芦澤伊賀守・三木五兵衞・高地奈七郎左衞門・荒川十郎左衞門・疾庄左衞門・永田九兵衞・高谷八衞門・林十左衞門・内村勘兵衞・川村仁左衞門・近藤炙郎左衞門と連署せり今考るに芦澤氏は御藏代にて貪政なり川村・近藤は御郡奉行なり三木・高地奈御勘定頭にして荒

川・矢・永田・高谷・林・内村等御勘定奉行也また寛永の初年中由大夫より已下時の宿老たる子孫著にて河村郷左衛門殿御代官中といへる書簡に此度高谷八衛門・柳村氏御勘定奉行の初會計を司る職は御勘定所のみの時たりし事なれば勿論左樣有べき筈なり此後職制少しくのうたまりても寛永十八年辛巳の檢地には御勘定奉行の近藤作之助・高谷八衛門・深津彦之允等御郡奉行の野澤太郎左衛門・跡部六郎兵衛・川村角助割物奉行の津田作左衛門・長谷川五大夫などゝ共に其役をつとめし中村員村・櫻田惣兵衛といへるものゝ子孫に檢地の古文書存在す御勘定役の河原勘左衛門も檢地の事にかゝりしとし系譜に見ゆまた其明年壬午大檢見の事に付御郡奉行に指加りて參與とありて御郡奉行御勘定奉行毎年より大檢見はやく可レ出事といへる書付も見えたり其後正保年中宍戸領御引替地の時　公儀御代官中替地不足のよし申により割物奉行長谷川五大夫正種江戸御勘定頭松平右衛門大夫正綱の宅に於て勘定詰を以て理運に成却て請取方不足の分千七百百餘取返せし時にも御家老にて中山市正信正御用人にて梶川彌三郎尚盛御勘定奉行にて近藤作之助和隆正種と共に彼宅に赴きたるよし長谷川が筆記に見えたり これよりさき、台命ありて諸國の繪圖を作らしめらるゝに御國にては御奉行望月五郎左衛門恆隆並に御勘定奉行近藤作之助和隆命を蒙りて常陸國圖を作る此側を追ひしにや元祿年中諸國繪圖再撰ありし時御勘定奉行齋藤伊左衛門命を蒙り常陸一國の繪圖を選定すといふ然るに御勘定奉行の職權の會計を總括し入を量て出すことをなすの政を行くるを以て務とすればひとり帳面の跡勘定を見屬る計に非す土地方の事迄も心得ざれば叶はざると見ゆ其職を置かるゝの初年月未詳ども大かた元和・寛永の間なるべし　長谷川五大夫が家系に元和三年丁巳　成公に奉仕す切符を賜て勘定役となり寛永年中貳百石を賜ふと見え小池七左衛門が家系には元和年中奉仕歩行士より勘定役となると内原勘衛門が家系には元和年中奉仕二百石を賜て勘定役のち勘定奉行とありこれに據れば元和年中よりといふべけれども林十左衛門・三七六衛門・岡村太左衛門・近藤七左衛門・松本平左衛門・河原武左衛門等が如き或は知行或は切符にて御勘定役に召抱らるゝ事皆これ寛永二年丁丑の事なれば此役所の職掌史員大きに備はれるとはこの時よりの事なるべし　當時の御勘定頭兩人三木五兵衛玄與・朝比奈七郎衛門泰元祿各〻三百石　後みな三百石を加られて六百石づゝの高となる　格式御旗奉行に同じこれに所附の御勘定奉行といふもの七人　高谷八衛門・内原勘衛門等みな今の御勘定奉行の格なり三木・朝比奈より後奉行のみにて頭なし　御勘定役七人　津田作左衛門・岡村太左衛門等みな後世下勘定の格に同じ　また外に御勘定の目附兩人有てこれを監す小田宮内左衛門厚知・望月五郎左衛門恆隆此職に居る　いづれも御先手足輕の頭より　この時いまだ大吟味・小吟味等の役を置かれず一切の國用會計出納の事務皆勘定所より出れば其職を重ぜらるゝ事共理なきに非ず寛永十二年乙亥に至て御勘定目附の小田・望月御勘定頭の三木・朝比奈みな〳〵進擢せられ始て御奉行・御用人等の顯職に任ず　三木・小田二人御奉行の初にして與力・同心を附せられ味噌共に番

頭に準ず望月は御用人の初なり豐谷與三左衛門義宣と同列にて間もなく御奉行に徒る朝比奈はひとり水戸奥方番頭となるこれ亦此役の初にして與力貳騎同心貳拾人を附せられ格式御奉行に同じと云

於是職制一變して勘定所に奉行を以て長吏として頭並目附といふものなし十四年丁丑初て御勘定奉行の外更に割物奉行三人を置て長谷川五大夫・津田作左衛門・駒井又兵衛等御勘定役より此役に移る作左衛門は是より先き御勘定役より御勘定奉行と成と云これ今世大吟味の濫觴なり但し大吟味といふ役名に改まりしはこれより七十年後の事なり十六年己卯また始て吟味役兩人を置かれ杉山四郎左衛門初赤井を稱す・濱口市左衛門共に小十人組より此役に移る兩人共に切符より更に百石を賜り此役に移るの後十年ありて五十石を加られ又十年ありて市左衛門は五十石を加られて二百石と成一年を隔て御郡奉行に移る四郎左衛門はこれより已前に華勝寺方丈の御家老と成て死すと云これ割物奉行に亞で小吟味を爲すと見えたりこれより官府の會計と國用の出納と共職掌(ワカ)岐(ナガタ)れて二途となり凡金穀の出入多寡損益の吟味專ら割物奉行に歸し御勘定方にてはたゞ一切の簿書を鉤考して群吏の奸欺を防ぐ備となるのみなれば兩役割物奉行・御勘定奉行の掌る處緩急死活の差別あるによりて割物方は次第に要劇(キヽモノ)の職となり御勘定方は自然と閑散の務となると見えて寶永年中御改革のころ割物奉行より大吟味と云ものに改り寶永三年丙戌十一月廿五日割物奉行原忠衛門、定水戸大吟味役格式御留守居見輕頭)次座となり三宅十衛門、定江戸大吟味役翌年の冬いづれも加祿ありて貳百五十石となる忠衛門は其明年格式御先手同心頭となり同六年己丑二月御郡奉行に移り格式に元の如く同七年庚寅正月五十石を加られて二百石となり再び大吟味役をつとめ元文二年九月致仕す關口九郎次郎信政が如き割物奉行より寶永三年丙戌十二月七日御郡奉行より割物奉行となる直に大吟味役となり寶永四年丁亥十二月廿五日なり超て御用人に遷るにいたる寶永五年戊子二月廿五日の事なり是年十二月九日御郡代となり百石を加られて三百石となり六年己丑二月九日總元ゞ役を兼同四月廿一日御奉行となり與力・同心を附せらるこの人家祿二百石元和年中よりこれを世々にすといへ共其祖の職分御醫頭を以て出身し四代の間相繼でこれを業とせしにかゝる俄に進擢せられて顯職に登る事其身の才ありしとは見ゆれども世には松平勘十郎改革といふことを行ふとき其間に周旋してかく立身せしといひ傳ふるなり其人の事は姑く論ぜずすべて此改革の餘殃今にのこるもの少なからず大吟味の勢いよ〳〵盛しきも此時の遺風なるべし

さて御勘定奉行並御勘定役ともに人數減省せられ中の寄

合・小普請組に入もの各三人其勢の盛衰懸隔すること此の如し（寛永五年庚子五月小川喜平太・加治惣兵衛・鈴木大郎太夫三人を以て御勘定奉行とす中川喜合とかの名前御勘定奉行菊・小野崎作太夫・山内善左衛門三人共に御勘定役より小普請組に入、皆此役人衰微するにより文化の御勘定奉行は馬淵左衛門・右田彦左衛門御勘定役は中島喜左衛門・三村源左衛門各兩人づゝにて ありしを見たり其後間もなく三人づゝとなりしとかこれよりまた人數を増され御勘定奉行或は四人或は五人となり御勘定役三四人より或は五人或は六人となる安永二年癸巳正月二十八日に至て御勘定役の數を減じて三人とし新に御勘定吟味役兩人を置かる　小瀬次郎右衛門御代官より中野兵介吟味役より移る格式小川運蔵奉行兩人ともに皆御勘定所より出身のもの也天明二年壬寅十月四日御勘定吟味役江橋忠兵衛役替してよりしばらくは同此役止おかれたるも鈴木忠左衛門・古川吉郎衛門兩人此月七日に初て御勘定役頭取となり格式は御ろ御勘定吟味役其後四年甲辰七月十九日忠左衛門大吟味に移り二川傳三郎これに補す同八年戊申八月廿九日傳三郎御代官に移り十一月十四日吉郎衛門格式御代官にす、寛政六年甲寅六月十九日に至て御勘定吟味役と名目格式は如故にすれども後御勘定吟味役兩人づゝ相續て置るるとかふ　其後御勘定役は四人に増され又五人となりしなり御勘定所既に國用の給と不給に管せずたゞ勘定を見屈る事ばかりなるに御勘定役數人手代十餘人ありてしかも又御勘定吟味役といふものあればこれが奉行たるもの手を束て何の事業もなく諸の券書へ押印する事を下吏の指圖に隨ひてなすのみなりといへり大吟味の職國用を司りて其割をなすといへ共財用を均節するに定れる式なければ臨時の物入にいつの間にかは不足にいたり吟味役出納に吝なりといへども事緒多端になりて厚俸を賜れる士數人にて其吟味する處手代の爲すべき小勘定まで自ら算盤を操り五文三文の出入に日を暮す事もありといふ御勘定所は會計を以て本職とす れ共年々の跡勘定にて量入爲出の詮きらになし如此の制にては紛々擾々たる計にて在上執政の歴々見過しをなきるゝに甚不便利なるべければ百世の長利も建がたき勢也易に窮するときは則變じ變ずるときは則通ず通ずるときは則久

しと云ことあれば建國の初制に立返り且又古今の時宜をかんがへ變通の政ありて經常易簡の法を定給はん事當今の急務たるべきもの歟

御勘定所吏員並職掌の議

一、御勘定奉行　格式是迄の通り但し其人によりて物頭已上にも列すべし其員三人にて一切の會計を總括し財用を均節するの式ありて諸の調度皆此職の承知を經て後ますべし豫じめ地の小大年の豐耗を視て金穀多寡損益の勘へをさだめ執政の大老國用を制せらるゝに量入爲出の資となれることを專ら職務とすべし

右當國寛永の初制に據りて斟酌せしめ遠くは異國聖人周公旦の周禮に考へ近くは　將軍家の御定めに本づきて建議する處なり但近世財用の權專ら大吟味役に歸し御勘定方は金穀損益の政に與らざれば其奉行を撰むにもたゞ律義一篇の人物を用ひ敬久方忠衛門嘗て此職に居りいろに其親さるものに語て曰其多年御役勤めをしに御勘定奉行ほど閑散なる職はなし役所へ出ても上の間に居て一切の事務は下勘定に手代がきゝなり御勘定きゝなるして後下吏參詣を作て押印すべきまし申にまかせて印を押す、たとえ下に疑吏あり下僕者の誘へきまとの事を計られても其書面に押印せよといへば押印すべきなりと此物語はむかし久方が手に付し小吏の說なりしを云是によりて見る時は當時の御勘定奉行は有名無實にして自ら義をばなさゞれ其萬一下に姦吏ありとも紀綱なるに吉宗將軍の機たりし時の故事に通ずて此職に任ずる者年齡によりて御切者より知行に後知行に二三歸加增を賜はれる事あるは無用の事なりや濟時の急務に供するに足らず故に大夫の賢者にも其職の廢すべき歟と慮られし事ありといふ但し其名を正しくする時は大吟味といふ役名は止むべくして御勘定奉行といへる名天下普通の

職名にして停廢すべからず因て大吟味の號を止て此職に併せ役名御勘定奉行として其人は大吟味役つとむる程の才を擇で入替にすべし寛永十四年より割物奉行始りて其後寛永御改革の時に至りて大吟味役に改りたれ共割物の名目は可なり大吟味の名正しからず財用の出納は上士より已下の有司に割物をさせて其大吟味は執政の大老にて爲し給ふべきなり叔割物奉行の號は可なれ共もとこれ勘定所の職掌繁雜なるゆえ其掌を分ち掌る樣にしたる故其役の初はみな御勘定役より移されて長谷川宗中矢等なり如き特に其才を擇ばるゝと見えたり正保年中御引替場の申あるに至て貳百八十石不足のよし公儀御武官兼申旨ありといへども御家老・御用人・御勘定奉行・割物奉行各家人〻江戸御勘定奉行所に赴き却て千七百石餘取返せし事等ら長谷川が才幹によれば是等の人才初て割物奉行に任せらるゝ事其處を得たりと謂つべし然ども當時に在ては其職掌を分られたるに利あれども今は却て弊生じたれば寛永の初制に立返りて合併せられんにかたん〳〵便利多かるべし是たゞに紛更を務むるにあらず時の宜に隨ふなり

御勘定頭格式御旗奉行・御勘定の目付物頭にてなどといふ役あれども是は今の御奉行御用人の兩職いまだ置き給はざる已前の事なれば尤也寛永十二年乙亥御勘定頭・御勘定目付の兩役を止められ此職の人を御奉行・御用人になる是御奉行・御用人の初也寛永二十年癸未三月の御條目に金銀米錢訴訟渡し金拾兩已上、銀拾枚以上、錢五十貫已上、米拾石已上は奉行人可レ爲二裏判一、用人等表に可レ被二加判一事と見えたり是にて職制の沿革を明らむべし既に御奉行・御用人といふ顯職を創め設け給ふて右の役より移され執政に亞で諸役人の上に立御勝手の御用を聽せられ御勘定奉行・下勘定役皆御奉行衆の支配する處なれば右の役は無くして可なり この故に寛永十二年より今に至て御勘定奉行のみにて頭並目付(とう)いふものなし

且　公儀にて松平右衛門大夫正綱・伊丹播磨守康勝等御勘定の頭となりしより後或は奉行と稱し或は頭と稱し差別ある事を聞かずされば御勘定奉行を以て一役所の首長とすべき事勿論なり人數の事も是までの通にては皆〻無用の穴員と見て新に大吟味の職をこゝに轉ずる事なれば三人程にても其人さへ得れば不足なかるべし公儀にて御勘定奉行今は數人に成たれ共公事方・道中奉行等に其掌る所分れ居り御勝手掛といふもの三人に過す天下の大なるすら既にかくのごし其他は推して知るべきなり

御勘定方・大吟味方分れ居る時は各其下役も分れ附せらるれ共今兩役を併せて一となすときは御勝

手の御用一所にてすむゆゑ其下の手代悉く併省すべし（此事詳に下に述ぶべし）其上勤功によりて兩役へ御慰勞ありしを省て一役となるゆゑ縱ひ何程の劇務にて三番交代に命ぜらるとも相應の役料別に賜らんにも御手支へは有まじきなり

一、御勘定吟味役　格式是迄の通（但し其人によりて差別ある事も有べし）其員九人（但し御勘定奉行と同じく三番交代にせば壹つめ三人づゝたるべき歟）是は御用人支配の吟味方と御勘定所の吟味役を合せて是迄の江戸・永戸二十餘人の處なるゆゑ九人にて三人づゝ交代と記せども能其人を得て事務の修理も整ひたるうへには六人にして兩人づゝ交代すとも間に合はざる事あるべからず（ヤウニカナヤウ）御勘定奉行の佐（スケ）となりて諸の（ゾクシ）簿書會計を鉤（ゾクシ）考し凡そ出納の事妄に費ざる工夫を專一として清廉に沙汰いたすべし

右　公儀の制度に倣ひ大吟味を勘定所に併せ寛永の舊規に復する時は小吟味の役をも此役所にて持つべければ江戸・永戸御用部屋の支配たる吟味役といへるものゝ職掌をこゝに併せて掌らしむるつもりなり（吟味役の初も寛永十六年已降より置かれ二大吟味の濫觴、刺物奉行といふものを御勘定役より移し置かれし後の事なり御は人數も少なけれ其後世次第に增細になりて今は江戸・永戸合せて貳十人にも餘りぬべし餘りに冗員あれども其の吟味する所いさゝかの事にて小給の士より加扶持並に三年三石、五年五石の常例御加恩等あれば恐らくは其得るところ失ふところを償はずと云事に差なしはかりがたし宜しく減省あるべし但是まで吟味方にて兼職せし御普請奉行・御賄頭等の類は各〻其事務もかはるにより吟味役とは別物になし其中より才幹清廉の人を擇て其本職に定めつゝれの吟味い務は吟味役中より其萃を拔て御勘定吟味役と定られん事便利なるべきなり）今の所謂御勘定吟味役といふものは安永二年御勘定役の數を減じて三人となし因て其初此役所より出身せし御代官（小瀨矢郎衛門）吟味役（中野兵介）のうち各壹人を以て此職に補す御勘定役減ずといへ共昔なき此役兩人を設けたれば實は御勘定役五人に增たるも同前也其上今は下勘定二人を增たればすべて七人に成たるなりさて御勘定吟味役の號　公儀にも四五人づゝ置かるゝ事なるによりて其名を擬（マネ）して此方にも立たると見ゆれども名同じくして

實異なり正德年中新井筑後守君美建議して當時御勘定所と申は天下の財を生じ出すも納るゝも此御役にかゝりぬれば六十餘州の人民の樂しむべきも苦しむべきも此職を奉れる人々い其人を得ると得ざるとによるこれらの劇務備らんことを一人に求むべからずされば昔の御代のごとく其吟味の役といふ職置かれずしてはしかるべからずと申により杉岡彌太郎・萩原源左衞門兩人御勘定衆い組頭より擇び出されて此職を承る此職を置かれし明年御料の貢米凡四拾三萬三千四百俵を增し百姓ども相よろこぶ事大かたならず（是下吏い奸私をなすことを得ざればなり）河堤等修築の料もまた金三萬八千兩を減じて水旱の患もなく漕運の事も是までは年ごとに海に沈みし米穀萬俵此後よりは覆沒の患ある事を聞かずといふ事ある記に見えたり是　公儀の事にて天下の大なる御勘定所より精く吟味せば其利を興し費を省くこと莫大なるも尤の事也天下と一國と大小の差こそあれ御勘定吟味と號する上は死物にばかり吟味せずして（凡諸の所用簿書にのりたるを勘定して其拠きへ立てば其餘は管せざる故これを死物といふ）活物の上にも吟味を加ふべきに（凡財用の藏新貨物の根從彼是出すこと納るも吟味の上にあれば是れを活物と云）左には非ず（是は今まで大小吟味の役他に推て御勘定所は契券のみにあつかれば故なり）徒に下勘定の頭取となりて會計出納の指引を極るのみとみえたり是にては吟味の名に當らず定りたる出入の勘定吟味を加へざれば定むる事能ずんば下勘定其器に堪へざるなり若し出方入方の勘定惣しらべをなして指引を立ること能はずとならば是御勘定奉行奉職無狀と云ものなり故に名に循て實を責むるときは是までの御勘定吟味役は廢しても可なれども幸に其名の存するに因て吟味方をこゝに合併せば便利なるべし（吟味方を止むれば是までの兼帶の事役は各其本職を立べき事既に前に述るがごとし但し御詰文いくい立

尚は元来御勘定所に在るべき筈にて
はあれども
一、御勘定役　格式是迄の通（御規式の本格）其員六人にて入方出方の勘定を分ち掌るべし（俗に兩人づゝ三番交代）

一、下勘定　格留附より已上御買物使・御徒目付次座まで（各其人により差別あるべし）（御規式にて）つゝらば御勘定衆と唱へて下勘定と稱せず　其員拾貳人にて御勘定役の手に付（壹人に兩人づゝ）入方出方の務を分ち且一手ぎりの小勘定をつとむべし（安代）

一、留役（格式何にても員は宜を計て置）（見習衆より減ずるも可なり）見習衆（御部屋行已下の子共惣て召出き）（但見習衆より減ずるも可なり）（御規式已上の子御役筋をかせぎ候者）此外手代つとめ一切無用たるべし

右御勘定役と下勘定との品をわかつ事御勘定衆の格古と今と段々に差降あるにより（むかし御勘定奉行の下にたゞ御勘定役と下勘定との品をわかつ事御勘定衆の格古と今と段々に差降あるにより）てむかし御勘定奉行の下にたゞ御勘定役と稱する時は名正しくして言順なるべし（公儀の制御勘定衆行の下に吟味役と云もの四五人あり其下に御勘定衆と云者數十人あり御勘定衆にも上中下の三等ありと或記に見る其詳なる事はいまだ聞かず）但し見習衆の中より御規式已上に召出さるべき家格の人にても俄に御勘定の本役に成がたき事もあらば御勘定役と稱せず御勘定衆といひて其つとめ方は下勘定同樣たるべし御勘定奉行並吟味役の下に御勘定役ありて各其出入を計り其下に小勘定をなすもの拾貳人（今までの數も漸々増されて拾貳人にこれを號して下勘定といふ時は其下にまた手代をつかふべき樣なければ已來は一切にこれを停廢すべし（大吟味方も此役所に合議する上は是まで大吟味の手代といふもの亦皆やめべし但是よりさき召出され已上になりて其子につき居るもの等は直に下勘定に轉せらるべし）さて入方と出方と局（ツボネ）を

分て各其勘定を掌るは聖人の遺法なり　周禮司會職の下に疏曰といふは掌邦之財用とは是入方出方に後の掌邦之財用とは是入方出方に後の掌邦之財用とは是入方出方に後の

も與力には成る事なれば立身を好む貴賤人情の同然なれば諸手代の少しく利口なるものは此役所をかせぐなり御郡方などは大切の役なれども元〆の外は立身の路均明かざるゆゑ其中すこし才あるものはこゝをかせぐゆゑ其本役は腰掛にて身をはめて勤めずまた器量ありても不勝手等にてかせぐ事ならざるものは空しく沈滞して身を終るなり此かせぎの事に付て風俗の害と成る甚だ多けれ共事長ければこゝに略しぬ

經常易簡の法ありて算術さへ學べば誰にても勘定出來るこそ正大公平の道なるべきをさま〳〵瑣細邪曲の法あるゆゑ他より入ては容易に呑込がたき故所謂權在胥吏といふものに成て國家の利に非ず凡勘定を造作もなくして誰にても呑込易くしかも姦欺の出來ざる仕方あるべけれ共事長ければこゝに記さず

元和・寛永の頃此役を設けられし時内原勘衛門貳百石のち御勘定奉行長谷川五大夫切符より貳百石のち割物奉行津田作左衛門寛永年中奉仕貳百石のちに割物奉行駒井又兵衛上に同じ林十左衛門寛永二年奉仕貳百石後御勘定奉行三宅六衛門百貳拾石後御代官岡村太左衛門百俵に六人扶持後百五十石御代官御郡奉行等となる近藤七左衛門切符にて後百貳十石を賜ふ其後御代官松本平左衛門切符より後百二十石を賜ふ已上三等の類は何れも他家の士宅迄共に寛永二年奉仕の輩なり

にて知行を賜て其内切符の輩もあれども皆厚俸なり且後に皆知行となし給ふ召抱らる後世の御勘定役に比擬すべからず其後承應・明暦い頃より下勘定に召出さるゝ輩みな〳〵切符也貞享三年丙寅七月淺田貞衛門、元祿七年甲戌正月大井武左衛門、いづれも五拾石にて召出さるれ共是皆其父の本祿の内を分ち賜はりし也淺田が父は御代官の隱居、大井が父は御郡奉行にて淺田・大井兩人ともに其次男也

威公・義公の御代にも御勘定方のもの其才によりて進擢せらるゝなきには非ず然れども今の如く此役所より生れ出ざればつとめがたしといふ事決してなし故に昔は御勘定役に御徒よりうつるもあり元和年中に小池七左衛門或は御徒目付より寛永年中及川彦左衛門高七十石或は御小姓目付より寛永年中成見何衛門高百石小川喜大夫は御切符也或は小十人組より正保年中村松五郎八高百石或は與力より慶安四年溝江平左衛門高百石寛文二年御勘定奉行或は元與力御暇後歸參より延寶五年岡澤角大夫御切符にて のち仁吟味役或は御進物奉行より貞享元年原忠衛門或は御用部屋物書より寶永六年己丑四月入江庄介但事なれ共他よりうつりたる例故こゝに附記す

或は御郡奉行の次男より大井武左衛門が事上に見ゆ或は御勘定所見習と云より明暦元年篠本七衛門是威公の御時也寛文二年壬寅十一月二十八日篠本安衛門是義公の

御時也其後にも寶永元年甲申正月十一日に佐久間甚兵衛享保二十年乙卯九月九日に佐藤章次寛延二年己巳十月六日に小澤文司、寶暦十三年癸未十一月八日高橋市兵衛是皆見習より御勘定本役になりしなり其外もあるべけれ共事煩はしければ茂く考へず　皆此役になりし例有り之也其見習と云ものにはひとり二男三男のみに非ず割物奉行貳百石の惣領にても切符を賜て勤めしものも有　廣木大衛門が惣領長八元祿七年甲戌六月の事也但父隱居するに及ては家督百五拾石を賜り御馬廻となり御勘定役とはならず此外にも其類あるべし尚又追てこれを考べし　しかるに近世一槩に手代の中より年數の順にて召出されて下勘定の闕に補するゆゑしばらくの間其本格になさず御徒目付の次座として　此例寛延二年十月より初る　其後また一等を下げて御買物使格とし　此例天明七年八月より初る　其頭取に吟味役あるのみにて御勘定役の本席は勿論御徒目付次座にものぼせず是其階級を細かにきざみて容易に御規式に登せざると古人の所謂愛惜名器と申す意にて惡きには非ず然ども胥吏の權を奪ひて其弊を革め何方よりうつりても此役つとまるべき工夫はなく其手代より取擧るとは依然として舊の如く終には御規式の役にうつせば何の詮も無き樣也其上實に其才器の拔群ならば昔の如く直に御規式になすとも惜むべきに非ずもし又たゞに手代古役の年數のみにて此役所に限り一非文非武の輩を膝推にて士流に列せん事風俗の害名器の卑くなると是より甚しきはなきは勿論他役所手代の心を惡くする事莫大なり　但し昔の御勘定手と云ものの今とは同じからざる事もあるにや或人の覺書に元祿以來に拾石五斗三人扶持御勘定手代淺田貞衛門貞享三年寅の七月十一日に御傳兵衛隱居被仰付一知行地方百石を物成にて五拾石づゝ兄弟へ分知被仰下候とあり水府系纂を考るに石手代たりし事は疑なるにや見えざれ共父の分知五十石を賜て勤定役となる事を載す父傳兵衛は寛文元年　義公に奉仕百石を賜て與力となり七年十一月御代官にうつり貞享二年十一月老衰によりて小普請組三年七月十一日致仕して意休と號す惣領忠八は家督を繼本祿の内五拾石を賜て小十人組となる貞衛門が事は傳五衛門初名喜八と系纂に見ゆ是傳兵衛が次男たりといへ共傳兵衛既に與力より御代官にうつれるに貞衛門御手代をつとめしと云ふ事不審なきにあらず　すべて此役所の習俗新故の分を嚴く立て智愚賢不肖を論ぜず古役に手をおく風なるゆゑ手代には

諸役所勤のものかせぎといふことを入てうつれども（諸手代より表向てかせぎには其頭よりも詞をそへて御勘定手代あき有次第召抱下されば候へと御勘定奉行へ頼むとなり近來たま〳〵）かせぎを入すしてうつるもの有といへども是はたゞ表むきてかせがざる計りにて内證は御勘定所一とうへ取入て其推擧を得ればかせぎたると同樣なり　元來其かせぎを入る時より下勘定並に手代へ屈伏して自由に成もの故に其まゝ指引て勤めさする也手代は下勘定の闕を待ち下勘定も本は手代より出たる輩なれば順ぐりに其見合せを拵ふる事故御家中の子弟其親〻格式重きものは勿論御廟番等の跡にて召出されては不規式となるべき者にても見習を入る事此役所にて實は甚嫌ふ事なり

威・義二公の御世は勿論時代も古く下勘定役皆御規式なればたとひ割物奉行・御代官等の子弟見習に出るとも別して邪魔にもならざれ共其格次第に卑くなるまゝ（寛延二年より御徒目付次座、天明七年よりは御買物使格）己が上に立ものを嫌ふは俗吏の常情なり故に高橋市兵衛より已來久しく見習と云と絶たりしを近來また御廟番等の子供を見習より召出す事初れるは大なる善政なり願くは此機に乘じて宿弊を一洗し右に述議する如く職制を定めて手代と云もの此役所に一人もなき樣にせば其政體に益あると勝ていふべからず（大吟味も）

こゝに合祿するゆゑ其手につき二半手代も減ずれ共是は先づかゝへとして御勘定手代と六もの凡拾貳人其切符壹人に付三人扶持に八石とつもりて其數合せて米九拾六石に扶持方三十六人分なれば金にして百六拾八兩程知行にては數百石に當るべし右悪く減じたるうちより見習の衆へ年に少々づゝ御褒美金或は御扶持を賜るとも不足はなくして有餘に莫大なり　是までは手代といふもの有て下勘定にうつりたま〳〵見習として入れば其手につきて勤方は手代と同樣なれば諸士の子弟は恥て見習に出ざるなり（但淺田が事は年久しき事にて今とは樣子も違ふべけれども其事情も明らかならず安に是を例として諸士の次男も此役所の手代をつとむべしといはゞ甚だあやまれりと謂つべし）　自今已後手代と云者一切絶て諸士の勤むる所と定まらば諸役人は勿論長方平士の子弟よりも乃至與力・物書等の子までをもそれ〴〵に見習を命ず

られば のち〳〵御勘定奉行並下勘定等に人の乏き患なきのみに非ず其外の諸役人にも事欠給ふまじきなり

右の述る所にて御勘定所職員の要其大略を見つべしもしそれこれを潤澤せられん事は　明君と賢相との上に在せば吾儕小人の敢て及ぶ所に非ず大抵古より會計を職として身を進る者國政の是非を顧みず民情の弊疚をも度らずして唯利のみ是積、惟飾のみ是求るときは或は仁を傷り義を害ひて國體を損するに至る故に 司會 の職を統るは政の大體を知て才且賢なるものに非んば不可なり今御勘定奉行より上に御用人衆あり御用人の上に御奉行衆あり又其上に御年寄衆ありて何れも顯貴の位に居て御勝手の御用を聽かせらるゝ事聖人の遺制に協へり御年寄・御奉行・御用人と申は譬へば古への太宰 また宰宰ともいふ ・小宰・宰夫の職のごとしさて司會の職は此下に屬するなり深く考へざるものは國用出納の事賤有司の務の様に思へ共財の有無國の貧富民の休戚兵の强弱世の治亂みなこれに係る所なれば實に人君治世の大用にして大臣經國の要務なりとかや故に財用は有司より上に供すれ共其式法は大臣にてこれを掌る事は有司は職卑ければ尊に 抗 して衆を制すること能はず大臣なれば下は有司を制して式法に逆て擅に供せざらしめ上は人主を約するに禮を以てして式法に違ひて過用なからしむ故に經常易簡の法一定して變ぜず用を節して人を愛するの政能く行れて兵を足し食を足し民をしてこれを信ぜしむるとも皆こゝより生ず然れば財用を均飾するも尋常官府の 經費 こそ賤有司の力にも及

ふべけれ共其上の事は大臣の任に非んば能はず古への聖人量入以爲出毎歳の國用を制する事これを冢宰の大臣に司らしむ其慮至て深遠なりと申すべく候なり

御勘定所職掌古今同異の考　終

附載

及門遺範　會澤安

下學邇言抄　同

逸民集抄　飛田勝

幽谷遺談　石川久徵

及門遺範

語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蓋孔門諸弟子。親炙聖人。同受循誘之訓。成德達材。彬彬君子。宜如無先後之異焉。然自質趨文。古今常勢。以聖人視之。亦不能無小變。三十年爲一世。則其有先後。今猶古。何獨聖門爲然也。安嘗遊藤先生之門。固謬劣寡陋。何敢自比先進。然自幼從遊歲月尤舊。幸得聞見先生誨人之始終。今也不見先生。亦已久矣。而安亦老憊。竊恐先生教養之遺軌後輩或未之詳。迺錄及門之日。所親炙聞見者。以備他日一考。若夫先生家庭之訓。則斌卿固旣紹述有餘。不待安論列焉。

一先生教人。專在忠孝。蓋先生至性純孝。而慷慨好義。其幼善事親。弱冠居喪。疾痛悲哀。持心制三年。著書論執喪得失。門人受讀。往往傚之。盡三年之哀。其孝及人者如此。忠義亦出於天性。成童讀保建大記。憤發興起。從此好讀書。倍他日。十八歲著正名論。言君臣之大義。其教子弟以忠孝者。本於此也。

一先生尤重君臣之義。恆語人曰。天祖垂統。天孫繼承。奉三器以照臨宇內。皇統緜

無與天壤無窮實如　天祖所命是　神州之所以冠四海萬國　天祖　天孫國與天一矣。世世相襲。號天津日高。騰極謂之　日嗣。神天合一。與殷周配天。尙不免於與天爲二者。不同矣。先生論國體。其大旨如此。蓋奉　義公之遺意云。而近時稱皇國學者。荒唐不經之談。則亦所不取也。

一世俗業儒者。久承五山僧徒之陋習。令幼童先誦文選。先生則先授孝經。次之以四書五經。四書五經之目。出於後人所論。先生授幼童讀之者。姑從時俗所習熟。不欲苟爲異也。時時於習讀中。取其易喻者一二件。輕輕開說。此句讀稍熟。略曉文義。乃使之讀史記左傳國語漢書等。遇其有可興起心志者。娓娓講解。使人不知倦。時吟誦前賢詩文。以感發其志氣。或談論古今嘉言懿行。禮樂制度。政教刑兵措置之得失。君臣父子之名分恩義。四海萬國形勢之變革。華夷內外之辨。一一指示。因其憤悱而啓發之。其講經。務明大義。合德行事業爲一。使人自入聖賢區畫彙籠中。識見日開。不自知焉。先生誨人之次序。大要如此。然成德達材。皆因其人資質。不必規規於一律也。

一先生教人。後虛文而先實行。然文墨之業。亦非所廢。要在使人盡其所長。如其實行務在長善。不拘拘於責惡。是以人亦勸於爲善。而恥於爲惡。蓋磨礪名節之效爲然也。平居好稱人善。而不喜道其惡。待人寬厚。自持嚴正。人親愛之。而不敢狎褻。至於其有所感。吐露

肝膽。則雖庸人懦夫。亦莫不揚揚然激昂憤發。其善誘人如此。

一先生誨人。以恭遜爲先。安之幼。每戒忿爭。讀書過古人孝弟忠信之事。縷縷說話。有如提耳。常誦諸葛武侯戒子之語。言尚在耳。或與親朋談論國事。不令小子輩聞之。安輩亦專讀書質疑。不敢爲闕黨童子。故雖時聞天下之事。而不知一國吏事臧否。蓋先生之誨人。欲其器之晚成。而不求其速成。又屢誦　義公之言曰。童子當爲童子。而切譏議時政。亦此意也。然少年銳氣之人。多悅於激勵之言。不思戒敕之意。狂簡斐然。而忘所以裁之。亦非先生之意也。

一先生不喜臧否人物。安之受業。授資治通鑑。而不及綱目。歷史綱鑑等書。謂綱目書法謹嚴。然其所附載。書法。發明等。多譏議古人。令少年讀之。其弊議論太過。責人苛酷。恐失忠厚之意。甚至好稱人惡。綱鑑等亦然。又謂山崎氏之書。其興起節義之氣甚佳。然所論過密。使人心狹隘。疾不仁已甚。非所以長養德器也。

一先生每誦陶淵明語曰。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讀書求甚解。其能實解之者蓋鮮矣。但其有意會。而至欣然忘食。雖不甚解。而實能解之者也。又曰。咀嚼二字。讀書之要訣。讀書不能咀嚼玩味。忽忽看過。雖日誦十百卷。大抵不免爲耳食之徒。又曰。古人謂眼光透紙背。是眞能讀書者。若徒管古人糟粕。不能開活眼。以看破背槩處。誦陳言

疎迹。所見不過紙面文字。不可謂之能讀書者。安謂能有咀嚼。而後眼光可透紙背。如此則意會忘食。亦在其中也。

一看經書者。使之先就經文熟讀玩味。或一篇中。前後相照應。或於他書中。其意義可彼此互相發者。一一指示。又使之自思而得之。融會貫通。有感發興起。然後稍就傳注。質疑義。蓋所以使之時有意會。而亦未必要其甚解也。近世耳學之人。或未熟讀經文。先看傳注。傳注先入爲主。經文爲客。其弊至徒信後儒說。不信經文。經文反爲後儒之注脚。亦聖經之一厄也。

一先生談說孝經。以愛敬二字爲第一義。發仁孝一本之義。微之曾孟之言。鑿鑿有確據。而講論諸經。必以論語爲首。每誦大寶令分經教授。孝經論語。令學者兼習之。將著梅巷筆叢。粗有端緒。未就而卽世。誠爲可憾矣。然學者能熟讀二書。反復玩味。果有意會。庶幾不倍先生之意也。

一先生恆言。學者學爲君子。非學爲儒者。故論語以君子二字始終之。又言。道者成人之道。非儒者之私業。故夫子成德達材。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有文學。各因其人所長成就之。儒則古以道藝教人。周官云。儒以道得民。是也。故夫子誨子夏。以爲君子儒。以其長於文學也。周末道不行。門弟子各以其所學。教授後輩。而人稱之爲儒者之道。是非聖人之本

意。後學者。當以成人自期。不必要爲儒者。學而爲君子。是則孔門之學也。安謂。　義公諭士臣曰。士不可以不學道知人倫之義。匹夫之勇。非所貴。學道知義。雖寡人亦儒也。此以儒自處。似不與先生之意同。蓋　公則勸士大夫學。所謂儒者。亦唯指學道者爲言。而其意在明人倫。則亦學爲君子。而非爲村夫子之謂。其言雖異。其意則同也。

一先生謂。古者文武一塗。未嘗分以爲二。無論海內外。其致相同。故男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折齊人驕慢之氣。折衝於樽俎之間。陳恆弑君。則請討之明大義於天下。與後世下帷揮麈。徒文不武者不同。況　神州自太初崇尚勇武。而當今食武家之祿。豈可徒事文墨。以失武士之本業哉。是以使門人兼習武技。不做白面書生。好爲輭弱之態。

一又謂。習武者。所以臨陳盡己職分。本非私鬬之用。而亦非演場衒技之具。當去花法。專務實用。當時承泰平之餘習。演技者。多株守昔人成法。拘泥陳跡。不能出其區域。先生嘗與杉山子方等。學伊勢所傳吉田射法。又招傳戶崎氏刀法者。使教授少年。自是如小野之刀。種田之槍。荻野之銃。往往傳播。而師家傳舊法者。亦務講求實用。自出機軸。至有稱雄於四方者。先生實爲之嚆矢。則非獨於文學多所發明。若於武技。亦不可謂無益於國家也。

一先生幼以神童稱。立原先生最愛其才。自少年所交。一時豪傑。如高山仲繩・蒲生君賊・慷慨憂天下。每以肝膽相許。如木村子虛・忠憤報國。僧實源。高邁好義。皆情好親善。其經生學士・文人墨客。如杉山・高橋・青山以下諸子。則固亡論。而如增子之寬厚・池原之俊爽・川瀨之勇決。雖非讀書之士。而亦當世人傑。相信最篤。川瀨恆稱。先生有無學門人如予者。亦爲一奇。此雖戲言。亦可觀其取友。用舍好惡。無所偏倚。其他俊彥。以及武人俗吏・農夫賈豎。苟有志氣。有材藝者。慫慂勸勵。雖寸長片善。採之賜之。各隨其才所長而導之。間懷說話。傾倒底蘊。其人莫不恍然心醉。其教育子弟。隨其材所長。性所好。指示開導。每謂世儒教人。多把持一箇格法。欲使其面目氣臭。盡作一樣態度。不許亳出其區畫範圍。如冶金出模。整整然一樣形狀。非聖人成德達材之道。皆坐於偏信後儒之說。而不知至侮聖人之言也。

一先生於文學。旁羅古今。會萃衆說。斷之以聖經。謂漢儒博士之學。先訓詁。疎實用。甚者流識緯之言。大害聖人之道。宋儒一洗陋習。說躬行心術。其見卓矣。然自信太過。蔑視前賢。以爲繼二千年絕學。至後學之弊。則或知有濂・洛。而不知有洙・泗。明人言。敢於非周公・孔子。不敢於非宋人。亦有非誣者。而自設藩籬。立門戶。見異於己者。則排擯以爲異學。不能汎愛容衆。陳同甫以英邁之才。倡大義。其王・霸之辨。不爲無一得。然豪氣過甚。其言亦有

不醇者。王伯安一代人豪。其謂就物窮理爲支離。亦如有一理。然自恃聰明。浸淫禪機。則失聖人之旨。明・清考證之學。解經精密。然或務碎細。遺大義。不無一失。熊澤氏才識絕倫。然偏信王學。則未爲得。山崎氏磨礪節義。有益風教。然狹隘多僻說。伊藤氏以論語爲宇宙第一書。說擴充之義。可謂卓見。然見道過平易。亦流於一偏。荻生氏雄才卓識。壓倒古今。然英雄欺人。說經多牽强。以道爲先王所造作。不知君臣之名。華夷之分。新井氏聰明絕倫。爲經綸之才。然至君臣名分。則大失其義。此皆有長有短。舍短取長。以聖經爲根據。庶幾其不倍矣。安謂。　義公嘗曰。先賢各有所見。廣蒐博採。用之不偏則善。執偏見。拘泥一隅。儒中之異端矣。先生蓋奉　公遺意也。

一古文尚書・孝經孔傳・孔子家語。後人僞作。東州神西漢上諸儒辨之。既有明說。先生蚤歲亦辨明之。有舜典二十八字考。又辨安國孝經序僞造之跡。鑿鑿有確據。時太田公幹倡考證學。論說經義。大有所發明。其辨古文繆妄。極爲詳悉。先生每推稱其博大。使門人謄寫其所著書。或使之游其門。而受業。是以門下之士。講論經書。有得於公幹者亦多。先生取善於人。不挾彼此。如此。公幹亦與先生相懽甚厚。嘗有贈序曰。天下之英雄。公與我而已。蓋公幹所長。雖在明經。而先生之志。則在事業。故以英雄目之也。

一先生原於春秋尊王攘夷之義。尤謹於名分。君臣上下之際。華夷內外之辨。論之極詳明。

行文措辭。其涉名分者。雖片言隻字未嘗容易下筆。而最致思於　神聖經綸之業典章制度。立論精確。蒲生君藏務講究典故。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謂人曰。我周流天下未嘗見英才卓識如子定者。而先生亦數嗟稱君藏特見。前後牢騷。每其來遊使門人就而質問焉。曰。得奇士而從遊。可以長才氣。而門人得益者。亦爲不尠矣。

一先生好誦古人歌詞。從遊之士。善歌詞者。往往有之。常謂詩言性情。漢唐之詩。猶周詩三百。人情風俗。瞭然可觀。可以感發興起人之志意。　皇朝之歌。亦猶漢唐之詩。自古事記。書紀所載。及萬葉集以下　歷朝撰集。可使人感發興起者爲不尠。然至末俗之弊。則貴綺麗。務纖巧。而中毒之言。淫猥不可道者。比比有之。乃欲使門人鈔錄其切於人倫。裨於風教者。題曰葦原集。取之　太祖葦原之什也。未果而終。從游善歌詞者。亦相踵謝。良爲可慨也。

一先生嘗以儀禮經傳通解授安讀之。曰。朱考亭講究實學。其所以施於事業之志。於是書。可見其本色焉。野中兼山。嘗命鏤之梓。可謂得紫陽之眞面目矣。安謂。聖人之道。修己治人。在合外內。考亭之論性理。所以修己。編此書。所以治人。故見其戊申封事等書。亦可觀。施於事業之志。世稱朱學者。多言修己。而遺治人。其倍聖人之大道。固亡論。而於考亭之意。亦偏舉一端。而失全旨。使考亭聞之。其謂之何。

一先生好讀周官謂聖人經緯天地綱紀國家悉備於此書其所發明大抵前賢所未發而其說寄軍令於內政與管仲治齊同其意司馬之軍制即司徒之六卿治之之法多與今制合西土諸儒在郡縣之世而說封建之制多紙上之談不可盡信今世目見封建之勢論周室封建之世愈覺其的切事情不獨軍制爲然安聽此言恍然如有發蒙始知此書之切於實用信先生之厚貺也

一先生謂易之起本由象數而義生焉漢儒說象數尚爲近古唯其說多牽强附會王氏專說義一洗陋習然離象數言義失其本且所說出於老莊之見至程傳始本聖人之意爲得其正及朱義出而經文復古而其義亦益明然皆不論象數則未爲得其義之所本學者兼象義而推求之然後始爲不失學易之本末矣

一先生謂聖人之道仁孝爲本明人倫濟天下德行與事業一光明正大不爲隱微高妙之言唯於易發精微之旨然天地生生之道陰陽仁義一其本天人合一其旨皆實與佛家空寂之見相冰炭後儒或見佛之高妙而心竊羨之欲與之相抗亦別設一種高妙之說以自立門戶故其說雖排佛而往往與此相出入不免被其氣臭薰染與周易精微之旨有間是求其說高於聖人由其自信篤於信聖人亦豪傑之一失也

一先生專力正學不好曲藝小技而視記聞俗學亦與他雜藝等素不喜晉人清談之流尤

惡老莊之學謂老氏陽唱恬澹無爲陰自恃聰明貴智術不欲蹈古人轍迹非識聖人別立一箇之見其流爲申韓司馬子長以申韓與老莊同傳可謂卓識故先生說老子之書與王弼等夐別戲謂人曰我欲造老子像擊其頭爲節以說其書亦一快矣而其所解說皆前人所未發也

一先生素憂戎狄窺邊寬政甲寅俄羅斯來東蝦乞通市先生察其情僞推求古今戎狄之形勢瞭然如指掌且辨破其虛誕誇張之妄說如云六千年史書具在又云中世有大洪水人物蕩然無復存者其言自相矛盾其餘所論破今不盡錄明如觀火而謂脫使西夷得志宇內晦暗天地爲長夜矣安聞之茫然自失如無所措身焉其激勵後輩如此而屢誦陳同甫上書高宗書舉一世安君父之大譬不知何物是性命故後輩亦知性命之不可附空言當時不見干戈二百年文恬武熙無復言兵事者先生謂滿清乾隆之西師去今二三十年一水之外用大兵革如彼雖海內無虞云乎而治安焉可恃迺欲著西土詰戎記以警發世之安於無事者屬稿粗成遭多故不果見今清有寧波廣東之變而西夷張大逞覬覦益甚世亦多以兵事爲言果如先生所憂矣

一先生講究經史學無不該而於聖人經綸事業尤致力內之則自　天神創業　列聖繼述以至　皇綱解紐武人爲政外之則自堯舜周孔立政明教漢唐宋明治亂興衰以至

身毒西洋形勢沿革、異教罔民、吞併肆毒之跡、上下數千藏、推究原委、甄別臧否、禮樂制度、經國治民之規模、人情風俗之變態、論之如指掌、而稽古徵今、自幕府法令及我東藩政治、敎禁、徵之文書、求之口碑、雖斷簡破牘、俚言瑣語、莫不採錄蒐羅、其鈔錄記載、積至汗牛充棟、門人請著述成編、先生曰、吾學既不得試諸事業、托之文字、亦不可以已、我將待年至知命、然後有所著作焉、其言未及遂、以五十三而終、實文政九年丙戌冬十二月朔也、距今二十餘年、門人亦離合聚散、凋謝不尠、追懷往事、泫然書之、

庚戌冬日　　門人會澤安述

及門遺範終

下學邇言抄

先師藤先生。誘掖後進。安幼而得陪從。幸與聞餘論。而謬劣之質。不能窺萬分之一。旣而先生卽世。終天之恨。何以償之。語曰。下學而上達。安之游先師之門。下學而已。何足論大道也。然長而無述。老而不死。恐得罪夫子。故竊錄所見。著爲五論。曰。論道。論學。論禮。論政。論時。謹述所聞於先師者。以仰正大方君子。以下學而敢於僭逾。淺陋之邇言。識者幸察之。（正志會澤安著。下學邇言。小序）

○佛者身毒國之道也。其敎主曰釋迦牟尼。身毒迦維衞國王之子。所謂釋種也。其生不詳在何世。藤先生嘗謂。神皇正統記。水鏡曰。如來滅後至（ノ力）神武帝。二百九十年。而宋僧普潤所記。通慧就（ノ力）嶺聖賢錄曰。說佛生時。凡有八別。一。夏桀時。二。商武乙時。三。周昭王時。四。穆王時。五。平王時。六。桓王時。七。莊王時。八。前周二十九主貞定王亮時。唐貞觀中。問僧法琳。法琳謂。周昭王時生。穆王時滅。西域記云。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或云。一千二百餘年。或云。一千三百餘年。或云。一千五百餘年。然古今綿遠。東西杳邈。不宜確執是一非諸。據是數說。佛生時。雖其徒。不能知其眞僞。固不足信據也。漢書西域傳。塞王爲月支

所擊南走。又云。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休循。捐毒之屬。故塞種也。顏師古注。塞西域國名。卽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音相近。本一姓耳。又云。塞種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據之考之。捐毒之有釋種。起於漢時。捐毒卽身毒。又云天竺。則佛生在漢時。可知矣。先生所說如此。

○藤先生說仁孝一本之義。曰。道者仁義而已。仁義之本則出於孝。孝者盡其愛敬而已。故孝經一篇皆主於愛敬而言。卽曾子曰。事父母之道。愛而敬。是也。（曾子事父母。）如能推其愛而及物。推其敬而裁度以制宜。是爲仁義。故孟子曰。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莫不知敬其長。愛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孩提愛親者卽孝經所謂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者。卽敬長之心所由生也。可見仁義之出於愛敬。而愛與敬。亦可以見仁義之實也。故孝經曰。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論語引書曰。孝乎惟孝。施於有政。子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又曰。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並哀公問）又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孝義）孟子曰。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其所以推愛敬。達之天下者。其旨亦相合矣。夫仁義者。天地之大道。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亦與孝經以

孝爲天經・地義・民行者合矣。則人之有仁義。猶天地之有陰陽剛柔。互萬世而不可易也。天地雖萬變之不可窮。而不能出於陰陽剛柔之外。人道雖德行之不一端。而亦不出於仁義之外。故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而仁義之本。出於愛敬。愛敬之發。爲孝弟。故孟子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論語開卷。先言學習爲君子。以爲通篇之綱要。而次章則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既言仁。則以該義。而其本。則在於孝悌。孝悌・仁義。本無二致也。而以此繼首章。可見聖門所以爲道者。在於孝悌・仁義而已矣。

○先師嘗謂。古者教導之法。民與甿不同。周官。六鄉爲民。六遂爲甿。六鄉則在郊。其人從事官府。隨才任用。自比長以上。或士。或大夫。別授一官。各有職掌。而任國家之事。有事則爲兵卒。爲將領。其教育人材。不可以不詳也。故六鄉之吏。鄉大夫以下。其教德行道藝。興賢者能者。其法極爲詳密。而六遂則野人。而專事田畝。有事則出徒役。供資用。非其俊秀有拔於衆者。則不任於官府之事。故遂大夫以下。其所掌之事。不過於稽人民。教稼穡。簡兵器等事。如其興甿。亦特明有功者。屬地治者。而無一及於德行道藝等者。比之六鄉。其詳略可見也。夫聖人之於野人。亦豈不欲其能成德行道藝哉。然從事田畝者。終歲勞力而足矣。而如詳密繁縟之教。固非所責之。故臨之以易簡。與勞心以從事官府者不同。亦其勢之所不得不然也。

○藤先生曰。宋儒初讀道家及浮屠之書。高妙之言。先入爲主。故其欲排老佛。亦自爲高妙之說。以求勝之。高妙者。本出於老佛之意也。

○我先師教人。使之先就經文。反復翫味。參互尋繹。以求深意所在。而如後儒諸說。則廣蒐旁羅。用以資講習。通其所未通。發其所未發。亦以自正其謬。要在潛思熟慮。以歸至當。謂今人徒務呫嗶。而不能咀嚼。所以不得經旨。咀嚼之二字。實讀書之要訣也。陶靖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其拘章句者。固不足言。而實好讀書者。自非能咀嚼以得其味。則焉能得有所意會哉。

○先師又謂。孔子沒。遺經猶存焉。而歷世賢人君子亦爲不尠。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其所識之小大。雖有不同。而施之事業。裁之言語。著之文章。孔門之學。未嘗絕也。宋儒以道自任。信道甚篤。故亦自信而不疑。斷然起而唱天下。可謂豪傑也。然自許太過。蔑視古人。謂繼千載不傳之絕學。（藤先生曰。所謂道統者。襲佛氏傳燈之說也。）夫斯道在人。與天地並立而不墜。漢唐之世。名君賢相。忠臣義士。相踵輩出。其豐功偉烈。篤行清節。歷歷史策。而視以爲千載無人。得無誣古人乎。且後世誤會春秋之義。專爲褒貶之書。雖一字一句。盡爲褒貶論之。其弊議論甚密。好譏議人短。非所以長養人材也。

○先師又曰。聖人教人。從其才所長。以成其器。而不責全於人。人故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

有文學。有達者。有果者。有藝者。有闇闇者。有侃侃者。有行行者。或可以損益四代禮樂。或言則有中。或可使南面。或可治千乘之賦。可爲百乘之宰。可與賓客言。有辟且角者。有瑚璉者。各因其材而薦焉。猶天之生物。且如愚也。辟也。魯也。嗲也。有其不齊。雖夫子。亦不能如之何。但進其退者。退兼人者。有時乎。矯揉導達之耳。其所與之者。則欲得中行。固無論矣。然不可必得焉。故曰。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路）在陳思歸。則欲裁狂簡之斐然。剛毅木訥。則以爲近仁。巧言令色。則以爲鮮仁。惡似而非。鄉原德之賊也。子夏門人之惇謹者。尙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可見。孔門教人。成德達材。以爲有用之器。苟其人志於仁。如小疵微瑕。有未必論者焉。是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多可用之材。後世責人太密。而責惡先於長善。以求一疵不存。使人懦懦然畏首畏尾。其弊務修飾邊幅。惟恐爲人所指摘。何望得馳騁其才力。以竭其所能乎。是以鄉原之風日長。見狂簡爲放縱無賴之徒。巧言令色者多。而剛毅木訥者。不得容於其間。大非夫子所以誘人之意。

○先師又曰。古者教人。以成人之道。成德達材。以適時用。所教。則天下之大道。而未嘗以爲儒者之私業也。儒者非成人之名焉。古之教人。有師有儒。師導之德行。儒教之道藝。周官云。聯師儒。又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是也。（儀禮有先生。蓋公卿大夫致仕。老於鄉者稱爲先生。鄉大夫興賢能。則先就謀之。其薦舉賢能。決於此。是所以聯之。而能得民也。）故孔門教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在成其德。達其材耳。學者學爲君子。故論語開

卷。先言學習。結之以不亦君子乎。至篇末。亦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而終之。聖門教人之法。蓋如此也。唯子夏所長在文學。故告之以爲君子儒。君子者。成德之名也。而爲儒者所以達子夏之材。後終以教授西河。教授者。儒者之任。而非學者之專業也。然當時夫子之道不行。門弟子皆不能施之事業。如曾子·子思之徒。亦以教授而終焉。故當時指聖人之徒。亦皆曰儒者。謂夫子之道。亦曰儒者之道。嬴秦焚書坑儒。以法制御下。而後學問與事業。益疎。儒者爲世棄物。學者亦自棄。甘以教授爲己任。不以世務爲意。而學問事業。岐而爲二。經藝專爲儒者私業。漢儒則專守訓詁。唐人則專務詞章。至宋儒。而一變陋習。務使學者實之躬行。舉學問事業而一之。大有功於聖門。而及末流。以教授爲私業。別立門戶。守一條科目。律人以一法。不復問其材之長短。欲使之整整然皆爲一矩畫中人物。則亦與聖門成德達材之教。異矣。而其欲排老·佛。亦爲高妙之說。以求勝之。末流之徒。專論理於文字上。悅於高妙。而疎於事業。則雖欲一學問事業。而二者亦不能無相離。不特非聖門教法。亦倍程·朱之志也。至於明。則王伯安唱良知良能之說。其人聰明絕倫。一代之英豪。其於事業。則非他人所能及也。然如其學。則專恃聰明。而不務稽古。主心性。而浸淫禪機。其刺宋學之支離。則雖不可謂無所見。而其頓悟之見。則亦不自知陷於佛說。既生一義。而更生一蔽。亦爲可慨焉。夫學既爲儒者私業。要之概皆騁空論。而略事業。導人盡爲儒家者流中之人。而止。則亦非成德達

材之道也

○又曰。天朝崇尚文學。而博士所業。在漢儒訓詁。搢紳所習。專務於詞章。然孝經論語。則使學者必兼習之。天皇皇太子始讀書。則必先以孝經。令天下家藏孝經。其所以爲教之意深矣。保元以後。天下擾亂。人尚武力。文學掃地。其稍識文字者。止於緇徒。而其所學則記誦詞章耳。慶長元和。偃武修文。藤惺窩林羅山。稱爲一時巨擘。起而唱宋學。一洗陋習。其有益於世也多矣。而或朱或王。所見雖不同。而未立門戶以相爭也。熊澤氏。聰明卓識。爲王佐才。而其學則亦襲陽明之說耳。貝原益軒。篤行君子。而始有疑於後儒之說。然於大本大經未見明說。伊藤仁齋。尚德修行。爲當代儒宗。首發明古學。辨後人之說與聖經有同異。而論擴充長養之旨。日用常行之義。極爲詳明。然見道過於平坦。至禮樂刑政運用之妙與陰陽鬼神造化之蘊。則未得其義矣。荻生徂徠。以豪邁之資。大唱古學。排擊後儒。論禮樂刑政之義。講有用之學。而如論時務。說用兵。甚爲痛快。然以道爲先王所造。不知典禮之出於天敍天秩。治教之本。於躬行。而其於稱謂名分。則不知君臣內外之辨。惑亦甚矣。新井白石。以卓越之才。論當世之務。非下帷說經之流。內則出入風議。外則接待蕃客。亦可見其所能而其所著。亦皆有用之書也。然稱謂之間。拘泥時勢。而虧損大體者。有之。殆害關東所以翼戴天朝之義。則亦未見其可矣。凡此數人者。皆豪傑自奮。各有所發明。而非碌碌拾前人餘

唾以自足者之比。然其學有所長。則亦有所短焉。欲知聖人之學。宜去其短。取其長。斷之以古聖人之言而已矣。

先君　義公嘗謂儒臣曰。儒者口誦聖人之道。其實固滯。不通曉事情。以爲政。則民不樂焉。俗不和焉。其論道德。則雖似高。而其躬所踏行。則凡俗之不如。千古名賢鴻儒。各有所見。今廣蒐博採。用之不偏。則所行皆善。若執偏見。拘泥一隅。則其善者。亦皆爲不善。是儒中之異端也。（西山隨筆）嗟夫。世之拘拘自牢守者。不專就聖經講其義。徒信後儒。各從所好。偏執一家之說。先入爲主。執一以廢百。身陷於儒中異端。而不自知。悲夫。

○我先師學貫穿古今。遠溯於洙泗之源。取諸家之善而折其衷。深有見於聖門成德達材之道。合學問事業一之。恥於甘爲儒家之流。教人以成人之道。論道德。則本於仁孝。其所以使親愛之心。發生長養。活動以進者。皆在於先陽後陰。而不欲拘泥一隅。其義蓋本於乾元之保合大和。亦所以奉　義公之遺意也。嗚呼。先君挺生於日域之東。首闢陋儒之蔽。先師亦從而推廣其意。

太祖（神武天皇）開鴻基。號爲始馭天下天皇。瑞籬（崇神天皇遷都於磯城。是謂瑞籬宮。）光恢天業。亦有　御肇國天皇之號。

○（注）藤先生云。當時都磯城。所謂磯城嶋之道。蓋是爲始。後世所說恐誤。

下學邇言抄終

逸民集抄

往年相與嚴事先師藤子。而其齒相若者。彫謝殆盡。而猶存乎今者。唯有會伯民一人而已。伯民以高足弟子。傳先師之學。方今以齒德。掌一國之學政。則盛名籍甚。他邦之士。自數百里外。而來學者。相踵于其門焉。今茲。應 幕府之召。而蒙其褒賞。則 三藩儒臣之榮。亦可謂極矣。愚犬馬之齡。長伯民者四歲。而極迂極闊。加以愚狂。眞天下之棄物也。然以同門舊友之義。時相會。則謂伯民曰。先師之學。光明正大。和漢諸儒之所不講也。而無一書之可以傳于後世者。則其道將湮滅焉。豈不亦可甚惜哉。顧親炙久之而今猶存者。唯執事與僕耳。宜各記其所聞見。以圖其不朽矣。伯民固有其志。則諾而有及門遺範之述。愚淺學不才。實不能窺先師之蘊奧矣。然亦各有所聞見。則愚亦記傳之。庶幾可以補其遺漏焉。乃舉數條。付以愚案。以攄其意。是揣著之所以作也。（逸民集小序 飛田寥著）

先師尊孝經。而孝悌之行。有感動人者。故疇昔門弟子。亦皆有悌順和睦之風。而無克伐忿戾之氣象。是其學術之所以正而得周公孔子之道者也。今則其道蕩然。弊風交起。若因循

無匡濟之策。則他日將釀國家之大害矣。是愚之所以切願立教典於國學。以救其弊也。

先師曰。仁義禮樂。皆生于孝者也。

愚案。孝者。愛與敬。而愛敬者。生於陰陽二氣者也。云云。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先師之言。蓋得仲尼之眞傳者也。

先師曰。敬不出於愛者。其敬不足貴也。

愚案(略)

先師曰。愛敬之道。有發於日用之微事。而不自知者。寶劍・名畫之屬。人得而愛之。則謹其出納。是愛敬之發於微事者也。

愚案(略)

先師之喪先考也。心喪三年。爾後由禮而爲歲時之祭。以爲家法。

愚案。　天朝之制。父母服一年。而賻物有等。方今之制。五旬爲忌。一期爲服。而無賻物之制。先師喪中著二連異稱。曰。父母喪。宜用一期之制。蓋先師嚴服再期。而知其行諸當世之難矣。故有一期之說耳。云云。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先師曰。不與者。不叢脞之謂也。

愚案。不與者。王者之大道。而用人之要典也。唐・虞・三代之至治。蓋莫不由是而出者。可謂

聖治之要訣矣。然其道高妙。則後儒不之能會焉。自孔子以來。二千有餘載。諸儒皆以爲輕視富貴之意。而無能得其要義者矣。至先師。而以不與爲不叢脞之義。則皐陶之昌言。仲尼之要教。猶披雲霧見白日矣。若使是說明乎天下。則海內賢哲之君。皆能會聖代用人之要典。而治國安民之功。有懸絕乎往時者。可謂至仁之言矣。

又案。仲尼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是諸儒之所以惑也。殊不知。無爲卽不與也。所謂無爲而治之語。則仲尼謂舜委庶務於群賢。而其身不與焉者也。恭己正南面之語。（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則仲尼謂舜綽然無爲。以總攬天下大綱之聖容者也。是皆不叢脞之實行也。得先師之言。而無爲不與之要義。明明燎燎。嗚虖。先師明於道。而精於治術。能會聖治之要訣矣。若先師。則異邦所謂王佐之才者與。

先師曰。雋傑之士。讀書而其精英籍解乎胸中。則神算妙用。自肺肝湧出焉。乃可以應治亂之劇務矣。

愚案。先師之爲人也。天資雋傑。而加以正大之學。其神算妙用。實有不可窺知者矣。我武公之襄封也。召先師。住礫邸。而　公賢明非常。慨然有中興之志矣。於是。先師亦憤發。講中興之畫策焉。謂逸曰。中興之業。雖善而無名。則人不信矣。管仲之佐桓公也。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是中興之要訣也。故我藩欲立中興之業。則宜以修　威義二公之

舊制爲名矣。乃中興有名。而人無不信者矣。愚聞其說。而私嘆曰。我師之創事也。先立勝算於未發之中。可謂絕才矣。既而有相軋者。半塗誤國。則先師之大才。遂不爲國家之用矣。當是之時也。有君矣。有臣矣。而竟不遇矣。千古之難相遇。其不亦宜乎哉。

方先師立中興之策。而愚竊以爲。先師以天下之大才。佐賢明之君。則其中興之業。必有卓越於千古者矣。而軋者無鮑叔之智。則鼎折足。覆公餗。而國事索然。而先師與其人。交如舊時。絕無怨惡之色。嗚呼。不怨天。不尤人者。知命之君子也。先師其庶幾乎。

昔年。農官有變革。而頗用讀書之士。時先師年二十六。著勸農或問。以論農間之五弊。一曰侈惰。二曰兼併。三曰力役。四曰橫斂。五曰煩擾。以述救弊之五策。

愚案。此書。則先師少年之著述。而亦唯農政之一事耳。然見其會輯和漢之農說。以窮方今之諸弊。以立匡濟之略者。則先師有經濟有用之大才者。可以見其一斑也。惜夫先師唯有此小著述。而俗文不見文藻之美。無論天下之大計者。而不見經濟有用之大才。可謂遺憾矣。

先師曰。冢宰制國用。分九賦。以配當九式之用者。是制度之妙用也。

愚初聞是說。而不會其意。私以爲。以天下之財。待天下之用。苟節其用。則可矣。而屑屑爲區別者。何哉。濟思久之。而恍然會其意。乃嘆曰。先師眞會聖人之神算妙用者也。顧聖人

之經綸天下也。其神算在於立區別矣。故治禹蹟之茫茫。則先分九州。建六服。立比閭族黨等之制焉。然後可以控制天下矣。凡百制度。皆無不然者矣。況財用者。天下之大務也。最不可無區別矣。何者。天下之租賦夥矣。故聚而積之。則有盈而有餘之形。有盈而有餘之形。則易生濫用之弊焉。況若匪頒好用。則王之所用也。而有盈而有餘之形。則節其用。不亦難哉。聖人預洞察其事情。故分賦爲九賦。以配當九式之用度。則不唯無盈而有餘之形耳。九賦各有配當。而其不可相濫用者。猶諸侯各有封疆。而不可濫用他邦之賦者。聖人之所以塞後世濫用之源者。可謂絕妙矣。是皆出於周公之神算妙用。而寓孝經所謂制節謹度之要典於制度之中者也。非先師之絕才。其孰能與知焉。豈可不敬服哉。

孟子開卷第一章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朱註云。王所謂利。蓋富國强兵之類。先師曰。聖代無不富强者。後世輕視富强者。不會聖人之道也。

愚案。朱註釋王意則可也。道學者流賤視富强。目爲功利之學者。其弊不細也。故先師有此說。夫能立富國强兵之功業者。是智勇絕倫。不易得之人傑也。若天下有其人。則是天之所以賞其王。以攘夷狄。衛國家者也。而道學者流。目以功利之學。而擯斥其人。則是戾天逆人。助夷狄。以速亡國之禍者也。豈非其弊之大者哉。且功利者。非立功興利之謂哉。然則有用之實學。而卑陋所謂率作興事之徒。則合聖人之道者也。何賤之有。抑聖代之

治天下也。富國強兵。而且有德義之可尊者。是聖代之所以貴也。而所謂富國者非唯富王府庫之謂也。富民。富士。富諸侯。普天之下。無所不富。而後以爲王者之富國矣。所謂強兵者。非唯強王六軍之謂也。使天下諸侯。皆能奮武衛。以屏王室。以禦夷狄。率土之濱。無風塵之警。而後以爲王者之強兵矣。是聖代之富強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是謂文王之德義與富強兼備者也。文王兵威之盛者。經有明文。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是祖伊恐文王富強。有代殷之勢也。況至湯武之放伐。則豈貧國弱兵之所能爲哉。故先師曰。聖代無不富強者。後世輕視富強者。不會聖人之道也。講實學者。不可以不熟慮焉。

先師曰。熊澤。荻生二氏。唱土着之說者。不會聖代之制也。且士大夫散在山野。則不可以施教焉。

愚案。土着之說。則熊氏唱之。而荻氏和之。荻氏儒中之兵家者流也。故著鈐錄。以論兵。而開卷第一。論聖代之制賦。以述土着之說。然其說妄誕。不可以施實用矣。其言曰。公侯之國。除山川都邑。其田方百里也。方百里。則一萬井。而八萬夫也。取其半。以出三軍之兵矣。是皆荻氏之杜撰。而聖代之所無也。夫聖代封建之制。則周禮有明文。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

諸侯之地。封疆方百里。荻氏不之取。而取孟軻之謬說。則無出三軍之制矣。乃立除山川都邑之說。又立取其半之說。以粗充三軍之數矣。是皆荻氏之杜撰也。夫聖代三軍之制。則書有明文。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是三郊之農。三萬七千五百家。而出爲兵。則三軍也。是卽天子六鄉。共農七萬五千家。而出爲兵。則六軍之制也。況方千里。方百里。則謂其廣袤者也。豈共田數之謂哉。若共田數。則天子之田。百倍于大國之田矣。且共農共兵。而取其半。則天子六軍。共兵四百萬矣。而聖代之六軍。不過七萬五千。則荻氏之說。妄誕鹵莽。不足信者。可以見矣。建槖已來。儒林人才。稱熊荻二氏。而至聖代之制。則共不易會者。亦如此乎。嗟。才難。不其然乎。

逸民集抄 終

幽谷遺談

石川久徴筆錄

一、幽谷先生は府下楢谷町に生る、名は一正、字子定と云、名字は立原伯時先生の撰ぶ所、孟子離婁篇孟子曰、人不〻足〻與適〻云々、一正〻君而國定矣の文に采れり幽谷は自ら號する所、其所生の地楢谷町又下谷とも稱するを以て也後に宅地を梅巷に賜ふ其地高陽にして梅の古木あり幽谷より出て喬木に遷ると可〻謂か久因學齋青藍舎とも號せらる

一、先生の父を與衛門言德と云商賈を以て活計とす頗る富をなせり言德の父某は那珂郡飯田村の產にて世々農夫なり久敷民間に落魄たれば其譜牒も詳ならず唯宗家に傳ふる古簡に本國武藏とあるのみにて其餘の家傳失せりと云久徴竊かに按ずるに武州の藤田氏は小野姓にて武藏七黨の一員横山黨の支流也承久亂の時にや此事何書に出たりきや今忘れたり院宣を讀むもの無りしに數萬騎の中より武藏國の住人藤田小三郎こそ讀み得べきとて擇び出されし事ありき實にも小野氏には篁・道風抔の如き文人多ければ今先生の祖先數世民間に編戸すとも恐らくは其血胤を傳へられしなるべし

一、先生幼にして學を好む七八歳にして初學は同鄕の醫師鈴木玄榮を師とす五經を讀むに至ては句

讀を授くるに及ばず書半ばを解し得たり運筆は小川勘介に從て受く同學の少年皆怠惰談笑を事とし起居狼藉先生父母に告らく同學の朋友側らに在る噉々業を修るに妨げあり願くは吾が宅にして講習せん時に玄榮も亦來て謂らく此兒絶世の奇童也吾既に不及今立原先生は學術筆道に名あり其門に入る者多し立原師に從ふにしかずと云是より伯時先生に業を受らる時十歳許り歟

一、先生幼年の時筆墨紙の類を贈る者あれば甚歡ばれ又菓子・繪等其外文房の具にあらざる翫物を贈り來れば不滿の色面にあらはれしと云

一、十歳の頃より詩を賦す書を讀む事晝夜不廢父與衛門思らく如斯精力を盡さば病を發せんと夜四鼓過る時は臥すべしと云て燭を不與こゝに於て先生書を讀む事能はざる故夫より臥て詩を賦す事數首毎度かくの如し立原先生是を聞て父に諭して曰く燭を與へざれば却て心思を勞せしむ其兒の好む所に從ふべし是より燭を乘て書を讀む事通宵極めて力を盡せり

一、十二三歳の比は能く詩を賦して小宮山昌秀・原迪・杉山策等と會して賦したる詩を立原・谷田部の老儒に請て合點するに何つも先生高點也外の諸生は皆先生より年長ぜる事十歳餘然も不及小宮山思ひけるは彼の少年未だ夫妻交情の道を知らず閨怨の題を出しなば吾黨の高點になるべしとて他日の會に是の題を出す一席の人賦し了りて先生の作を見るに日頃の作に增りて巧みに賦せられたりとて昌秀語りき

一、久徵鈴木玄榮の宅に行て加藤友甫常磐山の僧泉藏院等と會して源平盛衰記を讀みし事あり那須の余一が谷島にて遠矢を射たる處也讀み了りければ玄榮が側に一童子居れり曰この余一の事近頃高橋又一郎殿文章に書れたるが此文を寫すが如く書述られたりと云予驚て其童子は何れの人と問へば則先生也其時十一歳許りと覺えたり

一、先生幼年の時より大食にして常に一食四五椀に及ぶ原玄璵これを識む然れ其食を消する事常人に異にして一日四五食是を減ずる事能はず玄璵が言を用ひず心の儘に食すれ其何の患なし先生痰症にして僅の坂を上るに喘息す成長に及んで癒えたり

一、先生正名論を書れたるは皆人の知る所也白河侯先生の事を聞及ばれ文章を視んと紹介を以て立原總裁へ通ず總裁其宅へ先生を呼で此事を達し兼て作文の中可なる物を撰んで出すべし吾亦是正を加ふべしと也先生其言を受て宅へは不歸小澤多仲が宅に至り長屋の中精勤舍と云書齋あり此處を借りて正名論を書れたり立原子の是迄書きたる文章の中と云はれしは幽谷先生を實に知りし人とは思はれず

一、原新介が宅に兩三輩會せしに其日炎暑なりけるに甘雨降り來る忽ち涼風至りけるこの時一座の人先生へ卽興の作を請ふ固く辭す一同再三請ひければ先生不得已硯に向ひ墨を摺る事希也頓に筆を採て一絶を賦す一席の人其敏捷を感ず惜いかな予其詩を忘れたり

一、先生十六歲の時立原總裁に從て江都に至る其比詩文章の上達漸く人も知ると云へども先生を不知人は立原師多く添削を加へしと思ふ人も多し先生の江邸に在りし事文公の上聞に達せしかば御前に召され種々に御試みあり其時御座の間御床に虎を畫きたる御懸け物ありしを「御指し被遊此畫の賛をせよと上意あり先生忽其賛を書て奉る公甚だ感稱し給ひ御杯を賜ふ

一、渡邊五郎衛門は一騎士にて人の知る所也初め父と共に二木氏に仕ふ後浪人となり志を不得事あり府下を去て江都に至んとす聊か其家に傳へて秘藏せる物を先生の父與衛門に託して此地を去らんと旅裝して先生の宅に至る與衛門其事を聞て頻りに行を止む渡邊不聽已に去らんとす此時先生は父の側に書を讀んで居られしが渡邊に向て一言の金言を諭さる渡邊頓に其一言に感服涕泣して行を止む是先生未だ前髮を不除時也此事後年渡邊子に語て曰吾長き事六尺に至れ其一身を護持する事不能此身を過たんと予未だ十數年に過ぎざる幽客の教示に依て今に至れりと云ひき

一、先生學德に心を用ひて世事に甚だ疎し十二歲許りの時歟立原總裁交代として江都に發す門人皆其同輩迄遊る先生も其中なりしが草鞋にて足痛むとて歩行不自由の樣子也小澤多仲と遊る人數にて是を見て草鞋を似き直す べしとて近寄り見れば傷は疣に似きたれ共傷は遠に似きたる故足の痛む事ことなり也とて教へて似を直したりと云右の如く俗事は實に不案内にて閑味の事抔は貧且疎ければ平生不珍魚鳥菜羹・衣物になしたる何品と云ふ事を辨ぜられざる物多く又衣服の着し方笠抔の被

り様可笑様子にて言語も鄙俗の言を用ひられ書を讀ずるにも其如くなれば人々陰にては笑ひ物とせり是等の事終身斯の如くなれば世上の大編く知りて文學には達したりんが世事は知らざる人也是を以て推すに漢土の事は通じたり共日本の事は不案内なるべしと思ふ人多し況んや當世諸有司の日よりは何程博學なり共世務に疎くしては不用の學問也とつぶやく輩も不少と聞えし可歎事也

一、右に云へる如く世事に疎き事は勿論なれ共聊か工夫を用ひらるゝ時は幼少の時と云へども大人も不及と云へり算術は學ばれしと聞えざれ共大概の事は用を成せり十一二歳の時立原總裁の江戸に赴くを送りて長岡驛に至る總裁驛を去て後同行の人各休息の中象棋をさす人あり先生見て我もさきんとてさしけるに相手數人を易れ共先生に敵する者なしと云へり希には讀書の間くこの戯れを爲せし事ありしが後には更に止められたりと云

一、先生親に仕へて純孝也祖母あり極老なりけるに夜祖母の臥す時は必夜具の上に被を覆ひ前後左右風の當らざる樣に撫循す其比既に仕途に列せられしかば祖母の曰く上に奉ずる人に斯樣の事なさしむるは勿體なしと云て辭す先生曰孫たる者が斯く計ふに何の遠慮し給ふ事あらんとて祖母の世を終るまで如斯と云又親與衛門疾にかゝりて臥せば假名草子・軍談の類其餘珍敷事を書たる物を枕頭にて讀みて病苦を慰めらる與衛門も亦吾子ながらも上に奉ずる人也とて必殿の字を加へて名を呼ず先生十八歳の時寛政三年辛亥十一月廿一日與衛門物故極めて三年の喪を度す事は世い能く知る所也

此年の夏なりしが先生重疾を患ふ見喜兵衛予が宅に來て曰弟病中食事最も少し然れども魚肉を用ひず數日の事にて疲勞せん事心元なし異見を加へ給はるべしと云即日行て疾を問ひ且つ喪中にて肉食を絶るゝ事尤なれ共禮にも疾ある時は肉を食ひ酒を飲むとあれば何ぞ好みの肉を用ひられ早く疾癒えなば令兒を始め一家の悦びならんと云へば先生の曰堪へられざる程の疾ならば兎も角も爲すべし左程の疾に非ずと云て終に肉食を絶れたり

一、先生の前髮を除れしは十七歳の時庚戌年四月晦也與介と改名せらる此時招請に預りしは立原先生・信木淺之介・予と三人のみ也

一、同年七月初め上州新田郡細谷村の産高山彦九郎（此人の行歴別記あり）と云人先生の高風を慕うて訪ひ來れり彦九郎江州邊を遊歴して中江藤樹・熊澤抔の事蹟を委敷聞はりとて此月四日先生を訪ひし時語られき高山の談に江州所々を經歴せしに何れの山中にて盜賊出て酒錢を借らんと云高山空囊也と斷れ共不聽候に狼藉に及んとす其時高山大きに怒て大の眼を見出し爪囊爪囊手を掛て見よと睨みけれは盜賊乍ら氣絶したり扨々柔弱の奴なりきと笑て語れりと云予是を聞て信じ難しと云へば先生の曰足下高山を見きる故也長け六尺に餘り眼光爛々容貌甚だあやし人を詈る時は爪くゝと爪くそと云ふと自ら語れり如何樣彼人怒て睨みたらんには氣絶せるも尤也と言はれき其後又高山、先生を訪ひ來れり其年月を忘れたり三年の喪を成せしは此高山と先生のみ近世他に聞かざる所也

一、先生十七歳の時文公國に就せ給ひ翌年四月七日先生を召して詩を賦せしむ即興成る公感称し給ひ御杯を賜ふ此月廿二日歩行士の列に進めらる

一、長久保赤水嘗て清客王世吉・游横庵と時々書信を通ず是漂流人の事に依て赤水長崎に至りし時詩文贈答せし故也赤水七十の壽序を先生書れしを赤水大に驚き其餘先生の書れし文章共を寫して二客に贈り斯る奇童も貴國に在りや否、あらば其姓名を聞かんと云ひ送れり時に二客歸船し二清國に在り後年返輸に斯る神童弊地に更になし大いに稀異せりと赤水語りき

一、古河孤松軒と云儒者先生の高風を慕うて書信を通じ舶客の携へ來る奇品を贈る先生立原總藏に從て江戸に在りし時來る會面す後年孤松軒幕府の巡檢使に從て奥州に赴き歸路枝川驛を過る先生是を聞て訪けり其後孤松軒東游記數卷を著す其中に枝川驛にて先生の訪ひ來りし事を記し且先生の英才を永戸公稱し給ひ府の王勢にも勝れりと仰せられし由を載せたり

一、谷田部藤八郎宅左傳の講あり予も其席に列す先生偶訪ひ來りて其座に進なる賞公三年楚子周の大夫王孫滿に九鼎の輕重を問ふ處也講じ了て一席の人皆去る予等先生と歸路同行す先生の曰今日左氏の講王孫滿が九鼎の口才信じがたし孟子に樂正子魯平公に孟子の後の喪は前の喪に瘉たりと云ふ事へに前には二鼎を以し後には五鼎を以てする歟の文あり士の祭には二鼎を以し大夫は五鼎を以てする時は諸侯は七鼎天下は九鼎なる事確て知るべし九牧の貢する金を以て鑄る故九鼎也との口才信

じがたしと申されたり同行の人大に驚き吾儕等杜預の註だにも解せず然るに左氏の本文も信ぜられずとは如何なる俊才にやと稱歎したりき

一、予が宅史記の會讀あり會讀の中、本を不持者ある故予先生に至て史記を借らんと請ふ先生の曰易き事ながら借しがたしと云其故を問へば曰吾十一歲の時初めて讀みしまゝ通ぜざる處は色〻の書より書入れたれば反故の如く也最解し易き處も其比は通ぜざる故無用の書入れあれば今見れば甚外見に鯖れん事を恥ぢ竊に江都へ出して賣らんと思へり況んや諸君の會席へ出さんは迷惑也と云はる予が扣本になせば他人の見る事無しと强て借來る見るに小生等が如きは餘の師あるが如し程なく此本は沾却せられき

一、先生幼年の時より兄の喜兵衞先生を憚り恐るゝ事親與衞門を恐るゝよりも甚し先生と同席なるときは猥りに戯言せず好で酒を飲め共沈醉に至らず年に兩度の蛭子講客數十人來り醉に乘じて三絃等を出せば喜兵衞頻りに是を禁ず先生是を察して其日は必ず他行せり喜兵衞客に對して曰弟も此比は世情に通じ今夜は他出せりとて歡びしとなり

一、史館に狩水先生の畫像及び書も數〻あり此先生の容貌と書と幽谷子に能く似たりと人皆云ひあへり

一、李羅文集唐本なりけるを川瀨七郎衞門如何してか家藏せしを館本になきものなれば御買上可然

哉と久徵立原總裁へ達し遂に史館御本になり其書の序を總裁初め數人集りて讀みけるに讀み得ざる處あり小宮山宅へ持行て彼是と考へけれ共讀み得ず その後無程館員に充られ登館ありし時小宮山右の書を出して先生に示し此序讀るべしと云先生一覽して曰ふと六ヶ敷文體也句讀を切りても可ならんやと云て朱筆を採て初めより段々句讀を切り六ヶ敷所に至て二四行を越して句讀を切り了り又かの難所を再見して終に讀み得て句讀成る一座皆稱歎す

一、久徵嘗て歷史の會讀三國志・晉書に至るのみにて其後は止めたり抔先生に語りしに先生の曰歷史は志類最面白し予が曰志類は唯素讀の如くして傳抔の如く熟讀せずと云へば夫れは如何なる學問の仕方ぞや歷史の骨は志類にあり熟讀するときは其世〳〵の長短さもあるべしと察せらるゝ也又其世の大祖の器量も明白に知るゝ也紀傳の類賢に肖ず君臣あるは何れの世も同じ事にて不珍志類を不讀ば歷史を見ざるがよしと大きに咲れたりき

一、先生の賜へる宅地は元助川李之助が宅地なり李之助定江戸勤となりし時先生李之助と約すらく足下宅地を收め入れなば吾其跡を賜はらん謝禮は請ひに從はんと李之助が曰五金を贈り給へ江都に於て其事を謀らんとて別を告ぐ其後無程李之助物故す子なし他姓を養て嗣とす此等の事に宅地の建議も延引す其内長屋は風の爲めに倒れ本屋も亦大破に及ぶ助川の養子某は養父の約せし事を知らず或人是に告て曰御養父の時藤田氏としかゝゝの約あり宅地を收めらるべし若干金を得ん然れど

も今屋舎大破に及ぶ予是が紹介をなして半金を得んとて或人之を先生に告ぐ先生の曰宅地は元より願ふ所也併し謝禮の金は元の如くなるべし或人及び友人皆謂ふ初め約せし時とは宅地の樣子變ぜり紹介人に任せらるべしと先生の曰助川存在にて今の有樣を見て半金と云はゞ其意に任すべし約せし人沒すと云へども其言存せり今約を變ぜんやとて終に約の如くせり

一、先生の會讀せし人は小宮山・杉山・原抔也、或時予其席に臨みし事あり列子を順講す先生の曰今日吾下視をせず各位の講ぜらるゝを聞くのみ也と云先づ誰か講ぜしに先生聞てそれは義理違へりさには非ざるべしと云講ずる人註文の如く講ぜし也殊に誰さが說も是に同じ其義に從て可ならんと云て問答暫くあり其中に小宮山何か明人の隨筆樣の物を抄出し首書にして在りしが其說先生の說と合すと言て其書の趣を讀めり其時先生されば其說の如く註文解し違へりとは云しなり列子の主意を呑込まざる故右の如くの解し違ひもありと具さに辨說せられしまゝ一座皆感服す其歸路予小宮山と同行なりしが小宮山の曰藤田奇才なりと云へども未だ書を讀む事少し又彼才子に勵され思へらく彼れ五部を讀まば吾十部を讀んには敵すべしと思へり是下今日の論を聞し如く吾黨の如きは何程多く書を讀でも何れの說は是何れの說は非と辨ずる事不能藤田の俊才列子の主意何れと初めより貫通せり然るを多く書を讀まば是に敵すべしと思ひし愚かさよと語りき

一、先生の宅諸生合して論語を講ずる事あり予もその席に臨み或人先進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

侍座の章、求爾何如云々の所を朱注の意に從て冉有廉選久子路晒はるゝを以其問答、遜る旨を論ず予が曰きにはあるべからず凡孔門の人其時々の模樣に從て斟酌し答ふる事淺しと有るべからず子路は子路、冉有は冉有、自分々々の存意を述るのみなるべしと云へば先生其論最も可也公冶長篇夫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と孟武伯に答へ給ひ又章也篇季康子の問に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と答へ給ふ如く冉有元來卿大夫の邑を治むる才藝あり夫子是を知り給ひ自身にも其任に堪へたりと思へり時に取て廉選せしにあらざる事明白也石川氏の說是也と稱せられ予が晚學なるを進め且は諸生の討論なきを誡めらるゝ意なるべし

一、他日又論語の會あり予も亦其席にあり齊景公有馬千駟云々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下云々の章也先生の曰首陽の下に餓うと計りにては必餓死せしにもあるべからず如何と諸生口を閉て言を出す者なし予が曰然らば夫子景公の富千駟と云へども死するの日民德を稱せず夷・齊は貧にして餓に至れ共其德を稱すと云ふ時は死せる人と空腹の人を方て二二子に示し給へりと見ゆと云へば先生口を開て大に笑はれ石氏は經義を解するに妙ありと云はれ諸生の討論に疎なるを勵されたり

一、先生猥りに言を發せず人の言を發するを待つ其言意に惕はざるときは更に答へず幾度も其人の顏色を視る其言意にかなふ時は膝を打て是は妙也と云て其人を稱す又人の短を云ふ者あれば聞かざる者の如くす人の善を談ずれば大に歡て彼人嘗て斯々の善行ある事を聞けり果して如斯と云て稱譽

す君子は人の美を成す人の惡を成さずと謂つべし

一、寛政四壬子年異船東海に見えたるを以て海國の諸侯幕府の命に依て各防禦の備をなす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先生に筆談の役を命ず是異船海岸に近着ときの備へ也先生命を奉じて史館に至る予先生と對話す異船海岸に近寄る事有るまじ夫東海は遠淺也神武以來異船の東海に來りし事を聞かず無益の用心なるべしと云へば先生の曰義經の鵯越は先例ありや予曰聞かず先生曰されば こそ平家も其不意に出るを以て落城せり東海も其如く先蹤なしと云へども若異國に義經の如き大將あらば襲ひ來らんも計り難しと云はれし故予頓に屈伏す後年果して異船屢東海に臨めり大人の言畏るべし先生時に年十九歳也

一、先生國史編修に與ると云へども意に滿ざる事あり編修を辭せんとす時々其談に及ぶ或時予に語て曰吾閑散の職に任じたし何れの職か最も閑暇なるべき予歳れて曰水來・礒原抔に異國番人と上蠻船の來るや否を遠見する役あり平生何の動もなし唯年に兩度郡宰巡村の時番所の前に出て頭を屈するのみ此職の外閑散の職あるまじと云へば夫こそ吾願ふ所也と云て笑はれし夫より數年を過て異船北地を亂妨し又其後東海にも來れる事あれば先生昔年の話を忘れず予に向て異國番人も今は專要の職になりたりと度々戯言して笑はれき

一、右の如く亀角編修の事は辭せんとす同時に杉山策兵衛（後改こし番門）も編修の事に與りしに幽谷にあら

ずんば編修の功を成す事不能と思ひ予に謂て曰幽谷編修の事を辭せんとす幽谷なくんば編修成らず幽谷を諭し勸むる者は足下の外なし頃日予が宅に幽谷を招て置酒すべし足下偶來れる體にして來るべしと云予辭して曰幽谷已に志を決せし樣子也容易に說くべからず吾儕等が力の及ぶ所に非ず策の曰幽谷常に足下を知己と稱す況や私の事に非ず敢て辭する事勿れと不得已其言に從て刻せし日策の宅に至る果して先生預め來て對酌して居れり策予を見て不招客來れりと戲て共に數杯を傾く闌なるに及で策が談編修の事に及ぶ先生例の如く其事を辭せんとする言を述ぶ此時予策と共に從容として談論刻を移す此事忌諱に涉るを以て此に省て書せず先生終に兩人の言に從んと云て是より編修に意を用ひらる

一、故荻庄左衞門は文公に近侍せし人也其比大田才佐を時々召されける庄左衞門或時才佐に語りけるは高橋又一郎は如何なる學問ぞと云へば又一郎抔の如き學者は左程數多くあるものに非ず何國の誰某所の何某抔と指を屈する位の者也と答ふ藤田は如何と言へば才佐是は段の違ふ事にて吾儕等が論の及ばざる所也と申したり才佐も先生には畏れし樣子也夫故其子を先生の門人に託せしと聞えし

已上先生弱冠迄の事と覺えたるを記す此餘數多あれ共前後始末を忘れたれば此に省きぬ

一、先生二十四歲の秋勸農或問二編を著す初め稿を脫せず門人竊に寫し傳へて世に行はる予是を不知數年の後此書を得て讀む論「除積斂之術」の條に至て廢書不歎あらず今租稅の事を論ずる人糴石切返の苛法を知て畠の取米貳石五斗代に定められし寬なる法を知らず此法行れて百五十餘年田政に

與かる諸有司及び屬官の小吏數百人この寛なる法を改むる事に心付かず寶永の時松並勘十郎が如き悉く聚斂の苛政を施すと云へども是を察するに至らず先生今の世に生て其職に與からず稅法の書を一目して是を知る諸有司碌々として是非を辨ぜず嗚呼かなしい哉

一、先生の書を讀む古人の五行共に下る抔云ふが如し吉田本節本介養弟或時者婆品を携て先生の宅に來り一切經の中にあるを祇園寺より借れり讀み難き處あり先生の教を請ふと云て其書を開く予其座にあり時已に黃昏過て燭を秉る先生其書を本節が前に置て向より是を讀む事暗誦せるが如し時に燭消んとす本節手を出して燭光を助けんとするに袖にて光りを覆うて書更に見えず然れ共先生讀む事元の如し燭明らかになりて是を見れば一行餘を過ぐ先生の事是等如きを以て稱すべきにはあらねども實に驚くに堪へたり

一、先生の田中山家の系譜を見るに其祖先備前守に任ぜし人見えず察するに當國は萬千代君以來威公御初政の時に至て伊奈備前守神祖の命を奉じて國政を掌らしむ德澤國中に徧しこゝを以て神祖の神慮にて其受領を褒がしめ給ふなるべしと云へり誠に至當の說先輩未發の論と謂つべし

一、先生嘗て謂らく御當家の御制法多く周禮に會へり大臣をして大門を守らせらる郡廳の古券を見るに中山氏の宅地二の丸の中にあり又寛永初年の條令に村瀨氏今の南見付の內松平家の屋敷の處に居る水野氏の居處詳かならざれ共北見付の內なる事推して知るべし寛永の條令水門見付鈴木石見に

兵部もの加ふべしとあるは三浦兵部にて五千石を領すされば大門を守る事各盡萬石已上に二其以下の人この任にあづからず周禮に卿の子を門子と云ふも卿は必ず大門を守る故也

一、高倉逸齋嘗て田政の事に心を盡し年表の如くに舊記等の内より拔萃し佐竹侯當國在住の時家士に與ふる文書年序を推して書きつらね見れば文祿年中已前は皆貫高にて其已後は石高也きれば太閤小田原征伐後關東の諸國を檢地せられし時貫高を廢して石高に改められし事を知れり先つ幽谷先生に告んと其事を語りければ先生の曰太閤の時改められしとは推量せしか果して右の如しきて太閤には何故貫高を石高には改められしならんと云逸齋か曰吾儕が如き太閤の意測るべからず近來租稅の事を辨解せし書多けれ共貫高・石高變せし年歷を記す物なきを見出せしは自分に於ては大切なりと思へり何ぞ太閤の意を察するに及ばん先生には是を察し給ふ歟と云へば先生の曰吾とても太閤の意必如此とは云ひがたし然れ共太閤は關達大度の大將也士大夫に祿を與へんに百貫文の地は今の石高にして千石の地なり百貫文の地を與ふと云はんより千石を與ふと云はゞ多分の樣に聞ゆる故もあり又田畠より錢の生ずべき謂はれもなく貫高の制善政にもあらざれば旁よりの考ありて改められしなるべしと云はる逸齋感服せしと也

一、久徵嘗て先生に談ず予弱冠の時鹿島郡海濱所生の僕を使ふ其比鯨東海に獲る事なし僕が海濱の所生たるを以て其故を問ふ僕が曰近年雷の發する事少なし雷少なき時は魚獵少なし其故は海上遙か

に漕出るに雷發せんとする時は必逆浪起るたとへば西より雷發せんとする時は東方より逆浪起る又乾より發せんとする時は辰巳より逆浪起る也未だ雲の起らざる前にこの波の起るを見て急ぎ舟を漕戻すに果て雷を發する也この故に沖に住む魚波に乘じて來るを獲る也と云へり僕が言可信に似たり然るに頻年雷發する事少なしとせずされ共魚獲の乏しきは何ぞや先生の曰僕が言實に可信されば熊澤翁も山林を伐荒らす事を誡めたり材木を多く伐り盡せば山に水をつゝむ事不能霖雨する時は極めて洪水となる又山澤を伐りすかす時は陰氣鬱蒸する事少なく陽氣を發するの力薄し近年の如き雷發する事屢なれ共唯雷聲強きのみにて實に陽氣天上せず其證は昔時よりは近來雷の落る事多きを以て知るべしと云はれし

一、或時寛談の中予が曰東照宮關ヶ原の軍石田が景勝を勸めて逆意を企てさせたる其謀短しと云ふべき歟關八州は東照宮の有也故に上方にて石田が叛を聞給ひ直に江城に入り給ひ其國を計り御出陣終に關ヶ原の御利運ありもし島津抔に謀反させ御征伐として是長に御出陣の時石田兵を起しなば由敬卿大事にあるべしと云へば先生微笑せられ石田の謀上策なり是下の云はるゝ如く關八州は東照宮の有也碎に奥羽の内に最上・伊達等の御味方あり萬一事破れに至らん勢ひならば江城に入り給はん事甚易かるべしされば こそ御自身御出馬もありしなるべしもし島津抔の謀反に於ては決して御出馬あるべからず必他の諸侯に命じて向けらるべし其所を謀りて景勝を勸めしは實に良策也然れ共東照

宮天授の名時に在る事を察せざるは凡慮の及ばざる所なりしも也と云はれし御尤に存じ奉り候に付古人の賢君良相の事を論ずるに其人に對するが如くなりき

一、或時先生予が茅屋を訪はる熊澤の大學或問に北狄上策を以て來るを是を防ぐの良策あり紀伊南龍公へ申上しとありて其事を載せず可惜といへばその良策今にても施し易き事也何の造作もなく事也と笑はれて其跡を談ぜず如何なる良策にや聞まほし若門生に其傳を得し人ありや頻年異船東海に見え彼等が意測るべからず先生の其說を述られざる事遺恨と謂つべし

一、威公御初政の事より義公御國政の樣先生の談を聞けば其世に生れて其事を見聞するが如し客冬霜月廿六日の夜公事に依て先生の宅に至る公事了て對酌す、予が曰義公の御時那珂湊に亭を建て給ひ者樂亭と云ふ今の御殿と稱する邊にや、者樂の二字語を不成に似たり海邊なれば樂水亭其ありたき樣也、然し義公の御時なれば御自身御撰び給ふも知るべからず如何と云へば、先生の曰者樂の二字至て面白し必公の名付給ふなるべし、察するに高陽の地に建て給ひし亭なるべし、海上の眺望は勿論也、昔は彼地邊より富岳を望みしと云ふ事あれば彼是を慮り給ひて者樂の二字を用ひ給ひしなるべし、たとへば智者ならば、海上を觀て樂み、仁者ならば山を望て樂み、賢者にして而後に樂むの類、者樂の二字最至當也と云はれき、此夜談論刻を移せり是を以獲麟とす、依て絶筆

幽谷遺談　終

公刊始末

余少時水戸に在り、栗里栗田先生の講筵に侍す。先生曰く、世人東湖先生・正志先生を稱すれども、未だ幽谷先生を知らざるもの多し。幽谷あらずんば焉ぞ東湖・正志あるを得んやと。言猶耳に在り、指を屈すれば將に五十年に垂んとす。

昭和八年余病を以て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を辭す。諸君子余が爲に會を設けて讌を張り、記念品を贈り、更に附するに數千金を以てせらる。嗚呼、余學淺く德薄く、久しく母校に在りと雖も夙夜兢々として夫の人の子を賊はんことを懼る、曾て微功の錄すべきものあらず、教壇四十餘年、其の大過なくして閑地に就くを允されたるは、一に諸君子の庇蔭による。何ぞ圖らん、諸君子余の駑蹇を棄てず重ぬるにこの恩眷を以てせられんとは。自ら省みて慚靦の至に勝へざるなり。

仙湖菊池盛二郎君嘗に東湖全集を編して世に公にす、就いて勤王志士の風骨を見るべく、また以て所謂水戸學の面目を窺ふべし。聞く幽谷全集尋いで成りたれども、未だ刊行するに至らずと。蓋し幽谷先生の著は多く寫本を以て傳ふ、流傳甚だ廣からず、魯魚の誤亦頗る多し。方今國家興隆の運に會し日本精神振作の時に當り、明倫正名の學、勸農字民の道は先生の夙に力說せる所にして、是是非非の論、直諫

骨髓の匠は先生の最も堅持せる所、先生の遺著豊多少の裨益を當世に與ふるものなかるべからず。こゝにその正文を印行して諸君子の座右に呈し、兼ねて同學同志の士に頒つは蓋し芳情の萬一に報ゆる所以の道なるべきを思ふ。乃ち中島松次郎・岡澤慶三郎兩君を介し、菊池君に謀るにこの事を以てす、君欣然として之を諾す、時に昨年七月なり。直に掛印に着手す、光風館よく幹旋し、康文社また印刷の便宜を謀り、工程漸く進む。偶、聞く、藤田家の舊藏書近時德川公爵家の有に歸すと。請うて之を閲覽し、頗る校讎の益を得たり。此の間水戸に在りては、菊池君續例を定め、取捨を決し、大綱を統べ、細目を檢し、天海孫君之を助け、典據を原本に徵し、碑碣を古寺に探る等指揮太だ勞す。秋來舍宿病復發し數〻筆硏を廢す、幸にして針谷遥君傍に在り校字を助くるにより、四五校より或は七八校を經て絶に掛印を了するを得たり。

幽谷全集印刷こゝに成る。謹みて先づ之を先生の墓前に獻ぜんとするに當り、本書公刊の始末を敍すること此の如し。

昭和十年五月十二日常磐神社祭日、東京小石川に於て

吉田彌平識す

昭和十年六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不許複刻

幽谷全集

非賣品

編者　菊池謙二郎　茨城縣水戸市梅香二百五十八番地

發行者　吉田彌平　東京市小石川區高田老松町五十二番地

印刷者　吉原長三　東京市牛込區早稲田鶴巻町百七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康文社印刷所　東京市牛込區早稲田鶴巻町百七番地

GANNAN-DO
巖南堂書店
TEL.(331)0.396
東京・神田神保町二ノ二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44 3071